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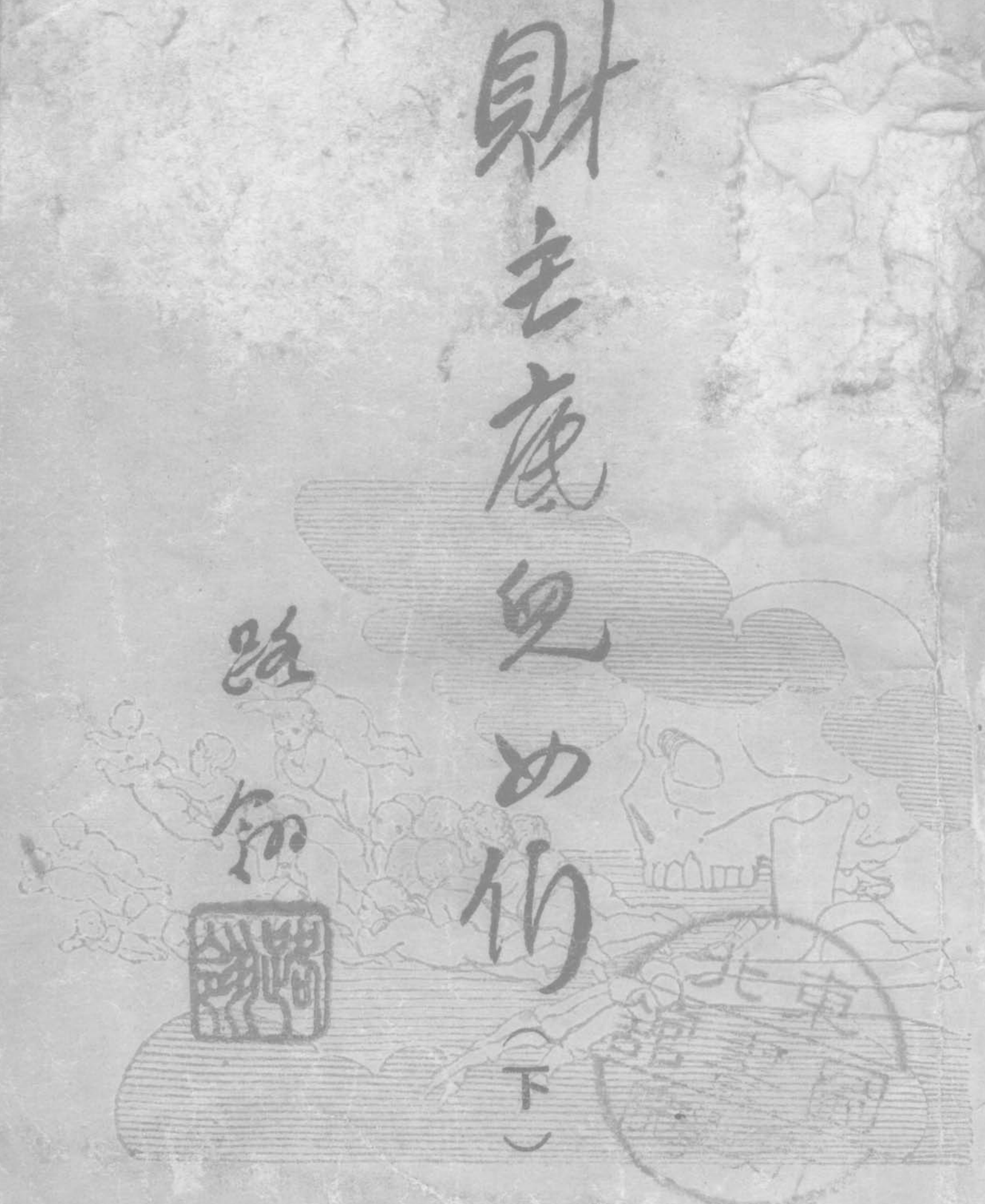
財主底兒物

改

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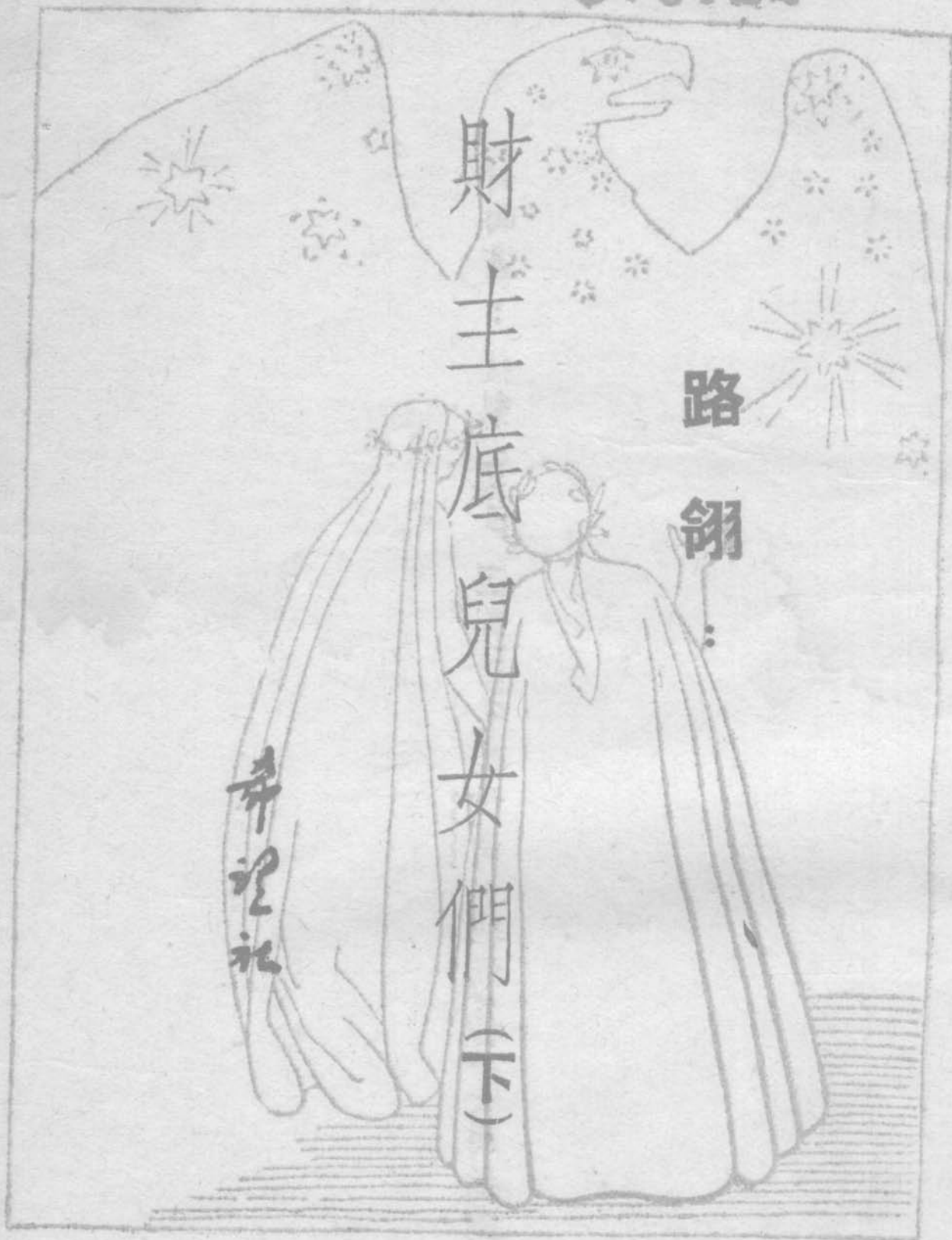
(下)





Arthur Rockham





封面畫：複製 John Flaxman 作神曲·地獄篇第七曲插圖

財主底兒女們

第二部

第一章

七月七日是一個浪潮，八月十三日是一個更大的浪潮，於是開始了民族戰爭底洪流。戰爭，是在死傷了數十萬人，流徙了數百萬人之後才固定；這個強大的浪潮掃除了一籠罩着全中國的各种懷疑。這數十，數百萬人，從各個社會層，各個家庭——各樣的環境出來，接受了爲他們所期待，亦爲他們所恐懼的命運，於是全國的生活強烈地變動，而戰爭強固了。代價是無比的龐大，所以戰爭將持久，直到獲得了這個民族所願望的結果。

戰爭將是橋樑，這個民族要從此岸達到彼岸。雖然這個彼岸，在開始的時候，是朦朧的祇存在於這個民族底願望中。正如人過橋的時候，彼岸是朦朧的，但由於情熱和痛苦，這個人心中有光明照耀：他是逐漸地看清了彼岸。果實成熟，就會落下來。

上海撤退以後，江南平原上的空前的大潰敗鞏固了這個民族底信心：這個民族知道它所承擔的是什麼，毀滅了後退的路，上了橋。

秋末，中國軍退出上海，在南京和上海之間沒有能夠得到任何一個立腳點，開始了江南平原上的大潰敗。十一月末，敵軍進入南京近郊。

蔣純祖和朋友們在上海戰線後方工作。上海陷落時，軍隊混亂，蔣純祖和一切熟人失了聯絡，疾速地向南京逃亡。蔣純祖，是像大半沒有經營過獨立的生活，對人生還嫌幼稚的青年一樣，在這種場合失去了勇氣，除了向南京亡命以外沒有想到別的路。他是沒有一點能力，懷着軟弱的感情，被暴露在這個各人都在爭取生存的殘酷的世界中。

最初，蔣純祖跟隨着一支軍隊。這支軍隊給了他以大的經驗：他底熱情的倚賴是遭受了可怕的打擊。在發覺這支軍隊可能拿他當作犧牲時，他單獨地轉向南方。隨後他遇到了另一支軍隊，這支軍隊較整齊，答應他一個工作；但在敵人越過蘇嘉線時，這支軍隊向江邊移動，蔣純祖怯懦地從它逃亡。在鎮江附近，他加入了難民們底團體。

敵人是跟隨在他們後面，差不多和他們同時到達南京外圍的。蔣純祖饑餓，褻褻，極度疲憊，在十二月初，到達了南京城。蔣純祖逃入大姐夫傅蒲生底住宅，打破窗戶逃進房，在整齊地舖着的床上倒下——傅蒲生夫婦，像大半的南京人一樣，是以爲不久便可以回來，而沒有來得及把一切東西都搬走的——很可憐地睡着了。直到第二天黎明，他才被敵機投彈的大聲驚醒。

蔣純祖醒來，寒冷而饑餓，被一個月來的可怕的逃亡和眼前的孤獨所驚駭，恐怖

而哀憐，哭了。蔣純祖，是用這個傷心的哭泣，來結束了他在投向世界的最初的經驗：這個世界是過於可怕，過於冷酷，他，蔣純祖，是過於軟弱和孤單。

他絕望地走到街上去找尋食物。他看見，一個兵士，吃了麵餅沒有給錢，並且打那個要錢的小販，接着他看見，另一個兵——這個兵襤褸而矮小——，目睹了這場行兇，走近來，替那個行兇的傢伙付了錢，陰沉地走開去。蔣純祖，對行兇的兵和給錢的兵同樣懷着敬畏，站在冷風中。那個給錢的兵看了他一眼，向他說，敵人已經佔領淳化了。他點頭，表示明白，他聽見遠處有爆炸聲。

於是他吃了麵餅，從那個給錢的兵，感染了那種陰沉——他覺得陰沉可以拯救他底軟弱的生命——走回來。那個襤褸的兵士在荒涼的街道中和在周圍的爆炸聲中走開去的情景，以後他永遠記得。

在平常，如此荒涼的景色，和那個在荒涼中不動聲色地走開去的襤褸的，矮小的兵——蔣純祖覺得他是在走向爆炸聲，走向死亡——是會叫蔣純祖極端淒涼的，但現在蔣純祖不敢有感情。他看着這個兵轉彎，然後看見一輛疾馳的軍用汽車，淡漠地想到在他們面前和自己面前等待着的是流血和死亡，走了回來。

傅蒲生家底隣居已搬空，側門敞開着，蔣純祖就從這側開出入。院落里，是狼籍着字紙，破絮；在垃圾中有一隻雞底屍體。天陰沉，無風，然而寒冷。院落和牆壁，因為寂靜，呈顯出單調的灰色。蔣純祖站下，看大姐底家屋，並看自己從那里出

入的那個窗戶。他想到，就在三個月前，這裏還有着眼淚，責備，撫慰；就在三個月前，他帶着幻想和雄心出發，認爲自己決不回頭這個家屋。於是他想到，他底那些絕對的願望，是不再有實現底可能；他是被遺棄了。

在蔣純祖離開的時候，南京是興奮而熱烈，而且，蔣純祖覺得，很安靜；在他帶着可怕的經驗回來的時候，它，南京，是加深了他底經驗。南京是在敵人砲火底射程內，街道和住宅荒涼，像蔣純祖所看到的那個兵士一般陰沉。蔣純祖覺得一切是進展得太快——他決沒想到南京會在敵人砲火底射程內——而自己是生活得太疾速：他決沒想到他會在三個月內便完全丟棄了往昔的一切，而學習到那種陰沉，被迫接受新的命運。

蔣純祖是覺得這個世界底速度太可怕，像以前覺得這個世界太遲笨一樣。這個世界，是越過了它底熱烈的，年青的心靈所要求的：如人們所看見，如他自己所知道，他底心是並不會準備這樣冷酷的毀滅的，雖然在離開南京的晚上，他所禱毀滅。在那種浪漫的，停頓的感情遭受了打擊後，蔣純祖是被迫明瞭了自己。因爲這，他對那個矮小的兵士底態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蔣純祖雖然短促地想念往昔，哭了起來，却並不真的想往昔回轉的。縱然在如此的絕望中，他也感覺到他心里是有了新異的寶貴的東西；並覺得將要領導他走更難苦的道路的，正是這種東西。蔣純祖，是像大半青年一樣，毫無疑議地順從了他目前所

處的世界，即戰爭的毀滅的世界。像他在三個目前順從那個浪漫的，熱烈的世界一樣。

他未考慮他此刻應該怎樣；他祇是在不意識中，對他自己和他所處的環境作了一種緊張的精神活動。他是理解了這個環境底本質，即無情而陰沉。於是這個感情豐富的，多幻想，軟弱的青年，在某種努力下，被所謂陰沉這種東西偽裝了。他想，在此刻，一切人都是可怕的，自己也是可怕的；一切善良，像一切惡意一樣，是可怕的。蔣純祖，沒像平常一樣經過那種道德底激動，在哭泣後，在遇見那兩個兵士以後，便信仰一切人都應該罪惡，或應該被罪惡偽裝了。他認為那個矮小的兵底給錢，並不是一種善行；而那粗暴的兵士底行兇，並不是一種惡行；正像他在途中所經驗的，那兩個兵士，是由於某些偶然的機緣，便會毫無保留地掉換位置的。人類底情操，是變動得像江南平原上的戰爭一樣快；或者說，人類底情操，是不變的：罪惡和善良總是那麼多，而一切人都傾向利己，在毀滅中便傾向殘酷。

這種內心底思索，對於蔣純祖，是比他此刻將如何這個問題更重要的。蔣純祖是那種誠實的青年：在這個時代底教養下，誠實於他認為對於生命是重要的東西。現在，在遠處的爆炸聲中，在冷風中，在絕望中，他認為這世界底善與惡的問題是最重要的。他認為，正是因為沒有理解這個問題，他底某些行為才那樣可恥，正是因為不明白善與惡，他底心才如此絕望。

他是站在這座荒廢了的住宅中，不感覺到形勢底急迫，思索着善與惡。他是從悽涼中站了起來，懷着奇特的戒備凝視着面前的門窗，想到在這些門，這些窗戶中，在幾個月前，是怎樣地充滿了生活底紛擾，充滿了公開的笑聲叫聲和秘密的眼淚，充滿了蔣淑珍底慈祥而悲苦的努力和傅蒲生底酒醉的喧嚷——他是在想到這些的時候，想着善與惡。他覺得他以前毫未理解到這種生活底善與惡。他想到，蔣淑珍底慈祥與愛護，不但絲毫不能影響他底命運，並且徒然地增加他底苦惱，——他是想得很冷靜，雖然他剛才還爲這些啼哭——所以，對於他，不是善行也不是罪惡。而對於那個比他還要利己的大的世界，更不是善行或罪惡。但對於蔣淑珍自己，他冷靜而遺憾地想，是善，也是惡。

聽到遠處的飛機聲和爆炸聲，他想到，在他前面佈置好了的，是流血或死亡。他想，在毫無牽掛的時候，爲這個民族而死，和敵人戰鬥而死，是應該的，但不是善或惡。對於這個民族，將是善，但對於得不到光榮——即使在絕望中，蔣純祖還是有對光榮的渴望——的自己，却不是善。蔣純祖想，人們首先祇能感覺到自己，在死亡的時候，更是祇感覺到自己：人們必須安慰自己，那安慰，必須得自光榮。

「但是剛才的那個兵，他在火線上，也想到光榮嗎？不，他是陰沉，他是仇恨，」蔣純祖癡呆地想，倚着窗口，站在冷風中。「但仇恨就是光榮，覺得自己是爲了什麼，就是光榮！覺得身後有很多，很多的人！雖然這很多很多的人有時候也是仇人！」

他嗅鼻子，用凍裂了的髒手揩鼻涕，「但是我爲了什麼？難道真是自私地爲了光榮！我怎麼感不到在我後面有很多很多的人！」他痛苦地想，發呆地望着前面。

有鈍重的爆炸聲傳來，他緊張地靜聽。

「啊，對了！他們在抵抗！我們在抵抗！那麼我現在感到很多的人了！」他想，幸福的微笑出現在他底發紅的眼睛里和凍裂了的唇邊。

他繼續聽見爆炸聲。他獨自尋樂似地抖了一下身體。然後他不動，望着前面。

「啊，我現在多麼安靜，等着敵人來吧，我多麼安靜呀！」覺得自己不再胆怯，覺得自己已補償了以前的一切怯懦，蔣純祖有短促的幸福。在那種心靈底緊張的反省後，蔣純祖覺得一切都安排好了，感到幸福。他覺得他底從上海逃到南京來，是對的，因爲祇有在逃亡後，他才有這幸福和認識；雖然在這個逃亡里是充滿了可恥的怯懦。

他忽然聽見街上有緊張的騷動聲。他跑到門口，看見了通過街道的散兵和難民。教導總隊底騎兵馳過，難民們擁到街邊。

那一小隊騎兵，是戴着鋼盔，露出冷酷的面容——蔣純祖覺得那些鋼盔是特別的沉重，覺得他從未見過比這更冷酷的面容——馬腿上有泥濘，像快艇分開江波似地，分開難民們和散兵們，發出一種可怕的聲響，在凍結的石塊路上急速地馳了過去。寒冷和靜肅中馬蹄底尖銳的聲音，給予了嚴肅的，嚴重的印象。而在這種嚴重中，蔣純

祖覺得這一隊騎兵，冷酷的人類與泥濘的馬匹，是有一種特殊的、無上的美麗；他覺得，正是爲這美麗，人們殘踏別人，並犧牲自己底生命。

騎兵過去後，有四輛戰車發出轟聲，迫切地通過街道；它們把石塊路壓陷下去。難民們在屋簷下偷偷地溜去。有爆炸聲，遠空有濃烟在舒捲。接着有轟炸機底沉重的聲音和附近地面上的機關槍聲。從難民們中間，叫出了一聲尖銳可怕的聲音，於是所有的人，原來呆呆地站着的，都逃跑起來。有兩個男子逃到蔣純祖所站的門內來。

蔣純祖覺得一切是嚴肅而動人，沒有什麼可怕！他很懊悔，在上海的時候，沒有這種勇敢的心情。他未注意到有人溜進門。但他聽見了一聲憤怒的、野獸的叫聲。

他回頭，看見一個穿得特別厚重的老太婆——蔣純祖認識這個房東老太婆，並理解她爲何穿得如此厚重——飛速地蠢笨地在院落里奔跑，舉着木棍向那兩個闖入者奔來。她用可怕的聲音吼叫着，暴跳着，在沉重的炸彈聲中兇惡地保衛着她底祖傳的家產。那兩個穿短衣的，商人模樣的男子，像懼怕猛獸似的迅速地逃了出來。

蔣純祖，無故地感到榮耀，走進門。老太婆向他衝來，他露出嚴肅的笑容，站住不動。

這個老太婆，是此刻南京底無數的家產保衛者之一。她認出蔣純祖的時候，便站住，但她並不奇怪，並不希奇他底狼狽的服裝，面孔，頭髮，和其他一切不幸底表徵。她是顯得非常平淡，她搖了搖頭，接着她叫起來，責問蔣純祖爲何打開門。蔣純

祖嚴肅地笑着，未及回答，敵機已越過低空，而在一種可怕的嘶聲中，一顆炸彈在近處爆炸。蔣純祖伏倒，覺得瓦礫和木片，甚至彈片，落在自己身上，蔣純祖，覺得彈片落在自己身上，嘴邊露出輕蔑的笑紋，但同時他朦朧地看見，那個房東老太婆在塵砂飛揚中依然不動地站立着。敵機過去，蔣純祖迅速地站起來。未及檢查自己底身體，看見那個穿得特別厚重的老太婆在塵砂飛揚中僵硬地倒下去了。

蔣純祖跨過去，蹲下來。蔣純祖突然伸手摸老太婆底表情恐怖的臉，發覺她死了。同時他覺察，右邊的牆壁粉碎，從牆壁外面，有濃烟挾着火燄昇起來。

院落里頓時充滿了辛辣的濃烟。蔣純祖又摸觸了一下那個可憐的老太婆——他想起，她是異常剛愎，時常無端地干涉蔣淑珍底家政的；她總是大聲伸訴。這樣好，那樣不好，他記得，大姐總是焦燥地笑着，聽着她——在濃烟中跳進窗戶。

他用盡他自己吃驚的大力打碎了一口箱子，檢查裏面的東西，終於他選了傅浦生底一件黑呢大衣，脫下自己底破爛的棉大衣，穿了起來。他跳出窗戶，在濃烟和燃燒的炸裂聲中注意地繞過老太婆底屍體跑出門。

蔣純祖跑到大街上。這是十二月六號，在淳化各處已開始了殘酷的爭奪戰。中國軍底司令部遺棄了，或失去了，南京外圍底大部份重要的據點，國兵於城內，這些軍隊將除長江以外無退路。指揮不統一，南京是在可怕的混亂中；然而走到太平路上，蔣純祖發現南京是在陰沉中：一切力量都發露了出來，在大街上陰沉地流動。

各處有火燄，遠處有聯續的爆炸聲，近處有高射炮底孤軍射擊。濃煙彌漫了天空，濃煙在強勁的冷風中飄盪，房屋瓦礫場和道路呈顯着特殊的灰色；每一扇門都緊閉，呈顯出特殊的蕭條和陰沉。在太平路上，有大羣黑的襤褸的軍隊和軍用卡車向中華門底方向走；有難民們底悽慘的烏合羣向滬江門或水西門底方向走。而有一些和逃亡的心理博鬥着的，無處可去的男子們，則從家中出來，大街小巷地緊張地亂走；他們爲什麼要這樣走，誰也不能說明。

而這一切流動，都是靜悄悄的；在各種砲火底聲音下，更顯得是靜悄悄的。在各種人們中間，是混雜着一種特殊的人物，那是賣食物的窮苦的小孩和男子們，間或也有婦女；他們是冷酷而決斷：他們是，以生命做本錢，索取高的代價。他們表明：無論經過怎樣的砲火，他們是還要活下去的，南京，是還要活下去的，一如它曾經活過來。

大量的軍隊，大都份是狼狽不堪的，河流一般在街道上流動；他們是走向和人民們相反的方向。他們是特別地陰沉。蔣聽祖好久在街邊站着，等軍隊通過。在看見小小的，標明着龍或虎的戰車時，他總有激動：他記得，在城外那個中學讀書的時候，他時常看見這些戰車在公路上行駛，在黃土路上印出深深的軌跡；他每次總激動，想到這些戰車底前途。現在他是像看見了這種親密的朋友一般，這個朋友悲壯地向他表示了自己底現在的，和將來的處境，並使 he 想到他們往昔在鄉野中的淒涼的友誼。

蔣純祖是昨天從下關進城的，經歷過那里的困難，所以現在向水西門走。但道路時常被阻塞：有時被火燄阻塞，有時被軍隊阻塞，有時被從難民們中間發生的恐怖阻塞。這樣一直到晚上，蔣純祖疲倦，飢渴，昏迷，擠在無盡的難民和車輛中間出了水西門。

夜里依然行走。背後是南京城底鮮明的火光。第二天黎明，蔣純祖無力，和很多人一樣，在離南京三十里的一個村莊里，在一家屋檐下睡了下來。醒來的時候，天在落雨，他繼續行走。那無窮的難民，是像決堤的水流浸到曠野里去一樣，在各個道路上分散，在第二天的行程里便顯得稀薄了。第二天下午，剩下來的人們遇見了潰亂的兵羣，在恐怖中向各個方向逃奔，有的婦女們就在地上睡下來，聲明再也不走了。蔣純祖，在昏亂中——他是開始了他底求生的長途，除求生外再無別的意思——想到和人羣一起逃奔是不好的，獨自向荒野逃亡。晚上他到達江邊，在江岸上繞了一圈，沒有力氣再走，在江邊的一個荒涼了的村莊中停了下來。在仔細地察着了周圍，掩藏了自己底身體以後，他便睡着了。他是睡在潮濕的稻草堆中，他是像所有的人一樣，明白自己底生命底可貴，而顯出人類和野獸所共有的簡單的求生本能來。

一個軟弱的青年，就是這樣地明白了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自己底生命和別人底生命，就是這樣地從內心底嚴肅的活動和簡單的求生本能的交替中，在這個兇險的時代獲得了他底深刻的經驗了。一個善良的小雛，是這樣地生長了羽毛了。現在他睡去

了，睡得很安寧。冷雨在夜里落着，飄濕了稻草堆；他深藏在稻草中。

深夜里，村里有激烈的犬吠，他醒來，偷偷地爬起來。他看見擎着火把從村中匆匆通過的一羣散兵。這些兵一律破爛可怕，在陰慘的火把下，顯出他們底疲憊乖戾的臉和燃燒的眼睛。……

散兵們通過後，蔣純祖悄悄地走出稻草堆，走到村外，看見了灰白的江流，聽見了水流聲。他向南京底方向凝視，周圍是兇險的寂靜和荒涼，他看見了南京天空上的暗紅的，陰慘的火光；他並且看見，在地平線後面，有兩股細瘦的火燄筆直地豎立着。他長久地凝視火光和火燄，在最後，遵照着這個時代底命令，他露出了輕蔑的，嚴厲的笑容。他是像這個時代的大半青年一樣，祇要有力量，是總在責備着他底祖先，他底城市的。

「毀滅！好極了！」他說，笑了一聲。

蔣純祖是即刻便明白，這種毀滅是如何的澈底了；而在以後數年，便明白，這種毀滅，在中國是如何地不澈底，以及不澈底的可怕，以及沒有力量再忍受毀滅的可怕了。

第二天，蔣純祖沿江岸孤獨地走去：他是懼怕着任何人。他底樣子是異常狼狽。他是像囚徒一般兩頭長髮，在骯髒的臉上有不短的，柔軟的鬚毛。對於鬚鬚，他是沒有

經驗的，因此在摸到這些不知的鬚毛時，他有近於戀愛的激動。他是穿着傅蒲生底舊呢大衣，弄得滿是泥水；在裡面，是穿着一件生蛋子的紅色的毛絲衣——這是在他過十七歲的時候，蔣淑華送給他的禮物——和一條破爛的軍褲。他是赤着腳：鞋子是早就拋棄了。

他是懷着恐懼，走得非常快。他沿江邊行走，雨止歇，積雲溶化，有慘白的陽光照射在荒涼的，寬闊的江流上和兩岸的荒涼的曠野上。在曠野和邱陵上，時常有莊院或村落從冬季的林木或明亮的小河後面顯現出來，強烈地打動他：時常有看來沒有要意的行人或難民出現，以他們底苦難和努力安慰他。他覺得他也同樣的安慰了別人，感到哀矜的慰藉。於是漸漸地，那種單純的，熱烈的幻想又在他心里燒燃起來了。在這種發作里，他是突然年輕，可愛，具有敏銳的柔弱的心。

他走過一個橫在澄清的小河上的獨木橋，走進一個他在遠方看來像是非常溫暖而人煙麇集的，荒涼的村落。這個村落是剛被兵士們蹂躪過。他在走進去以前，是帶着一些非常可笑的心願——常常的，正是這種心願，使他在事後經歷到難以忍受的淒涼。潮濕的石板路上走着 he 先前看到，並從他們感到溫暖的那一對成爲難民的夫婦，男的抱着小孩，女的，顯然在生病，裹在一條大的線圍巾中，扶在丈夫底肩膀上。這一對夫婦，是走得非常之遲緩，他們好像不再希望到達什麼地方了。那種可怕的不幸，是表示他們再無建立生活的能力了。蔣純祖悄悄地走近，發現那個女的在潑泣。那個男

子站了下來，以一種靜止的遲鈍的眼光可怕地看着他底妻子，沒有覺察到蔣純祖底走近。

街道是狹窄，潮濕，荒涼；從層雲中，冬季的太陽向這個村落投下慘澹的光線來。在這種光線下，那個女子底微弱的淚泣，那個男子底可怕的注視；以及那個睡着了的小孩，給予了鮮明的，深刻的印象。蔣純祖是懷着陰沉的情緒，停留了一下，而後走進巷口的一家半開的麵食館。

他很快便出來，在他底每個衣袋里塞滿了麵餅。在他走出來的時候，一顆戴小帽的，微小的頭顱跟着從門里伸了出來，以一種警戒的臉色張望了一下，而後縮了進去。同時，麵餅舖關上了。

蔣純祖走過去，發現那一對夫婦在附近的牆壁下；男的坐着，女的則倚在他底腿上，躺在泥濘中。蔣純祖站住，考慮是否要送他們一些麵餅。

「也許我會餓死，也許他們有比我更多的錢！」他突然想。

蔣純祖，是懂得了此刻這個世界底殘酷無情的。並且，爲了自己底生存，立意和一切另外的生命作激烈的競爭；他是冷酷地思致了善與惡。但當他看見了這對不幸的夫婦，而有了上面的思想的時候，他心中是有了激烈的痛苦；他覺得自己有罪。於是，他心中重新有了在他走進村口以前的幻想；他是突然年輕，可愛，具有敏銳的柔弱的心。

蔣純祖，帶着生懂的神情摸出四個麵餅來，向那男子笑了一笑，走近去。但因為那個男子看他，用同樣靜止的，遲鈍的，可怕的目光。他有了新的不安：人們，在親善的笑容未得到回答的時候，便常常有這種不安。蔣純祖突然覺得，他是不該為自己底心而侮辱別人的！但他還是遞過麵餅去，同時又笑了一笑。

那個男子底可怕的臉，在灰白的陽光下露出一種近於笑容的酸苦的紋露來了。他伸出打顫的手，接了這個佈施，並用幾乎聽不見的小聲說謝謝。

蔣純祖有眼淚。不能說什麼，向村口走去。回頭望了一下，明白自己會永遠記得這一切，走出村落。

蔣純祖，覺得對善與惡有了新的理解，增漲了勇氣；主要的，因為覺得別人比自己更不幸，增漲了勇氣。他沿江岸行走。黃昏前，在恐懼強大地增長的時候，他在江邊的一個水灣里發現了一隻大木船；這隻木船標着參謀本部底旗號，上面站着衛兵，孤獨地泊在小灣里。

蔣純祖是異常恐懼——在下午的路程里，他兩次遇見散兵，並看見長江里有上馳的汽輪，從艙頂上向江岸放槍——所以不再猶豫，在泥水中跑近這隻木船。

那個穿着棉衣的高大的哨兵厲聲吼叫，並舉起槍來。但蔣純祖繼續跑近，不相信這個兵士會射擊：在絕望中，他祇能相信自己底軟弱和人類底善良。

一個穿毛領灰布大衣的，瘦削的軍官從船艙里跳了上來，走到船頭，看見往這邊

跑的祇是一個人，臉上便顯出厭惡的，疲憊的表情，並且垂下了眼臉。顯然他已奮鬥得過於疲勞，顯然他剛才是在艙中昏沉地打瞌睡。蔣純祖站在泥水中懼怕地看着他，與其是懷着對失望的恐懼，甯是懷着對冷淡的陌生人的恐懼。一切青年，在遇到那些冷淡的，生活經驗豐富，並且具有獨特的世界的陌生人時，總要有這種恐懼。

上尉徐道明——蔣純祖後來知道了他底階級和名字——冷淡地看了蔣純祖一眼，顯然未聽蔣純祖底懇求的訴說，搖頭，走到船艙里面去。蔣純祖像小孩，恐懼地沉默着，站在冰冷的泥水中。蔣純祖在熱情發作中，是發覺自己再也不能走一步，再也不能單獨繼續這個可怕的，難於想像的長途了。他很明白，不達到目前這個目的，他必定會哭出來。他是像小孩，在熱情發作中，覺得不得到那塊蛋糕，便必定會哭出來，於是準備哭出來。

江上有膨脹的冷風，天色逐漸灰暗。蔣純祖在泥水中站着，想着怎樣才能打動那個陌生的，可怕的軍官，想到在灰暗中吹刮的江上的冷風或許能夠打動這個軍官，一面制止着哭泣的衝動。那個站在船頭的龐大的兵，是在用一種遲鈍的，不經心的眼光長久地看着他。蔣純祖，突然發覺這個兵士在看他，向這個兵士匆促地笑，溫柔的，親愛的笑；口渴般動着嘴唇，眼里有眼淚。

這個面容剛強的兵縮在棉大衣中嚴厲地看着他，好像很忌諱蔣純祖底這種親愛和溫柔。

「這些人多麼可恨！多麼驕傲！自己很快樂，一點都不懂得別人底痛苦！」蔣純祖想，想到自己對那一對不幸的夫婦的幫助。

「但是哪里的？」這個兵含着顯著的敵意問——蔣純祖覺得如此。

蔣純祖情急地說了自己底情形，拉了一些他自以為重要的軍隊關係。這個兵帶着那種淡漠的表情看着他，不等他說完，掉開頭去，望着江流。蔣純祖沉默，追尋他底視線，望着江流。

「你們可能幫一點忙吧，同志！我一點都不妨礙的，大家都不幸……」

蔣純祖未說完，那個龐大的兵士掉過頭來，皺起眼睛，歪嘴，並以手指船內。蔣純祖感激，含淚看他。

「同志！同志！」蔣純祖向船內懇求地大聲喊。

疲憊而陰沉的徐道明重新走了上來，未再問什麼，吩咐兵士放下跳板去。蔣純祖移動在冷水中凍木了的腳，爬了上來，然後轉身撒跳板；為表示自己殷勤，並為了防備會有另外的人跟隨他上來，以致妨礙他，他轉身撒了跳板。

「謝謝你們：蔣純祖以打顫的低聲說。想到他還是第一次說這句話，想到他未曾向任何朋友說過這句話，未曾向哥哥姐姐們說過這句話，想到，在某次宴會里，蔣淑珍會因為他底唐突無禮而啼哭——他眼里又有眼淚，同時他呈獻了一個親愛的，有罪的微笑。但他因彎腰而眩暈，仆倒在船板上。

醒來的時候，蔣純祖接觸到燈光，鼾聲和朦朧的人影，感到溫暖。他是躺在船艙度角落里，覆着一件大衣；他發覺這件大衣就是那個在船頭上向他作那種嚴厲的注視的兵士的；他認識它上面的破洞。他惶惑地張望，發覺那個兵士正睡在他對面，裹在一件軍毯里；暗澹的燈光照着這個兵士底平靜的表情。於是，在感恩的情緒之外，加上那種這個時代的青年們對兵士所有的敬畏的情緒，蔣純祖站了起來，把大衣覆到他身上去。他注意到艙內一共睡着六個人。他發現在後艙有一雙明亮的，異樣的眼睛向他注視。他停住不動，畏懼地看這雙眼睛。周圍有恐怖的風聲和浪濤聲，船在顛簸。

徐道明坐在後艙，無表情地長久凝視蔣純祖；因為他底眼光明亮，含着異樣的沉思，並因為他底背後照耀着馬燈底微弱的光明，蔣純祖好久都不能認識他。徐道明顯然這樣坐了很久，因為他眼里的那種沉思，是顯然從長久的，嚴肅的內心活動獲得的。因此在蔣純祖認出了他的時候，就想到這個人底身世，希望和情感——這個人顯然是在思索這些——而增強了自己底敬畏。深夜里的濤聲和風聲使蔣純祖覺得這個人底內心是神聖而不可侵犯的。

徐道明，發覺到蔣純祖底敏銳的注意，便移開眼睛，凝視着艙棚。

徐道明，因為風向，因為必須的戒備，天黑的時候便把船駛到對江來，而泊在稠密的蘆葦叢旁邊。這隻船是從福山裝載了八噸要塞器材撤退的；奉命到馬當，已在長江里顛簸了半個月。徐道明是那種無思慮地拋擲青春，過了三十歲依然無所成就無所

依托的軍人之一。這種軍人，他們是熟悉一切豪奢放逸，而具有為他們底生涯所必需的鎮魄的。這種軍人，是常常具有一顆被軍人底豪爽與驕傲掩藏得很周密的柔弱的心靈。在年輕的時候，他們滿足於放逸，毫無職位的雄心，但年輕時代過去，並且遭受了突然的毀滅，他們便有了對自己底身世的頑強的思索，而墮入憂鬱了。這種憂鬱，是祇有在軍人中間能夠看到。他們便對以前所踢開的職位底誘惑悔恨起來了；並且對某一位女子底愛情悔恨起來了。在上海，人們是在舞場與酒店里面穿梭，而遭踢了一切。

於是，紅樓夢里面的那種感傷主義，以前是當作放逸底點綴的，現在便刻毒地糾纏着徐道明。人們常常看到軍人們底性格底多重；他們是能夠同時接受各種相反的思想，而深沉到他們底人生原則里面去的。徐道明，是和澈底地認為人生虛無，而自己底身世可哀同時，精密地作着功利的打算。並不是因為覺得人生虛無才作功利的打算，而是他誠實地認為，假若功利底打算成功了，人生便不虛無。這兩種哲學，是像老虎和兔子底奇特的友誼一樣在此刻的徐道明心中結成了奇特的朋友，而給予一種感傷的鼓勵。

戰爭開始的時候，徐道明，是和大半軍人一樣，希望獻身的。但後來便有些沮喪這沮喪不是因為戰事底失利。而是因為得不到滿意的工作。他沒有接觸到敵人，被調到崑山又被調到江陰；然後被調到福山。特別在走上這隻笨重的木船後，他覺得他底精力和才能全被浪費了。

但他是很豪爽的，像一個把功名看得很淡的人一樣，有氣魄地接受了他底新的職務。不過，因為對人生的那種覺悟，在戰爭底印象漸漸地淡下來的時候，在荒涼的江上，他卻感慨，而做着精密的功利打算了。他想到，假若順利地到達馬營，他便設法去武漢活動，那麼，三年以後，他便是上校階級，至少是團長了。同時他想到，生命是不必看重的；假若這個目的達不到，生命便更不必看重。他是在對過去的悔恨里頻頻地思索着這些，認為自己現在是爲了這個目的而生活。他嚴肅地想到他個人底利益並不和民族底利益相衝突；因為在一個民族里，是總有一些人顯赫，一些人微賤的，而憑着他，徐道明底精力和才能，他是應該顯赫的。

在他反覆地想着這些的時候，蔣純祖是在敬畏地偷看着他。他忽然移動身體，笑了一聲。

「身體恢復了嗎？」他問。

他站起來，小心地跨過睡着的人們——兵士和船伙——伸頭到艙外看了一眼。接着他以一種優美的姿勢倚在棚柱上，微笑着看着蔣純祖，向蔣純祖講了這隻木船底情形：這隻木船，沒有風，就不能行駛，所以他們停在這里；明天也許還要停在這里。

蔣純祖向他講南京底情況；在講話中間熱烈起來，從口袋里掏出了兩個僵冷的大餅。徐道明微笑着搖頭，有趣地看了他一眼，然後接了一個。

徐道明，在蔣純祖底熱烈底影響下，并在自己底思想底安慰下，露出了人們在溫

暖的房間所有的安適的，優美的態度。蔣純祖向他說南京底戰事，但由於蔣純祖底熱烈和誇張，他顯得對戰事不關心。而在蔣純祖表示了對軍人底崇敬後，他便興高彩烈地講起上海底豪華的生活和他底各種有趣的閒事來了。

徐道明，對於上海底物質享受，是極端讚美的；他認為那種種東西以及那種種人類底形態，是人類文明底最高成就。徐道明帶着一種鑑賞家的態度講述着他們，而在講述中間憤怒地批評了中國人。他說，在那一個咖啡所里，一共有兩百個坐位，但寂靜得連一根針掉在地下的聲音都聽得見。這就證明，那一個社會，那一種民衆，是受了怎樣高的教育；而中國人，是永遠無法教育成功的。一個中國人，在走進大光明電影院的時候，便變得和外國人一樣雅靜了——他不敢說話——但一走進低級的電影院，他便仍然祇是一個中國人；他便叫囂，放紙箭，任意吐痰和拋擲果皮。徐道明說：這便是奴才根性，和國家衰弱的根本原因。

徐道明，在講述這一切的時候是具有放逸的，軍人的，甚至流浪者的氣度的。但蔣純祖認出來他是可親近的；蔣純祖朦朧地感到這個人，是並沒有那種創痛的靈魂底凝鍊的大的氣魄的；蔣純祖覺得，一個勇敢的靈魂，是必會在徐道明所講述的這一切里受傷，因而不曾講述這一切，至少要在另一種態度里講述這一切。在對這個人的這種發現里，蔣純祖是自覺優越，感到欣慰了。

徐道明活潑而優美，在發現角落里的那個蓋着大衣和軍氈的兵士坐了起來，向他

凝望時，他便向他講述了一段，爭取他底同意。這個兵，對上海底豪華，是樸素地笑了笑。蔣純祖注意到軍官和兵士間底這種友誼，並注意到這個微笑，不知何故認為這個微笑對於徐道明是致命的。

那個兵站了起來，說他對於自己在上海底戰爭里沒有受傷，覺得遺憾。「你要看見那四面全都是大冰哇！」這個河北人說。「對於咱們中國人，唉，沒得說！」

這個河北人就站住不動了，望着昏暗的馬燈。這種深沉的凝視，對於他底祖國和人民，是表露了一種袒護和憂鬱，表露了一種意志。徐道明嚴肅起來，以明亮的眼睛望着他底下屬，好像有些戒備，又好像有些愛惜。

隨後徐道明輕輕地歎息。有長久的靜寂。船底顛簸重新可以感到；特別因為徐道明底歎息，江上的風景顯得更猛烈。

從黑暗的天際，風暴無阻攔地刮過平原，在江上撲擊，掀動江浪。風暴膨脹，潮濕，完滿精力；在黑暗中它底自由無限。天際有深沉而強勁的聲音：近處有波濤底沉重而粗野的聲音。在這兩種巨大的力量和聲響之間，稠密的蘆葦叢發出無力的呼號了。

天際的聲音向江面奔馳，好像傾倒的大廈。大家等待這個聲響近來：在黑暗中的人類等待着毀滅或奇蹟。那個巨大的精靈，伴隨着它底單調的音樂，落在江面上。於

是波濤憤怒地翻騰，給予可怖的回答。漸漸地寂靜了，人類恐怖地諦聽着。於是又一個強勁的，龐大的，咆哮的精靈從天際奔來；波濤在短促的寂靜中作着可怖的等待……

船內照着昏暗的燈光。兵士們和船伕們全醒來了；坐着或站着，嚴肅地屏息着。而在他們各個底心中，從恐懼和悲壯的感情里，生出力量和意志來。人們感到共同的患難是什麼了。此外，人們感到，隨着風暴底壯烈的呼吼，一種特別嚴肅，特別親切的東西走近來，而貼在跳動着的心上。人們感到，每個城市和鄉村都在火燄中，而他們底兄弟們在流血。人們是從風暴中聽到了他們底兄弟底呼喚：沒有任何字眼可以說明在一九三七年冬季流動在中國底曠野上的這種感情。在這隻孤零的木船里，是站着軍官，兵士，船伕，和一個陌生的青年，他們現在是因風暴而燃燒了想像，他們都身受着這種苦難，他們是以最高貴的情操，赤裸了整個的靈魂，而對他們底燃燒的城市和流血的兄弟們敬禮了。

在一陣風暴過去後的短促的寂靜中，大家聽見船頭上有說話聲。另一陣風暴降臨，說話聲便被消滅。徐道明從衣袋里摸出手電掀開軍氈，走出去。蔣純祖跟着走出去。在看見被電光照着的一個穿憲兵制服的矮小人的時候，一種嫉妬的感情便在蔣純祖心中燃燒了起來——蔣純祖，像一切青年一樣。本能地不願別人加入他們底親密的集團

——使蔣純祖痛苦。

但這人底溫和的，抑制的，疲乏的說話聲使蔣純祖改變了情緒。這個矮小的，有些險沉的憲兵，最初和哨兵說話，然後和徐道明說話，用同樣安靜的態度，同樣的抑制的，溫和的聲音，特別因為他底安靜與溫和，蔣純祖想到他在風暴和黑暗中所走的路程，感到敬畏。

這個人不笑，不焦急，蔣純祖覺得他有些陰沉。這個人底態度表示，假若被拒絕，他仍然可以孤獨地行走，但他相信不會被拒絕。這種態度令蔣純祖敬畏。

徐道明同樣感到這種尊敬，很慷慨地使這個人到船上來。這種慷慨又使蔣純祖嫉妒。蔣純祖，是在結識了徐道明之後，連他底愛情也要的。因此蔣純祖希望迅速地結識這個憲兵，而領有徐道明在這個憲兵身上所領有的感情。

但在徐道明和憲兵進艙後，爲了考驗自己，或者爲了年青人底那種精神上的示威，蔣純祖改變了主意；蔣純祖在一陣狂風里走到船頭，站在哨兵身邊，凝視黑暗的江流。

「你們這些人，是和我不同的，那麼我多可羞，但是今夜底風暴，今夜底長江，證明我底心！我底祖國在危險中啊！」蔣純祖想，想着是對徐道明和那個憲兵說話。

「同志，你冷嗎？」他向哨兵說，哨兵沒有回答。他躊躇了一下，走進艙。

艙內空氣緊張，大家在聽那個新來的人說話。從最初聽到的兩個字里，蔣純祖明

白南京已經陷落，或者快要陷落：就是這種緊張的空氣統治着全館。徐道明倚着棚柱（好像他是在一種強烈的情緒里倚到棚柱上去的），含着一個悽楚的笑容。朱谷良——蔣純祖從徐道明底最初的回話里知道了這個新來的人底名字——站着，看着大家，以和緩的嚴肅的聲音講述南京底戰事。

蔣純祖後來知道，朱谷良並非憲兵，他是上海底工人。他是從十二歲起便進入一所中日合辦的鍊鐵廠的；在鼓風爐旁消磨了二十年。最初十年，對於朱谷良，是黑暗的長夜；後來十年，朱谷良被捲進了求生的猛烈的潮流，而以他底對人類的特出的智惠獲得了某些勝利，成爲一顆發亮的星。在某幾個震動上海，甚至震動全中國的大運動里，朱谷良以強烈的，陰沉的力量獲得了勝利，正如人們對他所期望的。在一二八戰爭里面，他是義勇軍底組織者之一；他到了前線，經歷了一個中國人所能經歷的，在腹部帶着創傷回來。被工廠開除後，他就從上海消失到看不見的處所去了。在連續的打擊里，他底家庭是毀滅了；剩下的一個兒子，也在二八以後的一年死在豬鬃廠底廢毛堆里。朱谷良，是在上海底陰暗的地底下，成了一個孤獨的人，具有孤獨的人所有的一切偏執如嚴刻。在他心里，是有着對人類的痛切的憎恨，和那種對一切人隱藏着的，對人類的可怕的野心。

像所有的人一樣，朱谷良是帶着愛情走進世界，希望以愛情獲勝的；雖然對於他，所謂愛情始終是奇特的東西。但中國人，生活在上海，怎樣被教育起來，是全世

界都知道的。可以說，朱谷良是強硬的，能夠忍受的，但從這種忍受，從忍受者底特殊的冷酷，朱谷良是獲得了獨特的經驗：他底結論，是相當可怕的。朱谷良是製造過陰謀，爲人類底野心出賣過朋友，而走在這條艱苦的大道上。人們不能明白，在這一切里面，愛情和其他各種善良的，平凡的情感，所佔的位置，所以人們祇能說朱谷良是從特殊的智慧獲得了勝利。

有些人們，特別是這種人里面的弱點較深的人們，是時常談論熱愛，光明，和理性的。但朱谷良，對自己和對別人一樣，都是誠實得可怕。朱谷良被埋葬在地下，失去了一切，看着同伴慘死——各種樣的慘死——因此不懂得，不信仰熱愛，光明，和理性。他是曾經信仰過這些。但現在他只仰信力量。而因爲憎恨和勝利的快感，他在心里深藏着壓伏人類的野心。

他是走上了這條艱苦的道路：較之帶着理想，寧是帶着毀滅。強烈的精神，在黑暗中生活，和周圍的一切搏鬥，是較之理想，更能認識現實的經驗的。現實的經驗常常等於理想，但朱谷良底強烈的偏執，像一切人底偏執一樣，使他底經驗成爲獨特的。於是漸漸地，朱谷良，失去那種純潔的理想，並厭惡一切理想的說教了。而且，在愈來愈深的偏執里，朱谷良是否認一切人底經驗了。假如理想和共通的經驗祇是戰鬥以求光明的生活，朱谷良是承認的；但對於怎樣是光明的生活。特別在深埋在黑暗中，而心中又領有力量的人，具有各樣的理解的。有的人認爲衣食富裕，行動自由，是

光明的生活；有的人認爲高踞一切人之上是光明的生活；有的人認爲消滅了敵人，佔據了世界上的一切，是光明的生活。但深埋在黑暗中，爲戰爭底勝利而出賣過朋友，失去了一切，蒙受了心靈底毀滅的人，是不再能適應這些種類的光明的生活了。朱谷良不能想像他曾滿意於一切平常的經營，雖然這條道路底終結正是這個，正如一個兇悍的老兵不能想像自己曾滿意於回家種田的生活，雖然戰爭底目的正是這個。朱谷良，在這一切之外，在這一切之上，是還求要着一種難以說明的，強烈的東西，正如很多人要求着這種東西。因此朱谷良是充滿罪惡和不幸，永遠不會得到勝利。

朱谷良，是過着尖銳的生活，而訓練出氣魄來的。朋友轉瞬間變成敵人，在他，是平常的事；用那種輕蔑的面容掩飾內心的友情底痛苦，並決裂得更澈底以證明他是對的，在他，是平常的事。他是走了一步，不得不走第二步，明白自己不能回頭了。慣於用真理底力量撲殺敵人，慣於相信自己就是真理，但又明白自己底罪惡的誠實的人，他底靈魂，是在過着一種激烈的生活。但他底外貌，却永遠安靜，抑制，平淡，恰如那種對人類具有深澈的認識的人。

朱谷良參加了八一三底戰事，和朋友們共同逃亡，中途失去了聯絡，孤單地到達南京。他留在南京一共三天，企圖找到一個熟人。光華門城破的時候，他逃開南京。

正是光華門爭奪戰最激烈的時候。砲火籠罩南京，街上充滿軍隊；而躲藏着的，留戀財產的數萬南京市民被可怖的砲火從各個住宅里震憾了出來，向滬江門逃亡。於

是中山路上充滿了難民，箱籠，車輛。這些人首先失去了信心，於是開始了十二月十日的慘痛的，可怖的局面。

南京已被包圍，除長江以外無退路，紫江門奉令封鎖，難民們無法出城。在最危急的時候，挹江門開放，但難民們依然無法出城，因為他們太可怕，而城門太小。有人爬城牆過去，有人從陰溝洞鑽出去，但這究竟是少數：從城門到道路底遠處，擁滿了求生的，可怕的人們。

砲火和相互的踐踏時常使這些人們里面少去幾個或幾十個。是嚴寒的，凍結的天氣。人們像可怕的水流，永遠在箱籠，車輛，和屍體的礁石上衝擊。在礁石四圍形成可怕的旋渦，捲去倒下的不幸者；倒下去的人，是像墮入深淵一般，從平面上永遠消失。情形漸漸更可怕起來了，加入了散兵們，他們徒然地用手榴彈和刺刀開闢道路。而在軍隊宣佈撤退的時候，情形就更可怖了。那些瘋狂的兵，是用他們底武器攻擊人羣，在血底河流屍體底山丘上面咆哮，那些輛剩餘的戰車，是從人們底身體上顛簸着馳了過去……

朱谷良從一位軍官底屍體上得到了一隻手槍，被捲到這可怖的場面里來了。有三次他幾乎覆沒。他是保持着他底沉靜和堅定。但在散兵們放槍射擊的時候，他便猛烈地衝擊起來了。一個浪潮使他兩腳騰空，異常倣倣地把他衝近城門。趁着這個力量，朱谷良向天空放槍，而爬到人們底頭頂上，迅速地爬了出去。屍體是堆積得那樣高，

以致他底頭祇離門頂數尺。他剛剛爬出門，一輛戰車便馳了過來，壓碎了他從他們肩
上爬過來的那些瘋狂的，不幸的人。這輛染着血的戰車底行爲是惹起了一種可怕的靜
默的憤怒；在負傷的人們底呻吟聲上面，統治着這種憤怒。於是一棵手榴彈從城牆上
面擲了下來，準確地落到戰車里面。在一聲沉悶的爆炸之後，彈烟冒了出來，這輛染
着血的戰車便停止了。

城洞里面的未死的人們，對於這個復仇，喊出了一種興奮的聲音。朱谷良爲這聲
音站住，他是突然懊悔自己從這些人們身上爬了出來：這些人們是已經死去了。但同
時，他對這輛戰車有一種深刻的同情。他底地位是奇特的，可以是那些死去了的人
們，可以是這輛戰車。但一瞬間，對於這一切，他有一種深刻的悲哀。他想到，不知
因爲什麼缘故，這一切人和自己都成了軟弱的東西，赤裸裸地交付給命運。但他永遠
記得那種靜默的憤怒和隨後的那一聲喊叫。人們在軟弱中和不幸中的相愛使他湧出眼
淚——在這裡，英雄的朱谷良是赤裸了。但同時他感到一種渺茫的恐懼。

他是穿着破爛的短衣，抓着手槍，站住不動，眼里有眼淚，凝視着冒烟的戰車。
朱谷良，是憑着他底誠實，他底坦白的心胸，站在這裡；正如憑着他底證實的友愛和
陰謀站在人類底另一些場所；憑着他底掩藏，惡毒的鋒鋸和對人類的野心站在又一些
場所一樣。

江邊的情形，是和城內的情形同樣可怕。爲爭奪僅有的船隻，軍隊互相開火。各

處有槍聲，近處有砲聲，顯然敵人底攻擊是迫近了。絕望了的難民們和兵士們在抱着木柱或木板往江里跳，有的婦女也採取了同樣的行動。江水顯得特別洶湧，江上的小舟、木板，和時出時沒的無數的頭顱，在灰白而沉默的天空下，給予了悽慘可怕的印象。

朱谷良是看見，爲了求生，人類瀕於瘋狂。朱谷良是看見，由各種原因而致衰病的民族，得到這種懲罰，向無言的歷史呈獻了空前的犧牲。朱谷良好久站在江岸上，感覺到他底仇敵底一切壓力，企圖在決定怎樣做之先先使自己獲得安靜。他是被面前的景像駭住，站在癡呆的沉思中。在他左邊不遠的地方，一隻負載過多的囤船，因爲人們繼續從江里向上爬，並且互相惡鬥的緣故，覆沒了；在灰暗的江面上，發出了一種可怕的喊聲。隨即朱谷良看見，一個衣裳破爛，肩部流血的女子，默默地把她底嬰兒擲到水里去，然後自己跳到水里去了。朱谷良，從她底冷酷的，陰慘的面容，想起很多這樣的面容來。朱谷良是遇見過很多和這同樣可怕的事。在那些事件里，他是冷酷的，因爲他是仇恨着；但現在這件事使他震動，因爲現在的世界是過於龐大，並且那個投水的女子是蔑視一切。朱谷良看着她投下嬰兒，希望她從恐怖中向他發出什麼聲音來。明日這個希望底不可能時，朱谷良心中便突起熱望，向前奔去。但這位女子已沉沒了。

朱谷良看見這位女子在江波中浮起，並且隨着江波向遠處盪去。朱谷良凝視着。

那種仇恨那種痛切的熱望是在他心中燃燒。於是，關於他自己，關於他底民族，他作了短促的，強烈的思想。他想他是無可責難的，他底活着，是有益的，因為他知道這個民族比一切人更多——朱谷良。憑着他底各種創痕，是有權利這樣自信的人——而他以後的事業，便是，確定他內心底種種熱望——南京底這一切，是強烈地啓示了他——在蒼天之下，替這個跳水的女子復仇。

想了這個之後，他便毫無顧慮地跳到水里去了。他向一根漂流着的電桿泗去。他抱住了這根電桿，順着江波向江心盪去；波浪不時把他覆沒，以致到了江心的時候，他便除了緊抱電桿以外失去一切知覺了。

他到達對江時已經黃昏。他撲倒在沙岸上。在他初有知覺時，他首先想到的，便是那個跳水的女子，並且在想到的時候，他心裏有沉靜的，尊敬的感情。他凝視着灰白的，膨脹的，沉默的天。他發見，那個偉大的天宇，對於他底思想和感情抱着尊敬。

他向一個船家求助，而被收留了。晚上，對江的砲火更猛烈，渡了江的兵士們通過這里向江北逃亡。深夜的時候，一個憲兵叩門，慌張地要求一套便衣。朱谷良，從他底草堆中出來，對這個兵士底懦弱表現了一種輕蔑，脫下了自己底潮濕的衣裳，而取得了憲兵底制服和手槍，成爲蔣純祖們看見他時的那個樣子。

於是，天亮以前，朱谷良向西走。南京城底昇在空中的火燄照亮了他底道路。而

在第二天深夜里，在可怖的風暴中，他便遇到了這隻木船。

他所能告訴徐道明的，祇是南京所處的情況。他用一種低緩的，抑制的聲音敘述恒江門和江邊的可怖的局面，而沒有提及他自己。他沒有說明他究竟是不是憲兵，而在可能觸及這個疑問的時候，他用一種安靜的，不可透滲的，大胆的視線探入對方底眼睛。他底談話中間的那一種沉思，是和他底視線一樣不可滲透。這個人，對於人類，是懷着深刻的戒心，但決不因這戒心而不安；別人是看不出他底戒心來的，他在說話的時候，是一種冷靜的，誠懇的態度，具有奇特的魅力，不容懷疑。

特別因為這個矮小，面孔醜陋的人底確實的，安靜的態度，艙內是統治着極端的嚴肅。大家在想像着在可怖的砲火下掙扎着的南京。蔣純祖是長久地，嚴肅地凝視着這個人。

「那麼，你們底部隊原來是擔任什麼職務？」徐道明，希望更明白南京——提到部隊，那種深摯的感情便在他心中激動——問。

朱谷良用他底明亮的眼光看入徐道明底眼睛，然後輕蔑地笑了一笑。

朱谷良，是在談話開始不久，便注意了所有的人，而明白了他們——沒有人注意到他底這件工作——對於徐道明這種風度漂亮，注重享受的軍官（朱谷良覺得是如此），他底感情是淡漠的，可以說，有一種仇恨。但他現在却用他底眼光和笑容在徐道明心里喚起一種友愛的感情來。

「同志，還是不談這些罷，各方面都是一樣。」他說，沉思地微笑；「中國人命底價值，是很明白的。」他說，使人們感到，他是常常說這句話的。

徐道明歎息。從遙遠的空際，風暴呼吼着，奔馳近來……

「唉唉，南京啊！南京啊！」那個北方人喊叫，「南京——啊！」他叫，然後突然發出一種非哭非笑的聲音。大家看着他。他低下頭，小孩般盡情地潸泣起來。

第二天黎明，風暴靜止，風向良好，木船向上游行駛。它是武裝了起來，因為它需要隨時防備從岸上或江心來的謀殺。整整一天里，它逃過了四次這樣的謀殺；其中有一次是從江心來的：一隻載重過度的小汽船馳過無故地向木船射擊。木船沒有還擊；一個船伙受傷。

夜晚依然有良好的風向，木船繼續行駛。徐道明，是表現出那種精明和能耐，鎮靜地統治着這隻木船。他整天沒有說一句閒話，全心注意着他底途程。全船是統治着陰沉的空氣，令蔣純祖時常恐懼。而且，他底接近朱谷良的企圖——他認為這是一個不小的企圖——是失敗了。朱谷良整天沒有說話，躺在角落里，陷在陰沉的思索中。蔣純祖帶着那種小孩般的感情——這種感情，是表示了這年底對人類的企圖的——送給朱谷良一個麵餅，但朱谷良點頭道謝，接過去吃了，沒有給出絲毫的溫暖。

天黑以後，木船未點燈，繼續行駛。徐道明站到船頭去，凝視着模糊的水平線，不時向船尾發出警告的喊聲。這個軍人，是像一切軍人一樣，嚴肅地沉浸到他底艱鉅的職務里去了。在這種嚴肅里，他是淡忘了他底功名心，淡忘了他底身世感傷，而露出一種安靜的高貴的態度來。

他是安靜，嚴肅，凝神，站在寒冷的船頭上，凝視遠處。木船深夜時馳近蕪湖江面。徐道明眺望蕪湖，在灰白色的微光下，看見無燈火的，黑暗的，密集的茅屋。寬闊的江面和模糊的水平線是一種荒涼，黑暗的，密集的城市又是一種荒涼。徐道明帶着深摯的情感眺望蕪湖，想起往昔在蕪湖度過的歲月，並想起臉色疲乏的蕪湖的人們。這種想念，和他現在所處的地位，給他一種大的靜穆；他感到自己是恰如一個男子站在天地間。

他想到，在不尋常的深夜里，靜靜地通過自己在那裏面生活過的城市，對於人生，是一種啓示，一種悲涼，一種慰藉。他想到，人生常常需要悲涼，悲涼是一種救濟。想到自己是孤獨而英勇地站在荒涼的天和水之間，通過這個沉默了的，黑暗了的，城市，向它致一種慰問，一種盟誓，他感到驕傲。他充分地感到，這種驕傲，是因爲在如此廣闊的天地間，他還有未來。徐道明在此刻的靜穆中是充分地感到天地廣闊，正如一個軍人所感到的，灰白的天宇和荒涼的大江證實了他所感到的。冷風是撲擊着他，在他耳邊吹出一種聲音；他覺得這是雄偉的人生所吹出的聲音。

但在漸漸馳近蕪湖時，他看見江岸上有黑色的，蠕動的，密集的人羣，有了懷疑。他想到蕪湖可能已被敵人佔領。正在他遲疑的時候，他看見有火燄突然從蕪湖街上衝了上來，昇到天空。這是一朵特別偉麗的火燄，它嬌媚而雄勁地舒捲，照亮了蕪湖全市，並映在江里。徐道明發出喊叫——徐道明，是在鎮靜中獲得了英勇，大胆地做了決定，發出喊叫，命令全體兵士和船伕起來協力划船，衝過蕪湖。但同時，從右岸向左岸射出了重機關槍底猛烈的火燄。

徐道明撲倒，兵士們跑出艙，其中有朱谷良，大家撲倒。右岸底第二架機關槍開始射擊，它底火線僅離這隻木船五丈遠。從左岸，有幾隻小木船馳向江心，從岸上，從木船上，開始還擊。步槍底火花和機關槍底猛烈的火燄在江面閃灼，在陰沉的江水中投擲着嚴肅的，激動的，強烈的光彩和顏色。在咆哮的槍聲之下，有了人類底喊聲，從左岸馳出的一隻木船在右岸的機關槍底火力下傾覆。徐道明在船板上爬走，命令收帆。

朱谷良，聽到這個命令，向舵樓衝去。那個船主，是在舵樓里戰慄着，忘記了怎樣收帆。朱谷良解下繩索，但不能拉動；槍火是已經在帆蓬間穿梭。朱谷良收緊繩索，但徐道明衝了過來，猛力推開他，使繩索放鬆。繩索從柱上解脫，於是帆蓬大聲落下，而木船疾速地順水後退。

朱谷良轉身進舵樓；或許正因為徐道明以那種優越的信心那樣地對付了他，他跨

進舵樓，推開恐怖得戰慄的船主——這個獨眼的傢伙，發出一種求饒的聲音——而抓住了舵柄。他以一種猙獰的眼光凝視前方，猛力彎轉舵柄，對於駕船，朱谷良是有着知識的，但因為對那個無用的船主的憤怒，他沒有能如意地放下帆來，現在他使船打轉，在危險的江上，企圖獲得全體人類的景仰——朱谷良是淡泊得可怕，但對於這個，却終於無法征服，——而猛烈的，帶着那種陰沉的熱望，凝視江上的稠密的槍火。人們會感到，朱谷良，是專為在人類底一切危險的場合里逞雄而誕生的。

有槍火和擊這隻打轉的木船。徐道明佈置了兵士，但命令不還擊。槍火連續地射過艙棚，發出各種尖銳的，細碎的，可怕的聲音。那個船主，被朱谷良推在舵樓角落里，不停地哭着，並呼喚他底藏在艙里的兩個兒子。他底家庭和他底家產，遭遇這種厄難，於他是極可怕的。大家曾經認為他是漂流大江的好手；但現在大家看見，對於家庭和家產的焦心，對於給予愛情並給予生涯的寄託的事物的焦心，是怎樣的陷一個漂流的好手於不幸了。

蔣純祖，在槍火最繁密的時候，和幾個船夫一同伏在艙里，而以虔誠的感情禱告神明，木船打轉後，他爬出艙來，英勇地下了決心，要求徐道明給他一隻槍。徐道明憤怒地向他揮手。

「我已經決心拋棄我底一切！」蔣純祖以打顫的低聲說；他明白拋棄一切是什麼意思。

一顆槍彈射過艙棚，發出破碎的，短促的聲音。同時，大家聽見江里有求救的，悽慘的喊聲。木船疾速地順水流走，那種求救的喊聲，最初是數個，最後是一個，在後面追逐。那個落水的人逐漸地泅近了木船，大聲喊叫救命。聽出是自己祖國底聲音，徐道明命令放下竹篙和繩索去。

這個不幸的傢伙被撈起來，沉重地倒在船板上；隨即爬起來，戰抖着，不停地向他底恩人們叩頭。這是一個矮小的，萎縮的四川人。

因為這個被救的兵士——他顯然是從左岸落水的——這個戰爭對大家便顯得奇異難解。左邊的，企圖渡江的假若是中國兵，那麼右岸，右岸底敵人們，是誰呢？日本軍隊怎麼會首先佔領右岸呢？

本船是脫出了槍火底射程。那個戰爭，是依然在蕪湖底江面上繼續着。江面上有稠密的槍火閃灼，並且傳來兇猛的喊聲，這種氣燄，這種猛撲，是發生在那些死敵們之間的。有屍體和破船在離木船很近的江面上漂浮着。並且，蕪湖市底火燄，是顯得更威猛了，江面上有着火燄底鮮明的投影。在那種紅光里，小的渡江的木船漂浮着向左岸還擊，閃出孤軍底英勇的槍火來。

大家站在尾梢的船板上，凝視着蕪湖。那個被救的兵，因為寒冷，在船板上呻喚。徐道明精密地觀察了兩岸，命令船夫彎向右岸。

這隻木船，是無望了；它並且不能明白自己底處境，不能分辨誰是敵人。徐道明

命令在離岸五十米達的地方停住，開始審問那個被救的兵士。

徐道明在戰爭中，像一切軍人或一切有魄力的人一樣，厭惡怯懦。他認為，這種怯懦，是對軍人和祖國的侮辱。在這些危急的場合，徐道明是充份地感覺到他的祖國；比一切更不能原諒的，是怯懦。因此這個被救的兵士底叩頭和呻吟令他厭惡。他走向這個兵，拿出一種嚴冷的態度來；他感到，無論如何，他要以被侮辱的祖國底名教訓他。徐道明走向這個兵，在嚴冷的外表下，是藏着對祖國的神聖的感情。

這個兵叩頭，告訴徐道明說，他叫李榮先，是夏天從四川開出來，家裏有老母，女人，和兩個小孩，求徐道明放生。這個兵，是把徐道明歸入了右岸的敵人底一類，而說了這些話的。

「我並不問你這些。」徐道明說。

於是這個兵，更確信徐道明是敵人，哭泣了起來。隨後他說，他們是奉到命令撤退過江的，他並不曉得他們所奉到的這個命令是不對的。

徐道明沒有聽懂，但替被侮辱的祖國憤怒，——他覺得是如此——尖叫了一聲，用力踢了這個兵兩腳。這個兵，是像一隻狗一般叫着滾到船邊去。

「混帳東西！」徐道明，拿出捍衛祖國——在一切方面捍衛祖國——的軍官底態度來，叫；這種叫聲，是在軍隊裏時常可以聽到的。隨即，徐道明問了幾個問題。

於是李榮先哭着說，在他們後面的，是日本人；在河那邊，向他們開槍，不准他

們過河的，是中央底軍隊。

「那麼，中央有命令給你們，叫你們死守蕪湖嗎？」說！」

「老爺，我一點都不知……」

於是徐道明下頷打抖，以一個辛辣的姿勢轉身向蕪湖，凝視燃燒的蕪湖。隨即，一聲輕微的歎息從他底胸膛里發了出來。一個軍人，是在這里感到了莫大的悲痛，並感到了對祖國的深摯的愛惜；這個真正的軍人，充滿悲痛的感情，站在大家底前面，不再有另外的思念，除了爲他底祖國獻出生命。

朱谷良，以一種平靜的，沉思的眼光看着徐道明。首先他將徐道明對待兵士的態度覺得一種反感，於是他銳利地從這個人身上看出某種矯作來；對這種矯作，他是不留情的。而在這種思索後，他發覺自己對於徐道明所表示的——他認爲是帶着矯作表示的——對祖國的悲痛，是異常淡泊的，於是有些吃驚，並感到苦惱。朱谷良，是被他底生活訓練出一顆對人類的敏銳的心來，但對於徐道明從他底華麗的姿勢所認識的祖國，却是淡漠的。那種對人類的敏銳的，寬闊的心胸，有時候是變成了一種利己的計較；因此，他是發現了徐道明底矯作；但面前的戰爭火燄，和祖國底沉痛，却提示他看見了自己底利己心，使他感到苦惱，並對自己底冷酷吃驚。

他想到，他底以前的經驗可能是錯了。隨即他想到，從此刻開始，他們應該怎樣認識和他們不同的人。因這些疑問，他底心靈一瞬間活潑了起來。但他即刻便又征服

了，因為他是頑強地具有這種征服的習慣：地窖底暗影立刻便掠到他底心上來，使他嚴厲地想到他對這個世界所負的使命。

徐道明命令把船馳近江岸。大家開始忙碌。木船在擦着蘆葦的時候擱淺了。

徐道明走向船頭，凝視蕪湖底火光。槍聲是已經止歇了。明亮的火燄默默地昇在空中，在普遍的荒涼中造成了威脅的印象。

蔣純祖嚴肅地走到徐道明身邊。

「你剛才說你決定拋棄一切，是什麼意思？」徐道明含着溫和的微笑問。

蔣純祖羞恥地笑了一笑。

「沒有，……沒有什麼意思。」他說，凝視火燄。

沉默很久。

「我知道你是什麼意思。」徐道明說，在火光底微弱的映照下，從有鬚的唇邊浮上一個悲哀的，然而嘲諷的微笑。

「是的，是的。」蔣純祖回答，看看火光。

徐道明以溫柔的，幾乎是女性的視線看他很久——他願意想起平常的生活，並願意喚起往昔的各種印象——。然後說，他希望和他做朋友。隨即他加上說，這隻木船一時無法行走，且危險太多，他們——朱谷良和蔣純祖應該上岸行走。

蔣純祖是在感動中，沒有考慮，回答說他願意留在船上，不管怎樣困難。

「年青人啊，以後再見罷。」徐道明，因為自己底某種決心而愉快起來，拍蔣純祖底肩膀，大聲說，然後走到船頭。

「大家聽好！」他向兵士們以嚴肅的，有力的大聲說，「現在這隻船已經擱淺，並且又沒有了順風，同時蕪湖一帶已經出現敵人，我們是在敵人底炮火下面，」他提高聲音說；顯然這句話很使他感動，但是，不管怎樣，我們底任務是連這船里的東西到馬當，不使它落在敵人手里！我們要一直到最後，我們所奉的命令是這樣，我們決不懦弱，決不退後！大家要明白我們底任務底重大！我們無路可退！今天蕪湖底事情是我們底國家底奇恥大辱！我們要堅定我們底信心……大家聽到了沒有！」

「聽到了！」兵士們以沉重的大聲回答。

徐道明愉快地，嚴肅地環顧。於是蔣純祖便明白這個人剛才的悲哀的，嘲諷的微笑，和溫柔的女性的視線是什麼意義了。這個軍官，在對往昔的生活作了一種溫柔的，無礙的回顧之後，便率直地表現了他底獻身了。

徐道明，到了現在，便決定拋棄一切了。所以他剛才問蔣純祖這句話是什麼意義。對於他這句話底意義便是，功利的打算和身世感傷對他已完全淡漠，現在他是充分地感覺到他底祖國，而站在自由的嚴肅中。因此，他並沒有拋棄什麼。當人們理解了他們底事業是什麼，並獻身於這個事業時，人們便在那種莊嚴的情感中獲得自由了。

徐道明嚴肅而愉快地向朱谷良和蔣純祖指示路程——他熟悉這一帶的道路——並

告訴他們怎樣才不危險，勸他們離開。朱谷良，在徐道明向兵士們說話的時候，是嚴肅地，凝神地聽着的。他不再能從這個人發現華美的動作和矯作，並且沒有想到這個；他是被這個人底無偽的忠心和自由的，嚴肅的態度感動了。對人生的這種感情，是朱谷良很少看到的；它底價值，是他很少承認的。但現在，徐道明是把這個陰險的朱谷良征服了。因此，在徐道明指示路程的時候，朱谷良便顯出一種愉悅的，受寵的，單純的態度來。這種態度，大家第一次從他身上看見。

「那麼，你們呢？怎樣辦？」朱谷良關切地問。

徐道明沉默着，不回答。

「我知道你們底責任……」朱谷良單純地，特別謙遜地笑着說，顯然活潑了起來，要說什麼勸慰的話了，但徐道明打斷他。

「同志，我們是軍人！」徐道明嚴肅地低聲說，看定朱谷良，使他明白他是在說一句神聖的話：「沒有什麼人能夠明白軍人啊！」他向蔣純祖說；不知道軍人底生活，不知道軍人也是人，需要這個世界上的一切東西！大家覺得我們是可怕的，我們自己也覺得自己是可怕的！」他沉默。「你能設想到中國底一切奇奇怪怪的事麼？你能設想，一個人，他底半生犧牲在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里面，他底失望，他底苦惱麼？那麼你不能！是的，我說你不能！你有你底才幹，你底志願，你底雄心，我們在年青的時候都是如此，後來我們便有些灰心了，在突然覺悟的時候，你便發覺你仍然孤零

零地站在世界上，有一些社會關係，但是啊，因為你底性格——你沒有那麼下賤，你不能利用起來！我願意向你說這個，在這種時候說這個，年輕人呵！——徐道明沉默。他是激動起來，而發洩他底憂鬱了。他沉默，意識到他底生涯的各種影像和幻象，感到一種甜蜜。他們是站在蕪湖底火光底微弱的映照下。冷風從江而起，搜索着蘆葦叢，吹撲着他們。他底幾位兵士，是圍在他們旁邊，聽着他；他底依照軍人底習慣用演講的方式開始的奇特的傾吐，是引導大家進入深湛的人生里面去了。

「是的，我向你說，年輕人！」他說，望着蔣純祖底小孩的明亮的眼睛。「我們都希望這一個戰爭啊！但是，對於這一項職務，我是相當灰心的，我坦白地向你說，我是很自負的！同志，在上海那種生活里，我沒有墮落……」他以誠懇的，打顫的聲音說；從這種聲音，人們理解到他底這句話所包含的各種可怕的東西了。「雖然對人生灰心，對人事灰心，對職務灰心，但是我總是在等待着；在我心里有一種東西，就是它使我沒有墮落，這種東西，是隨時在等待一個命令！而直到今天，我是在到蕪湖的時候抱着一種感情，我是在後來替我底國家羞恥！我是痛恨啊！同志，爲什麼？誰的罪過？無數的人，不是都有希望，都要生活嗎？但是我心里却又特別軟弱，你們不知道的！我極嚴重地想，假使我在那個時候犧牲了，是應該的嗎？我是軍人，是應該的，爲什麼要兒女情長呢？我這樣想——人生底一切都是偶然，但人羣底一切都是必然！於是我得到了我底命令了！」他頓住。「我不是向你們誇張……」他用乾燥的小

聲加上說，於是很久地沉默。「同志，假若我們以後都活着，我們做朋友啊！」說到這里，他看了朱谷良一眼；這個眼光，是表露了他對朱谷良的某種不明確的戒心。

朱谷良理解這個眼光，浮上一個謙遜的微笑（在某些時候，朱谷良是具有着可驚的謙遜；至少在外表是如此。但這種外表，却喚起一種真實的感情來）。朱谷良；是被這種人生的感情動了，但却在這種感動上面思考着這種人生感情究竟有什麼利益；爲人們所看到，朱谷良，是站在他底立場和他底誠實上成了一個銳利的功利主義者。他朦朧地感到這種感情底力量——，這個徐道明，靠着這種感情，站在這里——於是有了了一種畏懼，正如艱苦營生的人們看到了美麗的愛情時所感到的一樣；假若這個艱苦營生的人無力否認這種愛情在世界上的地位——這種愛情底美麗，是太顯然了——並且不願授苦自己，而跌進可怕的深淵的話，那麼他便會有一種謙遜的態度，正如朱谷良所表露的。

「是的，同志！」朱谷良以一種誠懇的，謙遜的態度說。他底眼睛，是閃着一種嚴肅的，奇異的光輝。這種表現是令感動着的蔣純祖畏懼。不理解谷朱良的人，是要對朱谷良抱一種嫉恨的感情的；這種感情在蔣純祖心里生長了起來。

「那麼，再見，我們走罷。」朱谷良乾燥地說。他底聲音驚醒了沉在癡想里的徐道明。

徐道明看了一下蔣純祖，嚴冷地，不可親近地走到船邊。

「老爺啊，感恩戴德，放了我吧！」李榮光在艙房前喊叫了起來。

「好，你去吧！」徐道明簡單地說，一面用竹篙探水。「這裡三尺深。」他說。朱谷良田眼光測量了水面，攀着船緣跳到水里去。朱谷良沒有回頭，在水里艱難地向前走去。蔣純祖走到船邊，看着徐道明，想說什麼。但徐道明以嚴冷的目光看着他：「這個剛才還激動地傾訴，要求和他做朋友的人，現在以一種嚴冷的目光看着他。」

「謝謝你……」蔣純祖低聲說。

「我多麼可恥！」他痛苦地想，咬着牙齒跳到水里去。隨即，李榮光跳下水，發出大聲。

蔣純祖在冷水中寒戰，回頭，看見徐道明和兵士們站在船緣上。徐道明高舉右手，表示告別。在他們身後的天空里，輝照着蕪湖市底暗紅的，沉默的威脅的火光。

「再見！」蔣純祖撥開蘆葦，叫，有了眼淚。

然後他向前看；聽不見聲音，在稠密的蘆葦叢中，看不見朱谷良。

「同志，你在哪里！」他失望地大聲喊。

沒有回答。身後有李榮光撥水的聲音。有風尖銳地吹過蘆葦。

「朱谷良，你在哪里！」在那種親切的，失望的情緒底衝動下，蔣純祖大胆地喊。在無告中蔣純祖唯有相信自己底愛情和人類的愛情。

「我在這里！」朱谷良大聲回答。

聽出這個聲音是親善的，蔣純祖歎息像小孩。

「朱谷良，離岸有多遠？」他撥開面前的蘆葦，高聲叫，爲了延長這種親善所給予他的無上的幸福。

「一看不清楚；快要到了！」朱谷良大聲回答。

於是朱谷良被這種親善，尤其是，被蔣純祖底親善的努力感動，初次地接近了這個年青人底無邪的心靈，他回頭觀看。朱谷良在黑暗中感動，沒有人看見這種深刻的感動；在黑暗中生活過來的朱谷良，初次地進入了一個年青人底柔弱的，光明的心靈，感到自己心中有嚴肅的渴慕在顫動，感到愛情。於是朱谷良忘記了水冷，站了下來，等待蔣純祖。

「啊，你！」蔣純祖撥開蘆葦，喊。一喂，那位同志，（李榮光在水中跌撲）你怎麼了！好的，這里，我們在這里，快一點！」他喊，竭力壓制自己底驕傲和對李榮光的優越感。蔣純祖在冷水中運動，渾身發燒，感到江面的冷風新鮮，舒適，甜暢；並感到火光，船影，江流，水聲，蘆葦以及自己底開放了的生命美麗如詩。

第二章

一

朱谷良，蔣純祖，和李榮光，依照着徐道明底指示行路，天亮的時候到達了一個村鎮。天寒冷，枯黃色的邱陵上大霧瀰漫。邱陵上的那些複雜亂地生長着的黑色的松柏樹是靜悄悄地隱藏在霧中，霧氣在樹桿間輕輕地舒展，漂浮；人們走過的時候，發覺有水滴從樹枝上落下，滴在枯草里。廣漠的邱陵上的這種唯一的響動是給從戰火中逃亡的疲憊了的人們暗示了一種和平的夢境。

濃厚的霧在這片曠野上漂浮着。各處的田地里，是完好地生長着小麥和豆類；在田地中間的各個池塘，是呈顯出一種神祕的安寧的氣象。這一切環繞着這個藏在大霧中的，無聲息的，房屋稠密的村鎮。在長江兩岸的富庶的平原上，是隨處可以發現這種村鎮，好像它們是那些人民們，在某一天里突然互相同意，結成了同盟，在曠野中飛翔，任意地降落在各個處所，而建設起來的。人們走在平原上，就有一種深沉的夢

境。那樣的廣漠，那樣的憂鬱，使人類底生命顯得渺小，使孤獨的人們處在一種恍惚的狀態中，而接觸到虛無的夢境：人們感覺到他們底祖先底生活，偉業與銷亡；怎樣英雄的生命，都在廣漠中消失，如旅客在地平線上消失；留在飛翔的生命後面的，是破爛了的住所，從心靈底殿堂變成敲詐場所的廟宇，以及陰冷的，平凡的，麻木的子孫們。在曠野中行走，穿過無數的那些變成了奇形怪狀的巢穴了的村鎮，好像重複的，固執的喚起感情一樣，重複的，固執的人類圖景便喚起一種感情來；而在突然的幻象里，人們便看見中國底祖先了；人們便懂得那種虛無，懂得中國了。和產生冷酷的人生哲學同時，這一片曠野便一次又一次地產生了使徒。

朱谷良們，是懷着戒備，在這一片曠野中行走的。對於和平的生活底毀滅，人們已再無惋惜，雖然蒙在濃霧下面的大地以它底神祕的，莊嚴的聲音和動作在表露着它底甯靜的渴慕。這片大地是就要獲得新的經驗；人類底各種戰爭，是隨處在爆發。

在朱谷良心裏就藏着這種戰爭：朱谷良，從昨夜離開木船時起，便在心里發生了對他底年輕的伙伴的精神上的企圖；人們底生活，是總在突進着，雖然能够建設起來以成爲子孫們底住所的，始終很少。因爲這種精神上的企圖，朱谷良蔣純祖嚴肅，關切；在外表上，有時露出一種家長的態度，有時則顯得漠不關心。而蔣純祖，是畏懼地把這一切都接受了；隨着這種熟悉，他底情感便漸漸放任起來。

李榮光，對於朱谷良和蔣純祖，是一直在戒備；除了戒備，沒有做別的什麼。他

是要以這種戒備保衛自己，而走完他底途程：他希望逃回故鄉。朱谷良和蔣純祖，因為互相作着戰，在自尊心，妒嫉，厭惡和愛情里面糾纏的緣故，冷淡了他。

他們是疲憊，狼狽而陰沉，在大霧中走進了這個村鎮。

破舊低矮的房屋，石碑和赤裸的樹木都被霧浸濕；霧在各個物體間悄悄地漂淨。有狗在濃霧深處激烈地吠叫。在牠們底激烈的聲音之間，傳出了雄雞底從容不迫的啼鳴。屋檐和樹木在滴着水。

朱谷良們，是希望在這個村鎮里得到一點救濟的。在不幸中，人們認為得到救濟是一種權利。濃霧和犬吠是使他們焦躁了起來。他們無法知道，這個鎮是處在怎樣的情況中。

朱谷良首先站了下來，很隨便地從衣袋里摸出了他底手槍。蔣純祖底面色突然嚴重。但朱谷良隨便地檢查子彈，好像檢查烟盒，以致於蔣純祖露出一種安慰的笑容看着他。

「你們等一下。」朱谷良說，轉身走進村鎮。

於是蔣純祖駭怕起來了，悄悄地跟着。但朱谷良即刻便停止，因為看見一個蓬頭的，抱着手臂的婦人疾速地從前面不遠的街上跑過。隨即，一個沉思着的青年拖着一頭小牛從旁邊的巷子里走了出來。耕牛跨着怠慢的脚步，它底臀部在因寒冷而不住地打顫。因為這條耕牛，這個村鎮底情況便明白了。蔣純祖感到羞恥；於是誕生了那種

年青人的胡塗的勇氣。

但那個拖牛的青年，在發覺這些奇異的人們之後，便恐怖地拖着牛回到巷子里去了，隔了一下，在濃霧中，傳來了一個尖銳的喊聲：這個青年在報警了。於是村鎮寂靜，而狗吠更激烈。

朱谷良，浮上一絲輕蔑的微笑，站在霧中。

那個青年，是報了警。在危險的歲月，一切陌生人都可怕，人們易於誇張和輕信。這個村鎮，是已經歷過一批陌生的人們，而因為他們是不到最後決不離開他們底家業的，他們便戒備了起來，而結成相依為命的集團了。這個集團，是以一種奇特的熱情誇張了朱谷良他們底來臨。沒有幾分鐘，大家便相信大隊的日本兵已開到鎮裏來了。

因此這個村鎮便好久地寂靜着，等待事情發生。但在終於發現祇是少數幾個人的時候，他們便在牆壁和窗戶之間傳遞消息和意見，商量起對策了：他們究竟應該怎樣對待這幾個可怕的日本人？

朱谷良們焦灼地在霧中走動，終於敲起一家店舖底門來；多年的繁榮的經營，是把這家小酒館底板門染成了油膩的黑色。但敲門這個行動被當做是搶劫底開始，於是一隻準備好了的鳥槍便從濃霧中間射擊了出來。

李榮光尖叫了起來。他們朴倒了一。第二槍射了出來，小的鉛彈打在店舖底門板上。於是他們看見，在對街的莊院底籬笆後面，一個模糊的人影在移動。朱谷良突然

起，發出一個狂怒的叫喊，衝了過去。

那個放鳥槍的人，很明顯的，因為恐懼的緣故，開始的時候是過於相信他底武器了。在朱谷良底這一聲狂叫之下，看見了朱谷良底可怕的手槍，他便露出恐懼的微笑，端着他底武器，在他底財產——他底房屋和家庭——面前站住不動，戰抖了起來。他底舌頭捲屈着伸了出來，那個微笑好久留在他底乾枯的，蒼白的，尖削的臉上。

「你是幹什麼？」隔着籬笆，朱谷良憤怒地低聲問。

於是，聽見是中國話，這個放槍的人臉上的恐懼的微笑，便被慚愧的微笑代替了，這個微笑，像一道光明似地透露了出來，證明這個奇怪的人物底血液是在怎樣地流動。但這個微笑立刻便消失了，而一個可怕的黑夜，在那張小臉上透露了出來。那個眼光，是呆鈍了，注視着面前；那兩片嘴唇，是輕蔑地而又柔弱地扯屈了起來，在微弱地抽搐。

那個凝聚的，呆鈍的眼光好久地凝視着前面；顯然假如不被驚動，它便會永遠凝視下去。一切感覺和意念，是在這個人里面突然消失了，他是凝視着黑夜。從這種神經失常的狀態，朱谷良便看出了這個人底生涯里是有着可怕的不幸；並着出了這個人底放槍的動機。

「請你開一開門，我們買點吃的。」朱谷良因為同情的緣故，溫和地說，而心里有悲痛，耽心這個人不再能聽懂人類底語言；並且有不安，希望從這種不幸走開。

聽見沒有回答——這個人依然站在原來的姿勢中——朱谷良便又抬起手槍；因為他乾心那隻鳥槍會突然地又發射起來。

這時正面的門輕輕打開了，一個肥胖的女子走了出來。這個女子，雖然頭髮弄得很亂，臉上塗着作為掩飾的黑污，并且帶着那種鎮定的神情，却依然顯出青春，顯出少女底姿態來。顯然她是在門內聽了很久，而下了決心的。

她是笨重的；她底眼睛陰暗而悲苦。這個少女，和她底失常的父親住在一起，顯然沒有幸福。而因為關閉的生活，那羞恥心是特別強烈。但現在她却爲了拯救父親，敢於暴露在危險的兵士們面前了，爲了拯救不幸的父親，她是決心不再顧忌一切；唯有人類底善良可以拯救她，因爲唯有人類底善良可以信仰。而一走出門，在大霧里暴露在陌生人面前，她便脫開了她底恐懼，獲得了極端的嚴肅。她沉默地，迅速地走下台階，走到籬笆前。

她正要說話，她底那個懷疑地注視着她的父親便露出野獸的表情；隨即跳躍了起來，拿鳥槍對準她。

「替我進去！」他用一種尖細的聲音喊。

但女兒做出了一個嚴厲的姿勢。

「各位老總，我父親有病，請各位原諒。」她哀懇地笑着說；向企圖干涉的父親看了一眼，同時打開籬笆門。「各位請進來坐。實在是我父親有病，不相信……」

她垂下頭，恐懼地等候結果。

她底那個父親，在她說話的時候，是緊張地看着朱谷良底眼睛，顯然的，假如朱谷良底眼睛不正當，他便又要放射烏槍了。這個父親是可怕地守衛着女兒。

朱谷良已經放下了他底武器。在父親向女兒咆哮，而女兒回答出嚴厲的姿勢來的時候，他便看出了在這中間有不尋常的，值得尊敬的東西。於是他放下了手槍，嚴肅地看着說話的少女。

「我們決不會騷擾你們的，我們也是逃難，請你們放心。」蔣純祖單純地說。顯然覺得歡喜，準備進去了。朱谷良所感到的相反，正如好多年青人一樣，面前的父女間的悲痛令他感到親切。對那個女兒，他是有了了一種景仰。他預備進去，以美好的態度安慰他們。

但朱谷良嚴厲地看了他一眼，使他懷疑起自己來。

同時，那個父親，因為門已打開，便想到他們是非進來不可的了。在這個簡單的思想下，他就靈活了起來。那種可怕的，驚震的，熱情已經過去，這個人便開始使用心機，而非非常誇張地表現了出來。他看了他底寶貴的女兒一眼——她是依然垂頭站着，——走到門邊，鞠躬，向門內伸手，並露出卑屈的，特別卑屈的笑容。

「請啊，老總，請！早知道是中國人麼，唉！……」他笑着鞠躬。

朱谷良客氣地笑了一笑，然後嚴肅地看他。他底這一切，是在朱谷良心上投下了

暗影。

那個女兒紅着臉抬起頭來，眼淚流下她底肥胖的，塗黑了的面頰；於是非常笨重地搖動身體，跑進去了。

「請！」

朱谷良下頷打顫，在濃霧中走進院落。

李榮光悄悄地走了進來，向屋內張望。但蔣純祖却疑懷地站着不動。

「別人既然痛苦——她哭了！——爲什麼要勉強別人呢？」他矜持地痛苦地想。

「請！」那個父親挾着烏槍，鞠躬說。

朱谷良回頭，在冷氣中聳起肩膀，用猜疑的眼光看那個父親，然後露出疲憊的表情，嚴肅地着看蔣純祖。

「是的，這個傢伙！」他想。

「進來再說啦！」他皺眉，說。

「你疲倦麼？」走上台階時，他關切地問神情灰黯的蔣純祖，並意外地浮上一個慈和的，光明的，悲哀的笑容。「要當心。」穿過堂屋時，他迅速地向蔣純祖小聲說。

這種房子——兩父女底這個堅牢的洞穴——是異常陰暗的，雖然門前有一塊穀場，

兩棟房子之間有一個大的院落。房屋很寬敞，但舊朽。房間裏和院落里是堆滿了罐子，罐子，木桶，樹桿，木材，稻草，麥秸，以及其他無數說不出名稱來的，但人們看見就明白，並從而感到一種頹厭的同情的奇奇怪怪的東西。各樣東西，在這個陰濕的王國里，是緊密地，無秩序地堆積着，被稻草包裹着或塞滿着，發出一種濃厚撲鼻的，陳舊的醃菜罎子底酸氣來。在大院落底左端，是堆積着同樣長短的，發黑的不板；另一處堆積着木椿；木椿後面，則是說不出名稱來的，有着破布和廢銅底顏色的，霉爛的堆積，一頭禿了肚皮的狗萎縮地躺在那上面。當主人通過的時候，這頭狗便伸出頭，表示出對義務的認識，站了起來，而在考慮了一下之後，向生客們發出了一種險沉的哮聲。但不知什麼緣故，主人被觸怒了，用着婦女們一般細小的脚步跑了過去，拾起一根柴棍攔着牠底衰弱的頭敲打了起來。

這隻狗並不後退，用腳抵牢地面，陰沉地哮嚷着；而主人露出了一種狂熱來。顯然這種戰爭在這個國度里是常見的，這隻忠心的牲畜是習慣於犧牲牠底皮肉了。牠是快要死了，但仍然忠實地履行牠底義務。於是這場戰爭，發出擊打聲和人和狗底哮嚷聲，在濃厚的霧中久久繼續着。那個主人，是在他底狂熱里，圍着他底狗奇形怪狀地跳躍着。無疑的，他是喜愛這隻狗，不能缺少牠；這場戰爭，或許是由於他底那種奇特的，猛烈的妒嫉；人們看出來，他是常常用和這相同的方式對待他底可憐的女兒的。

不愉快的客人們站在各種堆積物中間的狹小的通路上等候着他。蔣純祖覺得事態嚴重，替那隻狗憤怒，皺着眉毛。朱谷良是露出厭惡的，疲憊的表情。但那個李榮光，在那隻狗跟着牠底主人轉動身體的時候，却粗憨地笑了：他是對這些頂熟悉，他是好像走到了故鄉，而天真地感到樂意。

終於那隻老狗心安理得地蹲伏了下來，埋頭在腿中。於是那個主人便回牠高聲地說了幾句關於人生道德的話，丟下棍子，從狹小的道路上滿足地走了回來。他揩着汗，在發紅的臉上，露出了一個快樂的，天真的笑容，帶着客人們，好像他們是親密的朋友。人們看出來，他是經歷了極大的艱苦才得到這個笑容，而用這個笑容，這種天真與親密來保衛自己。他是覺得他把他底家庭里的一切全展覽出來了，因而他覺得可以安心了。

他領客人們走進屋子。然後他走進房去。那個女兒，是伏在後房的床上，埋在枕頭中悲泣着。他走過去，焦慮地，慈愛地悔罪地笑着，搖撼她，繼而向她熱切地耳語，安慰她，向她灌輸他底人生哲學。

他扶女兒坐了起來，像一個母親一樣，理了女兒底頭髮。然後，爲了使客人們聽見，他走到門邊，向女兒發出憤怒的喊叫。

「我跟你說過那個高頭有米！我跟你說過還有兩升，混帳東西！」
吃了飯之後，他便領客人們到一間潮濕的房間里，跨過一些罈子和罐子，聲明這

是他自己底房，請客人們安息。大家都非常疲憊，就睡了。朱谷良對這個主人是存着戒備的，但他終於無法抵抗疲憊。

那個主人，是好久地在窗子外面站着，從一個小洞里監視着他們。他是覺得人類太可怕了；狂熱地保衛家庭和財產，便成了他底英雄的偉業，恰如狂熱地建築村落，是他底祖先們底偉業一樣。從這里，人們便找到中國底虛無主義了。這個主人和父親，靜悄悄地站在寒冷的窗外，保衛着他底物質的家產和精神的財富，是像一切英雄一樣，有着正直的，英勇的心靈；人們是可以從他底穿着破爛的，厚重的衣服的瘦小的軀體上，看出中國底英勇的姿態來。

有幾個大胆的隣人敲了後門，向他探問消息，並向他表示那種非常的乾憂：這種乾憂，是因為他底財富，他底狂熱，和他底對女兒底愛護。在村莊里，他底身上是堆滿憎恨和惡毒的嘲笑的，但此刻，他是得以在同情的河流里洗澡了。大家偷偷地看了睡着了的客人們，研究了他們，而對他們憐憫了起來。有一個年老的私塾先生，就在院落里高聲叫起來了。

「大家都是中國人！在這個時候，祇有中國人救中國人！你底烏槍呀！」他憤激地叫，「所以我晚上請他們！所以我要回他們請教！」

隨即有第二批人，其中有年齡較大的婦女們，來看這幾個不幸的人——大家都明白了他們是不幸的人——而在這個父親和主人底屋子里汎濫着同情和議論底潮流。大

家決心要向這幾個人問一問戰爭底情況了。但當大家談及她底女兒底勇敢的時候——她是依然藏在房里——這個父親和主人變異了。他是突然陰沉了起來，落到一種直覺和一種夢境里，就像在門外一樣；隨即他表露了陰沉的態度——他是害怕着隣人們到他底屋子里來，認清他底各種堆積物的——而消滅了向他湧來的同情。

下午，霧散，天晴朗，曠野中有槍聲。於是這個村落便被恐懼壓倒，而歸於死寂。有錢的家庭，尤其是有着年老的婦女的家庭，認為已經到了最後，便開始向更荒僻的鄉下遷徙了。

但這個主人，爲人們所看到的，是有着一種仇恨和執狂的；他是信仰着自己，而不願遷徙的。他是永遠不會離開他底洞穴的了；爲了保護他底女兒，他是拿出瘋狂的信心和勇氣來，英勇地準備爲全人類作戰。

於是，他坐在他底大方桌旁邊，冷酷地注視着前面。在油污的方桌上，是放着他底鳥槍；對這個武器，他是又有着信心了。像一切英雄一樣，他是對他底所愛有着永恆的信心。

客人們一直睡到晚上；他們是過於疲勞。李榮光最先醒來，發覺沒有人注意，便動了心，在黑暗中煩擾了起來；這種煩擾，像年青人底，戀愛的煩擾一樣，在李榮光心中，是強烈的。這個年輕的簡單的傢伙是在黑暗中驚心動魄地站着，面孔發燒了。於是他便在罇子和罐子中間摸索了起來。他企圖打開壁前的那口櫥，弄一點可以賣錢

的東西。什麼東西好賣錢，在世界上總是總歸一樣的，他想。他咳嗽了一聲。……

聽到了咳嗽聲，那個主人便溜到門前來。聽到壁櫥底響動聲，他便咳嗽了一聲。

這個從黑暗中發出的陰冷的聲音使李榮光恐慌得發抖。他退了一步，而在一個櫃子上絆倒了。但對於自己是一個兵，他却是意識到的，於是他發出小孩般的尖細的，憤恐的叫聲來。

那個主人溜開了。立刻便轉來，拿着燈，臉上有卑屈的，甜蜜的微笑。

「什麼事？什麼事，啊？」

「混蛋，混蛋，混蛋！」李榮光在褲子上擦手，叫。

朱谷良猛烈地跳了起來，同時摸出手槍。看見李榮光底因得勢而蠻橫的情形，看見打開着的衣櫥和翻倒了的櫃子，朱谷良便明白了一切。蔣純祖驚駭地坐了起來。

李榮光繼續叫罵，暴怒地跳到門前。主人發覺朱谷良於自己有利，便看着朱谷良，準備控訴。發覺了這個，李榮光便舉起拳頭來了。但顯然的，他是還需要朱谷良底許可。

李榮光舉起拳頭的時候，朱谷良是陰沉地注視着。

「喂！」他喊。

李榮光回頭，於是放下拳頭，狠狠地看了主人一眼沉默了。朱谷良坐了下來，手背支在臉上，捧着頭，靜靜地透明地注視着前面。在衆人中間的優越，是引起他一種

深刻的苦惱來了。那種在人間猛烈地追求，而終於無所獲的苦惱，是在襲擊着他。於是，他不再注意周圍的一切，而想起上海底一切，想起朋友們來。他想到，人類底弱點是這樣深沉，他是對朋友們過於苛刻。他想到，假如他略微退讓一點，他便不會如此孤獨。

但即刻他想到他不該有悔恨，而孤獨正是他所需要的。在這個人間，能夠找到更好的東西麼？於是他迅速地站了起來，抱着手臂，以明亮的，微笑的眼光法視着陷在沉思中的蔣純祖。

蔣純祖驚異地抬頭看他。

但朱谷良即刻便露出淡漠來了。那個明亮的微笑是像一道光明似地閃過去。朱谷良，在那種興奮里，意識到自己底英雄的生涯，同時生動地發現了這個單純的年青人底可親處，心里便有了甜美的愛慕，企圖親近這箇年青人，而向他表露自己。這種親近和愛慕，對於朱谷良，是成爲一種顯著的需要了：它將彌補往昔的錯失。人生底陰沉的潮流，在這里便要形成光明的波浪了。但朱谷良即刻便打消了它而對於自己覺得懷疑。

蔣純祖驚異地注視着他。蔣純祖是完全不能明白那個微笑和隨後的變異底意義。

「我們要走嗎？」蔣純祖問。

「明天走吧。」

「要不要給他錢？」

「你有嗎？」

「我有。」蔣純祖溫柔地回答。

朱谷良沉思了一下。

「也可以不給的。」他說

「李榮光，我告訴你！」朱谷良突然嚴厲地說，看着李榮光——他無聊地坐在擔子上，一對於老百姓，要敬重！拿老百姓底東西，要給錢！……你不也是老百姓嗎？」他用深沉的低聲說，眼里含着嚴肅的微笑。

在這里，是顯出了人類底等級。朱谷良視蔣純祖爲同類，向蔣純祖說無需給錢；覺得李榮光不屬於自己底精神領域，向李榮光說要給錢。這種等級，如人們從事實深處所看到的，是真實的，因此朱谷良毫未覺察到自己是說了相互矛盾的話。但蔣純祖注意到這個，他心里有光榮，誠懇地看着李榮光，希望李榮光同意。并且李榮光也注意到這個。因此無論李榮光怎樣遲鈍，無論朱谷良底微笑和聲音如何嚴肅，李榮光都要感到這種等級，而不能接受朱谷良底話。很短促地，在李榮光心中發生了自尊心底痛苦。人類底尊嚴，在這個奇特而又平凡的場合，是短促地閃灼了起來。李榮光皺眉，看着旁邊。顯然的，這種刺戟底結果，是惡意底增強。

吃晚飯的時候，主人就和朱谷良交際了起來，希望從他得到保護；夜晚的村鎮沉

靜着，各處有犬吠，人們感到危險底迫近。這個主人拿出了酒和臘肉，殷勤地對待他底客人們：勸了酒之後，他便露出一種神異的表情，使人意外地談起了四海一家底大義。往昔的生活，不幸，家業底慘淡經營，以及目前的危險是在突然之間給了他一種狂奮，使他露出那種孤注一擲的，憤激的可怕的表情來。

他表示，對於家業，女兒，自己底生命，他是可以完全不顧的；爲了友情和正義，他在年輕的時候犧牲過自己，現在當也爲友情和正義犧牲自己。在說這些話的時候，他底小眼瞳燃燒着；和極度的親善的表不同時，他底表情和聲音里是藏着可怕的威脅。

「我張某，我張某！是的，我張某！」他高聲叫，拍胸膛，「當着各位底面，我張某就割下自己底頭來！當着各位正直的朋友，我張某可以馬上就死！」他突然沉默，威脅地看着大家。

喝了酒的蔣純祖以閃灼的，不瞬的眼睛看着他，而在他底熱切的傾訴和兇惡的叫喊里奇持他感到對周圍底一切的親切，感到對杯盤，桌椅，牆壁，房間，燈光，和黑暗前院落的甜美的親切，好像這里是自己底家。他未感到對這個人的親切，因爲他對這個人底親熱和兇惡是同樣地懼怕；但這種懼怕，是人們對於自己底年老的親戚的懼怕；在這種懼怕中——這種懼怕帶來了對周圍的一切的甜美的親切——蔣純祖是陶醉了。蔣純祖，是像一切青年一樣，在自己底祖國的濃厚的氣氛里——這一切是痛切

而深沉——墮入小孩們所有的痴呆和夢幻里去了。

有短促的沉默。蔣純祖底夢境——他底年老的可畏的親戚，他底甜美的家，他底鬼府，他底純潔——繼續着。李榮光，被沉默煩擾，停止了咀嚼。蔣純祖底夢境深沉，眼睛明亮。但朱谷良底冷靜的聲音驚醒了他。

朱谷良含着溫和的微笑簡單地向主人說，請他放心，他們是够朋友的。

「我請你替我寫張告示，說里面住兵，貼在大門口，好吧？」主人軟弱了下來說：「那是沒有用處的呀！」朱谷良回答，笑出聲。

蔣純祖，整個地從夢境里醒來，笑出聲音。但即刻便屏息，因為那個主人陰沉起來了，顯然地露出了敵意。隨即他就痛苦地，焦灼地哭起來了。

朱谷良皺眉，反抗那種難以說明苦悶的感覺，站了起來，以一種暗示的，解釋的，同情的眼光，看着蔣純祖。而蔣純祖，是像戀愛中的女孩一樣，回答了一個有些羞怯的，明白的微笑。人類對於他們底因數底痛苦無法給予更多的幫助或安慰——有時甚至敵視——因為他們是帶着各樣的色彩，而要繼續生活下去的。

這樣，是祇有那個獻了身的女兒來挽救這個犧牲了酒食的痛苦的父親了。那個女兒始終在門內窺探着，替她底不幸的父親乾憂。她走了出來；她看着父親，皺起嘴唇，臉上有悲苦的，柔弱的，特殊的表情。

「爸爸！」她伸手到父親肩上，小聲喚。同時她底臉興奮地打抖。

那個父親在這種呼喚里顫抖了一下，隨即便轉過頭來，忘記了客人們在旁邊，向女兒報答了一個柔弱的，甜蜜的笑臉。

「啊，小姑娘啊！」他用那種從厄難里脫出而回到愛人身邊的人們所有的幸福的，動情的，溫柔的聲音叫。

女兒沉思了一下，發癡地看着油燈。

「請各位里面坐。」她勇敢地抬起頭來，說。她臉紅，嘴邊有痛苦的笑紋。

這種圖景是感動了那個淡漠的朱谷良了，因此他站着沒有動。朱谷良底心突然地軟下來，而感到煩惱的，有罪的情緒。他躊躇地看着父親和女兒。

「請你們放心。」他突然用溫柔的、確實的、有力的聲音說，以致於蔣純祖驚異地看着他。「我相信除了日本人，你們都不必怕。因為，中國人……」他說，眼里有光輝的微笑。從這幾句話，他是理解到在他心里存在着的對他底祖國的深切的感情。在這種光明的火燄里，他感到他是站立在所有的中國人底眼光下，和他們一致地取得了對人類底善良的理解，而明白了各種生活。

他們回房睡下，因為疲勞尚未恢復，並且又喝酒的緣故，立刻便睡熟。

但那個主人却不能睡去。他是對一切都懷疑，晚飯時候的可怕的失望使他加深了對客人們底戒備。深夜里，他熄去了燈火，關閉了他底女兒，挾着他底烏槍在各處巡邏。他底老狗殷勤地跟隨着他，向各種東西發出牠底陰沉的哮聲。

他不時走近客人們所住的房間，向里面諦聽，張望。而在極度地疲備，不能支持的時候，他便想起了一個他認為是極好的主意。他把客人們底房門鎖了起來。然後——雄鷄開始在黑暗的濃霧中啼叫——他就獲得安慰，帶着自信回房睡覺了。

大霧在黑暗中籠罩了村鎮。霧中有狗們底狂奮的，懷疑的，逞雄的吠聲和雄鷄底悠長的啼鳴。屋簷開始滴水，發出寂寞的聲音；空氣寒冷。黎明以前，有潰敗的兵羣進入村鎮。他們是帶着頹衰的，兇惡的感情。在碰到這個村鎮底頑強的沉默和封鎖的時候，這些求生的人們便嫉憤和平和完整，走上毀滅的道路了。

各處傳出打門聲和喊聲。沒有多久，一道火燄便在濃霧中抬起頭來了。人們是走上了毀滅的道路；就是用這樣的力量，戰爭搖撼着世界。

這家底堅牢的大門是被兵士們掀了起來。打着火把的狼狽的兵士們在濃霧中穿過院落。主人被驚醒，抓着他底烏槍往外跑，即刻便被兵士們捉住，反綁了起來，在嘴里塞上破布。兵士們照着火把回進房去。那個女兒，是已經被驚醒了，在房間里恐怖地亂跑。這個房里，是藏着這個家庭所有的一切貴重的財物；這是這個不幸的主人數十年來兇猛地在人間戰爭的結果。

被鎖着的客人們醒來，緊張地走到門邊。他們從門縫里看見兵士們和被綁着的主人：他是在地下打滾抽搐。那頭老狗在門檻上兇惡地，悲慘地吠叫着。充滿濃霧的院落里，是映照着街上的火燄底紅光。

朱谷良拉門，沒有拉開；同時蔣純祖恐懼地伸手制止他。但在聽到那個女兒底一聲悲慘的呼號的時候，朱谷良就打起門來了。那一聲悲慘的呼號是激動了這個人，他是憤怒而勇敢。

這些行動的兵士，是顯然有一個領袖的，因為在朱谷良打門的時候，一個兵士跑過來，隨即又跑了過去，喊出一個粗而矮的，臉上有血痕的傢伙來。這條血痕表明了那個女兒底抵抗。

這個粗矮的兵士站住向鎖着的門望了一下，面頰可怕地抽搐；另一個還是小孩的兵士高舉着火把，臉上是奇特的嚴肅。這些兵士是都還穿着單衣，它們是完全破爛了，網着草繩或布帶。

在這個時間，那個穿着被撕破了的內衣的女兒乘機逃出來了，顯然是想逃到街上去。那個粗矮的傢伙轉身，正站在她面前，以一種陰險的目光看着她。她站住，因寒冷和恐怖而顫抖着，而那個父親在地下激烈的打滾。

有兩個兵士從她底背後走了出來，一個裹着一件棉襖，掌着燈，一個則裹着一條紅色的棉被，雖然如此，還是在顫抖着。他們都看着這個粗矮的傢伙，他底目的是這個女兒。

於是他衝上去了。那個女兒發出了一聲狂叫……

他退了下來，做了一個姿勢，於是那個小孩畏怯地走了上去，接着那個裹棉被的

兵，強烈地顫抖着，向女兒伸手。但那個女兒突然喊叫起來，衝向鎖着的門。

「官長！官長！」

粗矮的兵士追了上來，把她摔倒；同時他底伙伴跑過來捉住她底四肢。她繼續喊官長，拼命掙扎。那個裹着棉被的兵士舉着燈，露出一種厭惡的，愁慘的表情。那個父親拼命地滾到女兒身邊，挨了致命的一踢，沉寂了：那頭老狗也沉寂了，悄悄地觀望着。

鎖着的門沉寂了一下。接着便被從里端拾開，朱谷良走了出來。

朱谷良，在開門以前，向蔣純祖說了他們應持的態度，即應該安靜而理智，然後吩咐蔣純祖和李榮光和他一同走出。他們顯露在燈光下。朱谷良表情陰冷，含着奇異的笑容，右手插在衣袋里。他是提着武器，含着這種陰冷的表情；他短促地想到他在飯後向主人說話時所有的感情——他明白各樣的生活，和他底同胞們趨向人類底最美的目標——浮上那個奇異的笑容。

現在是無比的冷酷和仇恨。現在是，假如可能，他便把這些兵士殺死，不能有別的。

那種優越於全人類——在人類中間，最優秀的，是他底伙伴——的意識，使朱谷良冷靜地站在這個邪惡的場面里。朱谷良，擁有廣漠的生活，在這些場合里，是要站出來執行人類底法律的。

朱谷良們底出現，使那個粗矮的兵士放棄了那個女兒，站了起來。

「你是誰？」這個兵凝視了一下，問。

「你們撤退下來了嗎？」朱谷良溫和地問。

「當然撤退了！」這個兵輕蔑地大聲說。

朱谷良滿意這個回答。他看出這個兵底險惡是已經被他消滅了一半了。由於那種保衛自己的本能，並由於這個兵底這句回答，朱谷良心里忽然有了溫暖的，誠懇的感情。在這種場合里出現的這種感情他是熟悉的。

朱谷良簡單地笑了笑。

「同志，我看算了吧！」他忽然用有力的，誠懇的，然而威脅的聲音說，笑着。

「你是憲兵？」那個兵想了一想，簡單地問。

「同志，我是憲兵。」朱谷良用同樣的聲音說，表示威脅，同時表示對於憲兵之類，他自己是毫不看重的。

「是的，同志！」那個兵狠狠地說，然後以明亮的眼睛環顧——那個女兒蹲在地上，看着他們——「不過，這個地方不是你底吧？我們要拿點東西，行不行？」他戲弄地問。

朱谷良不答，看着門外，意識到事情已經完結，意識到自己底優越，就露出冷酷的表情來。

「你們東西拿好了沒有？」那個兵回頭說。「那麼走！」他揮手。

「慢點，」他又說。「同志，你們先一步來了！一路走嗎？」他威脅地問朱谷良。顯然他不能如此不光榮地離開。

朱谷良淡漠地看自己伙伴——這種眼光使蔣純祖畏懼——發覺到李榮光底躊躇，看着李榮光。

「你要和他們一路嗎？」朱谷良問。

「來嗎？」那個兵多得意地笑着說。

李榮光看着朱谷良，顫慄了一下。露出卑怯的，小孩般的，懇求的神情：他感覺到這些兵士才和他是真正的同類，他渴望自由。

「去吧。」朱谷良說，笑了一笑。

李榮光生硬地走了兩步，好像不會走路。

「同志，我道謝啊！」他回頭，突然大聲說。

那個粗矮的兵發出得意的，快樂的笑聲，走出門。火光照着濃霧，兵士們在濃霧中走去。

「無恥的東西！」朱谷良罵，不知何故感到失敗的嚴重的苦惱。

而在這個瞬間，那個女兒站了起來。溜進房去了。朱谷良，在解開了主人之後，便在桌邊站着不動，沉思了起來。他是明顯地看出自己底屈辱來了。於是，他開始痛

苦地譴責自己剛才的誠懇和溫和，認為這是由於自己底怯懦。像很多人一樣，雖然這種感情是他經歷過無數次的，雖然它們在當時是很明白地使他勝利的，他還是要為它們痛苦。人們從現實里，由現實的感情行為而得到的勝利，是永不能滿足在事先和事後所有的精神上的純潔的，宏大的企圖的。

「難道我承担不起我底信仰嗎？」朱谷良想，於是決定復仇。

那個主人，是被扶在椅子上，微微地喘着氣。蔣純祖憂鬱地看着他，看着朱谷良。街上的火災蔓延了開來，發出爆炸聲和倒塌聲；大火照紅了院落。寂靜統治着這間屋子；在這間屋子里，沒有人想到做一個動作——似乎是不可能做一個動作。房屋燃燒的響聲，街上的緊張的動作聲，以及這個屋子里的這種寂靜，使蔣純祖覺得像在做夢；一種安寧的、有力的感覺突然被他意識到，於是他有了短促的幸福感覺得一切都神聖。這是年輕的人們底那種神奇的感覺：蔣純祖覺得目前的犯罪，反抗，瀕死的掙扎，野性的呼號，以及——這是他所親切地明白的——人們在這中間所做的思想都神聖。

於是蔣純祖感覺到目前的一切里所處的地位了。他走近朱谷良，稍稍地叫了一聲，使朱谷良從深沉中驚起。

「我們走吧。」朱谷良堅決地，迅速地說。

「好的——他們呢？」

但在他說這句話的時候，朱谷良便已經把主人扶起來了。這個主人是完全軟弱了。眼睛可怕地睜着，垂着頭流下口沫來。朱谷良和蔣純祖扶他進房……

他們都同樣地耽心着一件事：耽心那個女兒會爲了她底父親而哀懇他們。這是很顯然的，因此他們有些懼怕。到了現在，人們是再也無力承擔那些較爲軟弱的感情了：人們是焦急地渴望走上他們自己底路程。但一走進房門，他們便被駭住了：那個女兒是穿着她底被撕破了的衣裳，高高地懸掛在床柱上。在那個可怕的羞辱後，她是完全絕望，不再記罷她底這位給了她這麼多辛辣的痛苦和怪誕的溺愛的父親，離棄了她底生命了。鄉下的愚昧的女兒，是在那種極簡單的絕望的思想里——任何人都難於脫出這種思想，在這種思想籠罩着他們的時候——爲這個世界做了犧牲。

朱谷良底第一個思想，便是把這個父親趕快拖出來。但那種短暫的奇異的停頓已經把這個人驚動。他抬頭。看見了懸在床柱上的女兒，他底身軀便突然伸直。顯然是更大的不幸使他獲得了這種力量。

他迅速地，輕捷地向前走了兩步。因爲他底可怕的力量——較之實在的力量，更是夢魘的力量——朱谷良和蔣純祖放開了他。

但朱谷良立刻跑過他，跳到床上，抱那個女兒從繩索中拖了出來。那具屍體倒在朱谷良肩上，主人迅速地跑過來，它便倒到主人底手臂里去了。這雙手臂像是極堅強的，因爲它沒有顫抖，準確地抱住了這具屍體。

主人彎腰，湊近形狀可怕的女兒，用自己底嘴唇和面頰貼住女兒，然後摸女兒底額角，染血的頭部和胸膛。這些動作是靜悄悄地做出來的：確實，迫切，像一個醫生所做的一樣。

朱谷良和蔣純祖沉默地站着。油燈因油乾而昏暗，火燄照進房來。

在那種神奇的，夢魘的力量支配下，純粹由於外表的反應，主人理智地做着那些動作。他底心是披壓緊，沉默着。顯然這一切是由於希望。顯然的，這個到了最後的人假如還有力量的話，那這種力量便是從微微的希望——他必需證明他是否真的到了最後——和求生的本能——那是強烈可怕的——反射出來的。那些沉默的，精密的，迫切的動作，是可怕的。

終於，朱谷良和蔣純祖帶着大的恐懼和失望看見：那個女兒沉重地倒到枕頭上去，而這個父親轉過身來了。他顫抖着，嚴重地重新軟了下去。他以那種遲鈍的眼光看着客人們，他底臉上，是迷暈的，柔弱的，求生的表情。而在朱谷良來得及抱住他以前，好像被什麼巨大的力量摔倒一般，他轉過身體去，發出一聲尖細的聲音，撲倒在女兒身上。……於是這個人便結束了他底一生。

朱谷良和蔣純祖在寂靜中恐懼地站了很久，不知應該做什麼：火燄照進房來。

他們互相看了一眼。一切是過——可怕，他們希望離開，但沒有力量離開。朱谷良走向主人，摸了他底胸口。但蔣純祖模糊地覺得他底這個行為是虛偽的。同時他模糊地

覺得，這種虛偽正是他，蔣純祖所希望的。人類對他們同類的責任，常常祇是如此。蔣純祖覺得朱谷良底那個行爲是虛偽的，因爲他知道朱谷良和他一樣明白這個人已經無救，因爲他知道朱谷良是和他一樣希望從這種漠然的恐懼中離開。但顯然的，不做什麼，他們便無力離開，因此蔣純祖覺得這種虛偽正是他所希望的。

他們互相看了一眼，於是悄悄地朝外走。但突然他們寒戰，軟弱，他們覺得自己是在犯罪。他們走出，輕輕地拉上門。

他們走到街上——他們因心底特殊的感情而毫不戒備地，迅速地走到街上。火光照亮街道，新的難民們，婦女，老人，和小孩抱着棉被和衣物在街上奔跑；一個女子悲切地嗚咽着，疾速地從朱谷良和蔣純祖逃開。蔣純祖看見朱谷良底醜陋的臉上——這臉，對於蔣純祖，是動人的——有冷酷的表情。在此刻，蔣純祖是理解了，並且信仰了朱谷良底這種表情……

走出村鎮，在大霧中，蔣純祖悄悄地——避免朱谷良發現——回頭觀看。已經是黎明。從濃霧中傳出村民們底悽慘的聲音和迫切的聲音，顯然他們在搶救火災。火燄在濃霧中升起，無光輝，但有着可怕的紅色。蔣純祖悲痛地想到那位父親和她底女兒。

「看我們是這樣地生活着，我們除自己以外再無需要，所以你們不該來；既然來了，你們就不該離開……這樣的離開……」那位父親和他底女兒，以及這個燃燒着的

村鎮向蔣純祖說：在年青人底對各樣的人生的無上的虔敬中，蔣純祖覺得他們向他這樣說。

二

這樣的道路，是艱難的。中午有陽光，但下午便刮起冷風來，天開始落雨。他們在黃昏前到達了另一個村鎮：這個村鎮位置在地勢徐緩的，赤裸的山溝中。

他們已全身淋漓；蔣純祖淒涼地耽心着自己就會病倒，而死亡在荒涼的曠野中。走近這個村鎮時，蔣純祖心中是燃燒着這種銷毀的，軟弱的熱情。他想，自己假若死去的話——這是無疑的，他淒涼地想——那麼朱谷良便必定會帶着冷酷的面容從他底屍身走開，像走開那位父親和他底女兒一樣。在夜里刮起大風來的時候，他底屍體像一切屍體一樣，躺在曠野中，而野狼在曠野中奔馳。沒有人知道他是誰，沒有人知道他是曾經那樣寶貴地生活過。他來了，又去了，從搖籃到坟墓的路程很短，他在人間不留遺跡。黑暗的曠野中，是刮着冷風；沒有人跡，野獸奔馳。而在遙遠的天邊的某一盞燈光下，有某一位女子——他底姐姐，或者誰——底悲哀的眼淚……。於是他，死在曠野中的蔣純祖，開始替冷酷地從自己走開的朱谷良祝禱，祝他成功，幸福，有光明的途程。

走進村鎮的時候，被這種幻想陶醉，蔣純祖是對什麼都不注意，銷沉而疲憊。這村鎮更荒涼，門戶緊閉，冷雨在昏暗中悄悄地飄落。但在他們走過一個狹窄的巷口時，從巷內傳來了婦女底尖銳的喊叫聲。他們站住。朱谷良臉相兇惡，面頰打抖。

朱谷良迅速地看了蔣純祖一眼——蔣純祖記得，在整整一天里，朱谷良祇看了他兩次——向巷內走去，但即刻又站住，露出躊躇來。

這樣的喊聲，對於朱谷良，是一種呼喚。這樣的喊聲，是一個受難的弱者對人類所發的呼喚。朱谷良底敏銳的強烈的心靈，是永遠向着它的。在朱谷良里面，是有着不平凡的驕傲。但常常的，在這種時候，由於從這個世界的各種羅網和墻壁所得到慘痛的教訓，激發了保全自己的本能，那種光明的良心立刻便萎謝；這種良心所結的果實，比起它在人類里面所誘惑出的怯懦來，是要少得多，祇有那種從非常的生活里出來非常的野心能夠控制這一切：朱谷良常常能夠控制這一切。但特別因為昨夜所遭受的屈辱和苦悶——那種保全自己的，溫暖的感情使他屈辱——朱谷良在此刻便有了躊躇了。

他看蔣純祖，蔣純祖臉上是有着駭怕的表情，他底面頰便又打抖。他們又聽見了一聲喊叫。朱谷良痛切地感到必需洗刷昨夜的污點，於是走進巷子去了。這個人是永遠在各種危險的場所里出現；假若不是由於那種顯著的意志，那麼對於複雜紛紜的人世，他底心便單純得像小孩。

他在轉身之前，意外地向蔣純祖笑了一個苦楚的微笑——對於一切弱點，他都瞭解——這個微笑甚至是溫柔的，好像向親愛的朋友告別。蔣純祖看着他底身影，同情地憂傷地歎息，好像大人看着小孩。雖然在這樣緊張的環境里，蔣純祖底幻想的豐富的感情依然被朱谷良底這個微笑激動了起來。蔣純祖站了一下，不再有恐懼，安靜地跟着朱谷良走進這條狹窄的，發臭的小巷。在這樣的環境里表現出來的他們底相愛，是感動了他們自己，而帶來了奇異的勇氣。蔣純祖是成了幸福的了。

巷外是一塊空地，喊叫聲就是從那里傳來的：一個低級軍官在豬圈旁邊的稻草堆上強姦一個女子。朱谷良走到巷口，張望了一下，正要走出去，站住了。

他看見一小羣兵士從房屋後面跑了過來：顯然是聽見了喊叫的緣故。他看見跑在最前面的，是昨晚所遇到的那個粗矮的兵，並看見了李榮光，因此站住。

那個粗矮的兵，叫做石華貴，是中國所養育出來的最好的流氓之一，是這一羣底領袖：他已穿上了一件黑緞子的皮襖，在他底胸前，是掛着兩顆手榴彈。在目前的這個世界里，他們是當然的統治者和立法者。聽到這種悲慘的呼號，他們跑過來了。

在昨夜他們是強姦婦女的，但此刻的景像却喚起這個石華貴底憤怒來。理由很簡單：昨夜他不曾看見，現在，他看見了。他底法律，是依照着他所能够感到的而製定的。他跑到空地邊上，站住，投出憤怒的視線。那個低級軍官憤怒地站了起來，於是石華貴底仇恨燃燒：他要殘酷地擊倒這個攔在他底進路上的人。

因為這個低級軍官——他穿着破爛的呢軍服——底權威的，輕蔑的，粗野的表
情，石華貴便明顯地感到他是攔在自己底進路上，石華貴是不能容許在目前的這個世
界上有另一個強者的。

那個低級軍官取出手槍來。同時，石華貴擲出了手榴彈。

手榴彈，因為太用力的緣故，落在豬欄里去了；掀起污泥木片，和碎磚，沒有擊
中任何人。那個低級軍官迅速地向後跑去，但因為跑得太快的緣故，沒有擊中石華貴
而殺死了那個小孩般的，裹着破軍氈的士兵。他跑到距石華貴三步遠的地方站住不
動了；他底手槍對準了石華貴底胸膛。他是勝利了，在寂靜中延長着他底勝利，享有
無上的權威。他嘴邊有輕蔑的笑紋。石華貴空空地看着他而慢慢地舉起手來。那個被
擊倒的小孩兵士在潮濕的地面上作着最後的抽搐。

朱谷良和蔣純祖站在牆後觀看着。但這個瞬間朱谷良突然地取出了手槍。

「他要打誰？」蔣純祖緊張地想。

朱谷良要打誰，是很明顯的。在最初，他立意不參加這個戰爭。在軍官向石華貴
跑去的時候，他希望石華貴——他底仇敵；他很明白他是他底仇敵——被殺。但在小
孩兵士倒下，而石華貴在可怕的寂靜中舉起手來的時候，朱谷良便意外地感到失望。
這種失望使他疾速地取出槍來，未加考慮，疾速地跑了出去；於是在槍聲中，那個軍
官恐怖地跳躍，轉身抱着頭部沉重地倒下了。鮮血從頭部流出，他底武器落在血泊中。

朱谷良感覺到身上的光輝，從容地拾起了軍官底手槍，然後安靜地，嚴肅地，不可滲透地看着石華貴。這個凝視繼續了很久，石華貴無力動彈。

朱谷良就是這樣地征服了他底感情上的仇敵，而洗刷了昨夜的污點。在他底爲正義復仇的冷酷里，他是希望那個官和石華貴一同滅亡的；在他底心靈深處，他是悲痛着人類底愚昧和墮落；在他底使徒的虔敬里，他是希望繞恕他們。但在他底直接的感情里，他是不可能饒恕他們，也不可能使他們一同滅亡——由這種感情他感覺到他底信仰，於是那種信仰常常地等於他自己——他必需殺却他們中間他認爲最卑劣的，而留下他們中間他所仇恨，因此他所希冀，他認爲可以從他感受到他底光榮的信仰的。

這些動機，是含着一種英雄的陰謀。蔣純祖是深切地體會到這個人底某一些坦白有爲，和那種爲理智所控制着的俠義的，但同時他感到在這個人底特殊的深沉里是有着一種危險的東西。蔣純祖是看出了他底高傲的企圖，渴望同意他，而不能同意。在此刻，蔣純祖是還沒有能夠理解到這種高傲的企圖底必要；在跑出來的時候，他是極端興奮，沉浸在朱谷良所賜予的英雄的快感中，但在隨後的這個沉默的瞬間，看見朱谷良底那種不可滲透的，不可親近的表情，看見那個小孩兵士和那個軍官底臨終的苦悶——他們在血泊中微微地抽搐着——蔣純祖便冷靜了。立刻他底思想便改變了。他不能不覺得，朱谷良，是因了自身底驕傲的感情，而無視了別人底生命；而不能理解

別人底生命底意義。

於是蔣純祖突然感到孤單。但他不能不對朱谷良底安靜的，不可滲透的表情——他覺得這是無人性的驕傲——感到極端的嫌惡。他覺得這張臉是醜陋的；並且他從這張臉上苦悶地看出那種動物底性質來。

在短促的寂靜中冷雨飄落着。朱谷良是驕傲，冷酷，注意，看着石華貴：雖然他竭力抑制這種驕傲。朱谷良是絲毫沒有想到，在他底身邊，有兩個人在死亡；他底唇邊有輕蔑的紋路，他底眼睛幽暗發閃。石華貴，在那種對朱谷良底感激，驚異，到隨後的漠然的仇恨里，又腰站着不動。於是朱谷良抱着手臂，繼續他底征服者的凝視。

石華貴不能接受太多的傲慢，露出了冰冷的笑容。看見這個笑容，明白它底意義，這個征服者從傲慢中醒來了：他感到這種傲慢不利，並感到這種傲慢可恥。

看見石華貴底冷笑，朱谷良好像感到一種深切的憂鬱，垂下眼臉，輕輕地歎息。他是感到了在那個更大的世界里的自己底渺茫，多重的誘惑和困難，以及個人底生命底渺小，而輕輕地歎息。但顯然的，他是企圖使石華貴明白他所表現的這一切，而放棄那種惡毒的感情。在歎息中，朱谷良感到無上的內心甜蜜，而眼睛潮濕。

於是那個豪爽的石華貴便露出牙齒，生動地笑起來了。隨即，他露出一種強烈的表情，沉重地向朱谷良走來，而誠懇地伸手到朱谷良肩上。

「你救了我！」他清楚地大聲說。

「我本意並不想救你……是的，我們要說老實話，啊！」朱谷良輕蔑地笑着，用一種尖細的小聲說。但正是這種輕蔑的表現在他自己底心里和石華貴底心里激起了一種友愛的感情。這種輕蔑，是驕傲的心靈底一種裝飾，是毫無敵意的。石華貴有趣地責弄地笑了起來。

那些兵站在他們旁邊：在他們脚下，是倒着兩具屍體；那個軍官還沒有能完全死去。有兩個鄉民從屋子里溜了出來，救護了那個女子，然後站在手榴彈所掀起的瓦礫旁，呆呆地看着他們。

蔣純祖注意着一切。對於朱谷良底那些困難的，不坦直的表现，他感到強烈的不滿。當那個年老的鄉人鼓着勇氣跑過來感謝兵士們，並請他們到他家里去歇息的時候，朱谷良嚴肅地，冷淡地向前走，蔣純祖便突然——他自己來不及知道是爲了什麼——蹲下去，莊嚴地，冷淡地摸觸那個軍官底胸口，企圖使大家看到，在這裡躺着，是人類底傲慢與偏狹底犧牲者。在那種和妒嫉相似的不滿里，他認爲朱谷良底行爲完全是由於傲慢與偏狹。於是，和多半青年一樣，蔣純祖渴望獨立的光榮，敢於向他所懼怕，他所希冀的人宣戰了。他認爲朱谷良是無知識的；無人性，並且無靈魂。當朱谷良回頭看他的時候，他便感到無比的驕傲，一面更莊嚴，更冷淡……。

朱谷良轉身，看着他；於是大家看着他，這些視線使他極端地矜持起來，但同時他便突然感到這個死去了的軍官在活着的時候所有的愛情和希望了。

「他是被人愛過，也愛過別人！他曾經希望過；他是很勤勞的。一時的墮落，他就犧牲了！沒有人知道他是誰，但是我知道他是誰：他是一個人！」蔣純祖迅速地在朱谷良向他走來的時候，他便靜止，含淚凝視死者底痛苦的，打皺的臉，向死者致敬。

朱谷良是很快地便看清了蔣純祖底感情；因為這種感情正是他剛才所有的——他是想矜持地對付石華貴，並且從死人們離開——他便有了妒嫉。他覺得蔣純祖底困難的，不坦直的表现是可恨的。——朱谷良和蔣純祖，在某些點上，是同樣的誠實，同樣的虛偽——他露出一個惡意的冷笑，好像蔣純祖是他底敵人，走了近來。

但蔣純祖，因為被激起的悲傷過於強烈的緣故，已經忘記了矜持。他向朱谷良抬頭，嚴肅而溫柔。

朱谷良看死者，看蔣純祖，下頷打顫。

「我真不知道你……」他皺着眉頭說，突然沉默。他嚴肅地凝視蔣純祖。

蔣純祖站了起來，因朱谷良底嚴肅的目光而意識到自己底某些虛偽感到羞惡。蔣純祖悲愁地歎息，不看朱谷良，向前走去。

那個年老的鄉人邀請大家到自己家裏去，誠懇地，再三地致了謝意——被強姦的，是他底媳婦，他底兒子是早晨便逃走了——然後拿出酒和菜來。兵士們很快地便

大醉，倒到稻草舖上去了。朱谷良和蔣純祖同樣喫醉了。朱谷良站在桌邊，凝視門外。蔣純祖坐在他對面，昏沉地抱着頭：他還沒有喝得這樣醉過。

朱谷良燃着烟重新走向桌邊，依住桌子，不停地吸烟，凝視門外。蔣純祖坐在他對面，昏沉地抱着頭：他還沒有喝得這樣醉過。朱谷良是貪酒的；除了喝醉，他不能從各種陰沉的思想裏出脫。從這種貪酒，人們看出來，朱谷良對將來是和對過去一樣存着某些畏懼。酒醉的時候的那種逸脫，那種甜蜜的胸懷，那種身體上面的各種力量底浪漫的，無限的擴張，是成了這個人底最大的，唯一的享樂。昨夜他遇到過酒，但竭力抑制住了，因為那個主人要使他特別陰沉。現在却無論如何也抵禦不住這種誘惑了。因為今天過於激動，因為那兩個死者，並因為蔣純祖給了他以不小的刺激，所以他便抱着抓注一擲的思想和兇惡的石華貴對喝了起來。

這個喝酒，所以含着這些嚴重的思想，是因為這一片曠野過於危險的緣故。但立刻人們便造成了一個縹緲的世界，而各種創傷便被內心底甜美的歌聲淹沒。朱谷良在酒醉裏任意地赤裸了自己，顯出那種夢想的，單純的快樂來。門外的落雨的，寂靜的夜晚是給了他以甜美的詩歌。他想到，在年青的時候，一個春天底深夜，他怎樣跑過河堤；遠處有燈火，黑暗中有波光，而他，朱谷良是年輕而有力。

「是的，我都記得，我一切都記得，所以多麼好啊！」朱谷良微笑着凝視門外，

想，「這樣我才是活着，多麼簡單呢！……所以我是沒有罪的！所以我們要達到目的！我不願意再想那些痛苦！」他皺眉，想。覺得身上有大的力量無限地擴張了開來。這種力量使他嚴厲。甜蜜的氛圍，安甯逸樂，圍繞着他。他覺得是有虹采圍繞着他；他覺得自己是寬舒而莊嚴的站在人類底最高峰上——他底生活，思想，和行爲是給了他這種高貴的享受——躺在草堆上的兵士們發出鼾聲來了。蔣純祖昏沉地抱着頭，睜大着眼睛，癡癡地瞧着前面。

石華貴跳起來喝水；在喝了水之後，才發覺這兩個人沒有睡。於是歎息了一聲，善意地，快樂地笑着看他們。

「你們不要睡嗎？好冷啊！擠着，就暖和……」他說，無故地發笑，他底線條粗暴，臉上有了一燦爛的光輝。

「我們就要睡。」蔣純祖低聲說；顯然在想着什麼。

「是的，老鄉！敘一敘吧！」他突然拖椅子坐下來，把腿擱在桌子上向朱谷良大聲說。「老兄府上是？……」

「無錫。」

石華貴狡猾地，快樂地眨眼睛。

「府上是住在無錫嗎？」

朱谷良搖頭，冷淡地說，他活在世界上，祇是一個人。

石華貴放下腿，俯在桌上，托着腮，嚴肅地看着他。

「憲兵這一行生意，還可以幹吧？」他曖昧地問。

「不是人幹的啊，老兄！」

「對了。」石華貴說，顯然不再有利嘲弄的意思，沉思了起來。「老兄，我是吉林人，是張大帥的部下啊！」他大聲說，望着燈光。那種身世感慨的淒涼的感情，是獲住了他。在那種短暫的沉思裏，這個人是充份地感到了自己在人世的孤零，而無條件的需要起一個朋友來。朱谷良以後就知道，和這個人做朋友，是怎樣一回事了。這個人，是這個大地上的無數的飄泊者之一，是一切全毀掉了，除了飄泊者底豪宕的胸懷和使自己得以生存下去，並滿足地逞雄於人間的種種惡行。飄泊者底廣漠的經驗和辛辣的感情是使這個人無視一切，除了他所最尊重的，那就是張大帥和他自己底共患難的兄弟們和弱小者對他底意志的服從了——在這種對他的服從裏，他是感到一種愛憐的。因了他底快樂的天性，在一切惡行裏，他都覺得自己無罪。有一次他幾乎被他底張大帥槍斃，雖然在當時，那種和失戀相似的感情，是使他很痛苦的，但到了後來，他便把這看成一種光榮，而感到無比的親切了。這個靈魂，在這些地方，在這種懷鄉病裏，是柔弱的，因此它祇能這樣不可收拾地漂泊下去，一直到最後。上海的戰爭使他們潰散了，而因為多年來的對內地的嫉恨和對復仇的失望的緣故——他們底對敵人的復仇被單擱到現在，並且被佈置在不利的環境中，他們是感到嫉恨的——他們這些

漂泊者便自暴自棄起來了。仇恨和友情，是帶着漂泊者底氣燄，分明地，頑強地燃燒在石華貴心中。對憲兵們底仇視，不是沒有緣故的。所以，雖然他現在無條件地需要一個朋友，却不能不在感慨和憤激裏帶着一種矜持。

「我石華貴是在黃河南北漂流了二十年，什麼都見過！」他說，因興奮而顫抖，矜持地看着朱谷良。這種興奮和矜持是使他吹起牛來了。「我們這些人身親經過的事，我敢說是比任何人都多！」違背他底對朱谷良友善的本意，挑戰的態度出現了。

朱谷良嚴肅地看入他底眼睛。他底悲傷，矜持，和挑戰是使朱谷良奇特地感到憐恤和友愛的。在這種憐恤裏——時常是對於自己的憐恤——人們是常常地軟弱下來。於是朱谷良便感到，對這個人底心，他是有着迫切的需要了。

「老兄，我們都是一樣的啊！」他生動地笑着說。

「是的，是的，一樣的。」石華貴疾速地點頭，因為這種友愛使他意外地感到妒嫉。他沉默很久，然後他歎息。「老兄，不瞞你說，」他看了朱谷良一眼，「我不是信仰什麼的，人生痛苦，我石華貴毫無目的！」他說，注視着桌面。這種表現給了他以強大的內心力量，好像一種愉快的憤怒，在這種憤怒裏，人們感到自己是在為正義而鬥爭。「我石華貴對於自己所做過的事，是決無後悔！我決不是那種欺世盜名的傢伙！我高興我自己一無所成，我是乾乾淨淨的！我是已經看破那些傢伙，他們是用老百姓底血爬起來的啊！嚇！」他輕蔑地看着燈火，奇怪地顫動着身體，無聲地笑了很

久。

蔣純祖是迷糊，好奇，嚴肅，看着這兩個人，感覺到他們中間的含着敵意的彼此的友愛，或需要；但他始終不能明白朱谷良爲什麼會需要石華貴，因此感到不滿。他看見了朱谷良臉上的善意的，瞭解的微笑，因這微笑而癡迷。

「我們都是這樣，老兄。」朱谷良笑着說，顯出某種思慮，然後笑得更歡欣。他底這種表現好像說：「我是說不來這些的，因爲我對自己忠實；但我明白你，而爲了滿足你，我願意這樣說！並且我願意想一想——我是喝得太多了——我自己究竟是不是一個漂泊者？」

石華貴突然收斂了他底輕蔑的，無聲的笑，抬頭，以透明的大眼睛看着朱谷良。「你才不是這樣啊！」石華貴以憤激的大聲說，「老兄，天在頭上，我們今後同路，要以赤誠相見，我不會連累你的啊！」他看了蔣純祖一眼，活潑地笑出聲音來，「要是不願意，那麼馬上就拆伙！你們是會發財的！」石華貴蠻橫地，堅決地說。

對於朱谷良底拯救，石華貴是感激的，而這種人，是有着蠻性的自尊，害怕這種屈服的，因此那種敵意便愈來愈顯著。顯然的，正因爲朱谷良底拯救，他不曾放鬆朱谷良了。石華貴必需任何時候都覺得自己是無負於全世界：他是替他底敵意逐漸地找到了理由。他希望再看一看朱谷良底那種使他痛心的撫愛的笑容，他認爲它是虛偽的——，而發出他底轟擊。在短暫的沉默之後，因爲這種企圖，他怪異地笑了起來，把

手平放在桌上，看着朱谷良。

朱谷良，因為意識到自己底優越的世界，對他持着謙讓的態度。

「你想想啊，這個人世是如何的荒涼，飽經風霜的像我這樣的人，是如何的辛酸！」因為敵意的企圖，石華貴以悲傷的，銷沉的，動人的聲音說，雖然這是很奇怪的。這個老練的漂泊者，在這種鬥爭裏，是有着特殊的表現力；於是蔣純祖底想像就被他帶到黑暗的，落着冷雨的曠野上去了。「我是十六歲就離開家鄉，到現在是整整二十年，」石華貴繼續說，手平放在桌上，向蔣純祖淒涼地微笑，「像今天這樣的夜裏，老弟，我就想起我一生裏的所有的事情來了！」他親切地看着蔣純祖。「這樣冷，這樣落雨，這樣荒涼啊！一個人，沒有家，沒有歸宿，沒有朋友，就像影子一樣啊！老弟，年輕的時候，是要奮鬥，要向上的呀！是要不動搖，是要愛護自己，也愛護別人！對於我自己，我是覺得很惋惜的呀！我底大伯向我說：『嚇，這個小子很有才！』那是我十五歲的時候，到處討人喜的呀！但是現在我才看得清楚，人，是要走一條血淋淋的路，是天老爺在冥冥中註定的啊！」他閉嘴，點頭，他底眼睛甜蜜地笑着。他專向蔣純祖說話，好像朱谷良不存在。朱谷良是嚴肅地看着他。「所以，老弟，畢竟說來，我們這些渺小的人是不負責任的！我們是在黑夜里——啊，外面的雨落大了啦！」他停頓。蔣純祖感到一陣寒涼，聽到雨聲，「我們是在黑夜里面啊！」他甜蜜地繼續說，他底這種精力底效果，是完全地感動了蔣純祖。即使是明白了起來，戒備着的

朱谷良，也感到黑夜，風雨，人底淒涼愚昧的一生，而覺得自己是廣漠的大地上的一個盲目的漂泊者了；是那種信仰，使他成爲一個英勇的行進者，但有時他覺得，這種行進，他自己底半生，無非是痛苦的漂泊。而常常的，這種淒涼的胸懷激起了一種熱情，養育了他。

「是的，兄弟們，」石華貴，在那種天才的沉迷里，甜蜜地，柔和地笑着說，以手托腮，「黑夜里面的冷雨，是聽得多麼清楚啊！一滴，又一滴，你覺得你是孤零零的，而你底朋友是漂零在天邊，他們把你忘記了！你是靠什麼活着的呢！人生底創傷啊，你底心是變冷了！到今天爲止，你仍舊是你父母送你到世上來的時候那樣赤裸，那麼，你就赤裸裸地死去，被埋了吧！別人是會在你身上蓋宮殿的！所以我不能算是害人的人啊，要是那回大帥把我送終了的話……」他特別甜蜜，特別鄭重地頓住。蔣純祖迷胡地看着他底漂亮的臉，聽到了門外的風雨聲。

「老兄，你，以爲如何呢？」石華貴柔和地問朱谷良，在他底仰了起來的發光的臉上，是有着顯著的狡猾和感動的混合。

蔣純祖寒戰，好像很吃驚，回頭，親切地看着朱谷良。他希望表示，他總在記着朱谷良，而站在他底一邊的。

「各人的命運，是各人自己負責的，老兄。」朱谷良說，顯然懼怕被感動，露出疲憊的，淡漠的神情，臉打抖。

石華貴看着他凝想了一下，然後站起來，顯然故意地，使椅子翻倒，笑出乾燥的聲音。

「睡吧，老兄。」

「我去解個手。」朱谷良說，開門走出。

石華貴回頭看了一眼，然後躺下，即刻便打起鼾來。蔣純祖悄悄地走出，帶上門，找尋朱谷良在冷雨中跑過曠場。

「朱谷良，你在哪里解手？」他大聲，企圖使石華貴聽見。

「這里，蔣純祖。」朱谷良大聲回答。

朱谷良是蹲在草堆旁邊。他迅速地站了起來，看着蔣純祖。蔣純祖站着不動，眼睛明亮；他底感情，是從各種困難里逃出來幽會的愛人們所有的。冷雨撲打着他們。

朱谷良沉默地站着，顯然興奮了，看着透出燈光來的門縫。他是感到了周圍的深沉的寒冷的黑夜，即刻使沉入這深沉的，寒冷的黑夜；在他胸中是激動着被今天底兇殺和爭鬥所引起的漂泊者底悲壯的感情。

朱谷良在冷雨中靜靜地站着，興奮，悲涼，短促地作着對過去的沉思。於是，像過去很多次一樣，他便看清楚他底道路了。在這個荒涼的黑夜中，懷着辛辣的，悲壯的感情，想到遠方有兄弟們底戰鬥，城市，和燈火，像一切人一樣，朱谷良便脫出了自己底理智的，實際的思想，投到浪漫的，英雄的，強烈的思想里面去，而看清楚了

自己底道路。兇殺和鬥爭是保證了他底信心：朱谷良不再感到這個黑暗的夜是危險的，並不再感到在那間破爛的屋子裡有着他底宿命的仇敵；對於朱谷良，黑夜是變成絕對甯靜的，那種深邃的，廣漠的黑暗，證明了他心中的最高的，最善的感情。

於是他赤腳站石泥水中，以燃燒的目光看着蔣純祖。

蔣純祖，被從悲傷的冥想里驚醒，看着他。而一種狂喜使這個年輕人顫慄起來。

「你以為我是憲兵麼？」朱谷良以輕蔑的，興奮的聲音問。常常的，慣於抑制自己的人，因為悲傷，或者因為過度的狂奮，發作起來，對他們所喜愛的人顯露出他們底弱點，比簡單的人們更赤裸。朱谷良，在長期的抑鬱和不尋常的處境里，發作起來像小孩。

「蔣純祖啊！你知道我是做工的！」他說，善良地笑着。「你是學生：我問你，你對於我們過見的這些事怎麼想法？我問你：你對於那個傢伙剛才說的話有什麼感想？啊！」他問，笑出嘲諷的，愉快的聲音來。

「我覺得他很傷心。」蔣純祖老實地回答。

「是傷心吧！不過要當心這個傷心理！」

蔣純祖崇拜地看着他。

「我覺得，」蔣純祖說，呼吸急迫了，「我覺得，看一個人，要同情，不是，我

說……」他沉默，激動地湧出了眼淚，「朱谷良，你聽我說，我不知道怎樣說是好；我們永遠，不要離開！」他說，依戀而羞恥。

朱谷良感動地沉默着。

「進去吧！」他說，跨過水塘；「蔣純祖，我從前也像你一樣，」他說，在冷風中興奮地回過頭來，「你還是不懂得真正的痛苦啊！」他說，流出眼淚來。

這甜蜜的聲音使蔣純祖哭了。

「是的，我不懂。」他大聲說，蹲在水塘里。

第三章

蔣純祖，像一切具有強暴的，未經琢磨的感情的青年一樣，在感情爆發的時候，覺得自己是雄偉的人物，在實際的人類關係中，或在各種冷淡的，強有力的權威下，却常常軟弱、恐懼、逃避、順從。每一代的青年生長出來，都要在人們稱爲社會秩序的那些牆壁和羅網中做一種強暴的奔突，然後，他們中間底大多數，便順從了，小的一部份，則大的不幸和狂亂的感情而成爲瘋人，或由冷酷的自我意志而找到了自己所渴望的，成爲被當代認爲比瘋人還要危險的激烈人物，散佈在祖先們所建築，子孫們所因襲的那些牆壁和羅網中，指望將來，追求光榮，營着陰暗的生活。大的社會動亂，使得這一代的人們底行進，奔突或摸索成爲較容易的了；他們底光榮的前輩是給他們留下了不少有利的東西。尤其在這片曠野上，蔣純祖便不再遇到人們稱爲社會秩序或處世藝術的那些東西了。但這同時使蔣純祖無法做那種強暴的蹦跳；他所遇到的那

些實際的，奇異的道德和冷淡的，強力的權威，是使他常常地軟弱、恐懼、逃避、順從。在這一片曠野上，在荒涼的，或焚燒了的村落間，人們是可怕地赤裸，超過了這個赤裸着的，感情暴亂的青年，以致於使這個青年想到了社會秩序和生活裏的道德、尊敬，甚至禮節等等底必需。於是這個青年便不再那樣坦白了。

那種自我保存的本能，是使得蔣純祖虛偽起來了，即使對朱谷良也虛偽起來了，因為朱谷良，由於某些願望和需要，決定和石華貴同行，並和石華貴締結了奇奇怪怪的同盟的緣故。對於這一點，蔣純祖是覺得非常痛心。經歷了這樣的變化，蔣純祖便脫開了他底單純的依賴和順從，在朱谷良面前，表露了對石華貴的不滿；在石華貴面前，則表露了對朱谷良的不滿了。單純的人們虛偽起來，是比旁的人們更可怕的，因為他們是他們底目的的堅決的信仰者。爲了替自己底犯罪意識辯護的緣故，蔣純祖在內心就對朱谷良持着反抗的態度了。

因爲蔣純祖底外表是那樣單純，朱谷良便難於發現這些。而因了沉重的苦難的緣故，朱谷良就對蔣純祖異常冷淡。但漸漸地，他便感到這個年青人底心是深不可測的了。在一種奇妙的憎惡裏，他就輕蔑地判斷這個年青人是軟弱、狂熱、卑怯、屬於他所習見的種類。而對於卑怯，他是不能忍受的，他心裏的可怕的創傷便是證明。特別在現在，朱谷良認爲一切都應該理智。假如不是深深的憐恤，在這種頗爲痛苦的內心交戰底支配下，他便要使這個胡塗的青年吃一些苦了。並且在他準備這樣做的時候！

——他是在苦惱中；他從未想到會有和這樣一個年青人勾心鬥角的可能——石華貴對他的銳利的態度又阻止了他。在險惡的石華貴面前，他是本能地必需保護蔣純祖的。

這一羣人，是破爛、狼狽、疲憊而狂熱，掃過每一個村莊，那些村莊是荒涼了，房屋倒塌，街上和空場上有屍體，野狗在奔馳。兵士們是裹着軍氈，被單，以及農人底衣裳，在胸前掛着手榴彈。在每個村莊外面拋擲一棵手榴彈，然後進去搜索食物。這樣地流浪了三天。第四天，他們重新到達江邊——天晴，陽光照耀下的寬闊的，浩盪的江流，給了他們一種光明的、雄壯的感覺——意外地找到了一隻小的木船。

他們把木船底倒塌了的艙棚捆好，沿江邊向上游划行。他們中間，丁興旺是能够划船的。這是一個多話、粗鹵、活潑的年青人；因為失掉了門牙，他底臉上便增加了一種固執的、陰暗的線條，而在這種線條底襯托下，他底眼睛便有着特殊的明亮。蔣純祖知道他曾經做過船夫。蔣純祖並且知道了另外的五個兵士底身世和性情，以後則更知道他們。對於他們，蔣純祖是迫切地、戒備地注意着的。他覺察到了朱谷良對這幾個人的什麼一種企圖，並覺察到石華貴對他們的偏袒和奇怪的態度。

逃亡到這樣的荒野裏，他們這一羣是和世界隔絕了——他們覺得是如此。在最初，他們都以爲很快地便會到達一個地方；雖然不知是什麼地方，却知道那是人類在生括着的，有他們底朋友和希望的地方。在這個共同的希望下，他們結集了起來。但在三天的路程裏，由於荒涼的曠野，並由於他們所做的一切破壞，他們底感覺便有了

變化。他們覺得他們已經完全隔絕了人世；他們是走在可怕的路程上了，不知道自己是从什麼地方來，也不知道要到什麼地方去。唯一知道的，是他們必得生存，而一切東西都可能危害他們底生存。在這種漂流裏，人們底目的，是簡單的，但在各種危害他們，以及他們認為是危害他們的事物面前，尤其是在曖昧的、陰暗的事物面前，各人都企圖使一切事物有利於自己，他們底行為使不再簡單；而他們從那個遙遠的世界上帶來，並想着要把它們帶回到那個遙遠的世界上去的一切內心底東西，一切回憶、信仰、希望，都要在完全的赤裸和無端的驚悸中，經受到嚴重的考驗。在一切人間，朱谷良最明白這種考驗。

好像是，他們是在地獄中盲目地游行，有着地獄的感情。那一切曾經指導過他們的東西，因為無窮的荒野，現在成了無用的。石華貴是失去了他底樂天的、豪放的性情。蔣純祖是失去了他底對善良的自然信念。朱谷良，某些瞬間，在那種無端的驚悸裏，想到他底信仰所寄託的那個親密的人羣是從地面上消失了；並且永遠消失了。人們底回憶模糊了起來；回憶裏的那一切，都好像是不可能的。但他們心中是確實地存在着他們各自底感情，希望，和信仰。是這些感情，希望，和信仰在戰慄。在赤裸荒野中，人們竭力掩護自己，因而更赤裸，經受着嚴重的考驗。

人們是互相結集得更緊，同時互相戒備得更兇。那幾個兵士們，發覺到朱谷良和石華貴之間的陰險的競爭就躊躇了起來。在石華貴底驕橫的統治下——因為朱谷良的

緣故，石華貴統治得更驕橫，表示他底權威是天定的，他是什麼都不怕——兵士們便漸漸地傾向於冷淡的，但溫和的朱谷良了。在那種驕橫裏，石華貴是相當疏忽的；他是常常疏忽的。發現了他底羣衆底這種叛變，他便個別地恐嚇他們，使他們沉默。同時他便使出江湖上的人們所有的老練的手腕來，在一些奇怪的感情和表現裏，使朱谷良知道他是他底朋友。但在這片赤裸的荒野中，他底老練的手腕，是變得幼稚，露骨，一看便明瞭。

在發現木船的前一天，一個兵士病重，跌倒在路上了。大家輕輕地遺棄了他。大家都想到，和這同樣的命運，是在等待着他們每一個人。

木船行走了一天，下午搜索了一個村鎮，他們底財富便增加起來了，有了糧食、酒肉、木柴、棉被，以及鷄鴨。大家都爲這種收穫歡喜，於是在他們之間便有了未曾有過的親善的感情。這種空氣，是和一個家庭裏面所有的空氣相似，而且，在曠野中——這時候，他們底仇敵，是他們以外的企圖危害他們的一切——他們結合得更緊。看到朱谷良對石華貴所表露的那種真實的親善——朱谷良，微笑着，用很低的聲音請石華貴把一床花布被單遞給他，以便使他把艙棚上的破洞塞起來——蔣純祖和年青的兵士們是感到無上的幸福，他們甚至不想隱瞞這種幸福。朱谷良底溫和的、愉快的聲音和石華貴所回答的快樂的大聲，在陰慘的曠野中給予了無比的光明。

黃昏時，木船在荒涼的沙岸旁停泊。天色陰沉。嚴寒，沙岸凍結。江流在不遠的

地方彎屈，江身狹窄起來，水流急喘。沙岸後面是險峻的土坡，上面有大片的雜木林，木船停泊時，有大羣的烏鴉飛過江流，發出輕微的、謹慎的拍翅聲，投到那些高而細瘦的、赤裸着的樹木裏去。

丁興旺抱着木柴到灘上去生火，石華貴不同意，向他咆哮，他發出興奮的笑聲。這個年青的兵士，在興奮中，有了快活的感情，並且豐富地想像到，在這個晚上，什麼是最美好的。他專心，沉靜，生着了火，拍手招喚他底伙伴們。大家躡出艙，立刻感到，在這個晚上，火燄是最美好的。丁興旺又腰站在火旁，以明亮的、含笑的眼睛看着他們。

大家抖索着——顯然是故意抖索着——擁到火旁。火燄明亮，濃烟在無風的空中上昇，寒氣解消。大家輪流地、沉默地飲酒；大家注視着飲酒的人。丁興旺躺下來，兩手托腮，向着火。在大家底沉默中，覺得沉默是讚許，丁興旺開始唱歌。

他用沉靜的、柔和的聲音唱歌。他臉上的那種固執的、陰暗的線條溶解。在歌聲間歇的時候，大家沉默着，他無聲地發笑，他底失落了門牙的嘴甜美如嬰兒。

從各種危險裏暫時解脫，人們寶貴這種休憩。在沉靜中發出來的歌聲保護了人們底安甯的夢境。人們覺得，嚴寒的黑夜是被火燄所焦燥，在周圍低低地飛翔，發出輕微的、輕輕的聲音。歌聲更柔弱，黑夜更輕微，而火燄更振奮。歌聲靜止，火燄落寞，黑夜懷疑地沉默；人們回頭，發現了黑暗的沙灘、土坡、林木、和閃着白光的澗

湧的江流。

歌聲再起來，黑夜底輕微的動作再開始，江流聲遙遠，火燄振奮。人類是孤獨地生活在曠野中；在歌聲中，孤獨的人類企圖找回失去了的，遙遠了的，矇矓了的一切。年青的、嚙嘴的兵士是在沉迷中，他爲大家找回了溫柔、愛撫、感傷、悲涼、失望和希望，他要求相愛，像他曾經愛過，或在想像中曾經愛過的那樣。顯然的，唱什麼歌，是不重要的。朱谷良和蔣純祖，尤其是蔣純祖，是帶着溫暖的、感動的心情聽着那些他們在平常要覺得可笑的、在軍隊中流行的歌曲。他們覺得歌聲是神聖的。他們覺得，在這種歌聲裏，他們底同胞——一切中國人——他們正在受苦、失望、悲憤、反抗——在生活。

「記得呀，在從前，」丁興旺唱。他停頓，無聲地發笑。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他用同樣的夢幻的小聲唱，改變了原來的調子，臉上有嚴肅的、溫柔的表情。

「洪水侵西南，猛獸困東北……太陽空氣水，蔣委員長說它是三寶！」他唱，然後向火燄無聲地發笑

「蔣委員長說它是個寶！」石華貴突然大聲唱，面孔無表情，以致於大家不能明白他是否在譏諷；他是一直在定定地看着火燄的。他從火燄移開眼睛，看着丁興旺，並發出乾燥的、奇怪的笑聲，企圖補充他底譏諷。但他突然沉默，環顧黑夜。

「人生呀，誰不惜青春……一丁興旺未看石華貴，嚴肅地笑着，又改變了曲子，小聲唱。

朱谷良騎在蔣純祖身邊，支着頭，面向火燄，嘴裏在認真地吸着一根草棒，臉上有安寧的、和悅的表情。他把草棒咬成無數節，拾起來再咬；他底全部精神是集中在冥想裏；他底心靈愈深沉，他底咬嚼便愈專心。在石華貴唱出大聲來並且發笑的時侯，他看了石華貴一眼，並露出簡單的微笑。蔣純祖專心地看着火燄，不時擠動，爲了坐得更舒適，更能專心；並不時環顧黑夜。

「可怕啊！」蔣純祖突然大聲歎息。

「你說什麼？」朱谷良抬頭，問。

蔣純祖驚異地看着他，然後看大家，好像問：「我說什麼？」

朱谷良重新看着火，咬着草棒，好像他並未發問。

「好淒涼啊！誰知道我在這裏呢？」蔣純祖想。

「是的，是的，一切爲了將來，一切爲了堅強，一切爲了生活，但是不得不拋棄這些！」朱谷良想，指他剛才所有的溫柔的、感傷的、戀愛的感情。「但是他們在哪裏呢？他們活着沒有呢？我們活着，是的，完全都活着，永遠生長的！但是，誰是最忠實的？過去究竟誰有罪過？誰不錯？我們多麼容易錯啊！」他努力咬斷重疊的草棒。

「人生有時候多灰暗，多淒涼啊！……但是，哪個是最忠實的？」他想，有了輕蔑

的微笑，磨動下頷。朱谷良是常常爲了擺脫人生裏的較爲柔和的感情，成爲一個冷酷無情的、英勇的人物而工作。但他底經驗常常證明這是不可能的。對最高的命令的絕對的服從，使他祇能在這種方式——他認爲這些感情都是有害的，必需消滅——里認識這些感情。

現在，在這種憂傷中，在這種爲他所必需的失敗的、悲涼的心情中，朱谷良，在想起自己底身世、愛情、以及毀滅了的家庭來的時候，就發起狠來，想到誰是最忠實的。他清清楚楚地看見，他是最忠實的。

朱谷良突然翻身，坐了起來，嚴厲地皺眉，伸手向火。石華貴翹腳靠近火，含着挑弄的微笑看着他。在那個突然的歌唱和笑聲之後，石華貴感到一些狼狽；隨即他就不再感到歌聲，而沉思了起來。他是很疏忽的——他是過於相信自己——但假若想到什麼，便即刻實行。這個人，在那種粗野中，是有一種無畏的精神。做一件俠義的事，和做一件卑劣的事，他是同樣無畏的。

他想到，改變了伙伴們的對他的態度的，是朱谷良；而最能打擊朱谷良的，是侮辱蔣純祖。他底思想就是這樣簡單；但在這個思想里，他是瞥見了他底在曠野上的英雄的統治的。在這種感動里，他親切地掃了伙伴們一眼，而向朱谷良發出那種厚重的、無聲的、親密而又威脅的笑。他伸腿向火，笑着。朱谷良在沉思中迅速地瞥了他一眼。

李榮光，很簡單地因爲人多的緣故，不再懼怕朱谷良。石華貴最近和笑客，是糾了他一種啓示。他凝視石華貴很久，然後單純地發笑，擠他身邊的丘根回，這是一個年歲較大的，善於保護自己的兵士。

「不要擠！」丘根回說，因爲痛恨李榮光底對目前的情境的無知，激怒地望着李榮光，露出牙齒。

「龜兒子嘞，你看我底腿！」李榮光快樂地說，吃力地掙出腿來，然後快樂地伏到了丁興旺底肩上去。

有尖利的，單薄的冷風從江面襲來，輕輕地吹撲火燄。冷風底短促的撲擊後，江流聲增大，好像在遙遠的地方，有野獸在呼號。丁興旺陰鬱地凝視着火燄，未改變陰鬱的表情，重新開始唱歌。

「老兄！」石華貴向朱谷良說，收斂了那個無聲的，有力的，喘息般的強笑，露出快樂的微笑。「我和你商量一件事呢，老兄……不要唱！」他憤怒地向丁興旺說。

丁興旺沉默，托腮，看着他，露出陰鬱的，執拗的，悲苦的表情。那些可怕的皺紋在他底癩嘴底周圍出現。

朱谷良看着石華貴。蔣純祖替朱谷良耽心，皺着眉頭坐了起來，以一種畏懼的眼光看着掛在石華貴胸前的那枚手榴彈。大家看着石華貴。尖利的，輕悄的江風吹撲火燄。

丘根固投柴到火里去，爲了不妨礙石華貴，動作得很輕。他是竭力地露出對目前的事態的不關心來；顯然的，他是在激動着。

石華貴環顧黑夜。

「老兄，我們做一個商量如何？」石華貴矜持地大聲說，「既然是朋友，你有兩隻槍，給我一隻吧！」

朱谷良底醜陋的、無表情的臉變化了。他露出強烈的、戰慄的表情，臉打抖，笑出尖銳的、奇怪的聲音，瞥了石華貴一眼，掏出一隻手槍。

他底對石華貴的一瞥，是令人戰慄的。顯然這里不是交出手槍與否的問題；顯然的，這里是一個正直的人堅持到底以求光榮或屈服而墮入羞辱底可怕의深淵的問題。朱谷良，在那種尖銳的、激動的笑聲中，掏出了一隻手槍，毫未想到這隻槍是可以殺却他底敵人的，在短促的迷茫中，把這隻槍拋了過去。

他做了一個豪邁的動作，以圖補救。

石華貴快樂地、喘息似地笑着，撫摩手槍，打開槍膛，倒出子彈來。朱谷良冷酷地看着他。蔣純祖，明白地看出朱谷良底激動，以爲戰爭要爆發的，現在感到極端的同情，看着朱谷良。蔣純祖毫未覺察到，自己底處境，大聲歎息。

石華貴迅速地、可怕地瞥了蔣純祖一眼。被石華貴底眼光提醒，朱谷良看着蔣純祖。這個年青人底激動的、擾亂的、逃避的表情喚起了他底憐恤，他伸手向火，安靜

地微笑着。

「老兄，我够朋友吧。」他說，安靜地微笑着。

「當然：你有幾顆子彈！」石華貴大聲說。「怎麼這里祇一顆？」

「我也祇有一顆。……我們兩個人一共祇有兩顆，要仔細地用啊！」朱谷良清楚地，有力地低聲說，在那種強大的自制里向火燄微笑。這是從羞辱底深淵中站了起來——那種清楚的憐恤使他站了起來——而發出來的復仇的宣言。石華貴，滿足地快樂地發笑。

朱谷良輕輕地站了起來，凝視着閃着鈍重的、白光的、浩盪的江流。

朱谷良最先回船去。風從空中吹來，強勁而疾速。曠野中有唸嘯的聲音，火燄暗澹，人們在寒冷和恐懼中戰慄着。大家回船，但石華貴陰鬱地站在火邊。

那些燃燒着的木柴和灰燼被疾風掃開，在沙灘上疾速地滾動，直到遠處。石華貴披着軍氈站着；這個曠野中的英雄，被剛才的小的勝利刺激，有着陰鬱的、險惡的思想。

蔣純祖在大家完全上船後留在灘邊小使，回頭看着在沙灘上滾動的火燄，而在震嚇中，看見披着軍氈的石華貴底可怕形體向他走來。石華貴走到他底面前，他恐怖地，沉默地看着他。狂風在曠野中怒吼。

「跟我來！」石華貴險惡地說，拍他底肩膀，向沙灘中央走去。

蔣純祖，好像鐵針被磁力吸引一樣，在狂風中踉蹌，跟着這個可怕的形體。那條很長的軍氈是在他面前不遠的地方在狂風中飄動着。

「我完了！」蔣純祖流淚，想，「告別啊，一切親愛的人，還有不幸的中國！」

「學生！」石華貴站下，看着他，說。「你怎麼會跟着那個傢伙走的？」

「我們在路上遇着的。」蔣純祖可憐地回答。

「你知道他是什麼人？」

「我不知道。」

「嚇！你知道我麼？」

「我：我不知道；同志，我知道你是一位中國底軍人，中國在危險，：我尊敬你們！」蔣純祖，在那種迫切的熱情里，說，企圖表現自己底善良，而以偉大的，悲苦的中國感動這位曠野中的英雄。「我對你和對他全是一樣的，我還更尊敬你，因為你為中國受了這麼多的苦，你那天晚上自己說的：中國是在危險，我知道我自己沒有價值，但是你，同志啊！」蔣純祖哽住，呼吸頻促，看着石華貴。

「算了吧！」石華貴冷笑。「真是學生！學生！」他輕蔑地說。「快把你身上的東西交出來！」

「我有救了！」蔣純祖想，信仰着祖國底熱情底結果。他摸出所有的錢和那隻包

得很密的金戒指來，這是蔣淑珍在那個最後的瞬間交給他的。

「沒有了嗎？」

「真的，你搜，同志。」蔣純祖安靜地回答。

「好的，這才是學生！」石華貴發笑。

「我是在試探你，老實說，要是你告訴朱谷良，我就要你的命！」石華貴狠惡地說。

朱谷良回艙後，就裹緊棉被，躺到自己底位置上去，憂鬱地思索起來。漸漸地，朱谷良有了一種悲涼的情緒。朱谷良，未注意到進艙的兵士們，聽着呼吼的寒風，想着夜里一定要落雪。這個思想是很簡單的，然而悲涼：雪，是落在曠野中，他，朱谷良，已離開了他在哪里經受過勞苦，犧牲，衰亡，以及光榮的那個城市。於是，像常有 的情形一樣，挫折和失敗攜來了那種甜美的，親切的憂傷，指導着人們底生活的那種理想，那種光明，便從陰沉的雲霧中親切地透露出來了，撫慰那些創傷，使創傷獲得光榮。朱谷良是柔和地進入了這個懷抱，以他底明亮的，凝靜的眼睛注視着黑暗。小的木船在寒風中猛烈地搖盪着。

但他突然想到蔣純祖不在身邊。他迅速地坐了起來，從衣袋里摸出火柴，劃了一根。兵士們從他們各自底位置里懷疑地看着火柴。火柴尚未熄滅，石華貴掀開了艙口的布蓬，而從他底身邊，蔣純祖帶着悲苦的表情躡了進來，蔣純祖向亮光冷淡地看了一眼。

石華貴懷疑地威脅地看着朱谷良。

「下雪了嗎？」朱谷良冷淡地問，拋開火柴。

「下雪了！」蔣純祖用冰冷的聲音回答。在他底對自己的感動里，他對石華貴和朱谷良同樣嫉恨。

「是了，是這樣！這是我們底路！」朱谷良，憤怒地想——對石華貴和蔣純祖同樣憤怒——睡了下去，在黑暗中睡着眼睛，感到風暴是猛烈地在他底身上撲擊。

二

因為落雪的緣故，木船走得很慢，而且午後便停止。大家在船內設法生了火，坐着打盹睡。朱谷良撩開布篷，看見了迷茫的曠野。大家都焦灼，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孤獨；人們是看不見這個途程底終點了。年輕的人們，是特別焦灼的。蔣純祖懷着對目前的一切的頑強的敵意，想着自己底過去，而尋求驕傲和安慰。這種虛榮的驕傲，在蔣純祖這樣的年青人，是一種絕對的需要，由此他對目前的一切懷着敵意，丁興旺，在大家不注意的時候，輕輕地撩開布篷，走了出去。

那種對自己底命運的痛苦焦灼使丁興旺走了出去。他悲傷地覺得自己是孤獨的，企圖到落雪的曠野中去尋求安慰，或更燃燒這種悲傷的渴望。落雪的曠野，對於

自覺孤獨、恐懼孤獨的年青人是一種誘惑，這些年青人，是企圖把自己底孤獨推到一個更大的孤獨里去，而獲得安慰，獲得對人世底命運的澈底的認識的。丁興旺是有着感情底才能的，習於從一些歌曲和一些柔和的玩具里感覺，並把握這個世界；這樣的人，是有一種謙和，同時有一種奇怪的驕傲。在痛苦的生活里，這種感情底閃光是安慰了他，但同時，這種感情便使他從未想到去做一種正直的人生經營。他是從他底家鄉底那個優美而豐富的湖泊，從他底隨隨便便地生活着的父親和幾個善於遊樂的年青的朋友們得到這種教養的，他是非常的懶惰，不慣於這幾個月來的兵營生活。這樣的年輕人，在逞強的熱情消磨掉了以後，是恐懼着這個戰亂的世界，而有深的憂傷。失去了的那個湖泊，那個家庭，以及那些朋友們，是使他頑強地感到自己是人世底一個漂零者。初入伍的時候從那個班長所挨的那一頓毒打是使他失去了門牙；而從此，他便有了那種滯澀的、執拗的、陰暗的表情了。在這個戰亂里，丁興旺也是一個初生的青年，由於各種原因，他便失去了那種企圖在這個世界上佔一個位置的意志了。他是確定他在這個世界上祇是一個被凌辱的漂零者，他是渴望回到那個湖泊里去。由於這種銷沉和耽溺，丁興旺便不能尊重這個世界，不能考驗自己底感情。這個人，是軟弱地處在各種衝動中，而順從自己底感情的。他在這一羣里面的位置，是很明白的；他看出來他是被當做一個犧牲者，因此他執拗地拒絕了從任何一方來的親善。他是能唱很憂傷，很甜美的歌。

因此，這個年青人，便在這片落着雪的、迷茫的、靜悄悄的曠野上，穿着奇奇怪怪的破衣，慢慢地行走，露出孤獨者底姿態來。他在沙灘上慢慢地走過去，望着前面的地面，聽着他在積雪上所踩出來的清脆的聲音。這種聲音給他一種娛樂，在寒風里，他底身體發燒。

他攏着衣袖。他是用他底執拗的、陰暗的眼睛望着面前的潔白的地面。在這種散步里，他覺得，在這個世界上，他是被安慰了；他是什麼也沒有的，但除了他心中的那個蒙着雪的故鄉底村莊和湖泊以外他也再無需要。他想到，現在正是快要過年的時候，在故鄉底蒙着雪的村莊里，有喜悅的鞭炮聲；在積雪上面，是漂浮着暗藍色的煙霧；在街道上，有小孩們底尖銳的、喜悅的叫聲。這種回憶和目前的各種意識相糾纏，使他戰慄了一下；他站住，望着前面的覆雪的亂石，收斂了他底溫柔的、夢幻的笑容。

他長聲歎息，搖頭，繼續行走。在沉寂的曠野上，雪悄悄地、迷茫地降落。一個年老的女人艱難地下走土坡，站住環視，然後向丁興旺走來；但突然又轉身逃跑。顯然的，無論她怎樣希望援助，她害怕兵士。丁興旺，被這曠野上的唯一的人類觸動，和這個年老的女人相比，意識到自己底權威，沒有想到要做什麼，憤怒地吼叫了一聲。

那個老女人站住了；竭力鎮定，以那種懷疑的、戒備的眼光看着他。一條藍色的大布巾包住了她底頭部，從藍布巾底環繞里，她底特別明亮的眼睛和尖削的、頑強的

嘴——她是在用她底全部力量和敵對着她的這個世界做着生死存亡的鬥爭——刺眼地顯露了出來。

這個老女人，是從附近的村莊出來的，爲了尋找她底失踪了兩天的兒子——
「你跑什麼？」丁興旺憤怒地問。他意識到，這個老女人底逃跑，是觸犯了他底尊嚴。在這種意識下，這個軟弱的青年便明白了他底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而企圖嚐試一下那種權威了。特別是弱小的人們，由於生存的渴望——沒有或種權威，人們是感不到自己底生存的——喜歡欺凌那些比自己更爲弱小的人們。在這句問話下，丁興旺就強烈地顫慄起來；爲了抑制自己，他撩開衣服，做出英勇的姿勢。並且他露出那種冷笑，顯然的，他毫未想到在他面前的是怎樣的一種對象：在權威底發作里，這是無關的。

老女人凝視着他，突然握緊右手擊打左手心，發出一串訴苦的，然而激烈的聲音來。她說得很詳細；年老的女人們，想像不到和自己底世界相異的世界底情況，她們是生活得太固定了——有着激燥的感情，是喜歡詳細地描述的。丁興旺，由於本性底軟弱，開始去聽她，但即刻便意識到這種行爲是和權威底原則相衝突的。

「我問你，你跑什麼？」他露出憤怒來，尖聲地問。在這個地面上尋找生存，人們是陷到這種可悲的羅網里去了。丁興旺是憤怒地，蠻橫地喘息着。這個老女人也愛她底故鄉和親人，在現在他是決不會想到的。那種可憐的精神需要，是驅使着他拿贖

野中的這個唯一的弱者來當作犧牲了。

「我找我底兒子呀！先生！」老女人投出可怕的眼光，拍着拳頭，激躁地叫。
丁興旺，不知道怎樣做才好，並意識到自己是對的，有了暫時的苦惱。雪密密地，悄悄地降落。

「我不管你底兒子不兒子！」丁興旺大聲說，確定了沒有別人會看見他，並確定了，在這片曠野上，是沒有道德，沒有對與錯的。他決定劫掠這個老女人，於是他重新強烈地顫慄起來了；而這種痛苦的顫慄使他無疑地相信是這個老女人侮辱了他。
「她居然以為我會搶她！混帳東西！」他，這個準備搶劫的人，想，雖然這是很奇怪的。他底臉蒼白，那種顫慄是那樣的強烈，以致於他說不出話來了，於是他更確定是這個老女人侮辱了他。

「我是強盜！我是強盜！」他瘋狂地想，於是他能說說話。
那個老女人，在繁密的雪花下站着不動，以老年的女人所特有的精靈的、明亮的眼光看着他。

「把你底錢拿出來！」丁興旺，這個強盜底學徒，冷酷地說。

老女人底臉上起了一陣顫慄。她底眼光是可怕的。但立刻她諂媚地、哀求地笑起來了。

「先生……」她說。

「混蛋！」

「先生……我是窮人呀！先生，我給你一塊錢。」她說，於是從懷裏摸出一個布包來，以媚悅的笑臉爲防禦從很多破爛的紙裏取出了一塊錢。

丁興旺，被她底媚悅的笑臉騙倒了，癡癡地接住了這一塊錢。但在老女人乘機向亂石堆逃跑的時候，他底心便強烈地刺痛了起來；他是沒有得到權威，反而蒙受羞辱了。於是他叫喊了一聲，追趕起來。老女人繞過亂石，盲目地向江邊逃跑。

「先生，救命呀！」她突然喊，顯然看見了另外的人。

「我要打死她！」丁興旺狂怒地想，跳過石塊。但立刻站住，看見了向這邊走來的兩個荷着步槍的兵士。江畔有一隻小船，在船頭上，站着一個披着深黑色斗蓬的，高瘦的軍官，冷酷地向這邊看着。

丁興旺恐怖了。於是轉身逃跑。但在一個強大的喊聲下站住。

這隻小船載着一位從前線撤還下來的團長，他是從殘酷的戰爭中偶然地生還的。他是下了爲軍人底光榮戰死的大的決心的。這樣的一個偶然生還的人，他底生命，是在一種嚴厲中感覺着他底國家底一切；感到他就是他底國家。所以，在目前的這一片曠野中，他感到他就是主人。在精神上，他是有着無限的正義，無限的權力。

在他底正義感裏，他是冷酷而憤怒。他底兵士把丁興旺押到他底面前來。他不看丁興旺，他用一種抑制的低聲吩咐老女人說話。他底這種簡單的表现，就是他底莊嚴

的祖國底表現。莊嚴的祖國，是露出了一種愛護民衆的崇高的神情來了，雖然它總是遺忘，並欺凌他們。

老女人機敏地在雪地上跪了下來，開始啼哭，控訴兵士行劫。丁興旺恐怖地顫慄着，感覺到這個跪在雪地上的，是一個可怕的、冷心腸的動物。

丁興旺開始流淚，昏迷地看着這個冷心腸的動物，於是突然地他開始說話了。

「老太太！老太太！你沒有聽清楚我呀！……我不是要你給我這一塊錢！——丁興旺大聲囔囔，把一塊錢拋到地上。——你這樣說，我是終生要恨你啊！你想想你是找你底兒子的啊！」

「不，不，老爺！他搶我！」老女人堅決地說。

丁興旺，在恐怖的、悲痛的心中咒咒這個冷酷的動物。

「說完了嗎？」那個團長冷淡地問，聲音打抖。

老女人沉默。團長，看出了老女人底對於丁興旺底悲痛的冷酷，露出了一個幾乎不可覺察的冷笑。團長凝視雪上的紙幣。

「撿起來！」

老女人把紙幣撿了起來，而以一种從夢中醒來的疑惑的神情看了團長和丁興旺一眼。而在團長以閃電般的眼光看了丁興旺一眼，在那種直訴他底祖國的正義的、莊嚴的感情裏抬起蒼白的臉孔來的時候，她就又跪了下來。

「老爺，你饒了他……」

「老媽媽！你是我底恩人啊！」丁興旺哭着大聲叫，而從這個老女人底面孔，衣服，和動作，感到那種悲痛的愛情，感到她是仁慈、憐憫，是他，丁興旺底母親了。

「你，一個中國底兵士，有話說嗎？」團長冷淡地問，擦開斗蓬。

「官長，我是好人家底兒女啊！」丁興旺跪下來，哭着說。

團長笑了一笑。

「你是一個中國底軍人嗎？」他以打顫的聲音問。

「有話說嗎？」他問，然後看着他底兵士們，命令他們瞭解怎樣才能是一個中國底軍人。

「饒命……啊！媽媽，你說話，你救我，我底媽媽啊！」

「槍決。」團長，在短促地凝視了丁興旺之後，向他底兵士們做了一個簡單的手勢，說。

丁興旺瘋狂地、恐怖地叫了一聲，站了起來，在短促的寂靜中迷亂地環顧周圍。想到了他底伙伴們，他就又叫了一聲，響澈曠野。

又是短促的、絕對的寂靜。雪花在江上密密地降落。

「我多麼可憐！」丁興旺柔弱地想，覺得那個闊臉的兵士抓得他太不舒適，從手臂上推開了這個兵士底手。他底脚在機械地互相摩擦，好像企圖得到溫暖。他以呆鈍

的眼睛凝視曠野。在生命底最後，他是整個地凝聚了起來，在大的迷惑中尋找什麼一種重要的東西，而企圖把它從人世帶走。一個大的轟響在他腦後暴發的時候，他重新想到求救。他倒下，撲在雪地上，抽搐着，而他底汹涌的鮮血浸漬了積雪。

是絕對的寂靜，雪花在江上飄落。那個團長，祖國底代表者，冷酷地看着抽搐着的丁興旺。那兩個兵士，持着槍，無表情地站着，對於目前的這一切，他們不願有任何判斷。那個老女人站在癡呆中。

「中國不需要這種敗類……」那個團長說，奇異地笑着，顯然地是在替自己辯護。並且顯然因為他覺得他底兵士們看出了他底不安，他才說出了這個辯護，然後他以一種異常冷淡的、幾乎是敵視的眼光看那個老女人。

「看見了吧！」他冷酷地說。「不要專門責備當兵的，你們自己也要負責！」他說。

那個老女人看了他一眼，不敢說什麼，悄悄地、速迅地在大雪中走開去了。

「不過是一塊錢啊！祇是一塊錢！該死！我是有兒子底人啊！」她突然站住，小孩般哭出聲音來。然後她恐怖地看了手裏的那一塊錢一眼。她拼命抖擻手臂，好像抖掉什麼發燙的東西，把那一張紙幣丟在雪上。

丁興旺底那一聲可怕的叫喊和隨後的那個在曠野中孤獨地震響的銳利的槍聲，驚

動了棲息在木船上的人們。他們同時抬頭，諦聽，同時站了起來，未說任何話，湧出木船。

他們站在一起，站在大雪中，注視遠處。那些孤獨的、焦灼的、彼此懷着厭惡的個人是在仇敵出現的時候團結起來了。這個仇敵是殺害了他們底伙伴，威脅着他們底生存的。他們站在一起，好像兄弟，在短促的，絕對的沉默中凝視遠處。他們是祇有七個人，但他們覺得他們是強大的存在。在這種結合中，光榮的意識使每一個人露出了英勇的神情，企圖第一個做那種英勇的行動。

被殺害的是誰，是不重要的：被殺害的，是他們底血肉底一部分。但在光榮的嬰孩中，他們却需要表露自己底對這個被殺害者的深切的感情，而作為一種高貴的動機。

「丁興旺！」石華貴短促地說，站着不動。

對伙伴的友情是在對敵人的仇恨之先爆發。丁興旺，是年青、誠實、會划船，在那樣的晚上，會唱歌的。友情裏面，有着幸福的、動人的競爭。丘根固面孔顫慄，在那種極其悲苦的表現中，解下了他底手榴彈。大家看他；凝視前面，感到光榮。

李榮光、劉繼成和張述清同時解下了手榴彈。石華貴開始奔跑了。朱谷良，在強烈的感情下，不理會自己底理智底某種反抗，開始奔跑了。這一羣人在大雪中疾迅地奔跑了過去。蔣純祖跟着奔跑，但在槍響時驚駭地站住，明白自己沒有武器。他想

到，假若有武器，他便一定不會落後，他是有着那樣的熱情，他不能失去那種光榮——在雪上伏倒。他失望地看見，在他底奔跑着的伙伴們中間，有一個人倒了下來。假若是他，他便必不會倒下來，他想。

「多麼緊張啊！」蔣純祖在雪中顫慄，想，「多麼意外，多麼特別的時間啊！要是我有一隻槍，就什麼問題也沒有！而三個人是多麼容易消滅！」他興奮地，狂妄地想。因自己和那些爲了替伙伴復仇而奔跑着的英雄們有着無上的友情而感到光榮和幸福。面前的殘酷的戰鬥，對於他，是美麗的，迷人的圖景。他顫慄着——開始在雪中向前爬行。一顆槍彈銳聲飛過，他驚異地盼顧。他看見他底那些英雄們奔近了亂石灘，而一些碎石在亂石中間噴到空中。他笑出狂喜的聲音，顫慄着，重新伏倒。

他看見他底那些擺脫了披在身上的軍氈或被單的，穿着單薄的破衣的英雄們。迅速地衝進了亂石灘。他看見有碎石從地面噴起，並聽見了爆炸聲。落雪的曠野中的強大的爆炸聲給了他以狂喜的、興奮的印象。年青人，被友情和光榮底需求支持着，不明瞭世界，是有着這種奇異的、狂妄的心情。他覺得他們是勝利了，他希望這勝利永不結束。

「要是我能夠爲你們而死去啊！」蔣純祖，在雪中顫慄，想。

但曠野寂靜了。蔣純祖不再看得見他底榮耀的英雄們；他們是被亂石遮住了。天色灰暗，大雪悄悄地落在曠野中。蔣純祖驚愕地感到大雪是悄悄地落在曠野中。

他站了起來，看見了在面前不遠的地方躺着李榮光底屍體。他懷疑地走了兩步，而一聲短促的、輕脆的槍聲使他站住。在迷茫的大雪中，面前是屍體，這一聲短促的、輕脆的槍聲他永遠記得。

朱谷良底心裏是有着理智的反抗，因為他覺得自己不應該不明瞭敵人是誰便去行動。但他底團體底那種強大的力量使他明白了敵人是誰。他是荷着他底理智所給他的深沉的痛苦和大家一路向前奔跑，而完成了他底行爲。

李榮光被那個團長底兵士射倒的那個瞬間，一種強大的敵愾在他們中間發生了，他們疾速地向前奔跑，明白自己必會勝利。在這個瞬間，朱谷良是突然地脫出了他底理智所加給他的重荷，而感到一種甜美的友情，這是他從未在這一羣人中間感到過的。他覺得他底任務是從盲目中拯救他底伙伴們，從仇恨中拯救他底敵人們，不管這敵人是誰。他是有了一種悲憫，覺得這個戰爭是不需要的；在他底強大的激動中，他覺得，這個世界是必定可以爲和諧與光明所統治。是他底團體底那種團結和友情底表現使他覺得這個世界必可爲和諧與光明所統治。因此他猛烈地向前奔跑。石華貴底第一顆手榴彈是把那個團長底唯一的兩個兵士炸碎了。朱谷良和石華貴一同奔進亂石堆。那個團長，看見了自己底失敗，鎮定地從石塊後面站了起來，握着手槍，以凜冽的神情暴露在他底仇敵們，他底祖國底仇敵們面前。迅速地看見了這個，尊敬的感情便來

到朱谷良心中。朱谷良站下，於是石華貴站下。

那個團長，站在亂石中間，在迷茫的雪花中冷酷地凝視着他底敵人們。朱谷良是握緊了他底手槍的，但不知爲什麼他覺得他不能射擊；而假如這個凜冽的軍官向他射擊，他不能反抗；而他所得到的死亡將是他所希望的那種英勇的獻身，雖然他從未想到他會在這種樣式裏作他底英勇的獻身。朱谷良和平而安靜，握着手槍看着團長。

石華貴向前走了一步，但團長底嚴厲的吼聲使他站住。

「放下你們底槍！」團長以嚴厲的、激越的聲音叫。「你們，你們也是中國底軍人？」

常常是，在這個以槍枝相對的嚴重的瞬間，誰先開口說話，誰便被擊中；說話是常常解除了仇敵那一面底那種沉重的凝靜，使他意識到必要的動作的。但這個團長說話了，而石華貴並未開槍。朱谷良覺得，他是遇到一種神聖的東西了。

「也許我會被他打死，但是這是很簡單的！」朱谷良想，「這個軍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我們底信仰是神聖的！」

「放下你們底槍！」團長厲聲叫。

朱谷良偶然地瞥見了石華貴底臉上底惶惑的神情，被這神情所驚動，想到石華貴是已經被征服了。在一種快意底下，朱谷良對石華貴同情起來，想到要解救他。但朱谷良仍然站在那種可怕的緊張中。伙伴們分散地站在他們後面。天色昏暗，大雪迷

茫。

團長第三次命令他們放下武器。他站着不動，堅定地握着槍，相信正義必會勝利。

「是的，他能做到的，我已經做到了！」在團長吼叫的時候，朱谷良想。朱谷良，覺得他是已經向那件神聖的東西頂禮過了，而事實證明了他是同樣的神聖。於是，對於伙伴們底同情，和那種大的驕傲，使他，朱谷良在團長嚴厲地命令的時候做了一個簡單的、必要的動作。這就是蔣純祖所聽見的那一聲短促的、輕脆的槍聲。

團長倒到石塊上去，做着慘痛的掙扎。石華貴奔上前，迅速地踢落了他底手槍。

「你們！對不住中國啊！」這個臨死的軍人慘痛地叫，撲倒在雪地上了。

朱谷良垂着手，眼裏有異樣的光輝，看着這個臨死的軍人：他是已經和他較量過了；在這片落雪的曠野上，朱谷良是實現了他底人格了。但這個慘痛的、臨終的、作爲一種高貴的遺囑的叫聲使朱谷良有了眼淚，嘴邊露出悽慘的笑容來。

石華貴檢查了那隻手槍，發現沒有子彈，疑惑地看着倒在雪地上的團長。

「你弄什麼？」朱谷良厭惡地問。

「他沒有子彈，我也沒有子彈。」石華貴惶惑地笑着說，走近來。

石華貴注意到，聽見了他底話，朱谷良底灰白的臉打抖，淚水流在面頰上。

「老兄，人已經死了！」石華貴輕蔑地笑着說。

朱谷良看了他一眼，然後環顧迷茫的、灰暗的曠野。朱谷良，不知爲了什麼緣故，感到自己在人世是孤單的。朱谷良以憐恤的目光凝視站在亂石和屍體中間的兵士們。蔣純祖帶着迷亂的、驚愕的神情走近來，朱谷良憐恤地凝視着蔣純祖。

蔣純祖，在驚愕中，以一種黯澹的、悲傷的視線看着朱谷良。不知自己爲什麼，蔣純祖流淚了。

「李榮光死了！」他說，攤開手，手上有血污。顯然他在迷亂中染了李榮光底血污。

蔣純祖含淚看了團長和兵士們底屍體，然後凝視江岸上的丁興旺底屍體。兵士們在迷茫的大雪中環顧，他們，對於目前的這一切，不願有任何判斷。巨根固底眼睛是特殊地明亮，蔣純祖覺得它嚴厲。石華貴想說什麼，但又抑住。矮小的、瘦削的朱谷良站着不動。

朱谷良靜靜地、夢幻般地開始行走。大家走動，跨過屍體、彈穴、和亂石，走到荒涼的、寬闊的沙灘上。在絕對的寂靜中，大雪從灰暗的天幕飛落。

他們在雪中靜悄悄地、沉重地行走，重新裹起了他們底破爛的軍氈和被單。他們樂於記起，向這個戰場出發的時候，他們是團結於空前的友愛精神和光榮底感情中的。他們樂於記起那種獻身的勇敢和強大的激動，並樂於記起，在大雪中，那個臨終的軍人底慘痛的呼號。

他們現在是頹喪、沉重，在大雪的、昏暗的曠野中，好像囚徒。他們從未想到，在這一片曠野中，會有這樣的生活。他們是和人世隔絕了，這種生活給他們加上了沉重的鎖鍊。

三

第二天，在大的恐懼中，他們拋棄了那隻小的木船。他們拋棄了他們底家，拋棄了他們艱苦地經營起來的一切，拋棄了棉被、酒食、木柴、以及雞鴨，疾速地離開了江岸。各種戒備和敵意又在他們中間發生，他們都覺得自己是特殊地孤單的。

曠野舖着積雪，莊嚴的白色直到天邊。林木、莊院、村落都荒涼，在道路上他們從雪中所踩出的足印，是最初的。曠野深處，積雪上印着野獸們底清晰的、精緻的、花朵般的足印。林木覆蓋着雪，顯出斑駁的黑色來。澈夜嚴寒，黎明時雪止了，在寒冷的、透明的空氣中，有酸苦的、清淡的氣息。小的疾風在各處捲起積雪來，雪塊從彎屈的樹枝落下，隨處可以聽見那稱沉靜的、深沉的墜落聲。

人們底臉孔和四肢都凍得發腫。腳上的凍瘡和創痕是最大的痛苦。在恐懼和失望中所經過的那些沉默的村莊、邱陵、河流，人們永遠記得。人們不再感到它們是村莊、邱陵、河流，人們覺得，他們是被天意安排在毀滅的道路上的可怕的符號。人們

常常覺得自己必會在這座村落，或這條河流後面滅亡。不知怎樣，蔣純祖忽然懼怕起那些彎曲的、水草叢生的、凍結的小河來，他覺得每一條河都向他說，他必會在渡河之後滅亡。朱谷良相信，在那些荒涼的、貧弱的、發散着腐蝕的氣味的林木後面，他便必會遇到他底艱辛的生命底終點。朱谷良是在心里準備着穿過林木。人們底變得微弱的理智，不能和這些林木和小河相抗。假若曠野底道路是無窮，那麼人們底生命便渺小而無常。

人們是在心里準備着渡過河流和穿過林木。石華貴嚴肅地想到，他是曾經幾乎被張大帥槍斃；無數的槍彈曾經穿過他底頭項，他是不該期待比那條河流後面的毀滅更好的終點的。丘根固，這個笨拙的、沉默的兵士，這個在和平的歲月，是一個嚴刻的兄長的人，是抱負着人們在荒涼的農村里常常遇到的那種虛無的感情，而一面用一種兵士底態度冷淡地想到他底窮苦的家。那兩個年青人，劉繼成和張述清，是在一種迷胡中想到死去是不可避免的，而悽迷地在想像中逃入他們底親人底懷抱。蔣純祖，同樣地逃入了他底親人底懷抱，但同時想着，在這個世界上，他是再不能得到愛情和光榮了。人們是帶着各自底思想奔向他們所想像的那個終點。這個終點，是迫近來了；又迫近來了；於是人們可怕地希望他迫近來。曠野是莊嚴地覆蓋着積雪。

下午，他們在一個村莊里歇息了下來。被房屋和狗吠聲振作起來的石華貴領導着兵士們去尋覓食物，留下朱谷良和蔣純祖坐在一家門前的台階上。朱谷良，仍然有曠

野中的那些思想，縮着身體坐在台階上，凝視着空中。

「你不餓嗎？」蔣純祖問。蔣純祖希望被安慰。

朱谷良看了他一眼，未回答。蔣純祖輕輕地嘆息。

「我甯願在這種荒涼中死去……我想到，我，我，」蔣純祖啞聲說，突然辛辣地哭出來。朱谷良以冷淡的、疲倦的、幽暗的眼睛看着他，他哽咽，蒙住臉。他底肩膀抽搐。朱谷良，在惡劣的心情中，被蔣純祖激怒。因為蔣純祖把那種絕望露骨地表露了出來，朱谷良——他已經和這種絕望堅持到最後——可怕地激怒了，露出猙獰的表情。

「無恥的東西！」朱谷良銳聲咀咒。蔣純祖沉默，站起來，疾速地走到空場中央站住。

「你有什麼價值！愚蠢的、麻木的東西！」蔣純祖憤怒地想，像一切青年一樣，迅速地有了雄壯的、無畏的思想。「你這樣對待我，我必定這樣對待你！你總是傷害我底心，我必定千百倍地傷害你底心，在我底將來！」蔣純祖想，露出了冷笑。

朱谷良看着蔣純祖，覺得自己有錯；不了解這種感情為什麼發生，有了苦惱。

「剛才我想，無論如何，人生是渺茫的，我們既不能明白自己，又不能明白我們底朋友，更不能明白誰才是我們底朋友，我們都是為自己的！每一個人如此！那麼，為什麼我們不能在眼前就相愛呢？」朱谷良想，「我們還有多少時間可以活呢？」

那麼爲什麼不活得簡單一點呢？簡簡單單的，每一個人，都是我們心里需要的，都是朋友……爲什麼互相殘殺呢？」

這個最明瞭人們爲什麼互相殘殺的，慣於從這種互相殘殺中尋求道路的人，在失聲中，在一個小的苦惱里面，純潔地懷疑起這種互相殘殺來了。這個人，是有了人們常常以爲祇有婦女們才有的思想；他是有了那種隱密的，苦惱的渴望。他站了起來，簡單地笑了一笑，預備走到蔣純祖面前去。但蔣純祖轉身；看見了蔣純祖底矜持的，冷淡的面容，他便站住不動。

「我們去看看吧。」他輕輕地說，在爲蔣純祖底面容所帶來的新的不安里面，本能地企圖做出那種老於世故的態度來。在內心底衝突中，他向台階左邊走去，假裝探視曠野，並且在內心衝突中暫時未能意識到這種假裝。然後他向街道底方向走去。

雖然朱谷良底面容是不可滲透的，但從他底這個奇特的動作，蔣純祖獲得了安慰，蔣純祖嗅鼻子，跟隨着他。

「我問你，蔣純祖，石華貴那天晚上在沙灘上對你做了些什麼事？」通過街道時，朱谷良問。

「他把我底錢搶去了……還有一只金戒指。」被安慰了的蔣純祖回答，毫未考慮。「啊！」朱谷良說，站住環顧。

石華貴領導着他底伙伴們在荒涼的村莊中探尋，穿過店舖、家宅、豬欄、和積雪的穀場。在荒涼中作這種行動，石華貴充分地意識到他底這幾個伙伴，在朱谷良插進來之先，是和他共生死的，就是說，他們服從他，而他，石華貴，可以為他們而死。這種意識在他底失望的心里重新揚起了對朱谷良的仇恨。於是在一個狹長的穀場邊上站下，陰沉地面對着前面的山坡，而望着坡下的一條凍結的、彎曲的小河。他底伙伴們在他底背後，隨着他站下。

常常的，有着真實的權威的人，是要他底朋友們來體會他底心情的——他底朋友們不得不如此。石華貴站下，露出那種為精神界底叛徒或強盜們所有的輕蔑的表情，凝視那條凍結的小河，大家便站下，就心地從側面看着他。

石華貴，感到大家在注意他，延長了他底對那條小河的凝視；他底兇惡的視線表示，由於他底無畏的力量，他們之中將有人永不能渡過這條河。疾風在雪上打旋，吹動他底骯髒的長髮。

他底這種表情，在先前，對於這幾個人是有着絕對的力量；但現在，大家却有了另外的想法。那兩個年青人，看出來這種態度是對朱谷良而發的。由於反抗的緣故，懷着興奮，把這種態度看成一種懦弱。他們開始明確地站在朱谷良一邊，而希望告訴他們底存在和權利了。

丘根固顯得很冷淡，他底態度表示，無論石華貴怎樣，都不能妨害他。他覺得，

在這一片曠野上，正直而有力的人，沒有屈從於任何權力的必需。這個人，是一慣地用那種世故的、冷靜的態度周旋於石華貴和朱谷良之間的；他對他們沒有要求；他底多年的家長的生活使他善於處理自己；他是對這片曠野上的任何人都沒有那種深刻的內心底締結的。

石華貴在一陣冷風里猛然轉身，凝視着丘根固。丘根固注意地看着他。

「老兄，我們祇有四個人了！我們死掉三個了！」石華貴冷笑，說。

丘根固浮上一個愁苦的、瞭解的笑容，看着他。

「不是還有……」劉繼成懷疑地說，眯着他底紅腫的、發炎的眼睛。

「有，有什麼？」石華貴威脅地問。

年青的、生病的兵士沉默，在褲子上擦手，生怯地看着石華貴。

「我說有姓朱的他們一路呀！」他抱歉地笑，說。

「姓朱的！」石華貴盼顧，「混帳東西！你不服氣！」

「我總沒有說錯呀！……我總有說話的權利呀！」劉繼成迷亂地笑着，說。

石盛貴，明顯地感到他底權力已經喪失，在那種唯有喪失了權力的英雄們才能知道的銳利的痛苦中戰慄起來，笑了一個迷惑的笑容。他垂下手，喘息着，他底眼睛可怕地發光。於是他大步走向這個年青的、爛眼睛的、病弱的兵，舉起拳頭來。

劉繼成迷亂地，抱歉地笑着，閃了一步。蒼白而發腫的張述清跟着走了一步；他

是對劉繼成有一種本能的、兄弟的忠心，希望他底年青的伙伴知道，石華貴要打的，是他們兩個人。

那個丘根固，那個家長，是落到困難的處境里去了。在他底慣於冷靜的、疲憊的臉上，露出了嚴肅的、苦悶的笑容。他確定這一切與他無關，他決定不干涉，但是當劉繼成被石華貴擊倒到雪里去，而疑問地、惶惑地笑着看着他的時候，他感到良心上的不安。

石華貴喘息着，站住不動，在冷風和雪塵中威脅地看着他。於是，感到路途渺茫，他感到寒心。而一種熱情在他心裏發生，使他忘記了那兩個無力的年青人，而讚揚他面前的這個野蠻的英雄。

「怎樣？」石華貴說。

丘根固，在那種不安里，諂媚地、卑屈地笑了。

「老兄，饒了他吧。」他說，因自己未遭殃而感到歡喜。

「我石華貴做事爽快！你們告訴姓朱的，我罵他混蛋！」

「當然！當然！」

石華貴冷笑，轉身看那兩個以兄弟底情誼站在一起的年青人，然後豪邁地掠頭髮，大步走出殺場。

那兩個年青人並排站着，看着丘根固。在這種態度里，是有着對自己們底友情的

信心，和對丘根固的無言的輕蔑。兩個無力的、胡塗的、簡單的青年，是站在雪中，懸着他們底友誼，來試驗他們底鋒鏘了。那兩對眼睛，是那樣的一致，好像在這個瞬間，任何力量都不能毀壞他們底締結。

「老弟，你們讓他一點吧。」丘根固，因為感到年青的人們底敵意，莊嚴起來，有些傲慢地說。

「你算什麼東西！」張述清說，冷笑了一聲，於是拖着他底朋友底手臂走出穀場。

丘根固猛然臉紅，戰慄，眼里有淚水。這個痛苦是這樣的強烈，以致於他沮喪下來，想到再無希望，埋怨自己為何不死去。但隨即他憤怒，咀咒這兩個年青人，迅速地走出穀場。對任何人類關係的不鄭重，都曾招致這種痛苦；丘根固是一向以為這些人不在他底生活之內，而曠野里的逃亡不屬於他底真實的生活的，現在完全地在這個生活裏沉淪了。於是，帶着他底繁重的考慮，他經歷痛苦、羞辱、和失望，在對石華貴的畏懼和對這兩個年青人的痛恨之間作着慘痛的掙扎。……

石華貴走出穀場，感到失望，覺得周圍空虛，在一家門廊里站住，恍惚地沉思起來。終於他決定獨自一個人行走。他恍惚地走進門廊，走過破朽的房屋和沉寂的院落。在預備回轉時，他聽見左邊房里有響動聲。他走了過去，希望得到一點食物。

他敲門。發見門被抵住，他憤怒起來了。他用石塊擊破窗戶，爬進窗戶。他跳到地板上，聽見了一個女人底恐怖的叫聲，站住了。在此刻，準備單獨地去作無往一擲的石華貴是完全地粗野，完全地自棄了。他站住，興奮地顫慄，想到自己是孤獨的漂泊者，即將滅亡，感到一陣甜美的情動。他走到樹後去，發見了那個肥胖的，戰慄着的女人。

石華貴手抄在褲袋里，在他底甜美的情動里，撫慰地笑了一笑，好像他認識這個女人。

「不要怕，」他說。

那個女人突然走了出來，站住，嚴厲地看着他。

「不要怕，啊！」兵士甜蜜地說，笑着。

「你！你，滾出去！」

「啊！」

「……我是守寡的呀！我是苦命的呀！」女人突然跳腳，叫起來，舉手蒙住了臉。

石華貴底蒼白的臉上透出了一絲輕蔑的微笑。然後他取出他底沒有子彈的手槍來，猛力地撲了過去。這個毀滅了一切，沒有情愛，沒有朋友的人向他底深淵衝了過去。

那個女人是被嚇昏了，倒在地上。她是覺得她周圍的她所親密的一切都從此離棄

她了，昏到在地上。石華貴，在燃燒般的痛苦和甜蜜里，有了各種瘋狂的印象，痛切地叫出聲音來。那個女人驚覺，尖利地叫了出來，同時捶打他。於是這個飄泊的醉漢笑出了狂妄的、輕蔑的聲音。

這些聲音招來了朱谷良和其的人。朱谷良向窗內看了一眼，然後環顧伙伴們。朱谷良，願望自己底行動為全世界所見，願望最高的光榮，在伙伴們底注視下取出了手槍。

蔣純祖看見了手槍，聽見了石華貴底異常的、痛切的叫聲，痛苦地緊張起來。

石華貴是被他底瘋狂的印象所掩沒，心里有着大的悲哀，覺得自己正在銷亡，已經銷亡，在絕望的衝動里發出那種奇異的叫聲；石華貴覺得，他底一切是整個地傾覆，他是猙獰而悲慟地坐在這個傾倒了的建築底破碎的瓦礫中。他看見自己是坐在瓦礫中，如他所指望於他底生涯底最後的，含着絕望的、輕蔑的笑容，而全身浸着鮮血。於是他突然寂靜，忘記了那個被壓在他底膝下的女人，露出輕蔑的笑容來。朱谷良底冷酷的喊聲使他寒戰；他含着輕蔑的微笑抬頭；看見那個對着他底胸膛的致命的武器，他底臉上便有了那種特殊的柔和的光輝；他癡癡地站了起來。

那個女人迅速地爬起來了，恐怖地向窗口看了一眼，逃到木櫥後面去了。

在寂靜中，石華貴含着悲涼和輕蔑凝視朱谷良，垂手站着不動。在他底仇敵面前，石華貴是意外地如此柔和而安靜，他覺得朱谷良是不理解人生，不明白他，石華

貴，不懂得飄泊者底辛辣的悲涼和悽傷的；他覺得，朱谷良是沒有權利向他底熱辣而悲涼的胸膛開槍的。他覺得他已爲這個世界犧牲了一切，現在站在這裏，他是無愧，悲壯，純潔。在那種遭受了不平而立意悲傷地忍受的小孩們所有的衝動中，石華貴流淚。

淚水流在兵士底飢餓的臉上和胸上，靜靜地滾在地上；石華貴含淚看着朱谷良。這種眼淚不是恐懼，失望，或悔恨，這種眼淚是抱負着悲傷的愛情的愛人們所有的。蔣純祖整個地被感動了。

因爲石華貴底眼淚，朱谷良露出傲岸的神情來。他確認這個人是在絕望中悲悔；他底神情表示，對這種悲悔，他是明白的，他是不會被眼淚打動的。對這種無價值的，作惡的人，他是決不寬恕；正是石華貴底眼淚才能使他完全顯露他底堅決的精神。他希望大家都驚服於這種精神，而崇敬他底行爲。他底爲正義而復仇的時間是來到了。這是一個高貴的動機，這個動機要造成一個高尚的英雄；朱谷良，想到那個上吊的女兒，冷酷地看着石華貴。

「你還有什麼話說？」朱谷良問。

蔣純祖驚動，看了朱谷良，又看了奇異地微笑着的石華貴。蔣純祖突然覺得，在這個場面里，他是最重要的人，於是被光榮的意識驚動。蔣純祖，在年青人底那種熱情里，伸手攔住了朱谷良，並且迅速地插進身體去，用自己底胸膛擋住手槍。

良底愠怒的面容，小孩般潸泣着。他有一種需要；他，蔣純祖，愛一切的人，決心爲一切的人而死。

「朱谷良：不要這樣！」

朱谷良憤怒地看着他，同時退了一步，以便監視石華貴。

「我是你們底朋友：我是兄弟！我愛你們，相信我！」蔣純祖哭着大聲說。

朱谷良，被這種熱情所煩擾，嚴肅地看着他。蔣純祖沉默，突然感到空虛，凝望着院落：雪塵在冷風中打旋。蔣純祖舉着手，無故地戰慄起來，又看着朱谷良。朱谷良是在冷冷地微笑着。蔣純祖覺得他醜陋、可怕。

那種緊張的空氣已被解銷，朱谷良決定爲了尊敬，並教訓蔣純祖的緣故，暫時饒恕石華貴。朱谷良看了站在窗後的石華貴一眼，放下手槍，轉身走出院落。

朱谷良在冷風中寂寞地走到石華貴們先前所經過的那個穀場邊上，站在那些足印中間，凝視着坡下的凍結的小河。不知爲什麼，朱谷良在寂寞的寒風中流淚。

「是的，是的，我曾經愛過別人，曾經有過那種熱情，是的，一切都過去了！是的，我很頹唐了！我真的頹唐了！從此我不願再做什麼了！是的，從此！又能有些什麼？又能得到些什麼？我這個人，曾經被誰理解過！啊，祇要有一個女子能够愛我，能够愛我，我們就在大雪上飛走吧！就是這樣！就像這一片曠野，冷的、空虛的、那些

樹是荒涼的！那些坟墓！那麼讓他們年青人在我們底坟墓中間去找尋吧！而且永遠……」朱谷良想，凝視着積雪的、陰暗的、荒涼的曠野；想像自己是在荒涼中永遠永遠地孤獨地走下去，爲了尋求安息。

丘根固和那兩個年青人，因爲惟怕石華貴因他們底冷淡而向他們報復的緣故，在朱谷良之後悄悄地離開了院落。蔣純祖癡癡地站在窗前。一隻麻雀在積雪的院落中停下，於是另一隻停下，第一隻飛走的時候，第二隻便悲慘地叫了兩聲，迅速地跟着飛走。它們飛到屋簷上，又這樣地追逐着飛了下來，發出那種啼叫，這種啼叫祇有它們自己才懂得，顯然它們是在空前的艱苦中相愛。蔣純祖出神地看着它們。石華貴從窗戶跳下，麻雀們飛開，蔣純祖帶着矜持的面容回頭。

石華貴站住不動，不看蔣純祖，陰鬱地沉思着。忽然他伸手到衣袋里去，摸出那個金戒指來。

「這個還你。」他冷淡地說。

蔣純祖，因爲他底冷淡，不安地看着他。

「這個還你。」石華貴單調地說。

「不，我不要……你以爲我還要這種東西嗎？我要做什麼……」蔣純祖笨拙地說，猛然臉紅。他懇求地看着石華貴，希望他不要如此冷淡；然後他向屋簷上找尋，希望

使石華貴看見那些在艱苦中相愛的鳥雀們。

石華貴輕蔑地笑着看他。

「拿去！」

「我不要！」

「拿去！」石華貴嚴厲地說。「你不要，我就丟掉了！告訴你，我也不要的，那天我不過和你開玩笑。」他加上說。

「你丟掉吧，真的。」蔣純祖誠懇地說，怕顯得傲慢，露出歡欣的樣子來。

他們都羞於要這個戒指。顯然的，石華貴是決心還清債務，決心復仇了。這種決心使他勇壯而堅決。但蔣純祖不能明白；他以為石華貴僅僅為這個戒指才顯得如此。石華貴看了蔣純祖一眼，無表情地把戒指拋到屋頂上去。蔣純祖，怕顯得傲慢，做出歡欣的表情看着石華貴拋擲。戒指無聲地落在積雪的屋頂上，石華貴以沉悶的臉色環顧，然後大步向外走。

「我問你，」他停住，問，「朱谷良還有沒有子彈？」

蔣純祖堅決地搖頭。

「我不知道。」他說，吃驚地看着石華貴。

石華貴出聲冷笑，走出門。

於是石華貴開始復仇。他是無計算的，勇壯而疾速。他走進穀場，看見了站在兵士們當中的矮小的朱谷良。

大家看着他。朱谷良以一個長的凝視迎接他。在這些視線下，他盼顧。他想到，他可以向丘興旺拿一顆手榴彈，在行的時候炸死朱谷良；同時他想到，朱谷良是不會給他這麼多的時間的；朱谷良底明亮的眼光便是證明。在這些疾速的思想里，他走近了朱谷良。

他突然站住，仰面凝視朱谷良，帶着那種英雄的力量，拉開了自己底衣服，露出長着黑毛的，強壯的胸膛來。

「朋友，向你借一顆子彈！」他大聲說，輕蔑地微笑着。

朱谷良沉默着，看着他。

「朋友，當兵的隨便在哪里都指望這一顆子彈。」他大聲說；他底胸膛顫慄；他得到了無上的慰藉了。

朱谷良凝視這個人底赤裸着的胸膛，短促地有了苦悶的感覺。但隨即他冷笑。

「無恥的東西！我要開槍的！」他想，看着這個胸膛。

他們底視線短促地接觸，說明了一切。在朱谷良取出手槍來的那個瞬間，石華貴以強大的力量衝過去了，抓住了朱谷良底手腕。兵士們閃開。蔣純祖跑近來，驚嚇地站住。

於是在荒涼的雪地上，朱谷良和石華貴開始了最後的決鬥。他們各個都爲了心靈底羞辱和創傷，各個都爲了正義和生存。他們可怕地沉默着，在地上翻滾，爭奪那隻致命的武器。蔣純祖恐怖地跑近來。丘根固們緊張地站在旁邊。發現朱谷良力量較弱，大家因自身底怯懦而恐怖。大家都希望朱谷良勝利，但大家都怯懦地站着不動；對於雪地上所有的人，這是一個殘酷可怕的時間！

朱谷良被壓在下面，一顆子彈射到空中去了！突然石開貴發出一個可怕的喊聲：他奪到了手槍。朱谷良疾速地滾開去，站起來跑向牆壁，發現無路可走，轉身站住。同時石華貴站起來，掠開頭髮，握住手槍凝視朱谷良。他底手腕在流血，顫抖着。

朱谷良彎下腰來，臉上可怕的笑容，注視着石華貴。蔣純祖盼顧兵士們。丘根固，在一種激動中，向前走了一步。

朱谷良想到，剩下來的時間，是短促如閃電。朱谷良想到生命即將結束，於是痛苦；所有的希望和理想都在戰慄。短促地，朱谷良是陷入絕望底混亂中，欠着身體，以那種準備撲擊的姿勢站在牆壁前，注視着他底仇敵：這個仇敵，是不理解他底生命底意義，不理解他底柔弱和堅強，希望和痛苦的。朱谷良在混亂中悲傷地想到，假若被理解，石華貴便必會垂頭，而他便必會站在輝煌的莊嚴中。他重新撲過來了！

石華貴野獸般露出牙齒，用喊叫使朱谷良停住。他要對朱谷良延長這個痛苦的懲罰。朱谷良站住，欠着腰，死白的面孔在戰慄。

石華貴，延長了對朱谷良的懲罰，同時延長了對另外的人們的懲罰。他們怯懦地站在旁邊，目睹自己底朋友滅亡，而本能地慶幸自己底平安，這種慶幸，是人世最可怕的懲罰之一。人們在當時就能夠意識到這種慶幸底可怕，這種意識和慶幸的。逃避的、朦昧的感情同時增強。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夠避免，並能够在良心底世界里不被裁判，同時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夠奔上去，用自己底胸膛擋住手槍。

這個可怕的時間底延長，使大家漸漸地脫離了朦昧的戰慄，而進入了朱谷良底內心，明白了朱谷良。對於兵士們，在過去，朱谷良是冷淡的，意志堅強的人物，或者是殘酷的英雄，但現在，朱谷良是這個人間最悲慘的人物，他底生命是無限的淒傷。大家覺得，朱谷良是爲了那些個被石華貴所蹂躪的女人而犧牲了自己。大家覺得，他們在先前怯懦，又在現在怯懦，他們底前途是可怕的。

在這些人們底這種思想里，目前的局面是明朗了起來。這些人們是駭人地誠實，站在雪地中。那兩個以兄弟底情誼聯結在一起的年青的兵士，以明亮的眼光看了丘根固一眼。丘根固，被先前在這個穀場上所蒙的羞辱和良心底恐怖激動了，他底眼睛是空空地看着朱谷良；他底腿在戰慄。

蔣純祖，以一種死人一般的眼光看着朱谷良，發出微的弱呻吟。大家看着朱谷良，由於朱谷良底英勇和不幸，主要的，由於自身底怯懦，覺得朱谷良是他們底最寶貴、最親密的朋友——大家以那種可怕的眼光看着朱谷良，希望朱谷良饒恕。

才的疾風吹起雪塵。周圍寂靜，陰暗，荒涼。但大家覺得周圍好像有火焰在狂奮地燃燒。

每一個人都如此的怯懦！在這里，再沒有一個機會能造成一個光榮的心靈了！石華貴握着槍，攔擋着這個世界了。朱谷良迅速地瞥了伙伴們一眼，而短促地凝視着蔣純祖。這個蔣純祖，是他底在這個曠野中的愛情底對象，曾經給他以祕密的、溫柔的激厲的。

「饒恕我！」蔣純祖底眼光說。

蔣純祖追求朱谷良底眼光，希望得到回答。感到沒有被饒恕，不可能被饒恕，蔣純祖絕望地向前走。

「石華貴，算了吧！」丘根固失望地大聲說。於是蔣純祖站住。

蔣純祖不覺得自己有說話或動作底可能。他看見，他永遠記得，在丘根固底失望的叫聲下，聽見了另一個叫聲，朱谷良突然站直，握住拳頭凝視石華貴，面容嚴肅而冷靜。

朱谷良，沒有想到要饒恕別人，沒有想到要饒恕自己，不再需要被目前的世界理解，在突然之間站在高貴的莊嚴中，冷冷地注視他底敵人

他，突然明朗地想到自己所已有的一切，想到無論怎樣的力量都不可能毀滅那一切，如他所指望於他底生涯底最後的，心中有光明，站在大的嚴肅中。他無需再為

內心底羞辱回石華貴復仇，正如他不會向小孩或野獸復仇。人類向野獸們復仇，主要的
是因爲在那種熱情里，認爲野獸們也屬於自己底道義底世界的緣故，朱谷良，是一直
認爲一切事物都屬於自己底道義底世界，從而在這中間奮戰的，現在，獲得了於他自
己是最真實的果西，嚴肅地感到光榮，感到自己正爲全世界所注視。

朱谷良是在嚴肅中；朱谷良是在生活，未再想到死亡。他注視視石華貴，明日自
己也常常和石華貴一樣地浸在毒液中，心里有愉快。他希望從石華貴走開，帶着新的
認識去過一種最豐富，最美好，最勇敢的生活。他覺得這是必然的。

在朱谷良底這種鎮定下，像常有的情形一樣，石華貴動搖了。

「姓朱的，你服不服？」他嚴厲地說。

朱谷良看着他，不答。

「假如我放了你，你服不服？」石華貴說，癡惡地笑了兩聲。

「告訴你，石華貴！我是我！你還要作惡，我就還要打死你；你永遠不會知道我
是怎樣的人！在這個世界上，沒有誰能够征服我！」朱谷良安靜地大聲回答。

「感謝我所受過的那麼多的痛苦！多麼好啊！」朱谷良想。

在剛才的這個緊張的時間里，陽光從明亮的、沉重的雲羣中輝煌地照射了出來；
最初是一道淡白色的光明，投射在近處的山坡上，然後是全部的輝煌的力量，積雪的
曠野上籠罩了淡淡的紅暈，各處閃耀着奪目的光彩。朱谷良抬頭，注意到澄明的藍空

和舒捲着的，明亮的雲羣。於是朱谷良發覺了照耀在他底身上的冬季底喜悅的，興奮的陽光。

天空里和曠野上的這種輝煌，興奮，和喜悅使朱谷良驚動。於是，爲了這個陽光——它是輝煌、真悅，而興奮——朱谷良猛刀向石華貴撲過去了。石華貴開槍，朱谷良撲倒，在雪上癱攣、顫慄，鮮紅的血在雪上流了開來。

在陽光中，石華貴抱起手臂，輕蔑地看了鮮血一眼，他底臉在痛苦地，興奮地抽搐着。大家暫時恐怖地站着不動。朱谷良彎曲右腿，猛力轉身，在雪中掙持，投出憎惡的、痛苦的眼光來；鮮血從他底胸膛湧出。

蔣純祖向前跑去，跪倒在血泊中。

「朱谷良！」他痛苦地尖聲叫，舉手抱頭。

「朱谷良！」他悽惻地，輕微地喚。

朱谷良痛苦地，沉默地看着他。然後咬緊牙齒，堅毅地移開眼光，定定地看着天空。

「朱谷良……原諒我，是我……」蔣純祖潸泣了。

「不必哭！爲什麼哭？」朱谷良迷胡地，溫柔地想——朱谷良是特殊地溫柔，凝視輝煌的天空。那個叫做死亡的東西漸漸地來臨，在最初，他是憎惡而痛苦，但隨後他便有一種迷胡的、輕逸的感覺，他底靈魂和肉體同樣的溫柔，好像嬰兒睡在搖籃

中。在最後的瞬間的這種內心的活動，減輕了死亡底肉體底痛苦，並減輕了人類底對於精神絕滅的恐怖。朱谷良，在他底一生里，因為信仰的緣故，對人生抱負着熱烈的野心，但同時又堅持而冷淡——他是在這中間頻頻地鬥爭。但在最後的這個瞬間，他投入了這種溫柔和渴慕了。

「朱谷良！朱：朱谷良！」蔣純祖悲切地喊。

丘根固們走近來，站在蔣純祖身後。朱谷良迷胡地看他們，覺得自己愛他們。朱谷良眼里有淚水。

「是的，我底一生結束了！我可以重新見到可憐的蓮蓮，還有阿貴阿遲！他們很早就去了！」朱谷良溫柔地想到了他底死去的妻子和孩子們，覺得他們是在燦爛的光輝中。「人家會知道，全世界會知道我底一生是有價值的，……我自己知道！我覺得安慰！好！迷胡！多麼舒暢！好！挨得很近，那麼再近一點，再近一點！……輕輕的，輕輕的，我底信仰，輕輕的，……蓮蓮，你走近，像那一年，我們都年輕，又很寬裕：你還是年青，沒有被欺凌、被壓迫，沒有生病，沒有貧苦，沒有那麼累的工作。你是年青，我是年青：輕輕的：我們都希望光明，……我們都是平常的人：我們都有愛情：十年來我變了一點，不過還是那樣：我很忠實，很忠實，我底信仰！……近一點：爲什麼：是的，我忠實，我底心軟：啊，看見了！」

朱谷良底眼睛模糊了，覺得有一個輝煌的，溫柔的東西在輕輕地顫慄着而迫近

來，落在他的底臉孔上。於是他感到這個輝煌而溫柔的東西柔軟而沉重地覆蓋着他。他覺得有更多的眼淚需要流出來。他覺得他要為那個不懂得這種輝煌的溫柔的世界——那個充滿欺凌與殘暴的世界——啼哭。在他底灰白的臉上，最高的靜穆和最大的苦悶相鬥爭；那種靜穆的光彩，比苦悶更可怕，時而出現在他底眼睛里，時而出現在他底嘴邊。沒有想到會在這里拋擲生命，但他沒有疑問，因為在這里，不管仇敵是誰，他是和在別處一樣對自己做了一切。他來得及做這一切，任何人，連他自己在內，都不能妨礙他。他，朱谷良，衰弱下去。

石華貴，輕蔑的、奇異的笑容消失，赤裸着強壯的胸膛，癡癡地站在他們所踩出的泥濘里。冬季底陽光，在他身上輝耀着，在雪上輝耀着。大家未曾看他，人們站在靜肅中，覺得曠野實在，並且溫暖。內心底嚴肅的感情和誠實的思想給予了這樣的感覺。那些明亮的雲團，以奇異的速度，在澄明的天空里漂渺地上升。

當人們以恐懼的、懷疑的眼光投到他身上來的時候，石華貴便明白，他所毀壞的，以及他所產生的，是怎樣的東西了。在人們心里的那種良心底恐怖，是沉了下去，喚起一種最深的顫慄來。人們覺得，假如還活着，便不可能和石華貴在這個世界上同行。假若還活着，便應該做一千個英勇的、善良的行爲，來彌補這一次的怯懦的罪惡。在這種心願下，如人們所需要的，朱谷良是成了親密的朋友，安睡在光榮中。

常常因爲人們對這個人犯罪，正如常常因爲人們對這個人有過光榮的行爲一樣，這個人成了人們底親密的朋友。

蔣純祖，犯了怎樣的罪，他自己明白；他是誠實，並竭力企圖誠實。害怕自己不誠實，蔣純祖長久地跪在血泊中，做出那種虔誠的姿勢來。這種姿勢有虛僞的可能，這種感覺，是他此刻在這個世界上最恐怖的。因此在這種努力下，任何力量都不能妨礙他，這個熱烈的、嚴肅的年青人了。

他是帶着一大堆混亂和那些人們稱爲美德的天真的情操到這個世界上來尋求道路。他底這種天真和虔誠，在那種對罪惡的恐怖里，把他迅速地造成了石華貴底最可怕的敵人了。

他跪着，垂着頭，靜默地凝視着朱谷良。陽光照在他底蓬亂的頭髮上

「我要替你復仇，朱谷良，我明白我底可恥，我明白你底身世，我明白你是什麼人，明白你底心，祇有我一個人明白你，我一定替你復仇！我一定做得到！請你安息！在這個時代，曠野上是我們底最好的坟墓！我們都獻給這個時代，完全獻給，像你一樣！請你安息，後代的人要紀念你，要感激你，我再不能說什麼，但是太陽照着你，在這個偉大的時代，請你安息！」蔣純祖想，感到自己是處在壯烈的時代中。這種感覺從未如此強烈。

於是他站了起來，看了那條閃爍着的小河一眼，露出一種愁苦的、慰藉的笑容，

轉身看着石華貴。他覺得他是故意露出這樣的笑容，同時他覺得，在一秒鐘之前，他絕未想到有露出這種笑容的可能。那一片閃耀着的積雪的曠野是給了他一種靈感，使他突然感到無比的歡欣，而露出這種笑容。在他底心靈底歡欣中，他覺得積雪的曠野，在陽光中，是雍容而華貴。但他想到他是故意如此。

他底朋友死在他底腳下；他已獲得了意志與莊嚴；他必會勝利；他底前途無限——他底感覺是如此。他從未經歷過這樣的感覺。但他想到他是故意如此。

於是，單純的青年這種陰謀，便成了老練的漂泊者底致命的弱點了。單純的人們，在他們底陰謀里，是有着奇異的力量。蔣純祖向石華貴愁苦地，慰藉地笑了一笑，好像他覺得一切是無可奈何的，好像他覺得石華貴是對的，好像他底心上的重荷已經卸下，好像他已經慰藉了自己，並希望石華貴明白他是弱者，和他互相慰藉。石華貴懷疑地看着他，但不得不相信他。

蔣純祖笑着搖頭，走向石華貴。

「他死了。」他低聲說，「我早就說過……啊！」

他突然嚴肅，短促地恐怖，感到他已因這些感情墮落如娼妓。他未曾想到他會有這種感情，他覺得恐怖。他初次如此。他想，這種感情完全是因為怯懦。他底信心動搖了。但石華貴不能知道。

於是蔣純祖痛苦地承認了自己底墮落，承認了自己要生存，振作起來。而那種慰

藉的、悲切的感情，雖然失去了歡欣的成份，却更強。真實的人們，在他們底陰謀中，是常常要在另外的一些人們把它們看成手段的感情上面跌倒，甚至沉沒的。他們是突然地發現了自己底人格里的娼妓的成份，覺得自己已經墮落了。而常常的，假若不能達到他們底目的，他們便真的墮落了，或者是，不管的達到與否，在這些感情中，他們真的是因怯懦和自私而墮落；真實的人們，在他們底多情里，是常常如娼妓，這便是他們底恐怖。

蔣純祖是明顯地看到，他底目的如果不達到，他便會毀滅。於是他就冷酷更來。石華貴向他輕蔑地笑了一笑。石華貴，是不讚成地在蔣純祖身上看到的這種軟弱和卑劣的，雖然他滿意蔣純祖底愁苦的、慰藉的表情——扣起了衣服，因為懼怕痛苦，做出孤獨者底豪邁的姿勢來。

「要走的，跟我走！」他說，冷笑了一聲，大步走出穀場。

蔣純祖向兵士們做了一個暗號，迅速地跑起來，在街邊追上石華貴。

「石華貴！」他說，卑怯地笑——他再也不能覺得他是故意如此。——我問你，石華貴，你其真必要我們一路走嗎？」

石華貴以透明的眼光凝視他，他在痛苦中戰慄。

「我是服從你的！」蔣純祖底眼光說。他無權利覺得他是故意如此。他覺得他是墮落如娼妓了。

「要走去吧，不會打死你的，學生！」石華貴輕蔑地回答，走過街道。

蔣純祖往回跑，在穀場口上遇見了兵士們。

「丘根固，石華貴說，要是你們不和他一路，不服從他，他就打死你們！」他說，覺得真的是如此，緊張地盼顧；「但是一路走的話呢，我看也很危險，怎樣，丘根固？石華貴說，我們都是朱谷良底朋友！」

丘根固嚴肅地看着蔣純祖底單純的、緊張的面孔。沉默很久。

「告訴他，我們就是朱谷良底朋友！」丘根固激怒地，冷酷地說。

「是的，我們都是……」蔣純祖滿足，諂媚地笑。

「我們不怕他！」劉繼成說。

「是的，我們都是朱……他底朋友！」蔣純祖說，有眼淚——他是墮落了啊！——凝視朱谷良底躺在雪地上，照耀在陽光中的屍體。

「我們：報仇！」蔣純祖堅決地說。

丘根固面孔打抖，回頭望了一眼，向街道走去。

蔣純祖轉身，疾速地奔過街道，轉彎，追上了石華貴。

「石華貴，你站一站，他們說，願意和你一路走！」

石華貴奇怪地看了他一眼。

「廢話！」

蔣純祖語媚地笑着。

「我們過了安慶了吧，石華貴？」他說，「我希望……那麼，石華貴，我去跟他們說，他們怕你，站着不肯走！」

蔣純祖轉身跑回來。他是緊張了起來，在締造他底陰謀的羅網了。石華貴，信了蔣純祖底話，以為大家真的完全怕他，感到滿意，在旁邊的台階上坐了下來。蔣純祖攔住了丘根固，向他搖手。

「石華貴說，他至少還要殺死兩個！他說他什麼都曉得！丘根固，」他嚴重地沉默。「我們快些逃吧。」他低聲說。

劉繼成和張述清緊張了，站住不動。丘根固露出了憤怒的、堅決的神情，望着空曠的、積雪的、照着陽光的街道。那些房屋，全都緊閉着，有的倒塌，在陽光下顯出無限的荒涼。

那兩個兄弟似的年青人，開始有了逃走的意思。丘根固感覺到大家是在懷疑他，憤怒地站着不動。

「我這個人，沒有一點志氣嗎？石華貴那個萬惡的東西，我就對他屈服嗎？」他憤怒地想，想到朱谷良底英勇的、高貴的舉動，「我們都是可憐的人，但這個世界總有正義！」他想。「動什麼！想逃？」他嚴厲地向那兩個年青人說。

張述清和劉繼成慘淡地笑了一笑。

「他自己怎麼不過來？」丘根固激怒地問，迅速地解下了手榴彈。

蔣純祖緊張了，顫慄着。

那兩個以兄弟底情誼聯結在一起的年青人，戰慄着，好像脫衣服，望前面的街道，解下了手榴彈。

「他在那個白房子轉彎……」蔣純祖細聲說。

「好！」丘根固說，開始迅速而柔韌地在雪上奔跑。他底瘦長的、敏捷的身影掠過街道。那兩個年青人開始奔跑。

「多麼可怕！」蔣純祖想，迷糊地開始奔跑。

石華貴因長久的沉寂而感到奇異，站了起來。這時那個復仇的隊伍出現了。石華貴，特別因為丘根固臉上的那種堅決的、冷酷的表情——丘根固，是使石華貴覺得意外地從他底世故的淡漠中整個地站到這個世界裏來，而為自己底生存，羞辱，以及為朱谷良復仇了——驚嚇地、憤怒地叫了一聲。這種謀叛，這種復仇，特別是為丘根固所領導的這種謀叛和復仇，是這個悍厲的飄泊者從未想到的。丘根固，是曾經諂媚他，幫助他槍劫和征服的。

石華貴，發出了他底痛心的、憤怒的叫聲，在來得及動作以前，被一顆手榴彈炸倒了。接着又是一顆。炸彈掀起泥土，炸倒牆壁，鮮血和碎肉飛到空中。

丘根固站住了，定定地，有些迷惑地凝視着那一堆碎肉和鮮血。蔣純祖，看見了

勝利，在狂喜和陶醉中疾速地奔跑過來。丘根固轉身。大家看着蔣純祖

於是，迅速地，在感激底衝動中，蔣純祖奔向丘根固，伏在丘根固底肩上，啼哭起來了。丘根固底手臂顫慄，帶着那種父親底熱情抱緊了蔣純祖，看看前面，突然失聲地哭了起來。

那兩個年青人站着流淚，然後出聲潑泣。

蔣純祖悲慘地哭着，因為生命太艱難，因為人類自相殘殺。丘根固痛苦地哭着，因為一切都不能挽回。那兩個年青的、病瘦的、衣裳破爛的兵小孩般可憐地哭着，因為，他們未曾料到，這樣的仇恨，這樣的相愛，這樣的悲傷……

蔣純祖迅速地跑那街道，跑進那個穀場，在朱谷良底屍體面前站住，輕輕地喊了一聲，又蹲下來抱起了他底冰冷的頭顱。

第四章

一

蔣純祖和他底同伴們在十天以後到達九江。最後幾天所經過的村鎮和縣城，已經在馬當封鎖線之內，因為紀律良好的軍隊不絕地通過的緣故，是呈顯着驚人的繁榮！這種繁榮，對於從那樣的一個世界里來的蔣純祖們，是驚人的，使得他們好久地在內心工作着，以求適應。受着秩序底保護，被人口底陡增刺激起強大的商業慾望來的村鎮，是除了過境的軍隊和牆壁上面的標語以外，毫無戰爭底跡象。在一百里以外的那一片曠野上所呈顯的各種毀滅，在這些村鎮里看來，像是不可能的。蔣純祖們，是還留在他們底惡夢里，疲憊地通過那些籠罩着煙霧，奔跑着小孩們，響着鑼鼓，充滿着各種氣息，陳列着各種物品的，準備過年的街道。蔣純祖想到，這些人們之中，是絕無一個人願意到那一片曠野上去看一看那些毀滅的。那些穿着紅紅綠綠的衣裳的婦女們，那些在街道上噪雜地擠着的男子們，那些酒館，那些辣椒和豬肉底強烈的氣

息，是打動了饑餓於和平和饑餓於食物的逃亡的人們。在一個飢餓的河灣里的一所廟宇底牆壁上用紅字圖畫出來的巨大的標語和一幅拙劣的宣傳畫，是給予了蔣純祖以強烈的、非常的感動；這是他從毀滅里出來之後第一次見到這種東西，爲他底飢渴的心所需要的，它向他表明，在那些毀滅之後，這個民族底意志和組織仍然無比的堅強。這個民族仍然要鬥爭下去。因這一幅宣傳畫，蔣純祖覺得中國底前途是無限的光明，而他個人底一切夢想都會實現。因此蔣純祖永遠記得這一幅圖畫，和它所臨的那個骯髒的河灣，和這時在近處響着的那種鑼鼓聲；人們是常常這樣永遠記得那些在外表看來是毫不重要的東西的。

於是蔣純祖便脫離了他底毀滅的、可怕的夢境了。於是，在那種被刺激起來的強烈的渴望里，在內心底那種緊張的、豐富的顫動里，蔣純祖便開始夢想，並計劃他底動人的、壯麗的未來了。那種鼓勵着年青的人們在他們底同類中去做強烈的競爭的虛榮心，便帶着詩意，放射着光華，飛揚起來了。他是想到了在武漢所有的那華美的、浪漫的一切。他是向這個浪漫的世界飛翔了。那一切毀滅，是迅速地被遺忘了；像常有的情形一樣，人們是要在遙遠的後來，才能明瞭那可怕的一切底真實的意義的。

他們底形狀是異常可怕的。他們是這樣的襤褸，兵士們，是穿着奇奇怪怪的、破爛的衣服。他們是憔悴、疲憊、塗滿泥污，被白蚤所盤據，腳上在流血。但他們是終於到達了。他們在興奮中到達九江對岸。天晴朗，江流閃耀，雍容富麗地流動。對江

的城市，照耀在陽光下，籠罩在輕淡的、藍色的煙霧中。

在臨近九江的時候，他們結合在一羣傷兵和散兵一起。在他們走下江岸以前，遇到了阻攔。軍隊正渡過江來，在江岸上整隊。成單行的，裝備沉重的軍隊沉默着走上江岸，鋼盔和槍枝在陽光中閃耀。這些軍隊，是開到淮中平原去，準備大的戰鬥的。隊伍走上江岸，突然地，軍號吹奏起來。載荷沉重的兵士們莊嚴地在軍號聲中搖擺，好像是合着軍號底節奏，紅邊的藍色的軍旗在寒風中招展開來。出發的兵士們，顯然因軍號聲而激動，但露出冷淡而堅持的面容，憤怒地搖擺。

散兵們嚴肅地站下。蔣純祖不知何故羞愧，注意到，在這個行列面前，那兩個年青人，劉繼成和張迷濤，立正了。

那些狼狽如乞丐的散兵們立正了。

蔣純祖立正。對祖國的莊嚴的感情，是籠罩着這個江岸。人們投向這支隊伍的那種視線，在中國，是很少能夠看到的。

兩個穿灰布軍衣的軍官從側面的茅棚後面轉過來，擠過那些民衆，沿着流動的隊伍走向散兵們，嚴厲地向他們說，奉到命令，散兵必需任報名編隊之後才能渡江。

因為無數的散兵在城里鬧事的緣故，有了這樣的措置。但站在這裏的這些人，不明白城內的情況，過度地疲憊，所懷的熱望僅僅是善良的那一種，毫無疑問地便服從了。

在這兩個陌生的軍官，因為軍號聲和通過的隊伍的緣故，拿出對待老部下的樣子來開始使大家排隊的時候，蔣純祖走了出來，聲明他不是兵士。

「想逃走嗎？」那個濃眉的、面孔粗糙的軍官問，因為軍號聲的緣故，憐憫地笑着看他。

蔣純祖恐慌了起來。但丘根固上前，行禮。

「報告！我們曉得，我們一路來的，他是老百姓。」丘根固莊嚴地說，因為軍號聲的緣故，稱蔣純祖為老百姓。

蔣純祖希奇地看着他，他從未想到這個人會這樣說話——他是已經忘了，這個人，是一個兵士——並且會稱他為老百姓的。倒是他，蔣純祖，常常覺得這個人是老百姓的。蔣純祖突然覺得，由於某種不可見的力量，他是和這個人突然遠離了。

軍官簡單地吩咐蔣純祖走開，但蔣純祖被渺茫的悲愁襲擊，站着不動，凝視丘根固和那兩個年青人。他們排到行列里去了，嚴肅地注視着爲了避免妨礙在身邊莊嚴地進行着的一切而輕輕地喊着口令的那個軍官。他們，在稍息之後，不約而同地凝視蔣純祖。然後，軍官發出口令，這個小的行列向右轉，朝茅棚那邊走去。

蔣純祖站着不動，呼吸頻促，想起曠野上的一切，突然覺得自己在世界上已經完全孤單了。

「分別得這樣簡單嗎？不能夠的！」他想。

「再見！丘根固！」他喊。

從那個小的行列的前面和後面，他底同伴們回頭，而三隻手臂舉了起來搖擺了一下。

「再見，劉繼成！」蔣純祖悲痛地喊。「我們曾經在一起，好像要永遠在一起，而現在分別了，永遠！」蔣純祖想，向那個襤褸的小的一列奔跑起來，但在茅棚旁邊站住了，含着眼淚。

蔣純祖看見他底同伴們已經走到一座大而孤獨的莊院面前，他們之中，爛眼睛的劉繼成回頭看了一眼：他們走到莊院里面去了。一個荷槍的兵士，在門前守衛着，因為悠遠的軍號聲和繼續過着的莊嚴的隊伍的緣故，神聖地向這些破破爛爛的散兵們敬禮。這些散兵們，從毀滅中出來，曾經幾乎把他們心中的那個祖國也置在毀滅中，現在得到這個祖國底神聖的敬禮了。

那個留在後面的瘦而蒼白的、有着文雅的表情軍官跨過水塘走來，注意到那個非常的敬禮，然後含着善意的嘲弄看着蔣純祖。

「要去嗎？要去，也行的哪。」他說，笑着。

蔣純祖不知應該如何回答，小孩般看着他。他文雅地笑着點頭，好像陪禮，走了開去。他底姿勢有力而嚴肅，那個衛兵向他敬禮。

「能為祖國犧牲的，就能得到報酬了！……而我，是老百姓！是的，老百姓！」

蔣純祖含着失望的眼淚，想。他回頭。那支軍隊依然在流動，陽光在銅盔和槍枝上閃耀；遠處，陽光照射着江流。軍號聲在遠處的平原里，隱約得幾乎聽不見，給予了空間無限的感覺。於是蔣純祖明白，是什麼一種力量突然地分開他和他底同伴們，而使他們和他做老百姓的了。

蔣純祖沒有遇到阻攔，渡過江來。在這種處境里，人們底心靈是非常緊張地活動着。當他，蔣純祖，搜索了全身，在內衣底口袋裏發現了一塊錢的時候，他底那些浪漫的夢想便混亂地活動起來，支持着他了。當他想到他可以找一個旅館休息一天，然後擠上任何一隻輪船到漢口去的時候，他便在那種浪漫的心情中無所顧忌地快樂起來了。

人在年輕的時候，是易於遺忘創傷的：那些創傷，在被用一種野獸的胡塗的力量忍受過來之後，是並不痛楚的；它們是激發了那種爲不明瞭世界，不明瞭毀滅的人們所有的浪漫的感情。那些年青人，是赤裸裸地到這個世界里來，無可毀滅，盼待光榮，得到幸福了。那個朱谷良，是懼怕着他底信條底毀滅的；那個石華貴，是懼怕着他底漂泊者底毀滅的權威底毀滅的；但蔣純祖，却這樣地走出來，感到曾有以這些毀滅爲榮的可能，快樂起來了。

他是在飽飽地吃了一頓之後，天真地快樂起來了，雖然他是那樣的破爛，雖然在

他底身上，是塗着他底朋友底血污。他覺得，九江是異常地生動，在實現那種美艷的夢想；他覺得，在九江底輝煌的天空里，太陽是爲他，蔣純祖而照耀。他是極迅速地得到了這個時代的青年們底一切幸福和一切光榮了。

他覺得，到漢口去的途程，必定美麗如詩。他底心是這樣地顫動着，以致於他祇在旅館里睡了四個鐘點便爬了起來。離黃昏還遠，他便走到熱鬧的街上來了。年青的人們，在他們底夢想里，是有着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蔣純祖，向街上的那些裝束浪漫的和衣著破爛的青年們，投射着爲互相妬嫉的婦女們所有的那種眼光，走進了一家書店。

「我還不知道，出了這麼多的東西啊！多麼好啊！」蔣純祖，興奮得打顫，一面注意着身邊的那些在看書的同類的青年們，抓起一本雜誌來。丟下，盼顧，又抓起來。終於他狂熱地看下去了。

這個時代的青年們，大半是在站在書店裏的那些時間里得到人生底啓示和天國的夢想的。那些站在一起的青年們，是互相地激起了一種肉體底緊張的苦惱和心靈底興奮的甜蜜——是互相地激起那種狂熱的競爭心來。在這些時間里，那些字句是特別地富於啓示，它們要永遠被記得。所以，這些書店，便成爲天才底培養所，和狂熱的夢想者底聖地了。在那些書架和書桌旁邊，這個時代底青年們，他們底腿和手，是在顫抖着，他們底臉孔充血，他們底眼睛，是放射着可怕的光芒。

這種被饑餓者和競爭者的雙重的狂熱所支配着的閱讀，是使蔣純祖底感情和思想整個地變化。當他重新走到街上來的時候，黃昏，那些燈火在噪雜的人們之間美麗地閃耀，那些車輪在疾速地奔馳——對於這一切的親切的、溫柔的感覺，就完全地消滅了。他底從曠野中帶來的那個惡夢。他覺得，對於曠野中那可怕的一切，他還有一些苦悶，或一些不瞭解，但現在這個世界是如此的優待他，他願意把它們忘記。

他確實不知自己爲什麼這樣快樂。他開始焦燥，希望即刻便能到漢口去。於是他的向江邊走。有時他站下來，露出恍惚的表情，企圖喚回曠野中的那些非常的東西，並瞭解它們。但這是徒然的。他們是完全地消失在某個遙遠的地方了；這種消失，是證明了他目前的快樂。

那些在等待着他的光榮的工作和熱情的、美麗的、驚人的少女們，是把那個朱谷良，那個石華貴，那個丁興旺和那個丘根固消滅了。他是不能再留在任何一個朱谷良底身邊了；假如他要生活下去，那些美麗的、熱情的、驚人的少女們便是必需的了。他覺得，這種心情，是一種祕密，不能讓任何人知道；他覺得，這種叛變，是一種羞恥，然而是一種必需，因此他仍然快樂。

他走下碼頭，擠到人羣中去。一個兵士善意地回答他說，船，夜里一定有，但不能確定是什麼時候。於是他就決定等待，在碼頭下層的石級上坐下。

冷風吹撲着。等船的人們，沉默而困頓，倚在箱籠上或坐在各種堆積物上。賣零

食的小販們底燈火在各處閃耀。多量的電燈在左近的樓房和江邊的圍船上輝煌着。沿着江邊，停泊着各樣的船隻，有的在黑暗中，有的燃着燈火。馬達在被映照得異常明亮的水面上所發出的節奏的、頑強的顫動聲，給予一種漂泊的感覺，使蔣純祖感到甜蜜的淒涼。於是他就靜靜地跳過朱谷良和石華貴底毀滅，想起往昔的那些事來。他想到去年過年的時候和前年過年的時候，想到在爆竹底煙氣和朦朧的燈火里，在南京城上密密地飄落的雪花……他是靜靜地跳過了曠野中的毀滅，因為那無論怎樣悲哀，無論怎樣淒涼，由於那些苦悶的流血和衝突，並由於他在那中間害怕悲哀的緣故，他，蔣純祖，不能從它取得甜辛的、淒涼的、光明的養料。他是回到了故鄉；他是完全不能理解朱谷良和石華貴了。

蔣純祖注意到，在寂靜的江面上，一隻小的木船從一隻大貨輪底暗影里漂了出來，在光亮的水面上無聲地滑行，而到達江岸。這隻木船底流走，和它里面的慘澹的燈火，是使蔣純祖底眼睛得到一種娛樂。他注意到有一個徒手的、樣子很困頓的軍人走了下來，其次，兩個兵士担着一架昇床走了下來。然後又是一架。那個軍人，繞過那些堆積物 and 那些等船的人們，帶着一種厭惡的表情，走在前面。那兩個躺在昇床上的人，覆着軍毯，好像睡着了，或者死去了。於是蔣純祖明白，爲什麼在那個徒手的軍人底臉上會有厭惡的表情。

「又是兩個生命爲民族犧牲了！他們是怎樣的人呢？」蔣純祖敬畏地想。

蔣純祖，在敬畏里面，緊張地凝視這兩個負傷者，注意到，前面那一個，是在痛苦中昏迷地皺着臉，後一個却睜着眼睛；照在燈光里，這眼睛有着特殊的光亮，並且，在這個人底右鬚的，蒼白的臉上，有着甯靜的，淡漠的表情。蔣純祖迅速地站了起來，認出這個負傷者是汪卓倫。

蔣純祖激動地叫喚了一聲，跑向那架正在上坡的昇床，把它攔住了。汪卓倫沒有看到他。那個徒手的人，走下兩級台階，厭惡而懷疑地看着他。

「姐夫！姐夫！」蔣純祖喊。那個徒手的軍官皺眉，並且下頷打顫。

「同志，很危險，不能耽誤！」他嚴厲地說。同時吩咐兵士們繼續抬動。

蔣純祖迷茫地站了一下，很多人看着他。然後他追着跑上去，和汪卓倫底昇床並排行走。他不再喊叫，但注視着汪卓倫，希望他認識。昇床在石級上傾斜，汪卓倫以淡漠的眼光看到了這個喘着的，瘦削而狠狠的年青人。從他底眼光底變化和他底乾枯的嘴唇的顫動，蔣純祖明白已被認識。蔣純祖叫了一聲。

汪卓倫，左胸爲彈片所傷，傷勢極重，但甯靜而清醒。他是在八月下旬被任命爲一艘陳舊的江防艦底代理艦長，奉命到江陰的。作了獻身，尋求一種最簡單的，直趨

目標的生活的汪卓倫，認為在戰爭里可以找到這樣的生活，但在江陰的三個月里，明白了戰爭所包含的人事底可悲的混亂和複雜，明白了，在戰爭里，和在平常的生活里一樣，必需曲曲折折地，才能達到目標。那個鮮明的目標，是逐漸朦朧，他，失去了蔣淑華，失去了最可寶貴的一切的，沒有能達到最後的這個輝煌的目標，迷失在調動、紛爭、計劃底改變和命令底互相衝突所造成的迷茫中了。

那個目標，是依稀看得見，汪卓倫就做了判斷。在他底艦上，那些和他一樣無經驗，並且和他一樣希望直趨目標的兵士們，雖然同樣墮入這種迷茫中，却保留着高漲的士氣。這種單純的忍耐，這種頑強的信心，發生在中國底這個頑劣的艦上，給這個被世界所嘲笑的艦隊以一種內在的莊嚴，是他，汪卓倫底安慰和喜悅。汪卓倫，在人間過於嚴肅，過於虛心地尋求，就從兵士們底這種忍耐和意志裏看出最高又最深的人生哲學來。在這些調動、這些困難而又可笑的處境中，兵士們常常快樂地嘲笑，使汪卓倫深深地感動。汪卓倫記得，他是最不善於處理人事的，但在這個艦上，他祇虛心而決斷地盡了很小的力量，一切便和諧起來。他是得到了家長底位置，而寶貴這個位置；他是認識了艦上的每一個人，並且愛他們。這種嚴肅而溫和的關係，在各種艱苦的勤務中照耀着，使汪卓倫想到，在中國，普遍的法治既然如此不可能，從小的範圍開始的，以人類彼此間的理解和愛心為基礎的、溫和的理智的治理，是最適當的。汪卓倫，在這些服役中，是吃了僵硬的法令底苦，因此嚴肅地想到中國將從哪裏着手改

革。他異常懊悔以前沒有能懂得這個。

在十月下旬，汪卓倫奉令保衛江陰封鎖線。從紛雜中脫出，在這些陰雨的秋日，汪卓倫得到了他一生的最好的時日——至少他自己以為是如此。費了極大的麻煩，這隻艦是在江陰要塞統統被專家檢察過，而且修理了。費了極大的力量，兵士們得到了棉衣、糧食、艦上得到了相當的彈藥和器材。費了更大的力量，汪卓倫要求到了二十個技術熟稔的海員——這些人們，是都分配到那些較為重要的艦上去了。——於是這隻艦便馳出了要塞，馳出了各種紛雜，來到廣闊的、寂寞的江面。一個陰雨的、寒涼的黎明，汪卓倫招集部下講話，以溫和的、打抖的、甚至有些羞怯的聲音，說明了處境和任務，並命令最後地整頓一切。這次的演講，對於汪卓倫，是一個輝煌的成功。兵士們在寂寞的江面上所表現的對於目的的理解——這個目的，是趨近來了——和守法的精神，令汪卓倫感動。

汪卓倫在江面上留了十天，每天都在緊張的勞働中；他是想盡了一切方法，不使兵士們鬆懈下來。某一天，他向兩個兵士作了整整一個鐘點的懇切的談話，因為他們偷着喝酒。這個談話使這兩個兵士流淚，汪卓倫知道，喝酒一類的行爲，必定很多，而且很難征服；但他覺得他一定可以完成。他做出那種對大家完全信任的態度來，絕不偷偷地視察。第三天，那兩個兵中間的一個，跑到他房間裏來自首，說又喝酒了，說喝酒的確是不好的，會妨礙任務；請求他處罰。這個年輕的兵，顯然很愛汪卓倫——

——這個兵，不一定是忠實的——顯然在追求那種感情上的甜美。汪卓倫異常感動，但覺得這種感動是不好的，嚴肅而冷靜地處罰了這個年輕的兵，罰他洗刷前甲板。以後，這個兵，在遇到汪卓倫的時候，總忸怩而生怯地注視着。

汪卓倫感到困難的，是那個年青的領江底敵意：這個年青人，因為覺得汪卓倫不懂海軍底各種專門技術的緣故，對汪卓倫底權力抱着敵意。汪卓倫，在良好的、興奮的心情中，企圖打消這種敵意，每天都拿一些問題去和這個年青人商量，雖然對這些問題他已有確定的看法。這個年青人，露出一種悲觀來，不屑回答這些問題，而企圖汪卓倫同意他底悲觀。汪卓倫不能同意，無可忍耐，有兩次和這個年青人辯論起來。在第二次的辯論裏，汪卓倫藉故站起來走開，却把自己底記事簿遺忘在舵房裏。這個年青人打開了這本記事簿，看到了汪卓倫所保留的蔣淑華底一封信，並看到了一些極端嚴肅的思想底紀錄，被感動了。汪卓倫倉皇地走了回來，因遺失了蔣淑華底信而發白。這個年青人正癡癡地翻看這本簿子，看見汪卓倫，猛烈地臉紅。汪卓倫取回簿子，悄悄地走開，在沮喪中倒在床上。於是這個傲岸的年青人跑來了，請求原諒，然後雄辯地伸述中國底前途是光明的。中國底前途是光明的，汪卓倫樂於相信了。

在江面上，平靜而又緊張的時日迅速地過去。上海動搖時，敵機對江陰的轟炸頻繁了，並有了敵艦上駛的消息。汪卓倫沉默而冷靜，好幾天未能睡眠，準備獻身——那個目標是臨近了。汪卓倫奉命在一個港灣前掩蔽起來。幾天以後，江陰要塞向遙遠

的，灰白的水平線上發出第一砲時，汪卓倫奉命馳近要塞。當江陰要塞向猜疑中的敵艦射擊時，它，這個有名的要塞，是已經處在悲慘的境遇中，因為敵人已從陸上迫近來了。汪卓倫奉命馳近要塞，裝載要塞裏最重要的東西。但隨後他又接到和另外的艦隻結集起來準備和敵艦作戰的命令。汪卓倫執行了他所願意的，即後一個命令，在馳向江面時被敵機炸壞了艦首，並且炸死了四個兵士。於是，汪卓倫懷着悲憤，馳離了江陰。草率地修理了傷痕之後，又奉命馳向南京。在他離開後的第二天，江陰就陷落了。

汪卓倫覺得，他算是經歷過戰爭了，這真是非常的平淡。他記得，在最初的砲火籠罩着江陰底江面的時候，他是異常平靜，而且突然間發覺他心裏另有一種嚴肅而謙遜的東西，隔着這個希奇的、難於瞭解的東西，面前的一切都顯得很遙遠。敵機底吼聲，和那一顆致命的炸彈，是極短促的，而他心裏的這種嚴肅的、謙遜的東西，在這個瞬間，是變得更堅強。他好久不能理解，那幾個被炸死的兵士，爲什麼不能喚起他底悲憫的感情。他祇是有一種冷靜的意念，企圖極迅速地埋葬他們。他後來觀察到，他底這個行動——冷靜而迅速地埋葬死人——是在全艦的人們裏面獲得了良好的效果。他樂於想到，他以前是決不能，也決不願這樣做的。

南京危急時，汪卓倫護送幾位顯要的官員去漢口。他在漢口停留了一夜，給了兵士們四個鐘點的假期，但自己未上岸。武漢三鎮底燦爛的燈火，那泛濫在繁星的天

空下的乳白色的光明，以及廣闊的江面上的熱鬧的景象，給了他一種淒涼的感動，使他想去找尋蔣家底人們，並看看自己底孩子。但他覺得，在他這樣的命運裏，這種感情是無益的。他樂於明白，他是以前一個向這個世界奉獻了一切的悲涼的軍人底身份在如此繁華的武漢留了一夜，而一切人都不知道，他底孩子也遺忘了他。汪卓倫樂於被人遺忘，武漢底燦爛的燈火證明了他已被遺忘，並證明了他底幼小的孩子是在平安地生活着。黎明時馳出武漢，汪卓倫靜靜地站在後甲板上，凝視這個蒙着冬天的灰藍色的煙霧的城市，想到蔣家底人們，想到孩子，——他想到，他此刻是在什麼一張小床上孤獨地睡眠——並想到蔣淑華，偷偷地流淚了。他覺得，他是去了，不會再回來。江漢關底大銅鐘，在深沉的寂靜中掀動，敲了六點，美麗的聲音浪溫柔地盪到江面上，向他告別；而這個告別沒有任何人知道。

汪卓倫奉命到安慶，然後到馬當。汪卓倫清楚地看到，中國底艦隊，無力和敵人的艦隊或空軍作戰，它底道路，將由每隻艦上的軍官和兵士們底良心決定。在這幾個月的那些戰役裏，那些較大的軍艦，是已經被敵人底空軍擊沉了，或自己擊沉，用以封鎖長江。汪卓倫替一切中國人冤屈，覺得這些都不能稱做戰役；由於多年來累積的原因，中國人不能完全實現他們此刻所有的內心底莊嚴。

那些較小的艦，當局顯然是企圖保存的；它們被用來在各個封鎖線和要塞服役，沒有正面地對着敵人的可能。汪卓倫是異常悲痛，那種從服役裏，從他底艦上的兵士

們得來的信心所產生的對他底祖國的一些理想和計劃，是像火花般在他心裏閃灼，增加了他底苦惱。在那些瑣碎的、有時是被迫而不正當的服役裏，汪卓倫是企圖遺忘這種理想底負擔，而得到個人自決的權利，認為他個人底生命是已經完全銷毀的。但他一直不能得到這種個人自決的權利，雖然他樂於感到他個人底生命正經完全地銷毀了，有機會便可拋擲，但從艦上的那些兵士們，他必需承擔那種朦朧而苦惱的理想，必需感到他底生命底價值。他已失去了一切，所以這種價值，較之快樂，給了他以嚴重的苦惱。

在這些服役裏，汪卓倫不得不嚴重地一再思索中國底將來，雖然他認為這將來已與他個人無關。在這個戰爭底初期，很多年青的軍人在熱情的振奮中前進，他們覺得中國底將來和他們個人底將來是極明白的，但汪卓倫，由於他底遭遇，比起這些人們來，是冷靜而謙遜。他認為這個戰爭是莊嚴的，無可悲觀。但對於中國底將來，他是在這個中國犧牲了一切的，必需要求明白而周密的答案。這個戰爭必會誕生中國底將來，但什麼力量是主要的種子？從哪裏開始？汪卓倫想到他底兵士們，想到他們底單純、愚昧、和可驚的忍耐力。想到，在中國，既然二十年以內很難有確立民主與法治底可能，就應該從人們相互間的理解和愛心開始。但他看到，正是因為這個戰爭也不能消滅的中國內部底那些醜陋的勢力，民主與法治底確立不可能，人們相互間的愛心也就被妨礙。於是汪卓倫想，無窮的在這個戰爭中受難、獻身的老百姓們，他們是為

了生存和將來，在將來他們究竟會得到多少呢？他們仍然要愚昧、惡劣、終生受苦麼？應該愛他們，應該以理智的愛心來統治，但究竟怎樣相愛？汪卓倫經驗到，他底艦上的兵士們，有時異常良好，多半的時間却是困頓而頑劣，激起他底憤怒，使他痛苦的。

究竟有誰擔負中國底將來，汪卓倫不能找到。假如能夠得到較好的境遇，汪卓倫將爲這個題目獻身，而重新得到生命底寄託。但現在，他是祇能寄託於等待在他底前面的那一個悲涼的戰役了。

被派到馬當後，汪卓倫底這隻小艦就和兩隻汽輪一道，忙碌地從附近裝載建造要塞的器材和石塊。隨後，汪卓倫就隨同要塞上的專家們，在封鎖線外佈雷。佈雷以後的第二天，沒有接到新的任務，汪卓倫馳到對江去打掃艦身。這是一艘漆成灰綠色的，有江輪一般的艙房的、陳舊的小軍艦。

天晴朗，江流在冬季的陽光下從容地流動。江岸上的林木，站在靜肅的空氣裏。各處有光采在閃耀。敵機底轟炸在午前十點鐘開始。第一批六架，高高地飛過頂空，第二批三架，向要塞和封鎖線投彈。其次又是三架。

轟炸開始的時候，兵士們自動地停止打掃，帶着好奇的、興奮的態度散在甲板各處觀看。汪卓倫憤怒地、陰沉地走出來，命令兵士們各就自己底位置。敵機投下的輕磅的炸彈，落在封鎖線前後，激起憤怒的、美麗的水花，落在要塞底掩蔽部底周圍，

掀起泥土和煙塵。要塞底高射砲清脆地、連續地射擊，在溫和的陽光下，給予亢奮的印象；潔白的煙朵在天空中漂浮，以它們底沉靜表現這個熱烈的、興奮的戰爭。敵機飛開，高射砲沉寂，彈烟和塵土在山坡上漂浮，有了短促的、絕對的寂靜。然後，金屬的沉重的聲響重新從南方的天空里傳來。

艦身因強大的水浪而輕微地在寂靜中搖幌。兵士們都靜肅地回到各自底位置上。去。汪卓倫，在第一次的那個短促的戰爭里，是站在駕駛台上。第二次的機聲傳來時，汪卓倫皺眉看着遠空。三架輕轟炸機迅速地近來，向江面俯衝了。汪卓倫迅速地判斷艦上的高射機關槍能夠向俯衝的敵機射擊，跑出駕駛台，向前甲板跑去。敵機迫近來，吼聲可怖地增大，汪卓倫迅速地跳到機關槍座後面。他底這個行動，雖然很鎮定，却是無益的；那兩個機關槍手，未看他一眼，瞄準第一架敵機，開始射擊。同時要塞底高射砲開始射擊。汪卓倫，蹲在槍座後面，緊張地凝視那一架俯衝下來的敵機。汪卓倫，在極度的緊張里，聽不見一切聲響。他覺得艦身突然強烈地向左傾斜；被自己底責任警覺，他迅速地站起來，艦身又向右傾斜。炸彈落在離右舷兩丈遠的水面上；那個被炸彈所激起的巨大的波浪，是一直撲擊到駕駛台上。一個蹲在右面的砲座邊的兵士，被捲到江里去了。

另外的兩架敵機，俯衝着向要塞投彈。那第一架，在第一顆炸彈落下後，爬到較高的空中，沿江面打旋，重新在艦首的空中出現，開始第二次的俯衝。汪卓倫站在槍

座旁邊，凝視着它。艦身還在搖晃，機關槍開始射擊。汪卓倫，被這個戰爭底雄大的力量激動，覺得自己是清醒了。他爲什麼要跑出駕駛台，他現在已不能記得，但他覺得，他底這個行動，是正確的。如他所希望的，他是直接地，清醒地面對着兇惡的敵人了。那個莊嚴的，謙遜的東西在他底心中出現，他聽得見一切聲響，並注意到一切。他未回頭，但感到有一個兵士疾速而敏捷地爬到右側的那個可憐的砲座里去，以代替那被水浪捲去的一個。

「多麼好！也許我馬上就可以碰到！」汪卓倫想，敏捷地伏倒，但仍然凝視着敵機。機關槍射擊着，同時那一座小鋼砲怒吼，艦身震動了。接着是一個更大的，可怖的震動。炸彈擊中了艦尾。

這艘小艦，是除了向敵機底射擊聲外，別無聲音，接受了這個可怕的打擊。敵機在投彈後爬高，射擊聲停止，艦尾迅速地下沉，但寂靜籠罩着全艦。汪卓倫兇惡地，堅決地盼顧。在槍座後面，那兩個槍手，因失望而兇惡，眼里有火燄。汪卓倫迅速地，向艦尾跑去。兵士們跑出艙，湧在廊道上，失望地沉默着。

那個年青的領江喘息着跑到後艙口，大聲地向機器間喊叫着，然後又跑向汪卓倫。汪卓倫以一個嚴肅的微笑迎接了他，看着他底脹紅的，流汗的臉。艦尾開始沉沒，兵士們全體擁出來了，而那個險惡的仇敵開始在天空作第二次的旋轉。汪卓倫，黃白而燒灼，扶住左舷的欄杆，嚴肅地微笑着凝視着兵士們。

「現在這樣！」突然的，他以哄亮的大聲說；「大家設法離開！」

於是他凝視着空中的那個仇敵。兵士們沉默地，陸續地跳下水去，洩向左岸。

那個驕傲的仇敵，在陽光中閃耀着漂亮的機身，開始作第三次的俯衝。艦首已經離開水面，但那兩個槍手和砲座里面的那三個砲手仍然開始射擊，發出憤怒的，絕望的火燄。汪卓倫跑到前面來，那個年青人，依持着他底鎮定，跟隨着。汪卓倫看到了那兩個槍手眼里的冷酷的光芒。

機槍從空中掃射下來，那個年青人倒下了，同時，一個槍手滾出了槍座。汪卓倫迅速地爬近去，企圖代替他，但一個猛烈無比的力量把他擊倒，使他滾到艙邊。

「好極了！」汪卓倫想，抓住身邊的繩索。

敵機已經飛開了，但汪卓倫看見，在強烈地傾斜着的，塗着血污，被炸得彎曲的甲板側面，那座小砲，砲口向天空直舉，依然在狂怒地射擊着。

汪卓倫看着這個高舉的，狂怒的砲口，覺得從這個砲口，中國底目的，以及他，汪卓倫底目的已經達到了，突然小孩般哭出聲音來。

「祇有中國能够打這樣的仗，好啊！」他哭着高聲說。

那一架敵機，迅速地飛向高空，向它底兩個伙伴追去了。破爛了的艦隻慢慢地沉沒，有時向左輕微地傾斜，有時又向右。各處的破鐵堆里有呻吟聲。兩個砲手跳下水去，另一個頭都受傷，眼睛在淋着鮮血的臉上睜大着，向左舷爬行着。那個剩下來的

槍手，在激烈的緊張後，帶着茫然的，做夢的神情站在炸毀了的槍座旁，突然他舉起手來，跑向左舷，大聲喊叫。兩艘汽艇迅速地從要塞駛來，在它們身後的鮮明的水痕里，一艘汽輪行駛着，鳴着汽笛。

昏迷了的汪卓倫和另外的負傷者被救到汽艇上去。汽輪馳向艦首，打撈落水的兵士們。幾分鐘後，這艘小艦沉沒了，發出一種嗚咽的聲音，泡沫湧了起來。艙頂底桅桿露出在漂浮着汽油和各樣的碎片的水面上，孤獨地指着天空。

還有少數兵士們在髒水中浮泳。有些已經泅到岸邊。汽艇向要塞疾速地馳去了，陽光平靜地照耀着。漂浮在水波上的大片的汽油，發出的閃耀的虹采來。

重傷的汪卓倫和那個年青人即刻便被送倒九江，那些受傷的兵士們，則被留在馬當醫治。那個年青人是腹部和右臂受傷；汪卓倫是心臟上面受傷，兩條肋骨整個地被彈片擊碎。汪卓倫是衰弱了，不能說一句話，但感覺到無需說話，感覺到一切都良好。不知爲什麼，他覺得自己是健康的，人們爲他而採取的行動，是多餘的。他感到甯靜，絕無困擾。多年來折磨着他的各種煩惱，現在是離開了；他清楚地覺得，它們是永遠離去了；在這個世界上，再沒有東西可以誘惑他，而他是再也不願脫離他現在的這種處境了。在他心里，有着那個莊嚴的、謙遜的東西。一切都遙遠、模糊，好像煙雲，除了這個莊嚴的、謙遜的東西。他，汪卓倫，期待了這麼久——可怕地長

久！——可以安息了。祇在小汽輪到達九江，被搖到木船上去的時候，在那種痛苦的震動里，他悲哀地想起了兩個人，一個是蔣淑華，一個是他們底孩子。好像光明在黑暗中照耀，在汪卓倫心中，莊嚴地出現了他底亡妻和小孩。在木船上，清新的空氣和晴朗的夜空使他甯靜。在此刻，對這個世界，汪卓倫是淡漠的；這個世界，以前決不肯承認他底愛情和莊嚴，使他痛苦；現在承認了，他却已經不需要。汪卓倫，未注意到碼頭上的燈火和人羣，覺得在晴朗的夜空里有舒適的、稀薄的光明。

認出了蔣純祖，汪卓倫突然有恐懼；恐懼那個叫做希望的東西會襲來。汪卓倫想到蔣家底人們和他底小孩可能是在九江：對於汪卓倫，人世間假如還有可怕的事，那便是他底小孩在九江了。他是即刻就要死去，再不能忍受那個叫做希望的東西底可怖的折磨了。但汪卓倫，凝視着喘息着的蔣純祖，開始希望了。於是在上了碼頭之後，在微弱的光線下，汪卓倫發出一種呻吟，並露出一個憤怒的、咀咒的表情來。他覺得他們不該送他到九江來。昇床停止了。那個疲困的軍官焦灼地跑近來，看他，又看蔣純祖。

「姐夫！」蔣純祖叫。

汪卓倫憤怒地，難看地看着他，嘴唇打抖。

「他們……呢？」忽然他用柔弱的、渴望的聲音問，出現了悲傷的表情。他覺得他底心是軟弱了，那個莊嚴的、謙遜的東西是失去，而大的恐怖是埋伏着了。

「他們在漢口！我一個人逃出來！」蔣純祖說。「我要到漢口去！」他加上說。

汪卓倫，在失望的痛苦中，看着蔣純祖。

「你怎樣了？」蔣純祖焦灼地問。

「船炸沉了，他被炸傷了，同志！」那個軍官憤恨地大聲說，希望這個談話快點結束。

但汪卓倫顯然沒有聽見他們底話。覺得蔣淑華在向他微笑——這個瘦削的、動人的笑臉在濃密的黑暗中浮現——聽到江漢關底那個離別的鐘聲，汪卓倫脫離了希望和失望，無表情地看着夜空，獲得安甯。然後重新獲得那個莊嚴的、謙遜的東西。悠揚的、優美的鐘聲不斷地震響。

昇床抬過了街道。蔣純祖興奮地走在後面。蔣純祖，不知什麼緣故，憤怒而快樂，覺得自己和汪卓倫是同樣的憤怒，同樣的光榮。——他覺得汪卓倫是如此。他覺得，他底前途已經確定，正在燦爛而悲壯地展開。因為覺得在這個城市里祇有他一個人知道光榮而悲壯的汪卓倫的緣故，他驕傲了起來。

這個年青人，是帶着狂風暴雨的激情，走在安甯的汪卓倫後面。汪卓倫底一切，是他現在所不能知道的。他用尖銳而打抖的聲音詢問那個軍官，但後者冷淡地回答着他。他沉默。他底那種狂暴的想像，滲透到街上的一切燈光，一切人影，一切悲涼的逃亡和辛辣的鬥爭里面去，而替自己造成了一個比現實的城市更明亮，更黑暗，更噪

雜，更荒涼，更美麗和更辛辣的城市；在這個城市里，無比的光輝和虹采包圍了汪卓倫和他，蔣純祖。

這個年青人，是帶着狂風暴雨的激情向廣大的人世出發，隨處建造想像的城市，善於遺忘冷酷的痛苦，不能明白汪卓倫。

「多麼好啊！我們要受這樣的試驗！」蔣純祖想，「在這個時代，我們要做這一切，要出發到遠方去！連他那樣溫和的人都被這個時代感動，光榮地獻身了！他是那樣的溫和！大家知道，他是那樣的有些軟弱，和我一樣有些軟弱，在生活里到處失敗，但現在變得這樣的堅強！在現在這個城里，誰能明白他？誰能明白中國人底光榮？」他凝視前面，凝視着他底幻想的城市，露出辛辣的笑容來，覺得這笑容優美動人，他大步行走。

但汪卓倫已經遺忘了他。汪卓倫繼續聽見悠揚的、優美的鐘聲，想到死亡已經臨近，覺得很好。抬到醫院門口的時候，蔣純祖被阻攔了。

蔣純祖焦急地辯解，但衛兵固執地阻攔着他。

「同志，那個人爲國家犧牲了！他是也有親戚兒女的！一個親近的人蹲在身邊，同志！」蔣純祖辛辣地大聲說，有了眼淚。

「明天早晨來。」衛兵固執地說。

「我祇進去說一句話……」蔣純祖以軟弱的、顫抖的、羞辱的聲音說。

於是他跑進去，不理會兵士底喊叫，跑過光線和諧而幽暗的廊道，追上汪卓倫。昇床已經被放置在一個潔白的房間里。那個軍官走開，房間里暫時沒有另外的人。汪卓倫無表情地看着走進來的蔣純祖。

「姐夫，你怎樣了？」蔣純祖俯腰，溫柔地喊。

「純祖，你好？」汪卓倫衰弱地說，浮上一個女性的、文雅的微笑。「純祖，你這個樣子！怎麼弄得這樣糟！……你真年輕！」汪卓倫，浮上眼淚，在淚水里面悲傷而甜蜜地笑着。

他因為對自己底道路已經完全安心了的緣故，忘記了自己，對蔣純祖如此說話——他好像是現在才認識蔣純祖，好像是因為從蔣純祖想到蔣家和蔣淑華的緣故，有了這樣的感情；但實際上，他並未想到那些。他，汪卓倫，祇是對人世懷着悲憫。他樂於明白，他並沒有想到什麼，而懷着悲憫。

在模糊的淚水中，他底眼光溫柔地顫動着。蔣純祖揩眼淚，並替他揩眼淚；和這個人的這種親近是蔣純祖從未想到的，他覺得自己像女性，有些驚動，感到愉快的羞恥。但一個更強的力量突出這種感覺，使他嚴肅地看着汪卓倫。這種女性的感覺，這種愉快的羞恥，對於他，是神奇的經歷，它們幾乎破壞了目前的嚴肅，但在以後的回憶里，却給予了人生里面的最大的光榮。

汪卓倫心里有溫柔的！苦惱的顫抖，將受了蔣純祖底這種愛撫。於是汪卓倫，為

了保護自己，露出了嚴肅與淡漠來。一切印象都迅速地消逝，他底表情不可滲透。從墻壁那邊，那個年青的駕駛員發出了慘痛的呻吟，汪卓倫就更嚴肅，更淡漠。

人們迅速地走進房來。那個蒼白的軍官向蔣純祖嚴肅地說，他不能留在這里，但明天可以來。

「姐夫，我明天早上一早來！」蔣純祖說。汪卓倫無表情地看着他，他惶惑，盼顧，退出房。

蔣純祖回到旅館去。第二天，黎明以前，附近的軍隊吹着起床號，蔣純祖醒來，離開旅館，跑到落霜的、嚴寒的、黑暗的街上。

蔣純祖在街上徘徊，天亮時走進醫院，迎面遇到那個蒼白的軍官。這個軍官兩眼下陷而恍惚，因寒冷和疲困而打顫，看見了蔣純祖，但走了過去，好像不認識。蔣純祖不安地走了過去，被身後的一個尖細而無力的聲音喊住了。那個軍官站在那裡，怨恨似地看着他。

「你不用來，人死了！一個夜里死的，一個天亮死……」他底牙齒磕響起來。他從衣袋里摸出一個紙包來，看了一下，遞給蔣純祖。

蔣純祖麻木地站着不動，接過紙包來，看見了一個小的簿子和一些錢，但沒有感覺。

「要是家屬來領取，就……就接洽！」軍官說，顫抖着，包好了棉大衣。

「你說什麼？」蔣純祖故意地問，以便有時間鎮定自己。

「要是有家屬來領取！」軍官皺眉大聲說。

「哦！沒有的，那用不着！」蔣純祖慌亂地說。「他在哪里？」

「在頂後面那個房間里。」

「謝謝你。」蔣純祖鞠躬——蔣純祖最怕禮節，他自己不知何故鞠躬——走開去。

蔣純祖慌亂地走過廊道，走到最後的那間房底門前，輕輕地堆開門。看見房內的一切，蔣純祖突然鎮定了。

黎明的新鮮的、寧靜的光明從左邊窗外的小的花園——花園里面，在枯萎的花木間堆積着各種物件——照進來，照在三具並排躺着的、覆着白布的屍體上面。小的、乾淨的房間里面充滿着消毒藥品底強烈的氣味。一張擺設得很恰當的紅木桌子和桌子上面的一瓶不頂枯萎的梅花填補了空虛，雖然這種空虛仍然從因為潦草的工作而赤裸着的屍架底傾斜的腿和下面的潮濕的地面透露出來。總之，這個場所，是有了人類底那種因悲哀或尊敬而流露出來的細心了，雖然很微小。黎明的光輝，是照在潔白的東西上面：是以坦白的恩寵，照在人類底那些細心上面，而使卑濕的角落里充滿了必要的幽暗。那三個死者，是像浮彫似地，從幽暗中顯露出來，被冬季的黎明賦予了睡眠的姿態。

蔣純祖悄悄地、迅速地走過去，在汪卓倫面前站下來。

「我是作了犧牲，作了奉獻，爲了我們民族底將來，我是把自己交出來了，像大家一樣！你們遺忘我也好，記得我也好；能够原諒，或者不能原諒，對於我都是一樣的！而你們不能苟且地生活，不能妥協，不能背叛，直到最後，這是我們死者要說的！」

蔣純祖靜靜地站着。這是非常的時間。他覺得他瞭解他自己了。

「我底朋友，我底前輩，你們大家，再見了！」他在心里嚴肅地說，眼光閃耀，悄悄地走了出來。覺得身上有大的力量，迅速地走出廊道。

他在欄杆前站下，打開那一本簿子，在頑強的、冷靜的狀態下讀了蔣淑華底那一封感傷的、細緻的信，這封信底下的日期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吸收了這些感傷，他底心情更頑強了。陽光從街道盡端興奮地照耀過來，落霜的枯草地上騰起了水汽。他站着，把那本黑色的小簿子順着頁次翻過去，在通訊地址和艦上的工作分配與勤務表之外讀到了下面的這些斷片的話。它們是雜亂地寫着的。

「必定要謙遜，向一切人學，不要發怒。但是要嚴格。」

「曹發運走來自首，又喝酒。這個年青人很可愛而有一點古怪。他的自首不很忠實，我看他仍要喝酒的。不過我真高興我能够嚴格下來，罰他洗了前甲板。所以我不能放鬆自己。」

「昨天晚上到了漢口，給他們四個鐘頭的假，但是我自已不上岸，因為我很怕，很怕誘惑，我覺得還是這樣好！我是一切都沒有了，等待我的最後，為國家而工作去。今天天亮就離開了，我要永遠記得江漢關上的鐘正敲着六點。要是淑華也聽到這個鐘聲！我覺得有無限的淒涼，我不能去看看孩子！真是淒涼，離開的時候我哭了！人總是作弄自己啊！要是上岸去找一找又怎樣呢？有很多熟人！」

「今天我特別覺得中國將來一定有希望。我覺得要從老百姓着手，這些兵都是老百姓，我們互相間能够感化。」

「我又精疲力盡了，為什麼不能衝出去和敵人一同沉沒！」

空白页

第五章

蔣純祖在漢口找到傅蒲生家——他覺得，在這個陌生而又熟悉的都市里，他是在無窮的人們中間找到了這個渺小的家庭，而這個渺小的家庭是他底熱烈的目標，並且將是他底悲壯的出發點——穿過一週四面全是狹窄的樓房的、晒滿衣服的、潮濕的院落，迎面遇到結着動人的長髮辮的傅鐘芬，他正抱着汪卓倫底兩歲的、穿着紅綠衣的小孩走出來，一面吃着瓜子，一面唱着歌。傅鐘芬看着蔣純祖底憔悴的、頑強的、幾乎是兇猛的臉，叫了一聲。於是病瘦的蔣淑珍跑了出來。

蔣淑珍，露出那種可憐的慌亂，在驚嚇裏站住了。

「阿弟啊！」蔣淑珍起來，跑了兩步又站住，顯然不知應該說什麼。蔣純祖強烈地激動，浮着奇特的冷笑，看着她。「阿弟啊……你底秀菊姐姐昨天結婚了，她昨天結婚……」她哭，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但覺得一切已經說出來了。像一切被置

在深不可測的家庭裏，負着愛情底重荷的婦女們一樣，蔣淑珍是用親人們底結婚，誕生，和死亡來說明，並標記她底世界的。她覺得，在這一句話裏，她們底流亡，痛苦，懷念，希望是全部表現出來了。她扯衣角揩眼淚，鎮靜下來，看着蔣純祖，叫牠到裏面去。

蔣純祖覺得奇異，他覺得，什麼人結婚，以及在什麼時候結婚，是和這個火熱的世界全不相干的。他不能明白何以姐姐能這樣冷靜，能說這個。蔣純祖是頑強地，陰沉地看着汪卓倫底小孩，浮着那種冷笑以致於傅鐘芬驚嚇起來。

「阿弟啊，……謝天謝地！我們祇接過你一封信，簡直急死了！我們都以爲你這個人是完了，我們是急死！急死人！全是你自己，你底性情！」蔣淑珍興奮地，混亂地說，領蔣純祖走進房。「現在命是檢出來了，弄成這個樣子！要喝水嗎？餓嗎？一定餓的，要換一換衣服，你看我這個人！」蔣純珍歡喜地，羞怯地笑。「用人又過江去了，真麻煩呢！淑媛姐姐又到長沙去了，我們真寂寞！鍾芬天天要去什麼歌詠隊，用錢用的不得了，還要你勸勸她——你說話呀！」

蔣純祖簡單地笑了一笑，環顧狹窄的房間，坐了下來。

「我是不會在這裏停留的，我覺得我仍舊在奔跑！」蔣純祖想。

「你說，你是怎樣逃出來的呢？」蔣淑珍問，仁惠地笑着，站在桌邊，抱着手。蔣純祖同樣地笑了一笑，又看傅鐘芬抱着的小孩。在這種注視裏，他臉上有頑

強的、陰冷的表情。蔣淑珍，在那種本能的冷靜的觀察裏，覺得蔣純祖是已經完全改變，成了有着深不可測的思想的成人了。蔣淑珍看了小孩，又看弟弟。

「他乖的很，會走路了！」蔣淑珍說，歉疚地笑着——顯然的，這個小孩是給了她以那種她覺得不可告人的苦惱——額上露出層疊的皺紋來。

「他爸爸一直不來信！這個人！他們說他在安慶！」蔣淑珍說。覺得是在辯護自己；覺得這個沉默着的弟弟使她虛偽，有了氣憤。她沉思了一下。然後，從傅鐘芬手裏抱過小孩來，吻小孩，笑了甜美的、仁慈的笑，並歎息。但又覺得自己虛偽；雖然這種感覺，是混合在那種強大的感激裏面的。

「他爸爸死了！」蔣純祖說，頑強地冷笑着，幾乎是輕蔑地注視着蔣淑珍。「我在九江遇到的，他死了！」他站了起來。

蔣淑珍叫了一聲，憤怒地看着他，顫抖着。

「在馬當讓日本飛機炸傷，抬到九江！那隻船讓三顆炸彈炸沉！」

蔣純祖環顧，嚴厲地看着傅鐘芬，覺得她底妝扮過於虛榮——覺得漢口底男女們過於虛榮，生活得太輕率，不知道曠野中的悲涼和痛苦。蔣淑珍低着頭流淚，小孩啼哭起來。

「媽媽！」傅鐘芬不滿地喊，不知何故，覺得母親當着蔣純祖哭泣，是可羞的。「他在醫院裏死的……他底船開到漢口來過一夜，……但是他沒有上岸……」

蔣純祖諷刺地說。

於是蔣淑珍，突破了地底強烈的壓制，哭出聲音來。蔣淑珍拼命地親吻哭着的小孩。傅鐘芬抱過小孩去；蔣純祖向小孩伸手，但被傅鐘芬拒絕了。蔣純祖感到自己虛偽。

「啊，這個狠心腸的人呀！要是淑華……」蔣淑珍說，忍住哭咽，悲哀地看了小孩很久。小孩哭得異常悲傷，雖然不知道哭什麼。

蔣淑珍走到床前躺下。蔣純祖，笨重地走到窗前，陰沉地凝視窗外，感到一切都完結了，感到大的空虛。

「你們都是……狠心腸！你們，少祖，卓倫，還有你！……」蔣淑珍哭着說。「你們都用不着管你們底兒女……也用不着記得我們！……」

傅鐘芬煩惱地皺着眉。蔣純祖，覺得蔣淑珍底責備是對的，覺得這種責備是自己底悲傷和光榮，有了愉快的眼淚，而那種空虛的感覺在這種愉快的眼淚裏消退了。

蔣純祖休息了兩天；即使在極度的疲憊中，蔣純祖都要被光榮底熱望驚動。憑着曠野中的悲涼，蔣純祖是對武漢底一切抱着頑強的輕蔑；他覺得，武漢底男女們，是在虛榮中生活得太輕率了。他未曾料到，到了武漢以後，他會在如此的陰暗中休眠。在這樣普遍，又這樣巨大的毀滅和光榮中，平常的生活底壓力仍然存在，是可怕的。這些感覺和思想，是使得他能經過的那一片曠野照耀着無比的光明；他，蔣純祖，夜

裏夢見大雪中的江流，夢見那個朱谷良，醒來時爲朱谷良底命運流淚，在一些紙片上記下了他底一些瘋狂的話，渴望回到曠野去。

在蔣淑珍把他底衣服拿走，預備拋掉的時候，他堅持地留下了那一條破褲子，因爲那上面有他底朋友底血跡。這種行爲使蔣淑珍痛苦地想到，男子們，在他們底思想裏，常常是多麼孤僻。傅鐘芬，因爲他底陰沉，不高興他，不到他房裏來；傅鐘芬時常和她底朋友們在外面的房裏談笑，唱歌，使他驚動而苦惱。傅浦生顯得很憂鬱，曾經和他談了整整的一個晚上，把他當做和自己同類的成人。從這個冗長的談話裏，蔣純祖知道傅浦生要另謀一個較好的職業，以便回南京的時候可以把戰爭中間所受的損失補償過來；傅浦生說，汪精衛主和，民氣很頹唐，因此他不願做傻子。傅浦生，因爲失去了習慣的舒適而平和的環境，因爲每天要跑很遠的路辦公，並且錢不夠用，顯得很頹唐。蔣純祖諷刺地向自己說，他願意弄十斤肉請汪精衛吃一頓，送他回南京；但他對傅浦生有着歉疚——因爲他住在他底家裏——和同情。蔣純祖看到，因爲溺愛女兒，傅浦生是陷在苦惱中。傅鐘芬每天要花很多的錢，這個女孩子，是在這個時代裏成長了。

蔣少祖夫婦和陸牧生一家人都住在武昌，蔣純祖尚未見到。蔣秀菊是和她底新婚的丈夫，那個神學學生王倫到附近的鄉下去看她底新的親戚去了。

蔣純祖是失望了，渴望回到曠野去。蔣純祖，每天要經歷傅鐘芬和她底朋友們給

他帶來的苦惱和妬嫉，每天在紙片上寫了一些瘋狂的話。到漢口的第五天，蔣純祖露出那種無比的傲慢來，從傅鐘芬和她底朋友們中間衝了出去。他需要如此。他孤獨地跑遍了漢口和武昌。

蔣淑珍，因為心情極其惡劣的緣故，第六天才過江找蔣少祖。姑媽和沈麗英當天和蔣淑珍一路過江來看蔣純祖，蔣少祖夫婦第二天來。

蔣少祖，有時興奮，有時灰暗，他是處在尖銳的、多變的環境裏。南京失陷後，武漢底政治局勢混亂，而救亡運動無比的高漲。蔣少祖發行了一種雜誌，受到了各方面底注意。但常常的，人們處在這個時代裏的時候，不能親切地認清這個時代；人們生活着，有無數的東西都是可寶貴的，在經常的紛紜裏，人們不能盡心地寶貴什麼，而時間逝去。在武漢，蔣少祖特別容易發怒，沒有愉快的時間。他總覺得別人是不對的，而懷着強烈的嫉妬。

同時，從陳景惠底一面，他所得到的常常是陰暗的、不愉快的東西。陳景惠，和他底內心遠離，但常常做出一種外表的努力，使他，蔣少祖歉疚而苦惱。陳景惠明顯地感到會要失去某些東西，於是做出這些努力。離開上海，失去了熟悉的環境，陳景惠對生活無興趣。蔣少祖注意到，一個男子可以在孤獨中經營自己，一個女子却不能；她不能脫離她底社交的圈子而不覺得痛苦。陳景惠覺得是最重要的，蔣少祖覺得無味、無聊、甚至可惡；蔣少祖覺得重要的一切，陳景惠却必需做出種種努力來

適應。蔣少祖明白這個，但他在疏懶與淡泊交替的心情中，從未對陳景惠說明。於是漸漸地就斷判，認為一切是當然如此的了。陳景惠，在她底各種癡心和詭計中，想了一切，但未曾想到她自己底實際情況，即她是永遠在努力適應她底丈夫底一切，但不明白這一切底意義。

一些熟人陸續地來到漢口，陳景惠就又活躍起來，顯得比先前還要快樂。蔣少祖是冷眼觀察着這種變化，從未對她說出他底真實的思想。他常常覺得，假如說出來，那是很可怕的；他不能在說了之後而不採取一些辦法，但對於這些，這個世界是從來沒有給出什麼辦法。他不敢承認他已經不愛陳景惠，又不敢承認相反的。他祇是經常地對自己覺得懷疑。他記得，在最近兩個月里，他從未批評過陳景惠；對於她底奢侈，吵鬧，不看顧小孩，他都不說一句話。而在她對他做那些癡心的或詭計的努力時，他是甘願地忍受着意識到的自己底虛偽，對她表示讚同。他有時懷疑，有時又覺得一切是當然如此。有一件事是顯然的，就是他已保護了自己底安甯。

因為蔣少祖底這種疏懶和淡漠，陳景惠對蔣少祖有了不滿，甚至憤恨。但有一種奇特的力量使陳景惠不能公然地表示這種不滿。他們中間從未直接談到這些，但他們漸漸地明白了這些。正是這種不滿，使陳景惠對蔣少祖更努力——她不覺得她底態度有什麼不妥——而那種癡心，有時就更真實。陳景惠需要這種真實。她是常常地拿蔣少祖底忙碌來安慰自己。在她底對蔣少祖的態度里，是有着癡心和計謀底奇異的混

合。她永遠不讓她底真的不滿表露出來，因為蔣少祖並未表露出來。她告訴自己說，她更愛蔣少祖，雖然這聲音有時很虛偽。

在這個家庭里，輕蔑和愛情奇異地混合着。丈夫底閃避，自尊心，和妻子底屈強防衛着互相說明或批評的一切可能。陳景惠在很多機會里表示她崇敬她底丈夫，但她的心里輕蔑他；她是明白他底一切弱點。她不懂得他底事情有何意義；她覺得，在這個社會里，有很多從事良好的事業的良好的丈夫，但蔣少祖不是。在她能够分享蔣少祖底光榮的時候，因為內心底秘密的苦惱，她就短促地癡心起來。蔣少祖覺得，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從事良好的生活的良好的妻子，但陳景惠不是。他們同屬於這個社會，在這個社會的婦女們底交際場和男子們底戰場上，是洒着無數的家庭底鮮血。蔣少祖是痛心地掩藏着他底傷口。妻子和丈夫都覺得，他們是為對方犧牲了那麼多。

他們永遠不說出來，永遠想着自己們是相愛的，有一天會完全征服對方——生活下去。在結婚的初期，他們是像一切年青的夫婦一樣，需要那種無條件的甚至是絕對的愛情，彼此作着辛辣的、甜蜜的告白，但後來就平淡了。在上海，孩子誕生以後，陳景惠被自己底強烈的感情驚醒，在突然之間覺得對這個世界有了新的認識。這種強烈的感情，對於人世的一種堅強的觀念，以及對於自己底目的的明晰的理解，陳景惠是初次地經驗到。那些女學生式的生活，銷沉、和渺茫的苦惱就從此離去；一個婦人底強固的、鮮明的性格就顯露了出來。蔣少祖未曾想到會得到這樣的陳景惠。在某些地

方蔣少祖覺得滿意——幾乎是感到一種懣感。他明白這是一個新的戰爭，假如他對人生依然有所追求的話。他是以那種含着譏諷的愛情接受了這新生的一切。在回憶里，這種譏諷的愛情是比最初的幼稚的告白要甜美。蔣少祖覺得，所有的人，尤其是他自己，對人生里面的那些最深切的感情應該含蓄而鄭重。於是蔣少祖，激烈的時代過去，就染上了對靜穆的古代的癖好了。對於這個時期的青年們底狂熱和浮薄，因為自己底創痛的緣故，他是無條件地憎惡了。

蔣少祖覺得，有了妻室兒女的人，才能真正地明白人類底尊嚴。蔣少祖明白他為什麼而工作。在武漢，陳景惠是不再有妒嫉的可能，但他們却突然地互相堅持起來了。蔣少祖覺得爲了尊嚴，必需征服；陳景惠覺得，爲了她所堅強地認識着的她底生活，必需征服。一切都沒有說出來，漸漸地走下去，蔣少祖覺得，說出來，將是可怕的。但在某些時候，特別在陳景惠已經帶着小孩睡去的深夜里，從開着的窗子凝望着武漢底燈火，強烈地感覺到這個時代底呼吸，蔣少祖便意識到，有了妻室兒女的人，才能真正地明白人類底尊嚴。祇在這個時候，蔣少祖才無需被逼迫着去解答他是否還愛他底妻子的那些苦惱的問題。

在這個家庭里，像在很多家庭里一樣，愛情與輕蔑同在。因爲害怕痛苦，寶貴現有的一切的緣故，蔣少祖對於陳景惠，對於他自己底家庭生活底深處，是淡漠而疏懶。他顯得是負着重荷的人。他底一切探求，總趨向某種不確定的，他認爲是在古代

的生活里存在過的靜穆了，雖然他底內心永遠波動。他注意倒莊嚴和淡漠有良好的效果。這樣，在這個熱烈的時代，蔣少祖，一面熱烈地工作，以在這個時代取勝，一面找尋心靈底靜穆，以在永恆的時間里取勝——他覺得是這樣。

蔣淑珍來訪的第二天早晨，蔣少祖問陳景惠願意不願意和他一路過江，但沒有說爲什麼。陳景惠，停止了地底妝飾工作，疑問地看着他，像每次一樣，因他底沉悶的表情而皺眉。

「昨天大姐來過。……過江去看看，你去不去？」蔣少祖說，好像很疲倦，披著大衣。他覺得，假若陳景惠願意，便伴他過江；不願意，便不。爲什麼過江，是不重要的。陳景惠昨天在漢口看電影深夜才回，因此蔣少祖特別疏懶，在這個機會裏表示他不一定需要她。

「你說，爲什麼？」陳景惠猜疑地，謹慎地問。

「你有沒有時間？……」蔣少祖問。覺得這句話過於露骨，他加上說：「弟弟從上海逃出來了，去看看？」

「啊！那麼我馬上，馬上！」陳景惠興奮地說，開始洗手。

蔣少祖，覺得她故意興奮，露出憂愁的、瞭解的笑容。

「汪卓倫在馬當被炸死了！」他用同樣的聲音說。陽光照在他底蒼白的、憂鬱的臉上。

「啊呀！」陳景惠叫起來，跑了一步……「那麼，那麼，他底孩子怎麼辦呢？」陳景惠驚動地問，同時動情地笑了一下；顯然的，在感動中，愛情來到她底心里。在靜默中，她又笑了一下，好像他們是完全和諧的。蔣少祖明白這個笑容，變得嚴肅而憂愁。

蔣純祖，在前天跑遍了武漢回來後，便發燒，生病。第二天好了一些，第三天使軟弱得不能起床。雖然這樣在哥哥和嫂嫂來看他的時候，依然掙持着爬了起來。哥哥底來臨使他激動。在看見穿着深紅色的大衣的動人的陳景惠的時候，他強烈地感到擾亂與羞恥。他紅着臉跳下床，披起新做的棉大衣，顫抖着。希望掩藏自己底擾亂，他向蔣少祖親善地微笑。

蔣少祖明顯地感到了不安。他突然覺得，這個弟弟底這種親善的笑容，是不妥的；和這個年青人在一個房間里，他將難於安靜。他很客氣地點頭，坐了下來。

「弟弟，你睡你的啊！要受涼的！」陳景惠笑着說。

「不，不，不會！」蔣純祖說，坐在床邊，顫抖着；迅速地看了陳景惠一眼。

陳景惠笑着看了蔣純祖很久，然後搖頭。她不讚成蔣純祖這樣；她覺得蔣純祖可憐。這種感情使她感到一種榮幸，她嘆息。

「到了一個星期了吧……我忙的很。」蔣少祖說。「你應該睡下去。大姐回來要說話的。」他加上說，嚴肅地笑着。

「不，沒有關係。」蔣純祖說。不知要說什麼，因窘地沉默，注視地面。

「你到漢口來，到處走走沒有？怎麼沒有到我那里來？」

蔣純祖抬頭，皺眉，看着他。

「沒有。」他回答，露出一種傲岸和一種閃避。

蔣少祖注意地看他，然後明瞭地笑了一笑。蔣少祖，看出來弟弟底苦悶和孤獨，有了同情。蔣少祖看着地面，沉思着，想到自己在弟弟這樣的年齡的時候的心境，想到那種淒涼、驕傲、和絕對的孤獨。從這個年青人底床上，桌上底凌亂的一切里，是顯露出那種生死存亡的強烈的、混亂的鬥爭，這種鬥爭爲一切漂流的年青人所有，他們要毫無憑藉地在這個世界上尋求道路。蔣少祖想到，這個弟弟是相當的猛烈，但在這個時代，是可以較容易地找到道路的。

蔣少祖決定向這個弟弟試探一下，看他究竟怎樣。他注意到弟弟底桌上有一本他所編輯的刊物，並注意到，在弟弟底床頭，堆着流行的政治的和文學的書籍。這些書籍，是他輕視的。

「你可以想到虛榮心是到了怎樣的程度！」蔣少祖想。「或許是，這一切都是無聊的浪漫，做出來的！這些年青人是除非遭遇到大的試驗！：啊，能夠嗎？」他想。

蔣純祖，已經鎮定，並且沉到深遠的沉思里去了。他在發燒，內心亢奮着。蔣少祖很久地凝視他底憔悴的面容，重新想到弟弟是強烈而孤獨的。忽然蔣純祖在沉思中

歎息，並瞥了無聊地坐着的陳景惠一眼，試探自己會不會被她蠱惑。

「我不曉得秀菊姐姐這麼快就結婚了！」他恍惚地說，差不多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你有意見麼？」蔣少祖和善地，愉快地笑着問。高興自己能這樣和善而愉快。但陳景惠開始在蔣純祖面前感到奇異的拘束。

蔣純祖又看了陳景惠一眼。

「你怎樣逃出來的？」蔣少祖問。

「這個……：……一時說不清楚。」蔣純祖回答，皺了眉。

「說說看呢？」

蔣純祖瞥了哥哥一眼，露出乖戾的，痛苦的表情，沉默着。蔣少祖，明顯地感覺到自尊心底受傷，消失了愉快的心情；重新發現到那些流行的文學書籍，和這個年青人底虛榮。對於蔣少祖，在剛才的談話中，蔣純祖祇是情感單純的弟弟，但在這些流行的文學書籍和這種浪漫的作風中，便祇是武漢底那種浮囂而熱烈的青年了。蔣少祖，因為這些青年們造成了他底榮譽和別人底更大的榮譽的緣故，因為這些青年們底才能和力量常常是異常的驚人的緣故，對這些青年們愉快地懷着尊敬，而嚴刻地，堅決地，苦惱地懷着戒心。在他底內心底創痛上，他是無法克制對這些青年的憎惡的，雖然他時常露出愉快的態度來。

對自己底弟弟的親愛和憐恤，是迅速地被這種感情代替了。於是蔣少祖有了痛苦，而且這痛苦是尖銳的。和這個弟弟，他是並不接近的，現在這個弟弟底少年時代是過去了。蔣少祖沉思着，忘記了陳景惠底不安，沉入憂傷了。他高興他能夠想到，假如這個弟弟依然年青而純潔，能夠愛他像愛一切人一樣的話，他是渴望補救，能夠補救的。假如這個弟弟能夠擺脫那些虛浮的缺點，走上他底道路的話，他是要給予真實的愛情的，這種愛情，他不曾給予蔣家底任何人。蔣少祖覺得，他是多麼願意他底弟弟不會沾惹那些虛浮的觀念！

他，蔣少祖，到了今天，是不可能和那些虛浮的事物妥協的！但他是能夠，而且希望和他底弟弟妥協的。他覺得，不管這個時代怎樣進展，對於他，在人生里，所剩下的已經不多了！他應該竭誠地和他底弟弟相愛，以慰他底神聖的亡父。他樂於記起，在上海淪陷，弟弟下落不明的那些日子里，他是怎樣的乾心，怎樣的悲傷；他樂於記起，他是怎樣地計劃在弟弟脫險後，給弟弟安排一個良好的訓練和前途。他高興他能夠譴責自己，在今天過江的時候，他是因家庭的煩惱和對於汪卓倫的思想而遺忘了這一切；在剛才進門的時候，他是因弟弟所給他的不安而冷淡了這一切。

在他底蒼白的臉上，露出了悲傷的笑容。他凝視沉默着的蔣純祖。

「我們底家庭，現在大家注意的，祇有你一個人了，蘇州的小孩子一個都沒有出來，非常的可憐。」他憂愁地，文雅地笑着說，「一個人，要擔負他自己底命運。要

知道，什麼是有價值的，什麼是沒有價值的。好不好告訴我你底興趣呢？」他問。

蔣純祖，除了金錢的幫助以外，並不希望從這個哥哥得到什麼的，發現這個哥哥和自己是如此的親近，感動了。逃到漢口以後，從姐姐們沒有得到，不可能得到的溫暖，是從這個哥哥得到了。他承認，對於哥哥底工作，他是有着無窮的景仰和熱望。

但他，蔣純祖，已不如蔣少祖所悲傷地希望的那樣單純。他是荷着野心，又覺得自己卑微，以孤獨爲慰藉。他是懷疑自己，覺得自己卑劣、卑微，羨嫉一切人；但又荷着大的野心，猛烈地輕蔑一切人，渴望落荒而走。他景仰這個人，因爲這個人可以滿足他底需要；在他得到了他所需要的，或證明了這種需要是不可能得到的那個時候，他便會遺忘這個人。強烈的年青人，在人生底競爭中，不可能爲別人服役。

聽了哥哥底話，蔣純祖露出躊躇。他謙卑地想到，哥哥底感情是真實的，但對於他，蔣純祖，是不值得的；所有的人，假如澈底地知道他，便必會拋棄他。同時他辛辣地想到，哥哥底關切，對於他，是無價值的，因爲他底命運已經注定。他並且想到，哥哥所以如此，祇是爲了自己。這個思想使他對哥哥感到歉疚，因爲他現在是那樣的景仰哥哥。

他閃避地，不安地盼顧，又看了無聊地坐着的陳景惠一眼；然後，爲了表現對這個哥哥的真實的態度，他抓桌上的那本雜誌來翻了一下。他也許希望諂媚蔣少祖，但抓起這本雜誌來，他便陰冷地想到，寫了這些熱烈而動人的文章的蔣少祖，是有着這

樣的一個太太；這樣的一個太太，這種生活，是必定將那一片充滿毀滅與苦難的曠野遮攔起來的。蔣少祖在文章里提到傷兵工作，使他想到九江對岸的那個小的隊伍，和那些兵士們底那種痛苦的面容。

蔣純祖不能明白自己究竟對這個哥哥怎樣。他覺得有些怕他——因為，在他底面前，是陳列着那種建設起來了的生活——於是他重新想起自己底孤獨來。

「我要走開，要記着我底悲哀，要記着世界上的一切苦難！我總在想，在荒涼的曠野里，有我底坟墓……一切都是沉默的。」蔣純祖想。但覺得這些思想不真實，它們是努力地做出來的。他向他底哥哥簡單地笑了一下，這個笑容與他所想的無關。蔣少祖是和善地、愉快地看着他。

「你很喜欢文學書麼？」蔣少祖細心地問。

「我？……不一定。」蔣純祖閃避地回答，小孩般皺眉。

「你喜歡什麼呢？」

「我喜歡流血，我喜歡死亡，」蔣純祖憤怒地想。同時興奮地、簡單地向哥哥笑了一笑；這個思想所包含的那悲壯的一切令他興奮。

蔣少祖認為已經明白了弟弟，明白了弟弟底單純、生怯、和虛榮，沉思地、滿意地笑着。因為他需要一個弟弟，他便高興在蔣純祖身上看見這種單純、生怯、和虛榮，認為這些性質是優越於武漢底青年們的。他覺得他在武漢沒有看到過一個像弟弟

沉靜的青年；弟弟底虛榮心底那種女性底氣質使他有了溫柔的、和平的情緒。

「你是在九江遇到汪卓倫？」他問。

蔣純祖幾乎是驚異地看着他，然後點頭。

「我給你看一個東西。」他說，取出那本簿子來。

蔣少祖皺着眉頭打開簿子，又看弟弟。

「我沒有給任何人看過！」蔣純祖憤怒地說，憤怒地笑着，看了陳景惠一眼，她正湊過頭去看那本簿子。

「你們看看吧！這是記下來的！還有沒有記下來的！這就是在中國發生的一切！他們曾經愛過，永遠愛着，他們在荒涼的曠野中默默地獻出自己！你們儘管看吧！你們決不會明白！是的，我這樣說！」蔣純祖，脫離了那種內心底束縛，興奮地、愉快地想。

他覺得他是站在那間被黎明的光輝照耀着的房里，站在蒼白、憔悴、而沉默的汪卓倫面前。他興奮地站了起來，臉上有激烈的笑容。蔣少祖仔細地看完，把簿子合起，輕輕地放在桌上，覺得弟弟在看他，露出淡漠的神情注視地面。

「汪卓倫是多麼苦惱啊！這些問題不是他能夠解決的，於是他犧牲了！」蔣少祖興奮地想，想起了那一次他和汪卓倫的談話，「是的，他是誠實的人……但也僅僅祇是誠實而已！」他想。

蔣純祖底激烈的笑容，和蔣少祖底淡漠的、嚴厲的神情，成了鮮明的對照。蔣少祖抬頭，對弟弟有了顯著的不滿。

「是的，他是這樣的浮薄！」他想。

這時蔣淑珍抱着汪卓倫底小孩走了進來。陳景惠起立，伸手抱小孩，但蔣少祖迅速地走到她底前面，攔住了她，看着小孩：他不高興她底浮薄。消瘦的蔣淑珍，爲汪卓倫底孤兒而苦惱，需要向蔣少祖訴說一切；在蔣少祖底注視里，她嚴肅而悲哀地笑着，覺得懷里的溫熱和重量是神聖的，覺得自己底意念是完全的可羞恥。

「你剛才到哪里去了？」蔣少祖問，企圖掩藏自己底感情，並企圖掩藏在他們中間存在着的那個嚴重的、痛苦的問題：怎樣撫養孤兒？

蔣淑珍不回答，痛苦地皺着眉。

「你知道了，少祖！你想想……」她說，企圖溫柔而憐愛，但迅速地焦灼了起來。蔣淑珍底痛苦是，她覺得她永遠不能把汪卓倫底孩子當做自己底孩子。她無力，無錢，而自己底兩歲的男孩同樣的需要照料。在兩個孩子同時啼哭的時候，她不知應該跑向哪一個。她常常先照料汪卓倫底小孩，但這並不給予安慰；而在十次中間有一次先跑問自己底孩子的時候，她便要經歷良心底嚴酷的痛苦。

蔣家底所有的重負，現在是全壓在她一個人的身上了，而她是軟弱的女子。她覺得，在姊妹們找到了幸福的時候，她便被壓在不和睦的家庭底各種痛苦里面了。她底

賢良的忍耐，是到了最大的限度；她覺得她要發瘋。但在走進房的時候，在蔣少祖底激動的凝視下，她重新又感到她懷里的溫暖和重量是神聖的。

她不知應該說什麼；對於陳景惠，她是懷着隱密的嫉恨。她企圖使自己滿意一切的人；在那個唯有她能理解的神聖的重量下，她企圖溫柔而憐愛。但顯然的，在這個房間里，沒有人能够理解她底憐愛或痛苦。

她焦灼地皺眉，走到床邊，責備蔣純祖不應該起來。從前房傳來了她底男孩底哭聲，她站住不動。

「少祖，請你抱一抱。」她冷淡地說，她底表情陰沉而激怒。她走出去。沒有多久她轉來；房里沉默着，她恍惚地走到桌邊。

汪卓倫底小孩，是她當作母親的，看見她，在蔣少祖底膝上掙扎，辛酸地啼哭。蔣淑珍伸手抱小孩，但蔣少祖不放，以為這樣可以使蔣淑珍得到安慰。於是蔣淑珍輕輕地歎息。

「我總記得淑華……我沒有臉見她……」突然蔣淑珍失聲哭出來，背過身子去，說。

陳景惠，覺得是小孩刺激起這些感情來的，悄悄地抱小孩走出去了。蔣純祖倚在枕頭上，陰冷地看着他們。

「大姐，平靜！」蔣少祖嚴肅地說。「孩子可以請用人……我說過，在經濟方

面，我負責！」

蔣淑珍含着眼淚憐憫地看他，好像說：「這樣簡單嗎？」

「我已經決定在銀行里立一個摺子，用做小孩將來的學費；我要盡量扶植他，這是爲了我自己！大姐，你應該幫助我，不是嗎？」蔣少祖嚴肅地、感動地說，走了一步。他突然無比親切地感到汪卓倫，覺得他崇高而神聖。

「我明白這個人將要成爲我這終生的目標和偶像！」蔣少祖想，「大姐，答應嗎？」他嚴肅地問。

「少祖，不要提了，祇要我自己能夠活下去，爲了淑華……」蔣淑珍又啜泣。「是的，爲了淑華，蔚祖，還有爹爹姆媽……少祖，我是上了四十歲的人了，眼前的這種災難，能夠盼到一個完結，我就想回蘇州呢，淑華她多久想回蘇州！」她流淚。

想到在蘇州賣房子和埋葬馮家貴底情景，蔣少祖眼睛潮濕了。

蔣淑珍低着頭，想念蘇州，想念梅花、果園、風雪的夜和沉靜的爐火，想念那些雅緻的少女們——她和她底姊妹們悄悄地流淚。蔣純祖露出了頑強的、輕蔑的表情。

前房有活潑的脚步聲，接着有興奮的喊叫聲，面孔發紅的蔣秀菊提着精緻的皮包跑了進來。在她底後面，他底新婚的丈夫踏着腳走路；新的堅硬的皮鞋吱吱地發響，臉上呈顯着文雅有禮的，和悅的笑容。興奮而快樂的陳景惠抱着小孩從院落里追了進來。床上的男孩被驚醒，猛烈地啼哭。

「大姐，」蔣秀菊衝進房，快樂地叫，但站住了。看見姐姐臉上的眼淚，看見蔣純祖，她是突然地從快樂的興奮變得沉靜而謹慎。

王倫走進來，注意到一切，嚴肅地向蔣少祖鞠躬；以爲蔣純祖是這種空氣底原因，微笑着向蔣純祖鞠躬。他把手裏的兩個大的紙包放在牆邊的小桌子上，輕輕地搓手；顯然的，在問候了別人以後，他是祇注意着自己底愉快的心境。

「弟弟來了嗎？」蔣秀菊異常沉靜，異常溫存，異常慎地問。

蔣純祖，在這個帶來了鮮美的空氣和活潑的青春的，優雅的，動人的姐姐面前，興奮地站了起來，幸福地笑了。蔣純祖感到，在這個房間里，被所有的人愛着，他是已經脫離了那一片冷酷的曠野了。

「到了一個星期了！」蔣純祖說，羞怯地笑着。

「叫我們多麼焦急呀！」蔣秀菊看着姐姐，爲姐姐底眼淚而露出悲哀的，抱歉的笑容。

蔣淑珍看弟弟，又看妹妹，安慰地歎息——她不能感覺到弟妹們底青春的幸福，但確知這種幸福存在，並且美好——走出去看小孩。蔣秀菊盼顧，不覺地因姐姐底離開而快樂。

「這幾個月受驚了吧。」蔣秀菊愉快地笑着問。

蔣純祖發覺這個姐姐已變得非常的客氣，疑問地看着她。他記得，在他去上海的

前夜，這個姐姐是曾經嚴厲地斥責他的。

回答蔣秀菊，他搖頭。他覺得這個姐姐底客氣非常的可笑。

「路上很困難吧？」王倫愉快地問，興奮地搓手。

「不怎麼困難。」蔣純祖嚴肅的地回答，看着他，好像說：「請你原諒，我祇能這樣回答你。」

蔣秀菊坐了下來，向蔣少祖笑，又向陳景惠笑。

「我們在路上遇到一個兵！」她興奮地說，「他突然跑到我們面前來，向他說，『她看王倫，後者讚同地笑着，』『同志，願意到我們部隊里幹工作嗎？』把我們弄得莫明其妙了！那個兵說：『我們上頭要找一個管政治的人材，同志願意去嗎？』」她笑了起來，快樂地搖頭，她是那樣的興奮，以致於大家沒有能夠聽出來她接着說了什麼。

她喘息，臉紅，看着王倫。

「我回答說我是有工作的。」王倫說，嘲諷地走着，覺得蔣秀菊要求他這樣。於是蔣秀菊又笑了起來。

「那個兵是多麼好的人啊！他戴着鋼盔，到耳朵的！」

「戴着鋼盔就是很好的人嗎？」蔣少祖嘲弄地問。

陳景惠發笑，讚美地看了蔣少祖一眼。蔣秀菊含着快樂的眼淚望着蔣少祖，然後

輕輕地歎息。她覺得她不應該這樣快樂，忘記了姐姐底悲傷。大家沉默。王倫和悅地笑着，依然在想那個兵。蔣純祖悄悄地依在枕頭上，想着這個兵。

「弟弟，多麼瘦啊！」蔣秀菊憐憫地說，

「他在生病。」

「啊！那麼，醫生看了嗎？——弟弟，我預備送你一隻鋼筆和一隻錶，今天我沒有帶來，好嗎？」

「你結婚，我又沒有送禮！」蔣純祖回答，輕視而臉紅——對姐姐底結婚和一切結婚，他的懷着輕蔑的困惑是；特別因為蔣秀菊和王倫如此快樂，無端地嘲笑了那個兵，他對這種結婚嚴厲起來。他是帶着那種強烈的表現說這句話的，但在說出來了以後，這種強烈使他不安；他感到困惑，露出閃避的神情。

「你這個人真是奇怪！唉，阿弟啊，」蔣秀菊看了他一眼，興奮地說，「這樣說，多麼叫我生氣！」

「那麼我就在這裡恭喜了！」蔣純祖嘲弄地說，興奮地笑了一聲。

「那你是要站起來鞠躬的呀！」陳景惠說。

蔣純祖，懷着激烈的情緒，又希望賣弄，使大家感到意外地站了起來，向蔣秀菊鞠躬，他辛辣地笑了一聲，看着陳景惠懷里的小孩。蔣淑珍有所準備地走了進來。

「秀菊，本來不必告訴你：汪卓倫死了！」她說，悽慘地，溫柔地笑着。

於是蔣秀菊環顧，凝視快要睡着的小孩，又凝視姐姐。她底悲傷的，惶惑的眼睛說：「姐姐，我錯了，有罪！」

蔣淑珍溫柔地笑着。蔣秀菊眼里有了淚水，悄悄地轉過身去。

「姐姐，我跟你談一談。」突然她轉身，說，向門外走去。

「姐姐，我們怎麼辦呢？」蔣秀菊在外房的桌前站下，哭起來，說。她是這樣的悲傷，因為她需要分拒姐姐底悲傷，彌補她底過錯。

「沒有怎麼辦。」蔣淑珍小聲說。

「自從爹爹死後，我們就孤單地……而，而，發生了那麼多的事情，我，我們……」蔣秀菊小孩般潑泣，用手指劃桌面。「但是我並不，並不是沒有良心的，我並不是；我總是，總是錯，姐姐。」

「你沒有錯。」蔣淑珍淒涼地笑着小聲說。

蔣秀菊抬頭，含淚看姐姐，好像問：「我真的沒有錯嗎？」

蔣淑珍溫柔地、淒涼地笑着，一面冷靜地想到妹妹在此刻祇是需要快樂，所以並不真的懂得痛苦，並想到自己在結婚的時候的怕錯的心理。

敘後，蔣少祖疲憊，冷淡，想着自己底事情，亟於脫離這個地方，走進了弟弟底房間。蔣純祖睡在床在，手臂露在外面，手里抓着一張紙。蔣少祖說，他很忙，希望弟弟在病好了以後到他那里去一趟。

「好，有空過江來玩。」蔣少祖冷淡地說，戴上帽子，走了出去。蔣純祖覺得痛苦，想了一下，不知爲什麼眼睛潮濕了。

「一切死去的人，一切準備死去的人，在這個時代，請監視我，幫助我，原諒我！我從此開始，我底路程無窮的遙遠！」蔣純祖大聲對自己說，撕碎了手里的紙片。

二

少年的陸明棟在熱烈的幻想中生活，一面經歷着在這個年齡里所有的那種肉體底強烈的蠱惑和痛苦。陸明棟在逃難中迅速地成長起來，有了莊嚴的，不可透滲的面孔；像這個時代的一切少年一樣，對家人冷淡。陸明棟仇視日常的，實際的生活里的一切，以傷害家人爲快。少年們，在他們底熱烈的幻想中，對待舊有的一切是如此的冷酷。

陸牧生在南京淪陷前半個月來到武漢，暫時沒有找到職業；然而，雖然生活較過去困苦，他底心情却特別良好。他會見了幾個昇了官的，闊別了多年的朋友，這些朋友底希望無條件地成了他底希望，他覺得自己是脫離了南京底狹小的圈子，進入了寬闊的天地了。武漢底生活底空前的流動和開展給他帶來了光明；他是那樣地容易興奮，那樣地樂觀，相信自己在不久的將來能夠再度振奮起來，至少要得到一個獨當一面的差事，實現年青時代的雄心。年青時代的那種雄心，是沒有這樣具體的目標的，

但他現在在身世慰藉的興奮的情里把這兩種雄心聯接起來了。像很多中國人一樣，在三十七歲的今天，他認為他已經接近，或者簡直就進入老年了。在良好的心情里面，他想到對於炎涼的世界和辛酸的人生他是已經如此的理解；富貴榮華他已無所留戀，他今後所有的一切，祇是爲了兒女們。正是在良好的、樂觀的心情里面，他有這種悲愴的、慰藉的思想。這種思想使他底新的雄心顯得明確了。

在結婚底最初，陸牧生曾經答應使陸明棟姊妹受到最完好的教育。對這個應諾，他是很忠實的，雖然事實上難以如願。他對兩姊妹改姓陸，認爲他們是自己底兒女。姑媽同意了這個，但認爲陸明棟底兒女必需繼續自己底底香煙。——困苦的環境，使他們常常地爲陸明棟姊妹底教育問題爭吵。離開了南京，姑媽更傷心了。但陸牧生反而覺得一切都已經不成問題。

但他們爲他而痛苦着的陸明棟，他們希望着的那個陸明棟已經不復存在了。少年人底感情和思想，在這個時代里痛快淋漓地吹着的大風，是他們絕不能了解的。陸明棟孤獨了一些時候，被當時的那些報紙雜誌整個地吞沒；然後奮勇地向一個救亡團體報了名。於是陸明棟被大風吹走了。

陸明棟，因爲看見實際的自己是痛苦的，因爲這個自己是平凡而混亂的——在肉體底蠱惑和痛苦里，他覺得是可怖而絕望的——便創造了另一個自己。這個自己是勇敢，浪漫，內心悲涼。他認爲「他」應該脫離家庭，投奔戰鬥；在戰鬥中受傷，瀕

死時爲美麗的姑娘所愛。於是他，陸明棟不能忍受自己，不能忍受實際的生活的陸明棟，便這樣做了。

無疑地他認爲他可以達到他底理想，因爲他心里充滿了這樣的理想；它們不給另外的任何事物留一點空隙。他所覘到的那些朋友，那些和他做着同樣的夢的少年們，他認爲是世界上最值得寶貴的。金錢底缺乏使他極端痛苦，因爲這使得他不能對他底朋友們做更多的奉獻；在遊玩和吃東西的時候，他底朋友們每次總破費，使他極端的難堪。人們很難想像，心靈赤裸着的少年們，他們底痛苦有多麼大。於是陸明棟就開始在家里偷竊了。其中有一次被沈麗英發覺了，陸明棟羞辱而恐怖，認爲他底那個「他」是從此破滅了。但那個「他」却變得更執拗，更強烈，更光輝。

陸明棟偷去了姐姐底蓄積。陸積玉發覺的時候，衝出去，告訴了母親少女們，對於她們所苦心經營的積蓄，是那樣的寶貴；當她們想像在三十歲的時候他們可以有多少錢的時候，她們底心就被榮耀和幸福震撼了。每在那個小的鐵盒子里投進一分錢，她們底單純的心靈便有了新的慰藉；在這樣大的世界中，少女們保衛着她們底微小的，可憐的聖地。

陸積玉底控訴使沈麗英有了尖銳的痛苦。兒子底卑劣使她痛苦，女兒底行爲使她更痛苦。她覺得陸積玉對弟弟是無情義的；她覺得陸積玉應該袒護弟弟，並體恤家庭底艱苦的處境。

沈麗英憤恨女兒底自私，開始憐恤那個更自私的兒子。在對兒子的憤怒和羞慚之後，沈麗英責罵了女兒，說她不應該如此小題大做，不應該如此不體恤母親；她說，假如爸爸知道了，對誰都沒有好處。陸積玉奔回房中，蒙在被里啼哭。

陸積玉是那樣的憐愛她底母親，在家里做着苦重的工作——現在她對這個母親失去信心了。雖然已多次如此，但她覺得這一回是絕對的了。展開在武漢的那一切，有力地支持了她底這個憤激，使它轉成冷酷。她想到底那些同學們，並想到傅鐘芬。於是他重新衝出房，跑到廚房里去，向沈麗英聲明她要離開家庭，到四川去唸書。

她底話說完，來了沉默。沈麗英繼續炒菜，臉孔發白。終於她停止了，哭了出來，拖油漬的長衫掩住眼睛。

「女兒，女兒，我對不住你……」她哭着跑過了院落。但她即刻又跑了轉來。

「女兒，不去！」她可憐地說。

陸積玉抄着菜，矜持地點了一下頭。突然地她哭了，用衣袖蒙着臉轉過身去。

「我要去，媽！」她說。

陸明棟向一個出發到北方戰地去的團體報了名，決定從家里逃走。

他是前一天偷了姐姐底錢的。今天下午，他底一個朋友祕密地告訴他說，這個到戰地去的團體明天清早就出發，現在還可以報名。於是他報了名。約好了和朋友晚上

十一點鐘在江漢關下會面，晚飯前他回來了。吃完晚飯，他聽見江漢關底大銅鐘敲了七點。

「是的，還有四個鐘點了！」陸明棟想。

他陰沉而不安，坐在房里；大銅鐘敲了八點，他站了起來；發現姐姐在看他，他又坐下。

陸牧生下午去看了朋友，這個朋友留他吃了晚飯，告訴他說，他所希望的那個差事已經不成問題，現在祇等主管人從長沙回來。陸牧生是笑着回來的。他泡了好茶，換了拖鞋，開始和抱着小孩的沈麗英長談。他底愉快的聲音和沈麗英底快樂的尖聲使全家充滿了生氣；他們快要從困苦中站起來，他們都獲得安慰了。但陸明棟興奮而痛苦，不懂得他們爲什麼這樣高興。

祖母被叫了過去吃糖食，剩下陸積玉姊弟坐在這邊房中。陸積玉躺在自己床上，想着到四川去讀書的事。在平靜的思索里，引起這個意念的那種憤激的感情已經消逝，這個意念變得更合理，同時也變得更艱難：她心里覺得它是艱難的。對面房里的活潑的談笑聲使她覺得她底要求是可以被准許的；這種談話聲使她底心情和平而憂鬱。無論如何，家庭中的這種少有的愉快使她愉快。

陸明棟抱頭燈前，發呆地看着打開着的房門。對面的談話聲使他焦灼。他希望他們即刻就睡去，好使他偷到他所需要的。

他轉過頭來看姐姐，希望她離開。陸積玉底大的、明亮的眼睛看着他。他重新看着門外。

「我問你，我底錢你是不是拿去了？」陸積玉問。

「什麼錢？」陸明棟假裝詫異地問，臉紅。「我根本就沒有！」他大聲說，聽見了自己底聲音。

「嚇，有什麼要緊——小偷！」

陸明棟沉默着，好像沒有聽見。

「是的，我拿了，姐姐！」他忽然低聲說，抱着頭看着門。

由於這個聲音里的某種嚴肅的、感人的力量，陸積玉迅速地坐了起來，看着他。陸積玉眼里有了眼淚。她從未聽見過陸明棟用這種聲音說話。

「我們在一起長大，我們都是很不幸的，」陸明棟以發抖的聲音說，「而沒有多——久，我們——就要——分離了！你底錢，將來我還你。」他說，憤怒地揩了眼淚。

陸積玉走到桌子前面，嚴肅地看着他。

「弟弟，何必講這樣的話呢！總是我剛才不應該罵你。」

「你罵——是對的！」

「錢，用了，就算了，」她說。她停頓，嗚咽了一聲。「弟弟，我對不住你！」

她說。

於是他們沉默了。在這，他們底短促的，又是漫長的童年消逝了。

對面房里有喊聲。沈麗英，向丈夫提出了女兒底要求，並談及兒子底前途，喊兩姊妹過去談話。陸明棟憤怒地皺眉，站了起來，陸積玉小心地看了他一眼，走了出去。於是他緊張地盼顧，跑向櫥，打開內層的抽屜，恐慌地戰慄着，發白發冷，從一個小鐵盒里取出了祖母底一個金戒指；這個戒指是蔣家底遺物，老人神聖地留着預備作爲他，陸明棟底結婚戒指用的。戒指藏進了口袋，陸明棟關上了櫥門。陸明棟恐怖得麻痺，但極其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底一切動作，聽到外房的談話聲和自己所弄出的響聲，好像有一種巨大的、神異的力量在他底身上擴張着。

「是的，他們說，這張桌子！」他想，弦暈地走出房，好像走在雲霧中。

「這張桌子就要五塊錢！那張是房東借的！」沈麗英以誇耀的聲音說，表示困苦可以減輕——她希望如此。陸明棟悄悄地走進房，大家看着他。恐怖尙未離去，陸明棟覺得這些視線是可怕的；陸明棟底心在慘痛中呻吟。

「我把他們毀滅了！我把奶奶毀滅了！」陸明棟想，看了祖母一眼。老人捧着茶杯，用指甲剔牙齒，慈愛地笑着。

「我已經和積玉談了，叫她暫時不要去！」沈麗英以誇耀的，快樂的銳聲向丈夫說；「積玉，伯伯說，事情一安定，你們一定繼續讀書！」

陸稚玉抱着小孩，憂鬱地沉默着，吻小孩。

「告訴你們，老子不會耽誤你們的！」陸牧生幸福地笑着粗聲說。他伸開腿；充分地意識到肉體底安靜和舒適，他心里有溫柔的感情在顫動。他又笑了一笑。「怎樣，你？」他問陸明棟。「這個傻瓜！」他說笑了起來。

「伯伯問你的話！」沈麗英說。

陸明棟開始感到家庭中的這種快樂，感到這快樂會長存，他，陸明棟，不會毀滅他們，心里有了安慰。想到他可以平安地離開，他心里有尖銳的短促的快樂。他歎息。

「你這些時候整天在哪里曬呀？」陸牧生問。

「伯伯問你的話！」祖母和母親同時說。

「我遇到幾個同學，在同學家里玩。」陸明棟生怯地說，環視大家。

「我看你還是在家里看看書的好！是又弄什麼救亡運動吧，大衣破得像個刺猬」陸牧生提到救亡運動，使陸明棟心里有溫柔的感激。

「也沒有什麼。蹲在家里，有些悶。」他說，臉紅了。

「算了吧！」陸牧生快樂地，嘲諷地說，「什麼救亡運動，別人拿你們年輕人開玩笑！告訴你，頂多半年就好回南京了！」

「哪個說的？」陸明棟感激着，希望談話，問。特別因為他，陸明棟，就要離開，他感激這個家庭——這個家庭，到現在，還對他如此的溫存——本能地希望在這

個最後的瞬間多說一些話，並多聽一點親切的聲音。這種親切的聲音是他以前所不會知道的。

「你曉得什麼！」陸牧生大聲說。「過來，坐這裡。」

在祖母和母親底歡喜的目光下，陸明棟輕輕地走動，——剛才的那個可怕的印象，是消滅了——坐了下來。

「但是，哪個說的？」他溫和地問。

「政府說的！——哪個說的？」陸牧生大聲說，笑了起來。「難到你們這些黃毛小子比政府知道得還多麼？」他愉快地說。由於往昔的失敗，陸牧生希望和這個兒子談政治，使他服從他底經驗。

「我在年青的時候，經歷過多少啊！你底少祖舅舅那時候不知在哪里！」陸牧生大聲說，大家都聽着他。「那時候我在漢口商會里，突然之間兩黨分裂了！我事前一點都不知道，照樣跑去辦公，但辦公室里一個人都沒有。幸虧我機警，我看出來了！」他向笑着的沈麗英說。「我看見保險箱開着，我就拿了一千塊錢，和你底媽馬上逃到南京！要不是那一下子走得快，嚇，腦袋早就沒有了！」他嚴肅而興奮地做了一個砍頭的手勢。「而我在二十二歲的時候，從湖南逃出來，逃了三天三夜，——告訴你，先生！」他說，稱陸明棟為先生，「政治是個反來覆去的東西，我們忠心的結果，別人却早把你丟開了。四個字：昇官發財！」

「是啊，明棟，你要記着！」沈麗英感動地大聲說。因為智力底缺乏，對於政治，陸牧生祇能說這些；但他是那樣地興奮着，認為他已表達了人生里的最深刻的東西了。沈麗英每次總被感動，因為她，一個崇拜着丈夫的妻子，是那樣精微地為丈夫底過去的遭遇而憂傷。陸牧生所說出來的，以及所不能說出來的他底過去的遭遇，對於他們底生活的影響，祇有沈麗英能夠了解。

「但是，這次的抗戰，難到也是為了少數人的昇官發財麼？」陸明棟生氣地問。「你哪里知道啊！」少數人的昇官發財！噲噲噲！傻瓜啊！」，他說，大笑了起來。

「好好讀書！」他說，「麗英，給他五塊錢。我是不反對年輕人用錢的，但不可亂用。」

沈麗英喜悅，但堅決不給兒子。陸牧生瞭解，笑着站了起來，自己到床邊去取錢。「看你給他！你高興起來什麼都由他們，我們吃飯都不周全！」沈麗英叫。

陸明棟站着，沉默着，注意到大家都在看他，注意到媽媽眼里的淚水。陸牧生取出拾塊錢來，憂鬱地笑着，分給兩姊妹。陸積玉接了，看着弟弟。陸明棟突然流淚了。陸明棟低頭，眼淚落到地板上。

「明棟，你接住吧。」祖母憂愁地說。

「謝謝你！」陸明棟小聲說。在這個家庭里，由這個兒子說出來的這句話是奇特

的。陸牧生底疲乏的臉興奮打顫，並且眼里有了淚水。

「去吧，睡吧，啊！」他說，悲哀地笑了一笑。

「是的，他們從來沒有這樣待我！我們是多麼可憐的人啊！我多麼負心啊！從今以後，祇有死能夠報答了！在這個時代，我們大家將要多麼痛苦啊！」陸明棟想，含着眼淚走出房。

陸明棟上床睡了。他向祖母可憐地說，他想換一換襯衣。老人找出襯衣來，戴上老光眼鏡，湊在燈前修補破洞。老人不停地低語着，勸戒孫兒在險惡的人世間要小心。老人底稀疏的白髮在燈光下鬆散了開來。陸明棟睡在被里，痛苦地看着祖母。

老人把工作湊在眼睛下面做着，不時睜眼睛，揩眼鏡，談起了蔣蔚祖，告戒孫兒在遇到了女人的時候要特別小心。接着談起了蔣純祖，問陸明棟去看了他沒有。陸明棟想起了蔣純祖，想起了他在王定和家底葡萄架下吻陸積玉的情景，想起了往昔的一切。陸明棟在回憶里的各個鮮明的島嶼上悄悄地走過，在一切島嶼中間，祖母底白髮的頭顱浮顯着；好像從沉深的黑暗里浮起來，好像從激怒的波濤里浮起來。

陸明棟換了襯衣。老人熄燈，在四歲的女孩身邊睡下了。……陸明棟坐了起來；月光照進窗戶，一切都安靜了。這個最後的晚上完結了。

在另一邊，陸積玉睡着，發出鼻聲。在老人身邊，圓臉的小女孩甜蜜地呼吸着。寒冷的月光照着老人底蓬鬆的白髮。

對江的大銅鐘報了十點。先是疑問的，溫存的聲音，然後是宏亮的，熱烈的聲音。最後的莊嚴的一響在沉寂中遲遲地透露了出來，陸明棟披起衣服，輕輕地跳下床。

「是的，還有弟弟妹妹安慰她！」陸明棟想。

陸明棟看睡着的姐姐。陸明棟向家人告別。這種嚴肅的情緒壓伏了慌亂和痛苦。陸明棟走到桌邊，打開墨盒，在紙條上寫字。他嚴肅地意識到他正在做的事情底意義。他迅速地寫字。在月光下動着瘦削的、兒童的手腕。

「我明天一早就出發到北方去了。」陸明棟寫；「你們不要記罪我，一切我自己會小心。我要來信給你們。」他擱筆，想了一想；在他心里發生了嚴肅的誠實底願望，他加上寫：「祖母底金戒指我拿走了。」署名是：「你們底兒子，孫兒，弟弟，哥哥，明棟。」

他把一條擺好，摸了一摸口袋里的東西，望着床舖。老人底白髮在月光下莊嚴而寧靜地呈顯着。小孩底甜笑的臉在月光下打皺——陸明棟站了起來，輕輕地打開房門。

陸明棟意外地嚴肅而鎮靜。這種心情使他覺得他底出走是必然的，必需的；出走的陸明棟，已經意外地是真實的陸明棟，不再是那個「他」。對於現在的陸明棟，那個「他」不在了。空氣寒冷而鮮活，陸明棟覺得自己是去旅行；他心里充滿了兒

時旅行的情緒；他覺得不會有什麼嚴重的事發生。他回頭看了一下；他所住的那一排房子安靜地站在月光下面。

他上了輪渡，看見了矗立在月華中的、燈火燦爛的、莊嚴的江漢關。乘客很少，陸明棟走到寬闊的船尾，憑着欄杆，在輪渡開行的時候注視着武昌。於是他高興了。他感激這個時代，感激這寬闊的、美麗的天地，感激一切。

輪渡在激浪中搖盪，在月光照耀着的寬闊的江面上留下了鮮明的水痕。這水痕在遠處寬大開來，在月下好像無數的圓滑的、赤裸的、美麗的、奇異的生命在翻滾。空氣寒冷而新鮮，輪渡在江中行駛，武漢三鎮有繁密的、絢爛的燈火。

陸明棟是到了奇異的世界中。他興奮地感到悲傷和甜蜜。陸明棟陶醉着，和他底那個「他」奇異地混合了。在武漢，有無數的青年，和他們那個「他」奇異地相混合，如人們所愛說的，從他們底痛苦的、平凡的生活中被時代底風暴吹走了。少年們所經歷到的那種強烈的、悲涼的、光明的戀愛之情，是痛苦了多年的中國所開放的莊嚴的花朵。

「冰雪的北方，將要比溫暖的南國更美麗吧！而，在詩篇上，戰士底攻場，會比奴隸底國家更溫暖，更明亮！」陸明棟莊嚴地站着，唸着詩。

顯然的，陸明棟底出奔，對於沈麗英和蔣家底老姑媽，是可怕的事。這件事情使

這個家庭傾覆了，使單純的、受苦的、希望着的心破滅了；直到經過了好幾個月，直到陸明棟來了信，直到生活有了新的變化，生活才恢復平靜的常態。陸牧生底憤怒促使了這個恢復。

陸積玉在第二天早晨發現了陸明棟留下的條子。沈麗英在恐怖中瞞住了母親，哀求了丈夫，過江奔往平漢路的火車站。中午的時候她回來了。老人抱着小孩站在院落里晒着太陽，被沈麗英底死白的面孔驚倒。沈麗英柔弱地要一杯水，於是事情暴露了，老人向沈麗英要兒子，號洵大哭，衝到房中，跌在地上。老人底行爲使沈麗英底劇痛的心突然輕鬆，它奇怪地變得甜美而柔弱。沈麗英憐憫地看着母親，看着面帶怒容的丈夫，覺得，在太陽下面，並無新異的事情發生。

老人以死威脅女兒，要她找回陸明棟：她底被社會欺騙的、聰明的的陸明棟。於是沈麗英去找蔣少祖。

蔣少祖在上午被一個團體請去演講，尙未回來。陳景惠伴沈麗英去到演講的所在去。穿着髒衣服的、面孔發白而嚴厲的沈麗英沉默地站在門邊等陳景惠換衣服。陳景惠換上了綠色的長袍；使沈麗英站在香水底撲鼻的香氣中。陳景惠動作得很快。沈麗英想到，像陳景惠這樣的女子，住在這樣寬敞的房子里，沒有母親可以擔憂，沒有兒女可以失去，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了。這些抱羨的思想使沈麗英底面孔更嚴厲。

和陳景惠一路走進那個團體底熱鬧的、明亮的房間時，沈麗英對自己有了一個鮮

明的意識，就是她是這樣粗笨，穿得這樣破舊。她，沈麗英，在往昔的那些時日，在孫傳芳底時代，是曾經那樣的美麗。穿過這個團體底院落時，聽見歌唱聲和嘩笑聲，沈麗英想到，在孫傳芳底時代，她曾經被選到教堂里去獻花。那個時代是，連同她底青春的時日一併過去了。

「麗英啊，你來看這一朵花！」她聽見亡故的蔣淑華底生動的聲音說。：「我早就看見了，這一朵花！」沈麗英說，走進房間，看見了蔣少祖，同時看見了那年青的、活潑的、驕傲的少女們。

講演已經完結，蔣少祖坐在這些男女們中間，愉快地微笑着回答他們底問題。陳景惠和沈麗英進房時，蔣少祖站了起來，顯得特別愉快，好像他正在等待陳景惠。那些年青的男女們回頭，崇拜地看着陳景惠：蔣少祖底愉快的笑容使得他們不覺地如此。有兩個女子跑過來，笑着向陳景惠問好，而以疑問的眼光看着陳景惠身邊的這個不屬於這個時代的婦女。她們覺得這個婦女到這里來，是值得懷疑的；但因為她和陳景惠同來的緣故，她們對她懷着淡漠的敬重。

沈麗英迅速地瞥了這些男女們一眼。熱情的沈麗英底這種興奮緩和了她心里的可怕的痛苦。

「表姐找我嗎？」蔣少祖溫和地笑着說。「好的，到外面來談。」他說，轉身向那些青年們笑着點頭。

陳景惠在那幾個熱烈的少女們里面留了下來。那些青年唱着歌向外走，向陳景惠投着探索的眼光。他們覺得她是美麗而動人的，值得敬畏的。繼續有歌聲，蔣少祖引沈麗英走過院落，走進一間堆滿了標語和顏料的屋子。

沈麗英迅速地說了一切，交給蔣少祖陸明棟留下來的那張條子，請求蔣少祖拯救她。

蔣少祖看了條子，擦火柴點煙。

「表姐，不必這樣急！」他說，悲哀地笑着。

「你想想，少祖，我怎麼對付老人，而我二十一歲死去了他們底父親，好不容易……」她哭了，「少祖，您的表姐受盡了人間底羞辱和痛苦！」她哭，聳動瘦弱的肩膀。

蔣少祖憐恤地看着她。蔣少祖理解，並尊敬這種不幸；他想到他是看到了這個時代底兩面，看到了父與子的悲劇。沈麗英們身受，但看不見這種悲劇；新生的青年們在他們底激動中，同樣不能看到這種悲劇。蔣少祖洞悉父母們底辛勞和家庭底痛苦，他對青年們底自私和浮薄難以原諒。他想到，這些青年們，很少是有希望能夠成就真正的事業的。

在沈麗英來到之前，蔣少祖對這個團體作了關於時局的演講。在演講之後，回答問題的時候，蔣少祖發現這些男女們是都有着幼稚的急進思想，強烈的虛榮心和浮薄

的態度。他嘲諷地想到，這些男女們，是時代底嬌兒。他覺得他難想像將來的艱巨的事業會落在這些青年們身上。他告訴自己說，他應該因青年們而樂觀，但他發現，每一個人都說自己因青年們而樂觀，但實際上並不相信。蔣少祖，像一般固定了的人們一樣，難以想像青年們會怎樣地生長壯大；他覺得他對人生的要求是過於苛刻。而現在，在沈麗英身上，蔣少祖覺得自己是看見了沉默的受苦，看見了真正地承担着目前時代的人們。在這樣的感情中，他所做的那些觀念的努力都變成了微弱的。

蔣少祖覺得他是在混亂中屹立於這個時代。

「表姐，不必着急。年輕人底想法是不同的，……」

「你曉得他是怎樣想！我覺得我是虧待了我底可憐的明棟！……」沈麗英哭着說。

「表姐！」蔣少祖溫柔地叫。

「那裏有危險嗎？」

「危險是當然沒有的！」蔣少祖活潑地笑着說。

「是的，安慰一個失望的母親，什麼話都可以說的！」蔣少祖妬嫉地想，走到窗前；「比炮火更危險的，將是政治底冷酷無情的機構！在幼稚的幻想破滅以後，年青人或許會呻喚着逃回家來的——假若他還能活着的話！」

他轉身向沈麗英說，他相信陸明棟不久就會自己跑回來的。沈麗英焦急地問他爲

什麼，他笑着搖頭。

蔣少祖伴沈麗英過江探問，雖然他覺得這個行動是愚笨的。他們找到了地點。辦事的人員回答說不知道。蔣少祖找到了一個熟人：蔣少祖是不願意找這種熟人的，但現在他覺得他是為一個失望的母親而做，心里有光榮。這個熟人回答說，沒有一個叫做陸明棟的和蔣少祖所說的樣子相似，有一個叫做陸烽的，已經在今天早晨四點鐘出發了。

蔣少祖因陸明棟底更改姓名而不快，走了出來。在不快的心情中，好像因為沈麗英是那個叫做陸烽的青年的母親的緣故，他沒有能夠向沈麗英說得婉轉；沈麗英死白地站了起來，可怕地看了他一眼，未說一句話，疾速地向外走。

蔣少祖覺得沈麗英有了危險的念頭，疾速地追着她。但在江邊的街口他們被遊行的龐大的隊伍擋住；這個遊行是紀念着六年前的今天——一月二十八日。走在隊伍底最前面的，是傷兵們。激越的軍號聲和在陽光下鮮明地閃耀着的密密層層的旗幟興奮了蔣少祖。他想起了郭絳清，張東原，一二八戰爭期間的那個傷兵醫院，以及夏陸和王桂英。

過去的每一個人和每一件事帶着特有的情緒在他底心中浮顯。他含着憂鬱的、親切的微笑凝視着這個龐大的隊伍；隊伍通過，前前後後地舉起無數的手臂來，發出強大的喊聲。隊伍通過，蔣少祖想像是無數的夏陸和王桂英在通過，眼里有淚水。七年

的時間不短；他，蔣少祖，已經和往昔的那些人們分離了。祇在現在他才發覺他是和往昔的都些人們分離了。他想，這種分離是什麼時候開始的？一切是怎樣經過的？無數的夏陸和王桂英在他面前通過……。

沈麗英是以空虛的、呆板的眼光注視着這個隊伍的：這個隊伍和她，一個失望了的母親，毫不相干；他和這個隊伍相互之間是冷酷無情的。但突然她看見了蔣純祖。她未動，但她底眼光起了變化；一種憂愁的，仁慈的表情出現在她底眼睛里。接着她看見了傅鐘芬。

蔣純祖嚴肅而猛烈，走在隊伍中間，沒有看見他們；美麗的傅鐘芬在鬆弛了的段落中和別的男女們一道活潑地奔跑，喊着口號，同樣沒有看見他們。沈麗英看見了他們，他們底每一個動作和每一個表情她都清楚地意識到；她覺得，失去了兒女們的，或者將要失去兒女們的，並不是她，沈麗英一個人。蔣少祖就是蔣捷三底失去的兒子，但現在分明地站在她底身邊。沈麗英感覺到了目前的這個隊伍底意義，覺得她底陸明棟也走在它中間，對它感到親切；而憐憫那些父母們和那些青年們。於是微弱的
光明來到了她底心里。

蔣少祖看見了弟弟和姪女，露出了愁悶的微笑。他注意到了蔣純祖所屬的那個團體底旗幟。他覺得他心里有無限的憂愁。

「也許在七年以後，有另外一個人走到街邊，看見一個和這同樣的隊伍，而走在

目前的這個隊伍里的這些男女，却在生活里磨滅了，或在政治底冷酷的風暴里滅亡了，於是他想起了這些人，這些時代底嬌兒，想起往昔的，不可復返的熱情和戀愛，覺得是這些故人，這些悲慘的靈魂，這些平凡的不幸者，這些中國底痛苦的人民在他底眼前通過！把虛榮和戀愛留下來罷。讓粉飾和欺騙長存吧！讓他們去玩弄權力像玩火，讓他們在各種新的方式里去享受榮華富貴吧！讓這些新的玩世方法叫做新的社會吧！而讓失望的母親，無父的孤兒，沉默的犧牲伴着真正的中國，伴着我！」蔣少祖憂傷地想。「是的，殘酷的七年的時間！」他想。

隊伍走完，他們走過噪雜的街道，下了輪渡碼頭。在輪渡上，蔣少祖謹慎地防備着沈麗英。沈麗英在某個機會中走到船邊，因為艙里窒息着煤烟。蔣少祖迅速地跟了過去，站在她旁邊，嚴肅地看着她。沈麗英定定地看着在陽光中閃耀的水流。

「表姐，你想什麼？」蔣少祖問。

沈麗英看着他，柔弱地微笑像女孩。她明白蔣少祖底意思。她底目光說，她，是一個母親、女兒、和妻子，像一切母親、女兒、和妻子一樣，因為被別人需要着，所以要生活下去。

陸積玉在厨房里燒晚飯。小孩在廚房底石階上玩石子。看見沈麗英和蔣少祖，陸積玉迅速地走了出來；沈麗英未看她，疾速地走進屋子。陸牧生抱着兩歲的男孩走出

房，明白了一切，向蔣少祖冷淡地笑着——蔣少祖覺得是如此。老人在自己房里，躺在床上呻吟；淚水浸濕了白髮和枕頭。看見女兒，老人迅速地坐了起來，張開嘴，哭出聲音。她要蔣少祖看他底亡父的面上拯救她。蔣少祖悲哀地笑着，下頷打抖。

蒼白的沈麗英走進房，憂愁地笑着，眼里有興奮的光芒，告訴母親說，那個團體底負責人告訴她，陸明棟是到西安唸書去了。她向母親說，西安是平安的地方，而陸明棟所去的那個學校，是由政府主辦的；到那里去的學生，都領到了路費和制服。

「少祖，剛才那個人說，校長是哪一個？是不是……汪精衛？」沈麗英活潑地向蔣少祖說。

蔣少祖，被沈麗英這種苦心，這種生活意志，這種愛情底天才感動，嚴肅地回答說，校長是汪精衛。老人哭着，不信任，但問汪精衛是誰。

「國民政府底要人哪！」沈麗英活潑地回答。「媽，您老人家好好地睡一睡，好好地睡一睡！」

「你們都出去！」老人嚴厲地說，「少祖，我要和你談心！」

沈麗英跑到自己房里，倒在床上哭泣。發覺到陸牧生底陰沉的，惡劣的心情，沈麗英忍住了哭泣。蔣少祖帶着嚴肅的面容從老人底房里走了出來；沈麗英問他老人說了什麼，他搖頭。老人向他說了自己，說了蔣家。

晚飯後蔣少祖離開，陸積玉走到媽媽房里，向媽媽說，她已經打消了她底決定。

她說，在家里情況較好的時候，她再離家。

深夜里，沈麗英走進老人底房間，掌着燈。

第六章

南京底淪陷所帶來的政治的和社會的混亂逐漸地澄清了下來，一九三八年底一月到二月，中國底政府和擁護戰爭的人民克服了南京淪陷以後的頹衰的情緒。

但由於戰爭底強烈的激盪所產生的，或人們需要它們產生的社會內部底各種問題開始呈現，逐漸的深刻化。智識者們感到了關於政治道路的，關於社會底，改革的，關於文化的，以及關於社會道德的各種問題。因為這些問題，在各種力量中間，浮出了兩個鮮明的強烈的力量，互相鬥爭着。在戰爭底初期的混亂里，這兩個力量向一個方向運動，或者說，其中的一個力量被另一個力量淹沒；但現在，它們都提高了它們的警覺性了。它們逐漸地分離，浮出，向相異的方向運動——此後多年，在中國展開了新的局面。

這兩個力量愈向相異的方向運動，它們底埋藏在社會精神底深處的根鬚便鬥爭得

憲尖銳，糾纏得逾痛苦。在觀念上，或者理性上，人們解決了一切，但在感情和情慾底洪流里，人們沉沒；人們不能避開每天遇到的、實際生活里面的一切。處境最尖銳的，是企圖建立自己的青年們；而他們底行爲帶給了父母們以無窮的痛苦。

蔣純祖進入了一個救亡團體，漸漸地就進到更深的地方去了。他漸漸地熟悉了武漢，熟悉了他周圍的人們。但他祇關心一件事。他希望自己在目前的新的、一切里走到最高的地方，在光榮中英雄地顯露出來。這個願望。比一切願望更強，并比他自己更強。

蔣少祖說，在武漢，每個早晨都給青年們帶來一個美好的機會，而每個機會都會造成一個浪漫的騎士。

蔣純祖，在最初的冷酷的虛榮中，企圖投効空軍。那些裝束浪漫而華貴的飛行員們，當他們在街上懶懶地行走的時候，是要被全街的人們注意的。但他從未想到這個意念會真的實現。

而王墨底出現打消了這個意念。

蔣純祖在街上遇到了成了飛行員的王墨，和王墨作了短時間的談話。王墨問他什麼時候逃出來的，現在住在哪裏。他問王墨是什麼時候在笕橋畢業的，作過幾次戰；他告訴王墨說，汪卓倫死了。王墨非常的感傷，說要來看他們。於是他們分了手。

在這個會面裏，王墨是熱烈的，蔣純祖却很冷淡。一個瘦小的，美麗的女子挽着

王墨的手臂；王墨沒有介紹，蔣純祖不時搜索地看她。分手以後，蔣純祖心情很冷酷。

蔣純祖底榮譽心是那樣的強烈，以致於帶着一種冷酷的性質。他不覺地認為，別人所得到的，和別人能夠得到的，都是值得厭惡的。蔣純祖還沒有能夠得到朋友。別人對他的輕蔑——他覺得是這樣——使他羞辱而苦惱，但同時他以孤獨為榮。他所接觸到的那些青年們認為他是驕傲的：於是他們憎惡他。

傅鐘芬對他改變了態度；她和他重新熟悉起來了。發覺他懂得戲劇。並在學習音樂，傅鐘芬便崇拜着他。蔣純祖常常教她唱歌；他們在一起度過的那些時間，他們雙方都覺得快樂。傅鐘芬熱情、任性，為朋友揮霍金錢——傅蒲生每次給她——對朋友有過多的感情上的希求；她心裏充滿了愛情的知識和幻想，熱望戀愛。

傅鐘芬對蔣純祖那樣的親蜜，以致蔣純祖時常祕密地羞恥。他覺得傅鐘芬是天真的，而他是她的舅舅；他常常厭惡自己。在這個熱情的少女身邊，蔣純祖的冷酷的驕傲是消失了。像一切青年一樣，他經歷着肉體的蟲惑和痛苦——而他是特別強烈的。

他開始避免和傅鐘芬接近。但傅鐘芬對這一切是毫無智識的，或者裝做是毫無智識的。她對愛情是支滿了知識，而這知識奇妙地和幻想混和了起來，於是她和蔣純祖之間就開始了異常的局面了。她常常那樣感傷，熱烈得可怕，要蔣純祖替她做很多事情；常常又那樣的陰沉而乖戾，拒絕了蔣純祖因她底要求而做成的事情；她說，她再

不信任朋友了，她從此明白，在朋友中間，原是冷酷無情的，世界上絕沒有完全地互相理解的朋友。

傅鐘芬，因為某一件屈辱，睡在床上哭了；蔣純祖走了過去，好像沒有看見。傅鐘芬坐了起來，冷酷地望着前面，大聲說：「好！」並點頭。於是在蔣純祖回來的時候，她便冷淡的走到他面前去，向她索還她借給他的一切書籍。但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她又把這些書籍拿了回來；她的目光羞怯而溫柔，表示甜蜜的懺悔。

傅鐘芬認為，一個美麗的女子，是為愛情而生存的；她認為，愛情底關係愈不平凡，逾反抗家庭和社會，便愈美麗、愈動人。但常常的她是沒有什麼觀念的：這個時代有很多這樣的美麗的例子——她覺得它們是美麗的——對於一個熱情的少女，是那樣的富於刺激。這個時代給她提供了一個「她」；她覺得這個「她」是有着忠實的心，熱烈的戀情，和勇敢的行動；她常常地就是這個「她」。而「她」底那個「他」，是富於才能，有着光榮，忠實而勇敢的。她不懂得蔣純祖為什麼不是這樣。

蔣純祖，痛苦而混亂。再不能繼續他底學習了。他開始了和聲學底學習做了不少的功課，現在是完全丟開了。

他沒有預先決定他應該學習什麼；他很自然地走近了音樂。在上海的那幾個月里，他投近了它；現在，在孤獨的痛苦中，他底強烈的熱情抓住了它。在孤獨中，回憶着曠野，被眼前的一切所興奮，被將來的時代所驚震，更常常的是，被悲涼的情緒

和光榮的渴望所陶醉——在深沉的陶醉、深沉的幻想中，他心里有神秘的震顫。在日前，他底對於政治的關心，除了爲動盪生活所必需外，可能的祇是由於虛榮。他不理解它，並不會思索它；他底全部的政治哲學是：將來是無問題的；過去的是不可復返的。他覺得生命有神秘的門；神秘的門常常打開，他聽見了音樂。

繼之而來的是平板的、枯燥的努力，他覺得他是無望的了。於這他想到投効空軍；在悲傷的激怒中，他願望能够如汪卓倫所希望的，把自己底生命和民族底敵人一同粉碎。他想他將飛向高空，輕蔑一切，獲得光榮。但他從未想到這個意志會真的實現。發覺它是虛偽的，他就更激烈地沉浸於孤獨的幻想中了。接着，他脫離了原來的那個時事講習班性質的團體，正式地加入了合唱隊。他以前的一個月里時常到這個合唱隊去，由於自卑的心理，他覺得自己是沒有資格加入的。他成了它底聽衆——這個聽衆，比一切聽衆更嚴肅。某個晚上，那個熟識了他的合唱隊指揮，不懂得他爲什麼站在旁邊，請他站到行列里去。他接過了一份樂譜，唱着男高音。這個晚上留下了幸福的記憶。

傅鐘芬不滿意原來的業餘性質的歌詠隊，要求他介紹她到這個合唱隊去。伴着美麗的傅鐘芬在這種於他是神聖的場所出現，於他是一種幸福，同時是一種痛苦。他們從不曾向別人提過他們底親感關係，別人無疑地認爲他們是愛人。

過去了半個月，天氣經常地晴朗，春天來了。傅鐘芬結識了合唱隊里的所有的

人，蔣純祖則認識了一個人。就是說，他有了一個朋友。對於青年們，有了一個朋友，是一件非凡的大事。蔣純祖覺得他是從孤獨深淵脫離了。他覺得過去的生活，是完全的黑暗，現在的生活，是獲得了永亘的目標了。這個朋友叫做張正華，比蔣純祖大四歲；是一個異常活潑的人；他說他對一切都是樂觀的。張正華雖然能唱很多歌，却不懂得音樂，但有着戲劇的才能——他是屬於一個救亡演劇隊的。

蔣純祖以單純的熱愛對待這個他覺得比自己高強而又愛着自己的朋友。蔣純祖對張正華敘述了他所經歷的——他底心靈所經歷的一切；他說他沒有對任何人說過。蔣純祖常常經歷着狂熱的心境。但他沒有提及傅鐘芬。有着經驗的張正華尊敬着這個沉默。

美麗的，嬌小的傅鍾芬被一切人所喜，但不久，他底感情上的某種乖戾的性質就暴露出來了。她，傅鐘芬，對一切都同樣的熱情；但她不能同時對所有的人熱情；這個迷茫的世界使她苦惱。

每個友情底關係里面，她都體會到自己底忠實和熱誠。每個關係都使她感動，給予驚喜的印象；她覺得她對任何人都忠實而善良。從第三者來的妬嫉和惱怒，激動了這種熱誠。她願望她底這個朋友明白，她是如何地爲他犧牲。隨後這個朋友使她懊惱了，她覺得世界是冷酷無情的；但因爲她是這樣的熱烈，她又走向另一個。每個熱烈都不持久，因爲世界是如此的平凡而冷酷；每個熱烈都未冷却，因爲她，傅鐘芬，是

如此的軟弱而善良。

由於父親底親愛和母親的軟弱，傅鐘芬對自己和對別人同樣的無知。她是那樣的多愁善感，那樣的充滿了夢幻，那樣的熱情；又那樣的軟弱，她的美麗在她底周圍做了可驚的征服，遮藏了這種軟弱。她的美麗使她在這個時代大胆地幻想。她認為人間的關係應該澈底忠誠；爲朋友，應該澈底地犧牲。某個朋友不能認識她底犧牲，她使悲傷人生的殘酷；於是她走向另一個。常常地她又走回來，在悲悔中流淚。這樣地繼續下去，她找尋她底理想。現在她走開了蔣純祖；不久她又走回來，表明她爲他犧牲了一切。

但別人漸漸地覺得她是狡猾的，手段伶俐，善於週旋的。在羞辱的，混亂的情緒中，蔣純祖認為她是虛偽而冷酷的。他認為，爲了達到目的，傅鐘芬會使出任何手段來。但他未曾想過，傅鐘芬企圖達到的，是怎樣的目的。

蔣純祖認為傅鐘芬是遊戲愛情。事實是，傅鐘芬是極端認真地從事着這個遊戲。她確實是那樣苦惱，確實是因苦惱而流淚；但也確實是在那種爲美人們所有的事業里驚悸。在這個遊戲里，她經歷到青春底驚悸的情緒；雖然她是有着常常爲美人們所有的企圖，但更強的是她底熱誠的心底企圖。對自己底美麗的自覺，比較起對自己底熱情和善良的自覺來，要微弱得多；因爲她還無知，而且是生活在這個時代。對自己底行爲，她沒有任何實際的，明確的觀念。

合唱隊準備公演，蔣純祖被担任大合唱里面的獨唱，使傅鐘芬懊惱而光榮。因為覺得蔣純祖是冷酷無情的，在悲痛和驕傲中，她便對另外的人大量地用情。發覺蔣純祖是在注意着一個瘦長的、沉默的、蒼白的女子，她便又企圖和這個女子接近了。

這位女子每次安靜地出現在這個熱鬧的場合中，然後靜悄悄地退去。蔣純祖注意到，她所說的話，都是必需的；蔣純祖覺得大多數人，尤其是傅鐘芬時常地說着愚笨的廢話，她却說着必需的話。在這個喧囂的場合，這個女子是個特殊的，但不被人注意的存在。她底樸素，她底窮苦的操作——顯然她很貧窮——以及她底悒鬱的、蒼白的面孔，引起了蔣純祖底溫柔的情緒。不知為什麼，蔣純祖認為她的生活，和這裏的一切人相反，是寧靜的、寂寞的、固定的；但另一面，蔣純祖覺得她即將消失。果然她不能忍受她底消失：有一個晚上她沒有來，蔣純祖發覺自己對一切都無興趣了。第二個晚上她來了，文雅地向大家點頭，走上她底位置；穿着同樣的藍布衫，同樣的黑布鞋；同樣的短髮，同樣的微笑——蔣純祖又覺得周圍的一切都充滿了生機。

蔣純祖不停地想，為什麼她前一晚上沒有來；究竟發生了什麼。也許是病了，也許是有朋友來找她，也許是有事情；但也許沒有什麼，祇是因為發覺了他，蔣純祖底眼光，蔣純祖想。

蔣純祖從張正華那里知道了她叫做黃杏清，是武昌的一個小學教員，蔣純祖後來知道，她有過一件愛情，然而那個男子離棄了她；她底父母在上海沒有逃出來，她是

單身在武漢。此外蔣純祖對她便毫無所知了；然而對於愛情底奇異的想像力，這點材料是足夠的了。從這一點材料，蔣純祖構造了一個。純潔的、甯靜的、豐富的世界，而在其中無盡止的乾渴。他想像那件愛情給這個女子帶來了那種甯靜的宿命的觀念，賦予了心靈底銷毀底無盡的悲傷；他想像，在那種高貴的忍從里，對於那個負心的男子，黃杏清心里是深深地埋藏着神祕的：溫柔的紀念，這些紀念，在無情的時間里，好像是消磨了，但由於神祕的感動，某一天，她偶然地走了進去，發覺到它們已經變得更新鮮，更純潔。好像春雨後的新的草葉；而晚秋的甯靜的煙霧在它們上面莊嚴的覆蓋着。沒有力量能夠消滅這些紀念，它們超越時間而長存。蔣純祖想像，黃杏清是爲了忘却才走到音樂廳里面來；但音樂美化這些紀念，幫助它們長存。在每一個和諧的，熱烈的，或甯靜的，受傷的音節里，往昔的愛情呼吸着有如甜睡的嬰兒。在春天的深夜里，黃杏清寂寞地走向孤獨的居所；夜里落雨了，黃杏清推開窗戶；涼爽的，新鮮的空氣撲進來，黃杏清凝視花園；無所思念，但沉醉着。蔣純祖想像這一切，夢見這一切。蔣純祖活潑而嚴肅地和任何女子所交談，但沒有勇氣和黃杏清交談；在他底這個仁慈的，智慧的，純潔的「她」之前，蔣純祖確信自己卑微。另一面，這個「她」使他深沉而勇敢，無視一切奢華和享樂，渴望孤獨的，曠野的道路；這個曠野當已不是先前的曠野，這個曠野，是爲貝多芬底偉大的心靈照耀着的，一切精神界底流浪者底永劫的曠野。

他和她之間從未談過一句話。當他們底眼光偶然地相遇的時候，在幸福的陶醉中，蔣純祖覺得他們之間已說了一切；她，黃杏清，懂得這一切，因此常常迴避他底眼光——蔣純祖覺得是如此。一種特種的拘束，在他們中間存在着。蔣純祖覺得黃杏清常常嚴厲看他：這種目光使蔣純祖靦覷而幸福。

傅鐘芬底接近黃杏清底企圖，並無特殊的成功。黃杏清對她安靜而有禮；對於她底殷勤，常常的感謝；更常常的是避免。在熱望中，傅鐘芬愛她；但不久便因她底自私和無情——她覺得是這樣——而可憐自己。接着便來了攻擊；傅鐘芬是苦惱着。

合唱公演的那天，蔣純祖恐懼黃杏清會不來。但她來了。公演底成績很好；蔣純祖對自己底成就很滿意。在掌聲中，蔣純祖想到，對於這一切，黃杏清底感想如何。他想像她是安靜地無視着這種虛榮的。他們底眼光在台上短促地相遇，相互警戒地說明了他們中間的一切；蔣純祖覺得台下的人羣和掌聲是遙遠的；覺得有力量在自己身上擴張，世界是溫柔而無限的。

合唱隊指揮是有名的音樂家，是愛好舒適並愛好榮譽的人。蔣純祖從他學習樂理，練習作曲；蔣純祖希望他能够把他底小提琴借給他練習，但被拒絕；他說，提琴壞了。蔣純祖離開了往昔，蔣純祖是在經歷着音樂，愛情，友情三者底狂熱的心境；每一種都未全部獲得，於是他自己創造了它們。每一種有着不同的情緒和意境，蔣純祖用自己和諧了它們。

音樂會散場後，大部份隊員散去了，剩下的人走到街上來。是春天底晴朗的夜里。樂隊指揮愉快地談論着今晚的成績，然後提議到他家里去聽貝多芬底第九交響樂的唱片，問有誰願意去。大家都願意去；蔣純祖興奮地注意到中間有黃杏清。

和黃杏清在一道走路，今晚過江的時候是第一次，現在是第二次。蔣純祖讓傅鐘芬和另外的人走到前面去，獨自走在後面。蔣純祖底心溫柔，悲傷，離開得遠遠地凝視着走在大家一起的高身材的，文靜的黃杏清。黃杏清不知何故落後，蔣純祖心跳着走了上來，看見了她底映在微弱的，和諧的燈光下的憂鬱的小臉。黃杏清未看他，但顯然感覺到他。走過燈光，順着江邊的空闊的道路走去的時候，蔣純祖甜蜜而驚畏地感覺到，黃杏清底蒼白的，迷人的臉，在青天底清新的黑夜里含着某種熱望嚴肅地浮顯了出來；在流動着的，涼爽的，濕潤的空氣里浮顯了出來。她臉上的那種嚴肅的熱望，令蔣純祖甜蜜而惶惑，蔣純祖覺得有了什麼非常的東西；蔣純祖不覺地走到她身邊來了。黃杏清突然地回頭，以驚異的眼光看了他一眼，蒼白的嘴唇微微動了一下，然後看着地面走路；顯然她意識到，她和蔣純祖，是並不認識的。但她並不走開，蔣純祖，顯然找不到理由認為他們是互相認識的，沒有勇氣說話：他是在戰慄着；他們都在戰慄着。黃杏清又看了他一眼，那種憂鬱的熱望，流露在她底臉上。在愛情底戰慄里，在這個強大的力量底壓迫下蔣純祖柔弱，憐憫自己。他沒有勇氣去迫近那個他覺得是過於神聖，過於純潔的東西；而由於另一種勇氣，他落後了；他看着她，黃杏

清，慢慢地走到前面去；他眼里有眼淚。

「是的，讓她孤獨地行走，讓我也孤獨地行走，而後我們就走到不可知的遠方，這個世界是大的，而她就遺忘了我；她不會知道我，所以也無所謂遺忘，在秋天到來的時候，她就更憂鬱地生活在她底回憶里……是的，多麼好！」蔣純祖想。

黃杏清走到大家一起去了。她未再回頭。

「她爲什麼要落後呢？」蔣純祖失望地想，「然而她是那麼純潔，那麼高貴，我是這樣的可恥！所以她是對的！是的，她是對的！我，應該服從！」

張正華站在路邊等他，然後向他跑來。他是在興奮地笑着向他跑來。

「難道他知道了麼？」蔣純祖想。

「蔣純祖，爲什麼走得這樣慢！」

蔣純祖，希望朋友真的已經知道，憂愁地笑了一笑。張正華愉快地做了一個鬼臉。

「張先生說，你很有音樂天才！」

「哦……但是他不應該這樣的誇獎一個年青人！」蔣純祖雖然被這個誇獎激動，但因為黃杏清的緣故，憂鬱地回答。

張正華嚴肅地看了他一眼；張正華想到，蔣純祖底這個回答，是由於矜持，然而他是高貴的。張正華，是有着愉快的，嚴肅的性格；蔣純祖以後知道，這個活潑的，智

力缺乏的人，是以一種中庸的態度尊敬着一切，從而保守了自己。他是很平靜地一個階段地從事着他認為是有意義的事情；他總找到一些事情做；這些事情是苦重的，有時是小巧的，有風趣的，他，張正華，認為是藝術的，以溫柔的，善良的情緒在中間乾溺着。

張正華，因春天底深夜而興奮，中止了談話，高舉禮帽，在空闊的道路上踏着大步，唱起進行曲來。蔣純祖，因張正華底快樂而輕鬆，開始唱歌，感到了優美的鮮潤的春夜。

「如果敵人要來毀滅我們，」他們唱——
我們就要起來抵抗！」

在前面的透明的空氣里，傳鐘芬底嘹亮的興奮的歌聲傳了過來。

輕輕的，莊嚴的聲音，第九交響樂開始了。大家坐在安適的，明亮的小房間里；主婦以咖啡招待客人；大家都對交響樂懷着敬畏；留聲機放在小的圓桌子上，音樂開始了。

主人坐在圓桌旁，吸着煙；主婦披着優美的短大衣，抱着手臂站在門旁。大家寂靜着。熱烈的，莊嚴的聲音從圓桌播揚着；神奇的，憤怒的聲音飛濺着；溫柔的，嬌嫩的樂音帶着神秘的思索向上漂浮。蔣純祖坐在窗邊，咬着嘴唇，下垂的眼臉在抖

動，蒼白的臉上有着感動的，柔弱的神情。他，抱着熱情的雄心，竭力企圖理解貝多芬底複雜的結構；他在這個努力里迷失了。這座音樂底森林是無邊際的；他熱切地奔跑過去，覺得前面有光明；他奔跑着，光明還在前面。他底洶湧的熱情淹沒了一切，他不能看到每一株樹，不能看到這座森林。樂曲終結，他突然安靜了；他發覺他並未聽見什麼。

他惶惑地抬起眼睛來，看見了坐在對面的神情煥散的黃杏清。
「是的，她一定聽見了什麼！」蔣純祖想。

黃杏清並未注意地聽音樂；最初的樂音帶來了莊嚴和沉靜，使她想到了一些細微的事。接着她想起了全然相異的另一細微的事。她底思想遠遠地飛開去了；她不再聽到音樂。但每一組樂音使她想起一些事情，或者是，有了一些思想；而這些思想是夢境似的，微弱的。音樂結終了，她突然回到目前的世界里來，全然記不得自己想了些什麼，有了煥散的表情。

她底面容使蔣純祖激動。蔣純祖環視所有的嚴肅的面孔，要求主人再開一次。

音樂重新開始了，黃杏清睜着驚異的眼睛望着留聲機；而蔣純祖望着她。漸漸地蔣純祖不再看到黃杏清。蔣純祖安靜了，覺得有奇異的力量在自己心里擴張了開來，同時向內部收縮，凝聚。這個力量是這樣的強烈而和諧，使他感到甜蜜和恐懼；甜蜜和恐懼都同樣的微弱；凡是人類所能經歷到的情緒，都同樣的微弱。蔣純祖覺得自己

可以站起來，完成任何事情，但他踏緊了地面防備跌到。他模糊地意識到他是故意這樣，但不明白何以要故意這樣。

「是的，這裡是牠！他在高空里，牠在猛烈的火簇里！」蔣純祖想；活潑的樂音駕馭着他底思想；「我好像感到過！好像曾經發生過！是的，一定曾經發生過，但在什麼時候？牠好像輕烟向上漂浮，但在什麼時候？啊！現在！現在！一切都是現在！」他覺得他要向前奔跑了。

他抓緊拳頭；他覺得他是抓緊了他自己。樂曲終結，他站了起來，看見了黃杏清。他猛烈地，大胆地凝視着黃杏清。黃杏清向他微笑。

「啊，現在！幸福！」蔣純祖想。

黃杏清嚴肅地看着主人。

「她曾經向我笑麼？曾經有過這樣的事，曾經有過那一切麼？是的，曾經有過！我現在是多麼安靜！多麼美妙！」

主人取出幾張自己底照片來，在背後簽名，分送給大家。蔣純祖，在幸福的，感激的心情里，向主人道謝，眼里有淚水。

黃杏清最先告辭。接着大家走了出來，主人送到門口。大家散開去，留下了蔣純祖和傅鐘芬。他們沿着江邊的道路慢慢地行走。在春天的如此溫柔的深夜里，他們都

有快樂的，興奮的情緒，他們都嫌路太短。

輪渡在江里航行，傳來愉快的馬達聲。單暗的江流里，發着微光的，美麗的波浪翻滾着；對江的更鶴樓下，有燈火印在水里如金色的橋梁。空氣是如此的輕柔，如此的沉靜；微風里有涼爽的香氣。江漢關底大鐘敲了十一點，最後的溫柔的聲音，久久地在空氣中漂浮着。蔣純祖，陶醉在這一切里，并陶醉在傅鐘芬底頭髮所散發的香氣里，在傅鐘芬身邊慢慢地行走。

「我果真是戀愛了麼？」突然他想；「我戀愛誰呢？是她呢，還是她？是的，我是戀愛了，我需要麼？」他想。接着一切思想都消失了；他不再能想什麼，但覺得他是無比的幸福，無比的快樂。他意識到自己身上有清醒的，愉快的力量。他底臉在涼風里愉快地打抖。

他覺得他愛傅鐘芬；他身上的清醒的，愉快的力量使他覺得他愛傅鐘芬。在現在，這個意識沒有任何暗影。傅鐘芬是靜靜地挨着他行走。他們已兩天未說一句話，但現在他們和解了。傅鐘芬覺得如此美好的時間假如錯過，是可怕的；她覺得她不能再等待，她覺得她會變老，變醜。她明白她已和蔣純祖和解了；他有溫柔的悲傷，她底心在甜蜜地悸動。

她認為應該由蔣純祖先說話，不應該由她先說。發覺到路程慢慢地變短，時間慢慢地消逝，她想在欄杆邊站下來；但她覺得應該由蔣純祖先站下來。一輛汽車從小街

馳出，他們避到欄杆邊；在車燈底強烈的光亮下，他們站了下來。他們一致地望着汽車消逝。於是他們停住了。

傅鐘芬嚴肅地望着蔣純祖。

他們是站在微弱的光綫下。深夜里街上沒有行人。蔣純祖望着江波。蔣純祖突然地看着傅鐘芬，被她底美麗驚住；他，蔣純祖，直到此刻才發現她底美麗。他在甜蜜的激動里麻痺，同時覺得自己清新而有力。

「可以嗎？可以嗎？」他想。他吻傅鐘芬。他覺得傅鐘芬掙扎了一下；在沉醉中他覺得痛苦；他重新看着傅鐘芬，企圖瞭解。但他沒有力量瞭解；他記不得一切。他再吻她，並緊緊地摟抱她。她未掙扎，她順從了。

蔣純祖迷醉着，一切是如此溫柔；但同時有另一個蔣純祖清醒着，這個蔣純祖冷冷地觀察着，並批評他正在做的這一切。蔣純祖在沉醉中有逐漸增強的痛苦。

傅鐘芬脫開他，嘆息了一聲。

「蔣純祖！」她說，她底嘴唇戰慄着，眼淚流了下來。

「爲什麼！」蔣純祖問。「發生了什麼？究竟發生了什麼？」他想。

「我覺得……我覺得……」她哽咽，說，「我覺得難受！多麼難受！」她說。她不敢說她怕母親知道，因爲她怕蔣純祖——她怕這個時代批評她思想陳舊。

「我們能够嗎？」傅鐘芬胆怯地問。

「爲什麼不？」蔣純祖嚴厲地說。

「是的，你知道，那我覺得是多麼，多麼幸福！我什麼都不怕！我永遠忠實於你，就在你變心的時候也忠實於你……是這樣嗎？」她說，溫柔地笑；你說對嗎？……假如你變心，那我是要多麼痛苦！我明白我們將來會分離！我明白！……」她壓迫自己；於是她傷心地哭了。她想像她是爲蔣純祖而犧牲了，內心有甜蜜。年青的人們，害怕實際的一切，既是這樣地美化實際，安慰自己。於是他們都哭了。他們竭誠地感傷，竭誠地表示犧牲，竭誠地互相安慰。他們不明白實際上他們是竭誠地互相分離。

蔣純祖同樣地壓迫自己，傷心地哭泣。他說，在這個時代，他將要在荒野中漂流，在一個破落的村莊中寂寞地死去，而在死的時候紀念着她。他說他驕傲地對她堅持了那麼久，現在被愛情屈服了；他，蔣純祖，從來不會知道愛情。他說她是一個善良的女子，那樣的樸素，那樣的單純，不知道這個時代底痛苦，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將來，而他，蔣純祖，是已經沒有了這樣純潔。這些話有多少是真實的，蔣純祖不知道；假如它們是虛偽的，他便要覺得羞恥。

蔣純祖望着對江的燈火，向這些美麗的，淒涼的燈火盟誓和禱告，傷心地哭下去，使傅鐘芬恐慌起來。傅鐘芬害怕這種哭泣，因爲它和表示忠誠同時表示分離——她意識到這個。傅鐘芬，因爲企圖蔣純祖底忠誠，在哭泣中表示犧牲；但未料到蔣純

祖曾如此的澈底，竟至於破壞了一切。蔣純祖是比她更強烈，比她更企圖絕望的忠誠。

傅鐘芬是疲勞了，搖動蔣純祖，希望他停止。她因焦急而哭出聲音來，但因爲她不願在這種感情——她認爲它是時代的感情——上落後，她覺得她是爲蔣純祖底話而哭。她止住，又搖動蔣純祖。

終於他們都疲勞了。愛情和激情帶來了愉快的，幸福的疲勞；周圍的景物變得特別清新，特別美麗。蔣純祖又吻傅鐘芬，他們疾速地走回去。

走進小街的時候，天開始落雨。蔣淑珍從床上起來替他們開了門，昏沉地問他們爲什麼回來得這樣遲。蔣純祖畏怯地看着姐姐，沉默着；傅鐘芬簡單地回答說，演奏會散場以後，大家去吃了東西。蔣純祖注意到傅鐘芬底態度是冷淡的。蔣純祖覺得，對於蔣淑珍，這是殘忍的。

蔣純祖溫和地問姐姐睡了多久了。他覺得自己是虛僞的。他走進房，開了燈，站在桌前，什麼也不能想，聽着愉快地落在瓦上的繁密的雨聲。

蔣純祖長久地站着，望着前面。

「這是春雨！是的，這是春雨！」他想，心里有甜美，於是睡下，熄了燈。

雨聲繼續着。他覺得自己在愉快的疲勞中睡着了。他覺得一切都美好，一切都幸福。但忽然他坐了起來。也完全清醒了。

「對於姐姐這是多麼可怕！」他恐怖地想。

「是的，我是不怕這種羞恥的！我為什麼怕社會底攻擊，為什麼怕羞恥？但對於姐姐，對這個愛我們，得不到安慰，而在憂鬱里面生活的姐姐，我要覺得羞恥！」蔣純祖想，望着前面；「假如毀滅了她，我怎麼能夠繼續生活？」至於我，是不怕毀滅的；在這個世界上，我有什麼？我沒有什麼！我所希望的東西，都是我正在反抗的！我反抗光榮，我反抗愛情！但是我反抗愛情？但是，她？「她想到黃杏清。」但是這樣想是對鐘芬不忠實！是的，不忠實！鐘芬已經為我犧牲了！那麼，我怎樣辦？」

他聽着雨聲，在黑暗中望着前面。

「一切的根本問題在於我自己！我是怎樣長大的？怎樣逃出的？這是什麼時代？我，一個青年，負着怎樣的使命？像今天這樣的生活，是怎樣開始的？我浪費姐姐底金錢，在這些場所追逐，夢想光榮，夢想被愛！是的，朱谷良！別的人們！」

他用輕柔的聲音說着。這些思想：落在瓦上的雨聲更清晰，更急速；他底襯衣底鈕扣全部脫落，他底胸膛在黑暗中敞露着，他覺得夜涼爽。漸漸地他底劇烈的思想在這輕柔的一切里面消失；在他自己底輕柔的語聲中，並在透過紙窗的春底甜暢的涼意中消失，好像火燄在持久的細雨中消失。他覺得有涼爽的、滑膩的、輕柔的東西撫摸着，他底火熱的胸膛；他底急劇地撞擊着的心臟平靜了下來了。在青春底甜蜜里，他放棄了他底抵抗，他落進夢境。

他夢見曠野，同時他聽見音樂。他不明白他底周圍有着什麼，他覺得一切是模糊的，但他感到有甜暢的，輕柔的東西包圍着他。忽然有春夜底急雨，忽然有閃着鮮明的波光的江流，忽然，在柔弱的樂曲之上，有莊嚴的鐘聲。他覺得這正是他所要找尋的。朱谷良底剛強的瘦臉在急雨中顯露出來，在江流中顯露出來，在鐘聲下顯露出來，眼里有明亮的，潑灑的光輝。黃杏清和傅鐘芬活潑地談笑着在微光中行走。傅鐘芬在井里打水，在井里照自己，覺得自己美麗；蔣純祖感到這個；他，蔣純祖，就是傅鐘芬。遠處有村落，還有村落，寺院底牆壁上有標語。蔣純祖覺得這標語是可笑的，喜悅地笑了好久，黃杏清讚成了他底意見，他，蔣純祖，就是黃杏清。但朱谷良爲什麼不讚成他？他，蔣純祖，爲什麼不就是朱谷良？他說是落着春雨，但朱谷良說，現在是冬天。……那一條染着血污的褲子；那一本記事簿；在莊嚴中有憤怒的，譴責的歌聲。蔣純祖醒來了。雨繼續在落，屋檐甜暢地滴着水。

「在我替朱谷良報仇的那個時候，我不曾想到我會在這樣的春夜里夢見他。」蔣純祖想，掩上胸前的襯衣。「他不會想到在我底心里有這樣的紀念，他永遠不會想到；而我也許能想到，在他底心里，我留下了怎樣的紀念……但也許我們活過了又死了，絲毫都不存留，絲毫都不理解！我對他，特別在到了武漢以後，是虛偽的，而在當時，是不理解的！我祇想着我自己！他對我的苛刻和無情，是因爲他底性格和思想，我們可以在社會底力量里面找到根源！……現在我理解他了費了多麼大的力量！」

但我對他底過去毫無所知，而他已靜悄悄地從地面上消失，他底屍體業已腐爛！但爲什麼他底心靈不能長存？這是怎樣的心靈？——蔣純祖想。他設想自己是朱谷良，經歷了那麼多的苦難，戒備着人世，戒備着一切種類的情慾，抱着卓絕的雄心，無視平凡的生存，在這個世紀底暴風雨中看見了本階級底光明。蔣純祖做着手勢幫助着自己底思想。然後閉上眼睛，寂靜地靠在牆上，他好像睡着了。

蔣純祖，在甜蜜的追念之後，觸到了嚴重的問題，內心感到苦悶。蔣純祖愈想像，便愈不能感到朱谷良；他覺得這是可怕的事。這個時代發出了向人民的號召，蔣純祖想像朱谷良是人民，感不到朱谷良；想像朱谷良是自己，有着和自己底同樣的心，感不到人民；蔣純祖有大的苦悶。這個努力使他短時間遺忘了傅鐘芬。

「我們爲什麼愛人民？因爲人民是純潔的！因爲歷史底法則如此！爲什麼愛？因爲人民是痛苦的，是悲慘的，是被奴役，是負着枷鎖的，啊！說得愈多愈使我痛苦啊！而憂傷的，春雨的夜，憂傷的，春雨的夜……」甜蜜的樂節在蔣純祖心里浮過走；「我們爲什麼愛一個人，認爲他是我們底朋友？因爲他，這個人，也有弱點，也有痛苦，也求助於人，也被誘惑，也慷慨，也服從管理，也幫助他的在可憐的朋友！而掙扎，而奮鬥，而哭，而笑，而接受歷史底最高的法則！而過去是歷史工具的，現在是歷史底主人！而誘惑多麼可怕，誘惑多麼可怕！」蔣純祖曾經歷過真的誘惑，但渴慕地想像着誘惑底可怕。於是他心里有和暢的激動和力量，他覺得他明白了朱谷良

了。他明白朱谷良，因為朱谷良在渴慕中被誘惑——他覺得是如此。

「他底心靈要長存！」他想。有熱烈的淒涼的樂節在他心里閃過。他跳下床，輕輕地打開窗戶。他打開燈，坐了一下來。他底心在熱情中痛苦而甜蜜地顫抖。他作曲紀念朱谷良。

蔣純祖疾速地在紙上塗劃，並低聲唱出聲音。蔣淑珍打開門，探進夏鬱的蒼白的臉來。

「怎麼還不睡？」

「就睡了。」蔣純祖回答，一面低聲唱出聲音。

披著衣服的，悲戚的蔣淑珍走了進來。

「我問你，弟弟，」她彎腰，小聲說，怕鬧醒傅蒲生；「鐘芬爲什麼哭？總不聽勸——在外面又和哪個鬧事？」

蔣純祖恐怖地站了起來，吃驚地看着她。

「我不清楚……她哭嗎？」他問。「是的，她不知道！」他想。「我不曉得她，姐姐！」他說，憂愁地笑。

蔣淑珍嘆息，環顧，悲涼地笑了一笑。

「夜深了，弟弟！」她說，走了出去。

蔣純祖茫然她站着，望着窗外。傅鐘芬，在激情消逝後，回到家里來，熟悉的一切使她恐怖，她覺得她完全做錯了；她，傅鐘芬，對不住父母，而蔣純祖又毫無勇氣。睡下後她便開始啼哭；而因為她並不懼怕父母，她底哭聲逐漸增高——她盡情地啼哭。

蔣純祖站着，聽見了哭聲。於是他明白了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情，以及什麼事情將要發生。他茫然地站了好久，忘記了他底樂曲。他惋惜地望着他底樂曲。突然他覺得他愛傅鐘芬，他要衝過去安慰她，並向蔣淑珍說明一切，帶她離家——到遠方去漂流。

「無論如何，首先我要去安慰她！」他想，走出房。

他推開了傅鐘芬底房門。燈關着，房里沒有另外的人。看見他，啼哭的傅鐘芬轉身向內。他回頭看了一眼，走到床邊。

「鐘芬，爲什麼？」

傅鐘芬不回答，但停止了哭泣。傅鐘芬轉過身子來，哀怨地看着他。他在床邊跪了下來。他跪了下來，想像是爲了莊嚴的愛；但這個行動使他痛苦，他覺得自己不誠實。

傅鐘芬看着他，移動了一下擱在紅綢被面上的，赤裸着，嬌嫩而細瘦的手臂。傅鐘芬迅速地有了浪漫的心情，覺得她所夢想的浪漫的一切已全部實現。她望着空中；

假如這一切畢竟是平凡的，她將不能忍受。她底神情極端的莊嚴；她底眼睛明亮了。

「鐘芬！」蔣純祖小聲喊；「爲什麼？」

「請你站起來！」傅鐘芬莊嚴地說，心里有善良的憐恤，但一面想到，一切新的女子，在愛人跪在床前的時候，都一定是這麼說的。

蔣純祖痛苦地站了起來，惶惑地向傅鐘芬底赤裸的手臂看了一眼。傅鐘芬想起一切，流淚，抽咽，於是又哭泣。

「我們……都會……在將來，我們都會死去，人生有什麼值得留戀！人生，有什麼，」她哭，說。

蔣純祖想到樂曲，和由它所代表的那一切。

「人生值得留戀，鐘芬。」他安靜地說。

「但是，對於我這樣一個女子！」傅鐘芬悲痛地說，想像自己是那個「她」，而你是「不理解的！」

蔣純祖胆怯地望着她。

「怎樣說的呢？」他說，惶惑地笑了一笑。

「天啊，他什麼也不說，站在這里又多麼蠢啊！……他多麼可憐啊！」傅鐘芬想，抽咽着。

「你出去吧，停下媽媽曉付了！」她冷淡地說，同時抽咽着。

「但是，你究竟怎樣呢？啊？」他問，心里有歉疚和痛苦，一面覺得自己是虛偽的。

「你去吧！」傅鍾芬說，轉身向內。

蔣純祖明白了，在春天的落雨的深夜里，一個美麗的，浪漫地幻想的少女睡在床上，明亮的燈光照着黑色的，蓬鬆的髮辮和擱在紅綢被面上的赤裸的手臂——誘惑是多麼可怕，不，可愛！蔣純祖確信這一切是他底溫柔的，渴慕着的心底最美的希望，確信這一切屬於這個浪漫的，壯麗的時代，並確信他將來會得到這個。對於一個追求光榮，充滿幻想的年青人，這里常常是有着人生里面的最幸福的一切：他們希望在世界建築一個溫柔的被光榮所照耀的巢穴。但蔣純祖心里有另一個蔣純祖，這個蔣純祖嚴刻地觀察，並批評了這一切。

蔣純祖走回自己底房間，站住了。他戰慄着。

「我是虛偽，自私自劣！我沒有權利生存！」他想。於是他突然向自己發怒，接着他向一切發怒。他憤怒地確信他是絕望了，他把樂曲撕得粉碎。他把被蓋抱起來砸在地上。他撕毀日記，筆記，和朋友底信札。然後他又要在這凌亂的一切中間。

「讓生命消逝！讓青春底一切消逝！讓我從此離開，讓我到荒涼的遠方去，找一顆子彈！」他說他底嘴唇戰慄着。

在接着的一段時間內，蔣純祖有了道學的思想，他無條件地認為愛情是無聊的；他認為那些男女們是愚昧而墮落的。他甚至有了復古的思想，認為古代底倫理。觀念和風習是值得稱道的。他認為眼前的一切都是豪華竟逐。於是他希望，到這遠的荒山中，結一座茅屋。……他想着這一切，因為他畢竟不能永遠承認他是卑怯的。

被慾望折磨着；覺得這慾望不純潔，進一步發現一切慾望都不純潔，而一切新的思想都是自私的慾望底裝飾和藉口；蔣純祖找不到依傍和出路，輕率地依附了道學的思想。特別在被慾望折磨；並誘惑着的時候，人們依附道學的思想。在社會底黑暗的力量里面生長起來的蔣純祖，盲目地反抗過這些力量的蔣純祖，因為過於強烈和過於混亂，在這個辛辣的時代里迅速地失去了均衡，對舊的一切和對新的一切，蔣純祖是同樣的缺乏智識，由於身受的痛苦，蔣純祖認為一切慾望都不純潔，於是他底祖先們所生活的那些時代，便依稀地籠罩着一種安靜的，蒼白的光明，在他底心里出現了。年青的蔣純祖對人生缺乏智識，恐懼地想到人類無論如何不應該這樣生活。他想像愛情是崇高，美麗，而和諧的，但現在覺得它是愚笨，醜惡，而痛苦的。中國底無數代的祖先們已在這個土地中埋葬，消失，但他們底靈魂永不安寧；他們向蔣純祖說：一

一切慾望都是醜惡的；一切活動都是自私的！——於是將純祖輕率地覺得他對人生有了高貴的理解。

旺盛的，青春的情慾使將純祖痛苦而恐怖；這些思想絲毫不能妨礙它們，情慾衝擊着，在祕密中抬起美麗的頭來，於是將純祖欺騙自己。他覺得，對於他底實際的生活，對於他底周圍底實際的一切，沒有一個新的觀念能給出真理的光明。於是在這一片地盤里，在他底心里，祖先們底蒼白的鬼魂活躍着。將純祖，嚮往於自由的，豪放的，健全而清醒的生活；但這種嚮往敵不過實際生活里面的陰暗的在西歐存在感情；他嫉妬這種自由的，豪放的，健全的生活。他認為，這樣的生活，但中國沒有，且不可能有。在中國，那些專制的，虛偽的靈魂，想像着自己是自由的，如此而已。

將純祖想，一切都不適合於中國；他不知道很多人都在這樣想。另一方面，對於那個抽象的中國，他有着公式的思想和興奮的，輝煌的想像。這兩部份的思想互相干涉；它們都同樣的輕率，同樣的嚴重。但這兩種感情却在暗晦中激烈地衝突着，造成了大的苦悶。

將純祖，必需或者由他底強烈的心統一這兩者，或若由他底強烈的心服從一個，脫離一個。一個月後，他離開了蔣淑珍家，加入了張正華底那個演劇隊。於是他服從了他底輝煌的中國，脫離了由蔣淑珍所代表的那種實際的，陰暗的生活；加入演劇隊後，他底心情是如此。

發生愛情的第二天中午，在飯桌上，傅鐘芬對他很冷淡，傅蒲生和他談論詩局，傅鐘芬未說一句話，並未看他們。以後的幾天，傅鐘芬安祥而冷淡，並且不出門；好像從未發生過什麼事情。於是蔣純祖決意離開；他在當天夜里便想到離開的，但怕對傅鐘芬不忠實；現在，他反而對傅鐘芬有了傲慢的心情了。

幾天之後，傅鐘芬重新在合唱隊里出現。於是蔣純祖避免去合唱隊。但痛苦的是，他再不能見到黃杏清了；他，蔣純祖，從未將他底道學的思想和他底對黃杏清的悽慘的，溫婉的感情聯結起來。這種感情，在離開合唱隊的時候，變得更頑強，使他對一切都無興趣。某一天，他告訴張正華說他想隨演劇隊到戰地去工作。第二天，張正華領他去見劇隊底負責人。

蔣純祖，苦於對黃杏清的頑強的戀情，苦於寄食在姐姐家里，內心暗澹而苦惱。逼留在演劇隊的短短的兩小時里，蔣純祖對一切畏懼，他底內心底唯一的抵抗，不是他底信心，而是他底矇昧而強烈的道學思想。演劇隊里的活潑的空氣使他極不自在。他坐在大棹子旁邊；那些活潑的男女們在他身邊走過，好像他不存在。他看見一個包着綠頭巾的少女捉住了張正華，向他索取什麼，並敲打他底手心；而張正華愉快地笑着看着她。蔣純祖呆呆地看着，覺得張正華是幸福的；接着他移開眼光，覺得這一切是可恥的，而那個包綠頭巾的少女，是無知的。

但這個感情，違反他底意志，引起了對張正華的強烈的友情。張正華向他走來，

和他說話的那個時間，於他是幸福的。他覺得他底態度很恰當，因為那個包綠頭巾的少女好奇地看着他。

「這位就是蔣純祖，弄音樂的，」張正華介紹，說，「這位是高韻同志。」

蔣純祖匆促地笑了一笑。

「你說你要帶我去看看你底東西嗎？」蔣純祖親熱地問張正華說，覺得高韻在聽着。

「好的，來吧。」

張正華引蔣純祖走進美術室，愉快地指引蔣純祖看一切。蔣純祖，因為高韻不在，覺得失望；同時他為自己底感情而痛苦；他什麼也沒有看清楚。張正華，顯然能夠節制自己，笑了一笑，取回了蔣純祖手里的畫幅。蔣純祖要求再看一看，張正華愉快，嘲弄地看着他；蔣純祖無故地笑了。兩個女子推門進來，張正華變得嚴肅。

蔣純祖注意到，張正華對這兩個女子莊嚴而溫和。張正華以優美的，溫和的風度，好像是一種紳士風度，告訴這兩位女子說，今天不排戲了，某某不願意，而某某沒有來。這是兩個年青的，時裝的，鮮嬌而雅緻的女子；那略微高的一個，在張正華底回答下，嬌媚地呻喚起來。張正華自在，安適，莊嚴而瀟灑。蔣純祖深深地被他感動了。

「我們很需要音樂人才！」張正華嚴肅地向蔣純祖說。蔣純祖沉默着。

「我們對戲劇運動抱着無窮的希望！」張正華說，唇邊有細弱的，輕蔑的笑紋，「現在我們好容易才掙到一個順利的境遇，我們不能放棄！你覺得如何？」

蔣純祖覺得張正華已不再是他底善良的，浪漫的朋友了，敬畏地看着他。張正華，顯然因剛才和那兩個女子的談話而興奮，有了嚴肅的感動的心情。這是一個柔軟的性格，以毫無懷疑的嚴正的意念，敏銳的感情和坦白的心從事工作；被革命的情緒所支配，接近了一個朋友，便對這個朋友嚴肅地工作起來。在以前的那一段時間里，蔣純祖認為他是心靈底至交，但他却實在是冷靜地觀察着蔣純祖的。蔣純祖覺得他是愉快的，無所思慮的人；蔣純祖不能夠看到他心里的那種沉重的東西。張正華缺乏智力，有風采，以一種中庸的，柔軟的態度應付着一切；但蔣純祖後來才知道這個；現在，被革命的情形和作風所支配，在這個環境里強烈地尊敬着自己，張正華就對蔣純祖拿出嚴肅的，幾乎是冷酷的，批判的態度來了。

張正華認為他將對他底團體替蔣純祖負責；他認為批判的時機業已成熟。他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的單薄和善良；被某種力量支配着，他對蔣純祖在突然之間有了不可解的，仇恨的情形。他嚴冷地，安靜地開始了；這件事情，像一切事情一樣，對他是無可懷疑的。他說他欽佩蔣純祖底努力和才能，但對他底任性的生活態度和小資產階級底感情，幻想不能滿意；他說工作是很苦的，感情是不必要的，他希望他，蔣純祖能夠對一切有更深刻的認識。

蔣純祖在夢幻和需要中熱烈地受着他底朋友，青年人常常這樣愛着他們底朋友，在熱烈的想像中塑造他們底朋友。蔣純祖，聽着張正華底話，羞慚地坐着，變得蒼白，臉上有痛苦的，迷亂的，柔弱的笑容。無疑地他認為張正華是對的，但這對於他是可怕的痛苦。他覺得他底周圍有灰黑色的波浪在起伏，他在這波浪中絕望地飄浮着。

張正華嚴冷地繼續說着。

「那麼，我當然不能夠參加你們底工作……」蔣純祖微弱地說。他想他可以逃走了。他將怎樣繼續生活？

「並不是這樣說！相反的，沒有問題，我們需要同志！」

「同志，像我這樣的人？」蔣純祖細聲說，憤怒地笑着。

「每一個人都應該接受批判！」張正華說，寬慰地笑了笑。

「但是……我就不能夠批判你，我就不能夠……我不理解你！以前我以為我理解你！」

蔣純祖痛苦地，憤怒地笑着；張正華寬慰地，愉快地笑着。在現在的心情中，張正華覺得一切都無所謂理解；每一個人都要接受批判，他，張正華，曾經勇敢地接受了批判。有人輕輕地敲門。

「請進來！」

瘦長的，衣著隨便的，有嚴肅的，沉思的面孔的劇隊底負責人走了進來。張正華介紹了蔣純祖，走了出去，輕輕地帶上門。

這一切對蔣純祖造成了嚴重的印象。負責從頭到腳地看了蔣純祖，請蔣純祖坐下，然後自己坐下，即刻就開始談話，顯然他極匆忙。

「蔣同志對戲劇和音樂很有興趣嗎？」

「是的。」蒼白的，眼睛發光的蔣純祖回答。

「剛才張正華同志和您談了我們底情形嗎？」

「談了。」

「蔣同志以前幹過一些什麼工作？」

蔣純祖，在恐慌中，添加了一些謊話，告訴了他。

「啊，是的，是的，很好！」他沉默着，搓着瘦削的手；「那麼，蔣同志要明白，我們底工作是艱苦的！」他做了一個有力的手勢，「要毫無牽掛！蔣同志這一點考慮到了嗎？」他長久地注視蔣純祖。於是笑了一笑，站了起來。談話就這樣結束了。

蔣純祖走到街上便流淚。

蔣純祖，在痛苦的，柔弱的心情里，再無傲慢，希望傅鐘芬能够饒恕他。進入演

劇隊的最初的幾天，蔣純祖小心地，憂鬱地沉默着；一方面因為那種年青人底蠻性和害臊，畏懼着一切，一方面因為傲慢；傲慢逐漸地抬起頭來。他確信他已經進了新的世界；他覺得他自己是不新的，混亂的，這使他苦惱。在敬畏中，他發覺他底道學的思想是不正當的；在這些思想違背他底本意而微弱地蒼白地顯出來的時候，他感到強烈的羞恥。他會經理直氣壯地信任着這些思想，賦予它們以嚴正的光明，但現在覺得，這些思想，是由於卑劣的念頭；他想到，為什麼別人沒有這樣的思想。他進到這生活里來了；這個生活給他帶來了新的歡欣，並燃燒了他底強烈的想像。他並不是一個能適應這種生活的；相反的，他需要它；現在他得到了。強烈的，青春的生命以更高的熱度和更大的規模開始活動，蔣純祖從消沉和憂鬱里醒來，清晰地感覺到是個新的生活拯救了他。

一個月以後，以音樂底才能獲得了大家底注意，蔣純祖在隊里變得活潑起來，遺忘了那些灰白的造作的感情和思想了。

但在最初幾天，他確然是很痛苦的。他是孤獨的，因而是造作的；他底內心是矛盾着的。他又去了合唱隊一次，他是強烈地想念着黃杏清。對黃杏清的感情在他底孤獨中支持了他；想到黃杏清，他心里有矜籍的，溫柔的，悲傷的情感。這個新的，活潑的環境使黃杏清在蔣純祖心里變得更崇高，更純潔，更溫柔。

在激盪中，年青的人們創造了他們底寧靜的女神，心里充滿詩意。在強烈的一切

中存在着這種淒涼的，悵鬱的戀情顯得特別的優美；蔣純祖自己感覺到這個。在不自覺中，或者也由於道學的思想，蔣純祖把自己底這種戀情和中國底那些陳舊的才子佳人的故事聯結了起來。他心里有淒涼和詩意；他不覺那些古老的故事，那些張生們和那些鶯鶯們對於他們不妥的。人們很難想像，在激盪着的武漢，會存在着這些虛構的張生們和鶯鶯們。蔣純祖底心里首先是有着俄國小說里面的那些——露西亞的少女們——，這是一篇極美麗的詩；但較實際一點的却是中國底悲涼的戀歌，那些張生們和鶯鶯們。活潑的青春被壓抑，蔣純祖底戀歌就更頑強，更悲涼了。

蔣純祖厭惡那個張生，憐憫那個鶯鶯；但更多的是不會實在地想到他們；蔣純祖祇是想到古代的中國底頑強的悲涼的戀情，從它滋潤心靈。從各個方面來的各樣的東西都在他底心里調和了起來，幫助他抵抗那些痛苦的實際的矛盾。

一切是朦朧的，強烈的，痛苦和甜密的詩意並存，好像夢境。去合唱隊的那個晚上，傅鐘芬恰巧沒有來；散場的時候，蔣純祖相信自己是在去找哥哥，和黃杏清同路向前走。是溫暖的，四月的夜，刮着大風，蔣純祖羞慚而慌亂，開始落後，想到他應該退回。黃杏清在一家店舖前停了一來，付錢買針線；蔣純祖在大風中走向她；她向他點頭，問他到哪裡去。

蔣純祖告訴她說他去看哥哥。

黃杏清簡單地笑了笑，然後低頭選擇針。她底短髮披散了下來，拂着她底潔白的

大風使她幸福。她底眉頭是柔弱的，向櫃台傾斜；那種無聲的，柔軟的動作，使蔣純祖在甜蜜中陶醉。在店舖底樓上，大風吹着窗簾，發出柔軟的，激烈的拍擊聲。

蔣純祖問她爲什麼要買針；他不覺得這句話是愚笨的。黃杏清說，她底衣服破了，而針又被別人拿走了；顯然她不覺得蔣純祖底問話是愚笨的。她把腋下挾着的樂譜和書放在櫃台上，問店家要青色的線。蔣純祖沒有力量走開，於是伸手取那本書。他好久便注意着她所讀的書；他看到那本書是「國家革命」。他看了她一眼，打開書來。他深深地被她感動了；她，黃杏清，讀「國家革命」，這是不平凡的。他迅速地看了兩行，被書本感動。黃杏清活潑地轉過頭來，帶着一種愉快的力量，向他歡欣地微笑。

「這本書，是你底嗎？」蔣純祖問，幸福得臉紅。

「我的。」——不，另外的，大一點的！」她向店家說。她笑着看着蔣純祖；短的，柔細的髮絲在大風中飄到她底潔白的小臉上來。

「我應該走了！」蔣純祖想。但他不能動。

「怎麼弄的呀！時間不早了！」黃杏清向店家愉快地發怒說；她底潔白的，柔嫩的小手，攔在櫃台上。

蔣純祖，讚美她底話，笑着看着她；蔣純祖底眼光說：「是的，時間不早了，但

他們不能懂得這個！而我願意時間還早；我明白你也願意！——黃杏清看着他底眼睛。忽然，黃杏清底明亮的眼睛異樣地閃爍了一下；她轉過頭去。

蔣純祖臉紅了。

黃杏清有了凝神的，冥想的表情；她凝視遠方。短的，柔細的髮絲在大風中飄到她底不動的莊嚴的小臉上來。她顯然忘記了目前的一切。她突然地驚醒，咬着下唇，匆促地笑了一笑，露出一種覺醒的力昂來，接過了伙計遞給她的紙包。

她沉靜地嚴肅地站在街邊，站在大風里，她底眼睛在黑暗中閃灼。

「我要向里面的巷子走了」。蔣純祖笑着說。

「好，再見」黃杏清以清脆的聲音說，向前走去。

幸福的蔣純祖穿街走去，在巷口站住，看着她底身影；大風中街道上沒有行人，而各處的燈火清晰地，愉快地在濃厚的黑暗中發亮。蔣純祖迅速地追着她走去。黃杏清走到學校的街口，回頭凝望，但未看見走在黑暗的街心的蔣純祖。黃杏清沒有想到有看見蔣純祖的可能，所以毫未注意街心；她凝望遠處的那家店舖，顯然的，在溫暖的大風中的剛才的短促的時間留下了溫柔的，不平常的記憶。黃杏清在癡想中站了一下，然後走進小街。

她底這個凝視對於蔣純祖是大的意外。蔣純祖確信她已經看見了他，甜蜜而慌亂。蔣純祖跟着走進小街；但黃杏清已經進門，傳出了關門的聲音。

「她會知道的，她會開門的，她愛我！」蔣純祖想，站在門外。

緊靠後堵的樓房底右邊，窗戶亮了。蔣純祖站在校門對面的空場上，屏息地注視着。窗戶打開了，黃杏清倚在窗上，凝望着遠方。

溫暖的大風在沉靜的深夜中吹着，黃杏清不動地倚在樓窗上。黃杏清在樓窗上可以看見燈火燦爛的漢口，並可以看見在江中悄悄地行駛着的渡輪；在樓下的校園中，茂盛的花木在大風里搖擺；雜亂的，低矮的花叢起伏着疾速而柔軟的波浪。風里充滿了夜間的花底濃厚的，沉重的香氣。

蔣純祖在空場上站着，注視着黃杏清這個愛情是這樣的深刻；處在異常的精神興奮里面的蔣純祖，臉上有蒼白的，嚴肅的光輝；脣上有細弱的笑紋。蔣純祖是在燃燒着，這種火燄愈猛烈就愈嚴肅。在最初，蔣純祖有綺麗的感情；想到所愛的人在想着他，却不知道和他距離得這麼近，心里有甜蜜。她確信黃杏清在想着他，他初次嘗到這樣濃烈的甜蜜。他初次嘗到，便認為這是他底每日的糧食了。接着他更猛烈地燃燒；好像是因爲深夜中的大風的緣故，這火燄深藏到內部去，有一種嚴肅的，清醒的，可以叫做意志的力量在他心里發生。甜蜜更深刻，青春的詩意的夢更明確，蔣純祖突然安靜了。

他想到在屠格涅夫底小說里，那個男主人公站在那個叫做利莎的女主人公底花園里，凝望着她底美麗的窗戶的情景。他還想到別的；但這些想像都很微弱；在那個清

新的，甜美的力量下，他覺得他要永担落到他底肩上來的一切，並要做一切。他底肉體安祥，他底靈魂深遠；他什麼也沒有想，他從未如此清醒而深邃地意識過他底生命。他感到最近一個月來支配着他的那些感情和思想，是虛偽的。因為它們變成遙遠的，不相干的了。

他從未想到他是否能夠得到黃杏清；他甚至未想到他是否需要得到黃杏清。他不能地覺得這一切是不可能的。現在他更相信這是不可能的，主要的是因為較之黃杏清，他更愛自己底美麗的夢境和高貴的；激越的感情——雖然他自己並未意識到這一個。站在大風里，他實現了一切；他更尊敬，更愛自己。這種情緒聯絡着詩意的想像：在濃厚的黑暗中照出來的明亮的愉快的燈火，寂寞的，黑暗的街道，黃杏清底愛傷的，深刻的內心，她底對別人的歡欣的努力，她底值得珍重的秘密，她底勤苦的操守和革命的思想，以及她房里的潔淨的陳設——於是黃杏清對他顯得更遙遠了。這就是說，他，蔣純祖，在武漢，祇有在這一時間里尊敬，並喜悅自己，將要在這個時代飛得更遙遠。

他將永遠紀念她，黃杏清。他現在就意識到，後來更明白，假如他曾經對一個女子懷抱過最純潔，最高貴的情操的話，那這個女子就是黃杏清。

「她在想着什麼？在夜里不能睡去，她底憐愛而溫柔的思想，她原諒一切，多麼高貴的女子啊！」蔣純祖。

「她也許痛苦，也許淒涼，那是因為這個時代，而大風吹開她底頭髮，她看着什麼？」他想；「我將去了！我將到她這樣地望着的地方去，而永不回來！那麼，祝福你啊！我也不願擾亂。不願驚動你，我去了祝福你，而你在每個深夜望着遠方，在夏天底甜密的夜，在冬天底寒冷的夜，又在寂寞的，淒涼的秋夜我祝福你，而且祝福我們底這個時代啊！——人類在光明中生存！」

大風繼續吹着。在黑暗的天空中好像有蓬鬆的，溫暖的雲疾速地飛過屋頂。蔣純祖退了一步，看見被茂盛的樹枝度着的另一扇窗戶里有燈火。燈火在濃黑中更明亮。黃杏清動手關窗，大風吹開窗葉。黃杏清，好像很懶，又站了一下，然後重新關窗戶。

隨即她房里的燈火熄滅了。蔣純祖淒涼。甜密，有眼淚。

「我永不忘記，親愛的人！」他低聲說。

輪渡已經停航，蔣純祖就在碼頭上站了下來。他靠着欄杆，……風繼續吹着，天空里飛過的蓬鬆的雲可以看到；這種雲是祇在春季才有的——城市完全入睡了。蔣純祖什麼也不能想，但覺得自己悲傷而幸福。一切是這樣的嚴肅，表現力量；這樣的美麗，表現愛情。這樣的動盪的時代，這樣的悲傷和幸福。對江的大鐘敲了一點，蔣純祖興奮地聽着漸趨微弱的，寬宏的聲音；他覺得這聲音永不消失。沉寂的江里有激怒的浪濤，遠處燈火燦爛的江輪進口，傳來嘹亮的汽笛聲；蔣純祖突然發出有力的，柔

軟的，急迫的，無聲的哭泣。

蔣純祖在江邊徘徊，直到黎明。

蔣純祖不再到姐姐家去。他遇到傅鐘芬兩次，和很多人在一起，傅鐘芬對他很冷淡。蔣純祖注意到，在複雜的友情關係中，傅鐘芬有了新的嚴肅；這種變異給蔣純祖留下了悲苦的，然而興奮的，特殊的印象。蔣純祖後來知道，傅鐘芬在這個時候已經捲入了新的戀愛。但傅鐘芬難於遺忘最初的接吻，難於遺忘她底不尋常的蔣純祖，在蔣純祖隨劇隊離開武漢前給他寫了一封感傷的長信。信里盡量地，天真而擾亂地描寫了她底感情。她說她害怕任何東西；任何朋友底變異都使她傷心。她說她以後再不會得到，再不會得到——因為她底心已經破碎。

蔣純祖深深地被感動。在劇隊臨出發的時候，蔣純祖到姐姐家里去辭行，交給了傅鐘芬一封長信，說：他感激她，永不忘記她，將來他們要再見。蔣純祖，是在悲苦的雄心裏面說了這些話的。蔣淑珍和他談了很久，主要的是談傅鐘芬底戀愛和離家的企圖：傅鐘芬預備加入另一個劇隊，從而離家。蔣淑珍痛苦，衰弱，變得嚙嚙，重複地，憤怒地說明傅鐘芬不能離家，並長篇大論地用很多例子攻擊演劇隊。蔣淑珍覺得自己是高貴的——蔣純祖從未看過她這樣地譏刺一切。蔣家底女兒底驕傲的，貴族的性格在她底身上顯露了出來，她是強烈地感覺到，這個新的時代使她陷入了微賤與

貧窮，侮辱了她。她說，她是蔣捷三底女兒，在從前是那樣的富有！她未流淚，她以燃燒的眼睛看着蔣純祖。

蔣純祖低着頭。

「而現在要我來求人，你底少祖哥哥那樣大模大樣地過活！你們這些年青人有什麼可喜的？有什麼喜的？幾百萬生靈塗炭的災難，有什麼可喜的？」蔣淑珍說，支着頭，唇邊有激烈的笑紋；「那些人算得什麼？他們混水摸魚！」她說。「而我們蔣家從前過的是怎樣的生活？」她收回右手，以左手支頭，望着牆角。顯然她竭力企圖壓制自己而不能。

「鐘芬！」她喊。

傅鐘芬走了進來，蒼白的臉上有憤怒的表情；看見了激怒着的母親，憤怒隱藏，她露出惶惑。傅鐘芬比一切都明白母親底執拗，雖然很少遇到這種執拗。

「鐘芬，你爸爸說，我們下個月就要上四川，你不許……去唱戲！」灰白的蔣淑珍嚴肅地說。

「我不過這樣說，根本就沒有決定，媽媽！」微弱下來的傅鐘芬說。

「那就是……」

「但是……但是我有自由！」傅鐘芬低聲說，露出痛苦的表情來。

蔣淑珍憤怒地看了她一眼。

「我有自由！」傅鐘芬大聲地說，特別因為蔣純祖在旁邊，堅持起來。「爸爸說過……而我自己，有生活的自由，不然我就跑掉，哼！」她說，看了母親一眼，沉默着。突然她傷心地哭起來。

蔣淑珍站起來走進內房。蔣純祖跟着她，沉默地看着她。蔣純祖說，他去了，她輕輕地點頭。蔣純祖走出，她倒在床上流淚。

蔣純祖嚴肅地走過傅鐘芬，看了她一眼，往外走。傅鐘芬跟着他。女兒們，在這種境遇里，絲毫不能體會到父母們底絕望的痛苦。

「你底信我看了！」哭紅了眼睛的傅鐘芬說，喚着鼻子。

蔣純祖點頭。

「我們將來總會見到。」她說。

「是的。」他回答，往外走。

「我告訴你，黃杏清結婚了，和一個人，昨天結婚了！」傅鐘芬突然地說。

蔣純祖震動了一下，但露出淡漠的表情來。他突然妬嫉——他覺得他是妬嫉傅鐘芬。

「爲什麼要告訴我？」他冷淡地問。

「沒有什麼，偶然想到……那麼，將來再見！」

「再見！」

傅鐘芬站在桌前，愈想愈傷心，重新啼哭了。

「是的，她結婚了，當然是她！」蔣純祖走出門，痛苦地想：「還在四天前我看到她，她在有些嫌熱的太陽里一個人靜靜地走，穿着灰色的短外衣，街上充滿了灰塵，她苦笑，和我點頭！是的有些紅潤的臉，美麗的黑眼睛，她和我點頭，我仍然看見她，心里很幸福！我從來沒有向她說過我愛她，當然她不知道！在她面前，我沒有勇氣！而對生活又有無限的勇氣……是的！她結婚了，她是什麼時候戀愛的？她底丈夫是怎樣的男子？那麼，在那個晚上，她當然不是想念我了！」他痛苦地，妬嫉地想；但他心里看聲音告訴他說，黃杏清是純潔而崇高的，他，蔣純祖，不應該如此自私。

「是的，我明白，最崇高的感情，它是沉默的。它一定是永遠沉默的。而人要健全地，勇敢地，光明地生活：在一個月前的那個深夜里，她使我懂得了這個。青春是壯闊的，我要出發。」他想，不覺地大步，行走起來；街上飛揚着灰塵，五月的熱辣的太陽照耀着「讓她遺忘我，而讓我記住她，直到最後。她底選擇是不會錯的，同時我底選擇也不錯！生命永遠向前，我祝福她！」

蔣純祖，感動而莊嚴，大步行走。事實是，他底心已不再需要黃杏清；那個溫柔的，純潔的夢，脫離了造作的感傷，脫離了「露西亞」底故事和中國底古老的「事的奇異的聯想，成了光明的，永直的紀念了。蔣純祖在新的生活里獲得了位置，於是脫離

了痛苦的道學思想和奇怪的感傷，永不願記起它們了。現在是，貝多芬底交響樂，噴
寫出輝煌的聲音來，蔣純祖向前走去，追求青春的，光明的生活，追求自身底輝煌的
成功。

沒有力量能夠束縛青春底強烈的慾求。

演劇隊出發到重慶去。

第七章

這是常有的情形：熱情的時代過去，人們不愛任何人，沒有一個真正的朋友，但熟識無數的人。蔣少祖覺得生活寬闊如海洋，因為他熟識那麼多的人，見到那麼繁複的生活。但在這些人里面他不愛任何人。他並不因此而覺得不安，他想現實就是如此。在功利主義的世界里，每一個人物帶着特殊的情調在蔣少祖面前出現，蔣少祖深切地認為這是心靈底世界。人生里面的老手，用心靈底遊戲，理性底狡詐伴隨着嚴肅的思想；心靈底熱情的門永互緊閉了。

蔣少祖在這一段時間里生活得很緊張；但同時他朦朧地覺得他對一切都懷疑，他對人生已經厭倦。再無愛情和熱烈的理想使心靈開放，蔣少祖覺得對人生已經厭倦。可以說，他是活在深刻的嫉恨里，嫉恨激刺着他底精力飽和的生命。到了某種年齡——不一定是實際的年齡——的中國人，覺得自己對一切都不滿，終於忽然發現自己對一切都滿意；如有不滿，就是不滿人間還有不滿自己底滿意者在。於是開始成了大的或小的產業底主人，表揚功績，嘲笑青春，穿着安適的衣服生活下去了。他們所覺得安適的衣服，是他們底祖先覺得安適，或覺得不安，終於還是覺得安適的那一種。

蔣少祖尖銳地看到在會內部底各種問題，但這些問題所給他的感覺，已不是年青時代的苦悶和苦惱，而是那種優美的自我感激，這種自我感激以嫉恨為資料。他開始覺得問題是簡單的，但事務是複雜的。——人們把一切弄得如此的複雜；人們花言巧語，虛偽地浪漫，迷惑青年。最後是，他已經逐漸地感到厭倦了。

他高興他底思想是明確的。他現在所想的，都是他往昔已經想過的；往昔不會解決的，現在解決了。他不明白，何以這樣簡單的道理，他往昔不能知道。

蔣少祖和一家報紙有密切的來往。這家報紙是他以前在上海認識的幾個朋友建立的。蔣少祖在上面發表文章，說，目前的一切問題底根本，是知識份子底墮落。士大夫風氣不振，因而士氣民氣不振，因而社會道德紊亂。蔣少祖說，這個道理，是中國底歷史強烈地證明了的。蔣少祖反對中國人底西步自封和淺薄的，半瓢水的歐化，頌揚獨立自主的精神，說明非工業和科學不足以拯救中國。

蔣少祖當記得，在過去幾年，歐化的問題，是使他如何的痛苦。對於蔣少祖，歐化的文化，曾經是一個強烈的誘惑；他覺是靈魂的試驗。他記得，並高興記得這個。他覺得，青春的誘惑是過去了，他，蔣少祖，負了這樣深的傷，獲得凱旋了。他覺得他尊重歐洲底文化和中國古代底文化，主要的因為它底風氣嚴謹，內容深刻；他憎恨現代中國底和日本底智識階級，因為他們淺薄，自私，誇大。他在文章里面明白地指出，市面上流行的那些政治經濟的書籍，都是從日文譯出，而早經蘇聯認為不正確，

廢棄了的。

蔣少祖覺得他心里有一種新的，明確化了的情熱，那就是他愛中國這個民族，因為它有那樣悠久，那樣輝煌的歷史；敵人底侵略使他更愛這個民族，並更愛它底悠久的，輝煌的歷史。他覺得他真有這樣的感情；或理智上他覺得是如此：他稱呼這為新的民族主義。他希望中國能建立民主的，近代化的，強大的國家。他認為，假如各黨各派不再自私，這個國家便能夠即刻建立。他衷心地希望，這個新的國家能尊重往昔的文化。

他想到政府的形式和內容，想到憲法和民主的問題。他覺得中國底民衆缺乏知識和教養；他承認這使他痛苦。但他，蔣少祖，不覺憫在民衆這一方面，生活有什麼痛苦，這使他有輕微的惶惑。他覺得每個人都有痛苦，也都有對環境敏感的愉快的適應，在這里沒有階級的問題。

中國底民衆，嫉恨，多半是羨慕上層階級的人們底幸福的生活；上層階級的人們，在他們底生活里沒有民衆。智識份子們，首先苦悶着需求解決的，是政治的，文化化的問題；他們覺得在民衆這一方面，道路已經確定，或問題已經解決；他們底生活里面同樣的沒有他們。他們很少能感覺到他們；他們不覺得他們存在；他們覺得他們是異類，但他們又感覺不到階級底區分，因為他們所見到的，是陌生的路人和卑微的隣人。大家都是路人和隣人，心裏之間永遠沒有交通。而終於，那些智識份子們，就

憎惡起這些構造出腥臭的市場和骯髒的街道的頑固的，愚笨的，無教養的路人和隣人起來。

蔣少祖確然沒有從民衆得到什麼。他想不出來他和民衆有怎樣的關係；他想是有種歷史的，和抽象的關係。在歷史的意味上，或在抽象的觀念上；他，蔣少祖，領導了民衆，爲民衆而工作。另一些知識份子們，則想到他們是出身於貧苦的民衆。於是他們就滿足了。

人們很難描畫出狹小的功利世界是怎樣造成的；它可能是這樣表現的，就是，蔣少祖熟識無數的人，覺得生活寬闊如海洋，而每一個人是一個波浪；覺得這是自己底心靈的生活。

三月中旬，發生了某些智識份子爲陳獨秀而辯護的事情。蔣少祖嚴肅地注意了兩天。第二天深夜裏，他思索了關於中國二十年來的革命各種問題。主要的問題是，對政治人物的歷史估價和民族底政治良心，因爲祇是這個問題，才是和他有密切的關係。思想是偶然地展開的，在這裏，沒有他平素所喜愛的邏輯工作。最後的結論是，他尊敬陳獨秀，因爲他是文化底戰士和有良心的學者。他認爲某方底關於陳獨秀的議論，說陳獨秀是托派漢奸，是醜惡的污蔑。於是他下了決心，寫了一篇精粹的，沉痛的文章。

明白中國二十年來的局勢和這些智識份子們底精神狀態的，就能明白蔣少祖底決

心。他覺得，爲陳獨秀辯護是嚴重的；他是爲正義而戰鬥。他底幾個朋友的那種動搖的態度，首先是激怒了他，繼是而使他感到沉痛。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他想，他，蔣少祖，寧願在刀槍下流血，不能讓正義淪亡。然而不能意識到他那個強烈的嫉妬。

他寫這篇文章，主要的是因爲嫉恨；在這種嫉恨中，他覺得陳獨秀是無限地值得尊敬和同情，而正義是無限地輝煌。他不認識陳獨秀，他覺得他底行爲是光明磊落的。

第三天，這篇短文在報紙上發表了。當天下午，他接到了陳獨秀派人送來的條子。陳獨秀，讀到了他底文章，請他去談話。

蔣少祖故意地單擱了一下，很冷靜地想了一下，決定踐約。他確信自己能够不表露任何情感，確信在正義之前，陳獨秀是不重要的，去踐約了，他希望使陳獨秀知道，他是爲正義而做一切，並準備承担一切，毫不看重個人的因素的。然而他實在是希望結識陳獨秀的。

蔣少祖敲門的時候，陳獨秀從另一邊迅速地，異常迅速地走了出來。這是一個駝背的，瘦小的人。他迅速地出現，以銳利的、寒冷的眼光看着蔣少祖；他不招呼蔣少祖；蔣少祖覺得有一點意外，站了下來，猶豫地向他點頭。

陳獨秀看着蔣少祖有五秒鐘，然後迅速地，確定地點頭，臉部無表情，「目光不動：這是剛愎的老人們常有情形。陳獨秀幾乎是無聲地推開門，引蔣少祖走進房。房

間底陳設很優雅。

「坐，」陳獨秀說，敏捷地指了一下椅子。

蔣少祖有禮笑了笑，坐了下來，疑問地看着他。

「陳先生請坐！」他欠腰，匆促地笑，說。

陳獨秀在衣袖裏攏着手，無表情地看着他，然後飛速地環顧，好像覺得身後有什麼東西。

「我不坐。你底文章我看到了！很好，很好！」陳獨秀大聲說；陳獨秀毫未寒噤，開始談話，在房里疾速地徘徊，從這個壁角跑到那個壁角，顯然他內部有焦灼的，不安的力量在衝擊，並顯然地企圖控制它。當他第二次走過蔣少祖身邊的時候，蔣少祖注意到，他底銳利的小眼睛里的寒冷的，凝固的光芒已被一種熱燥的，烈性的東西所代替，而他底眼角強烈地搖動着。蔣少祖不得不注意到在這個人底內部突擊着的那種剛復的，熱燥的力量了。

陳獨秀迅速地，然而幾乎是無聲地在房內奔跑，不看蔣少祖，不回答蔣少祖底問題，好像未聽見蔣少祖底任何話，憤怒地說着。蔣少祖希望有機會表達尊敬，並窺探力量。蔣少祖臉上有注意的，恭敬的，做出來的愉悅的表情。

陳獨秀繼續在房內奔跑——簡直是衝擊，他底小眼睛閃爍着，而他底小的，尖削的頭伸向前。他奔跑好像籠中的老鼠。他所說的關於他底政治糾紛的話，都是極一般

的；但他底這種衝擊使這些話顯得是嚴重的，深刻的，不平凡的；使蔣少祖覺得它們祇是爲他而說的。

陳獨秀突然地在窗前站住了，同時他沉默了，好像這個停止於他自己也是意外的；他臉上有茫然的表情，他沉入冥想，或者在休息，望着窗外，忘記了蔣少祖。

「陳先生看中國可以從蘇聯得到多一點的東西麼？」蔣少祖愉快地問。

陳獨秀被驚醒，回頭，好像未聽懂，看着蔣少祖。

「蘇——聯？」他忽然大聲說。好像斥罵蔣少祖。他又沉默了。他臉上疲困的神情。然後他又回頭凝望蔣少祖，好像不認識他。好像不懂得他何以要坐在這裡。

蔣少祖恭敬地地愁悶地笑着。陳獨秀緩緩地搖頭；這搖頭底意義是曖昧的。

「中國底前途呢？」在這個機會里，蔣少祖露出舒適的愉快的態度，問。

「是的，」陳獨秀點頭，說。「你要抽煙吧？」他問。

「我不。」蔣少祖回答，笑了一笑，然後低頭在膝上搓下。

「這位老兄，嚇！」蔣少祖快樂地想，像人們在親切的朋友面前所想的。

「中國要工業和科學！工業，民主，科學，我說！」陳獨秀說，重新露出憤怒的，熱燥的表情，向對面的壁角跑去。「必需打擊盲動的道路，必需打擊！要聯合一切力量打擊！」他迅速地走了回來，「必需是量底增加，量底增加！」他站住，做了一個明確的手勢。「我假使要利用社會底弱點，我早就推翻了一切。」他以和緩的，

打抖的聲音說：這種聲音第一次出現。「對日本的戰爭，必需是一個革命，在革命底性質已經沒有了的時候，就直接革命，這是質底變化，單獨地完成的！」他說。他重新走到窗邊，沉默了。蔣少祖注意到他底臉上有茫然的，痛苦的神情。

蔣少祖冷靜地意識到面前的這個人是不幸的人。他想他什麼也不會得到，留在這里是無益的，於是他站起來告辭了，陳獨秀注意地看着他，沉默着。他向門外走。陳獨秀從地上拾起一根火柴來，放在桌子上，看了它一眼——這種動作，顯然是無意識的——送蔣少祖到台階前，向他點頭。蔣少祖回頭，陳獨秀已經消失了。

「這就是全世界聞名的人物，叱咤風雲的英雄？」蔣少祖想；「人世的道路多麼艱難，應該步步當心啊！」他感動地想。

對陳獨秀的同情與尊敬，變成了對自己的同情尊敬，接着蔣少祖重新意識到，爲了正義，他底行爲是高尙的。

「這位老兄，嚇？」蔣少祖突然笑了起來，說。顯然的，對於陳獨秀，他心中有親切的情緒。這種情緒是輕浮的，中國人覺得它是可愛的。中國人，在成了道地的中國人以後，覺得一切人都是朋友，對別人，特別是對自己異常地諂媚。親切，喜悅，好像追着自己底尾巴打圈圈的善良的狗。

大體上說，蔣少祖是愉快的，有時候，陳景惠所帶給他的那一切，對於他是特別

生動可愛的。他現在感覺到了家庭生活底好處，懂得了那種克己，那種一在平靜的湖灣上照耀着的溫暖的日光。中國底成年了的智識階級，都懂得這個的；那些缺乏想像和教養的官僚們，是祇懂得追求財富，權勢，和享樂，而智識階級底人們，則有着清秀的想像和莊嚴的學理，對於他們，對於無罪的和平的他們，家庭生活漸漸地就成了人世底最善的理想。他們特別感到他們底生存底歷史意義；他們是直接地承繼，並響往着他們底祖先。人們常常看到，優秀的智識份子們，在他們底家庭里，是和平而尊嚴的；他們特別地認識到東方精神和平莊嚴，與寬大。當然時常也有口角，但決不如那些市民級階級丈夫們那樣愚蠢和粗暴。他們對他們底妻子是很冷淡的；他們監視着那些妻子們。

陳景惠，當溫柔不能征服的時候，自然就畏懼，並崇拜蔣少祖。但寬闊的交際生活使陳景惠對丈夫有着苛求；在交際生活所刺激起來的這一切里，妻子們底堅強是可驚的。但陳景惠，像大半在宗法家庭里長大起來的婦女們一樣，有着嚴肅的家庭觀念，不會走到什麼可驚的路上去。她祇是頑強地希望着壓伏自己底畏懼心，屈服丈夫。於是她以發現蔣少祖底弱點為樂。漸漸地這就成了感情上的癖好；蔣少祖底每一個弱點，都能增強她對他的愛情——她自己是這樣相信的。增強輕蔑，常常就是增強了愛情。

關於陳獨秀的文章受到了某幾方面的批評，蔣少祖起初覺得害怕了；但接着說覺

得這些批評是很可憐的。蔣少祖接着寫了批評政府的文章：這意思是很明顯的，但他以文化人的身份向汪精衛寫了一封關於政治和文化的信，並附呈了這篇文章。幾天以後，汪精衛召見了他。

蔣少祖覺得自己是明白十年來的中國政局的。他是仇恨過汪精衛的。但現在，汪精衛底一動人的歷史——使他發生了某種感慨。汪精衛在戰爭中間表現了怯懦的動搖；但自覺瞭解中國底形勢的蔣少祖自覺瞭解他；而瞭解常常就帶來了同情，蔣少祖覺得汪精衛祇有一個人是看清了中國，沒有被熱情衝昏的。蔣少祖無疑地是擁護戰爭的，但他反對了那些被熱情衝昏了頭腦的人們和機械的，頑固的，想做拯救中國的英雄的人們；特別對後者，他有着強烈的仇恨，於是汪精衛就成了美麗的花朵了。蔣少祖反對汪精衛底動搖，但汪精衛底這種弱點使他感到親切：他，蔣少祖，憐恤這一朵美麗的花。

人們感覺到誰，瞭解誰，同情誰，是被人們底生活決定的；常常是二十歲以前就決定了的。人們習於這個世界上發現相同的弱點。同情，諂媚，並喜悅自己；微賤的人們底弱點，民衆們底弱點，是被上層社會人們憎惡着，或被虛偽地對待着；小書記同情小書記，但更多的是同情科長，假若這位科長被發現了弱點的話。

近代的思潮，是使大半知識份子們憎惡那些愚蠢而狡滑的，頑固的，自以為是英雄的人們，因為他們，知識份子們，沒有這種弱點。他們喜悅「自由主義者。」汪精

衛，這位迷人的人物，被發現了弱點。所謂功利主義，所謂攀附權貴，所謂投機和動搖，常常是這樣地發生的，或常常是這樣表現地出來的。所以，人們是難以直接地擊中這種投機和動搖的。人們底生活，基礎是非常的深，感情是非常的堅定的。蔣少祖在這個世界上已無目標，於是他覺得他有了鮮明的，實在的目標；蔣少祖毫無疑慮。

汪精衛，顯然是在陰晦的，惡劣的情中。他底對知識階級的這種活動，目的是很顯著的。汪精衛現在是失意的，愁苦的人。他當記得是怎樣走到這個世界里來的；他當記得年青時代的那種豪華的，放逸的，英雄主義的情緒；他當記得，二十七年以前，那顆炸彈是怎樣地爆炸，而那首詩，是怎樣地唱了出來。他一直是豪華的，放逸的人；英雄的情緒消逝，就有了貴族的情緒。他是多情的。他是煩惱的。他對自己是很溫柔的。他是冷酷的。

對民衆們，他是冷酷無情的；他和想像的民衆，想像的祖國戀愛，因為對他自己，是溫柔的。幾年前，他在刺客底槍彈里倒下，說：「我爲黨國而死……」他確信是如此。他能够，在非犧牲不可，已經犧牲了的時候以世界上最動人的方式犧牲性命，但他不能夠犧牲自己。在戰爭以前，他想像自己是爲中國而勞瘁，想像自己是異常吃力地拖着這個笨重的中國，好像老馬拖破車。但戰爭爆發，政治統一，中國奔跑了。於是他吃驚地感覺到，現在，是中國在拖着他了，先前，他拖着中國，現在，中國拖着他。勇悍的人們，是成爲英雄，得到無上的權力，而他，汪精衛，將失去一切。他對

將來異常明白；可以說，他對這個擁着他的中國感到茫然。他對他自己底那個中國却異常明白。

於是在他底周圍統集了失意的一羣。他有很多的同情者。幾個月以後，他帶着這失意的，醜惡的一羣從重慶跑到南京，在敵人底支配下成立了漢奸政府了。

……

早晨八點鐘，蔣少祖到汪精衛邸底門前候見。蔣少祖等了兩個鐘點，坐在候見室裏看着進進出出的，衣著華貴的人們。候見室裏最初有一個胖子坐着，不知何故異常嫌惡地看着蔣少祖；這個胖子底兩腮和兩眼下面有長着麻瘡的，奇怪可厭的肉袋；這個胖子打着大紅領結；蔣少祖不知道他是什麼人，怕有錯，嚴肅地坐着。最後他決定向這個胖子談話。在他開口的時候有人跨進門來，胖子慢慢地看了他一眼，和這個人一同走出去了。蔣少祖羞辱得蒼白，咬着下唇。這時被引進來一個矮小的，戴眼鏡的人，這個人愉快地向蔣少祖行禮，並遞出名片來。所謂上流社會的人們，是常常這樣地在要人們底會客廳的結識的。蔣少祖在被羞辱之後有傲慢的情緒，明白面前的這個人是不重要的，冷淡有禮地給了名片，不願說話。

這個人說，他看過蔣少祖底文章，印象很深。這個人是外交界的。他謙恭而有禮，顯然他認為這對他是有利的。他明白在野的智識份子們底某種執拗和傲慢；他認為政府應該愉快地對待這些智識份子們；他認為他代表政府。他底態度很愉快，但因

爲是在這種會客室里，他在饒舌之後表示不願多說話。他確信這是由於大的尊敬與自尊。

蔣少祖問他英美底態度怎樣。他笑了一笑，說很好；接着他又笑了一笑。外交官底代表政府的態度使蔣少祖不快，他沉默着。

「但是，我們底看法有時候異常地需要，從各方面，尤其是從我們底文化界得到貴重而新鮮的參考，蔣先生以爲英美底態度將要怎樣地發展呢？特別在倫敦底援華會議以後？」青年的外交官以愉快的，富於友情的聲音說，顯然他酷愛這種長句子，顯然這種長句子使他享受到一種美感；並且顯然他認爲，爲了說話有節制，長句子是必需的。

蔣少祖回答說，國際底援助，主要地要靠自己底努力。他低聲加上說，戰爭是不能中途妥協的，外交官愉快地點頭，轉身注意候見室底陳設和趣味；一般地認爲，會見要人以前，必需從候見室或類似的地方得到關於這個要人底性情的有力的暗示。他們沉默了。蔣少祖冷淡地注視着這位外交官底不快的努力。僕役通報接見，蔣少祖站了起來，有了興奮的，生動的心情。

他和外交官互相行禮。這個禮節特別地和善。他走了出來，通過廊道；廊道兩邊有白色的，素淨的花。蔣少祖覺得廊道里的光綫愉悅而和暢；他希奇光綫爲什麼這樣愉悅而和暢。他在柔軟的地氈上疾速地行走，覺得自己充滿了精力。

穿制服的僕人打開門。蔣少祖驚異地望了一下。他不知望什麼。他看見，在明亮的，優美的房間內，他，那個人，坐在窗前；那個人站了起來，生動地，熱烈地笑着，迅速地向前走了一步。蔣少祖希望明白一切，緩緩地走進房，向這個熱情的人深深的鞠躬；蔣少祖從未如此深深地鞠躬。這個人做了一個生動的手勢，無聲地笑着。這個人對蔣少祖是這樣地熱情；這個人眼裏有光輝；這一切使蔣少祖甜暢而安適，蔣少祖在大桌子對面的藤椅上坐了下來。

蔣少祖有嚴肅的表情；蔣少祖謙恭地坐着，注視着他，汪精衛。

汪精衛坐下來，支起腿，無聲地笑着；笑容變得柔弱，露出了憂愁。他放開腿，虛假地，微作地笑着，玩弄桌上的鋼筆，顯然他開始想着別的。他盼顧，額上露出了深的皺紋，他臉上有了不安和煩惱，他底豐滿的嘴角下垂。他有一分鐘的樣子忘記了蔣少祖。然後他忽然重新笑了起來，丟下手里的鋼筆，看着蔣少祖。因為缺乏內心底準備的緣故，他底這個笑容是無感情的。

他，汪精衛，明瞭自己底地位，明瞭這些人，明瞭蔣少祖。他使蔣少祖獲得快樂，他諂媚自己；他底心需要無窮的養料。他在每一個人身上看出對自己的熱愛；他生來便會做戲，盡感到別人和自己。但時常他底惡劣的陰冷的心情，好像地窖里面的冷氣，在他底臉上顯露了出來。

汪精衛甜美而奇異地笑着說，他抱着無窮的希望。他露出一種詭秘的慎重，和一

低緩的。他是出奇地曖昧，他未說他對什麼抱着無窮的希望。

「曾經是，將來也是！」汪精衛甜美地說，長久地張着嘴，但無笑容。

這一切對蔣少祖造成了熱烈的，興奮的印象；他差不多已被蠱惑，相信是汪精衛和他，蔣少祖在創造着中國。但他底思想，是較冷靜的；他總覺得這一切里面有一種不平常的，曖昧的，甚至陰冷的東西。他預備提出問題；他希望使汪精衛喜悅；他覺得這是於他有利的。

他等了一下。汪精衛未提到他底來信和文章。他難於想像汪精衛，是已經忘記了這個。

「我覺得很寵幸！」他柔弱地笑着，以打抖的，富於表情的聲音說。

汪精衛張着嘴，看着他，好像很耽心。

「我是擁護政府，擁護汪先生的，一蔣少祖以細弱的聲音說，不自然地笑着。他沉默了一下。「汪先生對抗戰前途怎樣看法？有一點，我們是覺得迷茫的。」他說，希望諂媚汪精衛。

「啊，是的！」汪精衛說。「我們抗戰？」他生動地偏頭，說，「我們地大物博人衆，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之民，我們抗戰唯有犧牲，我們唯有以焦土回答敵人！」最後一個人，流了最後一滴血，我們就算勝利！我們拿什麼抗戰？我們唯

有犧牲，犧牲！」汪精衛以生動的，女性的聲音說，臉上有耽溺的，甜蜜的神情。

汪精衛憂鬱地笑着蔣少祖。

汪精衛，這個握着最高的權力的，特殊的人底生動的聲音和目光使蔣少祖有甜蜜的快樂。他冷靜地想，汪精衛是做戲，是虛偽的，但心里的快樂更強。他想，汪精衛底話是曖昧而值得懷疑的，他，蔣少祖，應該尊敬自己，但心里的快樂更強。他心里有聲音說：「是他和我創造中國，支配中國，他和我！」

「我是反對他底德意路線的，我是反對的！」蔣少祖想。但他心里有聲音說：「硬要對我們底中國有利，什麼路線都是好的；世界是自私的，而他和我支配中國，他和我！」

「我希望文化界表示這個意思，就是英美就不值得信任的，而蘇聯充滿了毒辣的陰謀！」汪精衛突然用力地說；他底眼睛閃灼了一下；他底臉上瞬間地出現了一種戰慄。但接着他笑得更和藹，好像剛才的那種情緒不過是違反他底本意的一種偶然。「我希望表現這個意思……我個人特別地信任，——他做了一個手勢；他欠腰，以密語的方式說。」

蔣少祖嚴肅地看着他。蔣少祖安靜了，良心和自尊心相結合，在他心里抬起頭來。他清楚地感覺到，汪精衛是希望着他底正直的生涯相違反的東西他蔣少祖不能滿足是汪精衛。他清楚地，有力地意識到潛伏着的，將要來臨的政治底風暴，在這個

風暴里，指示，並支持着他的，將是他的良心。

他早就知道汪精衛，並知道汪精衛底這一切；他同情汪精衛；進門的時候他還想着這一切，警惕着自己。但恰恰在這個房間里他忘記了這個，在這個房間里，是充滿了汪精衛，充滿了權力，名望，諂媚，蠱惑。人們很容易想像，一個中國的智識份子，坐在汪精衛對面——聽着甜蜜的話，受着離奇的寵幸，差不多不明白汪精衛在說着什麼，但覺得這是人生底緊要的瞬間，他，這個智識份子，是懷着怎樣的情緒和意念。人們都在做着飛黃騰達的好夢，在這種瞬間，就準備獻出一切；那種人們恥於知道，蔣少祖恥於感覺到的熱情，是伴隨着某種理性底狡詐，燃燒着。在蔣少祖同時覺得有曖昧的，陰沈的，苦悶的東西；他不知不覺地看到，並抓住這種東西，以救濟自己底熱情。他心里有聲音說他和汪精衛將支配一切；這種聲音，被蔣少祖的狡詐的理性所默許，是汪精衛在這個人間的輝煌的，幾乎是唯一的成就。年青的人們有着良好的或不良好的熱情，人們都知道；人們不知道，面對着飛騰達的老於世故的人們底這種熱情；被狡詐的理性所默許，它這種熱情，是無限的可怕；年青時代因吞食人生教條而被忽略的那些陰晦的一蠱惑——當生活赤裸出來的時候，就消滅了一切教條——爲什麼要相信教條？——燃燒了出來。年青時來無條件地信任着自己是在過着全新的，積極的，進步的生活的智識份子們。年青的時代向社會宣戰而對自己無知的人們，疏忽了真正的青春的人們，到了三十歲——這是中國底年齡——就滿足下來，成了這種熱情

底犧牲了。

但在不幸的中國，在這裡，特別值得歌頌的，是所謂書生本色的那一種東西，在這裡，蔣少祖就感激地記起來，他是蔣捷三底兒子；在這裡，蔣少祖就起來了，古中國的士大夫們底剛直，而忠厚的靈魂。這就是他所謂將在將來的風暴里支持着他的良心。蔣少祖眼睛向着汪精衛，看見了他底靜穆的悲沉的祖先們。

「賤貧不能移，富貴不能屈；金錢不能收買我們，權力不能屈服我們！」這些祖先們，唱着這樣悲的歌，走了過去。

蔣少祖向汪精衛笑了特別嚴肅，特別誠懇的笑。

他想他無需說什麼。他想祇要不違反良心，他可以効忠汪精衛，以得到利益，就是說？他可以利用汪精衛。但現在一切顯然不同。

汪精衛顯然很懂得蔣少祖。汪精衛垂下眼臉，輕輕地撫摩他底潔白的，柔嫩的小手，臉上有了解想的，猶豫的煩惱的表情。汪精衛顯得疲乏，異常疲乏，他底冥想是如此地深沉起來，以致於未覺察到蔣少祖底動作。

蔣少祖現在覺得自己是真的同情這個人物。他站了起來。

汪精衛恍恍惚地抬頭看他，繼續撫摩着自己底手；好像不認識他。

一是的，「汪精衛柔弱地低聲說。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蔣少祖恭敬地鞠躬；汪精衛未起立，恍恍惚地點頭。蔣少祖走了出來；看見肥胖

的，面帶怒容的陳璧君疾速地走來，蔣少祖站下讓路；不知爲什麼，蔣少祖覺得汪精衛底這夫人充滿了整個的走道。蔣少祖失意地走出走道，未再注意到兩旁的白色的，素淨的花。

走過候見室的時候，那位年輕的外交官愉快地走出來，攔住他。

「蔣先生有什麼感想？」外交官問，快活地笑着。

「汪先生底工作太重。」蔣少祖冷淡而有禮地說。

「他身體健康嗎？」外交官顯然認爲蔣少祖故意地驕傲，特別關切地問，面帶活潑的愁容。

蔣少祖笑了笑，說汪先生身體極佳。

「那真是謝天謝地！那真是！……啊！」

蔣少祖走出來，在門外被一個熟識的新聞記者追上了。這位記者憂愁地問他。汪精衛對抗戰底前途如何看法，並問他個人對這個接見作何感想！蔣少祖明白汪精衛對他的接見將被各方面所注意，態度很慎重。但因爲這位記者是個熟人，並因爲他有些興奮，他還是說了一切。

蔣少祖現在對權貴很冷淡。這位記者和他底朋友們底報紙有關係，但思想有某種偏向，地位是不簡單的，所以蔣少祖顯得對汪精衛特別的冷淡。他說，這祇是官僚們的把戲，是爲了新奇玩意的。

記者先生做了一個歪嘴，蔣少祖沒有注意到。這位記者對蔣少祖含著善意，因此在蔣少祖面前顯得特別活潑；富於自信的，精力充沛的人們是常常用這種活潑來滿足敵意的。他向蔣少祖做出憂愁的面孔來，又做出信任的感動的面孔來；他不時做歪嘴，並笑出聲音。

蔣少祖終於覺察到了。

「這件事，是關係全中國的，」蔣少祖活潑地說，不一定指什麼，看了記者一眼，向前走去。

「我給你發表了！喂！」記者站起來了，快樂地喊。蔣少祖沒有答，也做了一個歪嘴。

蔣少祖上了人力車。車夫問他到哪裡去，他隨便說了一個地名，下車後他疾速地行走，毫未想到要到哪里去。他看見蔣純祖和一羣男女一同跑過街道；他看見好幾個熟人，但都沒有想到要招呼。他底頭腦曾充滿了紛雜的思想。經過熟識的舊書店的時候，他站了下來。

店夥計，一個高大的北方人，殷勤地向他問好；他匆促地點頭，走到櫃台裏面去，櫃台上面，是積着灰塵的；在舊書店這一類的地方，總是積着灰塵的因為即使沒有灰塵，人們也覺得它有。

還是在少年的時候，蔣少祖便獲得了關於中國底古書和它們底版本的知識；他曾經一度忘記他們，但在較安靜的時候，他還是能從它們得到一種追懷和一種審美的激動。幾年前，他猛烈地攻擊中國底文化；在這個戰爭里，他的心靈不安地戰慄着，最後他是惶惑着，因為他不能從任何文化潮流裏面找到出路，但因為一切新文化底戰士們都是那樣的確信，並且有着光榮的緣故，他就覺得他底惶惑可恥。於是，在可以稱為投機的那種感情上，他既攻擊得更猛烈，但對於苦悶的，強烈而年輕的蔣少祖：這究竟不能夠說是投機：中國底新的青年們，總要以整個的自己來尋求新的道路的；開始的時候的確是如此的。蔣少祖崇拜了伏爾泰和盧駿，崇拜了席勒底強盜們，尼采底超人和拜崙底絕望的英雄們。關於被壓迫的人們底苦難，關於被歪屈的民族生命底痛苦，關於貴族底，布爾喬亞底無恥的荒淫，關於普洛米修士們悲壯的呼號，關於中世紀的黑暗和文藝感底的光明，關於一切種類的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蔣少祖是有着智識的。那種追懷的感情和那種審美的激動，是一度的完全移到這些上面來。這可以說是一種貪婪，一種耽溺，一種知識人底無上的自私，蔣少祖以為她看到了光明，但這個耽溺的時期過去，他發現自己不得到什麼；他做出一種理智來，呼籲革命和時代的精神，因為他覺得，假若不如此，他便會滅亡。這種恐懼這種理智的努力，是表現在中國大多數的知識人的身上，大半表現在機械的，教條的努力上，因為他們覺得非如此不可，於是表現在中國大多數的知識人身上，大半表現在機械上，因為他們覺

得非如此不可，是使相信是如此了。但蔣少祖也反對機械和教條，因為他仇惡站在機械和教條上面的那個權力。蔣少祖記得，他是完全的自由主義者，他未向任何權力屈服。

就是這樣的一個戰爭，就是這樣地，蔣少祖感動了新生的青年們。要說明這個戰爭底內容怎樣地漸漸變化，以致於漸漸消失，是艱難的。這或是由於年青的時代業已過去，或許是由於他，蔣少祖，在這個戰爭里沒有職位，沒有勝利的緣故。

蔣少祖底喊聲顯得微弱了；在波濤洶湧的武漢顯得更微弱了。他自己知道這個，因而他底嫉恨更強，更惡毒。蔣少祖坦白地意識到，人們是爲自己個人底利益而生活的；他向自己承認了這個，爲了打擊獲得利益更多的別的集團和別的個人。他覺得這是心靈底新的覺醒。他底心靈覺醒了，他底生活建立，而且固定了，他底思想明晰，有着冷靜的邏輯了，於是他就忘記了那些超人們，那些苦行者，和那些普洛米修士們。這些普洛米修士們，是需要想像的，遙遠的，浪漫的東四，而蔣少祖，生活在中國，對中國底生活有着這樣的經歷；他漸漸地就意識到，中國底固有的文明，寂靜而深遠，是不會被任何新的東西動搖的；新底東西祇能附屬它。但他還未想到要公然地表示這種精神的傾向；他是在西歐底文化生活過一些時的，所以他心里有曖昧的恐懼和苦悶。他祇是在文章里面好像很偶然地提到古代的中國和孔子；他祇是讀更多的舊書，做更多的舊詩——他集納了多年來所做的舊詩，其中有一首是爲追懷盧駿而作

的。古舊的遺懷和對中國底一切的審美的激動，無比地強烈了起來，他成了版本蒐集家了。在那些佈滿斑漬的，散發着酸濕的氣味的欽定本，摹殿本，宋本和明本里面，蔣少祖嗅到了人間最溫柔，最迷人的氣息，感到這個民族底頑強的生命，它底平靜的，悠遠的呼吸。

他底朋友們對他底這種工作，或這種境界的讚美使他愉快。這是他在目前的生活里所能得到的唯一的愉快。他覺得是真正的愉快。他相信這是一種高超的精神境界。所以，走進這家熟識的舊書店，他頭腦里的那些雜亂的思想就消失了，他突然地安靜了，覺得是離開了世俗的煩惱。

他買了一本版式很小的七言詩集，因為他對這個選者底銳利的眼光和特殊的意境很覺得有趣，都是田園詩，都是不聞名的，很少看到的作家。他走了出來，那個北方人向他殷勤地鞠躬。

在街口他遇到了蔣秀菊。他顯然很興奮。她告訴他說：她要到難民收容所去看一個從前的同學。她希望他能陪她去；他答應了。

蔣少祖注意到，妹妹裝扮得樸素而精緻。他注意到，在那件短的，新鮮的綠色的袍子上，在它底肩部，腰身，和下幅，妹妹是化費了大的匠心的。蔣少祖覺得，是這件衣服使妹妹如此地充滿了愉快的活力的；她，蔣秀菊，顯然意識到了人們底豔羨的目光。她的赤裸的手臂是赤裸着的，燙卷了的長髮披在她的肩上；從每一個蓬鬆的，

光闊的髮卷中間，潔白的，豐滿的頸部閃耀着。蔣少祖突然明白了，對於一個女人，一件好的衣服有怎樣一價值；他從妹妹身上才明白這個，因為他不願從陳景惠身上去明白這個。

蔣少祖暗暗地想，他不能滿意現在中國婦女底裝束。

蔣秀菊要去看的那個朋友，是最近才從南京逃出來的。她這個教會女生在武漢各處貼了條子找尋熟人。蔣秀菊剛剛看到這個條子。她決定要招待這個朋友；她不說幫助，而說招待，因為她深感近來的生活太沉悶。她底新婚的丈夫是每天都在外面跑，企圖謀一個外交界差事。

在路上，蔣少祖問她近來怎樣。她回答說，她覺得已經被大家忘記了。蔣少祖瞭解地笑了一笑。

難民收容所在一座寬大的，好像廟宇的房子里。沿街各處貼着尋人的字條，收容所底正面的灰色的塔壁上貼得更多。收容所底卑底的大院落里，和正面的寬走廊上擠滿了人。在涉亂的籍籠和行李中間站着或坐着。收容所正在開午飯，兩個大的飯桶放在院落中間。難民們圍着飯桶像蜜蜂，發出熱烘烘的噪雜的聲音。

蔣少祖走上台階。便站住了。蔣秀菊却一直跑了進去，迅速地消失在人羣里面。一分鐘的樣子，她祇鮮美的身影在衣着骯髒的，佩着白布的難民們底闊隙里顯露了出來。然後又消失了，又在另一個間隙里顯露了出來。蔣少祖聽到了她底嬌嫩的，興奮

的喊聲。蔣少祖想到，爲什麼她曾在這些和自己相反，甚至是敵對的人羣里如此的勇敢；暨說，爲什麼她會這樣地「在感情裏面生活」，沒有理性。蔣秀菊紅着臉從人羣里面跑了出來，迅速地跳過那些行李和箱籠，在她的後面，跟隨着一個穿着鄉下女人底黑布衣裳的，蒼白的女子。

吃飯的難民們曖昧的看着他們。一個奔跑着的男孩撞在蔣秀菊身上，蔣秀菊站下憤怒地叫了一聲，然後愉快地笑着看朋友，喘息着，面頰更紅潤。

「我底哥哥，蔣少祖！」蔣秀菊介紹說；「我底同學，張端芳！」

張端芳嘴里合着飯。發現蔣少祖在異常注意地看她，蒼白的消瘦的臉發紅。她底眼睛迅速地閃灼了一下。她是有着溫婉的憂鬱的臉孔和明亮着，美麗的眼睛；他的四肢軟柔而纖小。於是蔣少祖就從那套醜怪的鄉下女人底眼里，找到了一個南京底教會女生；而從白布條的難民符號下面，找到一顆貞淑的堅忍的心了。

「我們出去詳細談吧！我們出去吧！」蔣秀菊興奮地說。「但是……也許……我回去拿衣服來給你換好不好！」她迅速地說，臉紅，笑着。

「不要，」張端芳說。她也許沒有勇氣和蔣秀菊一路出去的，但因爲蔣秀菊這麼說了，她露出了文靜的，嚴肅的神情。她所經歷的那些苦難，增強了她底自尊心。

她是經歷了那麼多的苦難；好像是，在這些淒涼的時日中，她，一個教會女生，批評了往昔的一切夢想，獲得了某種哲學。這是性格沉靜的人常常做得到的。主要的

是因為蔣秀菊底快樂的生活，和在旁邊的，是陌生的蔣少祖。她臉上沒有絲毫興奮的表情。他的是很柔順。

蔣秀菊告訴她說，她底叔叔住在武昌。她點點頭，向蔣秀菊要了詳細的地址。蔣少祖覺得，這個女子在這種場合能這樣冷靜，是希奇的。

但他立刻便明白了她爲什麼緣故這樣冷靜。在飯店里，她說了逃難的經過；她帶着一種猛烈的仇恨表情說起了日本軍隊開入南京城的情形，這種猛烈的仇恨是突然之間被喚醒的；這不是那種擾亂的內心亢奮，這是一種嚴肅的，清晰的，有力的東西，她底聲音從憂愁的調子提高，這種仇恨情緒她底言語更明晰，思想更緊密，表現力更強，並且理解力更深。她說敵人底坦克車和馬隊最先進城——開進冒着煙的，廢墟一般的城市，她說——中國軍繼續有混亂的，悲壯的抵抗；但無恥的漢奸們拿着花束和太陽旗顯露了出來，而其中有金素痕底父親金小川。她說到敵人在明故宮以機關槍射死四百個中國兵的情形；她說敵人做着殺人競賽，各處有屠殺和強姦。她說，敵人衝進教堂，衝進教會學校，強姦了，餓了三天的婦女們，其中有她底姐姐。但是最毒辣的是：——她以打抖的聲音說——敵人用坦克車裝了糖果，分散給中國底孩子們，中國的下一代。

她突然哭了！

「告訴我，你們什麼時候打回南京？……爲什麼漢口，這樣，好像很太平！」

將秀菊臉發白，努力克制自己，默默地流下眼淚來。她用手帕掩住眼睛。

「你要失望的，小姐！你要失望的！漢口還有跳舞場，照樣！」蔣少祖說，含着冷笑。

「爲什麼？」張端芳問，注意到蔣少祖底譏刺的目光。

「但是祇要有信心，我們會打回南京的！」蔣少祖痛苦地冷笑着，說。

「……是的，景惠假若遭遇了這些，會不會這樣嚴肅，這樣強烈？」蔣少祖看着張端芳，痛苦而冷靜地想。

「我不同意你底話！我相信我們底國家，我相信政府要馬上，馬上打回去！」蔣秀菊憤怒地向蔣少祖說。在蔣秀菊心中，發生了對國家的熱情；但主要的是對朋友的爲朋友辯護的熱情：婦女們，祇有在這些地方，才能感覺到國家，而一感覺到，就對它發生愛情。中國底婦女們，在她們底生活中，感覺不到中國底男子們底國家；她們覺得國家是一個供給她們底丈夫們以職業和爭吵的對象的，爲那些有天才，會爭吵，有時有些可惡的人們所組成的具體的，活生生的機構。假如她們對一隻雞或一頭貓也常常責罵，妬嫉，撫愛的話，她們對她們底國家也是如此。

所以，無論妹妹怎樣說，蔣少祖覺得她底話是空泛的。

張端芳嚴肅地沉默着。蔣少祖走過去給錢，蔣秀菊立刻奔跑着追上去，紅着臉責罵他。她，蔣秀菊，在這個世界上，已經是獨立的，懂得生活的女子了。戰勝了哥

哥，她底眼睛潮濕了。

「她剛才在說國家，說打回去，現在她却以全部精力來搶着付錢了！」蔣少祖感動地想。

蔣秀菊要哥哥一同到她家里去，因為哥哥在她結婚那天以後，還沒有去過。在路上她繼續向張端芳詢問南京底劫難。她小心地提到朋友底被強姦了的姐姐；她臉上有着恐懼的，憤怒的神情。

王倫在家，熱烈地，異常熱烈地歡迎了蔣少祖。他希望，他好久就希望他底這個有着名望的，重要的親戚來看他。他認為這個親戚是他底婚姻底最大的獲得之一；他生怕蔣少祖看不起他。他是恭敬，生動，善於談話；蔣少祖覺得他對另外的人必不會如此。他沉默地聽了蔣秀菊的關於南京底劫難的描述。蔣秀菊是帶着冷酷的神情說出來的，她希望王倫為她心里的一切而感動他，王倫，應該知道這一切底高超的價值。她表示了她對於南京底沉痛的，深摯的感情。王倫沉默着，避免插嘴，因為那會使她底話變得冗長。蔣秀菊失望，迅速地做了結束，矜持地站起來，領朋友到內房去。她們剛離開，王倫便開始向蔣少祖生動地說話。他說他對南京底這一切覺得很沉痛。接着他就談起他自己底希望來。在全部談話里，他專談他自己。他是這樣的自私，同時是這樣的坦率；他談自己時毫無不安，他顯得愉快而誠懇。

他向蔣少祖說，必需有好的環境和好的生活，一個人才能夠做學問底工作。他，蔣少祖認爲這個意見對不對。於是他說，他已經接到了一家洋行底聘書。洋行底待遇是很好的，但人事底環境離他底理想太遠；他，王倫，現在並不缺錢，並且四年以內也不會缺錢；他祇是希望接觸到有希望的，上流社會的人們；他希望進入外交界，從而到國外去研究神學。

他很恭敬地向蔣少祖分析了中國底一切。他認爲中國必需現代化；中國底希望在那種人身上：他們對歐美各國有着深刻的認識，具有世界的眼光，年青而富有。這種人將要取得國際底聲譽和信任，在中國建立起現代化的都市，建立起電氣、工業、科學和宗教來。他，王倫，決定獻身於宗教底研究，首先希望接近政治界和外交界底這一批人，以外交界底身份出國——他有錢，他說——四年或五年以後再回國，從事他底工作。他希望建立一個純粹爲中國人所主持的學院。

「你以爲我底計劃對不對呢？我有點頭緒了！……但是我總是煩惱，總是煩惱！」他說，他底眼睛和悅地笑着；「昨天我底朋友英國人奚尼告訴我，他要給我友誼的幫助；還有梅特先生，他是在中國有名的人，你知道嗎？他向我說，要趕快，要趕快！但是……我煩惱……」他愉快地笑着說。顯然他底煩惱在於他已經結婚。

這個漂亮的，文雅的青年人是坦白得令人可喜。他說話底風度很適當；他底話並無值得話病的地方：蔣少祖也希望中國成爲現代化的國家的。但蔣少祖覺得有些厭

惡。蔣少祖突然感覺到，所謂我在什麼國家，所謂工業與不工業，是有很多和難處的；在王倫這里是他從來未曾遇到的，完全新的一種。他覺得，王倫和他底那年青而富有的——羣底現代化的國家，將是完全奴化的國家。他嫉恨地想到，假如中國需要——化的話，帝國主義的日本和共產主義的蘇聯已經是直接的主子了，等待歐美。是大可不必的。

蔣少祖，由於陰險的惡意的緣故，開始讚美王倫底理想。他愉快地說，這一切正是他，蔣少祖，對中國所希望的。他覺得他是把這個青年人向懸崖推了一下，想到這個青年人將在這個懸崖下面跌得粉碎；他感到無限的快意。但他從未想到對另外的，他底弟弟那樣的青年們這樣推一下；他祇是悲天憫人地向他們說教，或直接地攻擊他們。

「你說的好極了，是的，是這樣，中國需要這樣的理想！」他快樂地，生動地說，在這種情緒里開始覺得他對王倫有某種喜悅；「你這樣說了，我希望你堅決地去實行，奮鬥到底！你並不是沒有才幹的，啊！」

王倫嚴肅地看着他。王倫露出潔白的，細密的牙齒，快樂地笑了。

「你真的讚成嗎？」

「怎麼不？」

「真是謝謝你！」王倫站起來，莊嚴地說，眼里有光輝；我決不辜負我自己，我

要做！」停了一會，他感動地加上說：「將來能夠那樣地回到南京去，我是多麼快樂啊！」

「是的，你是多麼快樂啊！」蔣少祖想。但向王倫露出讚美的笑容。在這裡，懷着嫉恨而激賞自己的，老於世故的蔣少祖，他底心靈和面孔，變成了完全相反的兩件東西了。

蔣秀菊含着同樣的矜持走了出來，在她後面跟隨着換上了短袖的，時髦的單衫的張端芳。

「將來我們能回到南京，是多麼快樂啊！」王倫快樂地向蔣秀菊走了一步，說。

「什麼？」蔣秀菊驚異地問。

王倫高興地溫柔地笑着，看着她。於是她眼里有了微笑。

「是的，當然，」她說，笑着走了過來。「你應該倒茶給哥哥，你怎麼不加一點！」她迅速地說，臉微紅。

「你把地上又丟上紙頭了！」她加上說，拾起紙頭來，揉成一團。

她底話是簡短，堅決，而迅速的；她底臉微微泛紅。蔣少祖注意到，在這兩句話，和隨着這兩句話的細緻的，自信而又羞怯的表現里，妹妹顯露了她底對自己底家庭的嚴肅的意識，她底作爲主人的虛榮，和她底對丈夫的溫柔的愛情。現在又振作了起來：她是永無休止地向一個固定的方向努力。

看見陌生的，在新的衣服里面變得更陌生的張端芳，王倫變得更嚴肅；他想不到要說什麼，他坐着不動。張端芳坐了下來，不覺地做了兩個溫柔的，細緻的動作，以適應新的衣服，欣賞，並撫愛自己。她是做得很嚴肅的；她身上彷彿有了甜美而精緻的，奇異的力量；她未意識到別人底存在。似乎是洗了澡之後，在這件新的衣服里，那個教會女生的張端芳覺醒了；往昔的最細微的感覺覺醒了，她甜暢，驚異，嚴肅地體會着經歷了空前的苦難的自己底生命。

發覺蔣少祖在固執地看着她，她垂下頭來；然後她看着蔣秀菊。

「我想過江找我叔叔去了。」她站起來，憂愁地小聲說。

蔣秀菊說願意陪她去。蔣少祖站起來，表示要和她們一路離開。

「你等我，兩個鐘點就回來，啊！」蔣秀菊溢存地向王倫說，她底眼睛笑着。

張端芳唇邊有嘲弄的，喜悅的微笑。她向王倫文雅地鞠躬。

王倫向蔣少祖恭敬地鞠躬。

「謝謝您底指示。」他嚴肅地，和悅地說。

.....

他們在江邊遇到警報。敵機即刻就臨空。在沉重的威脅的機聲下，停泊在江心的一艘灰綠色的小艦發出了猛烈的爆炸聲……它向敵機射擊。接着各處響起了清脆的，尖銳的高射砲聲。敵機從武昌越江向北飛行；從西方的明亮而靜止的雲羣里，出現了

中國機底強大的編隊。在白雲下面，中國機底迅速而英武的飛行，使大家激動了。

於是開始了激烈的空戰。

蔣少祖們跑到江邊的一隻廢棄了的囤船上，站在那里。一架敵機尾部冒煙，然後左翼冒煙，迅速地向下墜落，地面上各處騰起了歡呼聲；蔣秀菊狂喜地拍手。傳來了沉重的震撼，敵機投彈了；地面上統治着死寂：大家看見一架中國機發出可怖的銳聲迅速地向武昌的方面墜落。

蔣秀菊驚怖地看着這架，墜落的飛機：那里面有英雄的，年青的，垂死的生命。張端芳一直緊張地沉默着。她看着這架飛機，不覺地做了一個無力的手部動作，好像她企圖把這架飛機抬起來，但又意識到這是不可能的。

另一架敵機冒煙，墜落了，地面上騰起了更強的歡呼聲。蔣少祖聽見了張端芳底輕微的聲音：她說：「我滿足，我底一生滿足了，我滿足……」她底臉死白；她底嘴唇戰慄着。蔣少祖有了眼淚，雖然他相信這個空戰並不能給他以多大的激動。

蔣少祖想到汪精衛，覺得汪精衛是模糊的，遙遠的了。他覺得，在這裡，在激烈的空中戰爭下面，有妹妹，有張端芳，有意義的，自由的生活，而那個模糊的，遙遠的東西曾經企圖妨礙這種生活。

過江以後，蔣少祖和妹妹分手，到報館里去。他底雜誌底新的一期已經排好；他

取到了校樣。他和兩個朋友偶然地長談了起來；談話是從剛才的空戰開始的。蔣少祖批評了汪精衛，他說汪精衛是違背民族底意志的；直到此刻他才能對汪精衛下如此明白的批評。他們談到中國底前途，談到了文化底問題。這兩個朋友同聲地讚揚中國底固有的文化，證明它是一切新事物底泉源。蔣少祖沉默着。蔣少祖因這個問題底鮮明的提起而有了苦悶的灰暗的心情。

蔣少祖疾速地趕回家去。他覺得他必需解決他底苦悶的心情，他必需做什麼。他走進門，看見了他底被僕人領着的，抱着一個精緻的，玩具的坦克車的小孩。小孩叫喊着要爸爸，但被這個爸爸底嚴厲的面孔怔住了。

「爲什麼讓他玩坦車？這樣的女人！」蔣少祖想，向小孩點了點頭，走了進去。他是住着舒適的，上等的樓房。已經是黃昏，樓道底電燈未亮。從樓梯左邊的客室里，傳出了婦女們底熱鬧的，生動的聲音，顯然她們在賭博：玩撲克牌——從門縫里射出興奮的燈光來，煙霧在寂寞地浮動。蔣少祖覺得有一種痛苦，好像是樓梯上的灰暗的光綫使他痛苦；他異常迅速地奔上樓，憤怒地推開書房底門。他覺得非常吃力；他脫下了上衣，拋在椅子上。他想他應該吃過飯再做事。他猶豫地站在昏黯中。

窗上有黃昏底溫柔的，沉靜的光明。他想他無需等吃飯；他應該即刻做什麼。他覺得痛苦，非常痛苦；他忘記了痛苦直接的原因，他覺得是他底生活使他痛苦，是陳景惠使他痛苦。他走出書房，輕輕底推開迪平台的玻璃門，走上平台。

平台打掃得很潔淨，浴在夕陽底靜穆的光輝中；晚風涼爽而輕柔。平台向着佈滿綠草和野花的山坡；左邊遠處有池塘，在夕陽中閃着光輝更遠處是蛇山底荒涼的山麓，一個細小的，黑色的人影停留在山脊上，在落日底光照中，顯出了和平的莊嚴。天邊有層疊的，放着透明的光采雲羣。雲羣在緩慢地，沉默地舒卷，逐漸黯淡，透出紫紅色的微光來。

蔣少祖站在欄杆前，深深地吸了幾口氣，凝視着雲羣。

「我爲何如此匆忙？人世底一切究竟有什麼意義？」蔣少祖想。

他底心震動了一下；他覺得有深沉的力量向內心凝聚：這個思想帶來了嚴重的，緊張的感情。他扶住欄杆，疑問地凝望天邊。隔壁的平台上出現了一個時裝的，瘦長的女人，站在晾着的衣裳中間眺望落日，即刻就進去了。在她進去以後，蔣少祖才向她底平台機械地望了一眼。樓下傳來了婦女們底興奮的哄笑聲。遠處傳來青年男女們底嘹亮的歌聲；蔣少祖機械底聽出來歌詞是：「快樂的心隨着歌聲跳盪，快樂的人們神采飛揚！」蔣少祖底唇邊露出了憂愁的，柔弱的微笑。

「這就是我們時代，我們中國底生活？我見到一切，知道一切；沒有人底心經歷得像我這樣多，我底過程是獨特的，那一切我覺得是不平凡的；我有過快樂，我很有理由想，給我一個支點，我能够舉起地球來——我曾經這樣相信，現在也如此；誰都不能否認我在現代中國底地位，誰都不能否認我底奮鬥，我底光輝的歷史，但歸根結

底是，二十年來，我爲了什麼這樣的匆忙？難道就爲了這個麼？我爲什麼不滿足？爲何如此匆忙？每天有這樣的黃昏，這樣的甯靜而深遠，那棵樹永遠那樣站立着，直到牠底死——我們底祖先是這樣地生活了過來，我却爲何這樣無知，這樣匆忙？爲什麼，我，這樣急急地向——向我底墳墓奔去？」蔣少祖想。差不多每一個人，都這樣地激賞自己，都這樣地——有些狂妄：覺得自己是光輝而獨特；所以，在這里，蔣少祖激動地把自己提到那個向靜穆的境界的追求上去了，這種向靜穆的追求，就成了中國這個時代底這種特別自私，特別自愛的心靈底最高的，也是最後的工作了。

蔣少祖的確是異常匆忙地——從他離開蘇州開始，度過了將近二十年的光陰。他追求着有時在這種追求里沉醉着——到了現在，他開始不明白自己爲什麼追求，以及追求着什麼了。於是，面對着照在落日底光輝下的靜穆的大地，他覺得自己清醒了。大地底靜穆，向他，蔣少祖，啓示了他認爲是最高哲學。中國現代的智識份子們，在都市中生活，並不真的那樣強烈地愛好自然；但他們底血液里有着這種元素；或者是，他們底血液里有着這種哲學底元素，於是在某一天，突然地從沉默着的自然界得到了對於他們底這種哲學需要的證明，他們便莊嚴地，思辯地愛好起自然來了。一切似乎是準備好了的：爲了他們底苦惱的心，有了靜穆的，大地底存在。蔣少祖心里有了神祕的，嚴肅的感動。落日底光輝幽暗下去，晚風更輕柔了。

蔣少祖想到，祖先底魂靈在他底心中，他對於靜穆的天地的這種激動，是他底祖

先們底魂靈底激動；那些祖先們，和靜穆的天地相依爲命，是怎樣動人地開闢了子孫萬世底生活。蔣少祖沉痛地想，近代的自私的、愚昧的、標新立異而爭權奪利的人們，甘心做某種主義，或別的家底奴才，引導無知的青年的走向道德墮落的深淵，是怎樣的污蔑了這個民族底偉大的祖先。蔣少祖悲憫這個時代，悲憫那些無知的，純潔的青年們！

他是無窮地嫉恨；但現在他覺得他從來祇是悲憫。

「我從此向着我底偉大的祖先，向着靈魂底靜穆；我愛這個民族，基於任何人。」蔣少祖含着眼淚想。太陽在層雲中沉沒了，黑暗濃厚起來，遠處的山邊有燈火閃耀。蔣少祖嚴肅地站着，凝望着山邊上的在夜色里站立着的一棵孤獨的樹；這棵樹將站着，在風雨里和陽光里同樣地站着，爲了另一棵樹——爲了牠底下一代，直到牠死亡。陳景惠拉開裝在彈簧上的玻璃門迅速地走了出來。

「少祖，少祖，怎麼你都回來了！怎樣？」她問，臉上有興奮的、熱烈的表情。

「什麼怎樣？」蔣少祖不滿地向。

「什麼呀！他，汪精衛！」陳景惠倦怠地側着身體，在欄杆上手支着面頰，甜蜜地問。

「你底那些客人呢？」

「他們一定不肯吃飯；她們回去了！」

蔣少祖沉默着，看見了站在門前的，眼睛嚴肅地閃耀着的小孩。

陳景惠甜蜜地笑了一笑，又笑了一笑；好像有某種思想，好像她身上有幸福的力量。蔣少祖望着她——她溫柔、滿足、順從，準備更溫柔，更順從；蔣少祖覺得，比起新婚的時候來，陳景惠是更動人了；主要的，她懂得人生了，雖然有一些傾向是不良好的，但這是經驗了人生的婦女們所不可避免的。於是蔣少祖忘記了對她的不滿。

小孩嚴肅地站在旁邊：他覺得他是尊嚴的，應該滿足。

「我問你汪精衛呀！她們都問我！」陳景惠說，伸手理平他底衣袖。

「汪精衛沒有什麼意思。」蔣少祖微諷地說。「我和他談了有二十分鐘，」他莊嚴地說；「他覺得我底意見是很正確的，但他這個人，有一種偏向，資產階級底偏向，」他說，雖然汪精衛並未說過關於他底意見的話。在家庭底尊嚴中，他確信他比原來更偉大：他不想意識到他在說謊。

「那麼，中國底前途呢？……」陳景惠溫柔地問；「……是的，汪精衛底房間里怎樣？聽說他常常要擁抱別人，對不對？」她接着問。她不希望蔣少祖回答她底第一個問題。

「這個不知道」。蔣少祖笑着說；「我遇見陳碧君。」

「她說什麼？她怎樣？她很胖，很醜麼？」

蔣少祖笑着不答。蔣少祖抱起小孩來，莊嚴地望着遠方，然後吻小孩。

「晚上再談罷。」他說。他吻陳景惠底等待接吻的嘴唇。這個家庭好久沒有如此愉快。

飯後，蔣少祖走進書房。他覺得他可以工作，他打開台燈，坐了下來。但在他提起筆來的時候，他發覺他底頭腦里沒有任何一個觀念。他呆呆地坐着。外面開始刮風：春季底溫暖的大風。在這個同一的夜里，在這個大風下，他底弟弟蔣純祖是激動地站在黃杏清底窗前。他們誰都沒有想到，在世界上，同時有兩種不同的生活。

蔣少祖想起了上海底某一個刮着大風的夜，想起了王桂英。

「她現在哪里呢？」他想。

他記得，在最初，他對王桂英異常歉疚：王桂英使他痛苦得幾乎發狂。他覺得他是做了不忠實，不道德的事，像一切年青人一樣，他覺得沒有臉孔生存。王桂英在這個人間的存在，始終是他底痛苦。王桂英和夏陸結合，他就開始輕蔑她，這樣地緩和了自己底痛苦。但他有妬嫉。王桂英進入電影界，他判斷她即將墮落，但因為，他覺得自己並不是她底墮落底唯一的原因，他並未特殊地不安；但在聽說王桂英堅持着自己，在電影界獲得了成就的時候，他就又有興奮和妬嫉。他不願知道，他是在妬嫉王桂英並沒有墮落。於是。他希望她墮落，好像她，王桂英，是他底障礙。差不多有兩年的時間，他祇是為擊倒王桂英，至少使她痛苦而努力工作；這是一種極強的熱情，

他工作着，獲取成就和聲名，祇爲了擊倒王桂英——雖然他自己在當時極不願相信這一個。他必需壓倒她底向上的努力，必需使她痛苦地想起他來；必需使她爲他而痛苦，在這個痛苦中倒下，他底這種野獸般的情熱才能够滿足。並且，在這種熱情和想像里，他感覺到一種浪漫的美麗；他覺得自己是不幸的英雄——多少文學作品都在這種美感里面表現了它們底主人公。直到他聽說王桂英「墮落」了的時候，他才從這種熱情里醒來。但立刻又代以另一種熱情，即道德的滿足：他悼念生活在南京底湖畔的那個王桂英。他覺得他是一直在這樣悼念：他在道德的滿足中責備自己。……在這一串心靈底痛苦的狡詐之後，他底理性使他對王桂英沉默了。幾年來，他就忘記了她。

現在，刮着大風的溫暖的夜晚，他突然地想起了她。這首先是一種嚴肅的驚異。他告訴自己說，他和王桂英再無關係。於是他明白了他往昔對她是如何的自私；他告訴自己說，他希望她現在能有好的生活。

他相信他真是如此的希望。於是他開始分析，並判斷王桂英和他，蔣少祖底過去。這個工作他做過多次，但都失敗了。這一次，他覺得他成功了。

他想他在過去是熱情、浪漫、被西歐的自由主義、頹廢主義以及個性解放等等所影響，是像目前的一切青年的一樣，值得憐憫的。他想是那種個性解放的衝動使他無視社會秩序，而做出了這件事跡。他覺得這是對的，因爲這是爲他底生命所必需的一個過程；而現在，他已經到達了另一個過程：人生底最後的過程。解放了的個性，應

該更尊重生存底價值，並應該懂得別人底個性，和別人底生存底價值。人不是爲了毀滅而生活的，雖然這個階段是不可避免的；獲得了這個痛苦的經驗，經驗了多年的痛苦，人應該懂得尊重社會秩序底必要：祇有在社會秩序里，人才能完成個性解放；他，蔣少祖，在這個社會秩序里面，逐漸地完成了這個。他願意重複地說，在年青的時候，浪漫和毀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目前的這些青年們，是值得憐憫的，這些青年們，在經驗了苦難以後，會明白這個真理。人必需從苦難認識真理。

他繼續想，王桂英也許是成了社會秩序和個性解放底犧牲。王桂英也反抗，也要求個性解放，但因爲她傾慕虛榮，不知道工作，倚賴男子，所以就不能在社會秩序里完成這個解放。幾十年來，沒有一個女子能真的獲得這種解放；王桂英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歷史底邏輯，是冷酷無情的，但他，蔣少祖，覺得痛心。目前武漢的這一批年青的女子們，沒有一個能夠懂得這種歷史底教訓：她們是那樣的浮薄而虛榮，被某種權力引誘着和利用着，被鎖閉在革命的機械主義里，不能知道人性底複雜，即使連王桂英們所經驗到的那種青春的激情和個性解放都不能夠得到。她們，目前武漢的這一批婦女們，基礎更淺薄，令人覺得歷史是在倒退。由於這個，他，蔣少祖，更爲王桂英底犧牲痛心。他覺得王桂英要比目前的這一批虛榮地拜服於權力的女子的美好得多。

但他，蔣少祖，今天畢竟看見一個真正地出於中國底生活的女子了；這就是張

端芳。蔣少祖想，張端芳沒有接受任何外來的思想，真實地經歷了中國底生活，在苦難里純樸而鮮明地表現了中國這個民族底熱情、意志、和希望。張端芳是那樣的溫婉，那樣的沉靜——她是純粹的中國女子；中國需要這樣的女子。張端芳是這個民族血脈，是這個民族底最高的理想，因此她必會完成她底自我解放。在這個空前的戰爭中，張端芳體驗了苦難；這個戰爭給了她，給了真正的中國女子以一條直接的解放底道路。這個戰爭純粹是中國民族的，這個戰爭將擊碎一切外來的偏見。

中國底文化，必需是從中國發生出來的——蔣少祖想——這個民族生存了五千年，不是偶然的；它生存了五千年，因為它能夠產生張端芳這樣的女子，能夠產生花木蘭和秦良玉，並因為它能夠產生他，蔣少祖這樣的男子，能夠產生孔子，老子，呂不韋和王安石。這個民族底氣魄是雄渾的。那麼，為什麼要崇奉西歐底文化，西歐底知識階級？

「顯然這就是問題了！顯然這是，」蔣少祖說，用手指擊桌面，「中國底一切底問題根本，為什麼大家都忽視這個問題？為什麼？」

他點燃一隻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他抱着頭，他覺得頭腦里面突然空虛，他露出愁苦的表情；他心里突然覺得有些滑稽，他不能知道究竟什麼東西有些滑稽，他做了一個歪臉，並笑了一下：在嚴肅和苦悶中人們常常如此。周圍是深沉的寂靜；外面的大風吹得更猛烈：這種大風含着一種新生的、溫暖的力量，它常常預示夏季底暴雷

雨。

蔣少祖覺得自己在逐漸地沉下去：在他周圍有什麼東西變得深沉起來。他心里有苦悶，接着他感到恐懼。他感覺到了他十年來所做的鬥爭：在這十年內，他相信自己是在爲了新的中國和新的文化而鬥爭；他很明白，祇是因爲這個，他才有現在的成功。他覺得他是在孤獨中飛得太高了，以至於忘記了自己底出發點。他覺得他不應該跟青年們隔離；這樣地隔離下去，他，蔣少祖，會走上官僚底道路。他恐懼地想，他，蔣少祖，不應該如此隔離新的東西。

「復古？，是的，我難道是——復古？」他說；他眼里有明亮的光輝；他站了起來。

對於蔣少祖，這是可怖的思想；正如離婚對於中國底舊式的婦女們是可怖的思想一樣。向自己說出了這兩個字，蔣少祖便看到了辛亥革命以來的無數的知識份子們，他們被後代的青年無情地指摘：這些青年們，在他們底可憐的墳墓上，拋擲了難堪的羞辱。而他，蔣少祖，曾經是這些青年們里面的傑出的一個。

他現在看見了他們；眼睛冷冷地發光的，含着痛苦的冷笑的他們。他看見他們在嘲笑他；他看見目前的這些青年們以人間最毒辣的方式攻擊他，以他底流血和死亡爲快樂。

蔣少祖痛苦而興奮，全身發冷，在房間里疾速地徘徊。他好像野獸準備戰鬥。他

心里有了一種渴望：他渴望自己更痛苦。他想他是出賣了自己了；他想他是背叛了五四運動底、新文化底傳統了；他想他底生活是破滅了；他想對建餘孽和官僚們是張開手臂來，等待擁抱他了。但他並不更痛苦；想着這誇張的思想，他心里有了鋒利的、甜暢的快感。

「要是能有宗教多麼好！要是能有全能的上帝是多麼好！」他疾速地徘徊，在狂亂的感情中想想。「是的，我們這樣看別人，別人當然這樣看我們；現在來不及補救了，死去的人們來復仇——！而我，將成爲厲鬼，向自前這些惡劣的青年做更兇殘的復仇！向那些盜竊中國的人們做更兇殘的復仇！所以，我是出賣了自己了，我底一生是破壞了！我就破壞得更澈底呀，厲鬼笑封侯！」

蔣少祖，像一切人們碰到最嚴重、最絕望的問題的時候一樣，不再去思索這個問題，而誇張自己底痛苦，以狂亂的感情來答復這個問題——答復這個世界。他心里燃燒着復仇的火燄：最猛烈、最惡毒的火燄。似乎是，爲了更猛烈、更惡毒，他願望自己更破滅。他有了鋒利的快感：這種復仇的情感，是能够用肉體底緊縮和顫慄來表現的。

他最後倒在靠椅上。他閉上眼睛，並舉手蒙住臉，在誇張中他希望做一個宗教的動作。大風緩緩地吹過屋頂。他底肉體在快感中繼續有戰慄。

「是他們被浪漫的幻想和自私的權力迷惑而脫離了我，不是我脫離了他們，這些

青年！」他想。他誇張痛苦，呻吟着，「他們看不見真理：至少，我並不比毛澤東能給得更少，但他們被各種花樣迷惑，比方今天那個混蛋的記者，他公然地輕視我！我憐恤他們，而他們責我以復古和反動，怎樣的世界啊！」

「是的，我怎麼能夠沒有想到，」他站了起來，「真理是：不是新與舊的問題，而對與錯的問題！」他想。他笑了起來。他心里重新獲得光明了，「怎麼我剛才那樣愚笨！是的，是對與錯的問題，不是新與舊的問題，——我願意大聲說一千次，一萬次！這怎麼能是那種意味上的復古！這是五四運動底更高的發揚，這是學術思想中國化！出於中國，用於中國，發展中國，批判地接受遺產！現在的那批投機的混蛋，早把中國自己底遺產忘記了，他們根本不明白，在屈原里面有着一但丁，在孔子里面有着文藝復興，在呂不韋和王安石里面有着一切斯大林，而在紅樓夢穿中國底一切民間文學里有着托爾斯泰——雖然我同樣愛慕但丁和托爾斯泰，也許是更愛慕，但究竟這是中國底現實和遺產呀！從這裏，不是也能發揚一個新的浪漫主義麼？比方說，我愛哥德，但我是智識份子，這祇是個人底心靈的傾慕，你不能叫中國底人民也去愛哥德呀！決不會的！中國人民必需有自己底道路！愛好或尊敬孔子，——他們爲什麼連月亮都是外國好，給孔子塗上那樣的鬼臉？——愛好孔子，因爲他是中國底曠古的政治家和人道主義者，可以激發民族底自信心和自尊心，並不是說就要接受禮教！這就是批判地接受文化遺產這一命題底現實意義！爲了做大皇帝，漢武帝以來的各個王朝歪曲了

孔子，那麼，所謂新的人們怎麼也歪曲孔子？也許是，歪曲雖不同，想做皇帝則一也。……他們不懂得歷史，不明白中國，不愛這個民族，因此不能真的創造新文化，從而，他們搬進花花綠綠的洋貨來，接受着莫斯科底指令，認爲是創造新文化！」他想，笑了一聲，走到棹前坐下。

「多麼艱辛的思想過程啊，其實真理是極明白的！——他愉快地想。這些思想，也果真是極明白的。」

……

深夜里蔣少祖醒了。大風繼續緩緩地，飽滿地吹着，蔣少祖覺得幸福。他再不能入睡。他打開燈；陳景惠在甜暢的睡意中睜開眼睛，不明白地望着他，隨即又閉上。他下床，陳景惠沒有覺察。他走到小床前面，凝望睡熟了的，在夢中嚼嘴的小孩。他吻小孩底發汗的前額，關了燈，愉快地聽着風聲，走了出來。

他走到書房里檢視文稿和藏書。他已經有七本著作，第八本，關於日本底政治的，即將印出來。那些藏書使他快樂：他長久地撫摩着那些古舊的宣紙和那些發亮的道林紙。他看了一本日文書帶的一些奇怪的插圖，隨後他翻閱史記；他想到，能在這些書里耽溺一生，是幸福的。他有一部份書留在上海了，但從父親那里得來的那些名貴的古書和字畫，他都全部地帶了出來。他想到，在兒時，他是怎樣地在深夜里和哥哥一起高聲唸詩經。那在當時是非常痛苦的事，到了經歷了這麼多的憂患，對人生獲

得了真正的理解的現在，却成了幸福的，無上的回憶了。他想到，人生所以有價值，就是因——過去的痛苦會放射出慰藉的光華來，成爲幸福的回憶：沒有人不繼承着過去的。在殘酷的戰火中，在這個刮着大風的春季底深夜里，蔣少祖懷念蘇州，覺得自己更尊敬，更愛他底亡父。到了現在，老人底耿直的一生在這個叛逆過的兒子底心里光輝地顯露了出來。書本底氣息使他想起了蘇州底花園，深夜里的寧靜的香氣：在那些苦讀的深夜里，推開窗戶，香氣便流進房來，和香爐里的檀香底氣息混合在一起。

某一本舊書使他想起了王桂英；他心里有深的憂傷。

「我愛我底父親，我愛我往昔的愛人，我愛我底風雪中的蘇州底故園，我心里知道這愛情是如何強烈……但是人們說；歷史是殘酷無情的，」蔣少祖憂傷地想，放下手里的書。「在這個深夜里，我底心靈在生活，但我唯求能够從此心死——我不求名利不求權力，我對這個世界已經厭倦！是啊，假如我還欠缺什麼，那就是心死，假如我已經看到了我底祖先，假如我已經懂得了宇宙底永亘的靜穆和它底光華殉爛的繁衍，那麼——唯求在將來能够回到故鄉去，能够回到故鄉去！爲什麼要有永無休止的慾望和騷擾？……我，一個懷疑論者，爲什麼要假裝肯定一切？是的，我希望我底兒子能成爲一個真正的人！」

他坐在躺椅上去，從架子上隨手取出古本的陶淵明底詩集來，翻下去。

「暢快啊！少無適俗韻，性本愛邱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

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

蔣少祖朗聲唸詩——他記得，他多年未曾如此。飽和的大風，在深沉的黑夜里強力而緩慢地吹着，蔣少祖高聲唸詩。

第八章

蔣純祖，懷着興奮的、光明的心情，隨演劇隊向重慶出發。演劇隊沿途候船，並工作，單攔了一個月。在這一個月里，武漢外圍的戰爭臨到了嚴重的階段。戰事失利使生活在實際的勞碌里，希望回到故鄉去的那些人們憂苦起來，但對於生活在熱情里面的這些青年們，情形就完全相反，對於他們，每一個失敗都是關於這個民族底堅定一個的新的表示和關於將來的道路的一個強烈的啓示；每一個失敗都激起他們底熱烈的、幸福的自我感激。他們覺得，舊的中國被打垮，被掃蕩了，他們底新的中國便可以毫無障礙地向前飛躍。

蔣純祖，像一切青年一樣，不自覺地努力使目前的一切適合，並證明他底夢想；而不能適合他底夢想的，他就完全感覺不到。他從未夢想過他會到四川來，並從未夢想過會接觸到這些人。三峽底奇險的重山和江流使他幸福地覺得他將永遠地在這個雄

壯的大地上行走：他所注意到的，是他自己底激動的心情；他把這種激動在各種樣式里提到最高點，因此他絲毫都不能真正地欣賞風景——如那些古代的詩人們所欣賞的；大家以爲古代的詩人們是如此欣賞的。在演劇隊里，蔣純祖也一樣：他絲毫都不能注意到實際的一切；他不能注意到別人對他的態度，他祇希望別對他好，他把這希望當做真實；他從未思索過別人，他祇注意自己底思想和激動；他祇求在他自己底內心里找到一條雄壯的出路：這條路已經從人間底一切和自然界底一切得到了強烈的暗示。

他祇注意他底無限混亂的內心，他覺得他底內心無限的美麗。雖然他在集團里面生活，雖然他無限地崇拜充滿着這個集團的那此理論，他祇要求他底內心——他絲毫都不感覺到這種分裂。這個集團，這一切理論，都是祇爲他，蔣純祖底內心而存在；他把這種分裂在他底內心里甜蜜地和諧了起來。在集團底紀律和他相衝突的時候，他便毫無疑問地無視這個紀律；在遇到批評的時候，他覺得祇是他底內心才是最高的命令，最大的光榮，和最善的存在。因此他便很少去思索這些批評——或者竟至於感不到它們。

他最初畏懼這個集團，現在，熟悉了它，朦朧地知道了它底缺點，就以反叛爲榮。而這種反叛有時是盲目的，獸性的。在這個集團里，每一個人都以新的思想和理論爲光榮；由於這種熱情，並由於戲劇工作底特殊的感情作用，人們是浪漫地生活着；人們並不認識實際的一切。因此，這個集團底紀律，在某些方面，就不能够存

在。這個集團里是充滿了理論，但無確定的紀律。人們底缺點，特別是兩性關係上的缺點，遭受着理論底嚴厲的打擊，而理論，由於理論者總是帶着某種感情底個人的緣故，很少是確定的。比方在普通的集團里——在一般的學校里，紀律底規定是，私出校門者記大過，但在這裏，隨便行動的個人所遭遇到的處罰就不是記大過，而是最高的原則底無情的裁判：人們把一切行動都歸納到最高的原則里去。因為這個最高的原則需要包括這樣多的東西，它就不得不擴大自己，因而就不得不變得稀薄。在學校或兵營里，人們反抗記大過之類，因為人們是覺得自己是有理由的；但面對這個稀薄而又堅定的原則，人們因為不可能覺得自己是有理由的緣故，便覺得自己是有心靈，有個性的。在這里，這些個性，是體會到無窮的惶惑和痛苦。它常常屈服，但更常常地是起來反抗。在這個時代，這件事是嚴重的，以致於有些反抗者迅速地毀滅了他們底所有的希望。

人們常常是不懂得原則的。更常常的是，原則被權威的個人所任意地應用，原則被利用，這一個個性征服了另一個個性。年青的人們，亟於獲得，過於寶貴自己，就不能寶貴這個地面上的苦難的人生。年青的人們，在熱烈的想像里，和陰冷的，不自知的妬嫉里造出對最高的命令的無限的忠誠來，並且陶醉着，永不看見自己，以致於毀滅了自己。

在演劇隊里，集聚了熱情的青年男女們，有些是有着經歷的，有些是初來者。在

演劇隊里，是統治着人們稱爲浪漫的空氣的那種熱烈而興奮的，有些凌亂的空氣。但因為這個演劇隊是在民族底最高的命令里組織起來的緣故，最高的命令就對這種空氣做着頑強的鬥爭。演劇隊底負責人，對演劇是外行，代表着這個最高的命令。演劇隊里面的人們，無窮地熱愛着這個最高的命令，同樣無窮地熱愛着他們底自由的熱帶的生活；像蔣純祖一樣，他們在內心把這兩件東西和諧了起來。這兩件東西在這個集團里常常是和諧的，因爲大家相信，這是一個藝術的集團；但有時它們無情地分裂了開來，造成了嚴重的風波。

常常是因為戀愛問題而造成這種嚴重的風波。在這個時代，熱情的男女們，確信自己們已再無牽掛，確信自己們是生活在全新的生活里，確信在戀愛里有着莊嚴而美的一切——幾乎是，確信這是一個熱情的戀愛底時代，他們很容易接近起來。他們相愛，做了一切，除了他們底夢想以外什麼也感覺不到。這個時代是產生夢想的時代，這個夢想將繼續到後來多年。

這些男女們，或這些夢想家們，經過三峽里面的那些窮苦的縣城和村鎮，在每個地方做宣傳工作；事實是，對於這些偏僻的地方，較之宣傳工作，他們底生活發生了更大的作用。對於這些地方，他們是遠方的奇怪的戰爭底流亡者和代表人，並且是富裕的顧客。這些偏僻的地方差不多完全是從這里懂得他們底民族正在進行的這個戰爭的。那些活報，那些街頭劇，那些「放下你的鞭子」，獲得了大的效果，但這些男女

們底誠懇而樂天的態度，富裕的金錢，和嚴肅而又隨便的生活獲得了更大的效果。

這些小鎮是建築在懸崖上，或簡直是建築在兩棵可畏的巨樹底間隙里的，它們是非常的古舊，非常的貧窮。走在它們底滑膩的石板街上，在那些低矮的，黑色的屋舍中間通過，遇到一個糞池或遇到一個豬圈，蔣純祖總有悲涼的，懷慕的心情。那在絕壁下面奔騰着的狹窄的江流，遠處的霧障和霧障下面的奪目的閃光，那些在險惡的山峰上面伸到雲霧里面去的濃密的森林，和那些在可怖的波濤上搖盪的小木船，使蔣純祖感到那些沉默的，蒼白的鄉民們底生活是如何的辛辣，如何的悲壯；而他自己，離開了往昔的一切，向陌生的遠方漂流，開始了怎樣悲涼的生涯。

對於兩性間的關係，蔣純祖曾經有道學的思想；他用這種悲涼的生涯破壞了這些思想。對於他，悲涼的生涯是壯闊的，自由而奔放的生活，童年的生活和專制的學校生活使他對兩性關係有着曖昧的，痛苦的，陰冷的觀念，他常常覺得這種關係是可恥的；但他又有美麗的梦想，這個夢想比什麼都模糊，又比什麼都強烈。他現在完全地走進了他底夢意，他和那些痛苦的觀念頑強地鬥爭。他開始想到，人底慾望是美麗而健全的，人底生活應該自由而奔放；在天地間，沒有力量能夠阻攔人類，除非人類自身；那些痛苦的觀念，是一種終必無益的阻攔。他是混亂的；他一面有悲涼的抱負，一面有健全的生活的理想，而在接觸到實際的時候，那些痛苦的觀念便又復活；這種慾望底痛苦，不再有道學的偽裝，因此顯得更堅強。他底內心活動能夠調和一切和無

視一切，唯有這種痛苦無法調和，同時無法無視。

在劇隊里，蔣純祖多半異常沉靜，但有時是活躍而喧囂。像一切素質強烈的人一樣，蔣純祖底聲音異常大，動作異常重；感情猛烈，好勝心強。也像一些強烈的人一樣，因為慾望底痛苦比別人強，蔣純祖是羞怯而混亂的。

蔣純祖曾經用道學的思想來滿足妬嫉並防禦慾望底痛苦，現在，在新的環境里，他再無防禦；他是爆發了出來。他不能覺察到別人對他的不滿。他是深深地感覺到，他身上的矛盾的，但他，年青的夢想家，不願意想到他們。他覺得，僅僅是悲涼的生涯，以將來的痛苦懲罰現在的錯失，便可以解決一切。他想像他現在有錯失，這種想像像是甜蜜的慰藉；因此他不知道現在的錯失竟在哪里。

這是這個社會，這個時代所產生的個人主義者。劇隊里面的人們，多半是這種個人主義者。經驗較多，而失去了那種強烈的熱情的人們，就常常顯出投機的面貌來。而那些缺乏心力，容納着一切種類的黑暗的意識而不自覺的青年們，亟於一勞永逸地解脫自身底痛苦，亟於獲得位置，就體會出對最高的命令的無限的忠誠來，抓住了這個時代底教條，以打擊別人為自身底純潔和忠貞底證明——人們本能地向痛苦最少，或快樂最多的路上走去，人們不自覺投機以拯救自己；這些青年們，在人生中，除了這種充滿忠誠的激情的投機以外，再無法拯救自己；另一些青年們，在這個階段上，他們底心靈在投機上面戰慄，由於各種原因，以個人底傲岸的內心極救了自己。人們

並不是很簡單地就走到這個世界上來的，但人們又願望自己是一勞永逸地變成適合於新的理論的，新人類；人們相信自己已獲得了全新的生活，相信自己是最善最美麗的，如果突然失望了，人們就會痛苦得瀕於瘋狂。年青的人們不爲自身底缺點而痛苦，因爲他們善於想像，並且不願看見；對於他們，虛榮心底痛苦高於一切。

在這個演劇隊底內部，有一個影響最大的帶着權威底神祕的色采的小的集團存在着。這個小集團存在着。這個小集團底領袖顯然就是劇隊底負責人王穎；負責劇務和負責總務的兩個人都屬於這個集團，張正華顯然也屬於這個集團。這個集團里面的人們底一致的行動，權威的態度和神祕的作風，喚起了普遍的欽羨與妬嫉。這個集團常常對某一個人突然地採取一種態度：對這個人，他們原來是很淡漠的，但在某一天，他們以一致的態度。包圍了這個人，說着類似的話，指摘着同樣的缺點，使這個人陷到極大的惶恐里去。有時候，劇隊招開會議，這個集團一致地提出，並贊成某一個議案，並一致地打擊反對者。他們聚在一起嚴肅地談話，另外的人一走近，他們便沉默；他們對工作抱着自信的，堅決的態度，他們極活躍，但又極沉默；顯得他們心里有着秘密的，神聖的東西，世界上沒有力量可以打擊他們。特別在遇到別人底戀愛的時候，他們就鮮明地，壓抑不住地表現出這種東西，他們傲岸地，鎮定地走過去，好像老軍官在新入伍的兵士們面前走過去。這種最高的滿足喚起了人們底欽羨和妬嫉；人們希望加入到他們里面去，假如不可能加入，人們就反抗。

蔣純祖迅速地戰勝了他底音樂上的競爭者，成了音樂工作底負責人。他對這有很多感想。他覺得自己底音樂知識是很有限的，爲什麼別的人們竟然比他更貧乏；他發現很多人，特別是少女們，都能夠唱歌，但不求理解，毫無更多一點的音樂才能。在戲劇上這也一樣。隊里的對社會科學和文藝的學習空氣很濃厚，但對於音樂都很淡漠；對於戲劇，則重復着關於演技的探討。在社會科學的學習上面，由於那個權威的集團，蔣純祖懷着痛苦的情緒：他亟於學得更多，他亟於接近這個集團。他想到，是由於這個集團底操縱的緣故，大家忽視了戲劇和音樂的實際的部門，像一切人一樣，他覺得他所從事的東西是最重要的。於是他有了實際的理由，敢於在心裡確定了對這個權威的集團的不滿。

其次，他發覺到，雖然他負責音樂工作，在隊里，甚至在音樂工作上面，他却是一毫不重要的人。祇是屬於那個小集團的人們才是重要的人，假如他們對蔣純祖淡漠，那麼一切都對他淡漠。於是蔣純祖變得陰沉。他不能確定這種壓迫是什麼，他不能注意到別人對他的實際的態度，他不知道，除他底內心以外，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應付這個環境，於是他顯得神祕。有時他極度的驕傲，有時他發怒，有時他故意地喧囂：他覺得自己是有才能，有理想的。他在妬嫉的痛苦中盲目地反抗這個環境，更多的時候是陰沉逃避這個環境。

因爲這種下意識的敵對的情緒，他就看到了一些人對這幾個權威者，特別是對王

穎所做的逢迎：他覺得這是可恥的。但另一面，他也想得到王穎身邊的那個位置。所以，除了那些盲目的，不能征服的情緒以外，他不能批評他底環境。他暗暗地想這個集團是故作神祕，陰謀操縱，但還不敢肯定這個思想，並把它公開地說出來。直到他被捲進了一個嚴重的鬥爭的時候，他才突然地覺醒，明白了這一切，猛烈地轟擊它們。

使別人對他更不滿的，是他底戀愛。他接近了高韻。在輪船上他單獨地教高韻習歌，於是他們接近了起來。蔣純祖後來知道高韻是胡塗的，放任的，總在可憐自己的女子，具有這種女子底特殊的魅力。但在此刻，懷着混亂的熱情和夢想，蔣純祖不能認識她；在愛情里，人們努力地改造，並歪曲自己底對象，不能認識所愛的人。高韻底那種特殊的魅力征服了蔣純祖。她是很活潑的。蔣純祖覺得她是軟弱的；她眼里好像總有軟弱的，哀憐的光輝。蔣純祖覺得有一種動人的力量在她底身上顫動着，他希望親近這個力量。

她喜愛裝扮？她隨身帶着各樣的化妝品。伴着這些化妝品；她有着驕傲；一個女子，在這里，看到了華麗的，動人的將來。她對文藝有一點知識，她能夠寫東西；她每天嚴肅地寫日記，蔣純祖不能知道，這種嚴肅，這種知識的渴求是由自人一種動人的野心的；這種經營，是預示着一個放浪的未來的。在戲劇運動里，在虛榮的世界里，產生了這種勇往直前的婦女。

蔣純祖注意到，她用嬌嬾的，拖長的，戲劇的聲調說話，顯然在這種聲調里她得到一種美感。她沉思她底內心矛盾和憂苦，這些憂苦的思想，是一個平常的女子常

有的，是對這個世界的現實的利害的一種審察，所以她不願意承認它們，一切弄得很混亂的時候，她就覺得自己是特殊的可憐，於是一切就又澄清了。她是懂得自己底能力和魅力的。在這些荒涼的山谷外面的那個浮華的世界里，她將要顯露身手；這個時代底那些熱情的原則和理論增加了她底驕傲，使她對將來的浮華世界抱着更大的雄心。她永不以這些理論思索她底隱秘的憂苦，這些熱情的理論和她底實際的憂苦是全然不相干的。一個動人的，準備過浮華的生活的女子有一種冷酷的衝動，但蔣純祖却覺得這種衝動，這些顛慄，是由於心靈底軟弱和善良。

她是活潑的，蔣純祖覺得她各處亂跑像鳥雀。她喜歡說理論，她喜歡把一切莊嚴的事情和自身底生活聯結起來。她學習着，漸漸地她就相信，戲劇運動是無比偉大的，她，高韻，在拯救中國。她說她認識很多的戲劇家和作家；於是她以女人的專制態度批評或讚美他們。她在漢口演過一個四幕劇，她傾心地聽取別人底批評。這一切領導她走向那個浮華的世界。

她喜愛蔣純祖，因為他誠實，漂亮，有才能，並且純潔。她底年齡並不大，但她覺得她是多患難的，她覺得她需要純潔的心靈。這是這種動人的女子底特殊的癖好。蔣純祖分明地感覺到她是不樸素的，但他，要求奔放的生活，覺得最迷人的東西，便是最好的。他是戰懷着，相信愛情的夢想，迅速地對這個女子屈服了。

高韻在船頭上嘹亮地唱歌；高韻在船頂上，在灼熱的陽光下練習跳舞，並教蔣純

祖舞跳。她底浸着汗水的，微笑的臉；她底微笑的，妖冶的嘴唇；她底蓬鬆的垂到腰部的髮辮——對於蔣純祖，再沒有更美麗的東西了。於是蔣純祖更相信他底自由而奔放的生活，更不相信他底精神的和肉體的痛苦了。

蔣純祖在戀愛里無視別人，因此別人不能饒恕他。張正華和他疏遠了，並對他抱着敵對的態度。王穎和高韻曾經很接近，現在突然對她冷淡，並對蔣純祖抱着敵對的態度。於是普遍地有了敵對的態度。但蔣純祖絲毫不在意這個；假如他注意到，他便感到愈快，因為他知道，張正華和王穎都會經接近過高韻，他相信他們是在妬嫉他。

在一個團體里，一對男女的特殊接近，特別在這個接近的開始的時候，常常要引起某種感情。大家不能漠視這種新的局面。在這個團體里，戀愛是普遍地存在着；大家對舊的局面已經認可，但對新的局面不能忍受。於是，特別因為高韻底活潑美麗和蔣純祖底陰沉，高傲，大家覺得這個新的事件是全然惡劣的。於是大家立刻就想到最高的原則。

有幾件事情同時發生着。在巴東的時候。有一對男女離開了分配給他們的工作，到野外去玩到晚上才回來。有一個叫做胡林的隊員，屬於那個小集團的，把不應該拿給別人看的東西拿給愛人看了，並對這個小集團替他底愛人做某種工作上的請求。其次，有些人故意地忽視了社會科學的學習，並表示他們要另外組織一個座談會。

這些事情，特別是最後一件事，底發生，主要的是因為那個權威的，小的集團底存在。大家覺得，假如這個小的集團的確是對的，那麼它便應該公開地歡迎所有的人；或者它就應該更秘密一點：因為權力底炫耀使大家不能忍受。像目前的情形，除了造成投機逢迎和盲目的反抗，很難有別的；雖然它底存在提高了團體里面的學習的，競爭的空氣，但學習和競爭，常常是爲了逢迎或反抗。

領導者王穎是在那個最高的原則里訓練得較爲枯燥，或善於克制自己的人。他常常表現出一種灑脫的，親切的態度，但因為他身後的那個權威的緣故，逢迎者無限地頌揚他，反抗者挑剔他是虛偽的。他底處境是很困難的。

他是這個社會，這個時代的青年，他有他底慾望，蠱惑，和痛苦。他所崇奉的那個指導原則，是常常要引起他底自我惶惑的，但現實的權威使他戰勝了這種惶惑。較之服從原則，實際上他甯是服從權威。權威者以爲一切事情都逃不過自己底眼光和力量，以爲別人底錯失是難以饒恕的，因為他認爲自己即便處在別人底那種地位也決不會犯錯：他有勇壯的心情。人類常以別人底缺點爲歡樂，常常是，別人底墮落，就等於自己底昇高；在敵對的空氣被各種原因造成以後，這種頑強的感情，就成爲王穎底行爲底主要的動機了。同時，他底權威的態度，就更鮮明了。他曾經以灑脫而親切的態度接近過高韻，他每次總以機智的話引得她大笑。在他心里，是有着愛情底幻想的；他夢見戀愛底詩情。他在他底日記里記着一些關於他底，愛情的隱秘的話；那些話

的，是祇有自己底才能够懂得，特別是祇有他自己才能懂得這一點，對於他底心靈，是一種甜美的滿足。是一個很貧乏的夢想家，這種人，在社會上，是能够由各種條件緣故而完成一種事業的，但他們帶着那種貧乏的幻想走路，這些幻想，不妨礙他們底事業和理論，這些幻想刺戟，並安慰他們底心靈。心靈貧乏的人，甘於這種分裂，他們幾乎不能看到他們底幻想底庸俗。他們幻想妻子服從，並安慰自己，他們幻想一個革命的家庭，他們幻想舒適的，新的生活，他們幻想最高的權威底甜蜜的激賞。他們把一切融洽了起來，並且安適地找到了理論根據，因此他很少反抗這些幻想，他們慣於小小地賣弄權威，他們愉快地屈服於他們底生活里面的現實的利害。假若權威離開他們，他們便會回到家庭里去做起主人來；但權威很少離開他們，因為他們是克己的幻想家。又是現實的人，能够不被幻想妨礙地去盡他們底職務。他們說，生活會訓練他們，事實是，生活逐漸地洗除掉了他們底年青的惶然——在這種惶然里，他們能能做最大的犧牲。生活逐漸地把他們底幻想訓練得更平庸，並把他們訓練得更圓熟和更刻板。生活替他們便不再尋求，或看到別的。

他們有時親切而灑脫，有時嚴厲而冷淡，但這一切底目的，都是爲了教誨別人。他們常常祇說教誨的話，在別的方面，他們就閃爍不定。王穎相信自己是在教誨高韻，但女人底敏銳的心，看到了另一面；高韻準備接受，假如他把他底權威也放在她底腳下的話。高韻渴慕英雄，但必需這英雄是有小孩般的弱點，爲她所能征服的，而

在目前的生活里，王穎不能為滿足一個女人底奇想而表顯這種小孩般的弱點，他，王穎，如他自己所描寫的，在生活里閃電般地通過，祇是純粹的英雄。革命底原理提高了他，他是嚴刻而驕傲。於是高韻批評他，說他是虛偽的。

高韻接近蔣純祖，因為覺得蔣純祖是不虛偽的。她偶然地教蔣純祖跳舞，很使蔣純祖苦惱，蔣純祖相信跳舞等等，是高尚而健康的東西，但他總不能克服他底羞恥的，苦悶的情緒。他覺得自己在高韻身邊已經完全陶醉，但實際上並不如此：他有羞恥和苦悶，他沒有肯定的，光明的思想。於是在這一段時間內，他用全部的方量來克服這種羞恥和苦悶，一個月以後，他覺得自己是成功了。而事實是，向這一條路走下去，他已經接近了淪落。

演劇隊經常有檢討會，在這些檢討會里，蔣純祖沉默着：他是在學習着。他很快地便學會了批評別人，但在戀愛心情里，他對一切都沉默了，對這些檢討會，他心中有窒息的痛苦，但保持着特殊的冷靜。到萬縣的時候，演劇隊招開了一個總檢討會，提出了每一個人底個性底缺點和工作底錯誤。

到達萬縣的前三天，蔣純祖發覺到他底環境有了變化：那個小的集團積極地包圍了他。首先是張正華和他做了一次談話。這個談話好像是很偶然的。張正華以友愛的，關切的，然而矜持的態度詢問了他對工作的感想，然後批評他太憂鬱太幻想。蔣純祖覺得這個批評是友誼的，異常感激地接受了。張正華底批評使他內心有興奮，他

覺得他確實是充滿了憂鬱的幻想，而且性格軟弱。他覺得很慚愧，他覺得他辜負了別人底友愛。但接着胡林和他談話，他厭惡胡林，而這佯虛偽的談話使他厭惡得戰慄；最後，在第二早上上船以前，王穎和他做了一次談話。這個談話是在各種嚴重的印象里進行的，於是蔣純祖明白了他底處境。但他依然感激張正華，感激他底真誠和友誼。他肯定，並誇張這種友誼，爲了減輕自己底可怕的頹唐。

王穎在他們演劇的那個廟宇底陰暗的左廂里單獨地和蔣純祖談話。這個談話沒有讓任何人知道：王穎輕輕地拍蔣純祖底肩膀，迅速地走進廟宇底左廂，於是蔣純祖跟了進去。王穎在小木橈上坐了下來，請蔣純祖坐在道具箱上。王穎迅速地開始說話，雖然他在笑着，他底每一句話都帶着肯定的，全知的，權威的印象。

他問蔣純祖對工作有什麼感想，蔣純祖懷疑着，回答說沒有什麼感想。於是王穎說，隊里很多人都是小資產階級底個人主義者，他覺得很不愉快。蔣純祖看着他。

「那麼，在生活上，蔣同志感覺到有什麼苦悶？」王穎問，愉快地笑着。

「沒有什麼苦悶。」蔣純祖含糊地說，看着他。

「蔣同志個人方面，在音樂方面，有點收獲嗎？」

「弄得很糟！」蔣純祖說，惱怒地皺眉。

「啊！啊！」王穎說，愉快地笑，看着蔣純祖；「我們希望在這個團體里大家能够共同學習，困難的地方，大家討論。我覺得蔣同志有一個缺點，像一切小布爾喬亞

一樣，容易幻想；而幻想是離開了現實的——他迅速地說，偏頭，熱烈的笑着，這笑容里有着敵意的東西，同時有某種諂媚：他希望蔣純祖讚成這個。

蔣純祖遲鈍地看着他，不回答。蔣純祖臉紅，突然地站了起來，大步走了出去。蔣純祖，在隨後的幾天里，不能從他底仇恨的情緒解脫，但陰暗而冷靜地分析了別人和自己。在這種分析里，蔣純祖很有理由相信自己是破滅了，同時很有理由相信，這個破滅，是悲壯而光榮的。

到達萬縣的當天下午，萬縣底幾個救亡團體爲他們佈置了一個熱鬧的茶話會。這個茶話會，這種團體的光榮的享受使蔣純祖重新興奮了起來。他底獨唱得到了最大的喝采，使他感到愉快。他艱辛地抑制了自己，他什麼也沒有想到。黃昏的時候他們回到住所去：他們住在一個放了暑假的中學里面。中學在山坡上，有狹窄的坡路從夏季濃密的叢林里通到江邊。他們回來的時候天氣無比的酷熱，各處有苦悶的蟬聲。通過叢林底濃密的枝葉他們看到閃着火燄似的波光的江流。他們走到坡頂的時候，遇到了涼爽的，飽和的大風；叢林底枝葉波動起來，塵埃在學校底空曠的操場上飛騰着。遠處的山峰上面騰起了莊嚴的烏雲。烏雲升高，風勢更強，更急，四圍的叢林發出了更大，更愉快的喊聲。於是，在年青的人們里面，歌聲起來了，蔣純祖唱得比別人更優美，更嘹亮。他底聲音立刻使雜亂的歌聲各個地找到了自己底位置，轉成了歡樂的大合唱。

他們，這些年青的男女們，站在叢林中間的坡頂上，在風暴中開始了他們底大合唱，開始了他們底最歡樂，最幸福的瞬間。那些年青的男子們，他們底衣領敞開着，他們莊嚴地凝視迫近來的暴雷雨；那些年青的女子們則密密地擠在一起，他們在這種時候總是密密地擠在一起，以集中的力量表現了她們底美麗，她們底歡樂的青春和無限的熱愛。她們底動人的髮辮和髮結，以及她們底鮮麗的衣角活潑地飄動着，發出柔和的，飽滿的聲音來。他們，這些青年們，在最激動的那個瞬間站住了，就不再移動，他們是站在最幸福的位置上；最主要的是，他們自己感覺到這一切。那種和諧的，豐富的顏色，那些挺秀的，有力的姿勢，少女們底那種相依爲命的莊嚴的熱愛，那種激昂的，嘹亮的，一致的歌聲，和天地間的那種莊嚴的，灰沉的，帶着神祕的閃光的強勁，飽和，而幸福的壓力，造成了青春底最高的激動。

強力的雨點，開始急迫地擊響叢林。在這種急迫的聲音後面，跟隨着深沉的吼聲。巨雷在峽谷上空爆炸。於是青年們在接連的閃電中通過草場向樓房奔跑；歌聲散開，在雷雨底灰沉的壓力之間，單獨地昇起來的嘹亮的歌聲顯得更美麗。隨即，樓房底正面的窗戶被打開了，在濃密的雷雨中歌聲興奮地透出來。

歌聲消隱了。從黃昏到深夜，雷雨猛烈地進行着。

淋濕了的，興奮的青年們奔進樓房接着他們開始了他們底嚴肅的會議。

在一間寬敞的課室里，他們點了蠟燭，坐了下來。他們心里依然有激動，他們覺得一切都美麗而和諧。他們不能確知，這種和諧是什麼時候破裂的，這種激動，是什麼時候變化了的：有一個莊嚴的，威脅的力量迅速地透露了出來。

王穎嚴肅地站了起來，簡短地說明了這個會底動機，和今天的檢討的主要的對象。王穎自己並不能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這種莊嚴的力量顯露了出來：他底簡短的、冷靜的話代表了這個力量，並表徵了它底強大。王穎站着，裹着眼睛沉思地看着面前的燭光。大家沉默着看着他。

「有幾件事情必需糾正：我們要打擊隊里的個人主義底因素。」王穎說，坐了下去，開始察看面前的記事簿。大家緊張地看着這本記事簿。

「我提議先開始自我批判！」胡林站了起來，向前傾身，肯定地，豪壯地說。這是一個缺乏心力，容納着一切種類的黑暗的思想，在權威底庇護下體嘗着自我底無限的忠誠，因此對這些黑暗的思想毫不自覺的青年。這種青年有時有着某種特殊的善良。他，胡林，已經寫好了他底大綱，積極地準備着這個鬥爭。他直接地是爲了愛情的勝利。說着這句話的時候，他向前傾身，向他所追求的那個女子那邊不自覺地看了一眼。大家注意着他，他得到了無上的幸福。

劇務底負責人陰沉地站了起來，說他認爲戲劇的工作沒有大的進步。他低聲說，對於創造性的缺乏，他應該負責，他覺得羞恥。他顯然希望說得更多，但因爲現在還

是厚女，他竟帶了自己。他說，在和民衆的接近方面，有了顯的進步，這是應該滿意的；他坐了下來。

有了短時間的沉默。

王穎站起來，說某某兩位同志，在巴東的時候以個人主義的作風離開了工作，以致於妨礙了一個戲底演出，應該受到批判。被批判的青年站了起來，說他承認這個錯誤，已經批判了自己，認爲以後不會再重複。他顯然很痛苦；他底愛人沒有站起來。

王穎提到胡林底錯誤：他有個人主義的缺點。胡林，正在等待這個，毫爽地，愉快地批判了他自己。他希望開始他底演說，但張正華拉他底衣裳，使他坐了下來。

張正華站起來，說他因爲粗心而弄丟了一件演戲的衣裳，應該接受批判，他說得謹慎而謙遜，顯然他意識到，在普遍的嚴重和苦惱里，他底這個自我批判是愉快的：他努力不使別人看到這個愉快。接着有另外兩個人說了話。大家沉默了，大家顯著地注意着蔣純祖和高韻。

蔣純祖覺得，這一切批判，一切發言，都是預定好了的，做出來的，爲了把他留在最後。他頭腦里有雜亂的思想；有時他注意着屋外的暴風雨，忘記了目前的這一切。他覺得他很頹唐，他不知應該怎樣，高韻站了起來，他緊張地看着高韻。

高韻再於表現自己，激動地站了起來；而一感覺到射在她身上的目光，像一切美

麗的婦女一樣，她就獲得了自信。她站了起來，不知道要說什麼；但現在她知道了她要說什麼。她柔媚地笑了一笑，以生動的目光環顧。

「我感覺得我身上的小布爾喬亞的感情上的缺點，」她以拖長的、嘹亮的、戲劇的聲音說，「它常常苦惱我，總是苦惱我！在這個時候，我就想到我底母親，她死去了十年。」她以嬌柔的、顫抖的聲音說。她停住，用手帕輕輕地拭嘴角，「在這十年內，我成長了，走入了這個時代，我不知道吃過多少苦，受過多少欺；中國底婦女，從來沒有得到過解放。但是現在我已經得到了真理！」她特別甜蜜地說，「假如我再不批判我底弱點，我就辜負了這個真理，……但是，一個女子底痛苦，我想大家是應該了解的！」她動情地注視大家很久，然後含着光輝的微笑坐了下去。

蔣純祖，在愛情中盲目着，創造了這個女子底高貴的，純潔的心靈，爲它而痛苦。他忘記了自己底處境，被高韻感動，覺得她底話是異常的，智慧的。他想，他從未聽見一個女子說出這種話來。

「我們不能滿意，高韻同志寬恕了自己！」王穎說。

「是的，高韻同志寬恕了自己，雖然她是值得原諒的……」胡林做手勢，興奮地說，但蔣純祖站了起來，使他沉默了。

蔣純祖，激起了愛情，得到了仇敵，雄壯地憎惡這個仇敵，從頹唐和陰鬱里覺醒了。激情的、野蠻的力量來到他身上，在內心底這種興奮的光輝下，他覺得他對目前

的這一切突然地有了澈底的瞭解：他覺得他瞭解自己底誠實和高貴，並瞭解他底敵人們底卑劣。對於他底敵人們底那個小集團底權力，他好久朦朧地豔羨，並嫉視着，現在，在激情底暴風雨般的氣勢里，他覺得唯有自己底心靈，是最高存在。在激情中，他覺得他心里有溫柔的智惠在顫慄着。他站起來，迅速地得到了一句話——一個極其光明的觀念；他準備說話，他底嘴唇戰慄着。

「希望蔣純祖同志遵照發言底次序！」王穎嚴厲地說。

「本來就沒有發言底次序……」蔣純祖以微弱的聲音說，憤怒地笑着。

「請你坐下！」

「發言次序！」胡林大聲的。

這個小的集團，因為某種緣故，對蔣純祖佈置了一個殘酷的打擊；據他們底觀察，並由於他們底兇猛的信心，他們認為蔣純祖是一個軟弱的，幻想的人物，一定經不起這種打擊。他們確信這個打擊將是今天晚上的最愉快的一幕。大家都這樣覺得，所以他們儘先地，迅速地，因為各種興奮的緣故有些混亂地結束了他們底序幕。所以，在張正華批判自己丟掉了一件衣服的時候，張正華心里有壓抑不住的愉快：較之各種嚴重的痛苦，已經獲得了諒解的他底錯失是一件光榮的事。他，張正華，信仰這個時代底這種莊嚴的命令，確信各人底弱點真是如他們所批判的那樣。但在發言的時候，他覺得他底愉快是可羞的。在某種程度上，他底批判變成了喜劇，而他底愉快是

一種奴才的品行；缺乏心力的張正華不能明白地意識到這個；沒有另一個張正華在冷靜地觀察他自己，他是非常完整的，所以他常常是善良的。

在會場底短促的沉默里，他想再站起來說話。他感覺不到，因他所愉快地丟失的那件衣服，蔣純祖已經把他往昔的蜜友，看成了最大的敵人。王穎說話了，使他丟失了機會。王穎努力使這一幕依照次序進行，他們要痛快地擊碎蔣純祖。蔣純祖底起立刺激了這個興味。在這個瞬間，先下手是必要的。於是，這個時代底那種青春的，莊嚴的力量，就在這個課室里猛烈地激盪起來：它最後把一切都暴露了。雷雨在窗外進行着。

常常是這樣的：在理論的分析之後，跟隨着煽動。在理智的公式里面變得枯燥，而內心又有着激情底風險的年青人，他們底理論，常常是最有力的。他們看不見這種激情底風險，於是這種風險暫時之間與他們有利。他們迅速地把自己提得和那些理智的工式並肩了。

在發言次序底要求下，王穎開始發言，蔣純祖含着痛苦的冷笑坐了下來。他偶然地注意到，從他底右邊，射過來一對女性底憐憫的目光。他底眼睛潮濕了。他感激這位女同志。他轉過頭去，凝視窗外的猛烈的雷雨。

「首先要說的，是蔣純祖同志，在工作和生活里面，表現了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根深蒂固的毒素，並且把這種毒素散佈到各方面來！」王穎嚴肅地，猛烈地大聲

說。他看了棹上的簿子一眼——雖然什麼也沒有看見。顯然，對於這些話，他是極其熟念的——他差不多不再感到它們底意義了，「這種小布爾高亞是在於他們有小小的一點才能，充滿幻想，不能過新的集團生活。這種個人主義是從舊社會底最黑暗的地方來的，由此可見，在革命陣營裏，他們是破壞者。這種個人主義是被黑暗驕縱慣了的，由此可見，他們底任務是散佈毒素！蔣純祖同志驕傲着自己底一點點才能，甘心對理論的領導無知！蔣純祖同志是個人主義底典型，我們要當作典型來批判！社會發展底法則和革命底進展，每一次總證明了這種真理！」王穎說，抬起他底細瘦的手臂來。在這里，他就不再意到自己底那些幻夢了；這差不多是每一個人都如此的。在這里，不是理智，而是人類底相互間的仇惡起着領導作用；而這種無限地，野蠻地擴張着的仇惡，是從這個黑暗的社會里面來的。「蔣純祖同志以戀愛妨礙工作！而對於戀愛，又缺乏嚴肅的態度！」王穎以尖細的聲音說，看着蔣純祖。他確信在他底這個猛烈的力量之下，蔣純祖是倒下去了。好像人們以大力推倒了堵壁一樣，他心里有大的快感。「是的，這樣，看他怎樣表演吧，看他哭吧！」王穎想。

蔣純祖含着憤怒的冷笑站了起來，看王穎：在這個注視里有快樂。

「請王穎同志舉一個例：怎樣妨礙了工作？」他低聲說；他低聲音打抖。

王穎沉默了一下，顯然有點困窘。他拿起記事簿來看了一下。

「比方，在慶府的時候，你和高韻同志逃避了座談會，而到山上去唱歌。」他

說，「其實是無需舉例的！」他加上說，因為提到高韻，他突然有些羞惱。

「是的！」蔣純祖說，有了困窘；心里有頹唐。

「大家看着我。把一切暴露出來：我應該怎樣？」他想。

「我讚成王穎同志底話！其實這是不必舉例的！」胡林起立，慷慨地大聲說。

「難道怕羞嗎？」蔣純祖突然大聲說，「卑劣的東西，你不配是我底敵人！」他大聲說，他重新有猛烈的力量。他短促地聽到外面的雷雨底喧嘩。

「同志們，我們從漢口出發，已經差不多一個月了！我們自問良心，我們做了些什麼工作？」胡林慷慨激昂地說，舉起拳頭來。隨即他彎了腰，湊着燭光看他底大綱：他旁邊的同志向這個大綱伸頭，他迅速地按住了紙張。「同志，我們想想自己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我們想想我們負着什麼使命，而這又是怎樣的時代！我們家破人亡，我們淒涼地從敵人底刺刀下面流浪，我們底城市遭受着轟炸，我們底同胞血肉橫飛！」他停住，喘氣。「我們底工作受過了多少的打擊，我們犧牲了多少同志，而我們，我們青年，」他張開手臂，偏頭，他底聲音顫抖了，「我們自問自己是不是忠誠，是不是嚴肅，是不是辛負了我們底工作，我們底工作，但是啊，多——麼——不——幸——！在今天居然有人醉生夢死地幻想，醉生夢死地——戀愛！」他突然啼哭了。「親愛的同——志——們，多麼——傷心，多麼——難受啊！」他激動地哭着叫，「同志們，外面是暴風雨，在暴風雨里做一個勇敢的海燕啊！」

他，表現出非常的難受，蒙住臉。蔣純祖面孔死白。場內有騷動的空氣。很多女同志流淚了，有的且小聲地哭了出來。她們是深刻地被擊中了，因為她們，在這個苦難的，悲涼的時代，有着戀愛底幻夢，而即使在這個幻夢里，也充滿着悲涼。她們覺得，在人間，沒有人理解她們，她們是異常的孤獨。她們中間的有幾個嚴肅地看着窗外的暴風雨。

「多麼卑劣的東西！」蔣純祖戰慄地想。

「不要把女同志底眼淚變成你們底卑劣的工具，你底眼淚應該流到糞坑里去！」蔣純祖輕蔑地說，停住感到大家在看着他。「你們這些室里面的革命家，你們這些籠子里面的海燕！」我在這里，說明：假如你們容許我，一個小布爾高亞，在這里說幾句話的話，請你們遵重發言次序！」他猛烈地大聲說。「我誠然是從黑暗的社會里面來，不像你們是從革命底天堂里面來！我誠然是小布爾高亞，不像你們是普羅列塔利亞！我誠然是個人主義者，不像你們那樣賣弄你們底小團體——你們這些革命家底會客室，你們這些海燕底囚籠！我誠然是充滿了幻想，但是同志們，對於人類自己，對於莊嚴的藝術工作，對於你們所說的那個暴風雨，你們敢不敢有幻想？祇有最卑劣的幻想害怕讓別人知道，更害怕讓自己知道，你們害怕打碎你們底囚籠！胡林先生，你不配是我底敵人，你無知無識，除了投機取巧再無出路！你們說自我批判，而你們底批判就是拿別人底缺點養肥自己！我記得，在漢口的時候，有一位同志是我底

最好的朋友，我深深地敬愛他——在這里我不願意說出他底姓名來——但是後來當我發現，他所以接近我，祇是爲了找批判材料的時候，我就異常痛心，異常憤怒！他是善良的人，他是中了毒！你們其實不必找材料，因爲你們已經預定好了一切，你們是最無恥的宿命論者！你們向上爬，你們爲了革命的功名富貴，你們充滿虛榮心和一切卑劣的動機——我必需指出，王穎同志曾經特殊地接近過高韻同志——不知他是不是敢於承認他底所謂戀愛！」

「蔣純祖同志是革命中間的最可恨的機會主義者，是偶然的同路人！」胡林憤怒地叫。他所激動起來的那個非凡的效果，是被蔣純祖底雄辯不覺地打消了。現在，他希望依照預定的程序把問題推到更嚴重的階段上去。

「發言次序！」蔣純祖冷笑着說，異常快意地看着他。蔣純祖意識到，他底強大的仇恨情能造成了肉體上面的鋒利的快感；他好像勝任他推倒了一扇牆壁，在一切東西里面，再沒有比這牆壁倒下時所發的聲音更能使他快樂的了。蔣純祖從未作過這樣的雄辯：直到現在，他才相信自己比一切人更會說話。沉默的，怕羞的蔣純祖，在仇恨的激情里面，成了優美的雄辯家；他轉移了會場底空氣，獲得了同情了。接着他開始攻擊王穎。

「我很尊敬王穎同志，我有權利希望王穎同志也尊敬我！」他說，笑着。他底身體簡直沒有動作，但顯得是無比自由的，這造成了最雄辯的印象。——領導一個團

體，是艱難的，王穎同志有才能！」他說：「但並不是不能領導團體，或沒有領導團體的人，就是小布爾喬亞大概從來沒有這樣的定義的。」他底聲音因自信而和平，他聽到了左邊有悄悄的笑聲，「應該把同志當作同志，——但我是不要把胡林先生當作同志的，因為我並沒有投機取巧或痛哭流涕的同志——應該公開出來，否則就祕密進去。領導我們好了，但不必以權力出風頭，故做神祕；偷東西給愛人看，並不就是革命。同志們，王穎同志曾經問我：『你感到生活苦嗎？』同志們，你們怎樣回答了他？顯然應該回答：『我是小布爾喬亞，我苦悶啊！』而王穎同志則生活在天堂里，毫無苦悶！同志們都知道，革命運動是從人民大眾底苦悶爆發出來的！最高的藝術，是從心靈底苦悶產生的，但王穎同志沒有苦悶，他什麼也沒有！『歷史底法則和革命底發展每一次都證明了這真理！』證明了什麼呢？證明了王穎同志底會客室鞏固！王穎同志批判我疏忽了工作，我接受，但王穎同志從來不關心戲劇和音樂的工作，他除了權力，除了得意洋洋地打擊別人以外什麼也不關心！還有，『蔣純祖興奮地說，』王穎同志說接近民衆，怎樣接近呢？那是包公私訪的把戲，那是乾龍皇帝下江南的味道，王穎同志問民衆，第一句是『老鄉，好嗎？』第二句是『生活有痛苦嗎？』第三句就是理論家底結論了：『應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同志們，我承認我不懂得社會，我沒有經驗，我從前在上海的時候也如此，但在接近戰爭的地方，這樣問還有點効的！——我是從一次血的教訓里看到了王穎同志所謂人民大眾！——最後，我要說，『他說：』「壓

迫了別人底心，什麼批判也不行的！我們都是痛苦的人，我們都是活人，我們都有苦悶；愛情底苦悶，事業底苦悶，離開了過去的一切，使我們底父母更悲慘的苦悶，人與人之間的仇視和不理解的苦悶！再最後，我要說，暴風雨中的痛哭流涕的海燕胡林先生不是我底同志，也不配是我底敵人！」

他坐了下來。他記得，他並未想過這些話。現在他說出來了，於是他第一次把他處境痛快地弄明白了。這是常有的情形：人們矇矓着，苦悶着，不能對他們底環境說一句話，並且不能有明確的思想，但由於內部的力量，他們衝出來，說出來了；於是他們自己愉快地感到驚異。

於是他，蔣純祖，躊躇滿志了。在這一篇雄辯的演說里，他提高自己到一個光明的頂點；友交誼底假面下，他播下憎惡的冰雹去；在狡詐的真誠里，他心里有溫柔。他是光榮的勝利者了。但沒有多久，他心里便出現了可怖的痛苦。

因為同情已經轉移到蔣純祖身上去，王穎痛苦，並且憤怒：他仇惡一切人，他顫慄着。他不能構成任何觀念，不能即刻就說話。胡林看着他。胡林預備說話，一個女同志站了起來。

這位女同志是溫婉，和平，而嚴肅。她同情鬥爭底雙方，她覺得他們都不應該說得這樣偏激；她，在女性的優美的感覺上，覺得大家都是朋友和同志；她覺得掀起了這麼大的仇惡，暴露了這麼多的痛苦——把人間底最深切的情操如此輕率地暴露了出

來，是可怕的事。她充滿了正義感，站了起來。

「我不會說話」。她說帶着一種嚴肅而柔弱的表現，「我希望大家不要把問題看得這樣嚴重……我覺得大家應該互相理解，團結起來。」她說，猶豫了一下，她坐了下去。張正華接着站了起來。

蔣純祖，覺得再沒有什麼可辯駁的了，不注意張正華，但嚴肅地看着這位女同志。

張正華希望補救，被事情底發展刺激起一種嚴肅的感動來，希望在某種程度上做一種和解。但目前的這種形勢，使他在說話開始以後仍然傾向於王穎。而因為原來的那種嚴肅的感動的緣故，他覺得他是公正的。他開始覺得這些爭論都是不重要的，他努力說明它們是不重要的，認為這樣便可以打消了蔣純祖，而得到勝利的和解。事情嚴重了起來，那個莊嚴的力量底衝擊，那種心靈底激盪，超出了他，張正華底興味底範圍：他不再覺得這些爭論有什麼意義，所以他心里有嚴肅的感動。他是和平的人：這個時代的生活，就是這樣地磨練了他的。

他絲毫未注意那位女同志底話，使那位女同志底自尊心受到嚴重的苦惱。

「我覺得蔣純祖同志底話也有理由的：一件事情，總有理由的。」他說，帶着他所慣有的那種遲鈍的，粗蠢的嚴肅態度。顯然他覺得他說出了真理。「但是我們應該生意到我們要服從什麼……不錯，我們都是小布爾喬亞，但是這里有前進與落後之

分，演說底本領，不能辯護的。不錯，王穎同志也有缺點，一個人總有缺點，但客觀上王穎同志是對的……那麼，我希望在這里告一個段落！」他說，坐了下去。他非常穩重地坐了下去，以男性的，自信的，明亮的眼光看大家，好像那些對自己底發言，或者僅僅是發音感到滿足的不會說話的農人一般。

王穎對他感到不滿，甚至仇恨。

「我要論蔣純祖同志指出來，究竟怎樣才是接近民衆！」王穎以憤怒的聲音說，提出了最使他痛心，而又最能够辯護的一點。「接近總比不接近的好！孫中山先生革命了四十年，才懂得喚起民衆，由此可見，蔣純祖同志在這里表現了取消主義的，極其反動的傾向！蔣純祖同志侮蔑革命，不管他主觀意志上如何，客觀上他必然要反革命！」他說。蔣純祖已經有了那種朦朧的，鋒利的痛苦，這句話使他顫慄。「我們底革命要堅強起來。我們要清算這些內部底敵人，這些渣滓！我們現在，憑着窗外的暴風雨作證，要開始澈底地清算！」他兇猛地說，看着蔣純祖。

蔣純祖冷笑着看着他。那種痛苦突然發生，在看着那位女同志的時候，好像得到了一種啓示，這種痛苦更強。他迷暈，不再感到別人底攻擊，不再感到場內的緊張的空氣。在這種迷暈里面；王穎底那句話使他顫慄。不是由於王穎底攻擊——這對他現在已毫不重要了——而是由於這句話，這句話如猛烈閃電，使他顫慄：這是他底青春里的最深刻的顫慄。

他看見別人站起來，又坐下去了；他簡直沒有聽清楚他們在說什麼。他知道他們在說什麼。

「我向主席提議，」胡林大聲說，捧着他底紙張，「已經明顯地發生的事實是，有幾位同志要從內部分裂我們底團體；他們要另外組織座談會，這是機會主義底陰謀！而蔣純祖同志，是這個陰陰底領導者……我仍舊稱你爲同志！」他向蔣純祖大聲說。

在那些女同志里面，發生了普遍的不安。她們有兩個原來在看書，有兩個則在分花生米吃——她們祇注意她們底花生米；在這種激烈的場所里，她們祇注意她們底溫柔的，小小的娛樂——現在她們抬起頭來了。她們之中，沒有一個人能懂得胡林所宣佈的這種陰謀。

有些聽慣了這一切，認爲這一切和自己不相干，而在看書的男同志，抬起頭來了。

「我們要清算陰謀！」胡林大聲叫

有一個瘦小的、戴眼鏡的青年站了這來。他有激怒的表情；他因激怒而不能順利地表達自己底意見。

「這叫做……迫害！迫害！你是偽善！……」他說，看着胡林，「我承認我有意思……改組……座談會，但有什麼妨害？爲什麼是蔣純祖同志？爲什麼迫害？」他猛

烈地說，視動着。

「我承認這是我們底意見！」另一位青年站了起來，援助他，「恰如蔣純祖同志所說，你們是妄自尊大，壓迫了大家！是你們才陰謀操縱！你們從來不聽別人底意見！你們神祕，神祕得很快樂！」

接着有另外的兩個人站起來攻擊王穎：攻擊混亂而猛烈地進行着。

「所謂取消主義是，把革命底枝葉斬除掉，使一切生機死滅掉！」第二個青年突破了一切聲音，大聲說：「而所謂機會主義是專門向上級討好！你們不能向同志們學習，你們是革命底貴族主義！……」

接着第一個青年開始攻擊；第三個搶着說話，秩序又很亂了。

「會場秩序！」劇務底負責人大聲叫；「我們必需清除個人主義底傾向，打擊分裂！」

「我不要援助他們？」蔣純祖想。

「什麼叫做個人主義？什麼叫做分裂？什麼叫做陰謀？」他站了起來，憤怒地說。

他底痛苦消失了。他在強烈的榮虛心里面站了起來，愉快地，但有些惋惜地丟棄了他底。痛苦。「王穎同志說：可不管你主觀意志如何，客觀上你是反革命！說得多麼漂亮，多麼輕巧呀！王穎同志父親不是工人，母親不是農人，王穎同志不配接受我底恭維，他不是什麼普羅列塔利亞；那麼，不管王穎同志主觀上如何，客觀上王穎同志反

革命！王穎同志，你底這頂帽子，你戴得很舒服吧！」特別在不明確的痛苦之後，蔣純祖拿出他在學生時代慣用的無賴的，毒辣的態度了。在世界上，再沒有比那些朦朧地痛苦着的十五六歲的男學生們更會無賴，更能毒辣的了。「那麼好極了，這頂帽子就把王穎同志從頭到腳地蓋起來了！現在祇有一個法子，就是請王穎同志告訴我們，他底父親是工人，而他底母親是農人，工農大眾底兒子，真是祖上積德呀！」他笑了起來。因為普遍的嚴肅的緣故，沒有附和的笑聲：大家覺得蔣純祖太狼惡了。於是蔣純祖重新有痛苦。

「我抗議蔣純祖同志對我個人的漫罵！」王穎憤怒地叫。

「你證明呀！」在惡劣的激情和痛苦中，蔣純祖無賴地叫。他坐了下來，迷暈地笑着。

「爲了維護王穎同志底革命的人格，我們要懲罰蔣純祖同志！」胡林慷慨激昂地說：「現在事情極明白，蔣純祖同志是反動派底領袖！我提議開除蔣純祖同志！爲了給反動派作榜樣起見，開除蔣純祖同志！」

他停止。大家緊張地沉默着。

「果真革命判決了我，一個個人主義者嗎？」蔣純祖痛苦而恐懼地戰慄着，想。

「這是預定的陰謀，爲了蔣純祖同志底戀愛！我提議開除胡林同志！」那第二個青年站了起來，說，「胡林同志在工作上毫無成績，根本就不學習，這是大家都知道

的！胡林同志投機取巧，同時追求兩位女同志，他曾經告訴別人說，他包準兩位都弄到手，這有多麼無恥！女同志們都在座，剛才還爲胡林同志欺騙！胡林同志底眼淚是世界上最下賤的東西！而王穎同志居然袒護他，而蔣純祖同志，幫助了我們底學習……」他流淚，繼續說：「革命里面也要有正義……」

「我不能忍受侮辱！」胡林叫。

蔣純祖，得到了無上的援助，心里有甜美的友愛感情，露出輕蔑的表情站了起來。大家又看着他。

「我向同志們提出辭職！……」他說：「就是說，胡林同志是對的，請開除我！」

「假如這樣，請也開除我！」第二個青年說。

「還有我。」戴眼鏡的青年站了起來，說。

「在荒涼的世界，也有友情的。」蔣純祖，眼睛潮濕了。

「我反對胡林同志底提議！」張正華站了起來，憤怒地大聲說：「我主張蔣純祖同志接受批判！」

「我接受真正的朋友底任何批判，我反對你們底任何批判！」蔣純祖驕傲地說。

「請主席表決！」胡林說，諂媚地看了王穎一眼。

王穎站着不動，嚴肅地看着大家。在這裡，王穎開始體會到蔣純祖和他底朋友們

了：體會到敵人，是一件艱難的事。他，王穎，祇是要打擊蔣純祖，現在也還是要打擊，但決不願意事情有這樣的結果；就是說，決不願意蔣純祖像現在這樣勝利而驕傲走開。這個結果將破壞他底信用和權威，是他所不能忍受的。體會到會場里面的一切，他想到，蔣純祖的確並不如他所批判的那樣。但這樣的思想對他永遠沒有效果，因為他隨即就想，他在原則上是決無錯的，他，革命者，應該堅實。他想他不能有同情，不能有感情，不能有小資產階級底一切——他覺得是如此。於是他開始作結論，而爲了緩和會場空氣，在結論里面毫不留情地批評了胡林；他覺得同樣無情地批判胡林，不爲任何感情所動蕩，是革命者底公正的行爲。

「應該澈底地檢討一切，不是開除不開除的問題，失去了每一個同志，我們都覺得痛心！」他嚴肅地說，相信地是痛心，把自己提得和原則一樣高了，「蔣純祖同志不接受批判，是值得痛的心事，我以個人的資格勸告蔣同志，希望他在這樣的感情過去以後，會反省過來而這樣的感情，是小資產階級的！他沉重地說，停頓了一下。」而胡林同志，浮囂，誇張，表現了小資產階級底最壞的弱點！」他嚴厲地說；胡林憤怒地，驚異地看着他，然後微笑着搖頭。「今天我們底結論是：個人主義底一切，幻想和自由主義的作風，是要不得的！任何分裂的企圖，是應該遭受打擊的！同志們，讚成這個的請舉手！」有人舉手。在女同志里面，除了高韻以外，全體都舉手。「我們底結論是：第一、健全我們底座談會，各位同志可以隨時供獻意見；第二、民衆工作

上面，態度應該特別嚴肅，蔣純祖同志底譏諷，是錯誤的！方國棟同志和劉采琴同志任意行動，妨礙了工作，是要不得的！張正華同志疎忽地弄丟了團體的東西，事情雖小，却現了馬馬虎虎的作風，是要不得的，我們希望蔣純祖同志安心工作，大家克服困難，共同學習，但蔣純祖同志底藝術家的派頭，自由主義和頹廢主義，應該受到批判！」他興奮地大聲說。他覺得空氣轉移了；蔣純祖同志對我個人的放肆的攻擊，我能够原諒，但是對理論領導的攻擊，應該受到批判，同志們，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我們是處在如此偉大的時代里，我們底任務是重大的，假如有一點錯誤，我們就對不住死難的同胞和為民族而流血的同志！……」

他說完，有一部分人，尤其是女同志們站了起來：這一部分人，對鬥爭的雙方都沒有特殊的感情，不能看到問題底深處，由於疲乏的緣故，承認了王穎底結論。他們因為王穎是領導者的緣故，承認，並且同情了這個結論。這對於王穎是一個大的幫助。但這個幫助立刻就被削弱了，因為大部份的人坐着不動，注視着會場底左角。他們注視劇隊底總務和秘書沈白靜；這種注視，在鬥爭進行的時候，不斷地發生，現在集中了起來。沈白靜是長着路腮鬚鬚的，醜陋的，大腦袋的，在外表有些呆板的人。感覺到大家底目光，托着腮，用另一隻手撫弄桌前的蠟燭。他眼里有一種光輝：他在沉思着。

沈白靜底經歷很少人知道：大家知道他是經驗豐富的，冒過多次生命底危險的堅

真的人。他是這些年的劇烈的鬥爭所產生的優秀的人物之一。在這年青的一羣里面，他是年齡最大的，但他沒有家庭，沒有結婚，沒有任何特殊的朋友：大家對他都是朋友，顯然他覺得這樣最愉快。他是這個演劇隊底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屬於那個小集團。但他顯得和這個小的集團並無值得誇耀的關係，在某些事里，當他認為必需依他的意見做的時候，他對這個小集團顯得很嚴刻；而因為被大家敬愛着的緣故，這個小的集團聽從了他。大家不知道實際的情形，但大家看得出這種舉足輕重的影響來。大家漸漸地看出來，他和王穎之間有了磨擦。但他自己決不把這個說出來，好像他是在很冷靜地觀察着。他和大家很親近，但他不願參加演劇或唱歌，他對這些毫無興趣，他總是逃開了：大家鬧得怕羞起來，但大家對他有真誠的嚴肅，這是年青的人們對於很苦的生涯和正直的性格的一種最坦白的愛慕。在座談會里，他很少說話：他顯得好像不懂得從王穎嘴里大量地，動人說出來的那些理論。他不阻撓座談會底分裂，他說得沒有意見，但希望各人努力工作，從工作中學習。大家常常向他聚攏來，喧囂地包圍着他，希望他多說一點話；特別是女同志們，堅信他有無數的故事，祇是不肯說。在這個演劇隊里，他是最動人，最深刻的存在。那些年青的心靈，一面集中在那些火熱的理論上，一面就集中在這種坦白的愛慕里。

顯然王穎敬畏他，同時又覺得他妨害自己。王穎漸漸地相信他是錯誤的。對這個最大的檢討會，他未參預任何意見。在會議進行的全部時間里，他注意地聽着，有時

呆呆地望着某一個固定的地點，沉思着。那些年青的人們底眼光不停地落到他底身上來，他有時向這種眼光回答一個含着威力的逼視，但多半是不理會。分裂嚴重起來，王穎底領導是怎樣的脆弱，他現在明白地看出來了。那些在人生中走上了另一個階段的人們，對他們希望着的後輩底一切表現，是常常懷着老年人所有的慈愛和理智的冷靜的觀察：他，沈靜白，對於這些幼稚，是大度地容忍着。但到了現在，王穎底這個空泛的結論使他憤怒了起來。

往昔那些年的殘酷的生活，使他對目前的這個叫囂的場面有了憎惡。突然地，在他底心里，往昔的那些為民族而流的鮮血和目前的這個場面，成了強烈的對比。

會場底空氣底集中，沈靜白底那種嚴厲的目光，以及他底撫弄蠟燭的那個深刻的動作，使王穎底結論失敗了。並且使那些以個人底激情底目的衝擊着的反對者們胆怯了。

「王穎同志底話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蔣純祖嚴肅地大聲說，——胡林同志提議開除我，而我提出辭職！而假如胡林同志真是那樣無恥的話，那就必需懲罰！」他說，雖然沈白靜使他有些胆怯，他依然相信着他對沈白靜的深摯的愛慕，他相信沈白靜會讚同他。他努力地倔強起來說了這幾句話，希望表示，並證明他在沈白靜方面的忠誠。他看着沈白靜。

王穎，不覺地承認了自己底失敗嚴肅地，看着沈白靜。

「我有一點小意見！」沈白靜站了起來，低而迅速地說，看着燭光。顯然他心里有大而力量在衝擊。他在全體底沉默里停頓了很久，露出他底遲鈍的，沉思的表情：他在審查自己。於是他用他底那種重濁的，沉靜的，笨拙的聲音說話。「同志們，」他說，「我們大家都犯了錯誤，爲什麼呢？第一，王穎同志底領導不健全，有缺點，這些缺點大家已經指出來了！我相信王穎同志會要改正，會要和大家都融成一片！同志們，王穎同志也有優點，那就是他堅強，肯工作，這難道大家沒有看到嗎？但是缺點是不能原諒的！」（王穎不覺地露出痛苦的笑容）「胡林同志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一味想着自己，簡直不知道工作是什麼東西！」這樣下去，沒有好結果的！蔣純祖同志，你承認這個嗎？」他問，看着蔣純祖。

「我承認你底批評！蔣純祖沉默了一下，說。他底臉打抖。他痛苦地看了王穎一眼：現在，屈服於會場里的嚴肅的，誠懇的空氣，並深切地感到這種空氣，他對王穎和解了。他回答了沈白靜，感到自己站在這種崇高的場面里，是純深的。」

沈白靜繼續安靜地，嚴肅地說下去。蔣純祖感動地聽着，覺得自己心里有清新的力量，覺得自己能够隨着這個時代前進，理解，並征服自己底弱點。

「同志們剛才很多次提起我們底那些爲工作而犧牲了的同志，但同志們是否能真的學習他們？很成問題！很成問題！我不會向你們描寫什麼，同志們不能以爲這個時代是享福的時代！」沈白靜憤怒地說。他，這個老兵，被刺激起來了。「剛才在辯論

的時候，你們里面有人看書！在女同志里面有人吃花生米！這對待起爲工作而犧牲的同志嗎？這難道不可怒嗎？」他說。他對大家從來如此嚴肅：他底被刺激起來的心靈，向目前的這個時代要求更多，更多的東西；他確信先前有過這些東西。那兩個吃花生米的兩個女同志中簡的一個，低下頭，低聲地潑泣了起來。於是他更激烈，更嚴厲，更沉重。他說到了他從來未對它們發表過意見的問題。「大家爭論戀愛問題！但戀愛是什麼呢！祇有真的明白戀愛底意義的人才配戀愛！我看見不知道多少醉生夢死的幻想——這叫做戀愛？大家說這是藝術的團體！正是藝術的團體，應該更嚴肅！同志們，沒有一件事情是好鬧着玩的，同志們，我們應該覺醒！」

在女同志們里面有激動的哭聲傳出來。他向那邊看了一眼。

「不要哭，而要覺醒！同志們，」他感動地說。坐了下去。他抱住頭。

「我們……接受……你底批評！」那個潑泣的女同志站了起來，說。

沉默了一下，王穎站了起來。

「我們接受從沈白靜同志底豐富的經驗來的批判。」他嚴肅地說，看着桌面。「我們希望各位改正缺點……好，今天散會！」痛苦地抬起頭來。

沈白靜最先走出去。大家悄悄地走出去，有人吹熄了幾隻殘燭，在黯澹的光線里人們更靜默。走過樓道的時候，有人開始說話：簡短、微弱、嚴肅。這種表現，是人們走過生命底最嚴肅的場所時所有的。

蔣純祖走出樓房。已經過了十二點鐘，雷雨已經止歇，草場上有涼爽的，愈快的風，各處滴着水，繁星在天空閃耀。蔣純祖站在滴水的桃樹旁凝望樓窗：樓窗里有燈光和人影。蔣純祖輕輕地歎息，並且盼顧。

蔣純祖覺得一切和諧，他對一切都已經和解：他心里有頑強的感動。他輕輕地歎息，並且盼顧。他重複着這個動作，在這個動作里他深切地感到了愉快的涼風，滴水的小樹，和在他底周圍怡靜地呼吸着一切生命。

空白页

第九章

一

演劇隊在萬縣工作了十天，六月下旬到重慶。大家希望在重慶能够大規模地展開工作，但工作剛開始就遇到了困難。經費底來源被窒息，而且從某一個上級機關傳來了解散，或改組演劇隊的消息。大家底情緒顯著地沮喪了下來。奮鬥沒有結果，明確的命令也沒有下來，在七月中旬，王穎、沈白靜和另外的幾個人辭去職務，離開了演劇隊。接着由一個本來毫無關係的上級機關下來了改組的命令，並派來了新的領導者，在舊的負責人離隊的時候，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哭了：現在他們明白，往昔的一切，是怎樣的美好了。大家不同意這個改組，陸續地離開了演劇隊。一部份人走到一個組織更大的劇團里去，其中有高韻和蔣純祖。

這些青年們就是這樣地分散了，以後他們要興奮地追懷那些在長江瀾濤的城鎮里度過來的光榮的、美好的時日。這些青年們，帶着火熱的理論，從此開始經營他們底

艱苦的生活了。他們不能知道在前面等待着他們的是什麼，在改組的命令下來以前，他們痛苦着開始了爲個人底生活的鬥爭。

蔣純祖堅信他無論如何要過一種自由的生活，無論如何要征服他底怕羞的、苦悶的性情和陰晦的生活觀念。他已經明白了新的生活，他覺得這討厭的一切是從舊的生活里帶來的。他找到了各樣的理由，相信自己能够在這個社會里單獨地奮鬥出來。在這種時候，他和高韻的，愛情就增加了他底自信和勇氣。

有一點是重要的；他有有錢的親戚。這就造成了他底自信和勇氣。愛情和金錢同樣地使他有羞恥和苦悶，但他，相信了自由的生活，認爲必需克服它們。做着愛情底和功名底夢，他就耽溺到浮華的幻想里去了。誘惑最先是輕輕地、溫柔地、在陰晦的反抗旁邊低語、飛翔、然後就強烈地、光明地、雄辯地站了起來，熱烈地擁抱了它底俘擄。從武漢到重慶，蔣純祖帶着一種奇特的自覺替這些誘惑清除道路，他覺得，那些陰晦的、痛苦的內心反抗，是必需征服的。

蔣純祖不願意成爲弱者，不願意是卑微的人：他認爲，這些痛苦，這些顫慄，是弱者們所有的；這些弱者們，明白了自己底無力，抓住了任何一種人生教條，裝出道德的相貌來。他認爲所謂道德，是這些弱者們造成的，祇有他們才需要。他認爲他自己已經驗過這個：在加入演劇隊以前，他有道學的思想，而他明白，這種道學的思想是由於軟弱、自私、和嫉妒。演劇隊里的新的生活證明了，在這個世界上，他並非弱

者。他樂於相信這個，他替浮華的夢想清除道路，他頑強地和他底弱者的一面鬥爭。於是，這一切，就把這個軟弱的青年造成一個自私的、驕傲的人了。

他心里有猛烈的激情。他渴望壯大的生活；現在，對於他，浮華的夢想成了壯大的人生底美麗的詩歌。他心里的善良的、真實的一切都反對這個，但那個更猛烈，更華麗的力量征服了他。於是，像他底哥哥蔣少祖曾經做過的一樣，他就毫無顧忌地向他底姐姐們索取金錢了。他向蔣秀菊借錢——他說是借錢；他向蔣淑珍要錢；他向蔣淑媛和蔣少祖婉轉而嚴肅地申明他底財產的權利和他底生活計劃。

七月底，蔣秀菊異常溫存地寄來了四百塊錢。她說，她喜歡這樣做，假如在這樣不幸的時代里，在姊妹們中間還要說借錢，她便要覺得痛心，接着蔣少祖和蔣淑珍寄了五百塊錢來。王定和夫婦已經來重慶，王定和願意替他謀一個職業，他推却了，憤怒的蔣淑媛給了他兩百塊錢。

蔣秀菊底錢使他憂傷。蔣少祖寄來的錢使他覺得苦惱；但他對哥哥決無歉疚。最後，蔣淑媛底錢使他羞恥而惱怒。他甚於至想寫一封信向她聲明，他並不是在討飯。他好久不能忘記這種羞恥。

除了買了一點書報外，這些錢都浪費掉了。他花費得異常地迅速。在他新加入的那個戲團里，人們是自由地生活着的。在這個劇團里面，那種火熱的理論的鬥爭是不復存在了，祇是一種熱烈的感情和興味在統治着。藝術上面的自由的，個人的競爭成

了主要的東西，有名的演員們底性格和瑣事成了主要的東西；在這些下面，在這些男女們底動人的喧囂下面，是人事上面的猛烈的角逐。

在這個遙遠的後方，在這個昏沉的都市里，戰爭初期的那種熱烈迅速地消失了；劇團底工作逐漸地商業化，在上海底天空里閃耀過的那些顆明星，逐漸地在重慶底天空里昇了起來。曾經充塞着各個大城市的浮華的男女和他們底後代逐漸地變成了重慶底最優秀的市民；在那些喜歡裝丑角的小報和晚報上，記述着他們底逐日增加的豐功偉業。於是，這些劇團，就成爲這個浮華世界底動人的頂點了。那些戲劇運動里面的嚴肅的工作者們，在他們自身所配買起來的舞台虹采和照明里面失色了。伴着那些顆明星，那些摺客們就爬到最高的位置上去了。那些工作者們和那些劇作家們掀起了些鬥爭，但更多的是放棄了一切，開始歌詠自己底勞績和光榮，爲和那些顆明星昇得同樣的高。

蔣純祖進入劇團的時候，正是那些顆明星開始上昇的時候。在中國這種上昇，是被稱爲嚴肅的藝術工作的；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在從事嚴肅的藝術工作，並爲這而鬥爭，劇團里的人們差不多全是優秀而有才幹的。但有些演員們，演了幾齣戲，帶着奇奇怪怪的色采昇到了社會各流的地位，就覺得自己無所不能了：有些導演們和劇作家們，搏得了重慶底優秀的市民們底掌聲，就佔領了一切報紙副刊，表揚起自己底功績和艱苦來了。比較起舞台上的戲來，這個浮華的世界是更需要着這些男女們在下台

以後所演的實實在在的戲曲的，所以這些男女們就興奮地在各樣的場所里表演了出來。

常常是，這個社會這樣地觀察這些人們，這些人們便也這樣地觀察自己。每一項職業里面的人們，都有着他們底特殊的敏感。好像醫生們認爲一切另外的人都是病人，或都是有生某種病的可能的人一樣，劇團里面的人們，覺得一切另外的人都是觀眾，都是被教育者或鼓掌者。由於這種特殊的偏見或特殊的敏感，劇團里面的人們，特別是一些年青的男女們，就無時不意識到自己們底地位。他們很少反抗這種地位。這種地位底職務是儘可能地迷人，儘可能地浪漫並且儘可能地享受。所以，在任何場所，這些男女們都帶着舞台上的風姿；在任何場所，另外的人們都是觀眾。他們覺得這是最愉快的；雖然他們因這而有那麼多的痛苦。他們覺得這就是嚴肅的藝術工作。

特別因爲這個時代的嚴肅的藝術理論的緣故，這些男女們更容易滿足，更善於憐憫自己。往昔的優伶們底身世感傷，或一個平常的人底身世感傷，在這些男女們底身上和那種嚴肅的藝術觀奇妙地混合了起來；同時嚴肅的藝術理論，爲他們所模糊地知道着的那些易卜生和斯坦尼，就成了他們底虛榮心底美妙的點綴了。那些搨客們，裝出批評家的樣子來，大聲地爲這一切吹着進行曲。

在劇團里，多半是坦白的，天真的年青人；尤其是那些少女們，她們並不喜歡什麼藝術理論或社會理論，她們祇是熱烈地愛着劇團里面的那種動人的、愉快的空氣。那些虛榮心，是包含在她們對於她們底友誼，愛情，工作等等的熱誠的信奉和想

像里。即使那些狡猾的、媚人的，在各種痛苦中變得偽善的明星們，也有着這種想像和信奉。在這個圈子里，特別是那些經驗豐富，着眼於實際的利害的人們，有着最動人的感情：他們常常地表現出對人生，對藝術的無限的忠誠來。

蔣純祖、高韻、和張正華在八月初進了這個劇團。蔣純祖被劇團里面的熱情的、自由的空氣痛苦地迷惑了。像走進先前的那個演劇隊一樣，他對這一切懷着敬畏。到了他底內心被迫着向另外的方向發展開去的時候，他才開始反抗。那些火熱的理論深藏在他底心里，到最後要以另外的樣式爆發出來。逗留在這個劇團的全部的時間里，他除了他底逐漸變得痛苦的愛情以外什麼也不關心；在經常的失意、和跟着失意而來的內心的亢奮里，他沈浸到各種樂曲里面去，並且沉浸到枯燥的音樂理論里面去。他一直在，胡塗地追求着他底自由的生活，他認為這個環境會給他這樣的生活。這個環境，像一切環境一樣，壓迫了真正的自由的生活，但因為逐漸深刻，逐漸痛苦的愛情的緣故，他不能清楚地看到他自己，並且不能清楚地看到這種壓迫；因為祇是這個環境才能給他以這樣的愛情，而他又努力地相信着這樣的愛情就是自由的生活的緣故，他不能批評這個環境。在這個環境里，他不能得到正直的發展，因此他沒有一點點痛快。在愛情里，他不能得到一點點純潔的快樂；但誘惑比快樂和痛苦更強。蔣純祖，相信自由的、奔放的生活，竭力以這種觀念來克服內心的反抗，迅速地墮到深淵里面去了。在個個深淵里，音樂是唯一的光明。他帶着他底那種高傲虛榮，和悲涼的情緒

在一切樂曲里面做着瘋狂的追求。

張正華底處境則和他完全相反。張正華勤勞，負責，不喜歡什麼抽象的熱情和理論，謙遜而善於交際。在那個劇隊里，他走向那種理論，他批判蔣純祖，主要的是他認為這是一種責任。他底心裏和平的，甚至是溫柔的，但有些愚鈍。在這些圈子里所過的那些生活，使他有着一種伶俐的外表：在那些理論的責任卸去以後，他就有了另一種理論的責任，那就是人生和工作。他溫和地、愉悅地表達他底這些平庸的理論，他是有着爲這種圈子所特有的那種江湖風味的。蔣純祖卑視他底每一句話，但他底誠懇的態度却使蔣純祖悅服。在這種愚鈍的伶俐里，他善於說教了。他底說教不妨害任何；特別是那些動人的女演員們，喜歡他底這種江湖風味。於是，沒有多久，他就成爲她們底最好的隨從了。他高興這樣：顯然他對自己很嚴肅，他覺得這一切是很嚴肅的。大家覺得蔣純祖是討厭的、陰沉的人，但大家覺得張正華是誠摯的、光明的。於是張正華常常能在各種糾紛里發生調解的作用。張正華內心有和平了的滿足；他充份地感覺到，他在這里生活，是最適合的。

張正華替女演員們買東西，準備用品，收發信件：在每一個這種團體里，都有一個這種愉快的人物的。張正華沒有被牽到任何戀愛的旋渦里去，而在兩年後，和一位女演員安靜地結了婚。

張正華同樣地成了高韻底隨從，使蔣純祖異常的妒嫉。但高韻愛着蔣純祖；也許

正因為大家覺得蔣純祖是討厭的、陰沉的人的緣故，她誠實地愛着蔣純祖。但她不能忍受蔣純祖在愛情里面所表現的那種男性的暴戾的專制。在目前她祇希望能在霧季的演出里獲得大的成就，對於她，這是一種頑強的情熱。她是天真而坦白的，她底那些詭譎，更是天真而坦白的。她是不誠實的：她沒有誠實的理智，她有誠實的感情；她善於自感，她帶着那種為美麗的少女們所有的無私的歡欣注意着一切。但她底頭腦是冷靜的；她委身於她底浮華的夢想，她審察一切現實的利害，冷靜地向這個夢想走去。她始終不是什麼夢想家，但她向這個夢想家的蔣純祖委身了。

在蔣純祖身上，有一種強烈的力量蠱惑着她，正如在她底身上，有一種美麗的，烈熱的力量蠱惑着蔣純祖一樣，但她始終不明白這種力量是什麼。蔣純祖不願意相信是她底美麗的，灼熱的肉體底力量蠱惑了他，他認為還應該有什麼，於是他在心里痛苦地創造；但高韻，相信蔣純祖底那個強烈的力量，並且相信她比蔣純祖強，能够掌握自己：她是在她底坦白無邪的天性里帶着一種放蕩；這個時代的生活和理論已經清除了她底那些為一個平常的女子所常有的生活觀念和貞操觀念，她在快樂的時候便對蔣純祖委身了。

在八月的酷熱的天氣里，劇團的生活是很鬆弛的。很多人都不住在劇團底宿舍里，他們在外面獨立地生活着，他們祇是在排戲的時候偶然地來一下，大家覺得，假如有足夠的金錢的話，這種生活便是最舒適、最美麗的了；但他們差不多所有的人都

很窮困。蔣純祖有了錢，可以照他自己底意思去生活了，就是說，可以實現他底自由生活的夢想了。

他很明白他要做的事情是什麼。於是這個時代的理論和熱情使他心里有苦悶。這種理論和熱情已經成了他底一部份了，它們不能許可他和別人一樣做。那種自由的生沽，必需是屬於這種理論，屬於這種辛辣的熱情的，但他目前所能得到的自由的生沽，却顯然地違反這個。然而他底處境已經是如此了，在這里，對於一個年青人，誘惑比一切都強。於是，在苦悶之後他想到，這是社會底壓迫：他必需冷酷地反抗社會。他應該去做這個社會所不同意的，而棄絕這個社會所同意的。於是他重新喚起了那種理論的熱情。

他，像這個時代的一切青年一樣，始終夢想戀愛是純潔而高貴的。在前些年，人們高呼戀愛是神聖的，這個時代是沒有這樣的呼聲了，但人們認為戀愛是為自由的心靈和肉體所必需的，並且是為人生，為工作所必需的。對於戀愛各個國家和各個時代的優秀的人們下了無數的定義。但青年們不需要這些定義，他們首先是需要戀愛，而為了更勇敢，他們就輕率地抓取了一兩個定義。由於這個時代底大量的熱情和輕率，沒有多久大家就在各樣的方式里公認了一個定義了，就是，戀愛，是虛偽的。但事實祇是：輕率地相信了的戀愛底定義，是虛偽的。

蔣純祖是嚴肅的：他即刻就感到羞惱，但他還在做着夢。這個從西歐的文學里得

到啓發的執情，詩意的夢境，被現實所脅迫，已經變得模糊而混亂了，但他，蔣純祖，仍然不放棄。

他懷着羞惡的感情向高韻提議到溫泉去玩；他準備在高韻不同意的時候用各種理由說服她；他預感到，假如她堅決地不同意，他底心便會得到高超的、冰冷的嚴肅。但高韻輕快地答應了：她好像覺得，這一切是異常輕快的此外再沒有什麼。蔣純祖感染了這種輕快。在短促的幸福的時間里，覺得人底青春是無比的純潔和富麗。他們，像別人一樣，去做這種施行了。在這之前，像一切年青的男女們一樣，他們在都市底郊外，在夏季底繁星下度過很多陶醉夜晚。雖然他們竭力追求，他們總感不到這裏面有什麼詩意，有什麼真實，善良，和美麗，因為這裏面有着那種爲他們所不敢確定的痛苦。他們寬慰自己，並且企圖遺忘他們底內心底模糊的警惕：他們祇是陶醉着。他們覺得，在他們的世界裏，有生命在蠢動，有什麼故事胡里胡塗地發生了：他們不能確實知道這是什麼。

蔣純祖注意到，在高韻底頭腦里面，反抗社會的理論，比他自己底還要鋒利。他覺得他還有什麼東西不明白，但在目前，他祇能覺得高韻底勇敢是可喜的。或者是再由於他底戀愛的，善於創造的心，或者是由於高韻底女性的聰明和敏銳，高韻底理論和思想有了實在的，富於感覺的色采，感動了他。蔣純祖對於抽象的理論有着熱情，但高韻却喜歡用實際的故事來印證這種理論。這些故事從她底內心深處嚴肅，他動

人地浮了上來，使蔣純祖從它們感到了她底心。以及整個的世界了。

他們買了游泳衣、食品、和其他的東西，到溫泉去。蔣純祖想他們至少要在四天以後回來。在船上，蔣純祖對高韻說了這個意見，高韻認真地回答說，應該臨時決定，因為她從來不願意預先計劃。蔣純祖覺得她無疑地是同意了，感到快樂。在途中高韻睡着了，在馬達的顛簸中靠在他底肩上，他和平地、嚴肅地想到，他現在成爲一個真正的男子了。這個思想喚起了一種興奮。汽船正在上灘，他注視江中的礁石：酷熱的陽光照耀着，激怒的波濤擊打着礁石。他覺得這個礁石象徵他，激怒的波濤擊打他。在他心里，嚴肅的英雄的幸福的感情比任何時候都強。他覺得他是純潔的，他覺得先前的那種羞惡，陰晦的感情是可恥的，至少是無價值的：他覺得他懂得這個時代了。

「難道我這樣做是錯的嗎？或者有一點錯嗎？」他想，「這個社會已經是這樣的黑暗，混亂，墮落，我們正在爭取新的生活，所以我決不能想像我和別人一樣的做，一樣地去生活！我寧可毀滅了自己，」他想，「也不願去順從，去過我們中國底這種昏沉的，黑暗的生活？我不同意這個社會里的一切——但是，我，是否要使她成爲我底妻子，去過一種家庭的生活呢？我還沒有想到這個，但這是不堪想像的？這是不能忍受的，我簡直不能想像在那些家庭中間會有我底家庭存在，我不是輕浮的，我有一切勇氣，這是試驗過的，但沒有去過這種生活的勇氣！我看到別人這樣做了，那純粹

是在堂皇的理論下面進行的一種虛偽的、輕率的行動，他們很快地就投降了！爲什麼不應該有自由的，獨立的心靈？爲什麼要奴隸似地束縛起來！我是嚴肅的，」他興奮地想，那麼，讓這個社會羣起而攻打我吧！

我是不會逢迎任何東西的，讓他們說我做壞事，說我墮落吧，我決不投降！我愛她，但她也可以離開我……這裏，是真的生命！」

高韻醒來了，她用濕手巾輕輕地揩汗水，以沉醉的、朦朧的眼光看着他。蔣純祖向她笑了一笑，她嚴肅起來。她想，這笑容，表示了什麼。她知道這笑容表示了什麼。」

「你睡了很久。」蔣純祖說。

「你在想些什麼？」冷淡地問。

「等一下告訴你。」

「等一下你就會說話，我知道，」高韻說，生氣了「而假如你在你底思想里面任性地想着我，我不能答應，你曉得我是一個女孩子……」她小聲說，感動着，打開皮包，取出鏡子和口紅來。

蔣純祖好久惶惑地想着她底話。他覺得她底話是對的，他感到道德的痛苦。高韻知道一切，但相信自己不知道；他顯得任性、天真無意志：她不放過一個發揮她的媚人的倚賴的機會，她覺得自己是無知的，可憐的女孩子。但另一面，對於這個時代的

那個理論，那種作風，她相信自己懂得：她相信自己對藝術和文學有高超的智識和才能。她知道的，她相信自己不知道；她不知道的，她相信自己知道。

下船的時候，高韻說她有些發慌；接着她說，這似乎是由於饑餓，她簡直不知道怎樣才好。她撐開紙傘，看着蔣純祖。蔣純祖開始有了陰暗的心情；他覺得一切都在壓迫他。

「餓就吃東西——怎麼說簡直不知怎樣才好？」憤恨地說。

「有什麼好吃呢？」高韻憂愁地問。

蔣純祖咬着嘴唇。另外的乘客們走過他們底身邊汽船向上游馳去了。蔣純祖環顧，然後沉默着向坡上走去。他必需向高韻表現他底意志來；他必需設法使她振作起來。他們走過修築在山坡上的花園。他毫不注意花木和其他的修飾，走過涼亭的時候，高韻提議休息一下。

「你看那個架子搭得多妙啊！」高韻突然活潑地，受驚地，動人地說。過路的人們驚異地看了看近處的葡萄架，又看了看她。有人不停地回頭看她。她跑到亭子裏面去，疲乏地坐下來，笑着，眼裏有光輝，注意着葡萄架。她突然地恢復了她底生氣了。

大家都看她，她是這樣的動人，顯得那樣的天真，蔣純祖心里有虛榮的快樂。他意識到這種虛榮心，但他覺得這總比痛苦好。他們走進飲冰室，大大地吃一頓。高韻

不停地說話，批評天氣，江水，山坡，花園。蔣純祖嘲諷地回答着她，希望她停止。蔣純祖感到窘迫。

蔣純祖提議先找住的地方，高韻提議先游泳。結果她順從了蔣純祖。走進旅館的時候，蔣純祖和茶房說話，她活潑地抽身跑開了。

蔣純祖要了最好的房間，關上門，愜爽地在沙發上坐了下來。他心里重壓：他企圖消滅這種重壓，他注視着窗外的濃密的綠蔭，想到，爲什麼他不能感到這美麗的一切，爲什麼他不能有快樂。高韻輕輕地敲門，他打開門。

「爲什麼你敲門？」他勉強地笑着問。

高韻捧着水果走了進來。蔣純祖關上門，看着她。高韻放下水果，環顧房間，變得嚴肅了。她在桌邊坐下來，捧着頭注視着窗外。蔣純祖痛苦地坐着。蔣純祖發現高韻在哭泣，……他明白她爲什麼哭泣。她底哭泣解救了他。他有了力量，迅速地站了起來。

高韻顫動着肩頭，發出嘆息似的噙泣聲，她底淚水流過面頰滴到桌上。蔣純祖走到桌邊，嚴肅地看着她。他抓住她底赤裸着的手臂。

「爲什麼」他說。他當然明白他是爲什麼。

高韻搖頭，繼續噙泣。

「我不知道！……」她柔軟地說：「總是弱點，……但是讓我哭，應該讓一個女

孩子哭……一下工夫就好了。」她說，噙泣着。果然她一下工夫就好了。

「好吧，我們去游泳。——你出去，我換衣服。」她說。

黃昏的時候，疲倦、舒暢，他們走到江邊的坡上去。暴漲的江流在峽谷里迅速地柔滑地流過去，太陽落下去，竹林裏面有涼爽的风。高韻坐在石塊上，披散了的、潮濕的長髮在肩後披到腰部。她不停地抖動頭髮，她抱着腿，開始唱歌。在這裏唱歌是不能觸怒任何人的，因為很多男女都在唱歌。蔣純祖倚在樹上，看着峽外的，照耀着深黃色的，灼目的光華的江流和堤岸。他想到，他從未夢想過會到這裏來，從未夢想過，在這裏，會有這樣的生活。他聽着高韻唱歌，他覺得她唱得不好，然而使他，蔣純祖幸福。

「你跟我唱修伯爾脫底你聽，你聽，那雲雀——好不好？」高韻突然高聲說，使周圍的人都聽見。

蔣純祖困難了一下，低聲唱了。但高韻沒有能讓他唱完：她不滿足，打斷了他，要他唱另一個曲。她仍然不滿足，又打斷了他，要他唱第三個。蔣純祖，由於矜持的莊嚴的心情，不願意向她唱戀歌。高韻覺得他所唱的都不適合於她底心，再三地打斷他，使他羞惱，沉默了。

蔣純祖所崇奉的這些傑出的歌謠都不能滿足高韻底幻想。蔣純祖羞惱地想，她聽不懂，永遠聽不懂它們，而她能够聽得懂的，他，蔣純祖，現在決不願意唱。他嚴肅

地沉默了。在峽谷裏，有藍色的煙帶，飄浮了上來，停在輕輕的、溫柔的空氣裏。那些小木船在幽暗的江面上悄悄地飄浮着，有時飄在峽谷的暗影裏，有時飄在明亮的、柔和的波光里。有時從它們上面傳出招呼顧客和友伴的強大的、拖長的聲音來，峽谷起着共鳴。有時遠處有喊聲，峽谷裏起着深沉的，森嚴的震動。溫泉上面有了燈火的時候，木船消逝，江面上沉寂了。在山峽底沉重黑影外面，波光柔靜地閃耀着。

大半的遊客都歸去了。在夏天的夜晚，空氣里有恬適的、醉人的芬芳。有一種說不明白、模糊的、有力的東西。在夏天底夜晚，那種恬靜，是特別的豐滿，特別的柔和。

蔣純祖和高韻走到花園里去，花園有愉快的燈火，各處的草地上有談話聲和歌聲。有人唱感傷的戀歌，蔣純祖感到憎惡，他急急地走到草地。高韻好幾次要他走慢一點。走到葡萄架下面，看見旅館的燈火，他們同時站下了。

「我問你：你怎樣想。」蔣純祖嚴肅地說。

「你這是什麼意思？」高韻問。

「就是說：我會不會使你痛苦？」

這種坦白的、嚴肅的表現使高韻煩惱。在蔣純祖底這種表現裏，沒有絲毫的浪漫的美感，並且沒有任何幻想插足的餘地——高韻覺得煩惱，她想，爲什麼蔣純祖會這樣的平凡。

「我不知道。」她冷淡地回答。

「爲什麼？」蔣純祖問。他底聲音使高韻有了恐懼。

「你不應該問我！你應該問你自己！怎麼會這樣想？怎麼會這樣懦弱？」高韻興奮起來，以悅耳的，嘹亮的聲音說。蔣純祖垂着頭，莫明其妙地被感動了，眼里有淚水。

高韻溫柔地笑着。

「但是……我並不是說……」她以微弱的顫慄的聲音說，「：相反的，我怕！」高韻扶住葡萄架，痛苦地顫慄着，注視着沉默的，變得愚鈍的蔣純祖。這裏是青春，這裏理智要起來反抗，這裏有人生里面的，或這個時代里面的最高的東西監督着，這裏沒有快樂和詩意。西歐底藝術里面，那些莊嚴的、自由的個人，以個人的個性爲最高的統治者，點燃了一些燈火：這些燈火在這里，微弱了。而在肉體底沉醉和感動里，蔣純祖底精神沉默了。但他底痛苦突然消失了，他從他底那種胡塗的感動和痛苦的觀念里面昇了起來；那種無比的歡樂在他底身上擴張了開來，在他底唇邊出現有力的微笑。這種歡樂是這樣的純粹；他不曾體驗過，他對一個女子，有這樣強烈的愛情。於是那些燈火重新照耀着他。

「跟我來。」他底眼光說。他走出葡萄架。他特別敏銳地嗅到一切香氣，他走過草地。

高韻慢慢地走着。她柔軟地，輕悄地走過草地，她摘下一朵花，隨便地嗅了一下用一個柔媚的姿勢把它拋到地上去。

他們關上房門，他們不約而同地走到窗邊：濃密的枝葉掩映着對面的洗衣作底輪快的燈火。小樹林沉靜着，很平常，可是很美麗：月亮昇起來了。他們站着，沉默着，這種沉默使他們底心跳增劇。血湧到心里，湧到臉上來，他們心裏有了無比的混亂：整個的混亂的青春集中這裏了。他們沉默地互相離開，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即刻就要互相碰觸。蔣純祖突然意識到了，他不滿意，甚至於憎惡高韻；這個意識第一次如此鮮明而有意義。但這個意識沒有帶來痛苦，因為現在他有一千種理由喜悅她，並且愛她。

他們都很想講一句平常的，最平常的話，以表示他們對人生並不如此無知，但他們不能做到他們迅速地沉醉了。人們認為，在這種沉醉里，是沒有意思和思想的。但事實相反。在情慾底熱力散佈開來的這個瞬間，有無數的思想細流在運動；而由於從社會各方面來的力量，這些思想里面有些是虛偽的。好像在早晨的陽光里，空氣里有無數的細流在運動；有些是放任的，誘惑着以試驗自己的。有些是生怯而寒給的。有些投身到最光亮的地方去，有些向陰影里逃遁。有些是細緻的，溫柔的，一個傾向隨即就被放棄，有些是歡樂而壯快的。

太陽昇起來，消滅了這一切。在情慾的熱火里，有迅速的，短時間的光明，好像

太陽下面，曠野里各處有芬香。隨即幾乎是同時，有了憂愁、悔恨、拋棄、自愛、並有了對生活的思慮，實際的痛苦。

多次的狂奮，多次的拋棄。黎明的時候，蔣純祖醒來了。蔣純祖底最初的感覺是輕柔的，微妙的幸福：房里有柔靜的光亮，空氣很涼爽。他覺得他成了一個男子了。對於一個男子，沒有東西比這更崇高、更美好。也沒有東西比這更殘忍了。接着蔣純祖覺得有麼模糊的事故發生了，他祇是感覺到輕快，他坐了起來。他輕輕地跳下床，走到窗邊，拉開窗簾。花園里面的柔美的一切增強了他底幸福，他走回來躺到沙發去，伸直腿。

高韻在蓬亂的頭髮旁邊垂着手臂，沉沉地熟睡着。她裹着單薄的被單，這被單襯出她的美麗的身體來。她在睡夢里有沉靜的、溫柔的、小孩的表情。但是她幾乎是突然地醒來了，抬起頭來，驚異地看着蔣純祖。隨即她底頭落下去，她重新入睡了。

蔣純祖覺得他從未被這種眼光注視着。蔣純祖迅速走過去，喊醒了她。他問她爲什麼這樣看他。她回答說沒有這回事：她一點都記不起來。蔣純祖問她做了怎樣的夢，她想了很久，笑了起來，說她夢見了她在吃魚。

「多麼奇怪，怎麼是吃魚？」蔣純祖惱怒地說。

隨即他沉默，他有了痛苦。他相信他應該反抗痛苦。好像是，在這個時代的理論里，對於追求壯大的生活的他，一切問題都已經解決，他應該反抗痛苦。於是，重新

來了放蕩的熱情。在這個時候，他有效地利用了高韻底一切對愛情的虛榮，虛構，和幻想。他們睡到下午才起來。蔣純祖醒來的時候，高韻正站在鏡子前面梳頭。她披着大的毛巾。蔣純祖注視着她底赤裸的腿。

蔣純祖想到，爲什麼她要化去這麼多的時間，化去一生里面的一半的時間來做擦口紅，畫眉毛，染睫毛，修理頭髮之類的事。他看見高韻用一種香油塗在頸子上，手臂上，和大腿上。強烈的香氣充滿了房間，蔣純祖閉上了眼睛。

「是的，這是很幸福——但對不對？這就是生活嗎？」他想。

「我替你算一下，」他大聲說，「你做這些事，化去了你一生的一半的時間，就是說，假如你活五十歲，就化去了二十五年——你覺得怎樣？」

高韻看着他，一面用毛巾掩着胸脯。

「你怎麼知道我要活五十歲？」她揚起眉毛，含着笑容生動地說。

「那麼是多少？」

「一個女人，她祇要活三十歲。」她說，撇嘴，轉過頭去，然後轉動了一下，炫耀着她底包在毛巾里面的身體。她走到廚後去，換了綠綢的，垂着花飾的睡衣走了出來。

「啊，原來是這樣，那麼一切都明白了！」蔣純祖笑着說。他沉默了一下，有了莊嚴的思想力，但那種笑容沒有離開；「你不覺得人生是一件工作嗎？你不覺得所有

的一切都有它底嚴肅的意義嗎？你是願意走上一個裝飾着花朵的，響着什麼一種庸俗的舞曲的，四面有鏡子的樓梯嗎？你要爲了一件美麗的衣服而犧牲了你的一生嗎？——

「假如在那種可能！」高韻驕矜地回答，柔深地在地板上走動着，顯然這給她一種美感。

「你不覺得那是束縛嗎？你不想到自由嗎？」蔣純祖問，興奮地支起腳肘來。

「什麼叫做自由？」

「打碎舊的一切，永遠的前進！」

「哼！哼！難道我沒有打碎舊的一切嗎？」高韻說，在地板上迅速地滑走着。

「當然，你打碎了！」蔣純祖坐了起來，苦笑着說。隨即他有了嚴厲的表情，他注視地面。「天氣多麼悶啊！」他抬起頭來小聲說。

高韻繼續走動着，在這裏動作里欣賞着自己。蔣純祖悔恨，痛苦，他覺得全世界在反對他。他並覺得他底行爲底動機是卑鄙的，他底自由，反抗以健全的，享樂理想，是卑鄙的。他覺得他和別人完全沒有兩樣，他一點都沒有純潔的，良好的感情。他沉默着。

「是的，這個時代有無數的人去死，而我說自由，過着這樣的生活！」他想。

「那麼你覺得，我們將來怎樣呢？」他小聲問。

「應該怎樣就怎樣！」高韻站在床前，嚴肅地說。這是這個時代，這種生活發出

來的聲音，這是個美麗的，有野心的女子發出來的聲音。但立刻有另一個聲音說話了，這是一個柔滑的，虛構人生的，哀憐自己，並在這哀憐里感到美麗的女子發出來的聲音。高韻說，她對一切都害怕，她沒有勇氣，她厭倦人生；她，好像很快樂，但這祇是外表；她，還是一個可憐的女孩子，就厭倦了人生。「你看，我已經經驗够了！而我希望，我能够有一個母親！她說，垂着頭；她不覺得她底觀念是由於一種虛構。他覺得她是這樣的純潔。她抬起頭來，她感動着，說她覺得他，蔣純祖，不懂得人生底憂苦，特別是一個女子底憂苦。

驕傲的蔣純祖能够受，但不能够順從這個。

「你底痛苦和一個鄉下的女人有什麼不同呢？」他問。

「啊，能够做一個鄉下的姑娘，是多麼好！」她用溫柔的，感傷的，戲劇的聲音說。蔣純祖注意到，他說的是鄉下女人，而她却改成鄉下姑娘。「能够在農村里安靜地生活，能够避免人生底一切空虛的夢想，能够伴着一棵樹，一條水，一座山，能够有一間茅屋，又能够在黃昏的時候唱着山歌從深山里走回來，是多麼好！」

「我不同意你底說法！」蔣純祖嚴肅地說。他，從別人身上看到了這種感傷主義，開始澈底地厭惡它了。他愛高韻，於是他興奮起來，企圖說服她。他說得愈多，就愈混亂，高韻則顯得愈憂愁。他在痛苦和憤怒里停住了。他不能容忍高韻有這樣的

思想；他覺得是高韻使他在痛苦。

「這樣下去，沒有好結果的！」他憤怒地大聲說，跳下床來。

「那你無需過問。」

「但是，我有責任，我愛你！」

「你不懂得愛！你底責任不是反對我！」

「它是什麼？」

「安慰我底心，直到最後！」

「愛情是什麼？」

「愛情就是愛情——你那樣自私，你說愛情，你完全爲了自己滿足，一切……」
發現了蔣純祖底臉色底嚴重的變化，她沉默了。蔣純祖痛苦得顫慄。他無意中在鏡子裏面看到了披着襯衣的自己。他注視着鏡子裏面的他底瘦削的，赤裸着的體，他感到了異常的，巨大的苦悶。

他們走出去。他們覺得所有的人都在惡意地注視着他們。異常的頹唐，異常惡劣的心情。但黃昏的時候，愛情和希望重新起來，他們和解了。

第三天他們就回去了。他們對於生命有不同的見解，每一個都有力量，每一個都決不屈服：他們祇共同地屈服於愛情。

蔣純祖是苦悶地徬徨着，他懷疑自己底思想和理想，他得不到一點點鼓勵，於是

他有時就更放浪。高韻則沒有懷疑：她是快樂的。她參加了一個重要的演出，擔任了一個重要的角色了。蔣純祖在外面找到了一間房子，這就成了他們底放蕩底場所。在那些快樂，那些刺激里，蔣純祖異常的苦悶，但沒有力量覺得這是不好的：他需要更多，更多的刺激。苦悶和放蕩，生活就愈來愈沉淪了。

他不偏地悔恨，批評，並且譴責自己，但沒有行動：有時他對這個可怕的自己懷着惡意。在孤寂的時候，音樂是他底安慰。秋天到來的時候，他寫作了一點東西；他寫了一些抗戰的歌曲，但即刻就發覺它們是虛偽的，把牠們拋棄了。他竭力模仿他所喜愛的那些古典樂曲，但在這一面也不能寫出什麼來。當他底在劇團里面的音樂工作被別人奪去了的時候，他就對音樂有了一種覺醒。他寫了一篇文字，在里面說，除了少數的真誠的，表現了民族底熱情和意志的歌曲以外，中國底音樂祇是對西洋作家的因襲和剽竊。他猛烈地攻擊那些把技術當作藝術的市儈音樂家：他底主要的對象是奪取了他底工作的那個音樂家。這篇文章底態度異常猛烈，寄到一個雜誌上去，被退了回來。

他寄了兩個抒情的歌謠到另一個雜誌上去，被發表了。它們很快地被劇團裏面的人們唱了出來，他感到勝利的滿足，有幾天他是在這種滿足里從頭到腳地沉沒了。但在那篇文章被這個雜誌退了回來的時候，他冷淡了。他從一個音樂家學習一個鋼琴，這個音樂家是肥胖的，注重享受的人。有一天，當他走到鋼琴室底門口的時候，他聽

見了這位音樂家底嬌小的夫人底驕傲的聲音，接着是音樂家本人底官僚的，嚴厲的聲音：他們在教訓一位穿得很樸素的少女，因為她有三次彈錯了基本練習。她顯然心里有苦惱，彈錯了基本練習。音樂家夫人傲慢地說，音樂，不是一個愚笨的人所能懂得的……。那位少女帶着怨恨的表情走了出來，眼裏有淚光。蔣純祖看着她，心里有希奇的快樂：有快樂的，良善的感情。他不知道他什麼快樂，但他覺得這種是善良的。他好久沒有這樣的感情了。他想這位音樂家夫人純粹是由於妒嫉，是世界上最愚笨，最可憎的女人。他異常幸福地退了回來，向這位音樂家寫了一封信，說，他很感謝他底無條件的教授，但他不願意再學習，因為他不願在這麼多的官僚音樂家和空頭音樂家里面再添了一名進去。以後他知道，這封信激起了這位音樂家底極端的憤怒。

這些鬥爭帶來了一些快樂，但他底境況毫無變化。他繼續鬥爭下去，他底苦悶增強了。覺得一切希望都被滅了，他想在江南的曠野里他就應該死去，他想唯有宗教能夠安慰他底墮落的、創痛的心靈，他 sometimes 喝得大醉，有時發瘋地撕碎了書本，稿紙，狠惡地把它們綵在脚下。他對別人同樣的無情，以前他善於發現別人底真誠，現在他很容易地便看出他底周圍底胡鬧、愚昧、和虛偽來。但重要的是，使他還能夠在這里維持着的是，他不能判斷他底愛情，不願意澈底地看到它底真相。他對這個愛情繼續創造着幻想，幻想是脆弱的，然而愛情底火焰比一切都強：他牢不可破地相信着自己是和別人不同的他未曾看到，在這里，他是毫無一點點獨創的才氣，盲目地奔向那條

毀滅的道路了。在絕望中他想到結婚了，他向高韻提出這個了，但被唾棄了。他不明白結婚是什麼，他從未真實而明析地感到它，他祇是把它當做絕望中的一條出路，或他底對人生無從負責的浮動的，混亂的心靈底一種責任的安慰，他從未想到要真的去實現它。他一直到最後都沒有結婚的觀念，以後他分析了這個，但現在他虛構了這種觀念。由於這些虛構，他說了一些虛偽的話，並虛偽地啼哭，他明白這種虛偽，但他仍然做下去。他對高韻表現出極端的專橫來，同時他希望她哀憐他。在這裡，連最後的自尊心都瀕於毀滅了。

但有一點是顯明的，這在最後挽救了他；他從未把他底音樂放在高韻底腳下。這是他自己不會意識到的。在這一面的嚴肅里，潛伏着人生底最高的真誠。

他幾乎妒嫉他周圍的一切人，每一個新人物底出現都逃不過他底冰冷的觀察。這裏是那些掮客們和知識青年們常常出現的處所，他覺得他們都是王穎那一類的人，說着空泛的理論，追逐虛榮或權力，不感覺到別人底生活。這正是那些熱情的理論膨脹到最高點的時候，以集體或未來的名義，到處出現着那些戴着桂冠的個人。這些人們使得那些明星，那些導演和劇作家同樣地戴上了這個時代底桂冠。政客們的圓熟的手腕，從往昔的時代遺留下來的詩人底風流和才情，以及婦女們底絕代的風騷，同樣地戴上了這種桂冠。那些流浪的饑渴着的青年們拼命地向這里面擠進來。蔣祖純被這種空氣壓迫得極端的痛苦；他嫉恨那些桂冠，因為他不可能獲得它，而不可獲得，常常

是由於生活深處的嚴肅的矜持的。沒有多久，他看到高韻攫到這種桂冠了。

九月初，王桂英來到重慶，在這個劇團里出現了。她已經改了名字，但蔣純祖認識她。蔣純祖知道哥哥底事，並記得那個湖畔。王桂英同樣地是帶着新的光輝出現的，於是新的明星在重慶的天空里迅速地昇了起來。王桂英在上海的那一段生活，劇團里面的人們差不多全知道。大家很崇拜她，有人說她墮落了，就是說，順從了漢奸了。但現在她單身從香港飛到了重慶。她出現在這個圈子里，帶着這個時代底全部的豪華和絕頂的風騷。

第一天她拜訪了一些名流和一些政治家，第二天和第三天她沒有出來，她拒絕了記者底訪問，她說她需要休息，第四天，劇團歡迎她，開了盛大的茶話會。但蔣純祖沒有參加。

蔣純祖問高韻王桂英表現了一些什麼。高韻嫉妬王桂英，說她底頭腦里面是黑暗的。於是蔣純祖含着兇惡的譏諷說，他認識了這個女人。

因為這個緣故，高韻結識了王桂英了。當天下午，蔣純祖走過劇團底後園，發現高韻和王桂英坐在一起。另一邊是一位有名的詩人；另外還有很多人，他們在涼棚下面喝茶。蔣純祖沒有看清楚王桂英，但看到一團美麗的，熱烈的色彩，認出了王桂英。王桂英在愉快地談笑着，大家聽着她。

晚上高韻來了，熱情而興奮，說王桂英已經決定參加劇團，她說王桂英講述了上

海戲劇界底情形：鬥爭是艱苦的。

「難道上海唯一的祇是戲劇界麼？」蔣純祖嫉憤地問。「她問到我沒有？」他問。

「她祇問了一句，她問你什麼時候來重慶的。」

蔣純祖笑了一笑，站起來，突然地高聲唱歌。興奮的，忙做的高韻轉身向外走。蔣純祖沉默，妬嫉地看着她。

「你今天晚上還要到哪裏去？」蔣純祖說；「回來！回來！」他叫，跑出房門，但高韻已經跑下了樓梯，沒有回頭。

「她和我開玩笑，無恥的女人！……但我底念頭多麼可怕！」蔣純祖想，扶住房門。「祇是色情，色情！色情！另外的一切全是詭計！我孤獨，孤獨，沒有一個朋友！這些鄰居厭惡我！」他走到房裏去，然後走出來，走到街上；即刻又走回來，昏亂地倒在床上。他繼續和色情鬥爭，色情帶來了痛苦的懲罰。他渴望明天能夠再得到高韻，此外他什麼也不能想。最後他有了一點溫柔的感情，鄰家底小孩有哭聲，他沮喪地睡去了。

這些時間是這樣的混亂，又是這樣的簡單，這樣的可怕。多量的放蕩，多量的睡眠，多量的妬嫉和痛苦，多量的虛偽的自慰。他不知道這一切將怎樣結束。他想唯有死亡可以結束，但他又從來沒有感覺到死亡。

他對王桂英純粹地嫉恨着，他似乎認爲是王桂英敗壞了高韻的。但幾天之後，王桂英來看他了。這對於他，是一個意外。

王桂英來看他，蔣純祖底弟弟，證明了她無論怎樣總不能忘記過去。但這又是在她底全部的風騷的誇耀里做出來的，好像她在往昔是值得誇耀的。好象她已經遺忘了她底往昔。假如她也曾覺得往昔有什麼意義的話，那祇是因爲她需要更多的炫耀，更多的鋒銛：在風情裏面她體驗，並且她肯定她心里的那種追懷。好像那些男子們在衣錦榮歸的心情里黑面體驗，他們底對往昔的追懷，王桂英在豪華的風情世界裏體驗這種追懷。她久已渴望如此；雖然她已餘經風霜，但這個社會却維持了，並且增加了她底幻想：比起湖畔的幻想來，這些幻想是有着更少的憂苦和更多的浮華了。她，王桂英，或許還保留着一些積極的主進心，但這個社會祇給她準備了一條道路。現在她覺得她實現了她往昔的夢想了，就是說，她成功了。小報上和電影雜誌上稱她爲潑辣的美人。她到重慶來，並沒有想到現在的這種爲新的理論所造成的假作家嚴肅的局面，所以她臨時有些慌亂：她已經忘記了理論之類的東西了。她訪問了那位詩人，從那位詩人底房間裏迅速得到了啓示。於是她在茶會上說，她已經逃出了黑暗的孤島，來到了自由的中國，願意從此和大家共同努力，以挽救的祖國底危亡。

她和高韻同來，她敲門的時候，蔣純祖躺在床上看書。門開了，蔣純祖吃驚地站在床前，眼裏有防禦的，異常的光輝，王桂英盼顧，笑了一笑，輕盈地走了進來。

「認得我嗎？」王桂英說，眼睛做了生動的表情。

「認得的。」蔣純祖冷淡地說，站着不動，看着面孔溫柔而嚴肅的高韻。

在王桂英身上，這一套香港貨的，好來塢式樣的裝束，裝着微妙的假肩；她抵胸膛赤裸着。她帶着盛裝婦女的姿勢坐下了。

「你從前還是小孩子啊！」她說，眼部有生動的表情。

「我這裏亂得很！」蔣純祖冷淡地說，在床邊坐了下來。高韻在他身邊坐下了下來，好像很疲乏，靠在他底肩膀上。但蔣純祖現在厭惡這個，站起來走到桌邊。

「我們大概有六年沒有見面了吧？」

「你底哥哥在重慶。」蔣純祖羞惱地說。

「那麼你底那些姐姐們呢？他有那麼多好姐姐啊，真是有趣！」王桂英向高韻說。

蔣純祖略微不安地盼顧，然後注視她良久地注視着她嬌媚地笑了起來。她認為蔣純祖是小孩，但蔣純祖是美麗的男子，在這里，他和她是平等的。蔣純祖注視着她，想到她曾經倒在蔣淑媛底沙發上痛哭，悲憤地咒罵蔣家；曾經在落雪的，淒涼的湖畔可憐地等待着和痴想着；曾經在一個春天底夜裏殺死了她底嬰兒。蔣純祖注意到了她底嬌媚的笑容，他覺得悲傷，他垂下頭來。

「想起過去的事情，多麼有趣啊！而你現在成了音樂家！」王桂英生動地大聲

說。

蔣純祖突然悲痛，異常悲痛，他明白他底心現在是善良的，他覺得幸福。王桂英繼續愉快地說不去，他眼裏有了淚水。

「這麼多年我是一點都不知道了，人底生活範圍多麼大啊！你底哥哥嫂嫂，他們都好嗎？」

「他們要來重慶。」蔣純祖迅速地說。

王桂英沉默了一下，然後又笑了起來。

「你們底蘇州，後來怎樣了呢？」

蔣純祖決心挑動她。他現在毫不嫉恨她；他現在從她得到了對於自己底過去和對於他底哥哥姐姐們的新的理解，這是一種全新的，良好的理解，主要的，他愛自己值得愛，並且愛他們，他們值得愛。王桂英現在以她底光華照亮了蔣家底悲慘的掙扎，他，蔣純祖，過去不會懂得這種掙扎。現在這個掙扎完結了，王桂英遺忘了，於是他心裏有東西甦醒。

很顯明的是，現在這裏另有一個女子；她也有她底「蔣家」，這個社會也給她準備了一條道路。她是無知的，所以她是純潔的，所以她將要像王桂英一樣地去遺忘。遺忘了他，蔣純祖：人們祇為誇耀自身而生活，不管誇耀些什麼。

「她說：人底生活範圍多麼大啊！但是事實相反！」他想。他決心挑動王桂英，

使她和他有共同的善良，使他們底生活在這裡展開一種駭人的嚴肅。他明顯地覺得是這種嚴肅在支配着他底生活；新的意義和新的理解將支配他以後的生活。

「淑華姐姐死了，汪卓倫也死了！」他抬起頭來，以潮濕的、光亮的眼睛看着她。

「真的嗎？」王桂英收縮身體，吃驚地叫。「我祇知道你大哥死了！他們死了嗎？」

「她說：她們死了嗎？她是怎樣感覺的？」蔣純祖懷疑地想。

「一個害病死了，一個在戰爭里面死了，留下一個兩歲的小孩。」蔣純祖迅速地說，看着她。

王桂英認為蔣純祖爲這很痛苦，在他迅速地說話的時候撫慰她，愉快地笑了。

「秀菊結婚了嗎？好嗎？」王桂英問，做了生動的眼部表情。提到往昔的友人，她是特別豐富地感覺到她底榮耀的。

蔣純祖向她底赤裸的胸部看了一眼，沉默了。

「我不能同情我底哥哥，我也不能同情我自己！死了的被遺忘，甚至不想知道她們是爲什麼死的！但我也高興這樣的人遺忘——我有了一個樂曲，就是：我自己底、混亂的、虛榮的、混亂的生命，不許有一點點辯護！」他想，他以透明的、嚴肅的眼光凝視着牆壁。

他長久地沉默着，王桂英笑着站了起來，風騷地盼顧，向他告辭。在這里，王桂英承認她和他是不平等的。他覺得他心里有了一點點愛情或色情：這種平等在蠱惑他。他憤怒地皺了眉。王桂英和高韻走了出去，他關上門，開始寫他底樂曲。

懶惰地度過了夏天之後，劇團興奮了起來。十月里的演出以前，每天是排戲，座談會，茶會，晚會，和聯歡會。經常地有名人來演講。在會場後面的佈景間里，狼籍着顏料、布條、畫幅、木匠工作着。張正華穿着工作服和木匠一道工作着：他興奮地向木匠學習技藝。然後他又學習燈光，裝置。在演出以前，他爲了天幕上的燈光色彩和舞台正面的窗戶底面積和導演耐心地，和悅地辯論了差不多一整天：他到處包着這位導演，興奮地、謙恭地發表他底思想，他認爲是極重要的，可能包含着愉快的疏忽的思想。他希望導演指點出這些愉快的疏忽來。他認爲窗戶應該開得小，不應該炫耀燈光，賣弄天幕，分散了觀衆底注意力。他說，總共是五千支光，天幕上最好不要超過一千支光。黃昏底雲霞底變幻最好能够樸素而深刻——他說——四種色采，四種雲型，是不必需的。「好像是不必需的，假如……」他說，站在台邊，和悅地笑着看着站在台上的導演。

這位導演，是在一切東西里面，喜愛着美麗的，女性的感情的。在藝術上，他是反對寫實主義的。他說他基本上是浪漫主義，他願意嘗試一點點立體主義和印象主

義——人們不知道他究竟指什麼。他說，在中國這種改革是艱難的，因為藝術底統治的理論太機械，因為某些人愚蠢地否定情感，最後，因為觀眾沒有高尚的欣賞力。他是在美國學了這些來的。他常常提到美國，某一次的哈姆雷特底演出，在這次演出里，他底平生唯一的導師親自擔任了那位裝瘋的丹麥王子，下台以後意外地請他用中國藝術底觀點批評。他戰戰兢兢地批評了，然而被激賞了，他一生永遠不能忘記這個。

他露出思索的表情聽着張正華底話，含含糊糊地回答着他。最後他嚴肅地看着張正華，給了明確的回答。

「你底意見很好，很好！但是一種大氣魄的藝術，是不容許一切乾枯的東西的！」他說。

張正華覺得他底回答與自己底問題無關，看着他。

「是這樣的！」他在台上蹲下來，親密地做手勢，「色彩和印象要重複、重複、重複，造成最高的藝術效果——好像夢境！」他說，溫柔地笑了一笑。

主要的因為他底親蜜和溫柔，張正華了解了，同意了，並且快樂了：他覺得他被指出他底愉快的疏忽來了。他說他非常感謝這個啓示——他底先前的那種觀點，是從蔣純祖得到啓示的：蔣純祖反對這種奢華的手法，主要的，反對這位導演——嚴肅地走了開去，開始調顏料。立刻他便把這個對話向女演員們傳播了：他異常欽佩這位導演。

但蔣純祖猛烈地向他攻擊。他說浮華、夢境、是跳舞場，不是藝術；導演可憐到賣弄燈光，正如女演員可憐到買弄風情。蔣純祖攻擊印象主義，說它是沒落的東西；也說這種傾向是水腫病，真的，偉大的藝術必需明確、親切、熱情、深刻、必需是從內部發出的。興奮、瘋狂，以致於華麗、神祕，必需從內部底痛苦的渴望爆發。他說：哈姆雷特是如此，田園交響樂也如此。

他從來沒有如此明白而簡單地表達過他底藝術見解。以前他覺得一切是痛苦的，混亂的，——就在這種痛苦里，他得到了啓示，現在他突然地說了出來，他感到過去的問題都弄明白了。

張正華顯然覺得困難。但他相信導演是對的。他企圖調和兩種說法。最後他認為戲劇是體集的藝術，一切技術的、外部的效果是必需的。

張正華向導演提到了蔣純祖底見解，導演輕蔑地笑了一笑。差不多是這樣的：每一個導演都帶來一種理論，於是這種理論便短時間地在演員們里面統治着。演員們什麼都接受，因為多一種理論，便多一點快樂。隨即史坦尼體系流行起來了。蔣純祖在某一天看到，王桂英從音樂室走了出來，挽住了一位劇作家底手臂，和他一路向外走，用異常柔媚的聲音問他：史坦尼是什麼？蔣純祖不知為什麼感到羞恥。

蔣純祖被指定在演出里面做賣票的工作。他很不滿意，但覺得有事做總比沒有事做好。在這次的演出里，這個劇團企圖壓倒另一個劇團，因為後者在相同的時間要上

演另一個戲，「陣容同樣的整齊」。這是大家都知道了的，大家充滿了妬嫉心，但大家認為這是藝術工作上的良好的競爭。這種競爭是，一個劇作家壓倒另一個劇作家，一個明星壓倒另一個明星，或兩個聯合起來壓倒了一個。那些市儈的文豪，詩人，掙客，在這里興高采烈地吹着喇叭，表揚戲劇界底空前的大團結。

高韻在這次的演出里擔任了重要的角色：她虛心、嚴肅、下了很多的苦功。蔣純祖時常看見她對着鏡子偷偷地揣摩一個表情；她覺得最困難的是沉痛的、柔弱的表情。蔣純祖覺得痛苦。她和一位劇作家底情感逐漸地密切起來了。蔣純祖在演出前兩個星期向她說，他準備離開了。高韻明白他為什麼要這樣說，有了沉痛的、柔弱的表情，好像說：「怎麼能呢？事情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上演前四天，她和這位劇作家底關係明顯了，於是蔣純祖永遠記得她底這個沉痛的、柔弱的表情：這是最後的真誠和最後的愛情。在這個表情里，她眼里有溫柔的、淒涼的光輝；蔣純祖覺得自己是整個地愛她，完全純潔地愛她，他幾乎是第一次對她有這種愛情，蔣純祖沒有力量告訴她，她在舞台上所需要的，正是這種真誠和感動，她不應該相信鏡子里面的用女姓的媚態做出來的表情。這樣想的時候，蔣純祖明白她和他分離了。但他底熱情決不屈服，它可怕地燃燒了起來。他明白自己底一切，並且很切實地感到了自己底最後的力量和出路，但他不能征服這種熱情：他鼓勵它燃燒。他暴亂地強迫高韻，到了使高韻覺得恐怖的程度。在這幾天里，他清楚地覺得一切都崩潰了，他是毀滅了；在發瘋的

心情里他很冷酷地觀察着，並且欣賞着這種崩潰，他對自己再無一點點憐恤。

在最初，他理想自由的、健全的、甚至是享樂的生活，他竭力克服他底陰暗的、舊有的感情；其次，到了絕望的時候，他想到結婚等等，他覺得祇要高韻和他正式地同居，使別人承認了這種關係，一切便好起來了：在這個社會里有一種名義，做一個正直的丈夫，是一件愉快的、驕傲的事，這種名義，伴隨着家庭底倫理，可以強迫高韻順從，於是他便可以依照自己底意志來訓練她。這一套思想很隱晦，他不曾批評它，現在他覺得，他底這一根內心底支柱已經在什麼時候倒掉了；他想到這一套理論——這個時代底一切結婚，一切家庭，一切這種堂皇的理論，都是虛偽而卑劣的。它們掩藏，並且裝飾無恥的色情。在先前的時代，色情赤裸着，這個時代却半赤裸着，這個時代迅速地用一切名義和理論來掩飾色情。人們祇談工作，祇談生活底嚴肅的需要，人們變得更無恥。

蔣純祖現在毫無防禦地站在黑暗里面了。音樂同樣是虛偽的，假如人生是虛偽的話；而且他不能做出滿意的成績來，音樂離開他了。他感到在他底周圍活動着的是險惡，最無情的動物；他感到他可以毫無顧忌地一直向前走；但他要走到哪里去呢？同時，他感到從他底周圍的任何一方，會突然射出一槍來，把他打死。他清楚地感覺到這是一定會實現的，但他對這又很冷淡。他底熱情盲目地向一個方向燃燒：獲得高韻。

高韻從未想到蔣純祖在熱情中是這樣暴亂，這樣軟弱的人。現在一切全揭露了。她對蔣純祖是有真摯的感情的，不過這種感情伴隨着一切種類的嬉戲，表現在迷人的、風騷的、複雜的樣式里。她從未向蔣純祖嚴肅地敘述過她對他的愛情，蔣純祖則大量地做着這種敘述。在這種時候，在兩個人里面，她可能是比較真實的，因為她並不要求真實，對於這樣的一個女子，在一切事物里面，真實是最不重要的，主要的她是用蠱惑的感覺來生活的，她底愚昧的頭腦趨向最流行的思想。因為她是年輕美麗的，所以她被認為是聰明智慧的。那位劇作家就是在這種想像里追求了她。她立刻就從蔣純祖轉身了。

蔣純祖使她痛苦，她底對工作，對她底周圍的興奮減輕了這種痛苦，最後變成了這樣：祇要逃開了蔣純祖，她便快樂了。但她還是覺得自己對蔣純祖有義務，就是說，她常常要被各種感情打動。在這一方面，她很可憐自己，她覺得自己底心太痛。劇作家出現了以後，她就覺得她對蔣純祖再無義務了。她在那個沉痛的表情里面向蔣純祖告別了：她覺得淒涼，她很可憐，很可憐，是孤零的女子。這位劇作家正在接受狼籍的聲名，並且又戴着這個時代的桂冠，對於高韻，是輝煌的存在。這個時代的最迷人的上流社會，那個驚心動魄，但是又綺麗溫馨的世界，那座在無血色的生活里建立起來的，金碧輝煌的宮殿，就是這樣地向她打開了門。

蔣純祖常常遇到這位有名的劇作家，他是瘦削的臉色疲乏的人。雖然穿得很好，

却總顯得很壞。在他底身上，有一種特殊的力量，人們感到他是一個很大的官，但不屬於任何機關。人們感到他是一個很出色的辦事員，然而非常懶惰。在他沉默的時候，寫出文章來的時候，或者講演的時候，就有一種懶惰而尊敬的空氣，在他底周圍散佈了開來。但在他永無休止地發起牢騷來的時候，他就要使人感到那種肉體的厭惡了。三個文學家聚在一起，就支配起文化、藝術、人民來了，好像三個市井女人聚在一起，就支配起整個的一條街來了一樣。

這位劇作家，是有過一段光榮的歷史的，所以他現在覺得他底地位鞏固了。在中國地位，是頂頂神奇的東西。這位劇作家，在年青時代的一些幼雅的，然而熱烈的作品之後，就變成一個用公式來創造劇本的這個時代的戴着桂冠的寵兒了。這位劇作家是乾枯了，目前他寫着打仗游擊隊，以後他寫後方，中間他弄點諷刺，或者滑稽，他稱它們為喜劇，最後他就以無限的感激來表揚自己了。最初他是嚴肅而熱誠的，後來他就收獲狼藉的聲名，用一點點才情和一點點感傷來製造他底作品了。

這一切使蔣純祖想到，在這個社會里，沒有地位和聲名，是不能生活的，他要用更高的勞績和聲名來擊敗這些人。雖然他不能以另外的東西，可能是較為清醒的東西來代替成功、聲名、地位，但在他底心里却燃燒起對這個世界的激烈的仇恨來了。這種仇恨常常是偏狹的但却定了他底以後數年的生活。

高韻和這位劇作家的關係顯明了，蔣純祖落到極難堪的地位里去。但由於仇恨的

緣故，他反而顯得極勇敢。以前他是隱晦的，現在他却帶着那種旁若無人的態度在劇場里橫衝直撞了。年青的人們底這種把自己膨脹到極致的、大無畏的態度，是常常要被整個的社會厭惡的，但他們是有着多麼痛苦的理由。蔣純祖在別人眼中成了可憐的人，他的確是毫無自知的，可憐的傻瓜；但他自己常常是多麼興奮。在這種圈子里，戀愛底變化是平常的事，並且常常是發生得異常迅速的，有的就用打架來對付，多半的是用淡漠的，甚至是友誼的態度來對付，大家確信這是自由主義底最良好的風度。蔣純祖先前曾信仰過這個，但當事情輪到他的時候，他却覺得這是虛偽的。他覺得，對人生如此的不嚴肅，他不能容忍；這一方面的惶惑在那種極度的自我膨脹里消失了。他不曾即刻就注意到，在這里支持着他的，主要的是他先前所竭力擺脫的陰冷的、羞恥的、痛苦而嚴肅的感情，這種感情無疑地是來自往昔的生活。

他在混亂的痛苦中努力地檢討自己，他心里突然有嚴肅，他覺得他必需和高韻再談一次話：僅僅是談一次話，此外決不做什麼。他相信，假若在這一點上他對自己勝利了，那麼他便能够掙扎起來了。他相信這是極重要的，絕對的，生死存亡的悲情；熱情的人們在人生底每一個關頭上總是這樣相信着，特別是年青的人們，有時相信到了迷信的程度。有了這樣的自覺，蔣純祖覺得他底生死存亡的瞬間來臨了，這種熱情是可怕的，這給那種明晰的，冰冷的清醒打開了門。蔣純祖此刻除了這種絕對的熱情以外什麼也不能看到。事實是，他底一半已經進入這種冰冷的清醒了，而另一半，則

在全國奪回高韻，他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渴望佔有她。

演出的前一天晚上，他到劇團底小劇場去。他去的時候小劇場里擠滿了人，各處有話談聲，彩排剛剛開始。他坐了一下，在他底可怕的热情里焦灼起來，離開了劇場。天在落雨，他在街上亂跑；他喝了酒，跑遍了半個重慶。當他濕淋淋地回到劇場來的時候，已經是夜里十二點鐘，第四幕正在結束。台上底聲很嘹亮，場里很沉靜，烟霧籠罩着。他在情邊站了下來，他發覺場里的沉靜是由於疲乏；夜很深了，五個鐘點面對着強烈的燈光和色彩，這些欣賞者，這些名流和作家被台上的興奮的運動引導到疲憊的、甜暢的、模糊的，夢境般的感覺里面去了。這種一致的夢境昇到最高點了，台上的燈光顯得特別的燦爛，蔣純祖心里突然有了異樣的和平，他突然對這裏的一切感到尊敬。他想到，外面是落雨的淒涼的夜。於是目前的這種沉醉特別地富有詩意，他覺得人生美麗。這種感覺是特別的真實。高韻，劇本里面的因革命和戀愛而反抗專制的家庭的堅強的姑娘，出場了。佈景是江南的平原。遠景是綠色的邱陵，太陽正在下落；前景是一座古老的牌坊，這位堅強的姑娘底勇敢的愛人，游擊隊底領袖，站在牌坊左邊的樹下。

蔣純祖緊張起來。目前的這一切，他在這個生活里所處的位置，以及他底雄心和夢想，造成了無比燦爛的幻象。不管他怎樣痛苦，這一切形成了虛榮世界底頂點，他陶醉了。在幻想里，他不再感覺到他底實際地位了。這是一種最華麗的心情，它底深

處藏着悲涼的雄心。他祇在書本里見過這一切，現在他實現了這一切。一首美麗的詩底內容是這樣的，或者是，偉大的莫扎爾特底生涯是這樣的。愛人，舞台，音樂，社會底迫害，天才和雄心——蔣純祖有短促的陶醉。

但接着他有可怖的痛苦。夢想的確是輝煌的，但他已失去了一切，他將怎樣呢？在他底貼在額上的，潮濕的頭髮下，他底眼睛燃燒着。游擊隊底戰士們在台上出現了，高闊跳到石頭上去，舉起雙手來。台上的燈光突然熄滅了，天幕上出現了熱烈的紅光，高韻在人羣中間站在高處，顯出了美麗的，莊嚴的身影。蔣純祖迅速地向這個美麗的身影看了一眼，心里突然有了希望，疾速地向後台走去。

他要獲得她：他相信是最後的了。後台寂靜着，他在椅子上坐了下來。台上爆發了雄壯的歌聲，歌聲沒有完結，場里發出了興奮的喧囂。最先跑到後台來的是張正華：他是游擊隊員，他拿着一把大刀。他在奔跑的時候做了一個鬼臉：顯然他異常快樂。

「怎麼你一個人在這裏？你看了嗎？」他大聲問，迅速地在桌上抓了紙頭擦臉，同時脫衣裳。

蔣純祖無表情地看着他，不回答。

「我覺得你近來很頹唐，對嗎？你是很消沉嗎？」張正華在興奮里大聲說，甜蜜地笑着。「是的，我在這裏！」他大聲叫，回答台上的喊聲。他在感動中走近來和蔣

純祖握手，他臉上有誠懇的、難受的表情。在興奮中人們表達得自然而親切。「我是你底朋友，我知道，你看我，我們手青，不要爲戀愛煩惱！」他底表情說。蔣純祖一點都不懂得他底情形，不解他爲什麼如此，驚異地看着他。張正華披着上衣向台上跑去，蔣純祖唇邊有了苦笑。這時後台已經充滿了人：觀衆和演員差不多全擁到後台上來了。但蔣純祖對周圍沒有感覺，他是麻木的。高韻從更衣室里跑了出來，坐下，把鏡子拉到面前，輕輕地，愉快地拍了一下手。她並不立刻就卸裝，她向鏡子快樂地笑了一笑，然後抬頭，生動地和那位有名的詩人說話。在說話中間她不停地照鏡子。她顯然沒有看到蔣純祖，或假裝沒有看到。

蔣純祖注意到，那位詩人扶着手杖，異常瀟灑地盼顧着，不停地說話，向一切人說話；他是這個花叢里面的最出色的花朵。蔣純祖看到一位女演員含着眼淚衝了出來；蔣純祖冷淡地想，她是和導演吵了架。蔣純祖看到那位劇作家走到詩人身邊來了；談話和諧譚變得更生動。但蔣純祖是麻木的，不感覺到這一切。這時有人推他，向他要椅子，他順從地站了起來，有些羞愧，走到壁前去。王桂英和另外的幾個人一路走了進來，王桂英向他點頭，他沒有來得及回答。這個場面更熱烈，更生動，蔣純祖更陰沉，更麻木。

「我們底小高演得多麼好呀！」王桂英大聲說，走向那些藝術家。

高韻抬頭，絢爛地笑了。她嚴肅地向鏡子看了一下，又笑了。然後她撇嘴。

「希望批評！……我第三幕差不多忘了一大段！」高韻說。

「沒有，沒有，很好！」詩人說。

那位劇作家向詩人痛快地笑了一笑，抬起手來彈烟灰。

「這是我們底收穫！這是我們戲劇界底新人，希望你……指教這麼一下子！」他擺頭，說。然後他向高韻微笑。

「喂，喂，請把凡士林拿來！」高韻說，站了起來，於是就不再坐下去了。她因拿不到凡士林而嬌柔地跳躍起來，並且發出呻喚。大家向她發笑。

「我要寫一個戲，熱情的，像暴風雨一般的，讓高小姐做主角！」詩人大聲說。

「這個意思好極了！我們丟掉上海，却得到這麼大的收穫了，你覺得如何？」劇作家向王桂英說，她在和一個蓄着鬍鬚的男子低聲談話。「我今天晚上的感想真多，首先是劇的問題，其次是觀眾的問題！」劇作家笑着向詩人說。

接着劇作家大聲笑了起來。但蔣純祖覺得這笑聲是醜惡的，虛偽的。蔣純祖首先是妬嫉，其次是覺醒了大的仇恨。他覺得這種仇恨是由於民族底猛烈的命運和人民底痛苦的犧牲；他在此刻突然地想到了，並感到了在曠野中流徙着，在火燄中搏擊着的無數的人們。他確信自己不是虛偽的，他想到了朱谷良和石華貴，他好久沒有想到他們了。

「他們會同意我的！」特別因為對眼前的一切的仇恨的緣故，他溫柔地想。緊張

的顫慄突然和緩了，好像是從他底肉體底某一部份的運動，出現了這種溫柔的、親切的、明確的情形：他意識到，這種情形，是可以由肉體來表現的。同時好像在他面前爆發了巨大的轟響；眼睛的一切顯得遠遠了。在遠遠的燈光里有高韻底模糊的笑臉，他覺得得到了自由。

人們逐漸散去了。劇作家還留着，顯然他在等待高韻。對於蔣純祖，現在一切明確了，他痛恨地想到了這些人——連他自己在內——底荒淫和無恥。他問自己，現在他應該怎樣做，走開呢還是找高韻談話。他有些猶豫。……劇作家和高韻向他這邊走來。

高韻看見了他。他們底臉上同時有了同樣的不痛快的笑容。劇作家懷疑地看着他，這個眼光增加了他底勇氣；因為，無論怎樣軟弱和惶惑，他總是驕傲的男子。

蔣純祖現在的思想是，他明白他自己和這一切人底荒淫無恥，他憎惡這個，所以他有表現自己的崇高的權利；他必需揭破這種荒淫無恥，必需和高韻說話，最後，他必需結束這痛苦的，可怕的一切，愈快愈好地奔到荒涼的曠野里去。

他走過來的時候帶着一種可怕的艱辛，他好像在抽搐着，他眼里有異樣的光芒，使高韻立刻就服從站下了。

「我和你說幾句話！」他單調地說。他停了一下，異常輕蔑地看了那位劇作家一眼。在他底這種表現里，在他底這種直到最後才有的力量里，高韻不可能反抗；她並

且覺得她的確有和蔣純祖說幾句話的需要，她心里有痛苦。

她站着不動，幾乎是懇求地看着他。

「請你隨我來。」他兇惡地說。

「你這是幹什麼？」劇作家憤怒地問；「你貴姓？」

「我沒有姓名……我……我預備結束我底荒淫無恥的生活，讓你繼續我！」蔣純祖兇惡地說。「跟我來！」他回高韻說。他明白他勝利了，他心里有大的快樂，他轉身向外走。

高韻不覺地跟隨着他。

「你到哪裏去？」劇作家追到門外，叫。顯然的，處在這種奇怪的地位上，和一個青年這樣鬥爭，對於他，是一件痛苦的羞辱。

「不要管我！」高韻痛苦地說。

「無論何如……」劇作家跑過廣場。「小韻無論如何不要受他底欺騙，他這種青年是野蠻無知的呀！」他向高韻叫，他抓住了高韻手臂。

蔣純祖站在冷雨里，聽見了他底話，但輕蔑地沉默着。

「這種青年是封建餘孽，你爲他已經犧牲了那麼多！」劇作家焦急地叫。

「放……開……我！」高韻痛苦地說。「我幾分鐘就來！」她說，脫開他，向空場走去。

蔣純祖在艱劣的激情中勝利了！在今天上午，他覺得他必需回高韻解剖他自己，請求他原諒，在彩排結束的時候，他有發瘋般的心境，他因發瘋而麻木，他要最後一次地攫得高韻。在他迎着高韻走去的那個瞬間，他覺得一切全明白了，他必需揭破一切虛偽，然後離去。但在高韻隨着他走來的現在，他又起了變化。他嚴肅地意識到這個變化。他覺得不能控制了，他覺得，假如浪漫的心情重新起來的話，他就必定會再度陷入可恥而可怖的黑暗里面去。人們認爲它是美麗的詩人，他，蔣純祖無限地渴望着的這種浪漫的心情，重新起來了，而且是這樣痛苦地強烈。

「做一次犧牲，你！你從來沒有犧牲過，那麼現在重要的是：做一次犧牲，這是生死存亡！」他想，在冷雨里走過黑暗的小徑。他明白情形是怎樣的嚴重了，他覺得他已經發狂了。他突然覺得他底周圍有狂風暴雨；他先前覺得這周圍是陰涼而靜止的。他覺得各處有奇異的光亮和灼熱的陰流；他覺得他底自己在突然間充滿了整個的世界，他覺得有可怕的力量在壓迫他和崩裂他，他要喊叫出來。在這種瘋狂的熱情里，他突然把他底過去拋棄了，並把他底未來毀壞了：他要求人間底一切做他底熱情底犧牲，和他一同犧牲。在狂亂里有色情的、肉慾的感覺，有浪漫的激情底急流。他第一次和這種浪漫的激情鬥爭，這是這個時代所賦予的，他感覺到了它底虛偽。他底理智底呼號微弱，又奮興起來，他呼號自己做一次犧牲。他幾乎明白了這一點：就是，他所以如此發狂，祇是因爲還有各種力量妨礙他最後一次地得到高韻。

他走過空場，在音樂室底黑暗的門前站下了。他轉身，劇場里的燈光在冷雨中照耀着，各處的水塘發亮，高韻悄悄地向他走來。他用全部的力量凝視劇場底燈光，露出了輕蔑的笑容。他等待高韻走近；他不能做一次犧牲，他要把高韻帶到他底床上去，他要嚐一嚐這種奇異的痛苦和歡樂，他相信唯有這種痛苦和歡樂才能向他啓示他底出路。——浪漫的激情勝利了，一切便是如此的簡單。

他告訴自己，不要想到明天；他告訴自己，假如他嚐到了這種痛苦的蜜，他就立刻去死。

「做一次犧牲！祇是一次！明天依然是白天的工作，另外有無窮的生活……不，不！這是我底生活！」他想，高韻在他面前站下了。

他沉默着。他有了安靜。他感到了深夜的涼風和冷雨；屋簷在滴水，發出清晰的聲音。他突然感到這一切是無比的美麗，生活是無比的美麗。

他要把這個風騷的，然而有一點點純撲的女子帶到他底床上去，那是一張神聖的床。明天他就死去，或者遠離；明天，舞台底幔幕分開了，露出美麗的燈光和色彩，高韻唱着歌走出來，向觀眾奉獻這個時代底嚴肅的熱情，奉獻她底初出茅蘆的風騷，並奉獻他，蔣純祖底壯麗的，悲涼的痛苦。——他感到生活是無比的美麗。直到現在為止，他是在這個基礎上生活着的，這個時代底虛榮的世界和悲涼的世界，現在這一切到了最高點了。

他現在安靜了，他現在帶着大的痛苦執行着這一切，不管結果如何。但人底生活不是孤立的，人類從遠古生活到現在，創造了生活底莊嚴，在各個時代以各樣的方式體現。雖蔣純祖此刻仍然覺得生活是盲目的和孤立的，這種莊嚴却在他底痛苦的執行里面透露了出來。

高韻是很單純的，在現在她覺得很痛苦。她覺得她對蔣純祖有罪；不管她所接受的觀念如何，她覺得她對蔣純祖仍然有義務。在她，並不是愛情消逝了，而是愛情被痛苦嚇退：她底生活領着她向另外的方向走去了。人們說，愛情不存在，便不能勉強，但人們從來不知道愛是否存在：金錢和虛榮是存在的，並且肉慾是永遠存在的。在複雜的局面里，另外的一切都存在，祇是愛情不存在；另外的一切證明了，或者虛構了愛情，如此而已。因此，在現在的時代，除却了生活和工作底艱苦的締結，人們祇能說：我在這一分鐘是確然變着。而造成了這一分鐘的，或者是偶然的快樂，或者是這個時代那種水劫的浪漫觀念。高韻，在走出劇場以後，就在痛苦中愛着了，這是由於責任的觀念，從責任的情緒產生了美麗的自我感激。並且這個時代有浪漫的觀念。或者一直是如此的，就是，她感動地想，她愛過蔣純祖，現在她應該和他永遠告別。她覺得這個告別是動人而美麗的，將給她底生涯帶來悲傷的慰藉。

走出劇場，高韻底心情變化了。她忘記了剛才的那個熱鬧的場面了，她覺得自己是可憐的：她追求着悲傷的、美麗的告別。這是這樣的，她覺得自己是這個時代的不

自由的少女，這個少女和她原第一個愛人在這身軀重刀共甘苦。在女兒身上，這少女在痛苦；祇要走了幾步路，現實是很容易推翻這種浪漫的心情的。所以她告訴自己說，她是自由的，她是屬於她自己的，祇要她認為是對的，她就應該堅定去執行。

在浪漫的心情之後，那種對這個奇異的局面的實際的渴望使她興奮起來了。

他們互相看着，他們沉默着，站在冷雨里。

「到你那里去麼？」高韻說。

蔣純祖想說什麼，但改變了主意，轉身迅速地走去。他心里有歡喜和痛苦：他從未想到他竟然能夠勝利。現在他是赤裸着了，那一切防禦，那一切傲慢的，浪漫的構造，在不曾實現的時候，是無比的堅強的，但一接觸到實際，就毀滅了。他反抗過了，現在他祇是冷靜地回憶着那些反抗，那些狂風暴雨，再無熱情和力量了。那種浪漫主義是像屍體一樣倒下來了——更可怕的是，他底色情和肉慾在實際的嚴肅的痛苦裏面冷卻了。他覺得他現在所做的是最下流，最醜惡的。但他仍然做下去。他們叫開了門。他們走到房里，打開了燈，他們互相看着。他們坐了下來，彼此都很冷淡。他們又沒有力量改變這個局面。

蔣純祖看見門邊的地上有一封信，拾了起來。這是一個在上海認識的朋友來的；他們好久地斷絕了信息，現在這個朋友從危急的武漢逃到了離重慶兩百里的鄉下。但蔣純祖現在對這個意外的友誼毫無感動，他祇是冷淡地想了一下。他長久地抓着紙

頭，他裝着信：他底心從來沒有如此冷醒過。

他體會到可怕的大的空虛。他想，他在這里生活了差不多半年了。他看了房間里的一切，但無感覺。他看着高韻。

於是他試着從這種空虛里掙扎起來。他覺得高韻是美麗的，她底眼睛是明媚的，她底豐滿的胸膛和柔軟的四肢是迷人的，他不可能失去她，但他即刻就要失去她，永遠失去她！沒有比這更可怕的了！沒有比這更像夢境，也沒有比這更現實的了。

他覺得痛苦，羞恥！他心里不再有絲毫的愛情，他明白高韻心里現在也決無愛情！事情現在是很簡單了：他們祇是被一種盲目的激情引導到這個實際的場合里來。

他們坐着不動，不說話。在寂靜中他們聽到窗外的雨聲。

「現在是這樣：」蔣純祖想，「除了肉體底交換，別的沒有可能——全是虛偽的！我們的確愛過，但現在不再相愛了！而我又是最下流的，沒有意志決然分離！是的，你要跟她說：我愛你，永遠愛你！人生是悽涼而辛苦的……滾你媽的蛋！」他站了起來，含着輕蔑的笑容看着她。

「我跟你說……」他說，突然戰慄而眩暈：「我厭惡我自己……你，你請回去吧！」

他實際上是希望高韻投身，他明白這個，所以他戰慄而眩暈，高韻痛苦地站了起來，她懂得了目前的這實際的一切，她誠懇地向他點頭，眼裏有淚水，異常痛苦地向

外走。

「站住！」失望的蔣純祖喊。——我們怎樣的糟塌自己啊！」他想。

高韻站住，含着眼淚看着他。

「我們分別了，你懂得，我不勉強你，我所以找你來，是爲了告訴你，我們並不會錯誤，我們不需要追究愛情，我知道你曾經愛我，但是你爲什麼愛我這樣一個下流的、無恥的人？」蔣純祖說，帶着冷酷的興奮。高韻默默他流淚了。「我們分別了，這裏是半年的時間，半年的生命，永遠不能挽救的錯失和毀滅！……我……不會活得多久了！」他激動了起來。他覺得自己又陷入虛偽了。高韻坐了下來，啜泣着。

「我們將來怎樣，都不能知道！」他憤怒地說，企圖攻擊虛偽，「你已經走進了這個金碧輝煌，前進革命，但又賣身投靠，荒淫無恥的圈子！你想像你底工作是嚴肅的——我不想驚醒，也不可能驚醒你底好夢！剛才你底那位有名的愛人說我是野蠻無知的封建餘孽，我永遠記得，我要一生復仇！我不想功名富貴，我祇求——在臨到我底死的時候，我怎樣好好地死！你永不能懂得時間底殘酷無情，因爲你年青而美麗，祇要活三十歲！我曾經用封建餘孽的道學思想欺騙過自己！曾經做浪漫的夢，曾經又用家庭和結婚來欺騙自己，在這一點上，我感激你——但是現在撕破了這一切！今天我想和你說的話就是這些，明天我就離開重慶，是的，明天！」他停頓，向桌上的信看了一眼；「但是我絲毫不隱瞞你，我要你來，因爲我仍然……愛你，是的，我要

你底身體！」他冷酷地說。他說得眼前爆發了煙火。他覺得，撕破了一切，他底意志無比的堅強。

「……爲了我們……愛了半年……」高韻啜泣着，說。「但是你不應該說這些！」她說，站了起來。「……但是……是的，他怎麼能夠，想到，我們底這種離別，他，在那里快樂！」她以悲沉的，有力的聲音說，她咬牙，淚水流下來。「他」，指那位劇作家。在這裏，高韻有了甜的，浪漫的想像。

「她答應了，可怕！」蔣純祖想，走到床邊坐下，抱着頭。
「你走吧，你！」他痛苦地說。他明白自己底虛偽。

高韻迅速地走向他。這個時代的這種生活，沒有任何法律，甚至沒有任何原則；假如以真實的心靈爲原則，心靈又常常的脆弱的，蔣純祖屈服，但掙扎，審判，他底心覺察到了一切。他明白即將發生的事是可怕而可恥的：他不懂得它怎樣會發生。他想到，假如在這種時候還會有肉慾，那麼他底毀滅是無疑的，澈底的了。

但雖然他底心在不停審判着，這樣的局面已造成。蔣純祖覺得除非他們繼續相愛，他不能做這件事，他沒有權利做這件事。高韻冷靜地，堅決地，——由她底意志來執行，迅速地卸下了她底衣服。蔣純祖站着，嚴肅地看着她；她底美麗而臉無表情。蔣純祖突然羞恥地，溫柔地笑了，高韻悲苦地看着他。他底這種突然發生的情緒造成了一種印象；他們仍然是相愛的，在這個深沉的，安靜的夜里，沒有另外的事發

生，它們不可能發生。事實似乎是確然如此的。人類底心靈不停地創造着，在各種生活里創造着，以贖救自己。

但從來沒有比這更冰冷的接吻了。……在道德的痛苦里，他們沉默、冷淡了。他們互相努力着，使對方信任什麼，但他們自己不信任。他們很冷靜，一切都記得：沒有比這更可怕的了。蔣純祖痛苦地哭了起來，高韻呆呆地看着他，顯然她不明白她在哪里，以及她在做什麼。來了大的空虛；他們不再挽救，他們祇想救出自己來。黎明以前高韻離去了。

蔣純祖走到桌前，打開窗戶，伏在桌上。

雨已經止歇了，屋簷在清晰地、單調地滴水。活潑的冷風吹進房來。院落里有了
一種昏朦的、逐漸有力、逐漸清醒的光亮。這種光亮，最先是朦朧、搖曳，然後就不可
覺察地充實起來，悄悄地在各處產生了清醒的、有力的效果。水塘柔靜地發光，陰影
變得稀薄，寂靜更深沉，並且變得和諧。重要的是這種甦醒的力量是沉靜的，生命是
柔順的。各處有模糊的故事在發生，突然地清醒了，在寒涼中愉快地顫抖，但沒有放
任。蔣純祖伏在桌上，他失去了知覺，但他明白自己並未睡去；這種力量注進了他底
心，他伏在桌上有十分鐘，但他自己沒有絲毫的時間觀念，他覺得那可怕的一切遙遠
了，他抬起頭來。一切是沉靜的，光亮從窗戶照耀進來，他看見書籍、紙堆、文具、

和空的餅乾盒。他突然覺得這種光亮以神異的力量逼視着他；他從來沒有接觸過這樣強烈，又這樣和諧的光亮。他心裏有悲傷和溫柔，突然他愉快地打抖，他覺得他心裏有醉人的涼意。這一切是單純而明確的：惡夢和空虛消失了。

他站了起來。他打開燈，迅速地讀桌上的那封信。他底朋友孫松鶴告訴他說，他孫松鶴，已經創立了一個麵粉廠，並且認識了兩位本地人，他們正在着手一個小學，預備明年創立初級中學。孫松鶴說，他祇在重慶逗留了三天，心情很壞，同時不知道他，蔣純祖底地址；他今天早晨才知道這個地址。孫松鶴最後說，目前他們底困難祇是缺乏人手和金錢。「這是一個風景極好的地帶，但在這樣的時代，誰又有心情來欣賞風景？」——孫松鶴這樣結束。

蔣純祖貪婪地讀了四遍：友情從來沒有如此甜蜜。於是一切都明白了。

「我決定明天就去！是的，明天去，陌生的地方，荒涼的鄉下，斷絕一切！」他向自己說。

他靜靜地坐了一下，悲傷地想到高韻：河流在這里分枝，從此一切都不可復返了！他心里底悲傷變得頑強，他站了起來，把書籍和樂稿拿到面前，他注視它們，清楚地、悲傷地感覺到了，他半年來所過的生活。他突然感激這個生活，因為這個生活不可復返了：他眼里又有淚水。有一種心靈到了這種最後充滿了憎惡，抱着復仇的冷酷的意志，另一種心靈則在突然之間充滿了感激，在感激底豐滿的、柔美的浪濤里，

惡毒的迫害和嘲笑被遺忘，誓言被遺棄，復仇的意念沉醉了，前一種心靈剛復地向社會戰鬥，後一種則永無休止地向自己戰鬥；前者很容易戰勝自己，對於行動的，政治的個人，意志高於一切，後者則永遠追逐，永遠撲擊，永遠掌握着人間底詩歌。

對於現在的蔣總統，世界是這樣的：假如別人惡劣，他自己就更惡劣，因為他明白真實和善良；他相信這種真實和善良在他底心里，並且在一切人底心里。一切可憎的毀滅都證實了這種真實和善良——他確信是如此。假如他有一天發覺到這種真實和善良同樣是虛偽的的話——它們差不多每次都淹沒了，但他猛烈地撐拒着，把他們拯救了起來——，他底生存就必定會崩潰了。但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使他永遠信仰；信仰他底逐漸擴大的生活增強了他底信仰，好像那些教徒們，一切毀滅都增強了他們底信仰一樣。

他每天都迷失，他似乎是在渴望，並追求迷失，他每次都衝了出來。黑暗的波濤淹沒了一切，他祇在最後的一點上猛烈地撐拒着。……但顯然的，由於他底這種性格，由於他底特殊的赤裸，——今天，這一分鐘，他站在這個立腳點上，明天，在他底無情的分析里面，這個立腳點便崩潰了——他底道路是特別危險，特別艱難。

現在他想到了荒涼的鄉下，想到了窮苦的農村和沉默的人民；想到這些他心里有甜美。他打開他底箱子，讀了他底兩本日記，並讀了寫在凌亂的紙上的一些東西。他打開了汪卓倫的記事簿……。然後他取出那一條在曠野中染了血跡的褲子來。他尖銳

地感到這個時代在監督着他；他含着激烈的笑容注視着這一切。他意識到自己，因而向監督着他的這個時代做了一個誇張的動作；但他即刻便忘了自己，走到這個他久已遺忘的世界里面去了。於是他明白他底錯失是怎樣深了。

立刻他又有矯飾的感情起來，因為，當他意識到自己的時候，他是不自由的：這個時代監督着他；這種監督。刺激虛榮心。他取出高韻底照片來，在那種矯情里企圖撕去它，他立刻地停住了。

在他開始思想的時候，他突破了矯情——這個時代，在這樣的處境中還喚起矯情——獲得了自由。

假如我真的能够拯救自己，——不要想贖罪，那是虛偽的！——真的看見了人的生活，真的紀念着死者，真的感覺到爲了人民，那麼，撕去它和不撕去它，這個問題多麼渺小多麼無聊！那麼，現在我可以撕去它了！這是誠實的！——他撕去照片，拋在地上，「爲什麼，一個人，在接近了滅亡的時候還會有虛榮心？一切人都如此嗎？朱谷良是被虛榮心犧牲的嗎？他是高貴的人，但他想做高貴的人，這就是虛榮心！想做偉大的人，汪卓倫不是如此！這裡是社會階級底多麼複雜的衝擊，朱谷良和弱點戰爭，而汪卓倫順從了悲觀主義的弱點？是的，當人孤立地和弱點戰爭的時候，人就容易錯誤了，想做偉大的人，就是孤立！是的，這是我第一次批評神聖的死者——我還差得很遠，但我要生活，生活，生活！」蔣純祖想。「這個時代的那些理論使人太容

易地想做偉大的人，尤其是，在目前的這個圈子裏，這種理論使人們盲目！我生活了，盲目地變了，盲目地墮落了！盲目地掙扎！並不是偽善，我確實感到我對死者的羞愧！那麼我應該怎樣生活？是的，讓他們打開他們底光榮的舞台吧！讓他們相愛，快樂吧！讓一切夢繼續做下去吧！——蔣純祖興奮地想，「這裏的一切不是我的，這不需要我，我也不需要他們，那麼，讓我流浪，讓我落荒而走吧！讓我過我自己底生活，讓我唱我底歌，讓我準備去死吧——但並不是爲了贖罪！」他眼里有淚水，同時他唇邊有輕蔑的笑紋，他站了起來。

他關了燈，黎明的光輝照進房來。他心里靜穆，他覺得他心里有神聖的願望：和黎明一樣柔靜，一樣嚴肅，一樣美。

第十章

武漢危急的時候，陸牧生家隨着機關遷移到萬縣。這是一個軍事機關。陸牧生在接事的當天就看到了於他不利的各種東西，他覺得他是受了他底朋友們底欺騙：他們曾經允諾他一個獨當一面的差事和一個遠大的前途，但現在實際的情形完全相反。他在萬縣留了一個月，接受了王定和底邀請，辭去了職務。

王定和建立了他底紗廠，需要一個親信的負責營業的人。陸牧生家到重慶的時候，蔣家底人們都已經在重慶住下，並且確定了他們底生活了。武漢淪陷的第二天，陸牧生會到了王定和，傅蒲生和蔣秀菊夫婦。陸牧生對自己底事情深深地考慮過；一切都以現實的利害來考慮，爲了他底家庭和他底兒女，他和社會戰鬥。

王定和是每次總抓住實力的、冷酷的人。陸牧生底友誼的努力總不能感動他。王定和祇談事務，祇在他底利益發生了危機的時候，他才提到理想，國家，以及工業底

前途。和他相處是很不愉快的。前些年，他底鮮明的目標和強烈的個性感動過蔣少祖；現在他變得沉默，枯燥，貧乏了。好像青春的力量突然地離去了：好像是，對於權力，他不再發生興味了，他底生活是愈來愈沉重，愈來愈單調了。他對待別人簡單而殘忍。在他底身上，那些官僚的作風，祇是往昔的時代底一種遺產，或一種紀念，他漸漸地不再注意它們，並且漸漸地不再注意酬酢和禮儀。其次，他覺得物質的享受是沒有意義的：他除了抽烟再無別的嗜好。他沒有理論，並且不再有任何幻想。他記得，在往昔，在一二八前是放蕩過的；他是以強烈的意志進行了他底放蕩的。在上海，圍繞着物質的享樂，是有一種感傷主義在統治着那些企業家們的：整個的民族工業，在他們，常常是一篇感傷的詩歌。這個詩歌現在是過去了。

王定和所走的，是一條嚴肅的道路。在那些放蕩的日子里，和那種感傷的詩歌同時，他心里常常有理想的熱情；他曾經信奉過西歐，並短促地接近過基督教。他底外表慎重而冷淡，在他底周圍，沒有人知道他底心靈底歷史。他底教條是：永不接近官僚。

現在他頹唐下來了。他不信任中國能夠從事這樣的戰爭，他不信任中國能有出路。經過了那些風險，經歷了這種失望，他底熱情消失了。他承認他祇是爲了賺錢才工作：爲了他底老年，他必需賺更多的錢。現在確切地信奉起家庭倫常和中國底一切固有道德來了。他祇是自己信奉；他很明白要在目前的社會里實現這個，是完全不可

能的。

蔣淑媛崇拜他；他底這一切開始給蔣淑媛帶來了和諧的快樂。肥胖的、喜歡排場的、小氣的蔣淑媛，她底終生的理想是享福：這個社會底最高的善。離開南京的時候她異常悲痛；現在，重新安定了下來，她是，照她自己底說法，想透了人生了。中國底中上層社會的婦女，帶着舊家庭的情操，在她們底一切建設里，有着一種中庸的氣度：她們不過於奢華，也不過於清淡。蔣淑媛想透了人生之後，比從前稍微享受得多一點了；從前她是出名的吝嗇。

有很多人在這一次的戰爭里想透了他們底人生了。陸牧生向大家說，他以後決不在政府機關做事。大家因廣州和武漢底淪陷而、陰鬱的，同時又是興奮的心情。傅蒲生，在他底朋友們里面被稱為壞消息專家：重要的是這些壞消息常常是令人愉快的。在這個社會階層里，悲觀主義是那樣的、一種愉快的調劑品。

大家是在王倫家里會見的。王倫和蔣秀菊到重慶才祇四天；王倫請大家，主要的、是請王定和吃飯。王倫覺得，在親戚里面，王定和是和蔣少祖同樣重要的。但今天蔣少祖沒有來。蔣秀菊向他說了親戚間的爭吵的故事，他覺得異常遺憾。

從結婚到現在，過去了半年的時間。年青的夫婦，在他們底家庭生活 and 社會生活里面，是很難確切，並老練起來的：蔣秀菊就是如此。她裝作老練，但誰都看得出她底羞怯和不安來；她常常覺得別人把他們底一切秘密都看透了。王倫底情形則和她相

反。他愉快地採擷了這個社會底果實，就是說，他愉快地覺得這個社會底家庭制度是最善的理想；他毫不否認，這種家庭制度之所以美好，是因為它保障了男子們底優越的權利。他隨處表現蔣秀菊是他底妻子，就是說，是這個社會規定給他的，和他相愛的，他底美麗的奴隸。他好像生來就懂得怎樣在這個社會里做丈夫，他顯得勝任而愉快。他是這樣的自信，以致於蔣秀菊不敢向他表白她底在這一方面的苦惱。

他底進入外交界的希望快要實現了。他亟於接近王定和，因為他覺得外交官應該接近工業界，他覺得中國底前途是異常光明的，廣州和武漢的淪陷不會影響到他底愉快的心境。所以，當這些人發表了他們底悲觀，表露了他們底無望的時候——當生活底沉重和痛苦在他底眼前暴露了出來的時候，他感到吃驚了；雖然他原先就知道這一切。

這個他所歡迎的社會這樣沉重地衝到他底愉快的房間里來。大家談到蔣少祖，王定和，不滿地沉默着。爲了打斷這個談話，王定和向傅蒲生問起了傅鐘芬底事。事情是這樣的：在武漢的時候，傅鐘芬從家里逃走了，半個月後又逃了回來。傅鐘芬無論如何不肯說她在外面遇到了一些什麼事。傅蒲生偷拆了她底信，發現了一些戀愛的糾紛。今天早晨，發現了父親在偷看她底信，她擊碎了所有的茶杯。傅蒲生無力壓制女兒；蔣淑珍和女兒爭持，到了可怕的程度；她病了。傅蒲生當時覺得很痛苦，但立刻就有了奇特的好心情；他忽然覺得事情根本是不值得鬧的，他向蔣淑珍和傅鐘芬同樣

地陪了罪。

「女孩子呀！女孩子呀！」他說，好像有些羞恥，但歡欣地笑着。「你想想，那個女孩子不談戀愛！否則就不成其為女孩子了！在這一點，我是樂觀的——嫁了就算了！」他特別親密地向大家說。顯然的，在這種狡詐的歡迎里，傅蒲生掩飾了他底弱點。

「你當她會又跑掉的！」王定和簡單地說。

「笑話——還要你們幫忙這門親事呀！」傅蒲生說，狡滑地，和善地笑着，希望大家原諒他；「我已經有了一個計劃！」於是他親熱地談到，他要做生意；跑仰光。

「但是我聽說政府統制得很緊：仰光要運軍火。」王倫嚴肅地說。

「算了吧，老兄，什麼政府！」陸牧生大聲說。

王倫嚴肅地看着他。顯然王倫覺得苦惱；並顯然，由於他底愛國的熱情，他要使他所尊敬的這些人懂得中國底光明的前途。他認為中國底希望是在懂得歐美的年青人身上，但這些年青人要善於利用本國底富裕的階層和雖然過了時，却仍然有着實力的人們。

「我覺得我們要信仰政府，但是我總覺得我自己不夠，要學習，」他歉遜地，甜蜜地說，欠着腰，撫弄着細緻的手指，愉快而有力地注視着大家，「一個年青人，總

想做一點事情，你們底工作和責任，我們要負起來，我們要學！」他看着王定和，他活潑地笑着盼顧；我希望將來出國，無非是到各國去看看，看看工業，交通——至於說想做大事，那是不至於的，決不至於的，這一層我和秀菊說過！」他站了起來，快樂地笑着看了蔣秀菊一眼，她在剪紙頭；「其實呢，不過混混而已，政府自然會辦事情，我們混混而已，」他把手插到褲袋里去，甜蜜地看着大家。他竭力說明他祇是想混混已。

「你出國，秀菊也去嗎？」傅蒲生問。

「這樣計劃！她自己也要去訓練訓練！」王倫自信地說。

「啊！」傅蒲生說，顯然無話可說，沉默了。

王定和冷淡地笑着看了蔣秀菊一眼。

「我說女孩子家總要戀愛的，一定的！」傅蒲生忽然生動地說，同時做了一個準備捱打的姿勢。顯然他仍然爲她底女兒苦惱，顯然她希望彌補他底弱點，「比方我們秀菊，現在不同了吧！」

「瞎說！」蔣秀菊說，笑着推開剪刀。「我……我在想二哥，他對我們多麼不近人情啊！弟弟呢，明明曉得我們來了，却跑到鄉下去了，人不來，信也不來一封！你想想，這個仗要打多久啊，萬惡的日本人！」她怨恨地，含着的一種柔媚，說；羞怯的意識到她是主人。

最初，人們是流浪着，好像木片和枝葉在激流中漂浮；隨後人們安定下來了，好像激流退去，木片和枝葉被擱置在潮濕的泥土上，開始的時候有些眩暈、朦朧、閃爍，不瞭解，後來就熟悉、固着、重新變得僵硬。整個被激流浸透，繼承着這個激流的那些青年的人們，急劇地在各處流竄、衝擊、突破，他們渴望，並尋覓海洋。在激流上漂浮了一下的，在能夠思索的時候，便感到了危險，懷着嫉恨和懼怕，着手在地面上尋找永久的生活了。他們已經感到這個永久的生活了，那是他們廝祖先所創造的。一面有爲家庭兒女的永劫的勞苦，一面有「世紀末」的無限荒淫；第三方面有那種叫做民族的，文化的良心的東西，它底從痛苦中發出的各樣防禦和各樣的道德企圖；這三種東西表現了一個世界，表現了它底掙扎、自私、和防禦，在這下面有着無數的人民，他們更沉默了；他們赤裸着，好像是無道德、粗野、昏沉、頑強；他們在各處繁殖着，造成了對於智識階級是可怕的印象。那些青年們在這中間衝擊着，他們問自己：屬於誰？怎樣做？未來是什麼？對於這些問題，這個時代的理論的解答是鮮明的，但他們自己用各樣的方式去解答。

安定下來，蔣少祖便開始仔細地檢討過去了。他已經推翻了以前的一些熱情和想法，他從根本的地方做起；他問自己：什麼是這個生活了五千年的偉大的民族底基礎和力量？他覺得，到了這里，他已經臨到了他底生涯的最後的階段了，這個問題，是

最後的問題。但生活很陰沉，他是懶惰的，並且有些苟且，他想這個問題：足足地想了兩年。像一般的文人一樣，他稱這兩年爲孕育時期。直到最後，他覺得已經孕育得成熟了，於是動手著一部大書。在這懶惰苟且的兩年裡，這部書閃閃爍爍地形成了；其實它底結論早就形成了，祇在著書的時候，他才開始思索。同時他明白了這兩年的懶惰，他有着嘲諷的慰藉和溫情。

對於蔣少祖，他底圈子裡面的人事的糾紛和對內對外的零零碎碎的爭吵成了第一義的東西。思想成了第二義的東西。每當有不安的時候，他祇想應該多多地考慮。時間過去了，他什麼也沒有考慮。在懶惰中他有身世感慨和無限的溫情慰藉，他覺得他和他底祖先相對：這就是他底那個嚴重的問題底結論了。

一九三九年他被發表爲參政員。參政員的爭吵費去了他底大那份時間。他搬到鄉下來，覓到了很舒適的居所，在一個大學里教了一學期書；然後；和學校當局爭吵，辭去了教書的職務。他和政府底來往密切了起來，有人授意他寫三部書，主要的因爲懶惰的緣故，他祇寫成了一本。最初，他每個星期都進城，後來他便任性地懶惰下來了。汪精衛底出奔。等等使他底思想起了變化。他想，他，蔣少祖，有足够的錢可以維持生活，不必去爭權奪利，或爲別人底爭權奪利鬪奮；祇有淺薄的年青人，才會把別人底爭權奪利當做未來的光明。他覺得，目睹了二十年來的中國，他底心已經變冷了：這種意識給予了無限的溫情。

一年的時間飛快地過去，蔣家底人們，雖然住得這麼近，却完全隔離了。生活變得困苦起來，並且不時發生災難。蔣純祖依然在他底鄉下；蔣秀菊在當年冬天跟隨着他底丈夫到美國去了。春天的時候，傅鐘芬被學校開除，爲了什麼緣故成天地啼哭，接着，在五四底轟炸里，蔣淑珍損失了大半的財物。

他們暫時遷到鄉間來，住在蔣少祖家里。傅蒲生已經做了三個月的生意——差不多是空頭生意，賺了一些錢，所以並不以這次的損失爲意。他隨即又振作起來了。

他和懶惰的蔣少祖興高彩烈地談生意，他每餐都喝酒。蔣淑珍變得非常陰鬱，而且前所未有地冷淡。她要照料四個小孩，並且傅鐘芬每天都折磨她。對於蔣少祖，她已失望了，蔣家底女兒底華美的熱情，是消失了。她幾乎是冷酷地觀察着蔣少祖夫婦底生活，他們底享受和自私，以及他們底教養小孩的方式。她多半是沉默的。有時她突然向傅蒲生表示了她底批評，批評得無情而激烈，顯露出她底嫉意和驕氣來。她要麼沉默着，要麼就批評一切人，兩者都同樣陰鬱難堪。在她底心里，是充滿着對過去的無窮的傷悼。

傅鐘芬，在離開武漢以後，有了三次戀愛。每次她都胡塗地把一切都交出去了，每次她都在熱情消失後立刻就對方鬧翻。她不能忍受她底對方底那種自私和平庸，主要的，她害怕痛苦。她在熱情里做了一切，隨即就厭倦，害怕了起來；在這種情形里她就想到了她底受苦的母親，渴望家庭底保障和平靜的生活。但一回到家裏來，她

就對家里的生活不能忍受了。

這種掙扎是痛苦的。在熱情里，她勇敢地走到那些幽會的地點，走到那些旅館里去。無論如何，在這些場所，是充滿着社會墮落底可怖的痕跡。這些場所底每一件東西都喚起恐懼和擾亂。在這些場所進進出出，人們覺得自己是已經破碎了，人們看到，這個社會，是再無理性，再一點點高尚的情操了。嚇得發抖。在這種時候，傅鐘芬總是勇敢起來。因此她隨即就和這些滿口革命理論的青年們翻臉。她冷酷地對付他們底永無休止的糾纏。但沒有多久，她重新被引動，她底熱情就又發作了。

住到鄉間來的這一個月里，在寂寞里面，傅鐘芬痛苦地想到了她底前途。她已經遭受到這個社會底冷酷的攻擊了，她覺得，在人世間，沒有一個人能够理解她。像一切在生活底苦惱里面掙扎着的年青的女子一樣，她這樣想。於是悲觀，厭世的感情佔領了她，她覺得她的靈魂破碎了。

她認為她底生活祇是鬼混，以後也將是鬼混。鬼混，他自己這樣說。年輕的女子們所用的一切字眼，帶着特殊的色采，是有着一種天然的，胡塗的樂觀氣味的：這些字眼美麗而輕巧地閃避了這時代的那種莊嚴的統治。年輕的女子們以自己為中心，覺得這是好人，那是壞人，這是好玩的，那是不好玩的，這是好吃的，那是不好吃的；在這里，人間底組織是異常的輕巧，異常地富於感覺性。遇到沉重的痛苦的時候，面對着這個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冷酷的打擊，她們就失措，銷沉了。於是，活潑的青春

消失了就是消失了，沒有第二個樣式和內容。

那些光榮的圈子，現在是對傅鐘芬關閉了。那第二個吻她的人，現在是過他底冷酷的生活去了。那些熱烈，那些歡樂是逝去了，傅鐘芬在孤寂中醒來，覺得異常的淒涼。在鄉間，她讀了紅樓夢，爲那個林黛玉啼哭，——她現在真的能够懂得林黛玉了。接着她就在郁達夫，張資平，盧隱女士，巴金等等底作品里面沉醉了。她差不多整天都躺在床上看書。繼續有追求信寄來，她憤怒地撕去它們。「全是幻想，全是幻想！幻想！幻想！」她說，把書本擊到牆壁上去，好久地躺着不動。「全是——幻想！人生多麼可怕啊！」

傅蒲生聽慣了她底這些謔語，總是聳聳肩膀。蔣淑珍就愛地看她一眼，或是厭惡地看她一眼。在孤寂中，這種謔語愈來愈頻繁了，有一次被蔣少祖聽到了。蔣少祖從來不和她說話的，現在好奇地問她，爲什麼全是幻想？

傅鐘芬坐了起來，帶着那種無名的煩厭，並帶着一種特殊的勢力。

「舅舅，你記得王桂英嗎？」她問，煩厭地笑着。

蔣少祖嚴厲地皺眉。

「唉，舅舅，王桂英現在在重慶大出風頭了，但是那種生活有什麼意思！根本生活就沒有意思！她說，唇邊有激烈的笑紋，「我不是說，舅舅，」她興奮地說，但蔣少祖已走出去了。

「不要臉的東西，裝腔作勢！」她罵。然後她呆呆地站着。

她面向鏡子。她覺得自己美麗，悲傷，不被人理解；她大聲歎息。

「生活就是這麼一回事，我煩膩了！」她向鏡子搖頭，撇嘴，輕蔑而快樂地說。

蔣少祖因此想起了王桂英。是初夏底晴朗的下午：他走到門外去。陳景惠帶着小孩站在門邊，臉上有抑鬱的表情；蔣少祖未和她說話，走到陽光下，覺得有些熱，向山坡走去，穿過稠密的竹叢，在池塘邊上站了下來。山野平靜，榮盛，在陽光下蒸騰着濃郁的氣息；池塘凝靜着，異常的澄清，可以看見水底的長滿鮮苔的石塊。左邊的大片的稻田呈現着愉快的綠色，在綠色中間點綴着彎着腰的農人。他們沉默地工作，顯然他們是處在陶醉的狀態中。

蔣少祖凝視他們，想到，生活，是艱苦的。

突然他們中間有兩個跑出田地，高聲叫喊起來，然後一致地發出笑聲，用鋤頭向地面上擊打什麼：好像是打蛇，這個動作不可思議地喚起了一種覺醒和一種興奮。異常甜暢地沉默了一下之後，有歌聲傳出來了：是甜暢的，陶醉的歌聲。

然後是更深的沉寂，更深的陶醉。

「是的，爲什麼還要想起她來？想到了玄武湖畔的桃林，有些惆悵！是的，幻想，幻想，一個女子，鐘芬還是有點道理的！但是，現在一切是確定了，時間是無情的！」他興奮地想，「我對過去毫無留戀，我祇是悔恨，在年青的時候，我不懂得人

生底道德，不能抵抗誘惑！想起來真是令人戰慄！——他莊嚴地想。這種莊嚴的力量，是突然發生出來；他出神地凝望着遠方。他記得，在年青的時代，在那種叫做個性解放的潮流里，在五四運動的潮流里，他做了那一切，我企圖做那一切。現在，發現了人生底道德和家庭生活的尊嚴，他對他底過去有悔恨。中國底智識階級是特別地善於悔恨：精神上的年青時代過去以後，他們便向自己說，假如他們有悔恨的話，那便是他們曾經在年青的歲月順從了某幾種誘惑，或者是，捲入了政治底漩渦。他們心中是有了甜蜜的矜籍，他們開始澈怡人生——他們覺得是如此——標記出天道，人慾，直覺，無為，詩歌，中年，和老年來；他們告訴他們背後代說，要注重修養，要抵抗誘惑……他們說，人生是痛苦的，所有的歡樂，都是空虛而淺薄的。假如在青春的歲月里，他們曾經肯定過什麼的話，那麼，到了他們底「地上的生活的中途」，他們便以否定為榮了；假如他們確定有悔恨的話，那這種悔恨也祇為當年的青年而存在——它並不為他們自己而存在。他們有悲傷，使他們能够理直氣壯地鼓吹起那種叫做民族底燦爛的文化和民族底自尊心的東西來。主要的是，他們的正真悲涼的一面，決不在當年的青年們面前顯露了。蔣少祖，到四川來，過了將近一年的疏懶的生活了，中國底書生們底那些脾氣，是完全顯露出來了：老年底僵屍在遠地里嚇人，這裡是人生底最後的肯定了。沒有人理解他底內心底真正的悲涼，當代的那些青年們，對待他，是簡而殘忍，他需要防禦。想到了王桂英，他有了這樣的一種情緒，就是，他已經領了人

生底尊嚴；歷史的功過，從不是在當代就能夠決定的；除了年青時代的虛幻的好夢以外，過去存在過的，在古代存在過的，將來仍然要存在。歷史底發展是必然的，所以，政治，是實際的事務，需要誠實，而不需要夢想。

田野光明而沉靜，蔣少祖重新覺得身上有疏懶的力量。他想，在這裡度過夏季，是最美好的了。

近處的公路上有汽車馳過，揚起塵土來。

「實在是這樣。現在的青年，比我們從前更不如了！」他通過竹叢走去，想；「多麼叫人憂鬱啊！但是，在現在的時代，逃開了那些叫囂，安安靜靜地睡一覺，是多麼好！沒有人鬧醒我，沒有！」他想，露出喜悅的笑容。

「直到有一天，我期待那一天，像浮士德那樣說：美麗的時間啊，請你停住！」——但現在，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啊！」

他走進充滿陽光的，潔淨的大院落。左邊的屋簷下堆滿了農具，有兩個衣裳破爛的。野蠻的男孩從一個黑暗的房間里——從窗戶里爬了出來，跳過那些農具，發出尖利的叫聲在院落里追逐。顯然他們在互相搶奪什麼。最初他們還笑着，後來，一個擊倒了另一個，他們一同滾在地上，開始了殘酷的撞打。他們不再叫喊，他們發出急劇的哮喘聲來。

蔣少祖皺着眉頭走過他們。……陳景惠睡在床上。她向他說，某個朋友來了信，

她想明天進城。蔣少祖明白她極想進城，冷淡地點頭，走了出來。他遇見瘦弱的、蒼老的蔣淑珍走下狹窄的扶梯。蔣淑珍顯然沒有看見他；她扶着欄杆走得很慢，她底望着前面的眼睛里有癡幻的溫柔的表情。蔣少祖好久沒有看見過她底這種表情了，感到了一種眷戀的情緒。一切都沉靜着，五日的陽光在院落里輝耀着，蔣淑珍在走下扶梯的時候唸着詩。

她底額上有深的皺紋。她眼里有淚水閃耀着。她在唸：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看見蔣少祖，她停住了她底細弱的聲音，驚慌地，有罪地，憂愁地笑了。

蔣少祖偏促起來，有冷淡的表情，盼顧，走進房去。

他聽見蔣淑珍沒有再走下樓梯；他聽見她重新上樓去了，悄悄地、黯澹地、疲乏地。很難說明她爲什麼要走下樓梯。

蔣少祖注意地聽着，黯然地感覺着衰弱的姐姐底輕悄的、疲乏的、溫柔的動作；從陰慘的現實中，那個詩意的蔣淑珍走了出來。

「姑蘇城外寒山詩，夜半鐘聲到客船。」蔣少祖唸，額上的皺紋活潑地游動着，走到窗邊。

對於蔣淑珍，也是對於蔣少祖，時常有詩意的過去突破陰慘的現在走出來，引起憂傷的渴望和眷戀。但他們在精神上是孤獨的；那個陰慘的現在隔離了他們，他們互

相逃開，咀咒和後悔。中國底這種生活，把一切熱望壓迫到夢里去，並且把夢變得透明而空虛：人們稱這爲最高的哲學，並稱這爲含蓄，或理智的用情。在他們住在一起的這一個月里，重複着這樣的情形；對於現在，人們不再做任何努力。分開以後，他們就完全地互相冷淡了。

二

秋天的時候，蘇州的姨姨底大女兒蔣秀芳，就是那個可憐的阿芳，從鎮江逃了出來。因爲母親死去了。姨姨被蔣家遺棄，並且被自己底族人欺凌，生活得異常的艱難，在鎮江淪陷後的第二年冬天死去了。弟弟和幼小的妹妹被一個叔叔領去撫養，蔣秀芳孤零地生活着。今年夏天，叔叔企圖把她嫁給一個開雜貨舖的商人，蔣秀芳就想起了她底家庭——往昔的聲勢和榮華——並想起了遠在重慶的姐姐哥哥們，決然地隨着一個陌生的同鄉底家庭逃了出來。

對於她底蔣家，她底記憶和認識是很模糊的；鮮明地留在她底心里的，是童年時代的可怕的痛苦：母親底屈辱的地位。但到了遇到這些壓迫的現在，往昔的痛苦便被無限的眷戀化成詩意的東西了。而且，這往昔，是有繼承者的，它在重慶。蔣秀芳已經到了二十歲的年齡，她沒有受過什麼教育，她酸味、暗晦、愚笨、然而倔強。目前

的生活愈可怕，她底對她底蔣家的理想就愈堅強。她底在蘇州底那個後園里度過的童年生活，就愈美麗了。到了這樣的年齡，這一切就形式了人生里面的一種固定的、基本的觀念了；在這個觀念上，建築了整個的世界。所以，無論事實怎樣教訓她，她總喚本地想像着重慶是一個美麗的後花園。

她不能知道。過去的已經不可復返了。蔣家底人們，以及認識蔣家的人們，沒有一個人能夠想到，在蔣家已經分散、破滅的現在，會有這樣的一種理想存在，並且會有這樣的一種追求發生出來，從淪陷區逃出來，在一九三九年的時候，還是很艱難的。蔣秀芳沒有足夠的錢，和她同行的那個家庭有好幾個小孩，她幫助他們看顧小孩。這個愚鈍的女子，由於她底理想，並由於她底對日本人的頑強到極點的仇恨，有了一種特殊的機敏；她多次單獨地對付了搜查行裝的日本兵。在越過了敵人底最後的封鎖線，接近中國軍底防區的時候，那是一個陰雨的早晨，所有的人，連小脚的老女人也在內，都奔跑了起來了，並且愈跑愈快。蔣秀芳記得，曠野是寂靜的，落着雨，他們越過了一個山坡，沒有說任何話，開始奔跑。他們覺得有什麼東西追趕着他們，而這所喚起的情緒，它甚是恐懼，倒是幸福：一切是簡單的，然而奇異。誰都明白敵人不會追趕，但誰都覺得他們和中國軍之間的距離是難受的，可怕的東西。現在，在這個曠野上，後面，是凌辱和死亡，前面，是親切、幸福、生活——是一切。

奔跑被從前面來的嚴厲的聲音喝住了。他們全身淋濕了雨水和汗水。他們大家都

迷胡地發笑。然而他們所遇到的可怪的檢查使他們痛苦，並驚醒了他們底好夢。

和她同行的那個家庭在萬縣留了下來。蔣秀芳迫切地渴望到重慶，再三地懇求，在輪船里弄到了一個位置。到重慶的時候，她身上祇剩下兩塊錢。她驚動着走過大轟炸以後尚未恢復的林立着斷牆的街道。她開始考慮，她底想像和希望。

傅浦生底原來的居所已經炸毀了。此外她祇知道王定和底住址；於是她就第二天下鄉。走上了重慶底碼頭。她底感覺突然現實起來：她覺得她底希望是不可能實現的。她驚異她為什麼真到此刻才想到這個。面對着傅浦生家底居所廢墟站了一下，她絕望地想到，蔣家不會有一個人，在重慶，並且不會有一個人認得她，她是受了自己底熱情的欺騙，她是從此完全孤零了！

這樣，那個後花園的美麗的夢想，就破滅了。走過街道，她注意到一切窮苦的，不幸的人，想到自己即刻就會和他們一樣；由於這個，她又注意了那些漂亮的，有錢的人們。她想到，那些痛苦的人們，將能夠同情她；她極其強烈地想到，祇有做工的人，才配有飯吃，她，蔣秀芳，將像那些痛苦的人們一樣，去做工。

她告訴自己說，她已經經歷了那麼多的痛苦，已經明白了人生，決不要流淚，尤其決不要向別人流淚。她，蔣家底女兒，這樣想的時候，眼眶有淚水。她是那樣的饑餓，那樣的失望。她想，她不應該向別人伸手乞討，她應該去做工；祇要做工，做工，做最苦的工——此外什麼也不要。

那個花園的夢想本來就是曖昧的——所以，她，蔣秀芳，是現實的：她有這個地面上的最樸素，最堅固的力量。她已經沒有了歸路，這是很自然的。她現在明白了，澈底地明白了，在人間，除了爲自己，爲別人永無休止地做工以外，她不可能，也不希望得到別的。她到重慶來，不是爲了別的什麼，而是爲了能够自由地做工。因爲在鎮江，她祇能替敵人和漢奸做工。

她在江邊的小旅館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搭船下鄉。船到的時候，已經黃昏了。她走過鄉鎮底街道。走出鎮口的時候，她看見她底前面走着一個抱着小孩的女子：這個女子快樂地，有些糊塗地和懷里的美麗的女孩開玩笑，女孩說了什麼，並笑出尖銳的聲音來。蔣秀芳聽出是南京底口音。於是她追上去問路。這個女子是陸積玉。

在最初的一瞥里，她們經歷到那種回憶的情緒：她們彼此覺得面熟。

「是的，是的，就在那底下！」陸積玉回答她，說，同時嚴肅地看着她。「——你找哪個呢？」

「蔣淑媛……她是我底姐姐。」

「那麼，你是……你不認得我麼？」陸積玉興奮地問，放下女孩來，牽着她。陸積玉嘴唇戰慄了，她底面孔露出了大的嚴肅來。她認識了，她注視着衣裳破爛的，粗糙的，骯髒的蔣秀芳，這個阿芳，她們在往昔曾經一同遊戲，並且兇惡地毆打。

「……你是阿玉？我從鎮江逃出來，我底媽媽死了！」蔣秀芳說，有些羞怯，眼

里有光輝；她苦楚地笑了一笑，在笑的時候輕微地歎息。這樣，從失望中得救的慰藉，和重逢的快樂，就過去了。中國底婦女們，被各樣的東西壓抑着，沒有力量表現得更多或得到更多。少女們隨處都被拘束；特別在面對着大的嚴肅的現在，她們，蔣秀芳和陸積玉，在最初的瞬間覺得有親切的、動人的情緒，隨即就拘束、不自然，互相覺得陌生。她們沉默着走下石坡。

她們心里澆澆着熱情，在熱情里她們有各樣的痴想，因為她們都還年輕；這些幻想，要隨着現實的生活稍稍地突進——從他們底父母底生活突進，在熱情消逝的年齡，保留着純良的心，構成那種叫做人生底義務，或一個女子底義務的東西。陸積玉熱烈地同情這個蔣秀芳覺得她，蔣家底女兒，在別人底榮華富貴里，變成了可憐的孤女——在可怕的、渺茫的曠野上逃亡，狼狽而酸楚。陸積玉覺得她必需有所贈予；衣服和錢，友情和眼淚。但在她偷偷地再看蔣秀芳的時候，她覺得苦悶和惶惑：蔣秀芳是陌生的，冷淡而鈍遲。

秋天的夜晚來臨了，山溝里凝聚着煙霧，山坡下面，廠區底燈火熱烈地閃耀着；田野里有呼叫聲，蔣秀芳重新有痴想，或者是，熱情的想像。是這熱情領導着她從遙遠的鎮江逃奔出來的。在淒涼的路程上，她絕不懷疑這種熱情底偶像；每天晚上她歇下來，想到，離那個「後花園」，離那個池塘和那一株樹，現在是又近一點了。她甜蜜地喚它們底名字，那個池糖和那棵樹。她決不去想到她可能遭遇的一切，比方飢

餓，欺沒，遺棄，死亡，她祇是想着那個池塘和那棵樹，以及她底仁慈的親愛的哥哥和姐姐們。

到了重慶的時候，那個池塘和那棵樹，她底仁慈的哥哥姐姐們，突然變得冷淡。它們消失了。但現在，這一切又起來了，而且有了現實的情調和程序。她想姐姐們將怎樣驚異而親蜜地接待她，她將怎樣地敘述一切，她們，這些哥哥姐姐們，將怎樣爲她底不幸的母親流淚。這樣想着，她忘記了陸積玉；她懷着可怕的熱情走進廠區。她再也不能遏止這種熱情了，她覺得她馬上就要撲過去，向她底蔣家哭訴她底母親。了！

陸積玉低聲喊她，顯然陸積玉感到窘迫。

「他們就住在那個房子里！」陸積玉說，抱着小孩子，興奮而不安；「你先到我們家去好不好？在那邊！……我有衣服你換！」她說，臉紅，羞愧地笑了。

蔣秀芳回答說，她想先去看姐姐。於是陸積玉領她去。陸積玉想到，爲這個意外，她底祖母將要怎樣驚動，淒涼，狂喜。陸積玉走過田邊的小路，低聲和小孩說話紗廠底換班的女工們充塞在道路上，發出叫驚的聲音來。蔣秀芳盼顧，覺得陌生，有些驚慌。她們走進了，王定和底從地主底莊院改造起來的寬廠的，燈火明亮的住所。蔣秀芳站下了，陸積玉抱着女孩跑過院落。

蔣秀芳覺得自己底勇氣完全消失了；她顯明地覺得：一切是陌生的。她驚慌地看着院落這面的那個掛着黃色的窗簾的明亮的窗戶；她聽見有愉快的談話聲；她看見一

個穿着短制服的肥胖的男孩跑過院落：她認出這是姐姐底兒子梨寶。這一切光亮，聲音，和動作都不認識她，她恐懼地想到——這是第一次想到——她底來到將不被承認，因為她破壞了別人底安甯的，恬美的生活。

「但是，我喊她姐姐，她總要答應我！我對她那樣好，對她那樣好！」他痴呆地想。這時窗簾被拉開，露出蔣淑媛的胖臉來。

「是秀菊嗎？秀菊！秀菊！」蔣淑媛喜悅地喊。顯然她沒有能懂陸積玉底話，因為那於她是不可能的。

「不是，是鎮江姨姨底阿芳！是阿芳！」陸積玉焦灼地說。她迅速地跑出來，企圖減輕她底朋友底痛苦；她深深地體會到這種痛苦。

「積玉！」蔣淑媛喊，走到外面，打開燈，王定和從另一房里走了出來。

於是蔣秀芳看見他們了；和這些熟悉的影像，和這種生活，她是離開了多年了。兒時的記憶，被喚醒了。她痴痴地向前走去，她底眼睛里面含着淚水。陸積玉嚴肅地看着她，好像護衛她，走在她旁邊。

她惶亂地，屈辱地暴露在燈光之下；他心里的柔情消失，她覺得她擾亂了別人底生活，她望着蔣淑媛，她覺得，這個陌生的，富貴的女人不可能再是她底姐姐。

「阿姐！」她喊，含着淚水站了下來。

骯髒的，衣裳破爛的，瘦削的蔣秀芳暴露在燈光下，蔣淑媛驚愕，長久的臉上

懷疑的表情。

「阿芳嗎？」王定和以打抖的聲音問；顯然蔣淑媛底表情使他痛苦。

「我是，姐夫。」蔣秀芳說。

男孩從房里跑了出來。蔣淑媛把手里的橘子遞給他，叫他走開。蔣淑媛看着陸積玉，沉思着。然後向蔣秀芳笑了一笑，要她進房，王定和牽着男孩最先走進房。

蔣秀芳跨了一步，遲疑着。她心里有了尖銳的痛苦，她覺得她像乞丐，她底衣袖是破的，臉上一定更難看。她開始厭惡自己；她隨着蔣淑媛走進房。

蔣淑媛叫她坐下，但在這間這樣舒適，這樣華美的房間里，主要的，在這種陌生和冷淡的空氣里，她不敢坐下。她企圖補救；他覺得她底每一個動作都擾亂了別人底生活，她不應該再有動作。

蔣淑媛同情這個妹妹，或者說，這個逃亡的孤女，但漸漸地，她苦惱地考慮了起來：在她底蔣家底全部生活里，她從未犧牲過什麼，並且從未履行過她底義務；由於這種特殊的敏感，蔣秀芳底出現令她痛苦。實在說，她有極多的錢，可以幫助一百個蔣秀芳；但在金錢上面她最敏感，最容易痛苦：這似乎成了一種特殊的生理機能。因此，在全部的時間里，她祇是攷慮她自己，從她自己再想到道德的，或者面子的問題。這確實是最難處置的，為中國人所最恐懼的，面子的問題。因為她不知道她應該怎樣處置蔣秀芳，所以她覺得人生是苦惱的。養活她，使她讀書或出嫁，是不可能

的；由親戚們大家來負擔，是要引起非議的，「人言可畏」，生活是苦惱的。後等等。

疑慮的表情出現在她底臉上，她有罪地笑着。她問蔣秀芳吃了飯沒有，然後她叫用人端進飯菜來。在秀蔣秀芳痛苦地吃飯的時候，她招丈夫走進後房。陸積玉怕家里等待，回去了，這使得蔣秀芳更痛苦，她不再感覺到饑餓，她吃了一點點，痴痴地望着窗簾。沒有池塘，沒有樹，沒有仁慈而美麗的——夢里的那些人，她祇是荒唐地走了可怕的長途，現在不能再走了。

蔣淑媛招丈夫走進臥房，開始商談。在這種生活里，一切現實的利害都在談話里赤裸裸地列出來，愛情或類似的別的什麼，就是現實利害底協調。蔣淑媛憤怒地向丈夫說，她無論怎樣做都不會討好；接着她嫉恨地咒罵蔣少祖。

王定和冷淡地、安靜地、事務式地聽着她。

「你應該，」王定和突然憤怒地說「你應該在阿芳面前收斂一點！你這樣什麼事都辦不通！我多少次叫你中庸一點，中庸一點，中庸而溫和——你自尋苦惱！」

蔣淑媛皮着面頰，痛苦得顫抖，看着他。

「連你都這樣說，何說別人！」她說，有眼淚；「難道我這個人真的沒有同情？難道我這個人底心真的這樣冷？就是看死去的哥哥份上，也應該……何況你底錢不是從爹爹那里來的！好，現在說我心冷，我蔣淑媛不算是人！」

「爹爹那里來的？你們蔣家底自誇，固執！」王定和說，勉強地笑着。「幫助不

幫助，看我願意不願意——但是你總不能推她到大門外面去！」

「我偏要！」蔣淑媛低聲叫，繼續流淚，嘴唇戰慄着。

「叫你不要自尋苦惱！王定和緩和了下來，抽煙，笑着，這算得什麼……在廠里給她安一個位置，翹一翹手指頭的事情！」

「你們這些狠心的男人！她是我身上的人，我不能讓里里外外這麼多人說閑話！」蔣淑媛氣憤地說，站起來，揩眼淚，然後向外走，王定和明白她已經同意了。

「阿芳，吃飽了嗎？」我找件衣服給你換換！」蔣淑媛走出來，容光煥發地笑着說，顯出賢良的主婦的樣子來。重要的是，這一切，在檢討了現實的利害之後，決不是虛偽的。「你說，你怎樣來重慶的呀？」她坐下來，甜蜜地問。

「娘死了，因為……」蔣秀芳說，顯然她隨時都困窘，不會說話。

「怎麼，可憐！」蔣淑媛叫，嚴肅地看着妹妹。我前不久還想到……我料到……」蔣淑媛流淚，說。

蔣秀芳嚴肅地看着她。蔣秀芳感覺不到，這一切里面的那種現實利害的成份，但他不覺得這一切是親切的，但她仍然衷心地感恩，因為她要求的並不多，面前的這一切，已經是意外的獲得了。那個夢想領導她到這里來，但她從未想到它真的會實現；那個夢想，實際上是已經在辛辣的旅途中實現了。那個蘇州，那些美麗的人們，是深藏在她底心中，不會讓任何事物損壞了。

因為蔣淑媛沒有再問到他底母親，她就避免再說。她說她沒有找到大姐；「蔣淑媛告訴她說，大姐底家在夏天被炸毀了。」

她遲鈍地沉默着，覺得狼狽。

「我真記不起來了！長得這大！」蔣淑媛說，笑着。「你從前小學讀畢業了沒有？」

「沒有……阿姐，我想找事做，就在廠裏做都可以了！」蔣秀芳說，有了頑強的情緒，覺得面前的一切和先前的一切都變得遙遠了；她是擾亂地笑着，但嚴肅，笨拙，而逼人。在她底拘束和遲笨里，透露了簡單的嚴肅，和對命運的冷淡的認識。她這種表現鮮明地反映了目前的這種生活底現實利害，使蔣淑媛感到有罪。

「笑話！阿芳啊，你不是小孩子呢！」蔣淑媛大聲說。

這時門口傳來聲音，接着就有的叫聲姑媽底動人的叫聲。蔣秀芳站起來了。她未看清楚什麼，但她覺得有一種熱烈的，甜美的東西從她底冰冷的心里昇了起來。姑媽打皺的臉和花白的頭出現在門口，後面很着驚慌的，喘息的沈麗英，姑媽跌躑着，叫喊着，走了進來。

「兒啊，長得這麼大了啊，這麼多年！……」姑媽哭，跑到蔣秀芳面前。

「姑……姑媽……我……」蔣秀芳哭，低下頭來。

「可憐你底苦命的媽……好女兒啊！」

憐憫和悲傷的激動產生了一種力量，老人底對過去的無限的追憶產生了一種力量，蔣秀芳在這裡找到那個甜蜜的蘇州和那些美麗的人們了。

她哭着，覺得被什麼甜蜜的力量支配着，像蔣家底女兒們過去曾經做過的，伏着這個姑媽底肩上盡情地大哭。

「兒啊，要好好歇幾天，積玉底衣服，你穿，她跟你拿來了！」姑媽說，「過幾天再看……你底可憐的媽吃了那麼多的苦，不能再叫你吃了！兒啊！」

蔣淑媛，含着淚水，有罪地笑着。

然而，經過了幾天，在實際的考慮之後，大家想到，除了暫時做工，的確沒有別的办法，於是蔣秀芳到紗廠里去當練習生了。沒有多久，大家注意到蔣秀芳把自己處理得異常好，除了有些憂鬱。她住在工廠里較好的宿舍里——比起一般的住所來，仍然極壞——陸積玉時常去看她。她們締結了一種友誼：在最初的痴想的熱情過去之後，便完全是實際的了。她們祇是談談天，或者默默地對坐一下。像一切友誼一樣，她們底友誼並不常常是生動的……冬天的時候，陸積玉決定離家了。

到四川以後，陸積玉便非常的苦悶，她不能忍受她底家庭。這在最初是很簡單的，就是，別的少女們都不受家庭底拘束和壓迫，過着獨立的，美好的生活，祇有她，陸積玉一個人，是在黑暗中。在一切里面最可怕的，是家庭底貧窮——每天都悲傷，煩擾；每天都屈辱，做着苦重的工作。在武昌的時候，爲了安慰受傷的母親，她答應

到家庭安定下來了以後再離家，現在家庭是安定了，陸明棟底逃跑所帶來的創傷，是被掩藏住了；她，陸積玉，從小受着家庭底冤屈和痛苦，是到了脫離的時候了。

陸積玉不是爲了革命而離家，不是爲了婦女解放而離家；她離家，因爲她再也不能忍受。對這個社會的那種自覺，她是缺乏的。然而，她矇昧，倔強，她底行動是簡單而明瞭的。

陸牧生和岳母常常爭吵。老人渴望老年的最低限度的享受，渴望金錢的獨立自主；逃亡出來以後，這完全不可能。沈麗英處在痛苦的地位；但最痛苦的，是陸積玉。

家庭里常常是不愉快的，祇有沈麗英能够抵抗這種不愉快，因爲她是這個家庭底心靈。某一天午飯的時候，陸牧生異常快樂地檢起一塊肉來引誘二歲的男孩，要他稱他爲好朋友。小孩不肯喊，無論如何不肯喊，但要肉。父親和兒子這樣地堅持了有五分鐘。陸牧生拒絕了沈麗英底調和的辦法，他非要男孩喊好朋友不可。於是大家都不能繼續吃飯了，等待着這個好朋友。陸牧生，最初有快樂的，滑稽的笑容，後來有勉强的笑容，最後有怒容：他底粗笨的，頑強的心突然痛苦起來，他對這個兒子失望對他底未來的一切都失望了！他底臉顫慄起來，男孩子恐怖而憤怒，叫了一聲，於是陸牧生猛烈地，殘酷地捶打他，把他抱起來，推到房里的地上去。老人憤怒地走開了。沈麗英仍然企圖調和，責備了丈夫一句，於是夫妻間開始爭吵。

陸積玉領開了恐怖的小孩們。陸積玉突然變得很冷淡。陸牧生跑出去了，晚上才

回來。整個的下午，家庭里面籠罩着陰冷的空氣。陸積玉注意到，晚上，弟弟和陸牧生和好了，叫他爲好朋友，陸牧生快樂地笑了起來。但老人在對面的房里跳腳，大罵陸牧生不要臉。

睡覺以前，陸積玉冷淡地，嚴肅地想到，這樣的男子，在這種狀況里，他根本沒有想到，對於他底妻子，他是不是朋友；在貧窮里，人底生活，變得這樣的無聊。她想到，結婚和家庭，是可怕的；在她底周圍，沒有一個家庭是有真的愛情的。

老人熄燈了。從小窗戶里照進明亮的月光來。是秋天底寧靜的，美麗的夜。陸積玉記起了弟弟。

「弟弟啊，弟弟啊，今天，在月光下面，你底姐姐祝你平安！」她說，「弟弟啊，你是否也看到今夜的月光？你是否還記得你底不幸的姐姐？還有你底不幸的母親和祖母？在這樣的夜里，弟弟啊！」陸積玉說，長久地聽着外面的田野里面的繁密的虫聲，想到，在最後的那一個晚上，陸明棟承認了偷錢的事，走向她，站住，嚴肅地看着她。……「是的，一切都過去了！沒有時間後悔！時間過得多麼快，在這樣黑暗的生活里面，我底青春就要消逝了，然後，一切都悄悄地過去，沒有人愛你，沒有人理解你底心，你底頭髮變白，你底牙齒脫落，你孤獨地，孤獨地……人爲什麼要活着啊！既然是受苦，爲什麼要活着啊！」

她坐起來，披上衣服，從小窗戶里凝望着月光下的平坦的田野。她心里覺得甜

美。

「在月光下，一切都靜悄悄……」她想。

老人咳嗽着，問她爲什麼不睡。

「奶，月亮多好啊！」她說。老人撩開帳子，驚異地看着她。她覺察到了自己底異常的情緒已經洩露，血湧到她底臉上來。

「積玉，我真擔心你……」

「奶，不是！」她惱怒地說。

「月亮天天有……」

「奶，我想到外面去做事。」陸積玉迅速地說；爲了打斷老人底話。

「說了不止一回了一！」沉默了一下之後，老人憂鬱地說，「不是我硬要留你，現在這樣的家，我看你也難受，出去倒好，祇是你吃不來那種苦啊！」

陸積玉嚴肅地凝望着田野。

「開了年再說吧！……明棟半年不來信了，我心里頭好焦！現在，家里這樣窮，物價這樣漲，怎樣辦是好？王定和蔣淑媛都是沒有良心的東西！……你想想，我們幾時才能回南京？我一生一世都戀着那一點點東西，如今全丟在日本人手里了！如今是，什麼都不能自由，用一個錢都要看別人臉色，連怕吃一個雞蛋！……」

「奶！」陸積玉說，打斷她。陸積玉拉緊肩上的衣服，感到自己底身體溫暖，溫

柔，憂傷地 looking 田野。

青春底感覺，那種動人的、憂傷的，隨處都存在的戀情具有無數的樣式，熱情的火燄具有無數的樣式，它漸漸地有了一個雖然模糊，然而固定的目標。在這裡，在中國底廣漠的地面上，灰暗，虛脫，無聊的生活喚起了反叛：現在的，青春的熱情是絕對的反叛。有些青年們，走上了浮華的，絕望的道路，主要的是因為在這條道路上是已經絕對地逃開了那種灰暗、虛脫、無聊。另一些青年們，比方陸積玉，頑固地保留着舊有的道德觀點，熱情底突破不屬於這個範圍，或者是，沒有碰觸到這個可怕的邊緣，他們底要求樸素而胡塗。他們具體地感覺到這種生活底灰暗，他們衝了出去——於是他們感受，比較，發現不到較好的生活，而到了他們成爲這種灰暗的生活底心靈的時候，他們，再也不能承擔新異的痛苦了，就忍受，平靜了下來。比較他們底父母來，他們又走了一步，在這裡有悲涼的詩歌；看到另一些人們底絕望和毀滅，他們恐懼地站住了。舊的，現成的，比新的，未可知的，容易得多，青春底熱情和懷疑底擾亂不久就過去了。

現在，對於陸積玉，這種反抗是實在的，它不是精神的，然而而是絕對的。陸積玉用她底全副精神來反叛，雖然在後來，她更憐恤她底母親，覺得母親底勸告是完全對的。嘗到了人生底辛辣和悲涼，她便懷念故鄉了，這個故鄉，並不全然是醜惡的。

陸積玉繼續和幾個同學通訊，每次都要她們替她找一個工作。她說她什麼事都願意做，即使當女僕也可以，祇是不願蹲在家里。十一月下旬，一個朋友介紹她到重慶底一個機關底會計科里去當錄事——她馬上就答應了。到了現在，再沒有什麼能夠阻攔她了。

沈麗英淒涼地，爽快地答應了，因為女兒已經到了這樣的年齡，因為家境太惡劣。沈麗英替她籌措了路費；臨行的時候，陸攸生和她長談，告訴她說，人世是險惡的，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信任別人，在任何時候都要見風轉舵。

媽媽告訴她說，一個女人底生活，是艱難的。沈麗英哭了，她說，二十幾年來的苦重的負荷，她現在能夠略微放心地卸下了。顯然她想起了二十幾年前的那個不幸。她底這種激動使姑媽痛苦起來，老人憤怒地責備她，說她不應該在女兒面前如此。

陸積玉現在是完全地感激……。但她底外表堅持而冷淡。她非常的驚慌；她假裝喝茶，用茶杯遮住臉：因為，假如不這樣做，她覺得她就要哭起來了。她迅速應從母親逃開。在房門前面，她以激動的力量把女孩抱了起來，高高地舉起來，並且歡樂地笑出聲音。她好久都不能懂得在這個時候她何以會突然地有這種活潑的歡樂。

她吻小孩，使她狂笑。沈麗英站在門邊。感傷地笑着看着她。

「喊姐姐！喊姐姐，姐姐要走了！」沈麗英向女孩說。

「她不走！」女孩瞭亮地說。

女孩轉動眼球。首先瞟母親，然後向上看，最後瞟姐姐。她慢慢地瞟着，並撮嘴唇，顯然她知道別人一定會讚美她。女孩底這種賣弄風情使沈麗英怪叫了起來；顯然她是故意地怪叫；她是那樣地快樂。

陸積玉說，她要去看看蔣秀芳。陸積玉在走出門的時候便有了莊嚴的、冷淡的表情；奇異的歡樂消逝了。她走進工廠，順着機器間走過去，向檢紗間看了一眼，走上山坡。天氣很陰濕，從簡陋的廠房里發出來的聲音，是昏沉的。陸積玉想，她要離別了，她迅速地跑上山坡。有兩個女工走了下來，停住了談話，給她讓路；她停下來給她們讓路。她轉身看着坡下的赤裸的水池，她底憔悴的小嘴唇張了開來，顫慄着。

「經理說的，要裁掉！」女工說，走下山坡。

陸積玉迅速地——她底脚步沉重——走進宿舍，推開房門。她看見蔣秀芳坐在床鋪上，另一個人，一個穿着髒的灰布制服的，瘦削的，頭髮蓬亂的年青的男子站在窗邊。這個年青的男子不知什麼緣故向她微笑，他底眼睛異常的明亮。

陸積玉不看他，開始和蔣秀芳談話，但仍然感覺到他底明亮的、特殊的眼光。

「我要走了！」陸積玉說，想到蔣秀芳底生活可能已經有了新的變化；她突然回頭，認出來那個男子是蔣純祖。

「啊！」她說，「好意外！我不知道是你！」

「恐怕不認識了吧！」蔣純祖說，顯然有快樂的、頑皮的心情。他是來問姐姐借

錢的，因為目的已經達到，他就興奮地跑到廠區里面來。人們很容易明白，蔣純祖，是懷着怎樣的思想走進廠區——工廠底待遇和設備是非常的刻薄，他，蔣純祖，比這還要刻薄。他一點都不想去理解王定和底艱難。

「你說你要走了，到哪里去？」他問。

「重慶。」

他變得嚴肅。他沉默着，以透明的眼光凝視着陸積玉底憔悴的嘴唇和美麗的身體。

「你什麼時候來的？怎麼不到我們那里玩去呢？」陸積玉說，有些不自然。然後她坐了下來，不再說話：她本來預備和蔣秀芳長談的。

蔣秀芳看着她，笑了一笑，又笑了一笑。然後她好久地撫摸被角，企圖把它撫平。顯然她覺得困窘，並覺得她對別人有錯。

「我看見你們對面的房子燒掉了，怎樣燒掉的？」蔣純祖問，帶着一種矜持。

「上個月燒掉的。」蔣秀芳平靜地說。

蔣純祖想了一下：思索她底平靜。

「你們這個房子這樣潮濕，」蔣純祖說，搖頭；總之他是對這里的一切，或這個世界上的一切都竭力地不滿，「你逃出來的時候，蘇州怎樣了？」他問。

「蘇州人頂沒得出息！」蔣秀芳說，臉紅，顯然有了興奮。「日本人一來，就：

就歸順了！連店舖子都改成日本名字了！換錢的店，叫，叫兩管屋！」

「兩管屋？」蔣純祖說，發笑。

「是的。」蔣秀芳說，拘謹地沉默了。「我們多麼希望逃出來啊！淪陷區的人，真才希望政府打過去哩！」她說。

「那麼，現在你覺得怎樣？現在怎樣？」蔣純祖迫切地問，笑着。蔣秀芳沒有回答，顯然沒有聽懂。

「你現在每天一班嗎？你上不上機子？」

「我不上機子。」

「一個月多少錢？」

「够用。」她臉紅了。「我也不想用錢。」她溫順地加上說。她重新有拘束。她們沉默很久。

「我真想不到你會跑出來！……但是很好，我覺得很好！」蔣純祖說了掠頭髮，顯然因這個妹妹底倔強和柔順而有大的激動。「不過我覺得，」他看着這個妹妹，「不要相信這些哥哥姐姐！……你沒有事的時候讀一點書嗎？」他問，興奮的笑着。

「她借給我。」蔣秀芳說，指陸積玉。

「什麼書？」

蔣秀芳直率地翻開被蓋，拖出一本書來，那是巴金底小說「家」。

「啊！」蔣純祖說，含着一種嘲弄笑着看着陸積玉。但立刻變得嚴肅了。

「好，我等下再來。我出去看看。」他說，走了出去。走到門口他想起來，七年以前，或許更遠些，他在蔣淑媛底葡萄架下吻過這個陸積玉，向她說，他們要永遠在一起。

蔣純祖走出以後，她們沉默了一下。但一開始說話，便生動起來了。

「他什麼時候來的？」陸積玉問。

「剛來。我莫明其妙，他變了啊，是嗎？」

「是的，我也這樣覺得。大家不知道他爲什麼甘心在鄉下教小學，弄得那樣窮！」陸積玉說，沉默，眼里有溫柔的、明亮的光輝。她無聲地笑了一笑，顯然她想起了往昔，美麗的、詩意的往昔：所有的事情混淆在一起。

「你記得蘇州底那個亭子嗎？」她問。

「你是不是說，他和胡棟打架，爹爹打他們？」蔣秀芳快樂地問，臉發紅。

「是的，是的！那時候我記得我多麼小啊！我記得淑華姑娘說：你們看呀，積玉有窗台那麼高了！……窗台那麼高，那一點小，多好玩！」她笑着指窗台——現在是這個窗台；「我一直記得我有窗台那麼高！」她笑出聲音來。她底溫柔的、青春的身體祇有窗台那麼高，她覺得是愚蠢，可笑，然而幸福的。這一定表現了這個，因爲蔣秀芳笑着向她底身體看了很久。

「我那時候比你矮。」蔣秀芳柔順地說。

「你記得不記得他們用棍子打癩蛤蟆，把你嚇哭了！」

「我想看看！蔣秀芳說，閉上眼睛；」記得，好像昨天哩！」她說。

她們重新沉默了。各人回憶着往昔，那不再是共同的。

「你記不記得，我們住的，就是池子前面的那棵桂花樹？」蔣秀芳小聲問，嚴肅地看着她。

陸積玉嚴肅地點頭。

「我來向你辭行。」陸積玉小聲說，異樣地笑了笑。我明天就到重慶去，一個朋友介紹我到她們底會計科去，她底叔叔在那里當主任。」她迅速地說。「晚上，你一定要到我家裏去吃飯！」

「晚上我有班怎麼辦？」你怎麼不早些告訴我？」蔣秀芳問。蔣秀芳覺得陸積玉並不把她當做最好的朋友，因此有些失望。她底失望使陸積玉感到愈快，顯然陸積玉願望着這樣的效果。年輕的女子們隨處有這種深刻的矜持，因為她們覺得生活是難受的，因為她們，爲了將來的矜籍，懼怕現在的熱情。她們希望懷念，希望純潔的，悲傷的矜籍，懼怕現在的濃烈的熱情和伴隨着這些熱情的難愛的擾亂和痛苦。

所以陸積玉離別得非常冷淡；沒有人知道她底激動。蔣秀芳有苦惱，覺得孤單——但不能够表現給朋友知道。她同樣地有一種矜持，此外她乾心自己做錯。她說，晚

上有班，她不能夠來；明天早晨她一定來送行。

蔣純祖沒有再到妹妹處來，他祇匆促地到陸牧生家去了一趟。沈麗英留他住一夜，他不肯答應。他說，他在晚上以前要趕過江去，因為有一個朋友在等他。走出門，穿過田野的時候，他遇到了趕回家來的陸積玉。道路很狹窄，赤裸的，積水的田野上吹着冷風。陸積玉遠遠就看見了他，想到，在這樣冷的天氣里，他穿得這樣單薄。蔣純祖注視着她，眼里有沉思的表情。在相隔祇有一兩步的時候，不知為什麼緣故，他們都突然地羞澀，慌張了起來。他們似乎都明白對方這情緒，他們都臉紅。蔣純祖不自然地笑着向陸積玉點頭，陸積玉站下來給他讓路。他們找不出一句話來說。陸積玉嚴肅地看着他。

蔣純祖走了過去，不安地回過頭來。陸積玉仍然在看着他。

「我走了！」他說，興奮地笑了笑。

「不玩一會麼？」

「不。我要過江去，一個朋友在等我。」蔣純祖特別誠懇地說，表示他對她決不說謊。他迅速地走過吹着冷風的田野。

「我們這樣地會見，又這樣地離別——在小的時候，我們不是這樣的！」蔣純祖想。

第二天黎明，蔣秀芳來敲陸積玉家底大門。夜里落了雨，門前的桑樹和槐樹上掛着小珠；天氣仍然灰暗，並且涼氣逼人，但空氣是新鮮的：一切是靜穆的。廠區里燈火未熄，傳來微弱的聲音。姑媽打開門。

沈麗英在生爐子。陸積玉從房里走了出來，臉色異常的蒼白，顯然夜里沒有睡好。離別的時候，大家來到門口；大家要送到江邊，陸積玉拒絕了。陸積玉痛苦着，但顯得異常冷淡。她和蔣秀芳在路上不說話，但到了江邊的時候，陸積玉顯出了激動。

這是被急促的情況引起的：輪船上面已經吹了哨子。挑行李的工人跑起來，陸積玉驚慌地跟着跑起來。蔣秀芳追到圍船上，陸積玉迅速地塞了一件東西到她手上，跳到船上去。

輪船移開了。陸積玉站在艙口，眼里有淚水，注視着蔣秀芳。她舉起手來；蔣秀芳看見她底憔悴的嘴唇在顫動，但未聽見聲音。

蔣秀芳注視着輪船遠去。圍船在波濤上搖盪。蔣秀芳打開了陸積玉塞給她的信，看見了一張很小的照片。

在這張照片上，陸積玉笑着，但臉色很憔悴；微張的嘴唇顯得更憔悴。

蔣秀芳走出圍船，讀着信。

「我不知道人生，我現在一點都不記墨家里，我不知道我會不會回來。我想到很

遠的，沒有人的地方去，因為一切都是醜惡的，但是我有點怕。你能够逃那麼遠的路出來做工，難道我不能麼？我們女子不能愛什麼人，我現在不再做夢。我的夢早就破滅了，我擔心有那一天……總之，我們將來是不知道的，但是我底心已經冷了！希望你來信給我，常常去看看我祖母……積玉在深夜里的燈下寫。」

「又，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見面，想起來真是傷心！」

蔣秀芳站下來，回頭看江面。蔣秀芳流淚。

「還不是和你一樣，我底心早就冷了！」她說。她聽到波濤底拍擊聲和江上的風聲，她心里覺得荒涼；她覺得，失去了朋友，她在人間已完全孤獨了。

在廣漠的人間，年輕的女子們覺得孤獨，心里覺得荒涼。她們底純樸的心，她們覺得已經冰冷了。她們底這種不屬於社會理論和道德，倫理底範圍的可愛的虛無主義，是被上一代的人們底痛苦和不幸，以及這一代的人們底動亂和破滅教育起來的；因為，人們生存底目的，是保衛自己，並求得生活。

第十一章

一

蔣純祖到鄉下，到這個石橋場來已經一年。這裏離重慶兩百里，離王定和底紗廠所在的地方七十里，是有名的產米區，就是說，是大地主們底王國。石橋場骯髒，狹窄，醜陋，連它底周圍差不多有一兩千個家庭，有些已經破落，大半是貧窮得無以為生。在這片秀美的、豐饒的土地上，有無數的那種叫做人家的陰濕的地窖和穴洞，經常地發生着毆鬥、姦淫、賭博、壯丁買賣、兇殺、逃亡……。唱着哥老會底江湖的悲歌。在這些地窖和洞穴中間，矗立着大小地主們底被樹叢圍繞着的古舊的碉樓和莊院。

在這里，有過激烈的鬥爭；現在開始了另一個鬥爭。從往昔的時代留下來的物，以教書為生，在這片土地上悄悄地生活着；好像是很偶然地，他們和新來的青年們遇在一起了。蔣純祖最初在小學里教書，後來，因為地主們攤台，董事會不再存

在，就成了這個小學底校長了。實際地支持着這個小學的，是張春山，從往年遺留下來的物之一。張春山八年前從上海跑回成都，六年前又從成都跑回石橋場：他賣掉了一部份田地，創立了這個小學。但他自己並不教書，並且不担負任何名譽。他底岳父抽鴉片，妻子迷戀賭錢，他底家庭很糟。他是人們常常在鄉場里遇到的那種憤世嫉俗的人，他甚至是有點玩世不恭的人，假如人們不知道他底歷史和他底憂鬱的希望的話。他整天地坐茶館；從他底這個堡壘里，他以最惡毒的方式轟擊他底故鄉。

蔣純祖最初認為他是故意如此，後來明瞭，這一切就是他底生活。蔣純祖最初認為他是根據着什麼一種理論的，因為孫松鶴曾經說過，他是無政府主義者，但後來知道，他是決不信奉什麼理論的；他極端地仇視理論。

另一個往昔的時代留下來的物，王靜賢，大家叫他為王老先生，經常地讀着古書，他底眼睛快要瞎了。這位老先生不再懂得現代，但希望得極鮮明，他無比地崇奉着青年。他底友情最初使蔣純祖異常的驚喜——中間經過了一些憂鬱的色調——到了最後，就成為他，蔣純祖底最嚴肅、最深刻的回憶了。這種友情，在蔣純祖，是以他底那種好勝心和宗教般的狂熱開始的，因為孫松鶴使他知道了一位老先生底歷史。王靜賢最初和他說故事。在第一次的談話里，老人便一見如故，對蔣純祖表露了他底對現代的渴望。蔣純祖送了他兩本新的雜誌，期待着效果。第二天他把雜誌帶來了，要蔣純祖講給他聽。蔣純祖，在熱情中，整整地講了一個上午，最後依然要他親自看一

看。但由於不懂，不習慣，他永遠沒有看。以後總是如此。老人極其謙虛地要求蔣純祖和孫松鶴講解那些哲學的、社會的、政治的問題。老人不知道現代的人物，他無限地崇拜着他底那個時代的那些人物；另一方面，張春田則什麼也不崇拜。老人有時怯懦而怕事，這在最後表現了出來。他是那樣的單純，容易受傷；往昔的殘酷的創傷，差不多整個地把他摧毀了。

蔣純祖來到孫松鶴這里，最初注意到的，是張春田底往昔的學生趙天知——從這個名字，蔣純祖體會到一種嘲笑和刁頑。趙天知底全部的經歷，的確是充滿了對這個社會的那種嘲笑的、刁頑的——猛烈的性質。他是窮苦的農家的兒子，是一個瘦小的青年，他底經歷是可驚的。他在蔣純祖來到前的一個月才從遠方跑回來。他結過兩次婚，兩次都非常的奇特，他並且多次地從敵人底刺刀下逃生：僅僅是這個，已經使蔣純祖非常的希奇了。他是猛烈的、狡狴的、放縱的人。孫松鶴批評他胡塗，在這個圈子里，祇有孫松鶴如此嚴厲地對待他，差不多大家都喜愛他，那些女同事們對他特別的好，因為他忠實、樂天、馴良。那些女同事們都敬畏孫松鶴和蔣純祖，她們覺得，前者是冰冷的、高超的人，後者是驕傲凌厲的、高超的人；她們底感覺在一切時候總近於真實。

那種理想主義式的高超的個性，那種負荷着整個的時代的英雄的性質，那種特殊的憂鬱病，對於平凡的生活，造成了冰冷的感覺。趙天知在這兩者中間作着調和。他

尊敬孫松鶴和蔣純祖，但他愛另外的人們。

鄉場上的生活，頭緒是非常複雜的。整個的是非常的憂鬱的。蔣純祖底那種英雄式的夢想，很難適應這一切。在他底周圍；有樸素的，優秀的鄉下女兒，他看得出她們底好處，但不需要這種好處；有庸俗的鄉場貴族的男女，他簡直不知道他們怎麼配是他，蔣純祖底敵人；有昏天黑地的地主，他無法在他們身邊坐五分鐘；有一切怪誕的人，一切不幸的生活，他不知道怎樣才能忍受。但都市生活底豪華的門已經對他緊閉，因為無限地蔑視那一切，他就在這個田園里做着悠遠的、憂鬱的夢了。

他在上海他一個團體里認識了孫松鶴的。孫松鶴嚴峻，克己，蔣純祖認為他是這個時代感情。這是嚴肅而明確的，但這裏面不是沒有那種從不自覺的樣式開始的衝突的。因為他，蔣純祖，覺得應該有更高，更強烈的東西。在這他里辯護了自己底弱點。面對着全世界，他養成了一種英勇的，無畏的性格。他覺得假如他壞，別人就不會更好；他很有那種滲透到別人底深處去的能力。但即使在這樣想的時候，他心里的某些聖地，他底一些神聖的導師們，那些偶像，是沒有被動搖的，它們祇有更光輝。他底這種個性很使孫松鶴驚動。但他們很能互相理解，特別因為他們都坦白而誠實——在最大的限度上講。他們底友情，是像趙天知和他底先生張春田底友情一樣的動人——在最大的限度上講。

孫松鶴，在別的事情慘痛地失敗了以後，從他底父親那里得到了一些錢，到這個

鄉下來，企圖幹一點實際的事業。他祇是想經驗一下這種生活，並賺一點錢，以便將來扶助流亡的、貧病的朋友。蔣純祖是根本不能做生意的，他祇能做一點點——然而祇是一點點。在他，因為讀書，思索，還是最重要的，所以賺錢的事，不得不是勉強的、次要的了。他雇了一個工人，事務上面他請趙天知料理。在這個鄉間，麵粉底銷能是頗好的，但因此麵粉廠就很多。到了一家資本雄厚的麵粉廠在水力最大的地點開設起來的時候，孫松鶴便完全失敗了。到了最後，大家底處境非常惡劣，趙天知鬧出無數的事情來，一切便不得不拋棄了。而在孫松鶴本人，這就成了他底理想底最大的挫敗：人們往往是到了事後才明白現在的一切底意義的。

石橋場底生活，到了後來，才被看出一種內在的氣魄和壯烈的樣式來，在當時，人們是非常的苦惱。沒有一件事情是被良好地應付下來的；有很多鬥爭，是勝利了，然而而是悲慘的。一切是無次序，無計劃的，因為大家底性格和見解是那樣的不同的。但大家，在這樣的時代，是結合得那樣緊。

一切都牽聯到另一面，即他們底鄉場仇敵底那一面。首先這批人是張春田和趙天知底宿命的仇敵，後來便成了這個自然地形形成的集團底可怕的仇敵了。石橋場算是繁華的，逐漸地被上級的黨政機關注意了起來；那些仇敵們，那些鄉場的公子哥兒們，便和上級機關結合了起來。這首先是因為稅收，兵役等等的關係。這些公子哥兒們，多半曾經在城里鬼混過一些時候，回來的時候，就穿着西裝，他們自己稱為洋服；帶

着一種豪氣在街上昂着頭行走：這種情形，是小地方所辦有的。在偏僻的鄉場里，這種庸俗的，人面獸身的樣子，是特別刺眼的；蔣純祖第一眼看見他們，便確信他們是這個地面上的最髒的東西和最卑鄙的。他們底服裝底樣式和質料總是最好的，但無論如何你總覺得不相稱——異常的醜惡。尤其是那些帶着高跟鞋和口紅回來的地主的女兒們。在大城市里面的這種賣淫，大家並不大覺得的，在鄉下，一切就兩樣了。連同着一個扭着屁股走路的小旦（這是一個高大的漢子）一起，蔣純祖們稱他們爲石橋底文化。

這些鄉場的新興貴族們，辦了中心小學，另外辦了石灰窯，小的煤礦，和麵粉廠。鬥爭就是從這里開始的。張春田佔領了一個茶館，他們佔領了另一個。張春田攻擊中小學底校長何寄梅是某個地主底兒子；攻擊石灰窯主人周國樑在城里偷東西；張春田連祖宗八代都罵到，顯然罵人很使他快樂。

兩個學校中間有房產底糾紛。張春田底學校和臨近的石灰窯有地皮的糾紛。一九三九年夏秋，中心小學底校長何寄梅得到了鄉公所主任底位置，張春田底小學底董事會被顛覆，仇恨就入骨了。同時發生了另外很多事情。最痛苦的是貧窮。張春田底田地賣光了。

蔣純祖到姐姐的地方借錢的時候，正是爭鬥最兇，大家最窘迫的時候。蔣純祖底健康損壞了。但不管他怎樣痛苦，他仍然突然地有樂觀的、辛辣的、嘲笑的心情。這

就是他底性格底最動人的地方。會到妹妹和陸積玉，他覺得很感動。

他，蔣純祖，久已覺得他喪失了一切了，但突然地他覺得他得到了一切；雖然時間很匆促，他有快樂的、辛辣的、嘲笑的心情。他覺得，經歷生活，看見，並感覺各樣的生活，是有益的，這就是人生底目的。他記得，去年，從城里出發到石橋場來的時候，他是抱着如何悲涼的心情。

想起那一切，想起那個高韻，他都要戰慄。有一些時候他覺得那一切是完全的醜惡，另一些時候他又覺得它們是完全的光明，美好，因為人類是要生活下去的，時間使一切消隱，突出，晦暗，或顯出光輝。他懷念高韻，有着渴慕的、悽傷的、溫柔的心情；但他又冷酷地批評，並咀咒她。他確信她必定要滅亡，他等待着她底滅亡。在最初的半年，他確實祇是爲這而生活的。激厲人們的，往往不是什麼抽象的、理論的、理智的東西，而是這個人回斃各種實際的熱情。

他記得他怎樣來到石橋場：那是一個晴朗的、美麗的秋天早晨。前一夜他是焦燥地在十里外的一個小鎮上度過的，住在一家「雞鳴早看天」里面。從城市里面逃亡出來，他覺得這髒臭的一雞鳴早看天」是最高貴的。這種心情是很容易理解的。第二天黎明他出發了，陽光、田野、一切都使他興奮。他把他底目的地理想化了。當他看到了騰着灰藍色的烟氣的、房屋稠密的、在坡地里微微傾斜着的石橋場的時候，是多

麼興奮。接着有美麗的，異常動人的景象。當他和他底担行李的伙子走下斜坡來的時候，他所突然看到的那種景象，他永遠不能忘記。

最初他耽心不能遇到孫松鶴。他迅速地走過秋日的稀疏的林木，看到了耕牛，家禽，草堆糞池，和一個站在草堆邊給嬰兒哺乳的女人——太陽在秋日的發香的林木中照耀着，他不可過止地有喜悅的情緒。他迅速地走下山坡，聽見了水流聲，看見了在陽光中飛濺着的巨大的瀑布。瀑布投奔下去，在石橋場底左端形成了澄碧的河流。水波在陽光中發閃，兩岸有林木。左邊有美麗的淺谷和突然形成的斷岩。他很喜悅，但不大注意，因為耽心這喜悅會落空。但在走到有名的，古老的石橋底邊緣上的時候，他聽見了兒童們底嘹亮的，整齊的歌聲。唱的是義勇軍進行曲，這是特別地美。他站下看見一隻小船從潮濕而陰暗的斷岩那邊，從深里的林木中划了出來，接着又是一隻。重要的是陽光照耀着，重要的是兒童們底嘹亮的歡樂的歌聲。他從未想到他會在這裡遇着這個，這是意外的幸福。他聽慣了另一種歌聲，這裡是完全相反的一種，他覺得他正在找尋的。特別是，他意識到，除了他底淪落的，昏熱的生活以外，這是一種完全清新，充滿了希望的生活：一切都比他，蔣純祖生活得好，同時他有希望照樣生活得好。

他飛快地沿着河邊跑過去了。他站了下來，小船划近來，歌聲繼續着。他看見都是一些衣裳破爛的孩子，他異常的感動。他看見兩個樸素的年青女子坐在第一隻船底

船頭上，用手撈水，唱着歌。於是突然地他發現了孫松鶴，他叫了起來。

他們分別了兩年，中間經過這麼大的變動，現在又見面了。這是爲一切動亂的、壯烈的時代所特有的傷痛和歡喜。孫松鶴非常快樂，在快樂中單純得像小孩。孫松鶴跳到岸上來，小孩注視着他們，歌聲停止了。

在上海的時候，蔣純祖還是剛剛開始走上他底道路；現在他帶着成績和朋友重新見面了；在短促的寂靜中蔣純祖感到這個，這是這個時代所特有的榮耀。他永遠不能忘記他此刻的心情。

上岸的時候，孫松鶴替他底朋友們和蔣純祖作了介紹。最初的印象是偶然的，特殊的，然而固執的，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就是，蔣純祖立刻感到，這些人們是美好的，但和他自己距離得很遠。大家順着骯髒而狹窄的坡路爬上石橋場，是冷場的日子。女教師們領學生離的去，孫松鶴和瘦小的趙天知並排走着，興奮地向蔣純祖講述他們底情形。但他底話無論如何不能改變蔣純祖底在河邊所得的最初的印象：蔣純祖覺得他是意外地來到光明的、寬闊的地方了。他們走過傾斜的街道，然後從另一邊出鎮，從小路走到孫松鶴底麵粉廠去。蔣純祖聽見了水沅聲，看見了大片的秋季的荒涼的田野，覺得幸福。

懶散的、粗糙的、衣裳破污的張春田走出麵粉廠來，在孫松鶴介紹的時候，冷淡地向蔣純祖點頭。然後他活潑地笑着——帶着一種誇張的神氣——向孫松鶴說，他已

經和某某談過了。對於他底突然的活潑，蔣純祖感到希奇。由於某種緣故，蔣純祖對於孫松鶴底生活感到不滿。

顯然是由於他已經感覺到了孫松鶴周圍的人們和他，以及和他底理想的距離，他覺得，孫松鶴在這些人們里面生活，他不能滿意。在這種自私的苛求里，顯然是有着妬嫉的。他們一同到那個叫做一線天的茶館里去喝日茶。蔣純祖希望和孫松鶴單獨談話，但張春田用他底出色的吹牛、咒罵、諧謔佔去了全部的時間。

蔣純祖注意到，張春田在說話的時候異常的活潑。在吹牛的時候他捶桌子和向對方耳語；他不停地向孫松鶴耳語。在咒罵的時候他異常急劇地盼顧，顯然希望使別人聽到。他有諧謔的、快樂的、可笑的表情；他底小眼睛是仁慈的。特別在注視趙天知的時候，他底眼睛是歡喜的、仁慈的。

他向蔣純祖笑了多次，但未說話。隣座是一大羣農人，另外的一桌是一個商人——其中有一個異常的肥胖。其餘的桌子空着。張春田和趙天知離開了一下。在他們離開的時候，蔣純祖向孫松鶴，問到他們。顯然是由於蔣純祖底異常的態度，孫松鶴下領打顫，注視蔣純祖很久。

「都是很對的人！」孫松鶴有些嚴厲地說，沉默了。

這時那些鄉場人物——那些聲勢洶湧的公子哥兒們走了進來，孫松鶴臉上有兇惡的表情。這些公子哥兒們顯然是在找人。張春田走進來，從他們中間擠過來。趙天知

走進來，向這些傢伙看了一眼——蔣純祖注意到，他底眼光有些可怕——立刻便坐我
隣座的鄉民們中間去了。他和鄉民們談話，不停地用他底那種眼光看這些公子哥兒們。

「好久不見了呀，何寄梅！」張春田大聲喊，看着他們，未坐下。

「早上還見到！」何寄梅淡漠地說，這是一個瘦長的沒有下巴的人，穿着新的西
裝。

張春田異常得意地笑了起來。

「過來，我有話說！」他招手，坐下來。何寄梅走近，他站了起來。

「大家都是自己人：你近來還賣屁股吧？啊！」

「放你媽屁！」

張春田活潑地笑，用一個奇特的邏輯敏捷地回答了他。

「你底那張嘴，你底那張嘴！」何寄梅大叫，迅速地向外走去。

孫松鶴嚴厲地皺眉了。張春田用力看着他，然後笑了。

「要整他們！整他們！天知，過來！」

趙天知過來，歡欣地笑着。

「要整他們，啊！」張春田重複地說，仁慈地看着趙天知。顯然他希望別人讚
同；他找來了這個讚同者。人們常常看到，年老的、孤獨而失望的人們熱一切底希望
別人讚同；他們明白他們底意見對別人是沒有意義的，但他們迫切地希望讚同。張春

田並未年老，但人們很容易看出來生活是怎樣的摧毀了他底雄心，熱情，和精力。特別在面對着年青的，嚴刻的孫松鶴的時候，青春不能復活，他就嘲笑青春，而在他底內心深處，是有着愛慕、憂傷、失望——特別在這種時候，他迫切地希望別人底讚同。孫松鶴不能讚同他底這些毫無意義的罵人的傑作，於是他就找來了趙天知。他底那種激動的、嚴肅的、希望的聲調感動了蔣純祖，蔣純祖笑了。

「你不曉得這批混蛋，要整！要整！」張春田向蔣純祖說。

吳靜賢，聽說孫松鶴來了朋友，找到茶館里來了。他駝背，矮小，咬着長的烟桿；進門便笑着鞠躬。孫松鶴告訴他說，蔣純祖是來教書的，他仔細地聽着，含着不變的笑容，同時咬着烟桿。

「榮幸；榮幸！我就叫他們預備房子！——以後要大大的請教！鄉下，生活太寂寞！」老人謙恭地說。

蔣純祖有些侷促，但覺得快樂。在這個天地里，他是遇到這些善良的人們，受到這種歡迎了。最初的印象，對於他，好像是一個天啓，他激動地告訴自己說，這個寂寞的鄉間，將是他底生活、工作、死亡的場所。……

孫松鶴告訴他說，在這兩年內，他一直沒有停過腳；他是因為他底生活里面的某一個空前的失敗才到這個鄉下來的。蔣純祖問他這個失敗是什麼，他不肯說；顯然這是最大的隱秘和最大的痛苦。蔣純祖晚上才知道，這個「空前的失敗」，是指政治活

動底挫折而言。在此刻，血痕還是新鮮的，孫松鶴是處在大的痛苦中，違背他底堅強的理智，他覺得一切都是空虛的，經歷着對死亡的恐怖。晚上，喝了酒以後，坐在燈光昏暗的麵粉廠里，聽着水聲，孫松鶴告訴蔣純祖說，他「失戀」了，想到了生與死的問題。

蔣純祖明白這個失戀並不是一般的失戀，他思索着。他發現了孫松鶴對他的態度底變化。在上海的時候，孫松鶴嚴肅底啓導他，對他相當的冷淡，從未向他提過感情的問題。他認為這是由於生活境遇底變化，和他，蔣純祖底變化，因為他，蔣純祖，和在上海的時候完全相反，已經在精神上站在比朋友優越的地位上了——他覺得是如此。

對於孫松鶴，這是很簡單的：他現在孤獨了，需要一個朋友，他極其激動地歡迎了蔣純祖，他們原來是用另外的眼光相看的，他們原來是並不頂熟悉的。但那種叫做理想的東西，和他們各人心里的痛苦的創傷，把他們聯結在一起了。在河畔的那最初的一瞥里，他們使感到這個了。

然而孫松鶴是嚴謹的人，他從來沒有向別人提過他底過去的工作；現在也祇簡略地提了一點點。蔣純祖完全明白了，有些驚動，看着他。孫松鶴說，他近來想到了生與死的問題。他說，死去的人，是不能復活的了。於是他們沉默。

「對不對？」孫松鶴問，在嚴重的心情里，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是不能回答的。

但蔣純祖竟然回答了，由於他底雄心，他回答說：死去的人，是能够復活的。

「你帶了書來沒有？」

「帶了不多。」

「聽說你弄音樂。你怎樣？」

「很難說清楚……」蔣純祖說，笑了一笑。

「自然，你在任何時候都能抓住一點什麼……不會感到這種……空虛。」孫松鶴笑，他底下頷打顫。

「不然。我現在還不能證實，我是不是已經完全毀滅，……我告訴你罷，我弄得一塌胡塗，爲了一個女人，接到你底信，我逃到鄉下來的！」蔣純祖說，激動起來了。

這種談話，它所使用的和日常的生活相衝突的深刻的字眼，以及它所帶來的矜持的情緒，造成了一種痛苦的、羞恥的感覺，使蔣純祖臉紅。當他說：「我現在還不能證實我是不是已經完全毀滅」這句話的時候，他意識到他是虛偽的。他覺得這是對嚴肅的人生的一種離奇的侮辱。當他激動起來的時候，他獲得了解脫，談話活潑了。

「我想證實我是不是已經毀滅了，這是很簡單的！」他熱情地說，伏在桌上，看着朋友。「我是單獨一個人從上海逃到南京，又從南京沿江北逃出來的，在路上我怕的經歷！到南京的時候，正是矢陷前兩天的樣子，我找不到一個人，我想我應該冷酷，那也可以說是生與死的問題！」他熱情地笑，於是他詳細地向孫松鶴敘述。在這

種時候，他底表現的能力是非常的強的。他講到武漢，講到音樂，講到戀愛的心情，講到道學的思想——講到黃吉和傅鐘芬。隨後他講到高韻，王穎，張正華：他比較這一切人。——我做着這個夢一直到重慶，我不再承認一切傳統和一切道德，我需要自由，我覺得我是自由的。於是我忘記了從南京逃出來，在曠野里所遭遇，所抱負的一切——我心里首先是有了一個最冷最冷的東西，隨後就有一個熱得可怕的東西，在冷的時候我簡單地看到——真死，我覺得自己有了力量，在熱的時候我溶解了，於是我感到，在我底底上是有着怎樣沉重的鎖鏈，漸漸地我變成孤獨的了，最可怕的是，所謂自由，便是追求虛榮和享樂，我開竅了。我從我底姐姐們騙到一些錢：是的，我突然覺得我講自己像講着別人，這是可笑的！」他說，笑了兩聲，凝視燈火，沉默了。他聽見了窗外的深沉的水流聲。

「你說吧！」孫松鷗說，抽着煙。

「這里多麼靜，多麼靜啊！」蔣純祖說，抓起一隻烟來；「當人們不再相信一切傳統的時候，人們硬得甘心自己；最可笑的，是對革命，對自己的輕信；還有可笑的，是我們都從書本里得到一切：自由是書本式的自由，戀愛是書本式的戀愛，道德又是書本式的道德——幾乎我底一切動機，都是從書本里找到根據的，高麗基底那——小說你看過吧，那是說，一個姑娘引他到草原里去，實際的一面是很簡單了。他却要照騎士文學的方式去優，那個姑娘假裝暈倒了——大概是這樣，他却拿帽子去弄水，企圖

先救醒她，然後再說：我愛你——他弄水回來的時候那個姑娘却坐在那里看着他，不再理他了；多少年以後，那個姑娘成了母親，他們在一隻輪船上遇到。於是；他們互相感謝……這是一種，我底又是一種，題目也可以和這篇小說一樣，叫做幸福……我有錢，我便開始了，但又不是資產階級式的——你知道戲劇界底情形吧？」他笑着問，以便休息一下。

「不知道。」

「那里面一大半是投機家，一大半是搨客！」於是他猛烈地攻擊戲劇界，「我一看看到那些革命，那些藝術，那些文化的時候，我簡直要發抖……當然，自己底弱點是完全暴露了！但我底生存是和他們全然不相干的！我不在他們里面生，也決不在他們里面死，正如我不在糞缸里面生，也決不在糞缺里面死！對於人生的不同的見解，一個追求虛榮的女人，放蕩而黑暗的生活，這一切使我永遠不能解脫了！你有過戀愛的經驗吧？」他問，企圖使朋友說一點話。

「沒有。」

蔣純祖激動地，羞怯地笑了一笑。

「那是一種多麼痛苦，多麼昏亂的生活啊！這里……是這樣的靜！」

「怎樣呢？」孫松鶴憂鬱地問。顯然的，蔣純祖底這種強烈的性格，震撼了他，他希望得到一個結論。

「我說得太多了……你怎樣的問題？」

「沒有什麼，」孫松鶴幾乎是冷淡地說。他很久地沉默着，抽着煙。他想，蔣純祖，能夠表現出這一切震動和誘惑來，必不會理解他底孤獨和空虛。他看出來，蔣純祖底熱情在這里是特別華麗的，而對於他，最痛苦的，是單調地重複着的，冷淡的，空漠的那個生與死的問題。他問自己，假如他已失去了一切——由於自己底或別人底錯誤，這都一樣——假如一切已成爲命運底某種不幸的謬誤，假如時代遺棄了他，他也不再感覺到時代的話，主要的，假如他已被斷定是毫無價值的的話，他是否還值得生存：他必需這樣問自己，因爲他每一分鐘都感覺到這些。人生底另外的一些方面，是他決不去想到的；多年的那種爲一個目的而生存的生活，把他訓練得如此的嚴肅，單純。現在，那個目的失去了，所以是「生」與「死」——一切是簡單的，然而可怕。

似乎是，假如是他來到石橋場底河邊，看到蔣純祖在上午所看到的那一切的話，他是不會得到蔣純祖所得到的那種光明的、興奮的、多樂的印象的。他曾覺得孤獨，他曾覺得：他底青春已經爲那個目的而失去了，現在那個目的也失去了，所以他再不能得到那歡喜的、愉快的、青春的一切了。在這些日子里，有時他正面地臨對着那種空虛，他冷漠地想到，他底生命——這吃着飯，走着路，談着話的，是他底生命——會突然地消失，於是一切存在，他，孫松鶴不再存在。這種單純的感覺底重複，喚起了恐懼的印象，於是有一張臉孔在他底眼前浮顯了出來。這是一個被綁赴刑場的囚犯

底面孔，他不十分知道這是他過去曾經看見過的，或是從他底幻想產生出來的，然而一切都十分明確：這個囚徒看來是昏厥了，在他底前面吹着尖利的喇叭，在他底後面擁着無數的看客——他底同胞們。他是被兩個兵士架着，他呆鈍地看着灰沉的天空，他底腿飄搖着。但在走出城門的時候他叫起來了，因為他底鞋子掉了。他請求慢一點，以便讓他穿好鞋子。他顯然有些慌亂，不理解，但顯然他感覺到鞋子：鞋子，應該穿在腳上，這是從生下來便如此的。這一點對於孫松鶴是特別重要的。兵士吼叫起來，說，馬上就完了，還穿鞋子？這一點對於孫松鶴也是特別重要的。在吃飯的時候，在失眠的夜裏，或是在看書的時候，總是最初有恐懼的，警告的情緒，然後這張死白的面孔出現，它說了：鞋子，鞋子！

在另一些時候，孫松鶴對他底失落了青春感到傷痛。他記得白朗寧底一些詩歌。過去的某些時候，用白朗寧底詩歌底講法是，假如他，孫松鶴拋過花束去，對方必定會報以微笑的；假如他伸出手去，在月光下面，是要開放美麗的花朶的。他記得，五年前他離開某一個城市的時候，那個純潔的、年輕的、充滿詩意的少女再不能矜持了，在他底行李已經打好的時候跑到他底房裏來，眼里有淚水，以顫抖的聲音問他能不能夠不走。他記得他說要走。木船在深夜里離開了城市，在美麗的河上悄悄地向下飄流，他，孫松鶴，在船頭上看星光，……他祇能又一次用他底責任和使命來安慰他自己。

現在他常常想起這些。他覺得，在這個時代裏，榮譽、聲名等等是很容易落到一個稍微有一點點才能的青年底頭上去的，他底有些朋友就是這樣地迅速地爬上了顯赫的位置，在他底最近的不幸裏，對待他最冷酷的，也就是他們。榮譽好多次落到他底頭上來，但是他，對待自己是這樣的嚴肅，從它走開了。

現在，能够安慰他的是，他爲它而盡忠的那一切，這個民族所要求的那一切，是仍然存在着，並且要存在着，直到永遠。最大的苦惱是，他覺得這一切已經遺棄他了；假如一切是抽象的，那麼他永不會被遺棄，但一切是通過人的生活而實現的：他底顯赫的朋友們對待他如此的冷酷。這種遭遇可能使人自殺，這種遭遇使那些熱情的利己主義者走向另外的道路；孫松鶴曾經想到自殺，現在還經驗着死亡的恐怖。顯然的，蔣純祖底來臨，是一個拯救。

孫松鶴明白地，冷靜地告訴蔣純祖說，他常常想到那個囚徒；他夜裏不能睡眠，屋外的怒吼般的水聲使他恐懼；他不滿意張春田和趙天知，他是孤獨的。

孫松鶴激動起來，告訴蔣純祖說，幾年前，他離開了一個純潔的女子，在那個夜裏，沿美麗的河流而下，他在船頭上看星光。

這個簡單的故事迷惑了蔣純祖，他覺得這是那樣的美，那個女子是那樣的美，正是他所渴望的。他有些妬嫉，並且有些擾亂，他興奮地笑着，急切地希望說下去。

「蔣少祖現在怎樣？」孫松鶴問。

「我已經想過了。」蔣純祖說，但興奮地笑着，繼續想着孫松鶴底那個美麗的故
事；他不能理解，心里有着這個美麗的記憶，孫松鶴何以還會想到生與死。「在最近
的激烈的心情里，尤其是面對着一切實際的問題，我有些同情他。」他說到蔣少祖，
嚴肅地說。「你覺得怎樣？」他問。

孫松鶴在動搖的地板上急劇地徘徊着，使整個的房間震動。

「幾十年來，不知多少人如此！」他嚴厲地說，顯然他對蔣純祖不滿——雖然說
不出什麼。

「是的，但是更可惡的，是投機！」

「投機不成，就出賣！」孫松鶴同樣嚴厲地說。孫松鶴猛烈而嚴厲，好像火燄。
蔣純祖沉默了，他覺得孫松鶴底這種嚴厲，是對於他，蔣純祖的一種警告。蔣純
祖第一次遇到這種鋒鏢，它一直刺到他底心裏，使他戰慄。

孫松鶴推開了窗戶。水流聲更大，冷風吹進來，使燈火搖閃。蔣純祖敬畏地看着
他。

二

漸漸地蔣純祖對石橋場底一切完全熟悉了。

人們常常計劃他們底生活，在這些計劃最初形成的時候，人們覺得自己有力氣，

生活是美麗的。但這些計劃很少能被逐步地完成。人們祇是爲了實現。他們底渴望；在實際的過程里時常有變動、懷疑、放棄，因爲生活是艱苦的。在這些變動、懷疑、和放棄里，有些人就追到最根本的問題上面去了。有時候放棄了一切真實，追到虛僞的問題上面去了，好像是，祇有虛僞的問題，是最嚴重，最深刻的。於是，到了最後，門打開，人們臨對着虛無。

蔣純祖底第一個計劃是讀書，讀社會學的、哲學的、藝術的、古典的東西。隨即他有創作的渴望，他又開始作曲。他底進步很快。直到現在爲止，他是崇拜歐洲底藝術的，即崇拜人們稱爲古典作品的那些東西的。他對他底祖國的東西，無論新的或是舊的，都整個地輕視。這種輕視，一半是由於他不懂，不關心，一半是由於那些東西的確定是非常的令人難堪。他在這種心情里走得很遠了，某一天，他忽然想到，他已經受了欺騙，因爲他新生活的地方，不是抽象的，詩意的希臘和羅馬，而是中國。

這個思想帶來了一種嚴重的情緒。他想，對於詩意的，輝煌的生活，他已經懂得：它們祇是在歷史的光輝里才成爲詩意的，輝煌的。他想，人們祇能把現世的存在當做永恆的存在，用不着去尋找往昔的幽靈。蔣純祖問自己：爲什麼，在失望的時候，他要到往昔去尋找幽靈？是不是在現在，在此刻，沒有一種力量可以拯救他？

「我底目的是什麼？」

他回答說，他底目的是爲那個總的目的而儘可能的工作，並且工作得好；是消滅

一切醜惡和黑暗，爲這個世界爭取愛情，自由，光明。一切能够幫助這個目的底實現的，一切能够加強他底力量的，他要，否則就不應該要。他不應該像過去幾個月所做的那樣，爲了個人底雄心，而回到內心去；他應該走出來，並且衝過去。

最初幾個月，他渴望帶着他底成就光榮地回到城里去，擊碎他底一切仇敵。這是最大的引誘，他爲這而生活。但現在，由於頻繁的懷疑，由於生活底痛苦，由於那些令人戰慄的認識，他對這個祕密的雄心已經冷淡了。在那種猛烈的努力之後，他突然感覺到厭倦了，最初，對照着那個尚未死滅的雄心，這種厭倦是帶着詩意的感傷的；後來，這種厭倦伴隨着純粹的淡漠，他又恐怖起來，覺得他底生活的熱情已經消失了。就在這種不時的發作里，他反省了他底生活和熱情。這裏不是他所理想的那個熱情，這裏是個人底實際的熱情：爲雄心而生活，爲失戀而生活，爲將來的光榮而生活。但現在他，雖然不覺得這些是可惡的，却對這些冷淡了。孫松鶴說，他是爲了在這個世界上做人而生活，蔣純祖覺得這是真理。但他隨即又放棄了，因爲他覺得這個說法其實是毫無意義的。

他永遠不能征服他底個人的熱情。現在他冷淡，厭倦，因爲他發現了，他底雄心，僅僅是爲了回到城里去做一個光榮的征服，是醜惡的，因爲，變做一個綠頭蒼蠅去嘲笑蛆虫，是醜惡的。

這種個人底熱情底消失，就等於生活底熱情底消失。懷疑是良好的，但常常是有

毒的。目前他仍然渴望做事，但不再能肯定自己底目的。在懷疑底狂風暴雨里，有一些夜晚極可怕地度過去了。他想他應該爲人民，爲未來工作，但在這中間他看不到一點點聯繫。他想過一種真實的生活，但他不能知道這種生活究竟是什麼。他想這是結婚，「但這是荒謬的！」他想。

蔣純祖祇感覺到個人底熱情，他不知道這和大家所說的人民有怎樣的聯繫。他每天遇到石橋場底窮苦的、疲憊的、昏沉的居民，在這些居民里面，每天都有新的事件發生，但總是不幸的那一類，他祇是感到傷痛、淒涼，那是，用老太婆底話說，凡是有心的人都要感覺到的。他竭力思索他們——他底隣人們在怎樣地生活，但有時他和他們一樣的窮苦，疲憊，昏沉，他不能再感覺到什麼。

但就是因爲這個，他冷淡了光榮和雄心。有一天他偷摘田地里的這包穀，被發覺到了，那個年老的鄉民向他說，耕種田地，是不容易的。他走開了，整天痛苦得戰慄。他想，爲什麼他從來沒有感覺到耕種田地底艱難？爲什麼他從來沒有感覺到被侵害的農民們底痛苦他想，他是屬於先生們底一類，他是可以繼威風的；在兒童的時候，一件偷竊的行爲可以算不了什麼，但現在不同了。然而爲什麼，大家都不感覺到自己在每天在進行着的劫掠和偷竊？

他想他幸而沒有再回到城里去，那里是，所有的先生們聚在一起，分享光榮

當他成了石橋小學底校長的時候，他便決心整頓全局，把一切工作都進行得澈底。這以前他是完全不過問事務的，他祇知道學校很貧窮。他最初對張春田很不滿，因為張春田在每次對學生講話的時候，都向學生要錢，而此外就絕不向學生說什麼。先前的校長是一個不相干的地主，隨後是王靜賢。王靜賢無論如何要把這個位置讓給蔣純祖，蔣純祖相信自己底能力，並未怎樣冷靜地考慮，就答應了。石橋小學底校長，到了他底手里便成爲一個實際的，重要的存在了。同時也就瞭解了張春田底苦衷。他開始明白，在學生中間有一大半是家里頗爲富有的，雖然他們穿得那樣窮酸；然而他們不肯繳錢。因爲各方面的破壞，他們底家長都懷着觀望的態度；假如中心小學也可以不繳錢的話，他們早就把兒女們送去了。另一些學生，是窮苦的，因爲無形中可以免費讀書，他們就對這個學校抱着天真的，忠誠的感激；他們底家長也如此。

張春田底田地已經賣得差不多了。在春季的一次危機裏，他底一個山頭，連同着那上面的樹木，以最賤的價錢出賣了。整整一個學期，教員們每個人祇能得到一百塊錢，然而大家無話可說。唯一的一個校工，一個很有風趣的青年人，他除了吃飯以外什麼報酬也得不到，然而他說，他要跟着張先生，一直到死。

蔣純祖現在明白了這個學校底各方面，他明白事情是很棘手的。然而在周圍的這些友愛的，動人的表現里，他相信自己，和張春田一起，一定不會失敗。他底第一個措施是逼出那些富有的學生們底學費來。在這一件事上顯然他比張春田高明些，就是

說，充滿着年青的熱力，兇狠些；但這兇狠也帶來了某些惡果。他招集了全校的三百個學生，首先問大家對這個學校滿意不滿意；他說，假如大家認為沒有道理，這個學校就從明天起關門。學生們回答說：滿意。於是他就開始講述張春田底家庭狀況，和張春田出賣田地的故事。他講得異常的動人，有些學生哭了。於是他說，真正繳不起學費的學生，當然不提，能夠繳得起的，他已經調查了，這裡有一張名單，如果一個星期內還不繳來，就開除。他說，這些有錢而不肯繳的，連累大家都不能讀書，是石橋小學底罪人，大家應該起來打倒他們。

在這裏，對照着張春田底站在台上向學生們要錢的疲憊的、頹唐的樣子，是出現了一個年青的、煽動的、辛辣的英雄了。張春田向他說，這樣做是會惹出麻煩來的，但他不聽。他說，假如這件事辦不到，他就辭職。一個星期底期限到了，補繳了學費來的，一共有八十幾個人，沒有補繳的，有四十幾個，於是他毫無猶豫地貼了佈告，開除這四十幾個。他注意到，這四十幾個家庭都是真正有錢的，同時是在鄉場上地位特殊的。

第二天，這四十幾個仍然來上課，他鼓動學生們把他們趕了出去。於是他們底家長陸續地來到，有些聲明他們是這個學校底債權人，有些表示他們和縣里有關係，假如不讓他們底子弟繼續上學，問題就不頂簡單。和這些頑固的人們說道理是一件痛苦的事，蔣純祖最初還客氣，後來變得非常冷淡，非常乖戾了。一個年青的紳糧氣勢汹汹地問他，爲什麼有些人不要繳學費，有些人又要繳，是不是石橋小學拿了什麼地方

的津貼？他回答說，他有錢，高興津貼誰就津貼誰。那個紳耨拍桌子，於是他們吵起來了。

第二天他發覺學校里的有些東西被偷去了，或者被破壞了。他發現學校門口有用粉筆寫的字：「打倒蔣王八！」和「石橋小學已垮台，女生出來打花排。」晚上，後院的一個教室被什麼人放火燒着了，幸虧發覺得早。這種積極的搗亂和破壞繼續了很久，接着是從外面來的，更兇狠的破壞。蔣純祖，這個辛辣的英雄，第一着就落到狼狽的處境里去了。

但他仍然幹下去。現在是輪到他來向整個的石橋場挑戰，和整個的石橋場搏鬥了。在這裏，是有着英雄的自我感激的情緒的；他現在覺得，石橋場，這裏的這些不幸的生靈們需要他，他也需要他們。從熱情的思索裏不能得到的這種聯繫，這裏就得到了。孫松鶴支持他底政策，但不贊成他底這種赤膊上陣式的豪氣。張春田同情他，但譏諷他。王靜賢開始有些怕他了。趙天知則整個地讚成他，說：痛快！痛快！

趙天知在身上帶着一把鋒利的刀。他時常把這把刀拿給蔣純祖看，並告訴蔣純祖說，敵人如果從上面來，就應從下面去撲擊，等等。在這裏，這個年青人帶着一種良善的，嘲弄的性質，表演了兇險的人生。春季的時候趙天知和女教師吳芝惠發生了戀愛。他們雙方都有着那種鄉場式的赤裸的放任。很快地，吳芝惠懷孕了。於是她離開了學校，回到家裏去。她底家庭是頗為富有的，因此是兇惡的，因為，在鄉場裏面，

必需離奇地兇惡，才能獲得，並保全一份財產。吳芝蕙是愚笨，無知，貪吃的女人，她是被金瓶梅一類的書教育起來的。她回到家裏去以後，趙天知就煩惱起來，開始對這個女人做着嚴肅的思索了。他決心娶她。

他請萬同華參謀這件事，請萬同華去替他探望他底愛人。萬家姊妹，萬同華和萬同菁，是這個環境裏的優秀的存在。在一切東西裏面，祇要有一件高貴的，人們便愛這個世界了。萬同華冷靜、嚴肅、磊落，萬同菁羞怯而簡單，她們都是樸素的女子，她們相互間的感情是動人的。她們是張春田底學生；她們底人口繁雜的家庭正在迅速地分裂、改變，一個流氓的哥哥統制着一切，她們底寡婦的母親受欺，她們這一房是家族中間最窮苦的。在這一切里面，萬同華得到了嚴格的訓練，她在年紀極輕的時候便懂得了她底命運底孤苦和人生底艱難。假如沒有張春田，她是不能夠受到教育的。現在，她底誠實、勤勞、克己，使她在家族里面獲得了被尊敬的位置：她底母親、妹妹、和弟弟，無形中被她保護着了。在這個世界上，她得到了一種自由，她無比地愛護着她底這種自由。妹妹底讀書是由於她底力量，以後，妹妹底婚事，也是由於她底力量。

她底那種謙虛，嚴格，特別是，她底那種冷淡，常常使孫松鶴和蔣純祖狼狽。由於她底這個世界上的地位，她是有着一種男性的氣質的，這造成了她底某種顯著的痛苦。她底有對趙天知是親切的，她待他如兄弟；對孫松鶴和蔣純祖，她是謙虛而嚴格

的，她對待他們如師長。對於驕傲的蔣純祖，這是一種痛苦，這痛苦逐漸強烈；他無時不覺得他對萬同華有錯，無時不覺得，萬同華謙虛和嚴刻，是他底罪惡的性格底鏡子。有一次，大家坐在一起，趙天知在講猥褻的故事，使大家發出讙笑，萬同華走進來了。大家沉默，困窘，但萬同華冷靜地坐了下來。趙天知帶着一種可愛的態度告訴萬同華他們在笑什麼，萬同華毫無表情地聽着，好像這是她底義務。趙天知講完了，她仍然毫無表情：蔣純祖突然覺得有些可怕。一個女性底絕對的自衛，造成了這種特殊的氣質了，蔣純祖頻繁地碰在這上面，他覺得這是一種冰冷的，高超的，不可思議的東西。他在這上面狼狽而苦惱，他覺得，他底偽善，他底熱情底假面，都已經拆穿；爲了解脫這個，他心里發生了曖昧的愛情：他希望征服。於是萬同華底那種氣質對他就變得更冰冷，更高超，更不可思議了。

在萬同華底一面，情形也如此；萬同華覺得蔣純祖是驕傲而高超的，根本看不起她。從深刻的自卑心發生的深刻的自尊心，這便是一切。王靜賢，大家稱他爲王老夫子或王老先生，最初曾經竭力替萬同華和孫松鶴做媒，但孫松鶴拒絕了。最初他說他沒有理由可說。後來他向蔣純祖說，他不可能去受這樣一個過於堅強，過於冷淡的，男性的女子。

萬同華對蔣純祖有溫柔的感情，她常常默默地替蔣純祖做一些蔣純祖所不能夠做的事，比方補衣服。但此外再沒有什麼表現。防禦的時候比進取的時候多；銷沉的時

候比積極的時候多，她從不表露她底內心的深刻的傷痕；她決不願讓那個不理解她的，驕傲的人看見她底熱情。

石橋小學底初級部的教員，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人物。這種人物在石鄉場上可以找到一大堆。一個男教員從前是做道士，替人家跳鬼的；另一個是鄉公所底師爺；第三個，教體育的，專門會模仿女人們底動作創造跳舞。這顯然是一種奇異的，令人惡心的天才，他夢想袍哥底光榮，在不能夠加入的時候他就冒充，以致於挨了打。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生病的，難看的女教員追求那位忠厚的，有家室的師爺。師爺用公文的格式和她寫情書。敬賀者：擬奉大函……等因，准此……師爺在這些等因准此里面描述人生底沉痛。兩個女教師里面有同性戀愛，時常噴發嫉妬底火燄。某一次宴會里，喝了一點酒，這個追求師爺的女教師哭了，她說，她不過長得老，她實際上到十八歲還差三個月。她講到她底身世，她哭得很傷心。雖然事後大家覺得可笑，但在當時，大家都感到痛苦。

另一位女教師就是趙天知底愛人吳芝惠。春季的某一天，吳芝惠突然因事回家去了，趙天知睡在她底床上。突然那位會跳舞，想當袍哥的體育教師從窗戶跳進來了，他迅速地吹熄了燈，伸手向枕頭上摸。趙天知驚叫起來——他故意如此——於是體育教師也大叫，說，捉姦！捉到了！中國底那種古舊的傳奇，都在這里發生了。萬同華這件事情怒得戰慄，她堅持地請求張春田把這位體育教師解聘。張春田諷刺地笑着搖

頭，意思是說，不必大驚小怪——很可能，這件事使張春田感到愉快，他是善良的，但他一點都不是莊嚴的。於是萬同華去鼓動趙天知了，但趙天知和他底可敬的先生採取了同樣的態度：人與人之間的性格的影響，沒有比這更鮮明，更強烈的了。於是萬同華嚴厲地責罵了趙天知……那個體育教員一口咬定說，他是去捉姦的。後來，事情過去了，他向別人說：「我以為是一個毛頭的，但是一摸，是一個光頭，呀！」顯然他很快樂。暑假的時候蔣純祖把他解聘了。後來大家知道，他跑到城裏去，在一家戲院裏當起收票員來了：收票員和袍哥同樣是光榮的，顯然他很快樂。

在鄉場上，隨處都找得到那種滑稽的小人物，他們多少是有點善良的。生活是沉悶的，但特別豐富於笑料。在鄉場上，人們是粗野的，蔣純祖和孫松鶴同樣地變得粗野了，一些猥褻的、赤裸的言詞和故事使他們有嘲笑的歡樂。漸漸地他們放肆地喜愛起這些言詞來，他們從這些言詞所得到的嘲笑的歡樂，他們覺得是對於痛苦的生活的一種救濟。他們覺得，能夠如此粗野，能夠如此坦白，是一種愉快。常常是是，祇要能夠粗野地說出來，籠罩在這一切上面的那種偽善的黑霧便會突然地消散了。對於他們有時候人生變得單純而光明；有時候他們覺得，他們已經愉快地和偽善的文化告別，而粗野地生活在曠野中了。

在鄉場上，最出色的，是地主們底宴會。那些地主們，常常是險惡的敵人，但在請客起來的時候，却對他們異常的殷勤。古樸的風習，保留在偽善的，機械的樣式

中，但仍然使人愉快。食物總是異常的豐美，蔣純祖們嘯聚而饕餮之。——這片豐饒的土地，是地主們底王國；能夠有機會在這些「宮殿」里面進出，他們覺得愉快。有一個大地主，有八個或者九個姨太太，到六十三歲還生兒子；在好些年前，他曾經組織軍隊，攻下了附近的三縣，宣佈國號，冊封王侯，做起皇帝來。他大概做了六個月的皇帝，他底宰相和將軍現在都還頑健地生活着。但往昔的怪誕的夢，留下了乾枯的屍體了：「皇帝」肥胖、遲笨，出奇地吝嗇，假如有誰要吃他，他就要怒吼起來，和他誓不兩立。有一個女地主她是以販賣妓女起家的，她底莊院最美麗；現在她退休了，但時常還有妖冶的女人從各處來到她這里；在這種時候她就大張筵席。她孤獨、兇惡。她，婊子們底女王，城市底豪華底秘密的指揮者，這個中世紀底魔女，在這片土地上孤獨地生活着，和袍界底兄弟們緊密地結合着，間接地支配着兵役和稅收，她底權力永不動搖。另一個孤獨的女地主，由於某種天啓，由於對年青時代的罪惡的懺悔，由於某個災星底預示，在她底碉樓里佈置了一個佛堂，向最高的權力奉獻了她底二十歲的女兒了。這個佛堂是神祕的，很少人進去過；這個不幸的女兒病了，爲了天堂和地獄，爲了永劫的來生，爲了某種瘋狂的，異教的火燄，她底母親給她送來了鴉片槍。現在，有人說她快要死了，就是說，爲了她底母親緣故，快要到天堂里去了；有人却說她底肚子已經因爲某種平凡的緣故大起來了。她底那個碉樓是建築在山巖上的，樹叢圍繞着，在落日底光輝里顯出莊嚴的黑影，在月光的夜里顯得兇惡而美麗。

他還有無數，無數的故事和現實，回憶底慘淡的暗影和現在的生命與自由。這是牧歌的世界，這是異教的世界，這是中國人底世界。這是壯烈的，詩意的，最美，最善的生活。這世界是蔣純祖所拒辭，又是他所渴望的一切。

現在蔣純祖帶着他底英雄的梦想面對着這一切了。八月上旬的一天，一個叫做李秀珍的十七歲的女學生敲開他底房門，走到他底房里來，在說話之先使流淚。這個女學生聰明、美麗，蔣純祖覺得自己常常被她迷惑。蔣純祖知道她祇有一個母親，很窮，生活很艱難。

「爲什麼？」蔣純祖問。

蒼白的萬同華走了進來，替李秀珍說了一切：她底母親已經答應以兩千塊錢的代價把她底第一夜賣給一位少爺，就是說，這是第一夜，一位少爺，然後有第二夜，第三夜，第二、三位先生或者少爺。

「是嗎？」蔣純祖站了起來，問。

李秀珍哭着點頭。於是蔣純祖看着她，這種目光，萬同華覺得可怕。蔣純祖看穿了李秀珍身上的那件粗糙的藍布袍子，看見了那第一夜了。

「張先生曉得嗎？」他坐下來，以特別柔弱的聲音問萬同華。

萬同華點了頭。

「他怎麼說？」他問，用同樣的聲音，顯得疲乏。他心里的那種猛烈的火簇使他，疲乏了。

萬同華說，張春田表示沒有能力過問，祇能讓李秀珍退學。

「你是要退學嗎？」蔣純祖溫柔地問，笑着。

「是，是的！」李秀珍說，於是她就跑下來了。

「起來！」蔣純祖嚴厲地叫。這時孫松鶴走了進來，站住了。

「萬先生，請你領她到你房里去。」蔣純祖說。她們走出去，蔣純祖在床上躺了下來。

孫松鶴已經從張春田那里知道了。孫松鶴曾經向蔣純祖讚美過李秀珍底純潔和美麗：孫松鶴面頰打抖，在房間里猛烈地徘徊着。

「你有兩千塊錢嗎？」蔣純祖問。「在兩天以內？」他加上說。

「兩天以內沒有辦法。——你呢？」

「我想是這樣：我們大家分頭去湊。」

孫松鶴提示說，兩千塊錢是不夠的，並且以後的問題很難處置。他們又沉默。

在這裡，特別在熱情而年青的人們里面，常常有自我底絕對的擴張。這個絕對的自我，以承担人間底一切不幸為使命，莊嚴而美麗——他們自己感覺到這個——站起來向全世界挑戰。在這種精神狀態里，有着一種樸素的，天真的愚昧，同時有着一種

華麗的矯飾。騎士和俠客以一種虔誠的，禮儀的風度，以一種優美的，對最高的權力負責的形式安排了這個絕對的自我，就是說，以對於光榮的傳統的服從安排了這種絕對的自我；但在這裏，一切從內心爆發，不對任何傳統負責，並且不受任何傳統底控制。或者這裏是表現了這個時代底虛榮心和別的。這種擴張和矯飾，過了日常底限度，每次總以個人底生命面對着生與死；事實底進展却常常並不如此，所以這些生命，這些自我，就常常迅速地從它們底高貴的世界里跌下來，變成罪惡的。而且，這一切常常是令人難堪的。蔣純祖向朋友說，他決不會懼怕什麼以後的問題，在這裏，他是面對着生與死。——他已多次地這樣地獻出了生命，然而這個世界，在它自己底秩序里運行，並不接受他底奉獻。在熱情里他想，以前他決不想結婚，現在他可以肯定結婚這個東西了，他可以和這個不幸的女學生結婚。他差不多要向孫松鶴表示這個意見了，張春田憂鬱地走了進來。孫松鶴同樣有這種思想，但比較實際一點：他確信他可以愛這個女子；他想，假如有困難在哪里？人們很容易體會出來現實的秩序對於這種夢想和情熱的嘲笑是怎樣的一種東西：它立刻便要把這些堂，吉訶德從他們底高貴的世界里拉下來，使他們變成罪惡的了。所以，春田純祖出現，便成爲一種救濟了。

張春田苦惱地，憂鬱地坐着，最初看着窗外，然看着他們。他記得他底所有的學生們底遭遇：留在他底身邊的，是趙天知和萬同華姊妹；有一些人變成了他底仇人；另一些人弄到最墮落的生活里去了；但最慘痛的，是現在的這件事。他想他已經經歷

得那麼多，那麼多，但對這樣的世界，不能期待比這稍微好一點的東西了。但他覺得很痛心；他覺得銷沉，他看見他底各種樣子的學生們在他底疲憊的身體面前淡漠地走了過去。

「灰心，灰心！」他低聲說，搖着頭。「各人有各人底生活啊！」
蔣純祖難受地看着他。

「沒有辦法。」

「難道就看着她……」蔣純祖沉默。

「是的，看着她！我底學生有千把以上，我就是看看他們！他們也看着我！」張春田憤怒地說。「你們在想些什麼啊？」他忽然笑着問。顯然他已經明白了蔣純祖們底心情，這種熱情和現實的鮮明的對比使他覺得快樂，他心里忽然有嘲笑的情緒，他底眼睛發亮了。

「說真話，老兄：我勸你們哪個把她娶了吧！」他說。於是他坐到蔣純祖身邊來；「你想，除了這就再沒得別的法子了！我担保做媒！怎樣，老孫你來吧，」他彎着腰活潑地坐到孫松鶴身邊去，詭譎地說；「我曉得你早就有意思了啊！」

「說正經話！」孫松鶴嚴厲地說。

「哪個又是開玩笑啊！怎樣，啊？」張春田認真起來，並且歡欣起來，大聲說，活潑地把上身仰到後面去，笑着看孫松鶴。

「哪里這樣容易！」孫松鶴說，臉打抖。

「那麼你心里是願意了，是不是？這才對啊！」

「說正經話！據你看，兩千塊錢能不能對付？」

「那麼你總是答應了！是不是？」

「放屁！」

「要得麼，要得麼！」趙天知站在窗外，大聲說。

「你去娶她麼！」孫松鶴憤怒地說。「老蔣答應，怎樣？」他嚴肅地向蔣純祖說。然後強烈地笑了一笑好像有火燄在他底臉上燃燒。顯然的，在此刻的單純里，他認為這件事是可能的。張春田，認為他們在互相謙讓，快樂地做了一個鬼臉。蔣純祖激動，混亂，奇特地覺得歡喜，興奮地笑了一笑，但同時覺得這件事是再也沒有可能了。它本來就沒有可能，而且現在那種絕對的熱情消逝了。這時萬同華姊妹領着李秀珍來，蔣純祖突然意識到自己心里的感情是醜惡的。

趙天知站在窗外，在緊張和兇惡的情緒中，以他底那種可怕的眼光注視着李秀珍。他無歡樂，無感情地笑了一笑，露出牙齒來。這個世界觀察這件事，在嚴肅的一面以外，有色情的一面，它在某些時間里就減輕了事情底嚴重，消滅了那種絕對的熱情；並且有世俗的一面，它提示人間底故事底冰冷和平凡；蔣純祖現在感覺到了這個。蔣純祖回到他底內心去了。那種對於人間底善與惡的絕對的，單純的熱情，變成

一種痛苦的自我省察了。於是，人們看到，趙天知站到這種絕對的熱情上面來了。但這並不是那種自我擴張，這是一種絕對的，實際的正義感。蔣純祖企圖在一切里面找到自己底存在底意義，趙天知則在實際的正義和仇恨里面和一切共同的生活，他底嚴肅和荒淫是這個世界底嚴肅和荒淫。

大家沉默地，嚴肅地看着李秀珍。房里的空氣，使李秀珍一走進來便感覺到，她是失望了，但她應該感激；她是莊嚴的。李秀珍覺得，大家都注視着她底不幸，大家都絕對地沒有力量拯救她，因此，對於這件不幸，她自己底生命比一切人都有力，她是莊嚴的。她沉默地站着，垂着頭。在這里，她很明白她底簡單的生命比一切人都有力，正如一個將死的人，在別人爲他而絕望地痛苦的時候，他明白，對於死亡，祇有他自己底生命能够承擔。

「你跟你媽媽吵過沒有？」張春田沮喪地問。

李秀珍不回答，垂着頭，站着不動。

「天知你幹啥子？」萬同華憤怒地說。

趙天知從窗戶跳了進來，在手里抓着他底那把尖刀。

「我把這刀給你。」他冷靜地，簡單地向李秀珍說；「我跟你一路去見你媽媽。」
他說。

李秀珍冷靜地向刀子看了一眼，接了過來。但萬同華立刻就奪了過去。

「沒有關係。」李秀珍向萬同華說，悽慘地笑了笑。「張老師，我生生報答啊！」她說，向張春田跪了下來。這個女孩子，由於這件不幸，是突然地成熟了，她冷靜地，嚴肅地跪了下來；她覺得她是有罪的，她跪下來，因為她應需要平安。對於人間底罪惡，她已經迅速地獲得了理解了。她已經決心對她底媽媽放棄反抗，他爲這而請求饒恕。她明白她不能用饒恕，但她底心需要平安。她跪着，說，她不能用刀子對付她自己，也不能用它對付別人，因爲她底媽媽是很苦的。張春田嚴肅地看着她，然後不停地點着頭；張春田眼里淚流了出來。她拉李秀珍起來，李秀珍哭了。

「你自己仔細想想！你自己仔細想想！」蔣純祖憤怒地說。

「蔣老師，我沒得法子啊！我一點都……都不配啊！」女孩哭着。

「那麼我跟你去見你媽媽！天知，我們去！」

「把刀子還我。」趙天知嚴肅而親切地向萬同華說。

「不！」

「還我！」趙天知說，興奮地，嘲弄地笑了一笑。顯然他覺得，恐嚇萬同華，是很快樂的。

萬同華把刀子藏到背後去。李秀珍長懼地看着那把刀子。

「趙老師，我求你啊！」李秀珍跺腳，哭着說。

孫松鶴站了起來，說他也要去。這時傳來了騷鬧的聲音；李秀珍底母親追來了。

學生們知道了這件事，隨着那個憤怒的女人跑過狹窄的走道，擁到窗口來了。蔣純祖憤怒地打開門，面對着那個憤怒的女人。

「好極了，現在刀子有用了！」看見了兇惡的面孔，蔣純祖想。

李秀珍是偷着跑到學校里來的。母親尋到街上，聽見中心小學底一個教師說，李秀珍已經跟蔣純祖跑掉了。很快地整個的石橋場都知道李秀珍已經跟蔣純祖跑掉了，並且還有關於萬同華的別的謠言。於是，整個的石橋場，就是說，石橋場的所有的優秀的代表們，都隨着這個憤怒的女人跑到石橋小學來了。在鄉場上，人們是容易吃驚的……這件事現在熱鬧起來了。

看見了女兒，那個母親就瘋狂般地衝了進來。女兒畏縮地退到牆邊，趙天知走到她底面前。萬同華迅速地把刀子藏到床單下面，並且在上面坐了下來，因為現在的情形顯然不再是開玩笑的了。

蔣純祖攔住了那個母親，問她爲什麼衝進來。於是女人破口大罵。鄉場上的這種女人，是不頂好惹的，但蔣純祖在這里毫無顧忌了。他叫學生們拿繩子來。很快地繩子就從窗外拋進來了，於是蔣純祖喊叫校工。他憤怒地說，他要把她捆到重慶去。她看見繩子，女人就劈臉給蔣純祖一個耳光，然後滾在地上大哭。

蔣純祖盼顧，尋找刀子。趙天知吼叫起來，顯然以爲吼叫可以嚇住這個女人。顯然的，他們底這些做法，是很天真的。但現在事情難以結束了，一個袍界底大哥，一

個陰險的，冷靜的人走進來了。他一口咬定蔣純祖企圖拐騙良家婦女。

「放你媽屁！張春田跳了起來，叫。那個大哥向他笑，說，他祇是說蔣純祖。」

「放你媽屁！我在石橋場碰得過你，你說吧！」張春田叫。「現在你叫李秀珍自己說，你叫她自己說！」

「罵人，老哥！」大哥陰險地笑，說，「恐怕不方便吧？」

「何寄梅，何寄梅，你是鄉公所主任，」張春田說，走到窗邊去。他現在需要朋友了，但他所遇的不是朋友，而是冷淡的敵人。「你是為民父母，哪，賣屁股的！賣屁股不賺錢，就幫着來賣屎！」他大聲說，痛苦地，笑出聲音來。

他是憤激而痛苦。孫松鶴希望阻攔他，他向孫松鶴發笑，好像有些瘋狂。大家覺得混亂，這時瘦弱的王老夫子從學生們中間擠了過來，伸頭向里面看。蔣純祖向他好像說：「你看！——於是他又有力量。」

「你招集大家在操場上集合。」蔣純祖走到窗邊，向一個學生低聲說。立刻，學生們退去了。

蔣純祖重新有力了。他請大家到外面去說話。他最先走出去，冷淡而兇惡地走過那些鄉場要人們。蔣純祖突然有感動，他覺得，在這個世界上，祇有窮苦的，純潔的兒童們是愛他的。他覺得，那在肉體上所不能表現的絕對的憤怒，現在，由於愛情和

信心，可以整個地、輝煌地表露出來了。看到了在操場上列隊的，因他底來到而肅靜的學生們，他便相信自己能够戰勝一切。

大家跟着他走了出來。那個兇惡的母親追着她底恐懼的、沮喪的女兒。女孩覺得目前的這個場面是可怕的；但這一切有一種吸力，當蔣純祖向她招呼時，她就走向蔣純祖。她垂頭站着。

「同學們，這就是大家底最聰明，最可愛的同學李秀珍，」蔣純祖大聲說，因流淚而停頓。「大家都曉得她要離開石橋校了？這個女人，就是李秀珍的媽！」蔣純祖說。」

「操你底祖宗！」女人罵。她拖女兒，但女兒不動。

「現在她底母親要把她賣了，」蔣純祖冷笑着，說，「爲了兩千塊錢，把她賣了！李秀珍今年才十六歲，對於這樣的母親，對於這些萬惡的東西，大家是不是要發誓不兩立！現在李秀珍站在這裏，大家是不是要發誓一生一世記住這件事，替李秀珍報仇？」

「是的！」學生們喊。

那個要被大家記住，一生一世地報仇的女人向蔣純祖衝過來了。蔣純祖猛力推開她。趙天知走了上來，攔在他們中間。

「李秀珍從現在起要離開大家了，從今以後，她就再不能讀書，再不能過人的生

活，她要被人家玩弄，被人家壓迫，被人家強姦，一直到死！李秀珍今年才十六歲！」

李秀珍激烈地哭了起來。夏季底酷熱的陽光從密雲中照了出來，操場一半在陰影裏，差不多所有的學生都哭了。

「上帝幫助我，並且饒恕我！」蔣純祖想。

「我們現在和李秀珍告別！同學們，大家要記住李秀珍底事情！假如大家以後也遇到這一類的事情，大家就要起來反抗！」他向那些站在陽光中的，哭泣着的女孩們看了一眼，他底眼淚流了下來。那些年幼的孩子們，不十分知道這件事情，但跟着大家哭泣。

「我來生報答你們！我來生報答你們！」李秀珍哭着大聲說。

「同學們！現在我們唱校歌向李秀珍告別！」蔣純祖說。

校歌好久不能唱起來，因為大家在哭。第三次開始的時候，從後推出來了一個男學生底聲音；這聲音孤獨、勇敢、莊嚴、它唱：「在石橋場底美麗的土地上，——蔣純祖看見了一張嚴肅的、無畏的、瘦削的臉。在第二句上面，全體唱起來了。他們底聲音整齊而嘹亮。

校歌是蔣純祖底創作。學生們唱：

「在石橋場的美麗的土地上，

應認有美麗的生活，
在我們的窮苦的鄉村裏，

我們要有勇敢的精神！

我們要前進，像兄弟一般地親愛，前進！」

蔣純祖注意到，在站在台上的所有的人裏面，祇有趙天知一個人唱歌。趙天知伸直喉嚨，發出粗糙的聲音，總是比學生們底聲音落後幾拍，在學生們底嘹亮而整齊的歌聲里，他底叫喊是一個獨特的存在，但他毫不自知——他是非常的認真。當那個女人再一次地企圖衝鋒過來的時候，他就敏捷地轉身，張開手臂，但仍然繼續唱歌，就是說，發出叫喊。他張開手臂，好像歌聲要求他如此。

歌聲之後，是大的寂靜。學生們注視着垂着頭的李秀珍。

「大家解散！但是不許跟着李秀珍走！」蔣純祖說。然後迅速地轉身，不看任何人，大步向裏面走去，

「蔣老師！」李秀珍突然受驚地喊。——顯然她明白一切已經不可挽回了——然後痴痴地，恐懼地看着她底母親。她底母親憤怒地向她走來，同時學生們發出叫喊向台階奔來，把她們包圍了。

做這種衝鋒的，有一百多個少年。他們包圍了台階和走廊，在強烈的陽光下擠動，吼叫着，要求打死這個罪惡的母親，並且擲過石子來，窗上的玻璃被擠碎了，少

年們發出更大的聲音，湧了過來。何寄梅和那個大哥憤怒地衝了進來，那個母親大聲哭叫着。

被蔣純祖煽動起來的這個暴動看來不可收拾了。蔣純祖本人並不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面對着這個世界，這些窮苦的少年們底這個動人的暴動便成了某種顯著的陰謀了。石橋小學底教師，沒有一個出來干涉的，他們冷靜地站在旁。石塊、木棍、和碎玻璃在陽光中閃耀，飛舞，那個母親臉部被擊傷，那個大哥的鼻子破了。

大家叫喊：不要打着李秀珍。李秀珍流汗，腮邊掛着眼淚，以恐懼的，朦朧的眼光凝視着她底同學們。趙天知擠了進去，假裝排解，在裏面擾動，使學生們衝得更近。孫松鶴和張春田，覺得已經到了限度，開始阻攔。這時蔣純祖奔了出來。

孫松鶴用眼睛做暗號，要蔣純祖退回去。蔣純祖抱着手臂站下了。孫松鶴戰慄着，發出可怕的喊，使少年們退後。於是那個受傷的母親衝了出來，奔向蔣純祖。

「站住！」孫松鶴可怕地喊，那個母親站住了。

「馬上走開！出事沒有人負責！」孫松鶴厲聲說。學生發出吼叫。

於是那個母親，和她底同伴，領着李秀珍往外面走。學生們突然地沉靜了。當那母親叫罵起來的時候，學生們向門口奔去。

「李秀珍，再會！」大家喊。

「再會！」

「再會了，李秀珍啊！」一個女學生高聲喊，接着她哭起來了。

中心小學底教員們留着沒有走，他們希望有愉快的議論。蔣純祖仍然站在那里，唇邊有冷笑；萬同華和趙天知站在他底身邊。張春田走到那些客人們底身邊，毒辣地嘲笑他們。

「中心校底先生們，請你們走開！」蔣純祖大聲喊。

中心校裏面有解嘲的笑聲。何寄梅和一個妖冶的女教師最先往外走，這個女教師是萬同華底同學，就是說，是張春田的學生。她回來看了兩眼，顯然她覺得萬同華底站在蔣純祖底身邊，是很有意思的。在鄉場上，大家傳聞蔣純祖本來是窮得連飯都吃不成的；他們說，祇有傻瓜張春田才收留這種叫化子。關於蔣純祖和萬同華有很多的謠言。

「萬同華硬是安逸呀！」周國樑，石灰窯底主人，往外面走的時候，大聲說。他底意思是：蔣純祖戀愛李秀珍，萬同華，站在他底身邊，就硬是安逸。他得意地整理衣領：在鄉場上，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動作。他底朋友們發出快樂的笑聲。那個妖冶的女教師回頭，露齒而笑。美人底動作，是配合着英雄底動作的。周國樑又整理衣領，然後揮舞手杖。

萬同華蒼白，嚴厲，走下子台階。

「周國樑，你該呀？」好懂其詞。

「我說：硬是安逸呀！」

「周國樑！」萬同華痛苦地嗅鼻子（蔣純祖覺得痛苦）。「你當心一點！」她說。

「兇豚子！」周國樑憤怒地說，挾着手杖，整理衣領；他底手在顫抖。主要的，蔣純祖底尖銳的，輕蔑的目光使他憤怒。

萬同華冷笑着。

「萬同華，……你要真是有種的，你走過來！」他說，同時上前了一步。

蔣純祖輕輕地走下台階。萬同華冷靜地，迅速地走到周國樑面前。

「我走過來了，請問你怎樣？」她說，看着他。

對於萬同華底這種勇敢和堅決，鄉場底少爺們是非常不習慣的。他們底威風，是虛腫的東西；發揚，並保衛這種愚昧的虛榮心的，是鄉場式的冷潮熱諷；愈是愚昧，就愈是虛榮愈虛榮，就愈滑稽。因為他們是鄉場底權威，所以他們必定比一切人懂得多。因為這個，一切女子都應該使他們快樂；因為這個，他們在碰到萬同華的時候，就特別的不愉快了。

像一切統治者一樣，他們確信他們是精神上的統治者。但蔣純祖以他底高傲的輕蔑絕對地動搖了他們；張春田所不能動搖的，蔣純祖沉默地把它動搖了。所以，他們從不能快樂地嘲笑蔣純祖；遇到蔣純祖，他們就要在那種敵愾里顫抖起來。他們多半

當着蔣純祖嘲笑石橋小學底另外的人，但蔣純祖總是輕蔑地沉默着。所以，當時蔣純祖走下台階，萬同華堅決地走到他們底面前來的時候，他們便緊張起來了。

愈是愚昧，愈是虛榮，就愈是冷嘲，這特別在鄉場上是如此的。這些少爺們，祇是在黑暗里幹着一些愚蠢的、殘酷的事，面對着嚴肅的，因正義而堅決的對手的時候，他們差不多總是軟弱可憐的。這些虛榮的小人物，的確也多半是軟弱可憐的。他們用嘲笑保衛自己。他們一面發怒，一面看着逃脫的路，於是在最後他們就變得非常的滑稽了。

萬同華底嚴厲和堅決，使周國樑覺得不值得再鬧下去了，就是說，鬧下去就太無趣了。「中庸之道，盡乎此矣。」但由於蔣純祖底輕蔑的目光，他覺得他必需收場得有面子些——於是就來了滑稽。

「我站在這裏，周國樑！」萬同華輕蔑地說，「我手無寸鐵，隨你怎樣吧！」她說，顯得無可挽回。

「不過叫你站出來玩玩，哪個可要你怎樣啊！」

「周國樑，說清白點！」萬同華嚴厲地叫。

周國樑假裝覺得奇異，好像偷錢的小孩被大人責問時假裝覺得奇異一樣，盡可能地瞪大了。眼睛看着萬同華。滑稽快要到來了。

何寄梅走過來和解，周國樑跳了一下。「我向何寄梅發脾氣了，大家看呀！」他

底奇怪的動作說。王老夫子拿着烟桿跌躑地走了過來。

駝背的，眼睛模糊的老人把鼻子湊到周國樑臉上去，憤怒地笑了兩聲。

「我底眼睛就是瞎了，也要摸一摸你們這些無恥的東西，怎樣長大的呀！」他跳着腳，向後面搗動肘肘咬牙切齒地叫。

「算了罷，摸一摸他，摸一摸他！」何寄梅快樂地笑着說，他們表演滑稽了。

「王老先生你過來！」萬同華；「你侮辱我，周國樑！我在石橋場是不會怕你的！我發帖子，明早在茶館里大家見！」她說。

周國樑彎着腰，睜大眼睛看着她，假裝覺得奇異。

「啊，你發帖子？有油大吃沒得？有油大吃沒得？」他忽然快樂地笑着盼顧。但大家不笑，於是他底臉發紅他瞪大眼睛看着萬同華。「有油大沒得？沒得油大我是不來的啊！」他做了一個滑稽的鬼臉，但他底腿在痛苦地顫抖。他盼顧，又笑。「你們幫忙啊，你們都笑啊！」他底這個動作說。於是他底朋友們笑了：他底滑稽使他們笑了。於是他得意起來，他底臉死白，他手舞足蹈。

「要得麼，摸一摸我麼！」他跳了起來，滑稽「他向王靜賢說。「沒得油大我是不來的啊！」他滑稽地跑到門口，大聲說。於是，在他底英雄的生涯里，就又增添了一件永不磨滅的光榮了。

蔣純祖看見萬同菁走到萬同華身邊去，拉着姐姐底手，和姐姐一路走進對面的走

意。蔣純祖覺得痛苦，他轉身走進自己底房間，輕輕地帶上門。

特別在夏季，人們覺得有一種力量在自己身上覺醒，這種力量不能在實際的生活和日常的事務里面得到啓示，滿足，和完成，它是超越的，它常常是可怕的。在這種力量底支配下，人們大半的時間覺得陰鬱，苦悶，覺得都毀壞了，少數的時間在心里發生了突然的閃光，在無邊的昏倦里發生了突 的清醒，人們覺得沒有道德，沒有理論，沒有服從，祇是自己底生命是美麗的，它將衝出去，並且已經衝出去了：破壞一切和完成一切。藝術，特別是音樂，能夠產生這種力量，在藝術，音樂里面，這種力量是美麗而愉快的，它包含一切真理，但在實際生活里，這種力量却產生痛苦的，甚至至是罪惡的印象。

這種力量在蔣純祖身上特別強烈。情慾表現在微小的動作中，表現在肉體的窺探中，表現在美麗的、壯快的想像中，但他底整個的生活說：這一切是罪惡的。酷熱的天氣，大量的昏倦，懶惰，在中間有痛苦的掙扎，每個深夜里他清醒了，「瘋狂的生活！」他說；最後是灼燒的痛悔，對自己底整個生活痛悔。

人們總是不滿足已經得到的，每一個人都追求自己，於是友情變成敵意。在窮苦的，實際的生活里有很多嚴格的東西，因此蔣純祖覺得世界是冷酷的。孫松鶴有時對他特別的嚴格，在金錢上面，他們都感到痛苦；在生活態度上面，他們互相驚動，互相衝突；在對於將來的希望上面，他們每個不承認另一個，蔣純祖是回到了他底夢想

里來。在這里，夢想底意義是：他，蔣純祖，要勝利，爲了使他底朋友經歷到最可怖的痛苦，他想他將冷酷地死去，爲了使他底朋友痛苦。

他們常常很多天不說一句話，他們確信他們知道對方在想着什麼，因爲他們知道他們自己在想什麼。他們對對方底眼光，動作感到厭惡。蔣純祖是沉默的，因爲這一切使他對他底夢想更溫柔，因爲他自信他比孫松鶴更能體會內心底一切和人間底一切，並且因爲他比一切人更愛自己，更愛美麗的，雄大的不來。在這里，雄心和內心底那種敏銳的才能支持着他，給他以美感。他記得在精神上他每次總能够勝利地壓倒別人，這使他感到快樂。

站在內心底優越上，他同情孫松鶴。很難確定，在他們兩個人里面，誰更需要，更愛朋友。孫松鶴尊重蔣純祖底音樂才能，但對它無興趣；蔣純祖輕視孫松鶴底生活和學習，但對孫松鶴本人感到敬畏。孫松鶴樸素地說述他底苦惱，蔣純祖則從不如此：蔣純祖嘲笑，戲弄，表現得異常的強烈。孫松鶴無法同情蔣純祖，因爲蔣純祖自己已經同情了，他祇需要讚美。就是這樣，蔣純祖昇到優越的地位上來了——他自己覺得是如此。

孫松鶴異常的謙遜，常常使蔣純祖惶惑。因此，在某些時候，蔣純祖就覺得謙遜是虛偽的。他，蔣純祖，決不謙遜：能夠飛得怎樣高，他就要飛得怎樣高。他底雄辯的才能和動人的、深邃的思想力，常使使孫松鶴困惱。三天以前，他們對政治和歷史

的問題發生了辯論，由於辯論時的痛苦的感情，他們一直到現在都未能愉快地說話。李秀珍底事情使他們突然地和諧起來。事情過去，蔣純祖走進房，希望孫松鶴隨着他進來，但孫松鶴却回去了。

——他居然這樣的驕傲，很好！——蔣純祖憤怒地想。

於是他就不可想到別的，不可能想到孫松鶴此刻的痛苦。孫松鶴因李秀珍底事情而有痛苦。他居然對這個不幸的少女抱着胡塗的幻想，他不能饒恕自己。此外，他覺得，在這個世界上，他是什麼能力也沒有，什麼成就也沒有的。他想他應該憎惡蔣純祖底英雄主義。他帶着冰冷的感情回到麵粉廠去，一想到李秀珍他就戰慄。他想李秀珍將被她底母親綁起來，剝去衣服，等等他企圖整理一下帳目，但不可能。他看見那個昏沉的，赤膊的工人；他底可憐的小機器在動作着，發着笨重的、機械的聲音。他突然覺得他應該關閉麵粉廠，離開這里。他跳了起來，叫工人停止工作：停止那種可厭的、呆笨的聲音。機器停止了，他聽見了強大的水流聲。他走到窗口，凝視着水流。

各處是尖削的，奇怪的巖石，房屋底左邊有險惡的，美麗的石淵。水流瀉到石淵里面去，向房屋流來，衝動麵粉廠底車輪。但現在車輪被提了起來，停止了：水流發出深沉的，強大的聲音。水流在巖石中間形成迴流和漩渦，在巖石上面飛濺着，然後跌到深淵里去。孫松鶴想，他底生活正是這樣：這里是漩渦，那里是苦惱的迴流，被

一個盲目的力量支配着，不能知道明天底遭遇。那是深淵，那是更深，更深的深淵。強烈的陽光照耀着，河岸上有沉悶的蟬聲，到處是豐富的，鮮明的顏色，到處有光采。孫松鶴覺得苦悶和孤獨。

太陽漸漸地落下去了，那種灼燒的，莊嚴的紅色在山野上輝耀着。孫松鶴想到了蔣純祖，希望蔣純祖來看他。突然他心里有強烈的渴望：他渴望蔣純祖來看他。這種渴望是這樣的強，以致於他覺得蔣純祖已經來了。他跑到麵粉廠外。太陽沉沒，坡上有光輝；沒有蔣純祖。他底下領打顫，他覺得，在曠野中，他是孤獨的。他走到坡前又走回來，「假如他根本不高興你？他是驕傲的，我是孤獨的！」他想，他走到田野里去。

「要緊的是和痛苦鬥爭，和寂寞鬥爭！你以後永遠是一個人！但是，寂寞啊！沙漠般的世界啊！」他想。

晚飯的時候趙天知來了。他問到蔣純祖，趙天知說，蔣純祖睡覺了。隨即趙天知離去了。迅速地來了暴風雨……

孫松鶴在黑暗里站在麵粉廠門口。膨脹的，潮濕的風在山野里吹着。可以覺察到天上的稠密的，沉重的，迅速地移動着的黑雲。石橋場底燈火微弱地閃耀着。猛烈的雷聲和閃電，在閃電里短促地，美麗地顯現出來的坡上的搖曳着的樹木和某一間孤獨的棚屋大雨來臨了，孫松鶴呼工人照應屋子，猛烈地向坡上奔跑。

人們爲對女子的愛情做過這樣的奔跑，現在是，在孤獨的、痛苦的生活里，孫松鶴爲友情而在暴風雨中奔跑。閃電照見一切。閃電照見樹木、棚屋、池塘，從坡上流瀉下來的水，和緊密的、瘋狂的雨。

閃電照見一個人影在坡頂上出現，停留了半秒鐘或是一秒鐘，迅速地奔了下來。這是蔣純祖。孫松鶴大聲地喊叫起來，衝上去，抓住了蔣純祖底手。

「你終於來了啊！」他叫，流下淚來，他用力地握着蔣純祖底手，使他發痛。

回到麵粉廠里，孫松鶴平靜——，接着就冷淡了，因爲他發覺他們之間沒有什麼新的話可以說。主要的，孫松鶴現在重新覺得孤獨，覺得他底生活是艱苦的。下午的時間里他是痛苦地，灼熱地感覺到這個，但現在這是一種清醒的，嚴肅的感覺了。

他們很快地就沉默了。孫松鶴想人們總是自己欺騙自己，以後他對待自己應該更嚴厲。蔣純祖興奮而不安，想說話，但孫松鶴使他感到敬畏。他們不停地抽烟。暴風雨繼續着。

「睡吧。」好久之後，孫松鶴說。

「好的……我又想離開這里了。」蔣純祖困難地說，眼里有光輝。

「是的，我是孤獨的。」孫松鶴想，冷淡地看着蔣純祖。

「你剛才說你想把麵粉廠關門，那是怎樣的？」蔣純祖問。

「想想而已。」

「將來會怎樣呢？」他說，指石橋場底一切：他因孫松鶴底冷淡而發抖。
「萬劫不復！」孫松鶴憤怒地說——顯然這面有着向蔣純祖發怒的成份——臉孔打抖。

於是他們沉默很久。孫松鶴忽然取出錢來，在桌上推給蔣純祖。

「幹什麼？我不要的！」蔣純祖說，臉紅。

「你拿去。」孫松鶴說，站起來，走到里面去。

「喂，喂，出來！」蔣純祖大聲喊。

瘦削的，帶着疲憊的表情的孫松鶴走了出來，蔣純祖站着，看着他。顯然他想說什麼，現在却說不出來了。他羞怯地笑了一笑。然後苦惱地站着不動。

孫松鶴帶着一種力量看着他。他嚴厲，仇視，發現了蔣純祖底一切弱點。常常的，在痛苦的生活里，每個人都苦鬥着，他們中間一個壓倒了另一個。此刻，在混亂里，蔣純祖自覺有錯，認識了他自己底痛苦的，罪惡的性格，有軟弱的心情：孫松鶴壓倒了他。孫松鶴急劇地走到牆邊，又走回來：人們常常在興奮地做一些急劇的動作，在這種時候，他們底思想不聯貫，然而鮮明。房間里沒有別的聲音。外面的雷雨突然遠去，又突然近來；從窗戶里吹進猛烈的風來。

孫松鶴徘徊了很久，最後在蔣純祖面前站下，臉孔打抖。

「你近來怎樣？」他問。

「很好。」蔣純祖謹重地說。

他開始有了自負的情緒，他浮上笑容了。他想：他底痛苦和罪惡，正是他底優越的證明。

「我有一個感覺，」孫松鶴說，徘徊着；「我覺得你不應該這樣。」他說。

「我怎樣？我想我祇有這樣。」

「你和你自己作戰，我知道。」

「並不然。我很愛惜自己，可愛的自己。」蔣純祖說，冷笑着。

「這簡直是毀滅！」孫松鶴嚴厲地說。

「毀滅很好！」蔣純祖冰冷地說，但眼睛潮濕了。

「胡說！」

蔣純祖沉默着，猛烈的，潮濕的風吹進來，他舉手罩住燈火。

「你將離我而去，我也將離你而去：我們底路都很長！」他說，微笑着看着孫松鶴。

孫松鶴沉默了，走到窗邊。蔣純祖自覺他底話，是這個時代底宣言，有辛辣的，快樂的情緒。他覺得這是現實，他說出來，因為他能夠，並且希望承擔。他長久地坐着不動，用手罩住燈火。

「你覺得我們希望什麼呢？」他大聲說。孫松鶴回頭，看着他；「像你所說的，

我們沒有被愛：那麼要不要被愛？」他問。

孫松鶴走到他底面前，臉部表情急劇地變化着，看着燈火。他覺得他什麼也不能够說，於是他低聲說他要睡了。他走了進去。

「我說的話我自己能不能負責？爲什麼我不告訴他，我懷疑，懷疑，今天下午我經歷到可怕的懷疑！」蔣純祖想，望着孫松鶴走進去的門。「爲什麼我這樣肯定，這樣自私，這樣誇張？沒有用，我永遠如此！必需痛苦鞭打，從鼻子上流血，不要絲毫的慰藉，直到死去，……常常企圖安慰自己是可恥的，」他興奮地想，「必需記着你底可恥的過去，必需記着你剛才的墮落和卑怯！最好是完全制盡，痛苦到死，連懺悔的安慰也不要，因爲你明天還要墮落！這樣到達你底最大的限度，瀕於死滅，然後你才能再生。然後你才能起來，感到早晨是光明的，工作是正直的。不然就是永遠的黑暗和迷惘，黑暗的，無恥的誇張，黑暗的，可憐的偏見！你覺得痛苦，因爲這里沒美麗的女人激賞你，沒有當代的權威向你伸手，多麼卑劣！冷的，完全冰冷的思想，看見虛榮心，看不見真實的生活，拿那些虛偽的感傷主義來安慰自己，說：我對一切都厭倦了！多麼無恥！說：我祇求死心——多麼可恥！」

「啊，我想得多麼疲弱！」他想，他站起來迅速地走到窗邊，房里的燈火被風吹滅了。他長久地站在黑暗中。他覺得，經過了白晝底可怖的騷擾，他現在完全清醒了。

在也氏思想興奮的時候，雷雨底興奮的聲音變得悠遠；思想中斷，靜止，雷雨底

大聲就奔撲過來。他安然覺得他底革命有力，生動，美麗，他，蔣純祖，愛自己，這種發覺使他驚動，因為他剛才還憎惡，虐待，鞭撻自己。但這種情緒在這樣豐富的深夜里不可遏止，那個可怕的力量，在白天里是苦悶的東西，現在變成美麗的情慾抬起頭來了。

於是，在暴風雨的窗邊，這個蔣純祖放蕩着：用他底思想，情緒，記憶，想像；用風騷的微笑和穩秘的歌聲；用他底靈魂和肉體。他企圖替他底痛苦的生命找到一種宗教和一種理論，他找到了人民、工作、生活、痛苦，他確信這是一種純潔的力量，但立刻他就愛自己，更愛自己，覺得青春純潔，有力，美麗。

但這個美麗的時間是短促的。

他想到高韻，她底快樂的笑聲和她底迷人的身體。周圍有熱烈的燈光，美麗的虹采；港灣里閃着波光，那個迷人的肉體在波濤上飛舞；輝煌的燈塔伸入繁星的天空；有了鐘聲和悠遠的，溫柔的合唱。接着那個迷人的肉體在暴風雨的黑夜里飛翔；天地間充滿了濃密的黑暗，那個肉體顯出柔膩的白色。他，蔣純祖，擁抱它……歐洲底陳腐的想像在這裡就獲得了新的生命，統治着中國底這個時代了，但這個時代，信仰未來的權力，羞於表現它。蔣純祖有時覺得這一切是赤裸的，美麗的，有時覺得它們是陳腐的，書本式的。但這兩者任何時候都聯結在一起，因為人類是生活在過去和未來之交。那些善於給自己底現實的生活，情慾，夢想加上歷史悲劇底光輝的人們，昇到

世界史底舞台上來。蔣純祖，帶着他底亂七八糟的一切，成爲出色的演員了。在那些想像的城市和港灣里，在那個想像的女人底悲劇的、迷人的胸懷里，在那種淫蕩而又莊嚴，虔誠而又放縱的溫柔的、熱情富麗的交響樂里，蔣純祖得到自由的、崇高的生活了。他不相信任何道德，又忘記了瞬間前的，用他自己底話說，流血和痛苦。重要的是，他，這個英雄，在這一切里面感覺到這個時代。人們很難理解他爲什麼這樣歡喜成爲出色的演員。有時他想：聖經上說，凡是對女人起了淫心的就已經犯了姦淫了；他這樣想，因爲這個時代的那些優秀的人們，是非常地崇拜聖經。但他總是已經犯了姦淫了，他快樂、痛苦、幸福、激動，一小半是因爲覺得自己卑劣，一大半是因爲覺得他能夠和這個時代的一切原則較量自己：這個時代的一切原則已經把他非常豐富地描寫了出來了。

但他是從不和自己開玩笑的。他是不要虛偽的。祇不過在某些時候他稍稍戲弄一下：結局還是非常嚴肅，非常猛烈。

他擰自己底耳朵，笑了，說他抓住了這個時代底耳朵。但即刻他發出痛苦的叫聲，站了起來。他擰得太痛了。

「這一切多麼可怕，多麼可恥！」他憤怒地、痛苦地想；「祇有我底生命是最卑劣的！我什麼沒有做，什麼也不能做！我仇恨一切人，完全在仇恨，妬嫉里面生活！爲什麼沒有愛？爲什麼不能愛？爲什麼祇是欺詐哄騙，姦淫偷竊！」他想，戰慄着。

重要的是，像把自己讚美得那樣高一槓，他把自己咀咒得這樣下賤。「我不能生存了，我毀滅了，一種盲目的力量把我毀了！但是虛榮、名譽、成功、愛情、友誼，我什麼都不要，都不配要！現在是生與死，簡單得很！」他想。

雷雨底怒吼聲突然地奔撲過來。

「假如有上帝，上帝饒恕我！」他禱告流淚了。在另一個時代，禱告是：「上帝饒恕我！」蔣純祖抬起頭來，接連的電光照亮了他底莊嚴的臉：顯然的，假如有上帝，上帝饒恕了他了。

第十一章

一

時間飛快地過去，人們希望它更快地過去。人們覺得目前的一切都醜惡，平庸，愚笨；人們覺得，祇有到了將來——那個在人們心中戰慄着的將來——一切才會變異，全新，美麗。常常在一生的時間里，人們看不到什麼變化：他們看不到。最後他們就惋惜失去的時間了。「爲什麼，在年青的時代，我們希望時間更快，更快地過去？我們底一生是一個大夢！」他們說。在夏季，蔣純祖希望秋季快一點到來；正如在冬天的時候他希望春天快一點到來一樣。未來的時間是神祕的，他心有幽密的熱情底衝動。他希望收獲：「像神一般過活！」他想。他想秋天會給他帶來莊嚴的寧靜，深刻的悵鬱，甜美的，悲涼的，柔和的牧歌，夏季底時間荒廢了，在一場微雨之後，到處有悲悵的，愉快的，安息的歌，秋天到來了。山里底樹木從不大量地落葉，從未在幾分鐘內就被吹得完全赤裸；山里沒有猛烈的，乾燥的西風。山里的潮濕的，遲鈍的

冷風是令人不快的，樹葉一片一片地落下來，緊貼在卑濕的地面上。於是秋天過去，冬天到來了。

在落日底金紅的、莊嚴的光輝下，吹着乾燥的西風，枯葉飛舞着：這種景象從來沒有，蔣純祖感到不快。九月間充滿了陰雨，在這片卑濕的土地上，蔣純祖無處可去。長期的沉悶喚起了可怕的焦躁。因為沒有美麗的女人激賞他，因為當代的權威從未向他伸手，——他承認這是他底最痛苦的題目——他消沉，冰冷，倦怠。自覺懷才不遇的才子，在這個世界上可以找一大堆，但蔣純祖從不願走入他們底陣營——他自己覺得是如此。他比他們的高超，並且比他們野蠻，他問自己：我底生活有什麼意義？我為什麼生存，於是他們開始厭倦了。

他想，一切是好的，一切是有價值的，但他，假如得不到個人底光榮，便不能承認這些美好和價值；假如得到，那又從根本上就是虛偽的，還是不能看到這些美好和價值。他不能在它們底客觀的，原來的樣子上看見它們，因為，對於他，假如他不存在，一切便也不存在。但他底存在——假如不是最醜惡的，便是最不幸的：他祇是追求個人底成就和光榮。……看到這個，他就對自己冷淡了，因此就對一切冷淡了。他想除非他底存在有另外的意義，他便不能再有生活的熱情。他想假如不能擺脫這些醜惡的動機，他底生活便再無任何意義。他發覺一切人都生活在這種醜惡的動機里面，他想他決不能和他們妥協。

這樣，他就把一切都拉到醜惡的泥沼里來了。好的食物，人們希望自己一個人吃，壞的東西，人們就拖大家共同分担。「因為我這樣對付我自己，所以我不能饒恕別人！」蔣純祖想。到了秋天，他就盼望冬天，盼望嚴寒和大雪，盼望凍死。他變得乖戾，陰冷。十月上旬，孫松鶴邀他一路進城，他不肯去。孫松鶴問他為什麼。他說：沒有理由。

趙天知因戀愛底挫折而苦惱；常常問別人：在目前的這種困難里，他應該怎樣做？吳芝蕙在離開石橋小學以後便沒有在街上出現，萬同華，受了趙天知底託付，去看了她幾次：每次會面總被她底嫂嫂或弟弟跟着，顯然她被她底家庭監禁了。趙天知向大家說：吳芝蕙確實已經懷孕；但萬同華說她沒有看出這個來。趙天知向吳芝蕙寫了無數的信，最後他得到回答了。她說：不要管我。她底弟弟在場上宣言說，假如趙天知再不識趣的話，他就要動烏槍了。「我底烏槍是上海買的，打死過一頭牛！」他說。

但趙天知絲毫不害怕這個打死過一頭牛的烏槍。他說動了他底父親，要他找人到吳家去做媒。媒人去了，父親感到痛苦，因為他必定會受到屈辱。吳芝蕙家冷淡地絕拒了媒人，理由是現在還不是時候。理由是很簡單的：趙天知家沒有田地，沒有錢。趙天知痛苦而憤怒，動手走極端，蔣純祖贊成他。

這件戀愛是胡塗地發生的，但發展下來，就出現了懺悔、傷痛、憤怒、人生底嚴

肅的理想。放蕩的趙天知做了一切，嚴肅的趙天知就把一切結果承擔了起來。他檢討自己底過去，發現了自己底罪惡，他覺得爲了把他底愛人從痛苦中救出來，他應該不惜一切犧牲。他不知道他是不是還愛吳芝蕙，因爲他是可以立刻就離開石橋場，像前幾年一樣，流浪到遠方去的；但他必需對自己忠實。這種觀念，常常就是對別人，對世界忠實；從這種觀念，一切理想家在這個人間掙持着。一切事情，對於自己底生命，有嚴肅的意義；一切事情喚起愛、憎、和責任感。人們底內心深處的那些鬥爭，人們底生活里面的那些熱烈的、光榮的行動，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趙天知在外面飄流了好幾年，由於某一件不幸，回到家鄉來了；但他仍然要出去，像開始的時候一樣，把他底窮苦的家庭扔開。在人們爲自己底肉體的和精神的生存鬥爭，走到那個險惡的焦點上去的時候，人們是不會再顧及家庭、朋友、愛人的；常常的，對於那個險惡的焦點，人們心里有強大的渴望。但這個焦點，總是聯繫着人們底實際的生活的。有一些人。比方蔣純祖，認爲目前的實際並不是他所渴望的那個險惡的焦點，他在實際的痛苦中高超地，或者卑怯地凝視着遠方，另一些人，由於內心底那種嚴肅的，單純的觀念，在事情發生的時候，就站住了。於是再沒有什麼能够妨礙他們。有些人，覺得人生有更高的目的，覺得爲家庭，愛人犧牲是不大值得的；他們很勉強地做了犧牲，雖然一樣的痛烈，有些人覺得這是值得的，他們祇感覺到他們底實際的生活；在他們底生活里，在他們底焦點上，他們從不向那個更高，更高的理想回顧：他們知道它，

這個理想存在，他們知道自己是它底一部份。常常是，前者要求時代底激賞，後者沉默地走着他們底道路。

爲了那個險惡的焦點，爲了使自己底一切更嚴重、更絕對，人們做了一些誇張；在空虛的生活里，誇張就特別大，特別可笑，在嚴肅的青春里，那些誇張，就使人哭笑不得了：一切是嚴肅的，但事實並不如此，祇是你，主人公，希望如此。所以，在這個世界上，就有無數的嚴肅的傻瓜。因爲人們是活人的緣故，人們差不多總是不明瞭事實的。不管別人怎樣說，趙天知確信他底愛人愛他，對他忠實，將爲他反抗家庭，犧牲一切。這是陳舊的主題，但確實是光榮的主題：這個時代底反抗家庭，並不比五四那個時代容易些；這個主題，這種觀念，是落到這個偏僻的農村里來了，而且它底主人公是並非所謂知識份子的窮苦的農家青年。

在他底情緒里——那是一些多麼笨拙的作品！——趙天知向他底愛人宣揚個性解放了。他說，在世界上，人們祇對自己負責；人們祇有兩條路可走：自由和枷鎖。——請你選擇一下，請你選擇一下！——他說。但他底愛人選擇了枷鎖。

趙天知永遠相信她是選擇了自己的，但是別人把枷鎖加在她底身上了。在萬同華底訪問和他底無數的情書之後，吳芝蕙回答說：不要管我。以後是長期的沉默。於是趙天知想，她是因爲反抗家庭而被家庭謀殺了。在鄉間，家庭間的謀殺，是常有的事；至少她底孩子是被家庭謀殺了：趙天知想。在陰雨的日子，他多次地跑到吳芝蕙

底家周圍去，在那個池塘邊和那個矮林里久久地盤桓着。他時常耽心會有烏槍從什麼幽密的地方射出來，但是沒有。關於他底純潔的愛人的消息，也沒有。

某次轉來的時候，他在場上遇到了那個「烏槍」。烏槍並非兇惡的青年，他倒是有着很好的，很講交情的脾氣；祇是非常的貪財。看見了他，趙天知就用他自己底話說，有了計謀了。他身邊還有十塊錢；通常是要兩塊錢就可以買到「烏槍」的。

趙天知陰鬱、疲憊、赤着腳，破褲子上沾滿了泥水。他向烏槍笑，烏槍就裝出什麼都不在乎的樣子，向他走來了。他們一同去喝茶。

這個十塊錢，是個鄉下人託他帶給他底父親的，但現在他不管這些。在急迫的情緒里，趙天知是非常的直接，非常的勇猛。他向烏槍問起了吳芝蕙。他說，在這個世界上，凡是同情他和吳芝蕙的，就是他底喝血酒的朋友，否則就是敵人。這個恐嚇使烏槍困窘，他搖頭、沉默着。於是趙天知在突然之間變得非常的體貼、溫柔，他臉上有女性的表情。

「不要罵我，老兄，我心裏好焦，好苦啊！」他說。

烏槍固執地搖頭。他把手指插到深厚的頭髮里去，看着趙天知。

「老兄，我們抽一口去吧！」趙天知說，烏槍是有嗜好的。

烏槍底表情有了變化。他底臉變白，變紅；他底嘴唇戰慄着。顯然他很痛苦，他底內心有着鬥爭。那些在利慾面前總要發揮的靈魂，就是這樣地，出賣了他們底家庭

和祖國的。烏槍盼顧，假裝沒有聽見趙天知底邀請。他臉上有麻木的表情。最後他笑出興奮的、痛苦的聲音來。

他們進了鴉片館，隨後，他們進了酒館。

「老兄，這個場上的事情，哪個都伸不得手啊！」分手的時候，烏槍親密地向趙天知說；「你，我，心里知道！一個人，總要講那麼一點交情麼！」烏槍說，流下鼻涕來。

趙天知寫了一封很長的信，請烏槍替他帶去。他很坦白地讓烏槍看這封信。爲了表示信任，烏槍當時沒有看，烏槍說：要得，要得！然後向信上吹了一口氣，迅速地封了起來。烏槍果然把這封信送到了。

趙天知挖空了頭腦，艱苦地思索了一切字眼，寫了這封信，在這封信里，他說：愛情是神聖的，自由更神聖。他問蔣純祖那首詩怎麼寫，蔣純祖告訴了他。「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爲自由故，兩者皆可拋。」——請你注意。」他寫，在「愛情」，「自由」，「注意」這三個詞旁邊加上了雙圈。他稱吳芝蕙爲純潔的，高貴的仙女；他請他底純潔的、高貴的仙女在明天黎明的時候在那個池塘邊上等他，和他一同離開故鄉，飄流到天涯海角去。「假如明天不行，你就請你弟弟在今晚以前帶一封信來，切記切記。」他寫。

回信並沒有來，那麼是明天早晨了。

趙天知有很多的想像，純潔的、高貴的仙女是一個，一同逃到城里去賣湯元或者賣香煙，又是一個。後一個是計劃得很周密的，他想：假如賣湯元，他挑担子、生火、洗碗，他底純潔的、高貴的仙女就揉米粉。另外還有世俗的稱呼，他總是向蔣純祖稱吳芝蕙爲他底老婆，使蔣純祖非常的奇怪；他稱她肚子裏的新的生命爲他底兒子，雖然他確實不知道他底兒子現在究竟在哪里，他却替他取了名字。他確實知道，賣湯元的時候，他底兒子趙小知坐在旁邊的竹籃子里，是非常有意義，非常幸福的。

今天他並沒有不能探聽出來趙小知是否還存在，烏槍說，對於這個，他是一點也不知道的。但趙天知覺得滿意，他相信趙小知一定存在，並且一定是一個勇敢的、猛烈的傢伙。

蔣純祖從姐姐那里借了錢來，給了他一部份。一直到晚上他都非常的興奮，快樂：在明天黎明的時候，他就要告別這個可惡的石橋場，投奔到遠方去了。他記得他底先生和他底師母底故事，這個故事激動了他。這個故事是非常浪漫的：十五年前，張春田從他底岳父家裏用手槍搶走了他底妻子，帶着她逃到上海。

「現在輪到我了！」他想。

是的，現在輪到他了。晚上他去看父親，然後去看了師母，他說師母很愛他，他底想像愈快而放任的。他尊敬萬同華，但他底想像對萬同華做着同樣的遊戲。某

次他生病的時候，萬同華照料他，他忽然覺得幸福，和他調情起來了；「我們相逢太晚了！」他說。其實是並不晚，但他明白這是沒有可能的，因此是太晚。萬同華不理他。他不知從哪里弄了一本少年維特之煩惱一來借給萬同華看，萬同華即刻就還給他，說：不好看。講着鍾情和懷春之類的書，講着失戀、厭倦、和自殺之類的書，萬同華是討厭的。此外趙天知還哼了幾首古詩送她，她收下了，但蔣純祖注意到，她根本沒有看。她待趙天知如兄弟，現在趙天知就向她告別。

萬同華不相信他會成功。萬同華認為讓烏槍帶信的事是絕頂荒唐的。它實在是絕頂荒唐的，但趙天知信仰自己底愛情和狡猾，萬同華責備趙天知不聽她底勸告；她說，事情沒有那麼簡單。趙天知很掃興。「她在吃醋！」他想，使自己重新快活起來——他不知怎樣這樣地天真。

他和蔣純祖去喝酒。他激動：傷痛、悲涼、奇異地快樂。

人們在這種時候很少能冷靜的。無論怎樣，結果是就要到來了。這是好的，這是多年的生活，苦悶、忍受，於是在黑暗里投進了一道強烈的光明，人們臨到了收尾：他們覺得是臨到了收尾。過去、現在、將來的一切都變得強烈而鮮明，在這一切里面，有命運底悲涼的、甜美的歌。石橋場是昏沉、枯燥愚笨的，但現在石橋場是生動的。趙天知喝醉了，靠在污黑的牆壁上，凝望着街道。

是什麼力量給他帶來了和石橋場底生活、思想、命運完全不同的生活，思想、

命運？他總是神，是上帝。在世俗底煩瑣的擾亂里，沒有神，也沒有上帝；但到了某一個嚴重的關頭，爲了自己底那種絕對的熱情，人們就樹立了偶像。一切都不能開玩笑；一切放蕩和一切作惡，沒有一件是開玩笑的。這裡是生命，責任，憤怒，那里是黑暗的銷亡。這裡是燈火朦朧的石橋場，是陰濕的秋夜，泥濘的街道，故鄉底苟且的，無出息的人們，那里是光明，戰鬥，生命和自由。

這個刁頑的青年靠在酒館底牆上，有時他睜大他底眼睛，有時他閉上；他是有着神聖的感覺。蔣純祖是帶着大的好奇心參與着他底這件事的；覺得能够幫助這樣的朋友，蔣純祖非常的快樂。因爲他們底觀念不但不互相衝突，並且互相激賞的緣故，在這裡就有了一種新的狀況：它和孫松鶴與蔣純祖之間的狀況相反，也和孫松鶴與趙天知之間的狀況相反。孫松鶴嚴厲地批評趙天知，顯然他不能忍受趙天知底荒唐。但蔣純祖以趙天知底荒唐爲快樂：他覺得，正是荒唐的，永不止息的衝擊，能够破壞舊有的，灰沉麻木的一切。他對趙天知有熱情的想像，把他底一切迅速地提昇到那種社會的、絕對的意義上去。他決不能够把自己提昇到這樣意義上去，所以他積極地參與着趙天知底這件事，它在里面感到光榮。

他確信趙天知需要他，因他底幫助而感到光榮：常常的，由於這種確信，造成了生動的友情。蔣純祖相信自己是演着重要的角色的，常常在歡樂中不停地嘲笑着趙天知。但有時他在嘲笑中碰到一種冰冷的東西，變得惶惑而嚴肅，今晚的情形就是如

此

趙天知從不向別人說出他底感激來，他相信一切將由他底生命本身來證明。別人向他說意見的時候，他總是沉默着，他從不說出他底判斷和感想來，事後也不說。他也不和別人辯論；他覺得行動是最好的證明。在苦悶里，有很多的想頭，有時他想再去當兵：「生活是那樣的簡單，一顆子彈就完事！」有時他想出家去做和尚，或者上山去當土匪。他是很認真地這麼想的：在目前的生活里，他看不見出路，在絕對的熱情里，出現了這些險惡的焦點。他看見了一切醜惡，墮落，不幸；關於這個社會底現實他知道得特別多，他有頹唐的、逃世的思想。依然是中國底幽靈在這里纏繞着他；他喜歡哼古詩，總是關於命運的。但命運的觀念，由於那種絕對的熱情，有時就爆發了輝煌的光采。

在苦悶中他思索哲學的問題。一般地看來，他思索得很怪誕；然而他極端認真。有一次，他告訴蔣純祖說，他很懷疑，他不知道曹操底「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對不對；他說他想這是對的。蔣純祖覺得希奇，差不多就要諷刺起來了，突然看到了藏在這句話底下的那嚴重的一切。於是，像那些牧師一樣，蔣純祖說教了兩個鐘點。他說這是不對的，絕對不對的。他說，人們應該相愛，人們不應該為個人而仇恨；不應該有「天下人」的觀點，而應該有歷史的觀點；不應該有個人英雄主義的觀點，而應該有人類的觀點；而在殘酷的歷史法則下，嚴格地說起來，每一個人都不

幸，值得憐憫，因為他們不自知。這是近乎基督教底宣講了：愛你的隣人。顯然蔣純祖值得憐憫，因為他，這個英雄，說教者，毫不自知。趙天知沉默地聽着，沒有表示意見。他想蔣純祖底話有些是對的，有些則不對；他接受了他認為對的，他以後的一段時間裏差不多每天都想到他所接受的真理，用它批評自己底行動。但他從不向蔣純祖說出來。蔣純祖感到惶惑，覺得自己是碰在什麼一種冰冷，冰冷的東西上面了。

在這裏，有着人們稱為農民底沉默和執拗的那種東西。蔣純祖覺得不能滿足。蔣純祖從未能希望孫松鶴，或其他這一類的朋友改正他們底弱點，因為這種弱點使他底自私心興奮，多半的時間，他看不出他們底弱點來，祇是感到不滿、嫉妬、苦惱。但他竭誠地希望趙天知能够改正他底弱點。他和趙天知底命運的觀念鬥爭，並和他底頹唐的、逃世的思想鬥爭。在他蔣純祖自己這種命運的觀念，這種頹唐的、逃世的思想，包含着一種虛榮心，包含着什麼一種浪漫主義，它們祇在虛榮心上才險危，這一點他很明瞭。但趙天知這裏，是冰冷的真實。蔣純祖有時希望，作為一種救濟，激起趙天知底某種虛榮心來，於是他就領着他遊歷了這個時代底政治的、文化的、藝術的國土，但這是荒謬的。趙天知以有這樣的朋友為光榮，鬧得更荒唐，此外便再沒有什麼了。當他知道趙天知在女人們面前說着他的時候，他就感到憤怒了；在女人們面前，趙天知總是小弟弟，這是可愛的，而光榮的蔣純祖遇到了一切冰冷的東西。

蔣純祖和他底命運觀念鬥爭，告訴他說，要以天下為己任。蔣純祖，以他底豐富

的心靈，露出了悲天憫人的樣子來。一切痛苦都使他痛苦，一切快樂都使他快樂；但這並不總是如此，多半的時候，是妬嫉，憤怒，憐憫。多半的時候，帶着這一切，是一個冰冷的自我，在某些時代，比方在騎士的時代，有着純粹的好心腸，因此也有着純粹的傻瓜；在這個時代，好心腸是複雜的一切。蔣純祖要求真實，要求最高的意義。他很容易地便和一切人和解了，但他並不能在這一切里面找到他所需要的。對於真實，他有時有迷亂的理解，因為有時候，即使是最卑劣的惡棍，在他自己底生活里，也是善良的；而他，蔣純祖自己，也不全然是善良。假如他是可愛的，那是因為他祇有一點點善良。此外他有很多的妬嫉；而他底知識就和妬嫉同樣的多了。他憐憫自己，信仰愛的宗教，不再妬嫉，就對那壓着他的一切和解了，但那一切從未滿足他。首先是，發生了基督教的心情和理想，因為，壓迫着他的，是這個時代的機械的、獨斷的教條，和那些短視的，自以為前進的官僚們；他，蔣純祖，從不承認人是歷史底奴隸和生活底奴隸。接着是一個冰冷的英雄走了出來，如普希金所說：「充滿着虛榮心的他，還有一種更高的傲慢，在任何時候，都以優越的感覺，認為善行與惡行是毫無區別。」

人們看見，蔣純祖，在這個時代生活着，一面是基督教似的理想，一面是冰冷的英雄，那些奧尼金和那些畢巧林。他所想像的那種人民底力量，並不能滿足他，因為他必需強烈地過活，用他自己底話說，有自己底一切。

那個叫做人民底力量的東西，這個時代，在中國，在實際的存在上是一種東西，它是生活着的東西；在理論的，抽象的啓示里一種東西，它比實際存在着的要簡單，死板、容易：它是一種偶像。它並且常常成了一種麻木不仁的偶像，在偶像下面，跪倒着染着誇大狂的青年，和害着怯懦病的奴才們。

蔣純祖，好像回顧往昔一樣，透過這些時代的某些鼓吹、誇張、和偶像崇拜，就能够看見真實了。他想，一個兵士出征，一個農民離開故鄉，一個工人在工廠與工廠之間輾轉，在集體的生活里，得到了關於自己底命運的自覺，這是第一步。然後是複雜的，精神和物質的一切；有的停止，有的破滅，有的生長。這是一個巨大的運動，需要無窮的熱情和創造；智識份子們，應該摒棄一切鼓吹、誇張、和偶像崇拜，走到這種生活底深處去。

但這是艱難的。這一切使他煩惱。而他底主要的對象，是壓迫着他的那些冰冷的教條，和一切鼓吹、誇張、偶像崇拜。人們說：人底精神活動底對象，決定了人底本質。在這裏，就出現了悲苦、懷慕、憐憫、基督教的心情，並且出現了冰冷的英雄主義。這個英雄，是肯定了這個時代的理論的，但否定了統治着這個時代的感情。對於那些理論，用他自己底話說，他保留了解釋權。

所以他荒廢、無聊、感到厭倦。所以萬同華使他感到辛辣的苦惱。也因此，趙天知使他愉快。從趙天知那裏，他得到一種全然新鮮的東西，他覺得，對於人民，他

得到一個啓示了。但他對趙天知保留着一種優越的感覺，並且他從不隱瞞這個。他想這一方面有了一種飢餓，他對趙天知底執拗和沉默非常的留心，非常的不滿。而且，必需強制着不談自己底題目，他們底談話才會活潑起來。從這裏產生了那種優越的感覺，也產生那種猛烈的，歡樂的，善意的攻擊。

他希望趙天知能够成功，但他提示說，對於吳芝蕙那樣的女子，不應該存太多的幻想。他說得很含糊，因為怕動搖趙天知底熱情。同時他因他們底離別——他願意相信這個，願意相信趙天知底猛烈的熱情——而感到悽涼。

他祝賀趙天知能够成功，並祝賀那個頑皮的趙小知。趙天知含着朦朧的微笑看着他。於是他們里有嘲笑的歡樂：他覺得，這件事，是絕頂的浪漫，絕頂的好。

他向趙天知說，依他看來，現在就決不是一甯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了。他提起這個，因為他對趙天知底沉默一直感到惶惑。

「因為，假如你負了這個女子，你才真是曹操。是不是？」他笑着說。

「不是。」趙天知，看定他。「將來我恐怕仍然要負她。」

「他也有這樣的問題嗎？也有嗎？」蔣純祖想。

「一個人，要負責任，要把事情做到底，對不對？」趙天知誠懇地問。

「光是這個嗎？」蔣純祖說，含着不變的笑容。

顯然的，趙天知心里有美麗的幻想，但他又看得很現實，這是他底苦惱。而且，

兩個男子在一起，流露出對女子底愛情的嘲諷的情緒來，也是常有的情形。

「光是這個！」趙天知說，「前年中秋節我在西安，做了一首詩：仇未消失恨未休，滿城風雨度中秋，夢斷樂園心已冷，長安處處使人愁！」他在桌上抱着頭，帶着一種悲涼的表現，大聲唸着詩。接着他唸其他的詩。他喝得更多激起熱情來，他底發紅的大眼睛里有憤激的光輝。他每唸完一首，就含着他底輕蔑的悲哀的微笑看着，蔣純祖。他大聲喧鬧了，從水滸傳唸到桃花扇。這些詩歌表示了他底最內面的思想和欲望；這些詩歌說，在將來，在他，趙天知底路程的終點，他將離開家庭，朋友、愛人，走到人們所不願意知道的，荒涼的山中去。「在我底家裏，扶犁耕者，爲五十以上的雙親，十四歲以下的幼兒！將來，所可告慰於故人者，唯此心——貞潔如冰霜！愛情愛情！人生人生！老兄啊，他年南柯一夢醒，山徑小路候故人！」他大聲說，辛辣地笑着。

蔣純祖感動地看着他。

「老兄啊，這個時代也有的另外的一面，也有！回到石橋場來，風風雨雨，又是一年了一！」他說，凝視着蒙着烟霧，照耀着朦朧的燈光的，寂靜的街道。酒館裏，除了他們以外，沒有別人了。「人底生命短促，他看着蔣純祖，說，「爲理想，爲朋友，爲自己，爲這個萬惡不赦的家鄉，爲家鄉父老，豈能不幹一番事業！……」

「怎樣，你醉了？」蔣純祖溫柔地說。

他們沉默。蔣純祖低聲唱歌。他們看見一乘滑杆在店舖門前通過：他們看見了燙着頭髮，拿着皮包的妖冶的李秀珍。在石橋小學底那個告別以後，他們第一次看見她。滑杆迅速地抬了過去，李秀珍，身上的美麗的，鮮明的一切在昏暗的燈光中閃耀着。蔣純祖站起來，跑到門口。

滑杆在昏暗的街道上迅速地抬了過去；有時在燈光中出現，那鮮明的一切閃耀着。蔣純祖走到街心，感覺到冷風，他抬頭看了看天。他希望冬天到來，他希望大風雪。他站着，在冷風中冷笑。然後他大步地走了回來。他辛辣，猛烈，驕傲。這是這樣的：在周圍的卑賤的一切裏，他長期地失意矛盾，疲乏，痛苦，然後意外地，突然地有了冰冷的愉快，他擦開衣服跨着猛烈的大步，感到自己有高貴的思想，感到自己有成爲人間最美，最強的人物的可能。他坐了下來，含着憤怒的笑容向着趙天知。

趙天知支着面頰望着街道，然後問蔣純祖，他對他底這件事有什麼意見？

「沒有意見了！把一切粉碎！」蔣純祖憤怒地說。

他們離開了酒館，回到學校去。趙天知走進了萬同華底房間，問她對他底事還有什麼意見。

萬同華合上書本，向蔣純祖微笑，請他坐下來。萬同華優美，嚴肅而光明。

「她叫我坐下來。但是我，對於我自己不能期望什麼，不能使一個女子對我期望什麼……這人間底平庸的一切！」蔣純祖想。他站着不動，看着萬同華。

「坐。」萬同華不安地笑着，說。

「不，我想有點事。」他說，轉身走了出去。

他是這樣的唐突，以致於萬同華短促地臉紅，在眼睛裏流露出異樣的、朦朧的光輝來，看着那扇門。萬同華掠頭髮，悲哀地笑了。然後她嚴肅地看着趙天知。

萬同華感到煩惱，然而必需愉快起來，因為趙天知需要這個。趙天知嚴肅地、尊敬地看着她；顯然的，他底這一切，必需她底贊同。在他底心裏，此刻出現了懷疑，同時出現了對這件事的嚴肅的、神聖的感覺，他和萬同華的關係是奇異的，他對萬同華有放蕩的、荒唐的想像，但同時有神聖的景仰，對於萬同華底智慧和善心，他有無窮的信任。

他說，他必得這麼做了。他小心地說，他這麼做，是不得已的。他問萬同華有什麼意見。

萬同華長久地沉默着；她播弄燈蕊，然後把書本推開：她努力克制她底煩躁。對這件事，她是不能滿意的。她憎恨趙天知底胡塗和荒唐，同時憎恨吳芝蕙底愚笨和卑怯，使烏搶帶信的事，使她憤怒。然而她此刻必需不說真話。她覺得做人艱難。

「怎樣？怎樣？」趙天知問。

「這有啖子說的！」她焦躁地說，然後溫和地笑了。

「你看明天有沒有希望？」

萬同華沉默着。

「鴉片鬼今天朗個說？」

趙天知說，據烏槍底話，吳芝蕙已經失去了自由，是毫無疑問的了。他，趙天知自己，也能證明這一點，因為假如未失去自由，吳芝蕙決不會好幾個月不來看他的。她自己是決不會變心的，因為他們先前曾經那樣地相愛。

「你真的相信她麼？」萬同華嚴肅地問。

「我當然相信。我底生命可以打賭。」趙天知說，激動起來。

「那就是了。」萬同華說，笑了一笑，然後看着門，想到蔣純祖。

「你看呢？」

「這件事別人怎樣好說呀！」

「要是是你呢？」

「要是是我！」萬同華笑，「要是是我，就根本沒有事！」

「那麼你是贊成了？」

萬同華嘲笑地點了一下頭。

「你前回去的時候，看見些什麼？……我想小孩子是被弄掉了！一定是她媽嚇她，要不然就偷着給她吃了藥！她自己是決不肯的，她，是決不會的！」趙天知說。他竭力強調這一點。因為在這一點上，建築了他底全部的信心和理想。從這一點，發

生了他底頑強的痴心和浪漫的夢幻。常常是，無論人們怎麼明白現實，在這種時候，人們總是不願意看見現實：從這裏，產生出悲劇的想像來。

萬同華笑了一笑，點頭同意他。這個同意使他高興。「是啊，我說的不錯吧！」他親切的叫了起來。他決不願明白萬同華底那幾個暗示的，諷諭的微笑：人們特別有一種能力，不注意與他們不利的一切，因為，對於這不利的一切，他們。自己已經知道得太多。

沉默了一下，趙天知說，假如事情成功，他明天就要離開石橋場了。萬同華嚴肅地看着他。

「我已經看好了地形。假如天亮以後她還不來，我就從後面牆頭爬進去：……當然我要帶傢伙：……那麼，你請安息了！」他站了起來，異常恭敬地說，並且有些困窘，顯然他想稱呼她，但現在這是特別地不可能：他不知道應該怎樣稱呼她。

「你請，請安息了！」他笨拙地說，兩眼發光，站着不動。

「天知，小心點啊！」萬同華跟着走到門邊，說。

「我知道。」他在黑暗中，他活潑地說。「好，再見了！」

「再見！」萬同華說，溫柔地，淒涼地笑了一笑，走進去，關上了門。

趙天知在操場邊沿上站着。萬同華熄了燈。他仍然站着，他心裏充滿了感激的柔情。

萬同華打開了窗戶。顯然他知道他站在這裏。在黑暗中，浮出了她底蒼白的、憂鬱的臉。秋夜的冷風輕輕地吹着。

「天知，你怎麼還不走呀！」她說，嘟囔了一句，同時發出笑聲來。

趙天知轉身，沉默地，迅速地走開去。他打開校門，坐在門檻上，望着田野。

石橋場底燈火完全熄滅了。可以看見在蒼白的天上飄着的落鬆的雲。在田野上，各處的斷岩、淺谷、河岸、莊院、樹林被靜止的，稀薄的霧靄覆蓋着。各處有激烈的犬吠聲。每一陣冷風，都帶來一陣冰冷的、腥羶的新鮮的氣息。

趙天知穿得很單，感到寒冷。他坐着，想到，假如明天能成功——上帝幫助他！——他就要和這個石橋場，這些有價值的，高貴的朋友們告別了。從往昔的回憶，發生了悲涼的，興奮的想像。他覺得他底生命將有悲劇的終結；他覺得，他，萬同華，張春田，蔣純祖和孫松鶴，他們底生命，都將有悲劇的終結。他很冷靜地想到這個，看見這個。

蔣純祖常常要想到，看見別的，因為他心裏的渴望是這樣的多，因為，在這個時代底重壓之下，他渴望解釋他底生命，以和那重壓着他的一切抗衡。但趙天知自然地想到這個，看見這個。從市民們底戲劇里，產生了光榮底追求者，從農民們底史詩裏，走出了虛無的哲人。這個時代在理論上解決了一切，在實際的社會生活裏，產生了無窮的分裂、矛盾、追求、遺棄、痛苦，和不值得一顧的小小的悲劇，小小的滅

亡。但這是多麼辛辣呀，對於那些主人公們，這些小小的悲劇，小小的滅亡！爲什麼他們總是不能認識現實！爲什麼他們總是誇張起來，狂熱地喊着：「前進！」

「這一點也不生關係，這一點也不妨礙我，要是如自己不願意，背叛我，輕視我！」趙天知想。他現在不得不這樣想了，一種猛烈的渴望，佔領了他，他突破了爲他自己所努力地造成的戀愛的夢想，帶着更高的浪漫，站在赤裸裸的現實中了；「我們兩個人，是兩個生命，各人負自己底責任！我們從來就沒有互相理解！她照着她底樣子去做，她愚蠢，對朋友不講信義！我應該負責任，可是像這樣就不能束縛我！……是的，我這樣想？這裏是石橋場，這裏是全世界，我相信我已經有經驗，我相信誰都不能逼迫我，我要自由！如果哪個攔住我對我說：你不准走這條路！我就要殺死——他，走過去！——他看着前面的田野，他看見自己舉起了刀子，他發出笑聲來。他從身上取出刀子來擲到地上去；發出輕微的聲音，刀子插在泥土裏，在夜光下發亮；「這樣多的醜事，這樣多的迫害，我們沒有生活底權利嗎？至少我有一把刀，至少在我死底時候，我會在你身上戳兩個洞！」他說出聲音來，望着那把刀子，感到歡樂。顯然，失望的生命，有浪漫的、華麗的冠冕。但這種熱情也是可驚的樸素。如果人們能理解趙天知底經驗，和他在目前的生活裏所感到的痛苦的話，人們便能明白這把刀子有什麼意義了。他，趙天知，聯結着他底窮苦的家庭，在石橋場底深處激盪着；他是沉沒到海底，窒息着，每一個波盪都使他搖晃。他敏銳、誠實，但常常被熱

情的想像所動，變得出奇的荒唐：請烏槍帶信的事便是例子。僅僅是某些東西的本能的、肉體的、苦悶的厭惡，便足以使人有殺人的念頭。對這個社會的那種單純的道德思考，給人們啓示了正義的、復仇的權利。

蔣純祖披着大衣，站在他底後面看着他。蔣純祖已經這樣地站了很久，顯然趙天知底獨自和那把刀子使他快樂。他突然地跳了出來，一脚踢開了插在地上的刀子。趙天知驚嚇地叫了一聲，隨即站起來，可怕地看着他——幾乎不能認識他。

「刀子送我。」蔣純祖說，拾起刀子來。

他顯得嚴肅而懇切，但趙天知仍然可怕地看着他。趙天知想，在這種緊急的時分，他應該怎樣撲擊，以便把刀子奪回來：他想得非常認真，他可怕地看着蔣純祖，以致於蔣純祖感到不安。隨後他們兩個人都笑了。

他們顯然喜愛悲劇，他們在這裏面尋找歡娛。在這種時候，他們覺得輕鬆，和諧於是他們在石階上坐下來，開始了親密的談話。蔣純祖偶然地——他自信他是偶然地——問起了萬同華底某些事情。趙天知和他說了一些故事，並且說了她，萬同華底家庭。趙天知顯然明白蔣純祖，假裝是偶然地提起這些故事來的。漸漸地他說到題目上來了。他說，據他看，萬同華異常關心某一個人。

蔣純祖沉默着。在這一類的時候，他曾經是很善良的……那種甜蜜，那種青春的幸福和光榮向他唱着歌，使他，在「愛情的小河」中陶醉，在無上的贊美中露出了羞

怯的，歡喜的微笑；在純潔的青春裏，蔣純祖曾經是多麼簡單，多麼善良呀！但他確信這一切已經過去了。當人們確信起來的時候，溫柔的歌，就喚起了冰冷的傲慢了。

假如是在純潔的青春里，就要被弄得神魂顛倒了。在冷酷的、愚蠢的生活里，浪漫的心，創造了非常的現象，一道燦爛的，甜蜜的光輝投射了過來！「假如沒有這一個，人生有什麼價值啊！」他們叫喊。但這個時代，對於人生底價值，啓示了，發表了，實踐了另外的意義，況且蔣純祖已經生活得深不可測了。於是，在這裏，他就用一種冷淡的假面，遮住了他底浪漫的心了。

「老兄，前進吧！」趙天知說。

「前進到哪裏去？」蔣純祖說，頑劣地笑了起來。

在這個靈魂的問題上，關於前進到哪裏去，他們之間是談不通的。但可悲的是，在這裏，仍然是重複着這個世界底古老的，古老的主題；蔣純祖却認為，在中國，他是第一個走進這個新異的、全然新異的主題。他是揚起旗幟來，和那個叫做時代精神的東西宣戰了，但一面他就非常的痛苦。

蔣純祖想：關於愛情，這個時代底理論是非常的令人頭痛的。它是工作和愛情統一的，它是精神和物質統一的（到了現在，人們不講靈魂和肉體了），等等。那些新的人物們，建設他們底生活的時候，因為工作，或者因為上帝的緣故，就理直氣壯地從現成的倉庫里取得他們底材料了：他們沒有別的材料。

他想：愛情始終不是浪漫的詩歌。從虛榮，保守，苟安，人們產生了一種心理；人們覺得必需使他們底家庭像一個家庭。這就是說，必需服從傳統，社會，和現成已有的一切，他們才能够得到他底利益，包括金錢，和平，社會地位，最主要的，壓迫，和奴役婦女。新的人們，是頂着新的帽子的，但事情並不兩樣。一個新的青年，最初是幻夢，理想，反抗，然後他帶着這些東西戀愛了，假如他不破滅，他當然就結婚了。一切都適合於這個時代的教條。但對於家庭生活底複雜的一切，這些教條就太簡單。他必需使一切和諧起來。重要的是，能够在教條底指揮下走到這一步，教條對他必定是有利的，他必定是趣味，虛榮的。他無時不注視着他底導師們，無時不以模倣他們爲光榮。他底理想很單純：妻子必需服侍他，玩一些愛的花樣，贊美他（根據教條，他說是共同工作）；他底趣味和智力都是非常的可憐，然而妻子必需追着他，使他喜悅（根據教條，他說這是精神的統一）；他愛好時尚，以別人底趣味爲趣味，在裝束，髮式，體態，表情上，強迫他底妻子服從（根據教條，他說這是愛情的理想）。假如妻子在一切上面壓倒了他，假如生活下去，遇到了瑣碎的苦惱的時候，他就公然地求助於道德，倫常，民族母底性，中國底特殊的文化等等了；他也能够使這一切和教條和諧起來。他底建築底一切材料都從舊的倉庫裏取來：他悲嘆人慾橫流，提倡理性主義；他羨慕他所得不到的高位置，鼓吹堅定，道德，不動心。他永遠相信：善於利用現成的一切的人，才是真正的新人物。

他們維持着，彌補着，保守着。他們得到雙重的美。但另一些人，就墮到可怕的痛苦裏去，消失了一切希望了。對於某一些人——蔣純祖想——和某些虛偽的理論鬥爭是一回事，它是英雄的事業；面對着慘苦的現實生活又是一回事，它是把他們底一切全暴露了。蔣純祖特別覺得這一切是驚心動魄的，他站在這種駭人的景象面前，然後，由於某種冰冷的操守，由於傲慢也由於怯懦，他退後了。常常的，由於怯懦，人們就遇到了更可怕的問題，在這些問題上呈顯出無比的勇敢，雖然這是很奇怪的。

他確信他不能結婚，不能在現實的生活裏愛任何人。他確信在現實的生活裏祇有咀咒、厭惡，和動物的本能。他確信他底理想已經破碎，他已經墮落；而且有一段時間他對這毫不感到痛苦。他常常遇到靈感詩歌，美妙的、動人的一切；他覺得他必得挺而走險了，但立刻他又退了回來。他和自己宣戰，常常失敗，但更確信。在早晨，他覺得生活美好，人底創造力無窮，中國底情況特殊，他必需信仰理性、道德、現實的方法，家庭生活 and 社會生活，到了晚上，他就怯懦起來，隨後又勇敢起來，向他自己底虛偽，向那駭人的一切挑戰了。

他是這樣的自私自利。他永遠沒有前進一步。他戴起冷淡的假面來欺騙自己，告訴自己說，他已經追求到極深的海底和極高的峰巔去了。

但對於趙天知，他是贊美的，因為趙天知不屬於他底一類，因為在趙天知，現實的能力就是理想的能力。他相信趙天知底湯元担子比這個時代的任何担子好得多。

「老兄前進啊！」

「不要害別人吧。」蔣純祖冷淡地說。

他們走了進去。他們都沒有能够睡覺。趙天知睡在長檯上，沒有蓋任何東西；他覺得，假如睡在什麼地方，他便不能防禦自己，他便要做起好夢來了。他常常睡在最硬，最難受的舒適的地方，這是一種苦行。他焦燥地閉着眼睛，天快亮的時候，他起來了。聽到他底響動，蔣純祖迅速地起來了。蔣純祖點燃了油燈抽煙；他昏暈，四肢發冷，面孔發燒。他們悄悄地走了出來，外面有大霧霧。

他們沉默在大霧中迅速地行走。寒冷的、潮濕的霧氣使他們清醒。最初一切都看不見，他們在霧中彼此短促的呼喚。快要到達的時候，瀰漫的大霧裏發出了特殊的、安靜的、有生氣的白色：黎明來臨了，可以看見腳下的潮濕的石板路和三步以內的水田和草坡。走到吳芝蕙家附近的時候，他們聽見了嘹亮的雞啼。在這樣的早晨，他們對一切有特殊的、清晰的感覺。他們覺得這個完整的世界在沉默地，有力地運動着。他們走進了潮濕的、靜止的竹林，霧裏的光明更安靜，更有生氣；他們走到了水塘邊上。水塘靜止着，霧氣在水面上滾動，內水有黑白分明的投影。

他們站了一下。沒有吳芝蕙，她沒有來。

趙天知想，他愛這個女子，不管這個世界同意與否，他要把她帶到遠方去。對這

裏一切他已經厭惡，祇有她，吳芝蕙，是他底希望；他要愛她，對她忠實，一直到死。看見水塘的時候，他完全明白了他底這個思想底意義。他嚴肅，注意，動作靈活。蔣純祖注意着他，覺得他底眼光很可怕。

吳芝蕙沒有來，於是他們走到門前。然後他們退到竹林裏去。天亮了，趙天知面孔打抖。

「沒有希望了！」他低而迅速地說，立刻走出竹林。

他請蔣純祖替他站在大門口，他迅速地繞到後面去，在濃霧中爬過了矮牆。他曾經來過吳芝蕙家，知道它里面的道路。他學過軍事學，而由於經驗，他在任何時候都注意他底周圍地形、方向、道路：這是一種非常的興趣。現在他又用得着這個了。

假如能够得到這個女子，他便是最幸福的人了；他無聲地，迅速地走過後園，打開了園門，因為這是為逃脫所必需的。他繞過碉樓，走進了黑暗的櫛房，然後他便在地上爬行，聽見聲音，他便伏着不動。他進了莊院內部的小天井，這裡有路通後園。他爬到吳芝蕙底窗下，站起來，用舌尖舐破窗紙。

床前燈火，已經快要熄滅，顯然是點着過夜的。吳芝蕙睡在床上。睜着眼睛看着窗戶，眼光疲倦、遲鈍、痛苦。趙天知輕輕地叫了一聲，她露出恐怖的表情坐了起來。

「打開窗子」趙天知小聲說。

她輕輕地，迅速地跑到窗邊：她未披衣服，寒顫着。

「你走開！走開！」她說。

「讓我進來！」趙天知憤怒地說。

「他們知道了！」

趙天知戰慄着。這時左邊起了叫聲，接着吳芝蕙底肥胖的母親披着衣服走了出來了。

事情是這樣的：母親極端地憎恨烏槍，因為他是敗家子。烏槍常常偷竊家中的財物，母親發誓不再給他一個錢。……昨天晚上，他裝出嚴重的，輕蔑的樣子來，透露了一句話，要挾母親。母親和他大鬧，終於他用這個消息賣到了幾塊錢。

烏槍勝利、喜悅、興奮。當里面大鬧起來的時候，烏槍正在門口；他是偷偷地跑到門口去的，他不知道趙天知已經進來了。由於武俠小說式的奇想，他非常的感動，他覺得這正是他保衛家庭，大顯身手的好機會。

他打開門，擺好姿勢，非常的英武，先把槍口伸了出去。

「好男兒奮勇爭先，衝呀！」他叫，衝了出去。

霧罩仍然濃密，衝鋒的烏槍沒有看見蔣純祖。蔣純祖首先看見了槍口，他提起他底大木棍，閃到牆邊去，烏槍衝了出來，打了一個旋，瞞準池塘。

來不及收回他底得意洋洋的姿勢，他看見了蔣純祖。他恐懼、羞恥，做了一個鬼

臉，站住不動了。

「你來罷，我不怕你了，他底表情說，他不停地擠眼睛，看着池塘。

蔣純祖憤怒地笑了一笑。聽見了里面的叫聲，他迅速地走了進去。於是烏槍追着他，在他後面站下來，瞞準他。又追了幾步，又轉下來，瞞準他。一共瞞準了四次，蔣純祖走進了院落。

趙天知已經被包圍了。在他底周圍，爆發着叫罵、咀咒、怒吼，他站着不動，會着憤怒的痛苦的笑容。顯然的，吳芝蘊家底憤怒的男女們，對於這個卑賤的傢伙，再不能饒恕了。

有人喊叫拿繩子來。吳芝蘊底大哥走了上去，向趙天知底胸上極其猛烈地擊了一拳。但趙天知毫不防禦自己，他倒到窗戶上去。他底眼睛靜止，可怕。他底眼光忽然變得透明，好像黑暗中的貓。

「天知，走開！」蔣純祖大聲喊，戰慄着。

趙天知不動，以貓的眼光看他。他忍受了第二拳，咳嗽了兩聲，他覺得挨打很快樂。接連的殘酷的打擊使他從絕望、迷亂、猶豫中醒轉，面對着命運，變得堅決，頑強。他想，這就是他底純潔的，高貴的仙女帶給他的的一切。他覺得生命很簡單，這一切很好；他有奇異的，人們常常在憤怒中感覺到的，強大的快樂。

蔣純祖恐懼、屈辱、憤怒，走了上去。他突然地吼叫起來了。他明白他要拯救他

底朋友；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他被擊到了。但他清楚地，有力地看到趙天知底貓般的眼光。這眼光突然地更明亮，趙天知取出了他底鋒利的刀，舉在頭上。

吳家底人們退後了幾步。蔣純祖明確地知道會有可怕的事情發生，他爬了起來，冷笑着。他向烏槍瞥了一眼：大概因爲人太多的緣故，烏槍無法衝鋒；烏槍底眼睛睜到了最大的限度，瞪視着。

「天知，走開！」蔣純祖喊。他試出來吳家的人們已經放鬆了。

這是在這個濃霧的小院落里短促地發生的一切。吳家底人們，不管這一切是怎樣造成的，在現在是有着道德的憤怒。但這是一種鄉野式的自大，當趙天知舉起刀子來的時候，他們底道德的憤怒便撤退了：他們覺得和趙天知這樣的人流血，是不值得的。

趙天知突然轉身，跳起來一脚踢開窗戶，迅速地跳了進去。

吳芝蕙披着衣服站在房中，蒼白、恐怖。

「跟我走！」趙天知說，臉打抖。

她看着他。他跑過去打開門，站在門邊。

「跟我走！外面是自由！」他說，指着門外。

「饒了我吧。」吳芝蕙說，低得幾乎聽不見。

「走不走，說！」趙天知兇惡地說，看了刀一眼。

吳家底人們出現在門口了，攔住了門。

「她是我的！」趙天知向他們叫；他明白這句話底意義「走不走？」他向吳芝蕙厲聲說。

「不走。」吳芝蕙回答，同時退到床邊。

「我們底關係完畢，我底責任盡了！」趙天知大聲說，然後迅速地跳上窗戶，跳了出來。

他們迅速地走出門，走過池塘，竹林，土坡；飄浮着的濃霧里有太陽底金色的光。他們沉默着，他們差不多是在奔跑。在一個斜坡頂上，趙天知停下了；他咳嗽，用手接住吐出來的痰，蔣純祖看見了血。

「怎樣？」蔣純祖恐懼地問。

「不，沒有關係。」趙天知說，向他溫柔地笑，臉上有小孩的表情。「啊，頑固的母親，美的女兒，愚蠢的情人！」他說笑着臉打抖。

「你原諒了這一切了嗎？」蔣純祖感動地，哲學地問。他覺得，趙天知底這句話，含着悲傷的溫情，是對於殘酷的現實的一種美化、撫慰，和一種原諒。

「我原諒了！」趙天知悲傷地大聲說。

「可能是因為愛情，因為他底自由和他底責任——他原諒了！他已經被吐出血來，他却原諒了！」他們走下斜坡，蔣純祖感動地想。

「你已經被打出血來，你原諒了嗎？」他謹慎地問。

「我原諒。」趙天知間短地說。

他底聲調里的某種力量深刻地感動了蔣純祖。蔣純祖覺得，因為愛，主要的因為愛自己人們原諒，這種力量勝過一切。從濃霧里，太陽昇了起來。蔣純祖覺得溫柔，愛，清醒，有力量。

二

趙天知病了，他回到家里去，好久不出門。孫松鶴從城里回來，帶回了一些新書，並且帶回了一些故事；他們覺得這些故事和他們是血肉相關的。蔣純祖短促地有興奮的，快樂的心情；朋友回來是一件快樂；他們突然有無窮的話要談，他們談了一整夜。他們談到國內外的政治形勢，歐洲底陰謀和戰爭，張伯倫底可恨，以及在一切之中的總的原則。談到政治，文化，希望，目前的苦悶，和其他一切為他們所特有的話題。他們不停地大笑。那在先前是苦悶，灰暗，混亂，艱難的一切，現在突然變得生動，光明，美麗，簡單了，「所以，」孫松鶴在每一個話題後面證明地說，「我們並不是沒有希望的，並不是沒有。」

但兩天後生活又照舊地變得冷酷，愚笨，灰暗，艱難。蔣純祖記得，兩年前，或

者更遠些，他是那樣的熱情，單純，那樣的愛自己。現在他是這樣的憎惡自己在人們底身上，最美麗，最動人，最富於詩意的，是或種尙未在生活中確定的性質，從這裏發生了一切夢想和熱情。蔣純祖覺得，雖然他並未被確定，但已經被規定了，那個不可見的，可以感到的，強有力的樣子，正在向他合攏來，他就要被鑄成那種固定的，僵死的模樣。這種意識，喚起恐怖。

他看見他底青春失去了，他看見那醜惡的一切。在以前，他說不清楚他底將來是怎樣，但覺得它動人，熱烈，美麗；現在他清楚地看見了陳列在前面的灰暗的，可怕的一切。現在輪到他來嘲笑無知的幻夢了。他漸漸地麻痺了。他覺得不適意，他覺得厭惡恐懼，但他不想動彈。

現在他常常整天地無感情，無激動。假如他感到厭惡，恐怖的話，這厭惡，恐怖，就奇異地安慰了他。「這是可怕的！」他冷淡地想，上床睡覺了。可能的這一切是由於貧窮、混亂、寂寞，它們引起了肉體底厭倦和不適，以致於招致了某種慢性的疾病。理想底火燄，並不是孤獨地燃燒的，它需要這種安慰；愛情，光榮，或者仇恨，毀滅的歌。這首先是個人的，就是說，被個人感到，在個人底生命里實現的。但這個時代底另外的一些個人嚴禁個人，以無可比擬的力量，粉碎了這種反叛。蔣純祖得不到愛情和光榮，因此就認識了它們；他覺得它們是醜惡的，他自己底情形便是證明。那種冷淡的假面，那種浪漫的冷淡，不久就被他自己戳破了，它們消失了。現

在他祇是看到陳列在他底面前的冷酷的、灰暗的一切，處處被它們圍繞，不能再前進一步；他看到它們，但無感覺；任何浪漫的情緒都消逝了。他不反抗，也不順從；他覺得可怕，但得到安慰。他希望時間迅速地過去，他希望他底青春迅速地銷亡，他希望知道，在消逝、銷亡之後，他究竟會得到什麼；那個滅亡，究竟將以怎樣的方式到來。「這是多可怕！」他想，冷淡地放棄了一切。

蔣純祖，或許是過於貞潔、自愛，或許是過於虛偽、罪惡，最後，或許是過於怯懦、自私，在這個社會上，無論從哪一面，都得不到安慰了。

他始終覺得，蹲在這個石橋場，他底才能和雄心埋沒了；但又始終覺得。這種意識，是最卑劣，最卑劣的東西。他覺得前者是虛榮、墮落、妥協、對都市生活的迷戀，後者是歷史的，民衆的批判，然而對於他，是痛苦、厭惡、銷沉。

一個熱情抵銷了另一個熱情，這樣地生活下去，他曖昧、閃爍、昏沉。他長期地無思想，他厭惡他自己，因此他覺得在他周圍發生的一切是當然的，他底對別人的憎惡是當然的。直到這樣的一天，他底內心所蓄積的一切突然爆發，使他經歷到狂熱的印象。……

某天下午他去看趙天知。他並未想到要去看他，他招呼瓦匠收拾房子，瓦匠走了，他站着，感到無聊。校工搖鈴放學，走過他底面前，年青的、顴黑的臉上有友愛的笑容，向他點頭。年青的校工顯然覺得他是善良的人，對他無拘束，這種友愛令他

喜悅。學生們湧出來了，呼叫，打架，奔跑。他心里的簡單的喜悅使他感到他必需做什麼，他走了出來。沿路有學生向他鞠躬，他覺得，因為什麼原因，學生們喜歡向他鞠躬。有的學生走在他底前面，突然轉過身來向他鞠躬，希望他說什麼，然後帶着不安轉過身去。他覺得他妨礙了學生們，他走得快起來。孫松鶴不在家，張春田和王老先生不在茶館里，他覺得寂寞，到趙天知家來了。

是陰雨的，粘膩的，不愉快的日子。他想喝酒，突然之間這個慾望變得極強烈。趙天知在他底黑暗的，狹小的屋子里，站在桌前，在一個石臼里搗藥粉，他底母親站在旁邊和他用低而快的聲音說着話。趙天知讀了一些醫藥的書，在醫治自己，並且和場上的土醫生開了玩笑。他和母親在談論醫藥，母親反對他。但顯然他們並不互相抵能，老人處處覺得兒子比自己強；祇是老人愛說話。看見蔣純祖，老人就恭敬，拘束起來了。對於遠方來的客人，這種家庭是非常殷勤的，雖然它是這樣的貧窮，艱苦。因為這個緣故，蔣純祖們就不常到趙天知家里去。常常是，在場上，在學校里的時候，趙天知和他們是平等的，但一到了家里，情形就兩樣了：趙天知立刻變得客氣，殷勤、恭敬、連說話的姿態和聲音都變得兩樣。在別的地方，當他們談到某些事情的時候，他們是常常爭論的，但一到了他底家里，趙天知就總是尊敬地贊同，並且總是帶着不變的，愉快的微笑。蔣純祖覺得這是非常的有趣。

趙天知告訴蔣純祖說，他昨天遇到一個醫生，關於他底火氣，醫生說祇能吃四錢

大黃；醫生說，吃多了就要送命，但他告訴醫生說，他兩天前已經一次吃了四兩。醫生吃驚，搖頭，最後說，這是各人底肝氣不同，等等。趙天知說這個小故事，帶着不變的，愉快的笑容：他要告訴客人說，在他底家里，他是生活得很愉快，很愉快。這時趙天知底母親就捧進泡炒米進來了。天知勸蔣純祖一定要吃光。

「你說你從前照的照片呢？我要看那位將軍底簽名。」蔣純祖笑着說。他要看這個，因為趙天知曾經說過，他底一切東西都由他底母親保存，他底母親。記憶力是非常強的。

這是三年前的東西了。趙天知告訴母親，它是怎樣交給她的，它是怎樣的形式，等等。母親笑着，因為這將使客人愉快，恭敬地聽着。然後她打開壁前的黑色的大櫥。那里面是堆着衣服、罐頭、盒子、破爛的書籍和畫片……一切看來是非常的凌亂。老人含着不變的笑容蹲了下去，開始尋找了。蔣純祖笑着看着趙天知。

老人從里面抽出了一個破紙本，站起來，含着同樣的慈愛的、簡單的笑容，翻了一兩頁。她從紙頁里夾層裏取出一個紙包來，打開紙包，取出了那張照片。她把照片放在桌上，笑着看兒子。蔣純祖注意到，她很少看他。照片退色、捲角、染污漬，老人笑着看兒子，露出缺牙，眼睛明亮。老人。全部時間里未說一句話，她做了她底記憶力底表演，覺得這將使客人愉快，她滿足、慈愛、打皺的、乾癟的臉上顯出光輝。蔣純祖突然覺得自己太輕率，也許會使老人感到失望，變得嚴肅起來。他注意到，在

他看照片的時間里，老人不動地站在打開的櫥前，笑着，捧着紙本。蔣純祖覺得這里面有什麼異常的東西；他覺得，他底厭惡生活，是一種罪惡。他突然看着老人。但老人不看他；老人向兒子笑，顯然她從這張照片想起了往昔的某些事情。

「她應該說什麼！」蔣純祖想。

但老人始終未說什麼。她笑着藏好照片，關上櫥，走出去了。顯然是，農家底舊式的婦女，不向生客說話。蔣純祖注意着外面的聲音。顯然老人在摘菜了。

「我不在這里吃飯！」蔣純祖說，皺着眉。

「沒有在人家……是的，沒得！」趙天知向外面說，聽見了母親說什麼。

他們繼續談了簡短的話在，談話里趙天知不停地向外面回答。蔣純祖注意起來，他們沉默了。老人在外面低語，顯然是自言自語，趙天知不再回答她。她說到紙頭，雞，豬，牛，場上的人，誰走了，誰說不回來，等等。

趙天知笑了起來。

蔣純祖突然向外走，假裝有事情。他看見老人俯在桌上檢菜，低聲說着，含着不變的、慈愛的笑容。顯然老人現愛在一切，愛桌上的菜，房里的兒子，穀場上的雞，豬，牛，和那場上的，走了的，說不回來的人們。這是她底生活底全部，她愛它。

蔣純祖突然站到老人底生活和感覺上去，看着在雨中刷翅膀的雄雞，看着睡在屋檐下的小豬，看着坡下的給予寒涼的感覺的田野，眼里有淚水。他在雨中走了回來。

趙天知問他看見張春田沒有，他說沒有。是於趙天知含着單純的微笑告訴蔣純祖說，張春田底太太，因為沒有錢吃飯，昨天曾經企圖下砒霜毒死她底抽鴉片的母親。

蔣純祖立刻想到了自己底厭惡的情緒，感到恐懼。他覺得趙天知底單純的微笑是希奇的。他又問了一些，嚴重地聽着。想到生活深處底一切，他心里發生了震動。他站起來，說他要去看張春田。趙天知留他吃飯，並且說家里有酒。

「我一點都不餓！你拿酒來吧！」蔣純祖說。

但因為趙天知底堅持——他催促了母親——蔣純祖仍然吃了飯。飯後他異常興奮；已經黃昏了，他們去看張春田。

蔣純祖見過張春田底妻子，並且見過很多次，但由於蔣純祖底性格，他們之間從未談過一句話。她時常到場上，或學校里來找她底丈夫，差不多每次總是要錢，借米；她和趙天知、萬同華姊妹之間的談話底題目差不多總是關於打牌的。見到這個面帶病容的、凌亂的女人，蔣純祖總是感到那種恐懼和厭惡相混合的情緒。這種情緒在這一段時間里佔領了蔣純祖，蔣純祖以她，張春田底妻子為它底象徵；他覺得這是殘酷的、愚笨的現實底象徵，是家庭生活底象徵。是他底警惕，恐嚇，和威脅，並且是一切熱情的夢想底警惕，恐嚇，和威脅。

蔣純祖知道張春田底戀愛故事，十幾年前，張春田用手槍搶出了這個地主的女

兒，和她一同逃到上海。他們最初在上海讀書，然後到杭州去住家。據張春田底話看來，那時候他們是快樂的；他們非常的浪漫。在杭州的時候，張春田和那些改組派，那些無政府主義者，那些現在成了官僚和名流的藝術家和知識份子底生活在一起從那個時候起，張春田就是非常怪誕的了，主要的他是非常的聰明。他穿着西裝，同時穿着和尚的鞋子，受到了杭州警察底干涉；他拖着很長的竹竿在西湖底蘇堤上面追趕漂亮的女人……這些故事，或者笑話，成了他現在歡娛，並且成了他底反對理想的例證，因為，青春過去了以後，就不再回來了。當他底往昔的朋友成了當代的顯赫的人物的時候，他就甘於他底貧窮，懶惰，村野，覺得這是唯一的生活，不想再動彈了，他底浪漫的妻子，就成了現在的這樣。這上面是沒有絲毫浪漫的熱情的，先前也許有，但現在消逝了；他現在祇是憎惡那些顯赫的朋友們。他很明白，對中國，對民衆，他們和他同樣沒有做什麼，並且不可能做什麼；他認為他們可惡，虛偽。

他是懶惰的。他底嘴巴是全石橋場最放蕩的。但他底行爲是忠厚的——他並不如他所想的那樣毒辣。他不洗澡，不漱口，不洗臉，不替別人做媒，不給朋友寫信。半年以前，他底一個有錢的姪子請他到重慶去主婚，他做了新衣服，買了新皮鞋——全都都刷新了。他回來向大家誇口說，那個新娘一抬頭，看見有這樣漂亮的親戚，忍不住地笑了。他向任何人都這樣說，他說新娘非常漂亮，顯然他很得意。但這個漂亮的親戚立刻就變成了醜鬼。那套衣服到現在還沒有脫下來。皮鞋破裂了，中山裝底袖子

和袴子高高地捲了起來，佈滿了油漬和污泥。

整個的夏天，張春田披着髒襯衫，袒赤着胸膛，坐在一線天里罵人；秋天，襯衫扣起來了，他披着那件抹布一樣的中山裝，坐在一線天里罵人，鎮長何寄梅，大家稱他爲本黨同志的，是他底主要的攻擊對象。他欽佩一些有名的作家，因爲他們會罵人。他滿臉鬚鬚，身上發臭，眼睛滾圓，明亮，靈活。他常常是非常的活潑；他確實常常很快樂，因爲有着某些奇異的，善良的希望，他覺得滿足了；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如此的：他們咒罵一切，他們嘲笑、快樂、善良，他們滿足了。對於這個鬼臉的世襲，——這是所有的人都警惕着的——他們祇能開一些喜劇式的玩笑，永不能有殘忍的，毒辣的手腕，如他們所羨慕，並期望於自己的。主要的是生活底沉重的束縛。在這種束縛里，或在這種現實里，多數的時候是痛苦，煩悶；少數的時候是突然的滿足、滿足、天真的快樂。

他底妻子胡德芳，在這種生活里，對他有無窮的憐憫。但好像對於頑皮的小孩一樣，她放棄了他了。他們互相放棄了。她永遠無法使他脫下他底髒衣裳來，因爲他常常穿着衣服睡覺。像一切人一樣，他自己也覺得這樣很不舒服，但他想：明天總可以的並且懶惰是一樁快樂。他大半在外面吃飯，所以她必需到處找他耍錢買米。在石橋小學危急的關頭，在鄉場底冷潮狂暴地擲過來的時候，在人生底隆重的悲慘里，他一次一次地賣去田地、山頭；她，不能抗議。那種隆重的悲慘，使她同情他，並且莊嚴

地對待他。

她並不是好的助手，因為他不需要幫助。她打牌，她底母親抽鴉片，這是兩件痛苦，可怕的。鬥爭，和內心底激厲，常在極度的灰暗中開始了。她發誓不再打牌，她偷走母親底烟具。然而在這種沉默的生活中，誘惑並不是這樣就抵抗得了的：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經驗。「再有一次吧！祇是這一次，最後的！」他們對自己說，同時他們自己就明白，跟着來的第二，第三次。一個婦女，在她底憐人們中間生活，不管自己底處境怎樣特殊，她總是善良地信任大家，和她們採取同樣的見解。……張春田底妻子，胡德芳，常常餓着自己，母親，小孩們，去打牌，最重要的理由是，大家都不管這個家：母親應該挨餓，因為她抽鴉片；小孩們應該挨餓，因為他們底父親遺忘了他們。她常常給母親幾個錢。但老人底化費非常的大，一個月的鴉片，等於全家兩個月的糧食，老人就吵架，借貸，出賣衣服。老人並不可憐女兒，並非不憎惡自己，但她覺得，在艱苦無歡的一生底末尾，她是不必再管什麼了。母親和女兒互相厭惡，因為她們厭惡自己。老人多次在咒罵里要求女兒殺死她，這是惡意的，女兒每一次都想：對的，要殺死你！在這里，胡德芳覺得自己對不住她底忠厚的丈夫。張春田從不參與母女間底爭吵，常常的，他對這一切毫無感覺。

過去了幾天。胡德芳多次地到學校里來；有兩次帶了小孩們來，在學校里吃飯。胡德芳凌亂、瘦削、飢餓得可怕，但仍然喧囂，騷擾。她到處吵鬧，談論，在學校里

跑來跑去；拖着鼻涕的小孩們跟着她跑。顯然噴嚏使她暫時地感到輕鬆。「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就會過去的！就會過去的！」她想。她甚至顯得快樂，她和萬同華姊妹大聲地談論杭州；往昔的一切，現在是特別的動人。她未談到打牌，因為她已經發了誓；在暫時的輕鬆中，她正在抵抗強烈地襲來的誘惑。大家並不覺得事情有怎樣的可怕。萬同華提議說，可以在學校里挪借少數的錢，但張春田淡漠地搖頭。在這些方面，他是異常嚴格的。

蔣純祖對胡德芳感到厭惡和恐懼。特別在聽見她興高采烈地談論杭州的時候，他厭惡她。作為生活底象徵，他對她感到恐懼；作為一個女人，他厭惡她。他覺得她愚笨，可惡。這種情形是那樣的強，他很多時候都用這個女人底名字來稱呼這種情形，這種生活。他想，假如他要結婚的話，他便會被胡德芳包圍，窒息，殺死！……

胡德芳借到一點點錢，帶着她底小孩們回去了。她買了一點米，剩下來的錢，放在小女兒底內衣口袋里，被母親偷去了。為了抵抗誘惑，她把剩下來的錢放在小女孩底內口袋里。她自己明白，因為企圖保留着打牌的可能，她才沒有把所有的錢都去買米的。她是在這種內心衝突里戰慄着。打牌的可能，尋樂的可能，不停地蠱惑着她。她想，把錢放在小女孩底貼肉的口袋里，她便必會戰勝誘惑。「她是你底血肉，你底生命，你底女兒；她幼小，天真，可憐，而這個錢，你看，貼着她底肉，有她底熱氣，你無論如何不許！」母親的胡德芳說。她常常檢查這個錢，撫摩它，並且吻女

孩。但這個錢在這天晚上突然不見了。女孩說，奶奶拿去了。

憤怒的胡德芳向母親奔去，但立刻便退回來了。母親正在抽煙，臉色厭惡，難看；胡德芳站在門邊看着她，她假裝未看見，臉色更厭惡。

胡德芳發暈，眼前發黑，她退了回來。她聽見母親踢倒椅子的聲音：老人因厭惡自己而極端地厭惡女兒。

「毒死她！」胡德芳想。小孩們站在她底身邊，她覺得他們都在說：毒死她！她跑出去弄了砒礬來。她覺得這是簡單的。但第二天早上醒來，她覺得有困難。她剛剛醒來，便覺得，有什麼嚴重的事情發生了，並且有什麼更嚴重的事情即將發生。於是來了冷靜的思考。

她躺着不動，女孩在胸前吃奶（女孩三歲還吃奶）。她望着污黑的屋頂，想，她毒死母親，並不是因為和母親有仇恨，而是因為，母親將使大家餓死。她想，她已被母親拖累了多年，而母親却這樣殘忍，因此，她毒死她，決不會違背良心。但同時她感到仇恨的，快意的情緒，因此有一個曖昧的聲音說，這是違背良心的。

但她不聽這個。

「這有什麼！父不慈，子不孝，當然的道理！假如別人要責備我，說我沒得天良——但是天啊，假如我有一千，一千担谷子，假如我有，我就讓她抽去吧！就比方是從前，在我們過得去的時候，有什麼不可以？大家各人過各人的！但是現在有兒女

們要活命——於是她想了張春田，對他感到激烈的仇恨。她描述他，咀咒他。接着她想到了很遠的從前的那美好的一切。在回憶的深沉的情形里，她想到她就要做的事，毫不感到它底嚴重。

她想到她是在上海、在杭州、在成都……。突然地她驚動，她坐了起來，厭惡地把女孩推開。她對女孩突然感到強烈的厭惡，這種厭惡告訴她說，是她，女孩，要她去毒死她母親的，於是一切就很簡單了，沒有良心的問題，她厭惡女孩，但不再厭惡母親，但必需服從女孩底要求，她底冷酷的眼光使女孩流淚：女孩不明白自己爲何流淚。女孩底眼淚向她說：下砒霜！

她到櫥房里去生火。她煮了稀飯，在母親底一碗里下了砒霜。她冷靜地做着這一切，她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但她同時做了一些毫無意義的動作，她吹火，在母親底那碗有毒的稀飯里仔細地檢去煙灰，並向自己說：煙灰很髒。她做這些向自己掩藏自己底行爲；她做這些，企圖使自己感覺到，一切很平常，沒有什麼嚴重的事發生。

她不覺地大聲歎息。於是她喊母親吃飯。她覺得喊出聲音來是可怕的，不可能的，於是她走到母親房里去。她向母親點頭——她覺得她底喉嚨哽住了——表示飯做好了。她是變得軟弱，慌亂。她企圖防止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但又覺得自己無力。她迅速地退了出來，爲了不使自己跌倒，她抓住門。

母親走出來了，明白女兒對她的情感，裝出冷淡的表情。她底做出來的剛復的樣

子說：她並沒有忘記；在她們中間，一切還照舊，對這，她是毫不在乎的。但主要的這是做出來的，因為覺得女兒決不會寬恕她。在這種假裝底下，有一種慌亂的，可憐的東西。胡德芳凝視着母親，這個凝視是這樣的奇特，她一切都看出來了：她一切都感覺到了。

這個凝視對她自己發生了一種奇異的力量，她突然有溫柔的，悲傷的軟弱的感情；這種感情會出現，是她自己決不會料到的。她看見衰老的、乾枯的、衣裳破爛的老人走過她底面前；老人那種假裝，是一種枉然的努力，企圖掩藏自己底衰老、乾枯、可憐。那一種感情，是她兒時對她底母親發生的——母親，是慈愛過的——發生在她底心中，她覺得她底一切惡意都錯了，她覺得她，可憐的女人，將要和母親，可憐的母親分別了。她想，在分別之後，她將記着此刻的這種善良的感情。這樣想着，這個不幸的女人就毫不感到將要發生什麼，毫不感到事情底嚴重了。她祇是有着不明確的不安；另外她感到濃烈的淒涼，她想：就要分別了，往昔的一切親愛，幾年來的一切的厭惡，都是徒然！

她不十分明白她底處境。有一種冷酷的力量支配着她底行動，但她自己現在沒有意識到這個。小孩們坐在桌前，沉默着，吃起來了。她迅速底走進廚房。她追上了母親，去到灶前去按住鍋：她覺得這是必要的。

「這個是我的？」母親用矜持的聲音問，不看她。

她點頭，又搖頭。她被哽住，她不能說話。母親未注意，端着稀飯走開。她恍惚，恐怖，看着母親底背影。她憐憫，軟弱，恍惚，恐怖。她覺得，最可怕的事情發生了，在那個可怕的力量之下，對這件事，她沒有能力參與，也沒有能力挽回。

「她也許拿它分給小孩！」她想，迅速地追了出去。

「不，不能够！無論如何不能够！我寧可死！」她對自己說，跑了起來；她幾乎在門檻上跌倒。

她覺得，瞬間前她旁觀着它的那個力量，因為她底奔跑，就支配着她，因為支配着她就起了變化：變得光明了。她跑了出來。

她底死白的、燃燒的、可怕的样子使小孩們寂靜了。母親剛剛坐下來，疑問地看着她。她衝了上去，奪下了那碗有毒的稀飯轉身向廚房奔去。剛剛走了兩步，飯碗就落到地上打碎了，她發出尖銳的、可怕叫聲，倒到牆壁上去，戰慄着，看着母親和小孩們。

母親跳了起來，臉上有恐怖的表情。小孩們寂靜着，在他們恐怖中，有着自然的譴責和憐憫。

胡德芳想說什麼，但她祇動了動她底發青的嘴唇。突然的，她意識到她底行爲了。她底胸部起了急迫的震動，她蹙皺，哮喘了兩下，爆炸地哭了出來。她向房內奔去。

「要毒死我呀！」老人可怕地叫，抓住自己底頭髮。隨即感到悲痛——這種情

形，好久以來都消失了——小孩般地，可憐地大哭了起來。她伏在桌上，長久地大哭着。大的小孩恐怖地站着，小女孩嗚咽着，拉她底哥哥，希望他安慰她：她祇需要一點點安慰，告訴她說，在這個世界上，她底弱小的生命，是平安的。她嗚咽着，抑制着，自己找尋着這個安慰。

胡德芳從內房繞到廚房，流着淚，冷靜地走出來了，手里拿着菜刀。三個小孩全體都恐怖地哭了，逃到門前擠在一起。

「媽，砍我！」胡德芳說，遞過菜刀去：「我下砒霜毒你，媽，砍我！」她說，露出一種悲慘的熱情來；她繼續流着淚。

母親繼續大哭着，可憐地看着菜刀，看女兒，看小孩們她好像受欺的小孩，不明瞭人們何以這樣的無情，哭着可憐地盼顧，尋求憐憫，撫愛，同情。她對菜刀搖頭，對女兒搖頭，對小孩們搖頭：她否認這個，她希望菜刀，女兒，小孩們知道，她底生命是怎樣的軟弱，衰老。

突然地，小孩們哭着跑過來了：很難說在她們中間是誰啓示了行動的。他們突然地從他們自己得到安慰了。她們拖住了他們底母親，並且攔住菜刀。胡德芳悲涼地大哭。

「媽！媽！」胡德芳熱情地叫，好像她底小孩們叫她。她跪下來，伏在母親臉上，想到她是幼小的女孩，可憐地哭着。老人嗚咽着，繼續不停地盼顧，尋求憐憫，撫

愛、同情，但此刻這已是一種愛嬌的行爲了，好像那些動人的小女孩。

張春田，身上沾滿了泥污，提着破傘，走了進來，站住了。男孩向她說了一切，他嚴肅地聽着，點了點頭。

「哎，何必喲！」他大聲說，向房內走去。他不覺地流淚，坐下來，支着頭，望着前面。

「哎，何必喲！」他說，流淚，動着腮。

對這件事情，蔣純祖理解到一種隆重的悲慘，他確實地感到，在這種隆重的悲慘里，胡德芳底心靈是怎樣地做着鬥爭。他想要緊的，最不幸，最動人的，是小孩們；他們完全是在鄉村里出生，成長的。他想到他底厭惡和恐懼，他底「胡德芳」，在感動中，他覺得他是錯了。他覺得先前他祇是看到這種生活外表，現在他接觸到了它底核心；先前他是盲目的，現在，站在這種生活里，他體驗到一種心情，有如人們在暴雷雨之前所體驗到的：天邊昇起了嚴重的雲頭，疾風掃蕩曠野，人們在頃刻之間脫離了一切煩瑣，望慮，覺得自己和風暴一同昇起。

他是，如人們所說，以理想主義的方式經歷着這一切的。他覺得，將要到來的，是一陣風暴，是一道奪目的光明，給他指示出路。此刻，落雨的、不愉快的黃昏里，他是從多日的麻痺和厭倦中動彈了。

他奇怪趙天知在說着這件事的時候還能帶着單純的微笑。趙天知顯然不覺得這一切有什麼特別值得驚動的地方，因為他沒有他底「胡德芳」。

走到張春田門前的時候，雨落大了。趙天知深沉地歎息。並且向蔣純祖羞怯地微笑。蔣純祖，帶着他底那種嚴重的感覺走進了小院落。他踩過水塘。正面的堂屋里，有燈光。一個女人蹲在台階前給小孩大便，他認出那是胡德芳。他們走近的時候，胡德芳正舉起小孩底屁股來讓一頭肥大的狗舐乾淨。蔣純祖嚴肅地注視着這個。胡德芳疲乏地笑着招呼他們。蔣純祖注意到，由於某種生怯，胡德芳避免看他但對趙天知特別的親切。蔣純祖覺得困窘。他不明白，何以大半的婦女都對他這樣的生怯。有些是可以對愛情的可能的敏銳的矜持來解釋的，但在胡德芳這裏，這種解釋是不可能的。像在任何這種情形下面一樣，蔣純祖覺得懊喪。

蔣純祖是待着那種隆重的悲慘，期待着那種莊嚴的，他期待看見一個全新的胡德芳，她站在心靈底光輝中；但他在這裏看見了一個女人，她疲乏，對她生怯，對趙天知親切，使一頭狗舐小孩屁股。

胡德芳簡單地踢開了那頭狗，趙天知接過小孩子來，她向趙天知微笑，問：病好了沒有。蔣純祖覺得，他是異常的希望抱一抱這個小孩的，然而不可能。

「我看見吳芝蕙。」胡德芳說。

趙天知皺眉，用力搖頭。蔣純祖走進房去了，他聽見趙天知說了什麼，使胡德

芳發出疲乏的笑聲。

「一切都照舊，可以說，平安！一切都重新開始！我底「胡德芳」啊！」蔣純祖親切地、驚異地想。

張春田躺在破舊的椅里，淡漠地點頭招呼他。蔣純祖注意到了張春田臉上的淡漠的、恍惚的表情，坐了下來。張春田看着他，然後看別處：顯然不希望說話。

蔣純祖嚴肅地沉默着。

傳來了低的、親密的談話聲，趙天知和胡德芳走進房來了。走進房，趙天知有新鮮的、嚴肅的表情，胡德芳底嚴肅的表情：胡德芳臉打抖。但立刻他們便恢復了他們底低而親密的談話，向後房走去。蔣純祖聽出來，胡德芳要拿什麼東西給趙天知看。

蔣純祖沉默地坐着。

胡德芳和趙天知進房的時候，張春田皺眉，並且恍惚地笑了笑。然後他恢復了他底淡漠的表情抱着腿，凝視着窗戶。從院落里傳來了清晰的雨聲。

「吃飯沒得？」張春田問，瞥了蔣純祖一眼，顯然企圖不看蔣純祖。

「吃了。」蔣純祖困難地說。「趙天知那里……：：：喝酒！」他說，興奮地笑了笑。於是他無故地向自己發怒。「冰冷的、平庸的、沉重的一切！你接受！你必得接受！」他想，皺看眉。

「怎末樣？」張春田問，顯然並不問什麼。

蔣純祖看着他。

「說我同情他！來看他！希望他重新開始。」——胡說！」蔣純祖想。

「這個場上的事情啊！」張春田說，移動了一下。

「怎樣？你怎樣？」蔣純祖說。

「沒得什麼。老是這樣的。」張春田說，嘲諷地微笑着。

「我這樣想：」蔣純祖帶着憤怒的表情說，「或者在過年的時候，我的哥哥那里去找他弄一點錢來，假如這個不成功，那麼我們就大家都到別處去！老孫說有一個中學，下學期……」他皺眉止住。隨後他輕蔑地笑了。

「算了吧！你底哥哥，什麼參政員！賣屁股的！」張春田大聲說。

蔣純祖輕蔑地，快樂地笑着：他無故地快樂。

「我看你不要累倒自己罷。」他說，笑着，帶着一種溫柔的、善良的表現。他底意思是：這樣地生活下去，毫不反抗，張春田必會被他底家庭生活拖倒；張春田應該開始一個猛烈的反抗，直到面對着人生底嚴重的一切，面對着生與死，洗刷自己底生命。他表現這個，因為他自己要求這個，並且因為他自己有這個。感到自己已經有了這種可能，他心里有快樂。

張春田看出來他底同情和不满，他底善良的、溫柔的表現使張春田有悲傷的情緒，但其餘的那一切，張春田就絲毫都不能感到。

趙天知帶着歡欣的、驚異的表情走了出來，坐着不動。在後面，胡德芳告訴他說，吳芝蕙的確有小孩，她自己堅持不肯打胎，在他，趙天知鬧過了之後才被她母親設法打掉，因此病了。趙天知對這感到悲哀，但因為事情已經過去，他已經盡了責任，主要的，因為吳芝蕙自己「堅持不肯打胎」，他感到歡欣，並且對人生，對自己底這個意外的幸福感到驚異。

帶着這種浪漫的心情，他恭敬地坐着不動，以巨大，明亮的眼睛看着蔣純祖。

蔣純祖突然地厭惡他，覺得他懶惰，昏沉，胡塗，充滿着可憐的，小小的幻想。這種厭惡，顯然是被趙天知和胡德芳之間的感情引起的。

蔣純祖就，開始反抗了！

「你對我有什麼意見？」他笑着問張春田。

張春田緩緩地搖頭。

「你們總是那一套呀！」張春田輕蔑地說；「唔，將來恐怕要做官的！」他說，翹着厚嘴唇。

「我是無政府的呢！」蔣純祖諷刺地說，由於某種善良的或惡毒的感情，企圖點燃張春田內心底火燄。

「什麼呀！」張春田輕蔑地叫，不停地搖着頭，「這一套，阿Q也是革過一革的呢！擦！」他說，懶惰而有力地做了一個殺頭的手勢。

趙天知滿足地，異常滿足地笑了起來。蔣純祖嚴厲地皺着眉。

「你不是也常常記得你自己從前的情形麼？你底朋友！除了你底做官的朋友，你就不想別的了麼？」他說。

「那都是像你一樣的蠢貨！」張春田大聲說。

「我却是要做官的呢！……但是，像你這樣，就是聰明麼？你滿足麼？你滿意麼？」

「我滿意。」張春田突然地坐直，堅決地說。

「好吧！但是你爲什麼要辦石橋校呢？爲了什麼，你對李秀珍底事情覺得痛苦呢？爲了什麼，你自己赤着腳抬滑竿，抬一個生病的學生呢？爲了什麼，你犧牲了自己，賣田地辦學校呢？」

「我們談不通，老弟。」張春田冷淡地說。

「是的。」蔣純祖說，憤怒地沉默了。「但是你曾經說，你曾經到處向別人說，」他忽然又開始，「你欽佩一個有名的人，因爲他不停地……」他突然又沉默。

「你也要做有名的人吧！」張春田冷冷地說，斜着眼睛看着他。

「說什麼？說什麼？你說什麼？是的，厭惡，恐懼，沒有同聲，……你的確想做有名的人！」蔣純祖想。沉默地坐了一下，他站起來告辭。

張春田冷淡地送他們到門邊。趙天知打着燈籠，他們在雨中走過院落。朦朧的燈

光照見水塘，草堆，枯木，破爛的牆壁，落着的細雨；陰影搖幌着，蔣純祖覺得非常的痛苦。

趙天知要蔣純祖到他家里去歇，蔣純祖不肯；趙天知說自己路熟，要把燈籠給他，他也不肯。他在冷雨中跑開。他回頭，看見燈籠在濃烈的黑暗中發亮；趙天知仍然站在那里。

「老蔣！」趙天知大聲喊。

「謝謝你！」他回答，流淚。他轉身跑開。冷雨飄落着，附近的山頭上沉沉地壓着灰白色的雲霧。不遠的地方，石橋場底燈火微弱地閃耀着。這是一棵枯樹，滴水；那里是一間破土地廟，宿着幾個乞丐；更遠些，濃黑的山巖上，矗立着那個鎖着一個年輕的女子的、神祕的、可惡的、美麗的碉堡；右邊的遠方是那個老婊子的女地主底寬闊的莊院，燈火在深邃的林木中閃耀。再遠些，是高大的，威脅的小峰，那里有原始的樹林。在這一切中間，在山巖、斜坡、平地、淺谷、深淵中間，那條美麗的小河流動着，瀑布在各處呼嘯着。

蔣純祖瘋狂地奔跑。……

蔣純祖，身上沾滿了泥污，流着汗，跑進了石橋場。走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底閱報室的時候，看見門開着，里面沒有人，他走進去休息。青年團和閱報室都是新近設立

的，它們底出現，使沉默的石橋場有了一種鮮明的點綴，使鄉場底空氣更濃烈，更典型。蔣純祖每天都來，貪婪地讀着三天前的報紙。現在他衝了進去，喘息着，倒在椅子裏。隨後他盼顧，拿起一份破爛的報來，把油燈拖到面前。

他現在並不想讀報。他祇是無意識地做着這些動作。但他注意到重慶底劇團底大編廣告，在那個「鐵一般的演員陣容」裏，有高韻底名字。他仔細地，貪婪地讀了這個廣告底每一個字。隨後他翻開來，看見了副刊上的捧揚的文字。有一篇文章說到這個劇本底偉大的成功，另一篇文章說到演員們底非凡的成就，中間提到王桂英，認為王桂英底舞台成就超過了她底在銀幕上的成就：「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因為有了新的理論的武裝。」云云。「因為是一個風騷的女人。」蔣純祖想：或者是由於嫉憤，或者是由於這段文字給了他這樣的感覺。他讀下去，關於高韻，作者說，有一些缺點，但前途極有希望，因為帶來了新的風格。

「新的風格是怎樣的呢？對於任何新人物，他們都這樣說，他們糟蹋了！」蔣純祖想，同時把報紙摺起來，塞到衣袋里去，好像這是極值得寶貴的東西。他現在的情緒是這樣的：他覺得妬嫉，和從妬嫉而來的惡意的攻擊可恥，因此他就對自己說。這一切是良好的，合理的；高韻是良好的，合理的，她的確有着新鮮的，善良的風格。在這樣設想的時候，他痴痴地站着不動，他不覺地哭起來了。他底心現在非常的軟弱，他覺得自己對別人有罪，他覺得孤獨，覺得自己沒有權利得到愛情。他看見高韻

以她底明媚的、活潑的、含笑的眼睛看著他；他看見萬同華底喜悅的微笑。他慢慢地走出閱報室。

場上底燈光大半熄滅了。仍然落着細雨，各處的水塘發亮。蔣純祖，這個冷酷的英雄，他底心現在非常的軟弱。他想到從前的蔣少祖和王桂英，爲他們而流淚；他不知道他是爲自己而流淚。他想，這個社會底豪華的場面，那些男女們底短暫的熱情衝動，原是善良的，無可非議的東西，他覺得它們壞，那祇是因爲他得不到，他得不到，因爲他壞，說得好一點，因爲他底性質和他們不適合。……

「但是，我究竟和什麼東西適合呢？不要隱瞞自己：我需要愛情！現在有一個女子用她底全部的善良等待你！但是啊，我是這樣的壞！」

他走過走廊，打開房門，點上燈。周圍很寂靜，萬同華底房里有燈光。他覺得他底心情緩和得多了，他坐了下來，不動地望着前面。於是妬嫉，和因妬嫉而來的軟弱的心情都過去了，他安慰地想，他祇求在寂寞的鄉間生活，並不需要別的什麼。在某種時候，這個思想是最能安慰人的了：人們多少有點自負，他們知道自己有着什麼：實際的和想像的。蔣純祖大聲嘆息，望着前面。

這時有輕的敲門聲。門打開，新鮮的，愉快的萬同華走了進來。蔣純祖嚴肅地看著她，她興奮地，愉快地笑。

「她總是這樣笑的這是她底禮貌。」蔣純祖想，眼光沒有離開她。

萬同華給了他一封信，是蔣少祖來的。在他看信的時候，萬同華安靜地坐著看著他。蔣少祖很久未來信了，這封信也很簡單。信里說，鍾鐘芬和一個中學教員訂婚了。蔣純祖嚴厲地皺着眉，抓着信，落進悠長的冥想。

「你腿上這麼多泥！還有水，要洗腳麼？」萬同華問。

蔣純祖驚醒，向她不安地笑，說他自己會去打水。萬同華走了出去，又走回來拿盆子，蔣純祖問她爲什麼，她說：校工出去了。

蔣純祖站起來，又坐下。但即刻他就追了上去，向萬同華致歉，說他自己會打水。在黑暗中，他謝謝萬同華，他自己不覺得他底聲音是怎樣的溫柔，他覺得萬同華臉上有他所常見的喜悅的微笑。

他走進房，輕輕地嘆息。這嘆息底意思是：愛情存在，他感激這種愛情，但他是非常的壞。洗好腳，他坐到椅子上去，繼續他底冥想。

他想到鍾鐘芬，想到江邊的那個年青的接吻；想到黃杏清。想到那個浪漫的夜，想到輪渡，鐘聲，交響樂，舞台，合唱。他也想到安徽的那片落雪的曠野，想到他底死去的英雄們，但他不願在這上面留連得太長久，因爲這是太痛苦了。

「但是我爲什麼不能夠結婚呢？孫松鶴批評我好高騖遠，他是對的！我現在孤獨、空虛、被愛、但不敢愛！爲什麼不敢愛呢？人底意義不是也在這里麼？我結婚，相信自己決不會和張春田一樣，我結婚，丟開一切虛浮的夢想，用我底力量向現實生

活獻身，繼續我底學習和工作，不也可能麼？或者是更好麼？」他想。

「是的！是一個莊嚴的決意！」他想，興奮地站了起來，在房里徘徊着。

於是他就強烈地興奮起來了。他總是如此的。他猛烈地攻擊過家庭生活，猛烈地攻擊過當代的理論，猛烈地攻擊過他底朋友們，連帶着他自己。現在他突然決意：他覺得，從他底苦悶的心里，有什麼新異的、光明的、強有力的東西甦醒了。他爲此異常喜悅。他覺得過去的一切思想都錯了。

他突然覺得一切都明白了。

「我不能工作，是因爲沒有愛情，用全部的力量拒絕愛情！」他想，站在打開了的窗前，望着落雨的，黑暗的天空。「我過去犯錯，欺騙，不道德——放蕩、肉慾、不道德！必需告訴萬同華，請求她原諒！」他興奮地想，帶着愉快的懺悔情緒。他現在想到了道德了。於是，他曾經譏嘲過的那種「道德的生活」，便友愛地和他握手了。他現在當然不會想到；在這個題目上面，蔣少祖也是如此的。他想着，對「道德的生活」，他有感激的心情。他現在當然不會感到，在這個題目上面，他在瞬間前是非常惡劣難堪的。「立刻就向她告白，請她原諒！明天就告訴老孫，請他爲我而歡喜！這是多麼好啊！」他想。

他想到他是不會缺乏金錢的，他想到了他底親戚們。

但是，有一個聲音在他心里說：「你錯了！你不能如此。」

「是的，是的，他們是有理由的——」他痛苦地想，不知他們是指誰。他站着，看着，院落和圍牆底黑影，然後他凝視遠處的黑暗的山峰。他覺得這些景物是一個重要的啓示。他重新凝視窗外的，染着燈光的枯樹：枯樹在滴着水——然後又凝視遠處的黑暗的山峰。很明白的，這一切是一個重要的啓示，這一切：寬闊的，美麗的天地，天地間的輝煌的熱情活動，情慾底美麗的，甜蜜的歌，啓示給他說，他底「道德的復活」，他底樸素的萬同華，是錯了。

他凝視着滴水的枯樹。

「春天會來臨，陽光會照耀，——我底親愛的克力啊！」他說。他底親愛的克力是誰，大家都不知道。他是常常念着她，呼喊她的。在黎明時的初醒的溫柔里，他呼喚她：「親愛的克力啊！」在痛苦的，不眠的晚上，他呼喚她：「幫助我，親愛的克力啊！」她大概是一個美麗的，智慧的，純潔的，最善的女子，像吉訶德先生底達派尼亞一樣。「啊啊，我底崇高的克力啊！不要流淚，把你底嬰兒舉得更高一點，地面生活原很悲涼！」蔣純祖說，善良地微笑着，徘徊起來。他忽然眼里有淚水了。

「是的，我不對！但是我孤獨！但是克力啊，我已經糟蹋了我底青春，我底健康，我底理想，也許我。

不要一朵花，不要一朵芬香的花，拋在我底漆黑的棺材上，
不要一個朋友，不要一個朋友來祭奠

我底可憐的屍首！

我底屍骨在這裡拋棄！

請留存起來吧，成千成萬的嘆息，

把我放在啊，那里，

使陰鬱真摯的情人都找不到我底墓穴，

不能到那里去哭泣！

那麼，就是這樣，我底克力啊！另一面，也替我拒絕我底「胡德芳吧，告訴她說，我並不仇恨誰，也不仇恨她！」蔣純祖流着淚。

他又走到窗邊。

落着雨。枯樹在滴水。蔣純祖忽然嚴肅而神聖。

「但別人不能擊毀我們！擊毀我們的可驚的正就是我們自己，而且正就是我們底向善的力！克力，」蔣純祖說；「我們可驚地相同，甚至在快樂里所追求的也彷彿就是痛苦！痛苦是人底完成。而且是高的完成，而且是大的，深的和強的！這邊可以作為悲劇底理解之一，但是更應該理解作我們這一代底巨大！克力啊，高貴與不幸本來就屬於同一靈魂！這是人底力量超過了人本身，走得更遠了；這是人底理想世界底躍進！向自由的王國和絕對的門！」

「現在應該懂得了，親愛的克力！我們是卑劣的種族底卑劣的子民！向你描寫我

自己吧克力！首先是，懶惰和軟弱所織成的高傲，所謂誠實，是不務實生活的感情的矯飾，我解錯一切果敢的性質，戴上虛榮的犧牲者的玫瑰冠！我來自昏疲而縱慾的江南，販賣自私的痛苦和兒女心腸，我盼望，盼望，名聲，欣賞，讚美，激揚，動情的面貌，地獄底惡意的妒嫉，和一切！——那麼，現在面向絕對的門，判斷罷，克力啊！給我力量和祝福，但不要給我胡德芳！」

「讓我和那些慢慢地走着自己底大路的善良的人們一同前進吧！」

蔣純祖，因興奮而疲弱，在床上躺了下來。他是這樣的猛烈，這樣的突飛猛進，他底精神似乎在很短的時間之內，急忙着要過許多人在長期的生存中所過的同樣他底豐富的生活。現在他在混亂的熱情洶湧中跳了起來，衝出房，向萬同華奔去了。

他要告白。他不知道他究竟要去告白什麼。當然，是愛情，是猛烈的愛情。但是不是一「道德的生活」呢？是不是「我們這一代」呢？是不是「不要一朵花」？顯然都不是，又顯然都是。他是這樣的勇敢，毫無猶豫地就衝進了萬同華底房間了。

嚴肅的、樸素的、懂得人情世故的鄉下女兒，是坐在她底桌前，在給在城里經商的哥哥寫信。這個房間，是這樣的乾淨、爽朗；在案頭上，有兩本書，一本是「故事新編」，一本是「紅樓夢」底第二冊。在桌子的另一端，放着一條潔白的手帕。這個懷着密密的感情的鄉下女兒，是毫不驚異這個時代底公子底來臨的；他是隨時都準備着儘可能愉快地接待任何人，替他們做事的。蔣純祖曾經攻擊過這一點，勸她不妨

「替自己打算」一點；她愉快地答應了，像答應任何事一樣。

她擱下筆，以爽朗的，愉快的笑容接待了蔣純祖，並且有禮地站了起來，請蔣純祖坐下。在蔣純祖沉默着的全部時間里，她笑着，假如因什麼思想而忘記了笑容的話，她便立刻驚覺，趕緊地恢復。她笑着，顯然並不是因為她感到快樂；她笑着，因為覺得這樣特別使人快樂。

蔣純祖立刻感覺到，在這樣的笑容之下，他什麼都說不出來了。

「爲什麼要說呢？她是樸素的，不會懂得！」他想。感到一種冷淡；他奇異地覺得在萬同華底笑容里有着的一種冷淡。

「你在寫什麼信？」蔣純祖問，很明顯，覺得這個問題太親切了。

「我底哥哥？」萬同華笑着說；這笑容與所說的話無關。顯然她並未感覺到這個問題有什麼特殊。

「你家里最近怎樣？母親好嗎？」

「都好！」萬同華說；他底笑容表示了感謝。顯然她不覺得這個問題有什麼特殊。她開始思索蔣純祖究竟爲什麼來。他對蔣純祖有一個固定的意見：他覺得蔣純祖高超，古怪，有一種特殊的善良；她喜歡他底善良，他底某種傻氣和天真，尊敬他底高超，而用禮節和嚴敬來防禦他底古怪。混合着高超、猛烈、鋒利的嚴肅，赤誠的態度，以及閃光一般的活潑，滑稽的感情，蔣純祖底善良就對她有着不可抵禦的魅力，

她不能確定蔣純祖究竟爲什麼來，但已經明白一定有着嚴肅的事情。由某種期望，她心緊張了起來。蔣純祖繼續發問，又突然沉默，她有些恐懼了。她本能地企圖把談話拉回到平凡的問題上來，但她心里有一種力量又反對這個。她變得有些焦躁；那種笑容消失了，一種特殊的嚴肅代替了它。

「這兩年的生活，你還滿意不？你希望怎樣？」蔣純祖快樂地笑着問。他這樣問，把握到了一種優越的力量，他心里有快樂，他本能地希望從苦惱的惶惑里衝出來，他本能地希望詩意、和諧、歡樂。他在觀念上也希望詩意、和諧、歡樂，於是他開始比較。但這種比較現在不可能；對於戀愛的那些書本式的理想，以及那些美麗的教條，和現實相碰擊地造成了混亂的苦惱感覺。他自己很明白，他底快樂，是並無詩意的，它祇是從優越的把握產生的。他笑着，皺着眉頭。

萬同華舉手掠頭髮，看着他，雖然沒有聽見他底問題。

「跟她說！說出來，一切會明白，我會感覺得多一點的！」蔣純祖想。

他緊張地沉默着，看着燈，又看着自己底因疲勞而發顫的手，好久不能開口；她覺得無法開口。

「你要睡了吧？」他不安地問。

「不。」萬同華說。

「我跟你說……」蔣純祖說，未聽見自己底聲音，但覺得已經說出來了：最嚴重

的時刻已經來臨了。從這個意識，產生了浪漫的印象，於是他有勇氣。

「我們結婚——你覺得怎樣？」他說，突然可憐地笑着。

「是的，我說結婚，因為這包括嚴肅的一切；我不說愛，那包括胡塗的、不負責任的一切！」他想。同時他緊張地看着萬同華。

萬同華，笑了驚慌的，可憐的笑，但隨即嚴肅，變得蒼白。她舉手扶住頭，隨即她用另一隻手蒙住臉。

「他說這個，真想不到！怎樣辦呢？」她驚慌地想，心里有失望的情緒。她失望，顯然因為蔣純祖祇說結婚，而不說到別的；並且顯然因為蔣純祖說這個，是站在優越的地位上的。蔣純祖底這句話，對於她，是一種欺凌，雖然她自己不能明確地意識到。

「回答我：你覺得怎樣？」蔣純祖說。

「我要和我母親商量。」萬同華抬起頭來，嚴肅地低聲說，以明亮的、探索的眼光看着他。

「又是一個和母親商量，中國啊！」蔣純祖憤怒地想。蔣純祖憤怒，因為他底優越的精神受到了傷害。他確信萬同華應該在他伸出手來的時候就拋棄一切——但現在萬同華首先就舉起了他底母親。

「那麼你自己怎樣想呢？」他問。

「我？」萬同華小聲說，嘴唇戰慄着，低下頭去。「我們：跟本並不互相理解：」

她說。

「理解可能不可能呢？」

她不答。

「可能不可能呢？」

「可能。」她抬起頭來，堅決地說，同時疑問地看著蔣純祖。

「那麼，爲什麼又要和母親商量呢？」

「要這樣。」萬同華幾乎是嚴厲地說。

萬同華感覺到了他底輕視和憤怒；蔣純祖感覺到了她底失望和頑固，他們互相碰擊，雙方都受傷。

「做一個愛人，我是太理想了！」蔣純祖傲慢地想，看著她。

「要當心他底性格，要當心！」萬同華向自己說，看着桌面。

蔣純祖看著她，覺得她不美，蒼白、冷淡。蔣純祖想像，祇要自己伸出手來，她便必定會感動、傾訴、拋棄一切，但現在全然相反。他痛苦地沉默着，這一切違背了所有的理想，所有的美麗的教條，他覺得自己做錯了。

他希望脫開這個痛苦。他想，擁抱她，吻她，事情便會好轉。他確信，他已經告白，就有這樣的權利。於是他站起來。他底那種情慾，那些美麗的教條，是燃燒了起來。他走到她底身邊。他解她底手，並且輕輕地呼喚她。

萬同華可憐地笑了，然後驚異地看着他，好像不明白究竟發生了什麼。蔣純祖有憐憫，捉住了她底手。但她掙脫了。

「別人要說閒話的！」她說，站了起來。

「不！」蔣純祖說，皺着眉。

萬同華懇求地看着他。

「你睡去吧，不早了。」她說，她底呼吸頻促了。

蔣純祖注意到了她底嚴肅的、懇求的表情，想到必需戒備自己，必需順從她，因為她真實、仁慈、寬大。他這樣想，同時想到了以前的這種激情所招致的惡果，就站住不動了。

「在我底心里，又有了多麼惡劣的念頭！什麼是好的？怎樣辦？」他痛苦地想，看着地面。這樣有一分鐘，他聽到窗外的淒涼的風雨聲。他覺得醜惡的情慾過去了。他覺得有堅實的、甜暢的力量在他心里升了起來。他確信這是真實的生命。他抬起頭來。

「請你從黑暗中引導我！」他說，他覺得他從來沒有能夠說得這樣真實而誠懇。

「我想我也許欺侮了你，我想你將懂得我，原諒我！」他停頓。他嘴唇輕微地戰慄着。——「我現在經歷着可怕的危機。愛我，否則我將毀滅，你即使不熟悉這些觀念——我說是觀念——你也感覺得到！給我鼓勵，做我底朋友，愛我。我給你帶來的也許祇是

痛苦——你接受嗎」蔣純祖謙卑地、誠實地問了這個觸目驚心的、自私的問題，看着她。

她嚴肅地、深思地沉默着，定定地看着前面。她底手優雅地、樸素地合在胸前。在上述的不覺的自私中，蔣純祖不覺地希望，並且確信，當他說「我給你帶來的也許祇是痛苦」的時候，她將感動，回答說：「不，你給我帶來了幸福！」於是投到他，蔣純祖底懷里來——但事實並不如此。確然的，帶來了幸福，但鄉下的女兒從不懂得這一套，她是這樣嚴肅地思索着她底愛人底話：在這些話所形成的迷亂的世界中，她仍然冷靜、真實，不被動搖。她又是這樣地相信着蔣純祖底誠實，所以，蔣純祖底話，給她帶來了無窮的憂愁。她把蔣純祖底這種虛浮的言詞，心靈底美麗的光芒，這個時代底傷痛的宣言，放到她底真實的天秤上去衡量。她想，蔣純祖既然已經宿命地自白了將來的痛苦，那麼她，萬同華，便沒有力量挽救。她想她不能相信蔣純祖沒有了她便會毀滅；她謙卑地不相信這個，因為她不知道這個毀滅是指什麼而言。她相信這是浪漫的情話，每一個男子都要說的，所以她應該原諒他。她想，那樣優越的蔣純祖所無能為力的，她必定更無能為力。究竟蔣純祖說了些什麼，她不能確實地知道。但她又確實地知道。他覺得蔣純祖單純如小孩——這便是她底真實底理解——對這個小孩底刁頑、自私、熱愛，她，萬同華，能夠承擔。

結論是：對這個單純的小孩底刁頑、自私、熱愛，她能夠承擔；對那個說着痛

苦、毀滅、黑暗等等的高超的英雄，她感到迷惑。

蔣純祖急迫地追問她，憂愁地看着她。在長久的沉思之後，她不自覺地歎息，同時悽涼地微笑。

「那麼你答應了嗎？」蔣純祖問。

她沉默着。

「如果答應了，你點頭；否則，你搖頭。」蔣純祖說，不知何故快樂地發笑。

「明天回答你。」他說，笑着，嘴唇戰慄着。

「不，現在。」

沉默很久，在蔣純祖底熱烈的目光底要求下，萬同華點了頭。她認為她可以控制這個動作；但她不自覺地流淚。人們都記得，這種年青的、新鮮的眼淚。

「謝謝你。」蔣純祖文雅地說。天曉得他是怎樣地文雅了起來，像一個騎士。他含着感動的眼淚走了出去，站在雨中，覺得甜暢。

「親愛的克力啊，幫助我尋求真實！」他說。

在房里，萬同華坐了下來，捧着頭，默默地流出了大量的眼淚。在流淚之後，她心里有了新鮮的感覺，她明白了，在她底心里，在她底眼前，以及在她底辛勤的生活里，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一

在最初，蔣純祖並不理解自己底目的和動機；他模糊地覺得一切發展得過於迅速，他模糊地覺得悔恨。經過了長久的內心鬥爭，他就又重新把自己撕碎了。在那個晚上，在突然之間，結婚這個觀念成了他底熱情和夢想底對象，但到了第二天，第三天，熱情變成了懷疑；第四、第五天，他就開始責備自己被情慾迷惑，以致於背棄了先前的理想了。但這些在最初還是微弱的，他用愛情、忠實等等觀念來和它們對抗；在最初，他祇是覺得這件事發展得太迅速了，但他痛苦地覺得悔恨，並且恐懼。這種內心鬥爭，發展下去，另一面，愛情也發展下去，到了最後，他就又碰到了他底險惡的焦點了。

他覺得他欺騙了萬同華，對她不忠實，他爲這異常的苦惱。但他又並不停止；他拖着萬同華走下去，猛烈地向她索求一切，攻擊她底感情和思想，以他底可怕的內心衝突亂擾她。從那個晚上以後，他就避免再提到結婚了。結婚底旗幟倒下去以後，愛

情底旗幟便壯烈地飄揚起來了。因這個旗幟，他抵抗了石橋場底毀謗；它並且兇惡地準備用它來抵抗萬同華底家庭，但萬同華不能變更她底意見。

萬同華，從第一天起，便光明磊落地行動。她把這件事告訴了她底母親，然後又帶蔣純祖到她底家里去。於是，人們便看到，這個蔣純祖，帶着他底傲慢的態度，在那些古舊的婆婆媽媽和那些兇惡的姐姐嫂嫂底層層圍繞里坐下來了。

時間飛快地過去。過年的歡宴——鄉下的筵席，是那樣的豐富——學校底繁雜的事務，鄉場上的窮兇極惡的鬥爭，看書寫作，茶館里的吹牛；疾病，貧窮，胡塗的變化，猛烈的發作，以及少數時候的明澈的智惠……這樣，蔣純祖們又經歷了一年的時間。

蔣純祖和萬同華，他們中間的痛苦暴露了。萬同華是那樣的冷靜、嚴刻，但在某一天，猛烈的蔣純祖獲得了她。

蔣純祖忍受了一年的時間。蔣純祖攻擊萬同華底冷靜，說她冷血，蠢笨，迷信。萬同華底頭腦里確實是有着小小的迷信的，這種小小的迷信，在都市里，加上一套時髦的風度，是曾被當成聰明和智惠的；但在可憐的鄉間，它就赤裸着。從一種愚昧的感情，產生了這種迷信。萬同華相信既成的一切底支配權，相信這個社會底禮節，道德，不是因為需要它們，而是因為天然地覺得它們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她相信家庭間底神聖的關係，蔣純祖請她睜開眼睛來看看這個世界上的一切家庭，她睜開眼睛來，看了，但還是相信。她相信一個女子決不能和一個男子同樣地去做，蔣純祖無論如何

不能改變她底意見。對於這個時代底熱情和夢想，她毫無所知。對於她所讀過的這個時代底理論，她懷着樸素的尊敬。

對蔣純祖內心底那種所謂時代精神，對他底優越的精神世界，萬同華很冷淡；有時尊敬，有時不覺地仇視。假如她能夠證實，這一切，祇是蔣純祖底自私的慾念底藉口的話，她就能够放心，更愛蔣純祖一點了。這一切當然常常是藉口，但它們無論何時都屹然不動地站在高處，成爲一種絕對的存在。蔣純祖底每一個表情都表示，他能夠放棄她，萬同華，但不能放棄這個。很明白的，到了今天，蔣純祖是決不會爲任何對女子的愛情而犧牲性命的了；他即使連犧牲一個觀念都不肯。他頑強地，猛烈地要求萬同華放棄一切來跟隨他；萬同華頑強地，冷靜地要求他放棄一點點——對於蔣純祖，一點點，就是一切——來順從她。於是他們中間起着令人戰慄的鬥爭。有時他們互相遠離，互相冷淡，互相仇視。在突然之間他們互相渴望，於是鬥爭，衝突。多變的，猛烈的蔣純祖常常地迷惑，動搖了冷靜的萬同華。蔣純祖很能利用一個女子底感情上的弱點。萬同華常常屈服，全心地愛他，確信他是單純的，自私的小孩。但即使在這種時候，在這個單純的，自私的小孩底心中，和那種肉慾的，神祕的渴望一句，也充滿着這個時代的勇猛的一切。

蔣純祖，那麼激烈地衝進了萬同華底平靜的生活，把她底一切全擾亂了。他說他要負責，但他其實是不能負責的。萬同華，背負着石橋場底毀謗，辱罵，遭遇着家人

底冷眼和善良的母親底哭訴，是生活在難堪的痛苦中。她覺得她是毀滅了，但她以她底無比的冷靜的力量掙持着。蔣純祖確信，假如她像他似的能夠得到那個優越的精神世界的話，這一切痛苦便立刻會轉成激情的歡樂和理性的明澈的認識的。他用無窮的雄辯、傾訴、例證來對付她，因此，對於她底痛苦，她就很少感覺到。從小小的迷信產生的痛苦，蔣純祖是無法憐憫的。

萬同華以她底無比的冷靜的力量掙持着，用它對付着蔣純祖底無窮的追求。蔣純祖因失望而痛苦，而憤怒；到了最後，他再也不能忍耐了，在一切慾念之中，得到萬同華底身體，就成了主要的慾念了。無數的感情底狡計都在萬同華底冷靜上面慘敗了，於是夏末的某一天，他就在深夜的時候衝進了萬同華底房間。

早上他們曾經爭吵，萬同華說她要回到家里去住，因為母親生病。蔣純祖對這個異常的憤恨，因為他也在生病。從春天起，他底健康就損毀了；最初非常的嚴重：咳嗽、流汗、昏暈，大家都說是肺病。但蔣純祖，在絕望的心境中，不肯進城去檢查。夏天的時候，病情減輕了一些；迫近過死亡底一切感覺之後，他就對這個毫不介意了。

他想，在他死去之前，他必需得到萬同華。他很知道跟着來的那一切，但他願意承擔。他想他是願意承擔的：他是有了一種宿命的信念；他確信生命不會給他帶來更好的東西。

「在以前，大家都相信人類是偉大的，人底名稱，是光榮的，我也相信，」就在這個晚上，等待着深夜底來臨，坐在他底凌亂無比的房間里，他想，「但現在我覺得人類不會有第二個樣子，是的，人類祇能是這樣，所以無所謂偉大，也無所謂渺小，我們都相信將來，但我們誰都不會活一萬年的，我們需要現在，所以，在最後的瞬間來臨以前——牠不久了——我要做的！我在原則上相信將來，但我懷疑在將來人類是否能不思昧和自私：多少人信仰過了，已經幾百年了，它底名稱很多！信仰變成了盲從，人類中底大多數仍然愚笨、無知、可憐。我也是。先前我想；做什麼好呢？怎樣愛人民呢？現在，面對着最後，一切都解決了！孫松鶴批評我，說熱情對我是不好的——但低級、麻木、平庸的戀愛信念，對他是不好的！」他憤怒地笑出聲音來。「說是革命了，但仍然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唯有落荒而走！在我心里，愈來愈強的，是一個幽密而曖昧的衝動！我底純潔的胡德芳坐在那邊房里！怎樣才好，勇敢的克力啊！」

他站起來，走出酷熱的，充滿着蚊蟲的房間。他走進後面的院落，在枝葉豐滿的槐樹中間穿行，焦燥地唱着歌。繁星的天空底下，有微風；掩映在槐樹底枝葉間的燈火，在突然之間，使他得到興奮的、美麗的仰象。院牆外面的水田里，有熱鬧的蛙鳴。有人在門外用粗糙的聲音大叫，唱歌。他扶住槐樹，垂下頭，站住不動。

「可憐的克力啊！我們流浪到何時為止？先前引導着我的那一切星宿，現在都黯

澹，或永遠離了！」他說，抬起頭來。「但是，克力啊，在如此美麗的天空底下，我們必需愛，必需工作，否則我們將毀滅！我底毀滅是無所謂的，但是，克力，你啊！還有我底咬牙切齒的，塵世底純潔的愛人！

讓我們交換我們底祝福，

祝我恰當其時地到達我底彼岸！」

這種美麗的激動，這種突發的詩情，是表徵了一種幽密的，情慾的渴望，是表示了即將來臨的，用蔣純祖自己底詩意的話說，塵世的衝突。在他底心里，熱情洶湧了。夏天底晴朗的，遼闊的，熱烈的夜晚，和他互相滲透，啓示了美麗的青春。

漸漸地一切都沉靜下來了。涼風吹着槐樹。蔣純祖輕輕地走動着，唱着歌；歌聲常常被咳嗽打斷。最後他走回房間，熄了燈，搖着破扇子，坐在蚊虫底怒吼聲中。他聽着，感覺着，想着。他痛苦，他有罪——他不知他犯了什麼罪——他感傷，他熱烈地歎息。

他走出來。星光照耀着，周圍是那麼安靜；萬同華底房里，燈光已經熄滅了。他感覺到自己底激烈的心跳，他走近窗戶，輕輕地敲窗戶。他想，其實他早就應該這樣做了。

「哪個？」萬同華小聲問。

「我，同華。」

沉默很久。

「什麼事？」萬同華用驚異，惱怒的聲音說。

「開門！開門！」蔣純祖小聲說。

蔣純祖，在愛情上面，是一個優越的天才。他能够使萬同華在某些時候絕對地向他屈服。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萬同華沒有回答，沒有拒絕，傳來了輕的脚步聲，門打開了。

蔣純祖走了進去，關上門。

「你睡了嗎？」蔣純祖在黑暗中說。

「剛睡。」

「我來，有妨礙沒有？」蔣純祖笑着問。

萬同華穿着短衫，坐在床邊，以明亮的，驚慌的眼睛看着他。她愈驚慌，愈沉默，蔣純祖就愈輕快，愈活潑：好像他是故意地如此。他是迅速地造成了這種熱切的空氣，使萬同華迷惑了。

但這迷惑並不是絕對的，懂得人情世故的鄉下女兒，在這種時候，是明白一個男子底企圖的。蔣純祖在夜里到她底房里來這並不是第一次，在這種時候，萬同華總是靜靜地坐着，絕對地不許蔣純祖到她底床上來。但這一次，蔣純祖是這樣的活潑，自然充滿着詩意，她不能够肯定他底意向。她開始穿衣服了。蔣純祖看着她，沉默了一

下，又活潑了起來。

「我有時候是這樣的高興；我不知道爲什麼。」蔣純祖說。

「是的。」萬同華回答，顯然有些迷惑。

「我們再來談到我們底題目吧！——不，不要點燈！多麼安靜的夜里啊！……你底意思是你認爲形式是神聖的東西；但我們不能認爲死屍是神聖的東西！你生活着，接觸着周圍的這些人，你確信他們就是全世界嗎？你不能看得遠些嗎？你要永遠在他們中間生活嗎？——不，我知道你要說什麼！」他做手勢阻攔她，「你爲別人浪費了你底時間，你底生命，你底青春，你不敢得到你所愛的！你總是冷冷的，冷冷的！這個社會使你麻木了嗎？你知道我們底目標，但你甚至不敢讀一本熱情的書！你說你銷沉，爲什麼銷沉？多少女子就是這樣的消失了，她們嫁人，有了形式，一切都完了！你想想胡德芳吧！一個人不能跨在兩隻船上……到了那樣的時候，同情和歎息都是徒然！我永遠說：時間是冷酷無情的！憑什麼，一個人要對平庸的現實忍耐呢？哎，我怎樣跟你說好啊！同華！」

「但是你也應該稍微替我想想！」萬同華憂愁地說。

「我所說的這一切，以前我曾經說過的那一切，不都是替你想的嗎？在這個世界上，還有誰？」蔣純祖熱情地說，在她底身邊坐了下來。

他很明白，他說得愈多，他底內心的衝突便愈激烈；這些話，在他自己，是從那

種分析的感情出發的；每一句話，帶來了一種情調，向他照明了現實世界底或一個角落；在他所一直做着的那種冷靜的、或冷酷的分析下面，這個現實世界是醜惡地赤裸着。所以，他就決不能給萬同華帶來一點點較好的、較完整的東西。他痛苦地彌補着自己底缺陷，分析下去（或者說，表現着他底分析），說得更多，更多。言詞底火熱的河流，是把萬同華迷惑住了。她最初還能挑選一兩個觀念來思索，後來就完全追不上他了。看着他底痛苦的，激烈的樣子，她就非常的迷亂：她確信，這種可怕的痛苦，是她給他帶來的；她確信，她完全沒有給他帶來安慰；她確信，假如不是她給了他這樣的痛苦，他可以豪壯地走到天涯去；從他更激烈的攻擊，從他底那個精神世界底高超的閃耀，她確信，他並不能真的愛她，他祇是願望如此：她確信，在他底心里，她祇是微小的存在。

她爲這面覺得痛苦。在萬同華身上，自卑的心理，和由此而來的自尊心，是比一切都強：她底全部生活，她底禮節，嚴格，冷淡等等便是證明。蔣純祖繼續分析，攻擊下去，激起了她底自尊心底強烈的痛苦。

「祇有這一條道路，而且也充滿荆棘，同華啊！」蔣純祖叫，沉默了。

「是不是，在你自己講起來，你並不需要我？」萬同華謹慎地問。

「什麼？怎樣的結論啊！我需要誰？」

「我給你帶來了什麼？」萬同華問，從一種悲傷的柔情，從痛苦的生活底某些紀

念，產生了眼淚。

「你給我帶來了什麼？——反過來，我給你帶來了什麼？」蔣純祖說，沉默了。沉默很長久。「你問這個問題，用你底冷淡的心，表明你並不需要我！」

「我們並不互相理解！」在這個挑撥下，萬同華冷淡地說：「我又不知道怎樣才能滿足你底希望！」她說，嗅鼻子。

「她是這樣的冷！」蔣純祖想。

「滿足這個時代底期望。」蔣純祖改正她，說。「你確信永遠不能麼？」他憤恨地問。

「我不曉得！」萬同華說。

「那麼，我們將怎樣？」

「我底環境這樣壞！我不曉得！」

蔣純祖沉默着，彎着腰，抓着頭髮。

「也許我倒曉得！」她說，站起來，在房里徘徊。他走到門外又走回來，歎息着，並且發出一種痛苦的聲音。這種怪戾的行爲，使種同華迷亂而痛苦。他底長久的沉默，他底痛苦——當他如現在這樣，變成了一個自私的；單純的孩子時候，萬同華底心就軟化了。她緊緊地注視着他。她明白他底願望。

「是的，但是，無論怎樣說，我愛他！我使他這樣痛苦。整整的一年，他多可憐

啊！」萬同華向自己已說。

「純祖！」她喚。

「純祖，你爲什麼呢？這樣多不好！」她哀求地說。

蔣純祖突然地站在她底面前。

「沒有什麼，我自私，可恥！我說大話，我驕傲！我明白你，假如沒有我，將有平靜的生活！我底一切話，一切行爲，祇是想得到你！我知道我底生命不久了，我渴望得到我底愛人，這沒有什麼道德問題存在！我底愛情，我底忠實，也並不虛僞；我底生命將對我自己底熱情負全部的責任；你底生命也將對你自己底熱情負完全的責任，但你沒有熱情，祇有我加給你的痛苦的責任，這樣便不好了！總之，你明白我，我希望得到你，在此刻，在今天晚上——但是我錯了，因爲你並不需要我。」他停頓，看着她。「死的拖住了活的；我已經失去了你，那麼，請你原諒！」他說，心里突然有自我感激的柔情，走了出去。

「純祖！」萬同華喊，但他不答，消失了。

蔣純祖底話，在萬同華心里，是造成了怎樣的印象！在那種爲愛人們中間所有的無比的魅力之下，她覺得他完全對，完全對。她是惱住了，站着不動。她可憐地喊他。她是這樣的愛他，她絕對地不能忍受他所宣佈的這種破滅。

於是，那種熱情發生了。在她底青春里，這是第一次，那種熱情發生了。在這種

熱情下面，一切現實的顧慮，都消失了。她迅速而有力地在房里走了幾步，好像在考驗她自己。對這個考驗，她覺得滿意，她站着。

「是的，我愛他，但是他從來不知道我底愛情！爲什麼不應該讓他知道？我自己負我自己底責任，爲什麼我不應該自由？」她想，帶上房門，迅速而輕悄地走了出去。

她敲他底房門。

他開門，嚴肅地看着她。

「怎樣？」他溫柔地問，好像他已經忘記了剛才的一切。她不答，走了進來。

「我答應你。」她嚴肅地，安靜地說。

蔣純祖走到她底面前，沉默着，痛苦地垂着頭。

「我答應你。」

「不。」

「不！我底純祖啊！」她低聲叫，她底胸部震動。

她心里恬靜，寬舒，歡樂。她向她底痛苦的蔣純祖交出了她自己。

蔣純祖，從他底豐富的生命，是常常有着那種歡樂的，嘲諷的態度；比起歡樂來，他底性格並不更近於痛苦。但現實的生活，貧窮、疾病，產生了那麼多的痛苦。在現實生活里，人們底需要，是很明確的：蔣純祖需要金錢、照料、健康——他自己不會照料他自己。很可能的，這一切精神上的痛苦、矜張、和反覆無常，僅僅是因為缺乏金錢。很顯然的，有了錢，他不會反對結婚的，他將有另一樣的做法：雖然他自己決未意識到這個。他把一切轉成絕對的了，從這種絕對，產生了對現實的奇特的歡樂和嘲弄。

差不多總是如此的：貧窮、疾病、艱苦的境遇，激動了豐富的精神生活。一個青年，得到了金錢和社會地位，常常就對這個世界安靜下來，終於覺得一切都良好，和這個世界溫柔地相處了：這樣的事情，人們不知看到多少。蔣純祖痛心疾首，他不會承認他需要這個的，除非他已經得到。對於他所需要的這現實的一切，他猛烈地，胡塗地攻擊着。他看見胡德芳在那裏面；他看見門楣上有詩人底名句：「到這里來的，一切希望都毀放棄」。

他底朋友們，是異常地關心他。大家，尤其是王靜賢，希望幫助他弄一點錢，但他對這個顯得非常的淡漠。萬同華底貧窮的母親，是可以弄一點錢來的；但他因這個而攻擊萬同華，他覺得非常的痛心。他說他要走自己底道路。這樣，他們就拖延下來了。責任心底嚴重的渴望重壓着他，同時，他渴望向不知什麼地方奔逃。

因爲他底這種態度，萬同華就顯得很消極了：自尊心，使她沉默了。大家都關心他們，但對這種關心，蔣純祖常常是絲毫都不知道感激的。孫松鶴在最初一段時間內對他非常的冷淡，直到那個羞怯的萬同華走進了孫松鶴底生活，他們之間的感情才起了變化。

孫松鶴對蔣純祖底生活態度非常的不滿。蔣純祖輕視他，總是震動他，使他感到嫉和仇恨。孫松鶴確信，在他自己底感情里，個人的成份是很少的：他是嚴格地站在這個時代底理論上。孫松鶴底生活，他底理論的，道德的公式，是決不能容許蔣純祖底這種態度的。由於關係深刻的朋友們中間的那種敏銳的感情，在這一段時間里，他們就常常地互相衝突。蔣純祖，在這些衝突和競爭里，每一次都高高地超過了他底朋友——他自己覺得是如此。因此孫松鶴就非常的嫉恨。

在精神上，孫松鶴無論怎樣都不能優勝，蔣純祖有時同情他，多半的時候輕視他。孫松鶴底批評和攻擊，總是使蔣純祖走進了他底高超的世界：他絲毫都不會受到傷害。在最初，孫松鶴保持着沉默，沉默愈來愈難堪，於是蔣純祖冷笑了：他覺得他明白他底朋友在想些什麼，他確信那是平庸而迂腐。某一天，張春田突然對蔣純祖冷淡起來，開始攻擊了。張春田當着蔣純祖底面向孫松鶴說，他覺得，一些所謂朋友，有了愛人，就不要朋友了。

「喂，老蔣，我可不是說你啊！」張春田突然向蔣純祖說，笑着，含着痛切的敵

意。

蔣純祖痛苦地冷笑着，冷冷地凝視着孫松鶴。孫松鶴嚴厲地沉默着。

「你覺得如何？」蔣純祖含着敵意問。

「我覺得很對！有些事情，本來應該叫人發脾氣！」孫松鶴憤怒地說，變得蒼白。

蔣純祖站起來，走開了。

「有一種人，他們平庸，迂腐，保守，高興着他們底道德的生活！」晚上，蔣純祖到麵粉廠里來，攻擊孫松鶴了。「他們崇拜偶像，他們底頭腦里全是公式和教條；生活到了現在，他們戰戰兢兢，生怕自己觸犯了教條，他們所能做的工作，是使一切適合於教條！他們濫殺了這個世界上的生動的一切，我攻擊這種人！」

「是的，你攻擊這種人！」孫松鶴用尖銳的聲音說。

然後是長久的沉默。他們相互之間沒有和諧，不能理解。但蔣純祖底這一切是給了孫松鶴以怎樣激動的印象。那個美麗的，在高空里飛翔着的蔣純祖，是震動了孫松鶴，把他迷惑——。孫松鶴漸漸地有些相信，像蔣純祖這樣的人，是不能用任何理論來節圍，來批判的了。孫松鶴有時候竟至於極端地拖攔蔣純祖，從一種本然的謙遜，痛切地感到自己底生命底缺陷和自己底青春底枯萎。……蔣純祖驕傲地覺察了這個，於是就把孫松鶴壓倒了——我自己覺得是如此。

孫松鶴底單純的生命，是已經被他底早年的生涯，被他底那個決然的，嚴肅的獻

身所固定了。一切思想和感情都向着他所獻身的那種生活，那種強烈的外部力量，就造成了一種克己的，嚴肅的性情。當那種生活破滅的當初，他簡直就覺得自己再也不能生活下去了。他底環境告訴他說，他是背叛了，於是他就謙遜而嚴肅地相信他是背叛了。一直到現在，他都在這種恐怖中；蔣純祖底那種超脫的熱情，於他是陌生的，先前的那種強烈的外部力量，是禁絕了這種熱情，並且把它連根鏟除了。他生活着，每一分鐘都謙遜懷疑自己，並且照着他底習慣，嚴格地對待別人。無論對這個世界上什麼東西，他都用他底單純的原則來對待。這個時代的那些公式，當蔣純祖和它們開着玩笑的時候，就深入了他底血液中。三年來，他經歷着懷疑自己的嚴重的苦惱，因為，除了在已經破滅了的那種生活里以外——在那種生活里，他是一個優越的天才——他沒有別的情熱和才能。

而且，在愛情上面，他是嚴重地飢渴着。在孤寂的鄉間，這種飢渴無法遏止。對於家庭生活，他是有着嚴肅的理想；這個時代底美麗的例子，就成了他底理想的模範。他底單純傷痛的心需要安慰；他希望一個安靜的家庭：一個優秀的妻子，和自己共同工作。這些，蔣純祖已經攻擊過了：蔣純祖確信這是平庸的虛榮和偶像。崇拜。因此，蔣純祖底一切，特別是他底猛烈的、豐富的青春，就使孫松鶴深深地戰慄。到了最後，孫松鶴就不得不承認蔣純祖是另外一種人，不是他底理論所能範圍得住的了。在這種樸素的謙遜里，是含着多少痛苦的戰慄！因為，從這種渴慕，這種謙遜，

他就不得不懷疑自己底忠實了。在他看來，向情慾底美麗的飛翔低頭，就等於對這個時代的背叛。蔣純祖和孫松鶴，是以兩樣的姿勢，感覺着這個時代的。

從愛情的飢渴，顯出了嚴肅的、赤誠的男子底缺陷。夏季的時候，王老夫子又來替他做媒了，以蔣純祖爲例，提出了萬同菁。孫松鶴當時顯得很冷淡，因爲王靜賢是過於崇拜蔣純祖。但第三天，他們大家到縣城里去玩，趙天知把這件事促成了。

趙天知大大地挑撥孫松鶴，不停地在他耳邊說着萬同菁，使他動心了。於是他就寫了一封信。趙天知強迫他寫這封信，剛寫好，他就感到狼狽，企圖撕去：他覺得他從來都沒有這樣做過；他底自尊心很覺得苦惱。但趙天知大叫着搶了去，把這封信發到石橋場來了。

這封信，是寫了無數的低頭。孫松鶴底內心，起了嚴肅的變化。第一個感覺，是責任感；既然已經開始，就必得忠實地、嚴肅地做下去。這是對於蔣純祖的一種酷烈的批判，蔣純祖知道了，就冷冷地注視着。他覺得痛快，因爲朋友也落到這個泥沼里來了；他確信，在同一的泥沼里，他必定更能勝利。

趙天知，是歡樂地拖着孫松鶴，凱旋到石橋場來了。王靜賢是非常的喜悅，亂跑了一個上午，最後找到了蔣純祖，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他。

蔣純祖正坐在河邊的石頭上洗腳。這個駝背的，興奮的老頭子，滿身大汗，喘着氣，抓着他底翅褲跑下來了。蔣純祖回頭，嘲笑地，喜悅地看着他。老夫子露出機密

的樣子來，告訴了蔣純祖。

「你爲啥子這樣高興啊！」蔣純祖說，安靜地擦着腳。

王靜賢有罪地笑了。然後又說了起來。他說，兩姊妹現在都得到了這個世界上最好的人，他是多麼高興。他毫無猶豫地說蔣純祖和孫松鶴是世界上最最好的人，他是多麼高興。他毫無猶豫地說蔣純祖和孫松鶴是世界上最最好的人。特別是蔣純祖，他底豐富的青春，他底猛烈和他底詩情，是那樣地感動了他。他不十分明白這一切的內容，但老年人，荷着過去的創痛，有一種需要：把地面上的美麗的青春留在身邊，是一種幸福。他是簡直把蔣純祖寵壞了。他時常給蔣純祖弄一點錢來。他是五體投地地崇拜蔣純祖，說他是五百年來僅見的天才。

蔣純祖喜悅地，嘲弄地看着這個興奮的老人。蔣純祖相信，對於任何新的後輩，他都會說他是五百年來僅見的天才的。蔣純祖知道，在年青時代，在那種急進的潮流里，王靜賢曾經大大地幹過一下。他賣掉田地，送他底愛人到上海去讀書，但這個女子後來到了莫斯科，把他遺棄了。他常常說這個故事，帶着無限遺憾的，生動的表情。他是這樣的天真，蔣純祖常常想到，這個世界，是怎樣地欺了這個無知的，單純的人。

「都是這個樣子的啊！」王靜賢生動地大聲說，「我們底時代是過去了，看着你們這兩對，又有哪個不高興啊！咳，我要請客呢！」

「算了吧！」

蔣純祖搖頭，突然興奮地唱起歌來。瀑布在近處奔瀉着，周圍有沉悶的蟬聲，樹影在水面上游動，王靜賢快樂地笑着沉默。

孫松鶴和萬同善在新的關係下面的見面，以及他們底態度，談話，在蔣純祖看來，是一非常地富於趣味的。這當然是蔣純祖底優越的見解；但它，這個見面，也的確是非常地富於趣味的。蔣純祖，從那種屬於美學底範圍的立場上，帶着精緻而深刻的審美的情緒，注視着；但很快地，他就跳到人生底立場上來，從內心發生了一種真摯的嚴肅，向他底朋友深深地致敬了。

孫松鶴，在新的情緒底下，帶着那樣熱切而緊張的表情和蔣純祖見面，使蔣純祖感覺到，在他們中間，所有的陰影都消逝了。孫松鶴熱烈地，含着有一種痛苦的，悔恨的表現和蔣純祖握手。顯然他底內心緊張使他痛苦。在他的豪爽的，確實的嚴肅的態度里，蔣純祖覺得他在說：「這件事情對於我是這樣的嚴重，你知道！你要幫助我！我告訴你一切，並且將要告訴你一切，對你毫不隱瞞！」蔣純祖在短促的苦惱中感到自己在自己底戀愛里未曾這麼做，並且不能這麼做。

趙天知已經替孫松鶴傳達了，於是他們就一同到學校里來。他們走進蔣純祖底房間。趙天知，王靜賢，都坐着，沉默着。孫松鶴淌着汗，臉上慘白，臉頰不時打顫。他很痛苦：充份地意識到，這件事情，在他底年齡上講，來得太遲了；他恐懼自己已

經硬化，不能適應了。他突然覺得這件事情，在他底年齡上講，來得太遲了；他恐懼自己已經硬化，不能適應了。他突然覺得是別人逼迫他做這個；於是他憤怒地向趙天知說了什麼。蔣純祖生動地微笑。這時萬同華姊妹走了進來，孫松鶴嚴肅地，恭敬地站了起來。他站起來好像憤怒地說：「是我，不過別人，我不怕，我要負責！」

門是開着的。萬同華最先進門，向大家愉快地微笑。然後她轉身喊妹妹。她顯出一種煩燥，喊了兩聲，眼里有嘲笑的光輝。萬同善躲藏在門邊，臉漲得通紅。終於她鼓起了全部的勇氣，傻憨地笑着，用手帕掩着嘴，跳躍了一下：「她是這樣的慌亂！」走了進來。她向蔣純祖點頭，不看孫松鶴，緊緊地靠着她底姐姐，在房里慌亂地走着，好像古代的圖畫。

「請坐。」蔣純祖說，笑了一笑，然後看着孫松鶴。

蒼白的孫松鶴仍然站在他底那樣的姿勢，看見了這個無比的純潔的萬同善。他對自己感到失望。在這種失望里，他才意識到他心里的對愛情的美麗的，浪漫的思想，在先前，他是決不承認他心里會有這樣的東西存存着的。他不覺地希望，萬同善底出現，會給他底孤獨的，乾枯的心靈帶來一種奇蹟：這種奇蹟沒有出現，他對自己感到嚴重的失望。

他坐下來，在內心緊張地工作着，企圖使這種奇蹟出現。他使自己想到過去，「那條星光下的美麗的小河」，並使自己想到美麗的春日，和寂寞的，淒涼的，春雨

的夜。然而這都沒有效果：他底心嚴厲地反對他自己。他看着蔣純祖求助。

蔣純祖，向他底萬同華發笑，然後快樂地，嘲笑地看着那個發白發紅的萬同華；她坐在床邊，她底手緊緊地攔在姐姐底肩膀上。

蔣純祖覺得這是非常地有趣，於是他就站出來幫助他底朋友了。

「孫先生托我向你致意。」他說，優美地走着；「他覺他底那封信或許會委屈了你，但那是天知搗的鬼！」

「是我！」趙天知快樂地說。

「但是，我們底小萬先生會原諒的吧！」

萬同華就畏怯得垂下頭來了：在他底潔白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孫松鶴仍然覺得痛苦，但感謝蔣純祖，因為蔣純祖已經替他打開了僵局了。於是他就突然抬起頭來，嚴肅地，緊張地看着萬同華。——他慘白，好像火燄。

他覺得她什麼也不知道，他覺得痛苦。那種奇蹟，是沒有出現的可能了；但一種憤怒的，愉快的力量，在他底心里出現了。

「像蔣先生剛才說的，我想萬先生會原諒我！」他說，眼睛顫慄着，看着她。：「我們到石橋場來，已經三年了，」停頓了一下，他說，「在這幾年內，時間都白白地浪費了，我前幾天還和蔣先生談起，我們底目的，是對我們自己忠實。」他低而興奮地說，造成了一種嚴肅的，會場式的空氣，很明顯的，祇有在這種空氣里，他才不

致於懷疑他自己。「從前我們和萬先生不大接近，從現在起，我們想和萬先生共同學習——」

「啊，政治工作！」蔣純祖想。他幾乎叫了出來。

萬同菁定定地垂着頭，有時盼顧一下，希望別人原諒她。於是孫松鶴就把萬同菁當做說話的對像了。孫松鶴總是說「我們」，好像這是一件集體的，嚴肅的工作。

孫松鶴說下去，愈對自己不滿，愈對萬同菁底散漫的神情失望——他很懷疑她是否在聽着——他就說得愈激，愈嚴重。

「我們常常對自己失望，社會攻擊我們，別人懷疑我們，我們自己過去曾經遭遇過最痛苦的事，但我們並沒有失去我們底理想！」他說，萬同菁注意地聽着他。蔣純祖覺得對於萬同菁，這是一種樸素的義務。大家都寂靜着，房里的空氣，是嚴重起來了。那個王靜賢，是坐在那裏，露出他底那種極端注意的神情來，聽着這個時代底這種告白，異常的滿意，鼻子汗珠，不停地點着頭，簡直發呆了。「我們常常想，生命底意義是什麼！」

「糟了！」蔣純祖快樂地想。

「我們常常很痛苦！」孫松鶴走到桌邊上，轉過身來，說了，「現在我們當然不必再懷念過去，也不必掛念將來……至少在我個人是這樣。在這個人間，我好像走在沙漠中，口渴，頭暈，沒有一點點水，我所以走着，是因為我必需走着。我看着那

里，在天邊，是我底目標，我也相信，在我底道路上，是前一代人底血跡，在後面，有無數的人，但是我已經疲乏了，覺得孤獨！是的，孤獨，我想，我祇是向着那個目標走下去，到我精疲力竭的那一分鐘，我就再掙扎前進一步，然後倒退下去，讓後來的人跨過我底屍體！我明白我是一個平凡的人，但至少不是壞人，和我底朋友們相依爲命，我一點點光榮的想頭也沒有，爲了民族，爲了人民，我願意倒下去，我願意我爲橋梁底一塊石頭，或者一撮泥土！」他突然地停頓：他底臉更白，他底眼部不停地顫慄着。

王老子點頭了，眼里有淚水。但那個萬同菁，却已經在床上躺下來了。她不完全懂得孫松鶴底話，但他底話對於她是一種苦惱的打擊。她極其真實地想像着他底話，以致於精神煥散起來，追不上他。當孫松鶴說到「在沙漠中……」的時候，她就有了想像底對像；她想，在沙漠中。酷熱的太陽照耀着，一個孤獨的男子走過去，跌躓着，最後倒下了，沒有人給他一點水，沒有人來救他。她想着，爲這而異常的痛心。但無論她怎樣同情，痛心，她感到孫松鶴是陌生的，孤獨的，高超的人，她無法把她自己和他想像在一起。於是她就想到她底家庭，想到「別人要說壞話」，而感到畏懼。

她底煥散的神情，是使孫松鶴非常的痛苦。他憤怒地沉默着。

「我們決不願意委屈一個人！每一個人底生命都是自由的」他突然嚴厲地說。

萬同菁簡直不知道他是在說她，仍然躺着。萬同華給弄得有些狼狽了，轉身拉妹妹坐起來。

「人家跟你說話！」她說，氣惱地笑着。

萬同菁坐了起來，垂着頭，玩弄着手指。大家沉默着。

「萬先生有什麼意見？」孫松鶴問，好像是問萬同華。

「沒有什麼意見。」萬同華謙遜地說。

「呀，姐姐，你看我底指甲！」萬同菁突然地叫了起來，推姐姐，並把手指送到姐姐面前。

孫松鶴嚴重地沉默着。

「沒有什麼意見。」萬同華推開妹妹，重複地說，希望妹妹明白自己底地位。

孫松鶴底臉發抖。

「那麼，萬同菁萬先生呢？有什麼意見？」他問。

「孫先生問你話呀！」萬同華說。

於是萬同菁就放棄了她底指甲，抬起頭來了。她顯然一點都不明白。她臉紅，盼顧，可憐地笑着。

「姐姐，你說！」她說。

「孫先生問你呀！」

「有什麼意見？」孫松鶴嚴肅地問。對於他底嚴肅，蔣純祖覺得遺憾。

「沒有什麼……意見。」萬同菁說，好像背書。

然後，她臉紅，又拿起她底可愛的，潔白的小手來。

「我有一個意見：不准看指甲。」蔣純祖笑着說。

於是萬同菁立刻就放下了手指；爲自己底錯失而苦惱，並且有些痛恨蔣純祖，不安地盼顧着。

萬同華姊妹走出去以後，大家就都同情地看着孫松鶴。孫松鶴那一段話，在蔣純祖底心里，留下了極深的印象。晚上，他們就走到水邊，親密地談到深夜。孫松鶴說明了他對萬同菁的不滿，並說明了他進行婚事的計劃：他說，父親一定會同意他底這個「好媳婦」的，他可以敲一筆竹桿。他說，如果順利，他預備在明年春天結婚，離開石橋場。

蔣純祖，心里有悲涼的、親愛的柔情，完全地讚同他；但希望他從「政治工作」解放出來，去談戀愛。蔣純祖絲毫都沒有提及自己，並且避免回答孫松鶴底問題。最後他說，如果可能，他也結婚。

「那麼好！讓我們交換我們底祝福罷！……但是至於我底情形，那就是：『到這里來的，一切希望都要放棄！』」蔣純祖快樂地，生動地說，笑了起來。

孫松鶴苦惱地確信，能够快樂地說着這個，必定是驕傲的人；但他仍然衷心地

在萬氏姊妹，萬同華和萬同菁之間，存在着動人的關係。她們之間，像最好的朋友們之間一樣，沒有祕密；他們之間，常常有小小的生氣和小小的放任，但決不會鬧得嚴重；他們是絲毫也不懂得這個時代底誇張的言詞，她們講述她們自己底事情，用着她們底父母底言語。她們底樸素地相互表現着她們底苦惱、希望、隱秘。她們造成一種溫和的、親切的空氣，在里面充滿着年青的女兒們底那種青春的騷擾，善良的譏諷、挑撥、和玩笑。她們珍惜她們底生活。

萬同菁知道姐姐底祕密；除了她以外，沒有第二個人知道，這個。萬同菁很為姐姐苦惱，並且因此有些仇恨蔣純祖。有很長的時間，她和蔣純祖說話，萬同華對這感到苦惱，但沉默着：無疑，她覺得妹妹並不是沒有理由。在妹妹面前，萬同華總是覺得心里和平：她知道妹妹對她所抱的尊敬的，親切的感情；她並且知道妹妹對她底信仰和依賴。祇有一次，妹妹為蔣純祖底事情而明顯地生氣，她也生氣；但立刻她們就和解了，說到磯樓、竹林，守園的狗，鄉場底人事，以及其他等等。

萬同菁，在母親面前的時候，是更其信賴姐姐；在親戚中間，總是維護蔣純祖，

並讚美他底「富有的家庭」。她認為這樣就可以保護了她底厄難中的姐姐。但她是那樣的單純，人們很容易地就看出她底憂苦的，善良的動機來。萬同華常常告訴她，在別人不問的時候，就盡量地對人平和，什麼也不要說；但她永遠不能做到，——她是這樣地富於感情——她們常常爲這相吵。

接到孫松鶴信，她就立刻給姐姐看了，並且請姐姐解釋，在這封信里面，有些段落，究竟是說了些什麼。萬同華告訴她說，孫松鶴，是很好的。但她們並不因此而覺得寬慰，她們都瞥見了前途底艱難。萬同華覺得，從此以後，是更加重了姐姐底負擔。純潔的萬同華，是決未把自己底負擔計劃在內：她是整個地推在姐姐底肩上，爲姐姐而苦惱。因爲這個緣故——她覺得是爲了姐姐——她希望能夠從孫松鶴脫逃。從孫松鶴底嚴重的言詞下面回來以後，她就頻頻地想着這個，沉默着。她是爲姐姐而擔憂，正因爲這個，就突然地對姐姐冷淡了起來。她模糊地想，她底事情，應該由她自己來負責：姐姐不應該過問。她簡直忘記了，是她自己推到姐姐底肩上去的。她底這種冷淡，表現了一種朦朧的獨立的願望，萬同華覺得，有了愛人。妹妹就反叛，離去了。萬同華覺得嫉恨，痛心。

但晚上的時候，萬同華突然地走進了姐姐底房間。她在床邊坐了下來，熱切地，痛苦地注視着姐姐。她底整個的存在，表現了那種無法排解的，嚴肅的痛苦。萬同華苦惱地看着她。

萬同華問她，心里覺得怎樣。她露出了煩惱的痛恨的表情，掉過頭去。萬同華注意到，她哭了。

「真焦人，我有什麼法子呢？」萬同華想。

「哭嗓子，妹妹？」她說。萬同華不答。掩住臉。「妹妹，你想想看，要是你是我，你哪有那麼多的眼淚來哭！」她煩惱地說。

「妹妹，有話說，不哭啊！」她傷心地說。

「姐姐，我不要他，我不答應他，姐姐，你應告訴他，姐姐，啊啊！」萬同華哭。「這才滑稽！」

「不，姐姐，他朗個說……不，姐姐，像這樣，大家都要怪你！」

「我們又不做壞事……妹妹，我不怕人家怪！」萬同華說，含着一口冷笑。

萬同華停止了哭泣，看着地面。他們沉默着。

「你到底怎樣想啊？人家孫先生是很好的！」萬同華憂愁地說。

「我曉得！」萬同華大聲說，停頓了。「他不是也跟將純祖一樣嗎？不嗎？」萬同華急劇地笑了一笑，變得嚴厲。

「不，姐姐，不是這樣說！」萬同華大聲說，「有時候……我心里是多麼高興……不，不是這樣說！」她說，笑了一笑，臉紅，眼里有光輝，思索着。

「要告訴媽媽嗎？」她小聲問。

萬同華點頭。

「姐姐，你去告訴！」

「胡說！」

萬同菁大聲嘆息。她確信她憤恨孫松鶴：而，爲了姐姐的緣故，喜愛蔣純祖一點點。

萬同華，是用她底全部冷靜的力量，挽救了她心里的那種可怕的，毀滅的感覺。她是利用着她底對社會，對人生的冷靜的知識，得到了她底勇氣。從這種知識，產生了她底對自由的信念。在先前，在冷靜的知識之上，有着一神聖的感覺，但到了險急的現在，這種神聖的感覺，就變成了一種積極的思考，變成了對真實，善良的東西的積極的同情；那種冷靜的知識，便給她照明了這個分崩離折的社會，向她啓示了自由了。她用她底方式感覺着自由，就是，好的善良的東西，不應該對壞的，惡劣的東西屈服；好的善良的東西，有應置自己的自由。但這祇是一個給予勇氣的，樸素的原則，在她底心里，仍然有着一些小小的迷信。無論如何，在現在的這種生活里，她不能超越她家庭和她底並不作惡，然而說閒話的隣人。

他們底事情，是發展下去，或者說，延宕下去；痛苦有時緩和，有時，在突然之間，變得異常的劇烈。各人都遲疑着，都在思考自己，並且懷疑對方。孫松鶴萬同菁之間仍然沒有進步；胆怯的萬同菁，在每次的見面里，都拉着姐姐陪伴她。萬同菁繼

是神情煥散，萬同華總是成爲談話底對象，這使得孫松鶴非常的苦惱，當萬同華記起了姐姐的勸告，振作起來，想說一兩句話的時候，結果總是非常的糟：她底話，對於目前的空氣，對於孫松鶴底感覺，總是距離得非常的遠。冬天的時候，得到了父親底來信的同意，孫松鶴就頻繁地在她們家里出入了。在蔣純祖之後，孫松鶴就成爲那些婆婆媽媽們和那些姑姑嫂嫂們底議論底對象了。孫松鶴底行爲，此起蔣純祖來，是無可非議的，於是那些婆婆媽媽和姑姑嫂嫂們就挑剔他底社會背景——關於他，是有着險惡的謠言——家庭，和年齡。她們甚至懷疑他是否已經結過婚，

對於萬同華底胡塗，萬同華漸漸地就非常不滿起來。孫松鶴是由趙天知和蔣純祖傳遞了無數的信和書給她，她每次都毫無顧忌地拿給那些姑姑嫂嫂們看——祇要她們詢他一句，她就公開出來了，她，萬同華，表示毫無祕密，表示自己在這件事上是和大家站同樣的立場上，表示說，如果她有錯，希望大家原諒她。這樣，一切重負，都落到萬同華底肩上來了。萬同華在孫松鶴面前淡淡地表示了她底不滿，以致於孫松鶴懷疑是她在破壞他。萬同華向蔣純祖說了她對妹妹底事的所有的不滿，蔣純祖告訴了孫松鶴；不管蔣純祖怎樣解釋，孫松鶴不能解銷他對萬同華所懷的惡劣的感情。這樣，在兩個朋友之間，又有了一段時間的冷淡和沉默。在這一段時間里，看着朋友底嚴肅的活動，蔣純祖是苦惱到了極點，於是，希望朋友在平庸中被滅，冷酷了起來。

蔣純祖是，用詩人們底漂亮話說，做着靈魂底冒險。有時候，是那樣的熱情，有

時候，又是那樣的冷酷，怪戾。有時候，他是在那樣的一種燃燒的狀態中，心里有歡樂，眼里含着微笑，凝視着湧動着白雲的天邊，從內心底深處，聽到了這個時代底雄壯的命令：「前進！」好像一匹年富力強的，自覺美麗，充滿着虛榮心的馬，在前進的命令之下，蔣純祖底全身都興奮地顫慄着。「前進！」這匹馬開始奔馳，向那些要塞，那些堡壘猛撲過去。「從此我就脫離了那陳腐的、愚笨的、黑暗的一切，在我底周圍，是戰爭底瘋狂的火燄，親愛的、無上的克力啊！」蔣純祖。有時候，他走過熟識的農家，突然地高興起來，抱抱農家底骯髒的、醜怪的小孩，用自己底衣裳替他們揩鼻涕，站在發着濃香似的瓜棚底下，確信自己已經消除了一切偏見。成了這些小孩底哥哥，或父親——享受起和平的、詩意的夢境來了。有時候他和那些熟識的農家姑娘們開開玩笑，快樂地欣賞着她們底可愛的、呆笨的青春；有時候他和老太婆談豆子，談得那麼多，像豆子那麼多。有時候，他出奇地逗弄他底萬同華，使萬同華不得不由衷地放棄她自己底意見。……但另一些時候，一切就不同了；他陰沉、焦燥、冷酷，並且永不滿足。在孫松鶴嚴肅地，苦惱地向他開誠佈公，進行着自己底節目的時候，蔣純祖就無故地，突然地厭惡了戀愛、結婚、生小孩、幫助別人，以及其他的這一切，在熟悉的、但更嚴重的方式底下，聽到了這個時代底前進的命令，渴望奔逃了。這簡直是無故地，突然地發生的：他走在街上，看見了那些敞着胸懷，抱着嬰兒的女人，他覺得這些女人一定是他在很多年前——也許是二十年前——曾經看見過的，他

迷胡地相信着這一點，雖然他記不起來他究竟在什麼時候看見過她們。他想，已經這麼多年了，一切却依然如舊。多麼可怕！他有一種迷迷胡胡的回憶的感情，或對將來的預感：他說不清楚究竟是什麼，正如他說不清楚他究竟在什麼時候看見過這些女人。他確信他願望離開這個而去，他冷酷地確信他願望離開萬同華而去；他相信，假如萬同華突然地從人間消失，他便必會獲得解放。這樣他就古怪地冷淡了萬同華，萬同華，是剛剛在心里決定了一個結婚的計劃，預備向他提出來；碰着了他底冷淡，由於自尊心，就痛苦地沉默了。

蔣純祖拒絕陪伴孫松鶴到她們底家里去。孫松鶴，得到了父親底同意，就是說，得到了一金錢一和「社會」底同意，積極地着手進行了。石橋小學，是已經貧窮得再也無法維持了，孫松鶴準備在明年春天帶着他底同輩離開。他想，結婚以後，他便可以在有利的環境中改造萬同菁：這個想法，為蔣純祖所嫌惡的，是安慰了孫松鶴底苦惱的內心。孫松鶴確信，他底行爲，是遵照着這個時代底原則的：把一個純潔的女子從封建的黑暗中拯救出來；他是嚴肅地遵照着這個原則，以這個時代底美麗的例子爲模範。但蔣純祖覺得，這一切，是令人厭倦。

對於這個時代的單純的、嚴肅的、無容置疑的、謙遜的信仰，造成了這種確信。在這裡，個人底生命，是以某種謙遜的方式，不覺地退讓了。嚴肅的行動，增強了這種確信：拯救一個女子。但蔣純祖覺得，在這個時代，沒有一個男子能有權利說他自

已是在拯救一個女子；他覺得，這種對自己底生命的平庸的無知，是令人厭倦。在蔣純祖這里，感覺着的，是個人底生命。

孫松鶴到萬同菁家里去的時候，總是被那些姑姑嫂嫂們圍繞着。她們觀察他，以便在背地里批評他。她們批評他太矮，太瘦，衣服穿得不好，等等。萬同菁，無疑地是爲她們底意見左右着；抵抗着這些惡意的批評的，是萬同華。但孫松鶴却責怪萬同華。於是在這一段時間里，對妹妹底事情，萬同華就變得冷淡了。

萬同菁，是和姐姐共讀着孫松鶴每一封信，請姐姐解釋，並請姐姐幫助她寫回信的。對於孫松鶴底來信里面的那些拙樸的字眼和嚴肅的長句字，萬同菁覺得頭痛；但這這些字眼，和這些長句字，却使得那些姑姑嫂嫂們迅速地退却了：她們覺得孫松鶴底情書，是毫無意思的；她們的確是想看到幾個驚心動魄的，肉麻的字眼的，雖然她們相信自己是有規矩的女人。突然之間她們又造起謠來了，說孫松鶴底這種寫法，正是在「那種人」里面通行的寫法。於是啊，在鄉下的牧歌的世界里，她們終於找到一件驚心動魄的東西了。

在這個牧歌的世界里，領銜的主角，是萬同菁底隔房的二姐和大嫂，她們都是非常「摩登」的女人，因爲她們底丈夫，在縣城里，是摩登的男人。姐姐肥胖，嫂嫂玲瓏，兩個人都美麗。萬同華們底大哥，是家庭中的王者，鄉場底惡棍，和朋友中的俠義的人，這個大嫂是他底第三個妻子，她之所以被他寵愛，據他自己說，是因爲她會

經是有名的軍閥劉湘寵愛過的妓女。那一些猥褻的故事，就成了這個歌底世界底美妙的點綴了。

這是一座大的莊院，有那麼多的小孩；那樣的愷噐，那樣的燥雜。上一代的人，白髮白鬚的，軟弱的祖父，是退隱了，對於女孩們底婚事，不再有任何權力。萬同華姊妹底母親，因為孤零、窮苦、慈善的緣故，對於自己底女兒底事，不能有任何意見。權力是操在哥哥姐夫，姐姐嫂嫂們底淫亂的手里。應付他們，在他們中間取得位置，是萬同華成年以來的艱辛的工作。艱難的境遇，生活底酸涼，和人世底利害，造成了冷靜的、嚴格的、勤勞的鄉下女兒；在她底庇護下，成長了她底純潔的妹妹。

在嫂嫂底舒適的房里，是掛着嫂嫂自己底妓女時代的跳舞裝束的大照片；因為她底丈夫以此為榮，她就更以此為榮了。她是非常的豪華，對於蔣純祖們，是異常的輕視。但當着蔣純祖們底面的時候，她却也顯得激動、客氣，談論着城市生活，以顯示她底知識。在這些點上，她有些尊敬蔣純祖們；從她虛榮，露出了她底某種有些動人的善良。此外，和肥胖的姐姐競爭起來，她還有鄉下家庭底好客的風度。蔣純祖們，是在她那里，吃到很多非常名貴的東西；這個女人底善良的虛榮，是使蔣純祖們順利了一點點了。

肥胖的姐姐，有些羞怯，常常要臉紅。她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但由於她底美麗，她確信自己是非常的聰明。她說了話，希望別人注意，總是臉紅。特別是對於那個有

些害羞的蔣純祖——她覺得是如此——她是發生了濃烈的興味。就是在肥胖的姐姐底暗影里，和玲瓏的嫂嫂底炫光里，萬同華姊妹不動地坐着，聽着孫松鶴底「談天」。

他們總是坐在萬同華母親底寒窰一般的，潮濕而黑暗的房間里；少數的時候，坐在嫂嫂底闊氣的房間里。在漫長的冬季，田野里寒風呼號，房間里就燒着松樹頭，大家烤着火。

鄉下女兒們，在她們底爐邊，送走了平靜的歲月。過年的時候，雖然貧窮，但由於嫂嫂姐姐們底善意的扶持，仍然有丰富的食品，異常的熱鬧。有一段時間，蔣純祖和萬同華底母親談得異常親切，但現在，蔣純祖不肯再來了。孫松鶴在寒風里走了進來，母親看見了，第一句話便問到蔣純祖。老人盡可以待他們如兒子，孫松鶴突然覺得非常的悽傷。

在她底爐火邊，萬同華已消失了往年那樣的歡樂了。她心里充滿了憂愁。蔣純祖沒有來，使她失望。

「孫先生，烤火！」萬同華說，表示她已經聽從了姐姐底勸告，勇敢起來了。

母親替孫松鶴打了雞蛋，並且放了白糖，然後在火邊坐下來，安靜地笑着。她底笑容說：她沒有話說。顯然的。假如不是那些女人們底挑剔，她早已在心里確認了她底女婿了。小孩們立刻把房門堵塞住了。傳來了興奮的說話聲，姐姐嫂嫂，走了進來，異常客氣地笑着。

「怎麼蔣先生不來啊！」她們說。

「他不大舒服。」孫松鶴站起來，恭敬地說。

「啊，那應該早一點找醫生看呀！」「你們下江人，經不住川里的氣候呀！」「今天天氣冷，啊，在城里要好些！」「我們沒有什麼招待的呀！」等等，等等。——姐姐，嫂嫂說。姐姐不住地臉紅，嫂嫂不住地發笑，驅趕小孩們走開。她們坐了下來，把萬同菁罩在她們底暗影里，把萬同華襯托在她們底光耀里。

迅速地來了沉默和拘束。終於姐姐，嫂嫂們退却了：她們要孫松鶴中午的時候上去吃飯。萬同菁活潑了一點，不停地向姐姐低聲說有什麼。姐姐推她，嘲笑她。她們又耳語起來。

於是萬同菁突然間充滿了興緻，活潑起來了。

「我們來數麼！」她快樂地大聲說。她故意不看孫松鶴。「哪個心腸壞我曉得！我們來數麼！」她說，用腳踢炭火，同時抱着膝蓋搖晃身體。

顯然她們剛才突然地談到了，她們兩個人，誰的心腸壞些，這個問題。

「用不着數，你是壞心腸！」萬同華，傳染了妹妹底活潑，說。

「數麼！」萬同菁說，覺得孫松鶴在看他，臉紅了。

「要得麼？」

於是她們開始數：兩個人同聲歌唱，輪流地指點胸膛；唱到最後的一個字時指到

誰，誰便是壞心腸。

「一根竹子十四節！」萬同菁大聲唱，同時揮手鄙棄姐姐。

「小聲點，鬼東西！」一根竹子十四節」萬同華唱「哪個壞心我曉得，壞心折了當柴燒，不是這節是那節；」她們愈唱愈快，愈數愈快了，「一根竹子十四節，哪個壞心我曉得，不是老闆是個客！」

「是你，是姐姐——萬同華是個客！」

她們大笑了起來。但孫松鶴不笑，他低眼部顫慄。他底心思是過於繁重，他不覺得這種遊戲有什麼意義。

「一個人愈是什麼也不曉得，就愈是快樂！快樂，和無知，是一件東西！」他想。

萬同菁走出去了，母親到後面去了，剩下了萬同華。萬同華坐着不動，顯得很冷淡。孫松鶴帶着激烈的表情開始了他底談話。

「事情怎樣了？」他問。

萬同華看着他，不答。孫松鶴想，也許是他剛才遊戲的冷淡，激惱了萬同華。

「怎樣？」

「她們說你是什麼什麼，說你結過婚，又說你穿得不好！」萬同華，說得那樣的突然，而且氣憤，擊傷了孫松鶴。孫松鶴沉默着，臉發白，打抖。

「那麼她相信麼？」他嚴厲地問。

「她當然相信！」萬同華輕蔑地說。

「好啊！」孫松鶴在心里憤怒地叫。

「那麼我底信她看了麼？」他同樣嚴厲地問。

「她拿給別人看！」萬同華冷淡地說。

「那麼，你也相信麼？」

萬同華不答。她底嘴唇微微地戰慄着。她帶着一種冷淡的沉思表情凝視着炭火。

她底眼臉垂着，有些顫動，以致於孫松鶴認為她已經哭了。但他，孫松鶴，仍然不能原諒她底搗亂——他確信是如此。萬同華底這樣的表情繼續下去，孫松鶴想到蔣純祖，覺得難受；他不知替誰難受。沉默着，松樹頭在炭火里輕輕地爆炸着。從門縫里傳來了尖銳的，悠遠的風聲。

「我恨一切男子，他們不負責任！他們責怪別人！」在那種表情是，萬同華憤恨地想；「這種愛情，使我底心完全冷了！你不能說他不忠實，因為他總有理由！但是沒並有這什麼關係，我可以這樣地坐着，在恥辱里坐着，一直到死！」她看了孫松鶴一眼。

「那麼，你在怎樣想呢？」孫松鶴略為溫和地問。

「我什麼也不想說，……我不覺得有什麼生趣。」她說，悲哀地笑了一笑。

「我請求你相信我們。」孫松鶴說，痛苦地笑着。

她不答，重新垂下眼睛。這時門開了，寒風撲進來，萬同菁矜持地走了進來。她向姐姐笑着，不看孫松鶴。她毫未覺察到姐姐對她所懷的不滿。

她沒有來得及坐下，孫松鶴就含着痛苦的笑容注視着她。她慌亂地在桌邊站着了。

「我們剛才在談，」孫松鶴迫切地說，臉頰打抖，「我覺得在這個世界上，狗用狗的眼光看人，人用人的眼光看人，萬先生覺得對不對？」他猛烈地說，把萬同菁嚇住了。

「我聽說有人——姑且叫他是人——說我已經結過婚，對於這種侮辱，我非常痛恨！我覺得我還不致於壞到這樣的程度，欺騙一個女子！其次，我底家里是並不是沒有錢的，儘可以讓他們知道！他憤怒地說，「說我穿得不好，當然我穿得不好，但我並不以為穿得好的人，就是價值的人！我並不是說我是有價值的人，但是我相信，對於一個人，唯有知識，理想，才是最重要的財產！……」他打顫——瘦削的孫松鶴底激烈的、嚴厲的態度，好像火燄，這差不多是他底唯一的態度：他總是這樣說話的，雖然有時候，他的心，是那樣的溫柔，充滿着渴慕。在這裡，他底精神本能地感覺到，在他底周圍，是充滿了敵人。雖然他現在不覺地也把萬同菁看成了敵人，但他勇壯地相信，他底一切行動，是爲了拯救她。這樣，他就更激烈了。「萬先生以爲怎

樣？」他問。

萬同菁無表情地沉默着。萬同華嚴肅地看着他們。對於孫松鶴底話，萬同華感到不能同意：她理解妹妹，她本能地覺得，一切事情，並不像孫松鶴所說的那樣簡單。

孫松鶴說，在這個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好人，一種是壞人，對於好人，他們應該同情，對於壞人，他們應該無情地加以打擊。他說，他現在的人生目的，是做人：做人很難。這的確是他底痛切的感覺。但他底這個樸素的感覺，或者哲學，是遭到了蔣純祖底熱烈的譏諷和無情的攻擊的。

孫松鶴痛切地覺得，在家庭、朋友、社會中間，正直地做人很難。做人，不放棄自己底理想，同時又要不要傷害一切善良的人，很難。他是這樣樸素地感覺着複雜的感情問題的，但蔣純祖底感覺則全然相反。

「萬先生覺得家里會不會答應這件事情？」孫松鶴問。

「萬同菁看了姐姐一眼。」

「大概會答應。」她回答，覺得姐姐要求她這樣回答。

「假如不答應呢？假如不答應，能不能反抗？有沒有辦法？」孫松鶴迫切地問。

「假如不答應，我們就衝出來，有沒有辦法？」
「……大概有辦法。」萬同菁低聲說，臉紅。她扶住桌子，不安地動着身體。她

看姐姐，並且伸舌頭。萬同華淡淡地笑了一笑。

「她是純潔得令人痛苦！」孫松鶴想，看着她底舌頭。從這個思想，孫松鶴突然地站到萬同菁底生活和感覺上去，感到了一種溫柔的、優美的、詩意的情緒，他底興奮而打顫的眼部緩和了，那種溫柔的、明亮的微笑出現了。他自己沒有覺察到這個變化。他看着萬同菁。「她是多麼美，多麼純潔。多麼好！假如有這麼一個男子，能夠爲她而犧牲自己，因她而更明白自己底生活和理想，並且更勇敢——爲什麼要懼怕這個世界？——那麼他，這個男子，該是多麼幸福！」他想。他用他底整個的存在這樣想。他感動着，爲他所想到的那個男子——他是親切地看見了他，爲了一個純潔的、崇高的東西，在黑暗的世界裏勇壯地鬥爭着——而感動着。他突然流淚。他驚動，帶着激烈的面色環顧。「果然發生了什麼嗎？果然是嗎？」他問自己。「是的，一切都不同了，確定了，發生了，我不能失去她！」他回答。

萬同華姊妹驚異地看着他。

「我替蔣純祖覺得難受！」他突然地說，那樣地愛着蔣純祖；在這之間，他決未想到他要說這個。「他是多麼好的人，尤其是，他……他是多麼豐富！當然，每個人總有自己的缺點，但他是那樣忠實，那樣誠懇，……」他又流淚。

萬同華悲痛地垂下眼皮。

「他和我談得那麼多，我們常常什麼都談！他告我，他預備明年春天結婚……現

在，他要養病。我想，祇要有一好點環境，他就能夠發揮他底才能！他是多麼用功，當，他有些驕傲，但是這祇怪環境，因為沒有人懂得他底價值……」孫松鶴，顯得那樣的善良，感到一種光榮，充滿着愛情，和對於生活的感激，在這裡讚美他底朋友了。但萬同華嚴肅地抬起眼睛來，打斷了他。萬同華相信，孫松鶴說這個，祇是爲了安慰她，但她並不能從這個得到安慰。這些話，對於她，祇是確實地暴露了她和蔣純祖之間的痛苦。

「孫先生，不要說這個！」她說，在她底淡淡的微笑下面，藏着強烈的痛苦——這種表現，是她底特色——然後他痛苦地凝視着炭火。

孫松鶴感動，沉默了。他相信他是有了了一種崇高的表現。

孫松鶴離去時候，萬同華交給他一個包裹，托他帶給蔣純祖，里面是一件毛線衣，和二十個雞蛋。

「沒有信要帶麼？」孫松鶴問。

萬同華不回答，送他走下石坡：她在坡下站住，向他點頭告別。她是站在尖銳的寒風里。她站着不動，垂着手，她底衣衫激烈地在風里飄抖着。這種沉默，忍耐，這種深刻的憂傷，孫松鶴以後永遠記得。當他以後有了那種不可遏止的憂傷的時候，他便立刻看到萬同華在這樣的姿勢里站立着，同時親切地重新感到了冬季底佈滿了陰雲的黯澹的黃昏、山坡、枯樹、水塘、淒涼的曠野。他奇異地相信，無論何時，在人類

底不可救藥的傷痛里，總有一個萬同華在曠野和寒風里高地站立着。時間愈久，他就愈樂於想到這個。

「即使失敗了，即使破滅了，即使得不到萬同華，我也要永遠感激，永遠記着。因為，假如純潔的東西被侮辱，被損害了，便是證明，在這個世界上，這種東西有多麼高貴的价值！我們底理想，信仰，是多麼輝煌！不管怎樣，像蔣純祖說的，我們是已經得到祝福了！我心里是突然之間充滿着希望！那麼啊！讓過去的去，讓一切重新開始罷！那麼啊，是的，是的，那麼啊！」孫松鶴興奮地想，在黃昏的山路上迅速地走着。

悲慘的蔣純祖，是剛剛從白晝的睡眠里醒來。他坐在床上，無力地垂着腿。呆呆地望着周圍的昏暗的一切。他沒有動作的慾望，他不知應該怎樣才好，他昏昏地坐着。新鮮的孫松鶴，帶着寒冷的空氣，衝進了他底房間。孫松鶴底這種新鮮，無論他自己是在走進蔣純祖底房間的時候怎樣掩藏，蔣純祖都尖銳地感覺到。蔣純祖感覺到，並且感到敵意。

「他吃了甜的來了！」蔣純祖想。

「萬同華給你帶了東西來，這裏！」孫松鶴說。他底音調，是明顯地表露了他底新鮮，但他自己在事後才發覺。

蔣純祖拖着鞋子走到桌邊，點上了燈，特別由於對「甜的東西」的敵意的緣故，陰沉地推開了萬同華的包裹。他底這個動作，使孫松鶴惶惑地發覺了自己底新鮮。孫松鶴就嚴肅，沉默了。

蔣純祖坐着，靜靜地抽着煙，故意地聽着窗外的風聲，故意地對孫松鶴底事情守着靜默。孫松鶴徘徊着，痛苦地對朋友感到敵意。

「你吃了飯沒有？」他問。

「沒有。」

「出去吃。」

「不必，石橋小學要坍台了，今天停伙了。」蔣純祖冷淡地說。

「那麼出去談談吧。」

「不必。」

孫松鶴憤怒，打開門衝了出去。蔣純祖冷笑，站了起來。他覺得猛烈的痛苦，他不知怎樣才好。他打開了萬同華底包裹；拿開毛線衣，看見了雞蛋，他突然衝動起來，用毛線衣蒙住臉，哭起來了。

他底痛灼的哭聲使孫松鶴走回來了。孫松鶴變得慘白，好像一團火燄，眼睛明亮，站在門邊看着他。

這一團火燄——完全是一團火煞，走了進來，站在桌邊。

蔣純祖看着他。

「你也同情我」蔣純祖帶着痛苦的、興奮的表現說：「但是不需要同情的！我不願意使你知道我是弱者！」他說，興奮地笑了一聲。

「這樣說完全不對！」孫松鶴，這一團火燄，嚴厲地、猛烈地說，臉頰打抖。

蔣純祖突然地笑着看着他。

「我批評你，因為我們是朋友。我尊敬你，因為你比我高明！你不必像你那樣想，那是錯的！你當然比我更知道這一點：在世界上沒有單獨一個人走的道路！你一定比我更知道這一點：在世界上沒有單獨一個人走的道路！我好久便想向你提示這一點，我懂得不多，在這方面！」孫松鶴，這一團火燄，說。

在這一團火燄，謙遜和信仰是同樣的猛烈，震動了悲慘地蔣純祖。這些話，是刺激了蔣純祖底榮譽心，他確信，他仍然確信，他更確信，他比他底朋友高明：這一點是比一切都重要。於是他心里就有深刻的柔情：他樂於接受這些話了。

他坐了下來，抱住頭。

「今天學校里一個錢也沒有了，寒假以後不能開學了，張春田跑來向我發了脾氣，他說我不會辦事。我有些敬重他。我決心不幹了。」他一個字一個字地溫和地說，向燈火笑着。

「他怎樣發脾氣？」

——他說，要不是我盲目地橫衝直撞，——他說是盲目的橫衝直撞，就不會如此的。我痛切地想到。在我和他之間，從來沒有成立真正的理解和友愛。他的確是永遠扶助着新生的，純潔的東西的，但是，他一面扶助，犧牲自己，一面就把他底偏見全部地塞了過來！他是以接受他底偏見為條件！誰要是反抗他底偏見，誰便是想做官了，他寧願犧牲他底糧食，不願犧牲他底偏見。……偏見，就是理想，我痛切地感到我也如此……這不算刻薄罷？」他一個字一個字地溫和地說，向燈光笑着。

孫松鶴莊嚴地聽着他。由於孫松鶴底這種火燄似的明澈的神情，蔣純祖忽然覺得，不是孫松鶴在聽着他，而是所有的「他們這一代」在聽着他。他先前也有過這樣的感覺，但這一次這種感覺最鮮明。

他覺得不是一個人，一個朋友在聽着他，批評他，而是所有的「他們這一代」在聽着他，批評他。他不覺地蕭然起敬。

「那麼，你怎樣想？」孫松鶴莊嚴地問。

「在你底身上，是意志的力量，堅強的信仰，在我底身上，是上帝和魔鬼，我是遭到了人和神的憤怒！」蔣純祖憤怒地說。

「你究竟準備怎樣呢？」

「你呢？」

「做下去再說……」

「啊，那麼今天底結果如何？」

「很好！我相信你底話了，很好！」孫松鶴帶着單純的熱情說；那種新鮮，又透露出來了。

「是啊，萬同菁是很好的姑娘，你將幸福了！」蔣純祖說，有眼淚，向燈笑透着。

「那麼你呢？」孫松鶴憂愁地問。

「我覺得你，比起我來，是多麼單純，多麼忠實，多麼嚴肅，多麼堅強啊！在我底心里，我已經對她不忠實了！」他指桌上的手線衣，「我已經損害了她，用我底發狂的力量欺騙了她。如果一個人，在最初的戀愛里，沒有一個過於惡劣的念頭，那麼到了他底生命底末尾，他將要開懷大笑的罷。但是我已經放棄了這個希望！我知道她想結婚，到了現在，不一定是因為愛我，而且因為不得已！恐怕是，和我這樣的人，沒有一個女子能生活一天的吧！……是的，我要結婚！我要到熱鬧的場所去做一種兇惡的競爭！所謂勝利，在我們中國，真是太容易了，我一直沒有失敗過，所謂失敗，我相信我必會勝利！」他激烈地說，「然而，那個勝利，是多麼可怕啊！」

孫松鶴同情地點頭。他相信，這個勝利。確如蔣純祖所說，是非常之可怕的。

「文化上面的復古的傾向，生活里面的麻木的保守主義，權威官場里面的教條主義，窮兒極惡的市僧和流氓，都有榮耀，都有榮耀。我們中國，也許到了現在，更需

要個性解放的吧，但是壓死了，壓死了！生活着，不知不覺地就麻木起來，歡迎民族的自信心和固有的文化了，新的名詞，叫做接受文化遺產！大家搶位置，捧着一道符咒，從此天下太平了！不容易革命的呢，小的時候就被中國底這種生活壓麻木了，微妙的情緒，比方對婦女，對金錢等等的封建情緒和意識，偷偷地就佔領了你了！對家庭生活的觀念，更是如此，很少人在這上面前進了一步，有叫了出來的，就羣起而攻之！中國人是官僚、名士、土匪、三位一體！就比方我吧，到了現在，還對婦女懷着惡劣的意識，假如加上一個新名詞，就輕巧地變成革命的了，很容易，很容易！一直到现在，在中國，沒有人底覺醒，至少我是找不到！就看看蔣少祖罷最近大談陶淵明了，因為沒有希望做官了！他是覺醒過的，所謂覺醒！「他生動地微笑着，用力說。『新的力量在遙遠的地方存在着，我們感不到！我們是官僚、名士、土匪——聖父、聖靈、聖子、三位一體！茫茫的中國啊，我對你，自然是永遠不厭倦，但是啊，我底生命短促，在末尾，我將不能開懷大笑的罷！人類生活着，相信是爲了將來，爲了歡樂和幸福——決不是爲了痛苦——爲了一年青的生命在我們底墓門前嬉戲——這是光輝的、堅決的信念！我們是活着，這個觀念比一切時代更明白吧！但這又是一個迷信教條的時代，我已經把那些僵屍搬到我底面前來了，用來恐嚇我自己！我是差不多被嚇昏了！怎樣才能夠越過這些僵屍前進啊！』蔣純祖說着，說着，眼里的微笑更深沉，最後就獨白起來。孫松鶴嚴重地聽着他，完全地被底獨白感動了。蔣純祖底

瘦削的臉上的每一個細微的表情，他都感動地注意到了。

「是的，是的，我也這樣覺得！」孫松鶴單純地說，眼部打顫，「但是怎樣辦呢？」他焦急地問。

蔣純祖暫時沉默着；聽着外面的尖利的風聲。

「你知道怎樣辦的，用你的信心和意志。」他說。他底意思是：孫松鶴將要走一條嚴肅的、樸素的道路，而他，蔣純祖，將要走一條險惡的、英雄的道路。

「並不這樣簡單的！」孫松鶴說，不覺地意識到了蔣純祖底情感；「我爲這件事情非常氣憤！我覺得我需要結婚，但是憑什麼我要向那些傢伙低頭呢！你曉得，做人是這樣的困難！我昨天簡直發誓不再追求她了，她是這樣的胡塗，唉！孫松鶴說。爲了向蔣純祖辯解，他就咒罵他底純潔的偶像了；他確信，這樣說，必會得到蔣純祖底同情。顯然的，在這些方面，蔣純祖是遠遠地超過了他，蔣純祖底剛才的那一大段獨白，對於他，是一種嚴重的威脅。在這裡，他就突然變成一個這樣簡單，這樣平易的男子了。當他不代表着那種火燄，當他成爲一個個人的時候，他就立刻成爲一個最單純的男子了。他咒罵他底偶像，他說，他從前所離開的，比她好得多。

蔣純祖優越地明白他底情感。

「不是這樣說的啊！」他說笑着。

「我的非常氣憤！——將來看着吧！」……他底臉顫抖了。「我現在只能負我自

己底責任！我必需忠實，……這個時代自然有缺點，但是，除了天堂，沒有沒有缺點的！」他說，反抗蔣純祖底威脅了。他重新成了「火燄」了，他底臉不住地打抖，顯得非常嚴厲。「我始終警告自己，在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走的道路！」火燄，嚴厲地說。

「是的，我也相信……」蔣純祖低聲說。但是他隨即就衝了出來。「那麼，我覺得萬同善是很好的女子，聖經說，我底心不高傲，重天和測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那些及時地準備了他們底燈新郎有福了！」他說，生動地笑着，同時，在嚴重的陰霾和閃電下，警見了他底兇險的，英雄的道路。

第十四章

張春田仍舊想把石橋小學恢復起來；他底田地已經賣光了，他就用房屋來抵押。對於蔣純祖底拒絕，張春田是毫不惋惜，他企圖把王靜賢重新舉出來，他企圖，在他底惱火的，孤注一擲的態度里，使那個刺傷着他的蔣純祖感到傷痛。但王靜賢不肯答應，首先，因為這是太使他所崇拜的年青的英雄難堪，其次，因為石橋小學底處境，在蔣純祖底手里，已經弄得異常惡劣，他感到懼怕；最後，因為他生着病：眼睛，和腿，都不行了。張春田和趙天知，在冬季底泥濘里，親自用滑杆把他抬來抬去；他在滑杆上面天真地大叫，求饒，使街上所有的人大都笑着站下來觀看。張春田和趙天知底這種窮兇極惡的，黷利的，辛辣的作風，使蔣純祖覺得異常的難受。

但石橋小學仍然從此倒台了。農曆年關左右，連續地發生着不幸的事情，一切都崩潰了。最初，張春田在附近的北門場上和何寄梅發生了猛烈的爭吵；其次，趙天知

和周國興兇惡地打了一架：一月下旬，石橋小學底教室被人縱火焚燒了。

在北門場上，因為臨近縣城，每年有兩次小學教師，趕場的事情，大家稱這種趕場為六臘戰爭。情形是這樣的：在每年的六月和臘月，無數的小學教師——在鄉下，想幹這種職業的青年，是非常的多——和小學校長集中到北門場上去；那些希望發蹟的鄉下的青年們坐在茶館里待雇，小學校長們就威風堂堂地來往着，觀察，並挑選着他們底，貨色。發生着妓女拉客似的事情；發生着爭風吃醋，運動，請客的事情。這種熱鬧的戰爭，是行成了一種風俗，奇奇怪怪的場面，是非常的可觀。這一次，張春田大大地破壞了何寄梅底生意，他們在北門場底茶館里大吵起來了。因這個衝突，在石橋場，趙天知和周國樑大大地幹起來了。

同時，關在石橋場底鎮公所里的，用繩子捆在一起的二十個壯丁在突然之間逃跑了。何寄梅一口咬定這是蔣純祖幹的，雖然在這些日子，蔣純祖病倒在床上，未出校門一步。

那一把兇險的火，是把石橋小學燒去了一半。蔣純祖吐血，發燒，病着，但奮勇地搶救東西，幾乎被燒死。在末尾，他從火燄中跑出來，昏倒在地上了。關於蔣純祖底病情，關於人類底疾病，詳細的敘述，是不可能的；肉體底毀傷，暴露了出來，累積的，無窮的刺激，常常招致了可驚的麻木不仁。無數的膿瘡，潰爛，殘疾，在人類里面呼號着，人們是習以為常，祇要掉頭走開，便不再記起了；那些病患者自己，的

確的，也並不是永遠地痛苦着，從他們底內心，常常到來了一些小小的緩和。時間一久，他們自己也就麻木了。蔣純祖就是這樣地忍受着他底日益嚴重的病痛的；到了現在，他差不多是毫不望念它了。別人底望念，對於他，變成了一種痛苦，所以他就沉默了。在他們里面，大家都有着疾病，孫松鶴咳嗽了整整的一個月，弄得非常的恐怖，因為即將結婚的緣故，就更恐怖，現在每天早晚都和自己惡鬥着，跑步，做體操了。趙天知是不時地吐血，但他已經有了經驗，自己在醫治着。祇有張春田是完好的，雖然肚子里面，也有着一些古怪毛病；張春田，是已經到了熱血平靜的年齡，常常要開懷大笑。……

在這次的火災之後，趙天知，爲了替蔣純祖復仇的緣故，就用同樣的方式把中心小學點着了。但他當場就被捉住了，挨了一頓毒打，被網進了鎮公所。關於蔣純祖們，傳來了兇險的消息，於是他們就，在黎明之前，離別了他們底純潔的愛人們，開始了逃亡。

這些事情，是發生在這年的初春，在這個時期，在國內，是發生了一些嚴重的事情；那種猛烈的波浪，是激盪到石橋場來了。石橋場是下了決心，要肅清蔣純祖們了。對於蔣純祖們啊，在這個鬥爭，和流亡里，他們是始終聽取着這個時代底壯烈的呼號，和它底光榮的命令：「前進！」

張春田悲痛而矜持，拒絕逃亡：他要留下來，拯救他底學生。王靜賢是沒有和大

家見面就逃到縣城里去了，對於這，蔣純祖覺得悲傷。蔣純祖和孫松鶴，跑到萬家姊妹底家里去，警告她們應該暫時躲避，從她們拿到了一些錢——她們底積蓄——向荒野逃亡了。

孫松鶴說，他臨縣的鄉下有朋友，他們應該下鄉。

「那麼，我們去吧！」蔣純祖熱情地想去了，親愛的石橋場，純潔的姊妹，親愛的克力啊——讓我們前進！」

張春田，爲了拯救他底學生，和他底生平的唯一知己，托了一些人，並且在鎮公所後面的荒地上徘徊了一整夜，有時假裝大便，有時鑽在草堆里，有時，就迫近了那間房子，把眼睛，嘴巴，耳朵，輪流地貼在壁縫里。

「走開！叫大家都走開！不要緊，我不要緊！」趙天知在壁縫里回答說。

張春田，就從壁縫里，塞進子五十塊錢去。第五天，趙天知被放在滑杆上抬到縣城里去了。趙天知，從一種單純的獻身的決心——在這個世界上，他底先生和朋友，是那樣地愛着他——就非常的安心了。他相信，他底獻身——在縱火的時候，他是絕對地可以逃跑的，但他，爲了怕連累朋友們，挺身受縛了——是拯救了他底朋友們。在滑杆上，這個猛烈的囚徒，是非常的歡欣，他準備像阿Q那樣畫一個圓圈，他像阿Q那樣甘心會割得不圓。經過山頂上的一家小店的時候，他突然有奇想，請求別人停

一停，下來買了一串炮竹。他買了一串炮竹；這是誰也不會想到的。他坐上滑杆，得意地放起炮竹來了。……

但事情也，並不怎樣可怕，何寄梅們，是有些胡塗的，趙天知，地底狡猾，是足夠應付他們。最初，趙天知聽說他明天就要被槍斃了，隨後又聽說他已經被判定無罪了。但不管有罪無罪，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里，他逃掉了。

他拼命地奔了回來，在一間破廟里，找到了張春田。他們相抱哭泣。張春田仍然不願逃亡，於是趙天知就陪伴着他。他們每天換一個居所。最後，他們就睡到趙天知家附近的一個被密林遮蓋着的，陰濕的巖穴里去。趙天知底母親每天在黎明時送進炭火和糧食來，這樣，他們住了五天，未出巖穴一步。

巖穴里面的奇異的生活，也有可以作樂的地方。他們不停地談笑：他們，在痛苦的心情里，談一些猥褻的故事，用來娛樂自己。他們在巖穴里放聲大笑。他們看見追尋的人在對面的山坡上走過；在夜里，他們緊張地戒備着野獸。有一些兇厲的鳥雀，在黑夜中啼鳴着；有一隻貓頭鷹，每次總由遠而近，最後停在這個巖穴底頂巔上，發出牠底顯赫的啼叫。在第四，第五夜，趙天知覺得非常的煩惱，爬出了巖穴，和牠做着勇猛的鬥爭了。牠飛回去，又繞了回來，發出絮絮的聲音，牠底不閉的，激視的，懷疑的眼睛，在黑暗中顯得明亮，妖異。這對眼睛，使趙天知激動得差不多要發狂；好幾次，趙天知從巖石上滾了下來，落在枯草和荊棘里。……這一段生活，在過去了

之後，便在他們心里產生了一種美麗的，堅張的情緒，這隻貓頭鷹，便成了一位值得懷念的，在他們底悽涼的生活中玩弄着善意的惡劇的友人。

終於，趙天知說服了張春田，他們開始逃亡了。

到了現在，對於這個世界，張春田是整個地失望了；他覺得，並不是失敗了，而是失望了，因為，在人生里面，他是還是有着一種他自覺是高貴的的執着的。如果有誰明白，他是怎樣地愛着那一切純潔的，新生的東西——蔣純祖說，懷着他底偏見——誰便能懂得，他底失望，在這一瞬間是怎樣的澈底了。在這一瞬間，他是毫不罷念他底胡德芳，和他底兒女們了。向趙天知他說，他希望從此脫離這個社會底一切，他預備上山去當土匪，或者到廟里去做和尚。趙天知當然是完全地讚同他，趙天知悲涼地覺得，好久以來，他便懷着這樣的念頭了，在人世，是一無可為。

於是他們就向深山中出發了。在他們最初，覺得是看破了一切，他們沿途講着荒唐的故事，不住地哈哈大笑，是非常快樂的。但這樣地毫無目的地走了兩天之後，他們就困倦，失望起來，不能知道自己要走到哪里去了。

在快樂時，張春田覺得自己簡直像那個賈寶玉。但到了躊躇起來的時候，他就覺得去做和尚，或者當土匪，是不可能的。沿途看到的那些寒酸的，破爛而荒涼的廟宇，使他覺得厭惡。他們走進一坐廟宇，看見里面一切都倒塌了，蒙着厚的灰塵，而在角落里，睡着一個乞丐。這樣，他底那個感傷的，古中國的幻想，就受到了毒辣的嘲

笑了。

他走到佛座後面去，隨即他蒼白地，厭惡地走了出來。

「快走！快走！」他叫，一口氣奔到門外，而站在冷風里。

第三天他們在深山里找到了張春田底一個親戚。落着雨，這地方是這樣的荒涼，他們爬上山頂的時候，已經全身透濕，而且完全疲憊了。這家人家沒有一點聲音；張春田底親戚，一個老人，蜷伏在快要熄滅的火旁。這個老人，曾經當過土匪，關於他，有很多的傳說，但現在他疲弱，無生機，不想動彈了：差不多整個冬天都這樣地坐在火旁。對於張春田底到來，他不覺得奇怪，他不願和他談話。而，晚餐的時候，由他底媳婦用紅苕和糙糠拼湊起來的那一點食物，是使張春田落在強大的痛苦中了。

張春田底對於蠻荒的幻想就是這樣地破滅了。他們來到一個小鎮上，不知往何處去住下來了。

他們都變得非常的陰沉。他們在這座小鎮底一個髒臭的客棧里住了一天，兩天，三天。因為張春田沒有動作的意思，趙天知就避免提起。趙天知明白，張春田是非常地痛苦。整整三天，他吃得很少，說話更少；他躺在黑暗的角落里，幾個鐘點幾個鐘點地用呆鈍的目光凝視着一個固定的地點。他差不多是完全的沒有生機了，在他自己說來，在這種狀況里，他不憂愁，不痛苦，他什麼感覺也沒有，他不覺得自己是在生存着。這種狀況是把趙天知駭住了。在這三天內，趙天知一步都沒有離開他，對他表

現出一種澈底的忠心，用無微不至的時候使他舒適，安慰着他。第三天，錢不多了，趙天知把客棧里主人賣去了他底唯一的一件毛線背心。他對張春田天瞞住了這個。他覺得很難受，因為他心里的那種熱情的緣故，他覺得他對張春田有罪。他覺得，因為他所懷的積極的理想的緣故，他對張春田有罪，正如一個準備結婚的充滿希望的青年，面對着他底失戀的，貧病交迫的朋友，覺得自己有罪一樣。

第四天早晨，張春田問到了趙天知底毛線背心，趙天知說，不見了，被人偷去了。張春田，在他底靜止的，空虛的狀態中，明白趙天知底心情，明白周圍的一切。不願有所表現。在第四天早晨，這一切印象，是突然地集中了起來，喚起了他底極大的悲哀。他沉默了一下，說他們應該走了。他未說要到哪里去，趙天知沉默地跟隨着他。趙天知，無疑地是要跟隨着他，直到世界底盡頭的，假如他真的會走到世界底盡頭去的話。這是晴朗的，陽光輝煌的早晨，他們走出這座小鎮，投入一陣紅亮的炫光中，就消失了。

這次他們向重慶走去。

二

孫松鶴和蔣純祖，在亡命的當時，是非常的激動；差不多是非常的快樂。離開石

橋小學，走過那間暗澹的，發臭的，積着廢紙的辦公室時的溫柔的、虔敬的、哀傷而嚴肅的心情，蔣純祖永遠記得，惶惶地鎖閉着麵粉廠，在一陣短促的凝靜里，聽到了山坡上的悽涼的歌聲，這時的感激的，莊嚴的情緒，孫松鶴永遠記得。那樣親切，那樣嚴重，那樣的熱烈、痛苦，覺得有無窮的話要說：告別兩姊妹時的情形，永遠是莊嚴，純潔的回憶。親切地痛苦着的兒女之情啊！假如他們當時能夠知道即將發生的那一切啊！

這個時代底熱望和冷漠，是嚴厲地苛責着他們底兒女心腸。但雖然如此，在亡命的道路上在寒涼、饑餓、疾病里，溫柔地，呼喚，並撫慰着他們的，仍然是這種兒女心腸。那在先前被認為不值得重視的，被咀咒，被憎惡的一切，是燦爛地集合了起來，成爲福音了。愛情在他們心里；他們從來沒有經驗過這樣新鮮，這樣濃烈，這樣溫柔，純潔的愛情。他們寶貴這個，甚於人底一切；他們確信，在苦難底末尾，他們將得到豐盛的報酬。他們相互之間現在是這樣的坦白，實在；他們談論他們底愛情，正如兩個單純無知的青年。他們，在潦倒里，常常地振作，樂觀了起來，顯得那樣的天真，唱着戀歌。在這里，優越的才情，虛偽的驕傲，冷酷的自私虛榮的競爭，是都完全消失了。蔣純祖溫柔地相信，活着，必需行動，他應該像所有的人一樣地去結婚，承担一切：那個一胡德芳一，終歸是並不怎樣可怕。在這個溫柔的信念里，他是怎樣地讚美着他自己底純潔呀；假如他覺得痛苦，那便是他底自私的過去不肯輕易地

饒恕他。

他向孫松鶴告白了，他說他已經明白了自己底自私，傲慢、虛榮；從此他將，照着大自然底樣式，在春天開花，在冬天抱着對春天的莊嚴的信念，平實地爲人；他將照着一個窮人的樣式，平實地爲人。孫松鶴由衷地爲這個歡呼；因爲在過去，這個蔣純祖，是擾得他那樣的痛苦。

他們每個人在身上背着一條軍氈，他們每個人拿着一根木杖，急急地通過了那些人烟稠密的，或荒涼破落的鄉場。他們在預定的幾個目標上都遭到了失望。他們到保育院里去找朋友，但保育院已經駐了兵；他們到某個縣城底小學里去找朋友，但這個朋友已經不在：他在一個星期以前遭到了不幸的變故。他們流浪了半個月，用光了所有的錢，他們無路可走了。在一個完全黑暗的，淒慘的夜里，他們從縣城動身了。他們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他們底心情都可怕了起來，在里暗中摸索着走過一座破而窄的石橋的時候，蔣純祖突然震動，吐血了。他聽見他底朋友急急地在前面走着，完全沒有注意到他。他慘痛地叫了一聲。孫松鶴摸索轉來，他說，他決定死在這里了，因爲這個世界要他死在這里。他底聲音是這樣的可怕，以致於孫松鶴不得不抵抗它。孫松鶴憤怒地責罵他沒有意志。他顫慄着，倒在水溝里。

但立刻他就爬了起來，勇猛地前進了。使他爬了起來的，是她，萬同華。他不再能够相信，使他爬了起來的，是這個時代底命令，壯志，和雄心。他很明

白，使他再生的，是一個忠實的女子，是那一份愛情。他爬了起來，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有一個人，一個女子，還需要他，並且被他需要。他在那短促的幾分鐘內冷靜地經歷了死亡，他冷冷地覺得，他已經報復了他底朋友，和這個世界了。但在這個時候，她，萬同華，在微光中俯下身來了向他說：「我喜歡聽你說這個，真的，我真的喜歡！」並且露出了她底爽朗的微笑。他確實地聽見了她底聲音，並且看見了她底微笑；他從冰冷的泥水里站起來了。

他相信，很多年來，他祇有這一次的跌倒和爬起是毫不虛偽的。他後來想到，當一個人企圖包容整個的時代，在虛榮心和英雄的激情里面高高地飛揚的時候，他就不得不虛偽了。他相信，從這一次的經驗，他懂得了何者是真實和愛情。

他們走了一整天，在一個鄉場里找到了一個關係極為疎遠的朋友，在他底家里痛苦地住下來了。到了這里，他們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給他們底愛人和親戚寫信。在寫信的時候，他們都冷冷地，痛快地覺得他們即將分離了。到了可以希望將來的現在，他們相互之間就又有了仇恨的情緒。和外面的那個世界一發生聯繫，他們就各各地希望着自己底將來；在蔣純祖心里，英雄的熱情開始蠢動了；在孫松鶴心里，形成了對蔣純祖底尖銳的敵意；他相信，這個自私的傢伙，一有了出路，就會立刻拋棄他。孫松鶴是隱隱地覺察到了這個蔣純祖在世界上對他的威脅的。特別痛苦的是，他覺得蔣純祖是好人：他始終無法用一個確定的觀念範圍他。

面對着那個他即將進入的他一直和它激烈地鬥爭着的世界，蔣純祖，放任地想像着自己底輝煌的才能，就重新反對「平庸的日常生活」，輕視那個被他敬畏過的孫松鶴了。他確信孫松鶴將到重慶去準備結婚，他確信自己將到重慶去做孤注一擲的，天才的戰鬥。

這種傲慢，是在製造着不可彌補的創痛。蔣純祖底身體是可憐到極點了，可怕的热情繼續地摧毀着它。他沒有一刻能安靜，除非他證實了他自己底天才。住在這個小鎮上，他底創作能力在突然之間昇得極高：他是成熟了，那些果實，是雨點一般地落了下來。他整天躲在角落里忙碌，差不多不要吃東西。他寄了一些樂曲到重慶去。

孫松鶴冷淡地看着他。在每個機會里，孫松鶴都冷淡地表示他不懂這個；他表示，對於他所不懂的東西，他底心是誠實而謙遜的。但蔣純祖敵意地表示，即使對於他所不懂的東西，他底心也是驕傲而輝煌的。

過了十天的樣子，蔣淑珍寄了錢來了。蔣純祖，是經過了這麼多艱苦的時間，沒有向他底姐姐們求助，現在他心裡覺得寬慰。他向孫松鶴提議，他們明天一路動身到重慶去。但孫松鶴，對蔣純祖底那些熱望懷着敵意——蔣純祖底這些熱望，是威脅着他——猶豫地拒絕了。他底理由是，假如他也走了，他底父親底來信便會撲空：他相信祇要再等四天的樣子就成了。他願意蔣純祖先走。蔣純祖明白他底心情，堅持留下來等待他。但到了第二天，蔣純祖還是變了心：他覺得他不能再等待了。於是，他丟

下了一些錢，獨自離去了。孫松鶴甚至連這一點錢也企圖拒絕，蔣純祖覺得難受。但在寂寞的旅途上，對這個，他並不怎樣回顧；不管他怎樣責備自己，在現在，孫松鶴對於他祇是黯澹無華的存在。他是在極大的興奮中；他底興奮掩藏了一切，他不明白他所離開的是什麼，他並且不明白他自己究竟希望什麼。

離別的時候，他們曾有僵硬的，痛苦的談話。蔣純祖問孫松鶴計劃怎樣，孫松鶴冷淡地回答說，他祇有聽天由命而已。孫松鶴明白，蔣純祖祇是虛偽地問一問而已；對於他底痛苦，他底接連的失敗——在麵粉廠上，他是丟掉了三千塊錢——他相信蔣純祖是並無感覺的。孫松鶴異常嚴峻地對蔣純祖說，依他底感覺看來，在這個社會上，有一種人是會昇到輝煌的寶座上去的，另一種人，懂得很少，能力也很微小，祇能過一種平凡的生活，成爲大的建築下面的一撮地土。孫松鶴說這一段話的時候的嚴峻的表情，那種火燄似的蒼白，那種壓抑住的興奮，蔣純祖永遠記得。蔣純祖當時覺得自己有罪，有痛切的懺悔的情緒；但他沒有表露。這幾句話，到了後來，是放出一種光輝來，指引着他：指導着他和他自己做着猛烈的鬥爭，雖然在旅途上的那種興奮中，他是完全地不能懂得它底意義。

貧窮破爛的村落，江邊的寒風，姑娘們仔細地照護着的炭火，孫松鶴坐在上面講話的那一張破舊的床。蔣純祖要永遠記得，永遠感激；雖然在旅途上的那種興奮中，他完全不能明白它們底意義。他是向着他所不十分知道的他確信是光輝燦爛的東西走

去了，因而興奮；他是向着他一直在和它惡鬥着的那個世界走去了，準備和它做更大的惡鬥；他是向着光榮，遺忘了那樸素無華的一切，燃燒了他底一半成熟，一半腐蝕的青春。不必討論他底傲慢和虛榮，自私和善良，純潔和醜惡。在內心底狂風暴雨里，他是逐漸地迫近了他底最後；迫近了某一個神聖的真理：爲了這一類的神聖的真理，在世界上，過去，現在，未來，無數的人犧牲了他們底生命。

蔣純祖最先到達蔣少祖那里。在武漢分手後，他們一直沒有見面；這中間，經過了四年。對於蔣純祖，這是突飛猛進的，火燄般的四年；對於蔣少祖，這是憂苦的，冷靜的四年。他們現在突然地，意外地見面了，他們覺得，這四年的時間，中間經過那麼多的變化，有如一箇世紀那麼長，但是，熟悉的面貌喚起了往昔的回憶，這一段時間，他們底生命，又顯得是這樣的短。

蔣純祖覺得，帶着他底全部的光華突然地站立在哥哥面前，是一件光榮的，生動的事情。蔣少祖並未準備接待他；但蔣少祖是常常地思念着他。尤其在最近一年，對於這個不幸的弟弟他確實相信弟弟是非常的不幸——蔣少祖是異常的同情。兄弟間的稀少的通信，當然不會是怎麼愉快的；從蔣純祖底簡短的，冷淡的，樂觀的，故意傲慢的來信，蔣少祖經歷到一種苦惱的內心波動。他朦朧地覺得他底弟弟很有理由如此，但他固執地惋惜着他底弟弟，因爲弟弟，被這個時代所欺騙，是接近滅亡了——

他覺得是如此。蔣少祖並不永遠嫉恨這個弟弟，有些時候，想着弟弟底聰明才智，他是異常的悲樂，異常的惋惜。他惋惜他不能够在弟弟身上發生影響，他惋惜逝去的時日。他很想幫助弟弟，假如弟弟能够順從他一點點的話假如弟弟能够繼承他底事業，彌補他底錯誤的，不可復返的青春的話——假如能够這樣，他確信他將樂觀地犧牲自己，瞥見永恆。

聰明的，富於才情的蔣少祖，憂鬱的，悲觀的蔣少祖，在這四年內，一直做着參政員，沒有能够在人生底戰場上前進一步。他現在由衷地希望從這個戰場後退了。在這個動亂的時代里，他是受着多少刺激，他是怎樣的憂苦。他現在是三個小孩底父親了，那個總是出花樣的，毫無巨久的熱情的，容易洩氣的陳景惠，是怎樣的擾亂着他。對於小孩們，這個母親，有時候是那樣的熱情，有時候又是那樣的冷淡；在每一種狀況里，她都有着一套雄辯的理論；在一年之內，換了八次奶媽，其中有四次，是因為「野蠻無知的女人，她底奶，是含着野蠻無知的原素的」。一年以前，陳景惠曾經和那些婦女界底英雄們站在一條戰線上，反對家庭，跑到城里面去辦托兒所；但很快地就在轟炸里逃回來了。蔣少祖想，在從前，她曾經是那樣的迷糊，幽靜，從什麼時候開始，因為什麼緣故，她有了這種亂時代的虛榮和熱情？蔣少祖無論如何都不能征服她，現在，就對她放棄了希望了。對於他底小孩們，蔣少祖有時是異常的嚴厲，有時又過份地溺愛，正如所有的中國人一樣。

現在，蔣少祖已經把他所住的一棟房子長期地典下來了。他還，由於自己底愛好，買了一點一點田地。在門前的那個水塘邊，他栽種白菜和蕃茄。但這祇是小小的娛樂，因為他底精神現在是整個地集中在他底關於中國文化的巨著上。他相信中國文化是綜合的，富於精神性的，西洋文化是分析的，充滿着平庸的功利觀念的，他相信中國文化是理性的，西洋文化是感情的——他記得，在年青的時日，這種文化激動過他底感情——他相信，除非理性的時代光臨，人類將在人慾底海洋里慘遭滅頂。

「到那個時候啊，我祇能拯救我自己！」他向自己說。他重複地向自己說。這句話，在他底靜止的生活里，是成了他底口號；他在吃飯，喝茶，散步，種菜，收租（他是田地底主人）的時候都不忘記它。他有着一大片做抽象思索的園地，他和他底祖先們安寧地共處，相親相愛。

但他並非是完全的古板，有些時候，他是特別地容易激動，而且相當的天真。他會突然地激動了起來，在潔夜里大聲地唸着一些胡話，而且流淚。他有時候唸着這些胡話到處走，他噤哩咕嚕地抱吻他底小孩們，發癡般地溺愛他們。這些胡話有時是幾句詩，有時是一段桃花扇，「中興朝市繁華續，遺孽兒氣燄張。」有時是：「百姓流亡，中原蕭條，……飢寒，流殞，相繼溝壑！」——諸如此類。這個鄉村，是異常地崇拜着他底社會地位的，所以他底生活很安寧。他買了五十担谷子，在經營上面，得到了鄉場人物底幫助——簡直用不着他勞神。但他自己喜歡勞神。他喜歡勞神，他覺

得，這一點，是受了他底死去了的父親底影響。他和農民們所訂的契約和一般的地主底一樣；就是說，既不寬宏，也不苛刻。從他底善良的本性，他常常給農民們一些額外的贈予。過年，過節的時候，從鄉場上，他是收到了豐盛的禮品。他有時也忙於酬酢。有一次，本鄉底壯丁出發的時候，鄉公所請他去演說。演說回來，他把自己關在房里，陳景惠推開門，發覺他躺在椅子上哭了。他是爲他底祖國和百姓覺得悲涼！

他也在城里忙於酬酢，在參政會里，是沒有光彩的了。在最近的參政會里，政治底險惡的風波壓倒了一切；回到鄉下來，他覺得非常的苦惱。思索了很久之後，他激動了起來，動身給最高當局上建議書。在這篇建議書里，他比較了中國和西歐底不同的文化，政治，武功，風習；並且比較了中國和西歐底對民主的不同的觀念。這篇建議書底給論是，中國必需實施中國化的民主。

這篇東西，化去了他底半個月的時間。隨後，他又回到他底正著上來。這一切都使他異常的自負，他心里很快樂。但在哲學上講，他還是非常的悲觀。——他自己這樣想。閑暇的時候，他唱京戲娛樂自己；還是在很遠的從前，他唱過京戲。

亡命之徒的憔悴而猛烈的蔣純祖，是抱着仇惡的心情到來；在這種心情下面，是存在着那種單純的樂觀。但在走進這座莊院底大門的時候，蔣純祖突然地爲自己底破爛的衣服而覺得羞恥了，這種羞恥，是他未曾料到的。這種羞恥，是這樣的強烈，以致於他退了出來，痛苦地抱着頭，坐在門前的石塊上。

在石橋場，對於破爛的衣服，他並不覺得什麼。但在這裏，破爛的衣服使他覺得自己微賤。他模糊地意識到，苦鬥了多年之後，在這個社會上，他仍然是如此的微賤；對這個他覺得痛苦。他想到孫松鶴能夠穿着極破舊的衣服不動聲色地坐在豪華的大所里，他想到張春田更是如此：於是他心里加進了道德的痛苦。

他聽到了胡琴和習戲的聲音。這種聲音，喚起了回憶的情緒，使他覺得悲涼。這種甜蜜的聲音包圍了他，使他墜入白日的夢境。但他突然發覺他厭惡這種聲音，他想到那個輝煌的約翰克利斯多夫，他聽見了鋼琴底熱情的、優美的急奏，他站了起來。

「算了吧！我是弱者，但我厭惡中國底聲音——無聲的，荒涼的中國！」他對自己說，忘記了自己底破爛的衣服，重新走進門。

走過大的、乾淨的院落的時候，他站住了。十分奇異地，他認出蔣少祖底聲音來了；蔣少祖唱着蘇三起解。蔣少祖唱得不能說是不好。蔣純祖從來聽見他唱過；蔣純祖僅僅聽沈麗英說過，在年青的時候，蔣少祖是唱得異常好的，尤其是唱玉堂春。

是濃雲密佈的、刮風的、嚴寒的天氣。蔣純祖不知爲什麼異常的感動。他迅速地闖了進去。他走過堂屋，輕輕地推門。門開了，胡琴聲和歌聲同時止住了。

「啊！」蔣少祖驚異地喊。

在短促的時間裏，蔣純祖注意到了他底快樂的、陶醉的臉色。這種臉色即使在驚異里也沒有改變。蔣純祖注意到，拉胡琴的，是一個瘦小的、面色猶豫的、穿着黑呢

大衣的人。這個人立刻就收攏胡琴，沉默地走出去了。顯然他是這裏的熟客。

陳景惠異常迅速地奔了出來，繞過火盆，驚異地看着蔣純祖。在她後面，跟隨着兩個穿着漂亮的大衣的男孩；他們每個底手裏抓着一張紙，顯然剛才在畫着什麼。

「弟弟啊！」陳景惠，從她底女性的坦白的同情心，叫。

但在她底生動的叫聲之後，就來了苦惱的沉默。蔣少祖已繼冷靜了；他擦起他底皮袍，在旁邊坐了下來。他十分明白，弟弟是遭遇了怎樣的事了。

「你把我底那件大衣拿來給弟弟。叫他們弄點吃的東西。」蔣少祖安靜地向陳景惠說，同時伸手烤火。

陳景惠出去後，他們沉默着。兩個男孩站在桌邊；小的一個在咬着紙頭。

「認得我嗎？」蔣純祖突然快樂地向小孩們說。「過來！是嗎？認得嗎？」他向大的一個說。

小孩們有些生怯，看着爸爸。

「叫叔叔。」蔣少祖沒精打彩地說。

「是的，叫叔叔！叫什麼名字？你看，你底眼睛很大！」蔣純祖快樂地說；顯然，因為蔣少祖底冷淡，他故意地如此。他底快樂的心靈，在這裏諂媚、戲弄，調皮起來了。

蔣少祖憂愁地看着小孩們。最後，他替他們扣衣服，他們送了出去。兄弟們沉默

地坐着，直到生動的陳景惠——這第二次的，經過思慮的生動，蔣純祖不覺得它含着某種虛偽了——走了進來。

使蔣純祖感到意外的是，蔣少祖不想和他談話：蔣少祖覺得無話可談。蔣純祖注意到，在自己問話的時候，即使所問的是極小的、關於親戚們的問題，蔣少祖也露出遲疑的、不安的臉色來。這種臉色，像常有的情形一樣，使蔣純祖感到惶惑。這種內心底遲疑，使蔣純祖體會到了，他深重的苦惱，對他感到尊敬和同情。到這裏來以前的那種炫耀的、仇恨的心情，現在是自然地隱藏了。他決心明天就離開這個冷淡的所在。

晚飯以後，他們走到蔣少祖底書房裏去。走進書房，蔣純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翻書，其次是翻閱蔣少祖底文稿。他翻着這些，帶着一種嚴肅的表情，好像他很尊敬。他向蔣少祖說，在鄉下，他們最感到缺乏的，是書。然後他繼續翻閱桌上的文稿。顯然的，在蔣少祖的冷淡和莊嚴底脅迫之下，他企圖諂媚蔣少祖。

蔣純祖是準確地擊中了蔣少祖。在蔣少祖臉上，那種冷淡消失了，代替着出現的，是注意的，嚴肅的表情。

蔣純祖狡猾地繼續走下去。他慎重地問蔣少祖，這個文稿，預計要寫多少，什麼時候可以完成。他說，最近他對中國底文化異常地有興趣。

「你在鄉下究竟幹些什麼？」蔣少祖問，靠在椅子上，看着掛在牆壁上的他們底父親底大照片。這張照片恰巧在蔣純祖底背後，藏在黑影裏，因此蔣純祖尚未發覺到。在這張照片之外，是盧梭和康德 優美的畫像。

「不是告訴過你：辦一個小學。現在倒台了。」蔣純祖說，顯得很單純。

「以後準備怎樣呢？」蔣少祖問，憂愁地皺着眉，看着父親底照片。

「還不知道。你這裏有沒有辦法呢？」

「你說你對中國底文化很有興趣：你究竟預備學什麼？」蔣少祖問，以搜索的眼光看着他。

「我渺茫的很。」蔣純祖說，淡淡地笑了一笑。「是的，我渺茫得很，看你得意吧！」他想，看着哥哥。

蔣少祖繼續以搜索的眼光看他。無論他底經驗怎樣豐富，他是被這個不可滲透的弟弟騙住了。他樂於知道，他底猖獗的弟弟已經受到了打擊，自覺渺茫了。他樂於相信，他底弟弟這次到他這裏來，是爲了向他懺悔，請求指引的。因此，他底熱情，就顯露了出來；而蔣純祖底惡意的目的，就達到了。

蔣純祖抬頭，看見了盧梭底畫像；在一個短促的凝視里，他心裏有英勇的感情，他覺得，這個誠他底哥哥任意侮蔑的，偉大的盧梭，祇能是他，蔣純祖底旗幟。於是，他就把他心里的惶惑的，尊敬的感情一掃而空了。

「你到底怎樣渺茫呢？記得你從前說的話麼？」蔣少祖問，皺着眉。

「不記得了。對於過去，是很難記得的！」蔣純祖生動地說。他是在諷示蔣少祖，但蔣少祖毫不覺察。「我覺得渺茫，因為我先前相信西歐底文化，現在又崇拜我們中國古代底文化。但我還是找不到出路！但我還是要抱緊文化，因為中國人民需要文化。這是在鄉下時候的心得。」他狡猾地加上一句——他生動而有力地說。「我最近也學會了投機，因為別人不理解我。我尤其痛恨現在一般青年底淺薄浮囂！我更痛恨五四時代底淺薄浮囂，因為，中國假如沒有五四，也還是有今天的！」他停頓，興奮地笑着凝視着，盧梭底畫相。「我們底高貴的盧梭啊，我替你復仇！」他在心裏說。

蔣少祖覺得，弟弟底話，雖然坦白而真實，却不免有些危險。

「對於五四，也不能這樣的看的哪！」蔣少祖快樂而又憂愁地說。

「你有一篇文章……」

「哦，那是就某一點而言的哪！」

「何必就某一點而言！」蔣純祖說，興奮地笑了一笑。

蔣少祖重新搜索地看着他。

「你那些朋友，他們都把你丟掉了吧？」蔣少祖熱情地說。

「沒有。」蔣純祖說。於是，對於剛才的猛烈的狡猾，他突然覺得痛苦。他覺得

，演戲一般地說出來，體會着那種感情，也是一種不忠實的、強姦的行爲。所以，能到了他底朋友，他就不能不正面地說話了；他深刻地體會到，說正直的話，是一種崇高的、光榮的行爲。於是他就決然地反轉來了。他重新看着盧梭。「我們底高貴的盧梭啊，請你原諒我底奸滑的遊戲！」他在心裏說。

「唉，你看你弄得這樣的潦倒！到底爲了什麼啊！」蔣少祖感動地說，溫和地笑着看着他。

蔣純祖嚴肅地沉默着。

「爲了別人昇官發財，替別人造起金字塔來，——現在是終於懂得了吧。」蔣少祖底這句話，和他自己剛才狡猾而猛烈地說着的相似，在現在是怎樣地傷害了他底感情。他不十分知道，在他底剛才的「遊戲」裏，究竟是他自己勝利了，還是蔣少祖勝利了。總之，因爲剛才的偶然的惡行，他現在不能忍耐了。

「我不能饒恕我自己！我決不可能屈服於我所希望的物質的利益！」他痛苦地想。

「現在還是不懂得！」回答蔣少祖底話，他嚴肅而正直地說。

蔣少祖冷靜地、搜索地看着他。

「那麼，你現在該懂得你自己了吧！」蔣少祖得意地笑着說。

這使得蔣純祖痛苦得發抖了。哥哥底坦白的自私和輕信，突然使他感到道德的痛

苦。他覺得他欺騙了哥哥；他覺得：作爲一個哥哥，蔣少祖對他並無惡意：他覺得，假如哥哥有什麼虛偽的熱情的話，他應該負責。他玩弄了哥哥，玩弄了人類，犯了最大的罪惡。在說那一段話的時候，他決未料到會這樣的痛苦。面對着經歷了差不多三年的風雲變幻的哥哥，面對着他覺得是這樣渺茫，這樣值得同情的哥哥，他心里有鋒利的道德的痛苦。

「不必再……問我。」他回答，避開了眼光。

蔣少祖，由於不斷的搜索，突然發覺了什麼，懷疑起來了。他用戒備的眼光看任何人，但他決未想到要用戒備的眼光看他底弟弟：他覺得弟弟是簡單無知的青年。現在他突然發覺他底弟弟底深沉和辛辣了。

他嚴肅地看着弟弟。

「你說你究竟鬧些什麼？你爲什麼到我這裏來呢？」他問。

蔣純祖痛苦地看着他。在現在，蔣純祖竭誠地願意原諒哥哥底一切；即使對這種傷害他底驕傲的問題，他也能原諒。

「請你不要問我。」他回答，痛苦地垂下眼睛。

「啊，你到這裏來，爲什麼？」蔣少祖跳了起來。蔣少祖覺得是大敵當前了。「你說，你非說不可！你剛才說的好漂亮呀！你簡直在玩弄我！你對我一點都不恭敬！蔣少祖，這個參政員，這個要求社會底恭敬的名人，用他底有些神經質的、尖細的

聲音喊着，並且衝到牆邊。

蔣純祖，因為哥哥底這種行爲，他底道德的痛苦，懺悔的，同情的企圖就完全消失了。他含着痛苦的冷笑看着這個被不敬激動起來的哥哥。

「我並不妨礙你。我明天就走開。」他說。

他底眼光移到蔣少祖上面的牆壁上，看見了他們底父親的照片了。他已經有好多年沒有記起他底父親了。父親底嚴肅的、光輝的相貌，他底聲音和表情，由於這張照片的緣故，在這心裏浮露了，那樣的鮮明，好像昨天還見到。

蔣純祖凝視父親底照片，仍然含着痛苦的冷笑。

「我們都不需要在我們底父親面前懺悔！」在激動中，蔣純祖說，仍然含着痛苦的冷笑。「我尊敬你，你也應該尊敬我！你絲毫都不知道我，你相信我是淺薄浮囂的青年——像你們所愛說的。我們底感覺不同，在這個社會上，我們底立場不同！假如我們要不互相仇恨，我們祇有互相尊敬，互相遠離！」

「你說什麼？你也配尊敬！」蔣少祖憤怒地說，看了父親底照片一眼。

蔣純祖輕蔑地沉默着。

「我底門並不對這樣的弟弟開放！」蔣少祖說，冷笑了一聲，走出去。

蔣純祖立刻站起來，走到父親底照片面前。

「爹爹，我意外地又看見了你！我需要誠實，謙遜，善良！苦難的生活已經腐蝕

了我！對廣大的人羣，對社會，對世界，我有着罪惡！對一個忠實的女子，我有着罪惡！我常常覺得我底生命已很短促，這是很確實的，但我不會向任何人說，我也不恐懼。我相信我是爲最善的目的而獻身，雖然虛榮和傲慢損壞了我！我從不灰心！我愛人類底青春，我愛人羣，華美，歡樂！——蔣純祖低而清楚地說，抬着頭。他底內心平和，溫良充滿感激。想到自己能够這樣的純潔，他流下了憐惜的眼淚。

對於蔣少祖，他不再有那種傲慢的感情。第二天天亮時在書房裏的小床醒來時，和睜開眼睛一同，他覺察到了心裏的和平的溫良的，謙遜的情緒。想到自己能够這樣的純潔，他流下了溫柔的眼淚。這種情緒能够繼續一整夜，是他從來不知道的。

他現在決未想到要對蔣少祖做任何傲慢的，辛辣的事情。天剛亮了不久，院落裏有晴朗的，安靜的光明，他聽見了鳥雀們底活潑的叫聲，他覺得好像是在石橋場。他理好床舖，丟下了哥哥底大衣，開了門，動身離開。他丟下大衣，完全不是因爲傲慢；他丟下大衣，是因爲怕羞；這他自己很清楚。走出房門，他猶豫的站下，他苦惱地覺得，不別而去，對於大家都是很難受的；他覺得哥哥一定會很難受，將要好幾天都不安靜，他現在極怕傲慢。但哥哥底房門關着，一切都寂靜着。

他走回房間，寫了一個很謙恭的條子。

他走了出來，因寒冷的，新鮮的空氣和晴朗的光線而興奮。天邊有金色的光明，

在金色的光明裏，昇起了柔和的卷雲。早晨異常的美麗，使他悲傷地想到了萬同華。他底眼睛異常的明亮，他底頰上燃燒着那種美麗的、可怕的紅暈。他沉思地望着遠處的：籠罩在蔚藍的黑影裏的田野。這時他看見了蔣少祖。

蔣少祖在田邊的草坡上徘徊着。他背着手，低着頭，什麼也不看，徘徊着。顯然他內心不能平安。他在這塊草地上這樣地徘徊，好像拖着鐵鍊的、被激情燒灼着的野獸。當他抬起頭來的時候，蔣純祖便看到了他底眼睛裏的痛苦的、憤恨的表情。但蔣少祖沒有看見弟弟，轉過身去，繼續徘徊着。

蔣純祖心裏充滿了苦惱的同情。他覺得，是他，使這個不幸的哥哥這樣的痛苦。蔣少祖，整夜沒有能夠入睡——一年來，他是經常地失眠——天剛亮的時候就衝出來了。他想得很多，但已經不再想到弟弟：在他底大的苦惱裏，弟弟便不再是什麼重要的存在了。他想到他底從前，想到在重慶墮落了——他相信是這樣——的土桂英，想到上海底咖啡店，南京底湖畔，以及那個被殺死了的小孩。他突然爲這而在良心上覺得苦惱。他想到夏陸——他最近聽說夏陸在江南戰死了——想到汪精衛，想到天墨：他是最近，他聽說天墨在湖南的空戰里戰死了。在這一切裏面，他想着中國底文化和中國底道路，就是說，想着他自己底道路。他覺得期望，痛苦。

「我還活着！我還活着！我蔣少祖還活着！」他說，徘徊着。「他們都死了，都腐爛了，祇有我還健康地活着！」生而幾易，我底夢想不能實現！那種時代過去了！

現在一切又在弟弟身上重演了，我一點都無能爲力，他病得那樣可怕啊！你且靜聽，

「他說，在草坡上衝過去，」過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我蔣少祖並不信仰
盧梭，並不理解康德，更不理解我底作易經的祖先，我是四顧茫然！我要拯救我自
己！」他說衝到草坡盡頭，看見了蔣純祖。

蔣純祖嚴肅地走進來，有些不安，看着他。

在早晨底金紅色的光明底映照下，蔣純祖頰上的紅暈異常的鮮明。蔣純祖底那種
異常的，放射着光芒的，含着某種神祕的臉色使蔣少祖駭住了。

「我走了。」蔣純祖誠懇地說，有些生怯。

「啊！」蔣少祖說，走上草坡。「你怎樣了？大衣呢？」

「我不要穿的，我不冷！」

蔣少祖沉默地看着他。

「你應該住幾天，你應該休養，你不能走！」蔣少祖說。

「要走！」蔣純祖安靜地感動地笑着回答，他懼怕傲慢。

蔣少祖拿着大衣走了出來。

「這裏是五百塊錢。」蔣少祖說，同時把大衣遞給弟弟。

他們站着，互相避免着視線，沉默很久。

「謝謝你，哥哥。我走了！」蔣純祖溫良地說，盼顧了一下，轉身走開去了。

蔣少祖站在樹下，看着他。走到公路上，蔣純祖回頭，看見了站在金紅色的光輝裏的哥哥。蔣少祖在蔣純祖回頭的時候流淚：早晨的陽光底金紅色的光輝，照在弟弟底瘦長的身體上，使他落淚。

「我底可憐的弟弟啊！」

「我底可憐的哥哥啊，我很知道，我們將很難見面了！」蔣純祖說，站了下來，向哥哥舉手告別。

第十五章

傅蒲生夫婦，帶着他們底「總是不安靜」的孩子們住在南岸。兩年來，傅蒲生「轉運」了，和一些朋友們合夥開着一個什麼公司，或者堆棧——關於這個，傅蒲生自己也鬧不清楚，因為事情是變化萬端，而且內幕複雜——來往於重慶仰光之間，一帆風順地賺到了很多的錢。這個好運道，傅蒲生是等待了多年。二十年前，南京底一個有名的算命先生，或中國底哲學家預言說，在四十三歲的時候，傅蒲生，在掃帚星照耀着，要走好運；掃帚星底光輝來遲了兩年——但對這個算命先生，傅蒲生仍然異常的感激。因此，他底小孩們就總是不能安靜了。以前，傅蒲生還用人生底艱苦來恐嚇幼小的他們，現在他們完全被慣壞了。在這些孩子們里面，汪卓倫底小孩痛苦地生長着。

由蔣淑珍底冷靜的眼光和特殊的煩惱，由於另外的小孩們底赤裸的歧視，幼小的

汪靜變得沉默，頑強，偏摯。他在學習着孤獨，在孤獨中發展他底幻想。蔣淑珍，看着這個祇有六歲的男孩如此的乖戾，覺得很痛苦。蔣淑珍每天都在這裏面浮沉，常常就沒有什麼感覺了：常常的，無論她怎樣的坦白無私，她不能對這個小孩感到她對她自己底小孩們所感到的那種感情；內心衝突的結果，他就對幼小的汪靜有着痛苦的厭惡。無論她在哪一間房里，她總感到這個小孩藏在她底後面，偷偷地看着她——特別偷偷地看着她撫愛她自己底小孩。她有時覺得小孩底眼睛很可怕；她常常急急地，驚慌地從它逃開，有時，她不能忍耐了，責罵了他。在這種發作之後，她總是跑到樓上去，在蔣淑華的照片面前流淚，或者啼哭。——幼小的汪靜，無疑地是注意到了這一切。他心里有着嚴重的疑問。他常常偷偷地爬上頂樓，爬在桌上，不動地，嚴肅而畏懼地凝視着這張他覺得是神聖的照片。

傅鐘芬，因為懷孕的緣故，被迫着和她底那個中學教員結婚了。對於這件事情，傅蒲生是沒有意見的，蔣淑珍却不能饒恕。她說她絕對不能饒恕。女兒用將要自殺的聲明來恐嚇她，她也沒有動搖。這個軟弱仁慈的女人，在這件事情里，是昇到她底父親底光輝中去了；她說，對於這樣的女兒，祇有要她自殺。整整的一個月，她是冷酷，頑固。她說，女兒不死，她就去死。最低限度是，女兒不離開，她就離開——回到蘇州去。傅鐘芬，從她底寬大的父親那里，得到了一些接濟，躲在外面不敢回來。到了最後，傅蒲生祇有請蔣淑媛和沈麗英來幫忙了；他計劃，假如這也沒有效果，他

就用飛機送女兒到昆明去。看見了蔣淑媛和沈麗英，蔣淑珍就猛烈地發作了。最初她憤怒地咒罵一切，繼而她大哭。大家以為她已經動搖了，但是晚上她吞了鴉片。

大家把她底生命搶救出來以後，傅蒲生就向她痛哭。傅蒲生說，他記得，在他們結婚的那一天，他曾經說過：「我傅蒲生願意為你犧牲。」在以後，他曾經說過：「什麼新式的女人，都不會迷住我，我傅蒲生決不變心。」傅蒲生哭着說到可憐的蔣淑華，他說他不是汪卓倫。

傅鐘芬跑回來了。是晚上，懷孕的、蒼白的傅鐘芬走了進來，一聲不響地向母親跪了下來。

「媽，女兒有罪。」傅鐘芬說。

蔣淑珍厭惡地，痛苦地看着她。

「起來！」蔣淑珍說，那種表現，使大家想到它亡故的老人。

「媽，我不想活了啊……」傅鐘芬大聲痛哭，說。

「起來！」蔣淑珍重複地說。

這樣，事情就算是過去了。蔣淑珍沒有參加婚禮——那樣一個豪華的婚禮——使傅鐘芬在行禮之後就大哭，並且憎惡她底丈夫。婚後的生活，一直是非常的痛苦。那個教員，每天都在他底岳父面前打旋，騙了很多錢去。他底唯一的快樂，是召集很多同事到家里來談論金錢和女人。於是，生產以後，傅鐘芬就帶着小孩回到父親家里

來。傅鐘芬覺得她底一生是完了；從前的那些豪華的幻夢，是不停地驚擾着她。她底心腸很軟；特別使她痛苦的，是她的敏感的性質。她總覺得別人比自己美麗，比自己善良，幸福。

蔣純祖來到的時候，沈麗英恰好在重慶。她是到重慶來替女兒辦理新婚的事情的。主要的，她是爲自己而做這件事，她是不停地興奮着。大家都注意到，在這些時，她底眼淚特別的多；有時是因爲快樂，有時是因爲生氣，悲傷。她爲女兒底事情已經焦慮了很久，她覺得，女兒是這樣的愚蠢，自私、絲毫不理解她。

陸積玉，到重慶來以後，覺得非常的苦悶。主要的，她覺得別人看不起她，因爲她沒有錢。在幼年的時候，她便受到金錢底刺激，現在，在這個冷酷而奢華的社會里，她更覺得痛苦。她是一點一滴地積蓄過金錢的，她是一點一滴地積蓄過衣料的，現在她更是如此。在她底心里，是存在着單純的，蒙昧的情感，有時發爲一種對人世底利害的虛無的，悲涼的抗爭，但她底生活底目標，始終是在於獲得別人的尊敬和愛戴。她確信——她祇能看到——要獲得別人底尊敬和愛戴，必需穿得好，必需有錢。在年齡較輕的時候，在南京的時候，以純潔的浪漫和倔強，她反抗過這個信念——她記得，在某一次過年的時候，她想到自殺——但現在，她需要獨立，友誼，愛情，以純潔的苦惱，她向這個信念屈服了。一方面，她覺得這個被金錢支配着的社會，中

間的友誼和愛情是醜惡的——有時候，她是這樣的感傷——另一方面，她是痛苦地渴望着獨立的尊榮，友誼和愛情——她是痛苦地渴望着金錢。她是那樣的爲自己底貧窮而痛苦，覺得別人一眼就看穿了她，覺得別人知道她在笨拙的外衣裏穿着她底祖母和母親底破爛的衣服，因而輕蔑她。這個世界底勢利的眼光，這使她戰慄着，手足無措了。

到重慶以後，她回家去住了幾次，並且換了四個工作地點，用她自己底話說，因爲別人的勢利。她是笨拙而善良，永遠不能懂得自己底美貌，永遠不能懂得冷靜的作做，虛偽的風情，以及豪華世界底這一切祕訣的。她是拼命地積蓄着，爲了做衣服，請朋友們上館子。常常是，他痛苦地積蓄了好幾個月，然後慷慨地一擲，以獲得友誼和獨立的尊榮，但這並不總是靈驗的。常常的，她銷沉，悲哀，藏在房里流淚。

她是這樣地走上了人生底戰場，開始和命運惡鬥了。這一切，她都告訴了她底母親，因爲她別無可以訴苦的對象。沒有來得及提防，她墮入戀愛了。這個她也告訴了她底母親，並且帶着一種驕傲：她覺得她是獨立了，對人世底一切，有了明澈的觀念。但接着她就又向母親訴苦。她告訴母親說，這個男子爲人很好，一點都不勢利，並且對她很忠實，但有一個令她痛苦的缺點：舌頭不大靈活，說話不方便。她爲這個特地跑回家來向母親訴苦。祖母堅決地反對這個不靈活的舌頭，母親也不以爲然，於是她就替她底愛人辯護，和母親吵鬧，說母親干涉她底婚姻。但離開以後，她却又來

信向母親懺悔，並且請求母親替她找一個收入較多的工作。

她戀愛着。她和她底愛人在江邊上做了一些令她胆怯的散步。向他訴說她底過去，她底弟弟，並且向他訴這個勢利的社會所給她的痛苦，她心里的悲傷，失望，和人生底虛無。她說得非常熱烈，像她底母親一樣的熱烈。她底老實的愛人完全贊成她，偶爾告訴她說，將來就不會這樣了。

這個男子是他們的機關的一個會計員，是一個沉默寡言的年青人。他固執地相信她愛陸積玉，決不是因為她底美貌——他覺得這很可恥——而是因為他和陸積玉有相同的痛苦；他們同樣地受着這個勢利的社會底壓迫，同樣地覺得人生虛無，於是，在他底忠厚的心里，就有一種神聖的鼓勵了。在江邊的這些散步里，她是瞥見了他和他底愛人底將來：他們將攜手，奮勇地向他們這目標挺進。對於這一點，正如對於愛人底神聖不可侵犯一樣，他是深信無疑的。

於是，這個痛苦的會計員，在人生底戰場上，有了一個忠實的同志了；於是，這個悲傷的陸積玉，對於人生的苦重的義務，有了明確的信念了。在這一點上，她底母親是她底光輝的榜樣。

她仍然為她底愛人底舌頭而痛苦着。而他說話；她就痛苦；他也覺察到這個，因此很少說話。為了適應這個，她做了極大的內心的努力。首先她想，每一個人都有缺點，正是缺點使人可愛。後來她想，正是她底愛人底缺點使她憐恤，同情，看見了溫

厚的心，進入戀愛。於是，到了最後，每當她這樣想的時候，她心里就充滿了愛情和自我感激的情緒。從那個邏輯的推論到這個愛情底創造，中間經過了痛苦的內心鬥爭。現在她對這個安心了。

沈麗英，因為她底熱情的性格的緣故，很快地就相信了時代底變化，很爽快地就給了女兒以完全的自由。當她覺得有困難的時候，她就同大家表示，困難並不在於她自己，而是在於她底丈夫。她說：對於兒女們的婚事，陸牧生是看得很嚴肅的。

在王定和底紗廠底境遇最艱辛的那個時期，在去年五月到九月，陸牧生和王定和鬥爭很激烈，差不多要決裂了。九月以後，王定和囤進了大批的棉花，並且嚴厲地裁員，——在工廠差不多變成了商棧的時候，境遇轉了。在這一堆棉花上面，陸牧生出很大的力；他自己也收進了五大包。王定和對這五大包棉花守着沉默，因此他們之間就恢復了和平了。陸牧生，和他榮譽底心一同，有着粗豪的手腕，練達的王定和對這個很為鑑賞。在家庭里，陸牧生是尊榮而剛愎的丈夫和父親，但熱情的沈麗英常常叫他為呆子和傻瓜。常常的沈麗英愈崇拜他，愈懼怕他，就愈要在一些偶然的機會里叫出呆子或傻瓜——爲了取得平等地位，爲了那難以描述的內心感激。對她底嘹亮的叫聲：呆子或傻瓜，陸牧生總是感到心驚，好像青春並不會消逝，好像昨日的幻夢突然地復活，好像在不知什麼地方出現了一道燦爛的光明；在呆子，或傻瓜之下，陸牧生總是感到那種難以說明的羞恥和溫柔相混合的情緒。然而，爲了尊嚴的緣故，在呆

子，或傻瓜之下，陸積玉裝出古板的面孔來。陸牧生在樓上找不到拖鞋，憤怒地叫起來了，沈麗英在樓下銳聲喊：呆子！於是陸牧生底聲音就奇妙地變溫和了。陸牧生突然地發怒，把飯碗、茶杯一律碰碎了，沈麗英，在從前是要拼命的，現在哭着喊：傻瓜！於是一切就過去了。

境遇好起來，沈麗英健壯了一點，這種聲音是常常可以聽到。沈麗英，當她在突然之時發覺了蔣淑珍以尊嚴對抗王定和底尊嚴的時候，不覺地大為驚異。

現在，沈麗英賣去了兩包棉花，來重慶為女兒訂婚。陸積玉底要求非常的多，使她常常流淚：有時因為快樂，有時因為生氣，悲傷——想到了在遠方的陸明棟。

這時候，蔣純祖，懷着羞恥的情緒，來到大姐底家里。他恐懼見到傅鐘芬，但又懷着強烈的好奇心。走到門前的時候，他突然苦惱地想到，他到這里來，是什麼意義；對於他自己，以及對親戚們，他底這一次的歸來，是凱旋呢，還是敗北。他不能確定這個。這是一種西式的房子，下臨長江，左邊有美麗的樹木，單獨地住着傅蒲生一家。他走了進去，立刻就看見了傅鐘芬。

傅鐘芬坐在磚牆前面的一張籐椅里。他是抱着她底女孩在晒太陽，在她底後方，迎着上午的陽光，一扇玻璃窗射出火燄般的虹采來。這種虹采美妙地影響了傅鐘芬，以致於蔣純祖在最初的一瞥里，沒有能夠認出她來：在最初的一瞥里，蔣純祖看到了鮮明的，迷人的、莊嚴的女子，他希望知道這個女子是誰，他心里有甜美的，崇

拜的、莊嚴的情緒。他常常偶然地遇到他底偶像，他常常短促地面對着被某種奇異的力量所造成的聖潔的事物，感到這種情緒。傅鐘芬，在陽光和虹采里垂着頭，她底蓬亂的髮辮，披在她底肩上的那件紅色的毛線衣，和她底懷里的那個穿着黃色的毛線衣的、甜睡的嬰兒，對蔣純祖喚起一種虔敬的印象！他覺得這個女子是神聖的。在這種虔敬的印象里，他認識了她，傅鐘芬。

他心裏有了痛烈的羞恥，但這種虔敬的情緒，並未消逝；它反而增強了。在他認出來之前，他是敬畏着他所看到的那個美麗的、聖潔的圖面，在他認出來之後，他心裏有懺悔的、懷念的、尊敬的情感。於是，這個聖潔的圖面，便照耀着他底四年來的生活了。他覺得傅鐘芬是爲他而受苦，爲他而心里有着神聖的靜默——在世界上，沒有別人知道這個——爲他而走了這種苦難的、悲哀的、寂寞而華美的圖景的。

現在他希望她看見他，希望她明白他，得到慰藉。他覺得，在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能够給他這樣的慰藉，因爲沒有第二個人能够給他這樣的悲哀。他懷着尊敬的、羞恥的情緒在枯黃的草地上走了過去。傅鐘芬抬起頭來，看見了他，認識他了。顯然然決未想到他曾出現，她顯然非常的驚動。她底身體底震動使小孩醒來。

小孩皺眉，被陽光刺激，啼哭起來。

「你怎麼來了？」傅鐘芬皺着眉，憂愁而驚異地睜大眼睛看着他。

他心里的神聖的尊敬消失；它讓位給那種現實的感情了。他因爲此而有些慌亂。

他覺得傅鐘芬不願意看見他，他覺得，他底到來，破壞了她底和平。他覺得沒有什麼可以說。他憂愁地笑着看着她。

「你媽媽在哪里？」他問，然後偷偷地看着啼哭着的小孩。小孩使他感到甜蜜。

「媽，小舅……」傅鐘芬掉頭，喊。但她即刻就放棄了這個努力，因為她是非常的疲弱。她垂着眼睛，顯得蒼白而莊嚴。「媽媽在房里。」她低聲說，可憐地笑着。

「好，我自己去。」蔣純祖說，但仍然站着，憂愁地笑着看着小孩。傅鐘芬突然受驚，看了小孩一眼，然後譴責地、嚴厲地看着他。蔣純祖感到狼狽，但憂愁地笑着。

「你病了麼？」他問。

「沒有！媽，小舅來了……」傅鐘芬不安地回頭，震動着全身，喊。

蔣純祖，明白她很痛苦，不需要他，在突然之間變得嚴肅而冷淡。他覺得他底這種態度可以使她安心。

「媽，小舅！」傅鐘芬又喊，同時小孩大哭。傅鐘芬憎惡地看着小孩，她底這種表現，使蔣純祖爲剛才的幻想而覺得痛苦。

蔣純祖冷淡地笑了一笑——他覺得這樣可以使她安心——向里面走去。

蒼老的、精疲力竭的蔣淑珍會見了這個悲慘的弟弟，是怎樣的驚動。在四年以前，弟弟從死亡里逃出來，使她驚動。但那時候，逃出來的，是一個年輕的，充滿生

氣的弟弟，她爲他佈置生活，策劃將來。現在，逃出來的，是一個悲慘的，沉重的，病着，充滿着人生底煩惱的弟弟，她不再能爲他佈置生活，策劃將來。那時候，迎着這個弟弟，她發出一聲叫喊，告訴他說，他底秀蘭姐姐結婚了。現在，她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他；迎着，她露出愁苦的，冷靜的笑容。

她底這種冷靜，包含着對他的不滿和憐恤，使蔣純祖感到大的惶惑。他希望姐姐能够熱烈一點。他希望姐姐向他說話——即使是說日常瑣事。他明白，在現在，日常的瑣事會使他感到無比的溫暖。但這個姐姐，在仁慈的盡心中，冷酷地對待着他。他問了一些問題，她回答得異常的簡短。她聽他說完了他底情形，站起來，憂愁地說：「好好地休息一些時。」於是輕輕地走開了。隔了一下她又出現了，沉默着做她自己底事情；不向他看一眼，好像不覺得他存在。她在後面和女用人大聲說話，走出來，她就冷淡地沉默着。第二天晚上她懷疑地問他，他是不是已經結婚了。他說沒有，但準備結婚。於是她問他那個女子是怎樣的人，能不能做事，服從不服從長輩，漂亮不漂亮。她說，他們蔣家，不要好吃懶做的，時髦的女人。蔣純祖痛苦而憤怒，笑着回答說，她是舊式的女人。他差不多要和姐姐「遊戲」一下了。蔣淑珍覺得這個弟弟不務正業，比蔣少祖還要壞。蔣純祖是那樣的感激，尊敬她，對她是那樣的純真，溫良。她也感覺到這個，但她不能饒恕他底錯誤，因爲她冷靜地明白，弟弟以這種錯誤爲真理，永遠不會回頭了。

蔣純祖，一直敬愛着這個姐姐，覺得她是煥發着慈愛的光輝，覺得她是舊社會底最美、最動人的遺留。但現在突然地覺得她可怕，比胡德芳可怕，比蔣少祖可怕，比一切都可怕。可怕的是她底仁慈和冷靜，可怕的是，假如和她衝突，便必會受到良心底懲罰——可怕的是，她雖然沒有力量反對什麼，但在目前的生活里，他，純蔣祖，必需依賴她。蔣純祖從此明白爲什麼很多人那樣迅速地就沉沒並且明白，什麼是封建的中國底最基本、最頑強的力量，在物質的利益上，人們必需依賴這個封建的中國，它常常是仁慈而安靜，它永遠是麻木而頑強，漸漸就解除了新時代底武裝。

但蔣純祖却受到了傅蒲生底熱烈的招待。傅蒲生和他無所不談。他們談仰光的故事，重慶的新聞，國際間的消息，以至於鋼筆，手錶，女人，酒。傅蒲生肥胖，但活潑。每天晚上都要開留聲機學唱戲——對這個，蔣淑珍是異常的厭惡——每天晚上都要分東西給小孩們，和小孩們大鬧。在蔣純祖住在這裏的幾個月里，傅蒲生曾經因走私之類而被什麼機關拘留過一次，但很快地就出來了，說是，在拘留的地方，交結了十二個知己的朋友。他很深刻地向蔣純祖描述這十二個新朋友底性格。他說，十二個之中，有四個是怕老婆的，有五個是貪錢如命的，其餘的三個，則是慷慨而俠義的。他敘述他們每一個人的經歷，和軼事，他底着眼的地方，他底輕視和尊敬相混淆的口吻——說到自己時，他也如此——他底善良的、樂天的性情，他底混濁的善惡觀念，他底某些明澈而智慧的思想，以及他底描寫金錢的能力，使蔣純祖走進了一個多采的

世界，感到快樂。

這十二個新朋友中的某幾個，在傅蒲生家里出現，成爲他底客人了。他們都是和傅蒲生走一條道路的。蔣純祖，爲了娛樂傅蒲生，運用着傅蒲生底方法，猜出來，在這幾個人裏面，哪一個是怕老婆的，以及哪一個是慷慨而俠義的，使傅蒲生大爲驚賞；雖然蔣純祖一看到這幾個人，就覺得傅蒲生底話是怎樣的胡謔了。這幾個人，以及和傅蒲生來往的一切人，有的對傅蒲生恭敬，有的對他親熱，都帶着這個社會底那種複雜的、強烈的精力；蔣純祖覺得，他們這些人中間的每一個，都非常的可憐，隨時都會在什麼黑暗的地方沉沒，但他們底整體却賦予他們以那種強烈的精力，在他們底背後，展開了這個社會底豪華的、冷酷的圖景。

傅蒲生希望蔣純祖和他們交遊，但蔣純祖立刻就厭倦了。傅蒲生送了蔣純祖兩套西裝，一隻錶，一隻鋼筆；希望蔣純祖在休養幾個月之後和他「共同邁進」，蔣純祖答應了。蔣純祖，有荒涼的感情，希望飛到仰光，跑到南洋去，永不回來。蔣純祖底活潑的精神，是對別人，也對他自己，掩藏了他底日益沉重的病情。

在傅蒲生家里，樓上樓下，小孩們囂鬧着。他們差不多總是逃學。他們，最大的十一歲，最小的六歲，以攻擊門外的窮苦的小孩們爲最大的快樂。蔣淑珍對他們很嚴厲，然而，在父親底驕縱下，這種嚴厲來得太遲，對他們很少影響。他們覺得父親是偉大的，他們覺得生活是撒嬌、胡鬧、尋樂。蔣純祖在這些小孩們里面感到一陣煩

惱。最初，他喜愛他們，因為他們活潑而美麗。但後來，小孩們對他非常不敬，他對這活潑和美麗感到一種妒嫉。他好久不能明白他為什麼要妒嫉；他不明白小孩們底活潑和美麗為什麼會喚起妒嫉。他妒嫉地想，這些小孩們，將來必定是非常的糟。

後來他忽然懂得，他妒嫉，是因為他不能得到這些小孩們底心，他們底活潑和美麗，是奉獻給他所仇惡的事物了。於是他對他們嚴厲而冷淡。他對六歲的汪靜始終有好的感情，他時常抱他到街上去。他使得蔣淑珍很煩惱。他覺察到姐姐底煩惱，感到愉快；這種感情在他是特別自然的。

這個小孩在這個家庭底所處的地位，以及他自己底那種動人的自覺，使蔣純祖感動地面對着汪卓倫，並且感動地面對着將來。住在父親家里，傅鐘芬嫌煩，常常打罵小孩們，對汪卓倫底小孩也一視同仁；對這個，她是毫不注意。蔣純祖抗議了。某一天，傅鐘芬打汪靜底手心，因為他沒有得到允許就打開她底抽屜。蔣純祖推開了她底房門，抱開小孩，嚴厲地說：「你沒有權利打他。」但在聽到了傅鐘芬底生氣的聲音的時候，蔣純祖又感到狼狽和羞恥。他抱着小孩走進自己底房間，他抱着小孩站在蔣淑華底照片面前。剛住進來的時候，他曾經把這張照片翻轉了過去，因為它很使他不安。有一天，他坐在桌前，他聽見了小孩底活潑的脚步聲；汪靜用力推開房門，他帶一種驚異的熱情，看着他。顯然汪靜喜愛他，對這個，他覺得幸福。他招手，小孩悄悄地走了進來，含着笑容抬頭看他。然後看照片底所在。他站了起來，翻轉照片，抱

起小孩來。小孩那樣嚴肅地看着照片，以致於蔣純祖確信他認識他底母親。但蔣純祖始終沒有向小孩談到這個，他覺得，談這個，對於大姐，是一種卑劣的行爲，對於嚴肅的小孩，是一種冒瀆。

「你幾歲？」蔣純祖問。

「六歲。」

「你會爬到桌子上來嗎？從這里爬上來。」蔣純祖快樂地說，挑撥着他。小孩看着他，相信了他底誠實，笑了一笑，迅速地爬到桌子上面去。

「你看我比你高啊！」小孩快樂地銳聲說，並且發出天真的、熱情的笑聲來。站在桌上，恰巧和他底母親底照片一樣高。

蔣純祖轉過身子去，爲了不使小孩發現自己底眼淚。

在蔣純祖來到的第三天，沈麗英帶着女兒和未來的女婿過江來玩。沈麗英，像往常一樣，進門便喊叫。蔣純祖在樓上聽見她底生動的聲音，感到愉快。當也，蔣純祖，披着大衣走下樓來的時候，她已經奔到樓梯口來了。

關於她們對他，蔣純祖的罣念，關於她們內心底不安，以及關於她們這幾年來的痛苦，沈麗英是怎樣的唱着歌啊！

蔣純祖沒有來得及聽清楚，她已經說得很遠了；不知怎麼一來，她說到了往昔的

恐怖時代——在她年輕時，她目睹了這個時代底悲壯的場面——露出驚心動魄的表情來。顯然她很感動；她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感動：也許是因爲女兒將即訂婚，也許是因爲未來的女婿坐在面前，也許是因爲看見了爲大家所關懷的、純良而謙遜的蔣純祖。恐怖時代底回憶：在她底心里突然變得那樣鮮明，好像一切是昨天才發生的。她深信無疑，對蔣純祖說恐怖時代，對不會說話的未來女婿表現她底說話的才能，有着重大的意義。

蔣純祖洒脫地坐着——在沈麗英面前，他總是如此——在聽話的時候觀察着穿着美好而笨重的衣服的、皺着眉頭的、鮮艷的陸積玉，和她底沉默而謙恭的愛人。

沈麗英，穿着半新半舊的綠綢的長袍，在籐椅里轉動着，做着熱情的手勢，睜大了她底美麗的、有些浮腫的眼睛，說到了恐怖時代。蔣純祖嚴肅地打斷她，問她事情發生在哪一年。

「我記不得了。」她回答，喘息着，好像女學生。

「是民國十六年罷？」蔣純祖提示。

「不，還要早些，是十三年！」沈麗英熱情地叫了起來。「在那個時候，你還祇是那一點小！我們是看過多少啊！那時候是殺革命黨！你記得嚴家橋和沙家巷罷？就在十字路口砍頭，一天平均有二十個，我們看見，可憐都是年輕的後生啊！一個個都是漂亮的，白白淨淨的後生啊！」她說，有了眼淚，顯然的，這些年輕的後生，是驚

動過她底青春的。一從我們底門口綁過去，可憐一個個還喊着萬歲！他們都是剛剛加入的，他們哪里知道什麼，他們都是無辜！都是好人家的兒女啊，我們都認得，又有女的，剛結了婚！在沙帽巷口有一家皮匠店，那個老皮匠你後來還看見過，那時候縫一個人頭十塊錢，他一天縫幾十！收屍的，都假托是不相干的親戚，哭都不敢哭一聲！……這樣一共有半個月，後來革命黨打進城來了，沒有死的，關在監牢里的，還有幾百人，這一下他們就威風了，革命黨用軍樂隊把他們迎出來，他們抱着哭，他們穿上了新衣服，他們在汽車上面遊行！……活着的，是威風了，但是要是遲一天，死了呢？你想想，究竟爲什麼？」沈麗英含着眼淚雄辯地說。

蔣純祖嚴肅地看着她。在沈麗英熱情的表現裏，蔣純祖生動地看到了，他幼年時代每天來往的那條街，那些店家，那片陰沉的天空，那個皮匠。他是看了那個狂風暴雨的時代，以及他底那些被皮匠縫起來的，英雄的前輩們。

蔣純祖沉思地笑着，看着沈麗英。他是這樣的生動，洒脫，雖然他底身體又在發燒。他底那些英雄的前輩們，是震動了他：他在心里激情地呼喚着他們。但同時他在外表顯得生動而洒脫。他希望知道得更多一點，但這時沈麗英已經走進了另一個熱情了。

蔣淑珍問了一句什麼，沈麗英就說起王定和，工業，商業，棉花等等來了。

「這些事情我是不懂！」她說，「據王定和說，現在政府對工業一點辦法都沒

有！政府都沒有辦法，我們怎麼辦！那里頭的事情複雜得很，一包棉花，半天功夫不到。就上當五百塊錢你想這叫人家怎麼辦！四川，陝西，湖南，是產棉區，今年全國非要二百萬担才够，但是無論如何總差七十萬担！有的日本人搶去了；米漲價，四川人種稻子了，又是抽壯丁，又是這個又是那個——我跟王定和說，還是乾脆做生意吧！但是其實呢，「她向蔣純祖小聲說，「祇有五十個工人了，掛羊頭賣狗肉，還不是做生意！要不然工業家吃屁——我就不相信！」她說，撇着嘴。顯然她對王定和很不滿。

「講到去年那一批棉花啊，部里頭派人來調查，整天請客——王定和把什麼事情都推給牧生！但是他也竟然承擔下來了。他隔幾天要和老人家一道進城！」她說，流下了感激的眼淚。

「王定和答應給秀芳昇一級！」沈麗英繼續說，「牧生要她到課里來做事，但是要她每天練練小字。她現在在小字寫得比積玉都還好！也是肯吃苦！大家都歡喜她！王定和好多次要她到淑珍那里去吃飯，她都不肯去！她歡喜姑媽，常常到我們那里來！這個丫頭，可憐的……」她停住，因為發現了蔣淑珍底眼淚。

「大姐，我們後面去談。」沈麗英站起來，小孩般看着蔣淑珍，說。

這樣，她們就把陸積玉，她底愛人，和蔣純祖留在房裡了。陸積玉有些懼怕蔣純祖，立刻就溜掉了。於是蔣純祖就開始替面前的這個老實的男子感到痛苦了；他覺得

，這個人坐在這裡，一定是非常的痛苦。他想，要是他，恐怕早就溜掉了。

他想到，在這個男子面前，他定是非常傲慢的。他剛才的生動和洒脫，對於這個老實人，一定是傲慢的。他想信這個男子是善良的，正直的人，但他又不可抑止地嫌惡他底痛苦，從一種優越的感覺，他嫌惡這個人底痛苦，雖然在良心上他很覺得苦惱。在這一類人的面前，雖然他竭力謙遜，他總感覺到自己底傲慢，這種老實人，是特別鮮明地反映出他底優越來，使他感到良心底責備，因此他謙惡他們。

坐在他底面前，這個老實的青年開始顯出不安。蔣純祖爲他痛苦，看着他。

「我忘記了你底姓名。」她們剛才告訴我。」蔣純祖說，希望顯得親切，但一說出來，就覺得這句話等於一個權威的命令。他感到嫌惡。

「敝姓王，小字昇平。」這個老實人說，在桌子上欠着身。

蔣純祖不安地沉默着。

「蔣先生以前在那里？」王昇平說，謙恭地笑着，拉了一拉衣。

「我是在鄉下教書。……是的，在鄉下。」蔣純祖說。同樣的，他希望和平，但變成了命令。他替昇平痛苦，同時嫌惡他，因爲他映出了自己底優越，使自己陷入了良心底苦惱。

「請坐，我有點事！」他說，走了出來。

他發燒，昏沉，上床睡了。

晚飯後，王昇平離去，沈麗英，在和蔣純祖長談之後，開始和女兒長談。

「兒啊，和你像這樣子說話的機會，已經很少了！你現在心里還有什麼主意？痛痛快快地說！」沈麗英說。

陸積玉突然覺得母親迂腐。在幸福中，陸積玉顯得嬌嫩，正如在悲苦中她顯得頑強一樣。

「算了吧，你一天到晚說，真是叫人心煩！……」陸積玉撒嬌地說，搖動肩膀。因為覺得母親愛她，她歡喜；她歡喜，因此撒嬌。

沈麗英覺得歡喜。

「女兒啊，王昇平是很好的，自己又積了一點錢，但是……」

「媽，不許你說！」

「是啊，怎樣？」

「我自己還要五百塊錢，還有，我要你把那件衣料送我！真的，你一定要送我！她們用那種顏色做外衣，非常好看！我要，好不好，啊？」

「真是不知足的東西！你看你笨頭笨腦地穿了一身，我自己可憐三四年都沒有做一件衣服！」

「你還要做什麼衣服！你有那麼多首飾」陸積玉生氣地說。

「算了，我不跟你談！蠢心眼！」沈麗英，懼怕悲傷，沉默了。她漸漸地越想越悲傷，她覺得女兒過於自私。她突然覺得撫育兒女毫無趣味，她底辛苦的半生毫無趣味——她站起來企圖走開。但陸積玉追着她。陸積玉，第一次感到，有母親，是怎樣的幸福；在歡喜中陸積玉天真地放任，絲毫都沒有覺察到母親底心情。

「我不許你走！你休想逃開！我要嘿，啊——」她撒嬌，跳腳，攔住母親，說。沈麗英沉默着，她明白，和說話同時，將是不可抑止的眼淚。

「買路錢；買路錢！啊——」陸積玉說。

「走開，積玉。」沈麗英嚴厲說。

陸積玉失望，委屈地看着母親，然後突然地哭起來了。

陸積玉哭着說，她從小就受苦，在這個冷酷的社會上，心里是這樣的淒涼。她說，她不應該太高興，希望別人底幫助；她明白她底孤苦的命運，她將被所有的人輕視，一個人淒涼地生活着，好像在孤島上。她哭着倒在椅子上。

她皺着眉站着於是在她底臉上，出現了痛苦哀情，她走向女兒。

「這才奇怪呀！」沈麗英被激怒了，叫。

「女兒，不哭，衣料我給你。」她說，同時悲傷地潸泣起來。但現在她並不是爲自己而悲傷了；現在她是爲女兒而悲傷。她覺得女兒，從出生以來，從不知道愛嬌，幸福、華美、的確是非常的不幸。她底母親的本能告訴她說，女兒到現在還是這樣的

天真，是值得寶貴的，但在這個冷酷的人間，這種天真，是一種不幸。

「女兒，從小就受苦啊，還有我底可憐的明棟！」沈麗英潸泣着，說，「我不怪你，要是我有錢，我恨不得替你把什麼都，都買下來！你讀書不多，這幾年你自己努力，我心里知道！不過，我底情形，這幾年，你也曉得……」沈麗英倚在桌上，支着腮；淚水不斷地流下來，她潸泣着。「女兒，做人艱難啊！」

陸積玉已經安靜，澄清了。她挺直地坐着，嚴肅地看着母親，好像她要承擔她所理解的這一切。在過份的歡喜里，她放縱了一下，招致了悲傷；在悲傷里，她底那種冷靜的力量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鮮明地昇了起來。

「媽，再不要說，我都知道。」她嚴肅地，輕柔地說。「我不能那樣沒有良心。我其實不需要什麼，我已經够了，不過我剛才說得好玩。一個人窮，別人就總看不起。但是這也沒有什麼，世界本來荒涼。昇平他勸我不要麻煩你，他覺得很不過意。……我們就這樣了，媽，簡單一點；我們簡單一點，讓別人勢利好了。……將來，要是我這個女兒過得還好的話，我不會忘記你，媽，還有奶奶。」她掩住眼睛，但迅速地放開。她底眼睛嚴肅而明亮，看着沈麗英。

「女兒啊！」沈麗英幸福地歎息，說。「但是，真的，那個衣料，我送你。」她歡喜地說，好像小孩。

「媽，不要再把我當做小孩子。我要這些，有什麼用呢？」陸積玉輕柔地說。

「我老都老了！你正當盛年，女兒啊！」沈麗英叫，流出了幸福的、悲傷的眼淚。她們走出房間。她們在門邊同時回顧，她們都突然明白，這個房間，使女兒成長，使母親天真得像小孩，是怎樣地值得紀念。陸積玉嚴肅地向桌上的那個插着枯萎的梅花的花瓶看了一眼，輕輕地帶上門。

「在燈光之下，從此埋葬了我底過去！啊，這樣短促的二十三年！」陸積玉想，於是望着走廊，癡癡地站住了。隨後她推門進去，摘下了四朵梅花，心跳着，悄悄地包在手帕里。她決定，珍藏這四朵花，一直到她底暮年。

沈麗英在樓梯旁邊喊叫陸積玉。她們上樓，走進了蔣純祖底房間。蔣純祖頹衰地躺在床，以憂鬱的、簡短的聲音招呼了她們。在沈麗英不停地說話的時候，蔣純祖嚴肅地觀察着陸積玉。蔣純祖注意到，這個陸積玉，比起下午來，是完全不同了。在下午，陸積玉曾經不停地從房間里溜走，現在，陸積玉是沉靜而莊嚴。

沈麗英剛走進房，便走到蔣淑華底照片面前。沈麗英看着照片流淚，然後用手帕按住眼睛。

「積玉，你記得嗎？」她指着照片，問陸積玉。

「記得的。」陸積玉說，嚴肅地凝視着照片。

但她們底記憶是不同的。沈麗英記得出嫁時的蔣淑華，生病的、多愁善感的蔣淑

華，陸積玉則記得蔣淑華底一些溫柔的、憐愛的、迷人的動作。

「純祖，你到底病得怎樣了？你發熱，是的！你怎麼不找醫生看呢？就要找醫生看？叫人多乾心啊！你從此再也不能亂來了！鄉下到底怎樣呢？」

「有人放火，把我們底東西都燒光了！」蔣純祖憂鬱地笑着說。

「啊，這樣混蛋！」

沉默了一下。沈麗英看着蔣純祖；蔣純祖看着陸積玉。

「哎。純祖，我問你，你對積玉底事情有什麼意見？你底頭腦新，我們談談看！」沈麗英說，同時對這個「新頭腦」擺出架勢來。

蔣純祖注意到了陸積玉底冷淡的表情。

「很好！」蔣純祖溫和地笑着說。

「那麼，你自己準備不準備結婚呢？」

「不知道。」蔣純祖說，溫和地笑着，眼里有誠懇的謙遜的表情。

「其實你自己太不會照顧自己了。總是為別人。」陸積玉說，同情地看着他。

「並不。」蔣純祖誠懇地、謙遜地、用力地說，笑着。在這個陸積玉面前，他本能地感到溫良、誠懇、謙遜；感到自己對一切人，尤其是對孫松鶴，有錯，但已被原諒。他為這個而覺得愉快。

「那麼你究竟怎樣辦呢？」陸積玉焦急地問。

「到時候再看吧！」蔣純祖說。「你們真好啊！真的！」他感動地說，快樂地笑着。

「傻瓜！」沈麗英叫，又流淚。蔣純祖底這種樣子，使沈麗英想到了汪卓倫。她覺得，和汪卓倫一樣，蔣純祖溫良、誠懇、謙遜、堅韌地藏住了自己心里的某種冷酷的、孤獨的、可怕的东西。在熱情里，她叫傻瓜，並不光指蔣純祖；傻瓜，也指汪卓倫。

蔣純祖底這種溫良、誠懇、謙遜，使沈麗英覺得，對他心里的那個冷酷而可怕的东西，他，蔣純祖，是有着某種把握的。但當她稍稍冷靜一點的時候，她便感到，蔣純祖底這種把握，正是對於那個冷酷而可怕的东西的忠實的皈依——和汪卓倫一樣，蔣純祖將要做出什麼一件事情來，使大家永遠痛苦。

沈麗英本能地感到這件可怕的事情已不遙遠了。

「傻瓜！傻瓜！」沈麗英叫，但突然心里驚動，有了嚴肅的、痛苦的情緒。「純祖啊，你要好好地休養，你要結婚。我們大家都要幫助你。」她在床邊坐下，說。

「當然的。」蔣純祖溫柔地說。「謝謝你們啊！」蔣純祖流淚。笑着看着陸積玉。

陸積玉咬着嘴唇，癡癡地看着他，搖着頭。她搖頭，好像這是一個偶然的動作，好像她在思索什麼不相干的東西，但蔣純祖明白地看出來，她搖頭，因為她不能同意。

他，蔣純祖底感情，思想——不能同意他底命運。

蔣純祖注意到，陸積玉走到門外便站下，揩眼睛，並且堅決地搖頭。

「我並不是不知道感恩的人。」她們走出去，蔣純祖關上門感激地想。「但是怎樣呢？是的，『他們結婚以後一直生活得很快樂——』但願如此！」蔣純祖想，露出了嘲諷的、悲苦的笑容來。

二

到重慶來以後，蔣純祖發覺自己對萬同華已經不忠實了。這或許是一種不正常的敏感，一種對背叛的畏懼，或許是，華美的聲色，俘擄了他底年輕的理智。

到重慶來以後，他無時不想到萬同華，但這些想念，包含着覺得是惡劣的東西，並且包含着無情的分析，不滿，和逃遁；這些想念，沒有一次是伴隨着純淨而新鮮的愛情，或者是親切的依戀，或者是對未來的甜美的預期的。最初他對這覺得很恐懼，在恐懼裏，他向萬同華寫了極熱情的信，要她堅強，努力，看見——我們時代底理想。「這些信裏充滿了誓言，並且充滿了熱情的憤怒。在這些信裏，隱隱地透出了他對萬同華的不滿。他不十分知道他究竟在哪一點上萬同華不滿，但他在重慶所接觸到的繁華的生活，以及他底華美而迷亂的熱情，使他覺得萬同華是黯淡的，枯燥的存在

他覺得，在鄉下生活，萬同華已經麻木。他隱隱地覺得萬同華不美，缺乏才智——他相信他覺得萬同華是缺乏一切進步觀念，和「我們時代底熱情。」在第一個月裏，萬同華來了兩封信，寫得很平淡，說，她們都平安。蔣純祖，以那麼多熱情的誓言，換來了兩張平淡的便條，痛恨起來，突然地對萬同華冷淡了。

他底熱情並不能替他裝飾出一個動人的萬同華來。他底熱情，和隨後的他底冷淡的，有些邪惡的信，是殘酷地壓迫了萬同華。

在第三、第四個月裏，他又狂熱起來，向萬同華寫了請求饒恕的長信，在信裏咒罵重慶底生活，劇場、音樂會，和他所遇到的朋友。他接連地寫了很多封信。但萬同華從此沒有來信了。

有一封信裏，他誠實而苦惱地說，他已經發覺了自己底對他的不忠實。萬同華沒有來信，他懷疑這封信產生了惡果，於是寫了長信去辯白。在他說自己不忠實的時侯，他是被自己底忠實感動着的；他隱隱地希望，由於這封信，萬同華從此離去——或者追到重慶來。在以後的辯白的信裏，說着自己底忠實，他是被自己底虛偽激怒了。萬同華仍然沒有來信，痛苦到極端之後，他決心不再虛偽——甯願死，不願虛偽。但無論怎樣，在重慶底熱鬧的生活裏，在他陰沉的病痛、冷酷的孤獨，悲涼的激情裏，他都不能親切地感到萬同華。他覺得萬同華已經和他隔得很遙遠了。

在最初的一兩個月裏，有了錢，他是奢華地過活着，儼如一個花花公子。他底作

品被發表了出來，他結識了一些朋友，在他們裏面迅速地得到了優越的地位。他從音樂會到劇場，從飯館到酒店。在音樂會裏，結識了所有的音樂家，並且輕視他們，他坐在遠遠的後面，顯得洒脫、嚴厲、冷淡。他到劇場裏去，更是爲了批評和攻擊。他相信，到了現在，高韻是再也不能驚動他了。但高韻仍然驚動了他，使他因他底萬同華而有着可怕的痛苦，使他未終場便離去。

蔣純祖現在是明白，在這個社會上，有保障，有朋友，有錢，並且有一點名譽，是怎樣一回事了。他漸漸地有些迷胡了。他想，他將要起來反抗，但現在不必。某一天，他無端地快樂起來，買了手巾，內衣，牙刷，牙膏，帽子，雨傘，撲粉，口紅——買了極多的東西回來，用去了兩千塊錢，使大家無端的吃驚，認爲他將要結婚。

他自己也不明白他爲什麼要買這些東西。他似乎是用這種熱狂來娛樂自己。走在街上，想到自己現在是有錢了，他突然非常快樂。他相信，他走進那家百貨店，純粹祇是因爲它陳列得很華美。它底光彩奪目的玻璃櫥使他快樂，他覺得店舖裏面的人一定是非常善良的，他走了進去。看見了內衣，他就指內衣；然後他指口紅，雨傘。他沉默着，快樂地皺着眉頭付了錢。他確信，付錢比任何人都爽快。他提着東西洒脫地走了出來，他覺得別人在他背後驚異而尊敬地看着他。熱情未消失，熱情更高，他走進第二、第三家。

他熱情地玩弄金錢，因爲，在過去數年，金錢使他受苦。他相信別人會把他看成

值得尊敬的傻瓜，他相信別人會認為他是在企圖取悅於這個世界上的某一個女人。他願意取悅於某一個女人，她大概是萬同華，——但她是誰並沒有什麼重要的關係，因為他很快樂。但熱情、光明、華美迅速地消逝，到來了冰冷的痛苦。

他體會到，在他狂熱地買東西的時候，他的確是愛着萬同華的。在那種熱狂裏，買雨傘的時候，他想；「一看吧，我要保護你底小小的腦袋！」對着口紅他想：「心愛的啊，你底敏銳的嘴唇決不需要這個，但是這將使你快樂！」「好，親愛的，我們去看另一家！」他說，走了出來，走進另一家。

到來了痛苦。痛苦是，他覺得，他底這種熱望，污蔑了聖潔的愛情；他所感到的，是他所創造的某一個華麗的女子，她稱她為萬同華。他所感到的，不是真實的萬同華。真實的萬同華冷淡，並且反抗他底這種罪惡的熱望。

他不能忍受萬同華底冷淡和沉默，而想到他們中間的一切，是太痛苦了，於是他用虛華的遊樂把它深深地埋葬起來。漸漸地他習慣了這種狀況，感到愉快，並且覺得脫離了枯燥的愛情底束縛，他是自由了。他認為責任曾在萬同華，因為她用冷淡回答了他底盟誓，用沉默回答了他底熱情。傾心於熱情的世界，在壯快的發作裏，他在四月初寫了一封信給萬同華，說，假如她不願意有所束縛的話，她從此便完全自由。在短促的興奮裏，他覺得他能夠承擔這句話，但萬同華沒有回答，長久的疾病，難耐的生活，使他重新陷入可怖的痛苦。病痛沉重起來，他變得冷靜，先前的那熱情的華美

的，混亂的一切消逝了。

那熱情的，華美的一切，那小小的虛榮那些聲音和顏色變成可憎的了。他底那些新結識的朋友們，變成可憎的了。他明白，僅僅爲了驕傲的熱情，他才結識他們；僅僅爲了他們崇拜他，——到城裏，他是獲得了小小的聲名——他才愛好他們。他們都是善良的人，有的寫詩，有的學音樂，有的指望劇壇上的出路；在他們中間，他很容易地便取得了優越的地位，這使他醉心。這些年青人，是給自己們造成了一個陶醉的世界。蔣純祖，和醉心同時，冷冷地注意到，他們是信仰着公式的觀念，毫不知道他們所生活的複雜而痛苦的時代的。這些公式的觀念，蔣純祖是早就超越了，石橋場底三年的生活，是使他走進了這個時代底冷靜的深處；但對於這個冷靜的深處，他底這些朋友們是毫無興味。他們交遊廣闊，確信自己已經跳出了小的圈子；他們顯得活潑而樂觀；他們緊緊地依戀着城市，認爲它是時代底中心。從深處來，蔣純祖厭惡他們底樂觀，他認爲他是淺薄而無知。蔣純祖跟他們說了鄉下底情形，但他們一點都不能在裏面感覺到什麼；他們表示，他們願意到一個離城很近的鄉下去住一住，在那裏寫詩，並且觀察農民。蔣純祖對這個守着優越的沉默。

他們所尊敬的，蔣純祖一點都不尊敬。在他們裏面，是充滿着年青人底快樂的空氣：他們談論戀愛，女人，互相開玩笑，高聲叫囂。他們評判女人底肉體底美麗和靈魂底美麗：「她有一個美麗的靈魂——或者——她底身材很有詩意。」對這個，蔣純祖守

着謙遜的，或者是絕頂高傲的沉默。

蔣純祖輕視他們底痛苦，認為他們底靈魂淺薄。在每次的「小小的虛榮」之後，蔣純祖他總覺得孤獨和淒涼，決心和他們分手。他漸漸地對他們中間的某幾個有了妬嫉的、仇恨的情緒，以致於到了後來，使他和他們留在一起的，祇是這種仇恨的情緒。他們中間的有一個，在任何婦女面前都得寵；另一個，老成地對待着蔣純祖，總使蔣純祖覺得自己幼稚；第三個，崇拜着一些天才，這些天才，蔣純祖認為是混蛋——他們底漂亮的、交遊廣闊的生活姿態，帶着一種確信的、樂觀的神氣，總使蔣純祖覺得自己是非常的幼稚——在這種時候，優越的才能，甚至於驕傲的靈魂，都不能幫助他從幼稚逃脫，於是他就被激怒了。

在一切熱情的題目上，蔣純祖都要擾亂；他是用他底整個的存在去搏擊。但在這些題目上他底朋友們淺薄、安靜、體面，使他覺得自己幼稚，或者在平面上快樂地吵鬧、飛翔，使他覺得自己不被需要。在最初，他覺得面前的世界是非凡的壯麗，但後來，疾病使他疲乏而冷靜，他就甘於孤獨了。

孫松鶴在四月初來看了他一次，然後到萬縣去找父親。孫松鶴要蔣純祖一路到萬縣去，因為有辦一個中學的希望，但蔣純祖回答說，他暫時不想去。這次的會面裏充滿了興奮的談話，蔣純祖謙遜地談到了他底歉疚，他底新結識的朋友們的以及他對萬同華的苦惱的感情。他們之間是那樣的生動：他們覺得，在世界上，祇有他們兩個人

是真正的知己。他們約好了一個月，或者兩個月之後再見面，然後一同下鄉，於是分
了手。

孫松鶴離去後，蔣純祖就懷着回到石橋場去的希望了；他覺得，不管怎樣，他要
回去一次。在他最痛苦的時候，趙天知出現了。趙天知說，張春田終於不願進城，已
經在附近的鄉下的一個保國民小學裏安定了下來。他說，胡德芳已經又添了一個男
孩，因為窮苦，和精神上的激勵的緣故，不再賭博了，現在每天替別人洗衣服，並且
到山上去砍柴。這個消息使蔣純祖對胡德芳肅然起敬，並且歉疚，覺得自己有罪。

關於萬同華姊姊，趙天知說他毫無所知；其實，他是知道一點的，但他不肯說。
他對蔣純祖異常的同情，時常勸他寬慰，但蔣純祖並未覺察。趙天知詳細底敘述了他
們底流浪，使蔣純祖快樂而驚動。蔣純祖和趙天知在一起玩了四天，在這四天內，蔣
純祖生動而悲傷地懷念着石橋場，和趙天知過着親切的、自然的、粗野的生活，對於
他那些新結識的朋友們完全冷淡了。

趙天知穿得很破爛，但神情很興奮。他仍然想挺而走險。他在城裏的各個微賤的
處所有着複雜的關係，有幾天他想學算命，有幾天他想拉黃包車；有幾天，他想把自
己賣給附近的鄉場上的一個富戶，代替這個富戶底兒子去當壯丁。蔣純祖事後知道，
他果然去嘗試了，因為價錢太低，沒有成功。蔣純祖替趙天知弄了一些錢，在四月
底，他們一路下鄉去看張春田。

張春田是在這個鄉場上的一個保國民小學裏當了校長，也是教師：全部祇有他一個人。保國民小學窮苦不堪，有二十幾個小學生，全部財產祇有一間破爛的房子，十張破桌椅，和一塊脫皮的黑板。張春田夜裏就在課屋裏搭鋪睡覺，伙食，是附在附近的一個保長底家裏。張春田是孤獨而頹唐，但看見了趙天知和蔣純祖，仍然像往常一樣的幽默，生動。

對這個黑暗的，窮苦的角落，對他中間的幽默和生動，蔣純祖覺得慚愧。當張春田在課室內和趙天知說話的時候，他走到外面去，靠在樹上，望着田野，哭了。這個角落，使他憶起了石橋場，在他心裏喚起了悲涼的情緒。石橋場底一切是浮顯在他底眼前：在這荒涼而熱辣的一切上面，在漫長難耐的夏日、奔騰的瀑布，冬季底風暴、爐火、以及微賤的人物，兇惡的事件、小兒女們悲傷的眼淚上面，純潔的萬同華靜靜地散佈着她底感化力！但他，蔣純祖，在最近幾個月來的虛榮競逐裏，居然遺忘了它！並且，因為他底罪惡，他將永遠失去它！

「我們都在那浮華的一切裏面浮沉，我們不明白的什麼最寶貴！——親愛的克力啊，我已經累了，我底終點不遠；但我要給自己選取一條道路，像我底光榮的前輩曾經選取的那樣，以達到我底終點！人世底謙遜的、親切的一切，幫助我啊！」

在他底悲傷裏，他特別珍貴張春田底友愛。他看出來，在張春田底心里，是有着無可挽救的頹唐。張春田時常恍惚沉思，時常以迅速的、搜索的眼光看着他：顯然對

他存著某種戒備。他現在是決不會被這種戒備激起高傲來了，他現在是深深地明白了這種戒備，是怎樣的，正當、必要：他，蔣純祖，是會變得怎樣的卑劣。張春田底眼光使他戰慄。

「我覺得你很懷疑我。你底懷疑，」蔣純祖看着桌面，低聲說，「是對的。」張春田沉默很久。然後他向趙天知小聲說，依他看來，某人必定逃不出來了。

「蔣純祖啊！」張春田突然向蔣純祖大聲說，生動地、悲傷地笑着。「你怎麼會想到這個，真是天真啊！我看你心思很重，你底身體又很壞，這個世界上有多少事情使你苦惱啊？……算了吧，走，我們吃豆腐去！」

蔣純祖憂愁地笑了一笑。他注意到，在這種友愛、這種生動的表現之後，張春田即刻便重新有了恍惚的、失神的表情。張春田從失神的狀態裏衝了出來，生動地說話，然後又突然地回到失神的狀態：每天都如此。蔣純祖敬畏他，同時替他感到痛苦。

蔣純祖在張春田這裏住了一夜。晚上，他們喝了很多的酒，談到深夜。他們談到鄉下，土匪，和王老夫子——王老夫子已經回到石橋場來了，每天坐茶館罵人；最初是試探，後來就是慷慨激昂大罵了。——這蔣純祖覺得是動人的、驚心動魄的一切，簡直是震碎了他底神經使他在夜裏不能睡眠。他是燃燒着，在失眠中，在昏迷、焦灼、和奇異的清醒中，他向自己用聲音、色彩、言語，描寫這個壯大而龐雜的時代，他在曠野裏奔走，他在江流上飛騰，他在寺院里向和尚們冷笑，他在山嶺上看見那些

蠻荒的人民。在他底周圍幽密而昏熱地響着奇異的音樂，他心里充滿了混亂的激情。在黑暗中，他在床上翻滾，覺得自己是漂浮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上。他心里忽然甜蜜，忽然痛苦，他忽然充滿了力量，體會到地面上的一切青春、詩歌、歡樂、覺得可以完成一切，忽然又墮進深刻的頹唐，恐怖地經歷到失墮和沉沒——他迅速地沉沒，在他底身上，一切都迸裂、潰散；他底手折斷了。他底胸膛破裂了。在深淵里他沉沉地下墮，他所失去的肢體和血肉變成了飛舞的火花；他下墜好像行將熄滅的火把。

他在上床咳嗽、呻吟、翻滾、喊着：「親愛的克力啊，前進！」忽然他覺得他是和萬同華同在一隻汽船上，這隻汽船迅速地傾覆，沉沒了。最初，他在欄杆邊發現了萬同華；他在黑暗中顯露了出來，和石橋場底那些昏沉的女人一樣，衣裳敞開，蒼白、浮腫、醜惡，使他恐怖而厭惡。然後，汽船傾覆，萬同華奔向他。在周圍的恐怖的騷動中，他們互相訣別了。他們底訣別完結，萬同華發出美麗的，純潔的光榮來，安靜而勇敢地跳入波濤。他，蔣純祖，跳入波濤，追隨她。她在波濤里掙扎，沉沒了；在沉沒之前，她仰起了她底純潔的臉，並且舉起手來，叫：「再見！」——他，蔣純祖，痛灼地喊了一聲，向江邊的一個懸崖汨去。

他在床上咳嗽、呻吟、翻滾，他叫：「帶我一道去啊！」忽然，在在他身邊的濃密的黑暗中，出現了甜蜜的光明。張春田和趙天知站在他底面前，舉着油燈。

他們發現他又吐血了，而且比以前猛烈。最初的一瞬間，他驚慌地企圖向他們掩

藏這個，好像做錯了事情的小孩；然後，他放棄了這個企圖，躺着不動，誠懇地、酸涼地看着他們，臉上有安靜的、文雅的、柔弱的笑容。

「我不能睡着，怎樣辦呢？」他說，他底聲音溫柔而誠懇。

張春田扶他坐下來，給他喝開水。蔣純祖感到，張春田和趙天知現在是完全地忘記了自己，爲他而憂愁，痛苦。這是生病的人們常常要感到的。

「你們睡去吧。晚上很涼。我現在好了。」蔣純祖說，誠懇地、快樂地笑着。蔣純祖心里有謙遜的感激，因此快樂。他竭誠地希望免除朋友們底耽憂。

張春田嚴肅地看着他，突然皺眉，掉過頭去。張春田，因爲蔣純祖底這種快樂的微笑，哭起來了。張春田，從他底友愛的心，本能地感覺到，在這種激烈的氣質里，蔣純祖是如何地瀕危了。

張春田什麼話也沒有說，走了開去。

蔣純祖，含着悽涼的溫柔的微笑，垂着頭。他確實覺得他此刻最快樂。

「在石橋場底美麗的土地上，應該有美麗的生活。」他小聲唱，然後抬起頭來，看着趙天知。

「天知啊，你終於不會想去做和尚的吧？」

趙天知羞怯地笑了一笑——不知爲什麼，蔣純祖引起了他底羞怯的情緒——在床邊坐了下來。蔣純祖睡去了。趙天知靠在他底腳邊，不時起來看他，一直到天亮。

第二天中午，蔣純祖趕船回到城里來。趙天知堅持要送他來，但他無論如何不肯。最初，趙天知似乎對他屈服了，但在汽船離開圍船的那一瞬間，趙天知却突然奮力地從圍船跳過了兩尺寬的水面，跳到汽船上來。蔣純祖向張春田舉手告別。他們都憂愁地笑着。他們都覺得他們從此是很難見面了，但蔣純祖，由於感激和興奮，很快地便忘記了這個痛苦和淒涼。

在路上，趙天知向蔣純祖說，他應該知道自己底價值，他應該知道朋友們是如何地愛他，需要他，他應該從速地去醫治，蔣純祖感激地微笑着，他想，他很明白自己，並不如趙天知所說的那樣有價值。

使蔣純祖覺得意外，趙天知在突然之間向蔣淑珍說了一切。趙天知恭敬地在蔣淑珍身邊盤桓着，興奮着，找到了這個機會——蔣純祖被弄得快樂而狼狽。趙天知陪着蔣純祖到醫院去檢查，然後歸去了。分手的時候，趙天知不停地回顧，這種友情和盡心，使蔣純祖流下了感激的悲悔的眼淚，蔣純祖檢查過一次，打了一些針，吃了很多補品。但他對這個懷着強烈的厭惡；赤裸裸地呈在醫生底眼前，讓他看出自己的缺陷，並猜出這缺陷底情熱的根源來，裁判自己底生命，對於驕傲的蔣純祖，是一種絕對的污蔑。蔣純祖，厭惡這種病痛，更厭惡那些用權威的眼光審查別人底生命的醫生們：對於這些生命的高貴的情熱和夢想，蔣純祖相信，這些庸碌的醫生們，是毫無所知的。因此，蔣純祖對醫生們很不尊敬。他懼怕，並且厭惡他們，從他們逃到他底精

神的王國里來。

這一次的檢查底結果，使蔣純祖完全頹唐了。醫生說，左肺已經腐爛一半，必需有好的營養，好的休息，主要的，必需有平和的心境，才能有希望好轉。必需平安地度過了今年，才能有較多的希望。於是，蔣純祖冷靜，頹唐下來，面對着死亡了。

但即刻就來了可怕的熱情，他必需和死亡遊戲，戰勝它。於是他和死亡交談，向它明誓，唱歌。於是他，用他自己底話說，和死亡開始了殘酷的遊戲。這個遊戲的確是非常的殘酷，並且充滿了奇異的哀痛和歡樂。整整半個月，蔣純祖整天關在房里，寫作着。他覺得，在他從人間離去的時候，他必需留下一個光榮的遺跡；他覺得，他必需驚動他底後代，使他們感激而歡樂；他覺得，在將來的幸福的王國里，必需豎立着他底輝煌的紀念碑；他覺得，他必需趕緊地生活，在一天之內過完一百年。在這種熱烈而又冷靜的狀態里，逼近了真實的生命，並且逼近了真正的光榮，蔣純祖就忘記了以前的一切仇恨，對這個世界，或者說，這個時代，懷着謙遜的尊敬和感激了。他所嫉恨過的那些當代的英雄們，他所咒罵過的那些場面，那些活動，因為他即將和它們告別的緣故，就在他底面前光輝地昇了起來，教誨，並且感化着他了。他所愛戀、所追求，以致於在裏面迷惑錯亂的中國生活，遠方的戰鬥，蠢動的人民，現在是光輝而親愛地向着他，在他底心里低語、啼哭、歡樂、喊叫了。他是親切地感到萬同華了，他對她的愛情，有如新生的嬰兒；一切惡劣的、自私的情熱都暫時地離去，

他感到了她，她底生命，她底呼吸，但不再害怕不幸的分離，並且不再急於見到她。……

伴着這一切，他敢於正直地凝視那個終點了。爲了正直地凝視這個終點，他覺得，在短促的時日里——他不能確定它究竟還有多少——他必需完成一件巨大的工作，那就是，忠實於這個時代的戰鬥，並且戰勝自己，這個自己包含着一切惡劣的激情，包含着自私、傲慢、愚昧、最壞的、怯懦。他呼喚一切親愛的力量來幫助他。於是，他被愛，並且愛着。但這不是對女子的愛情和對榮譽的關懷。他是被整個的人類所愛。他是用親切而愉快的聲音呼喚着未來的人類，因爲他自己曾經被呼喚，並且沒有辜負。到了這里，那個終點，他先前所思索，所畏懼的那個黑暗的空無，便被歡樂和光明所照耀了。他覺得他必需忍受一件純粹屬於他個人底痛苦，而在這種愛情里面，這種個人的痛苦，是很容易忍受的。

他勤勉地寫信給他底朋友們，安慰他們，並且等着他們的來信。他很怕他會等不到他們底來信便離去。他並不覺得孤獨，並且毫不恐懼。有時候他在院落里晒太陽：院落里充滿香氣，槐花在微風里沿着堵牆頭落，使他憂鬱底感到，在不可思議的將來，會有歡樂的人們在這里生活着，接受了他底祝福，但毫不知道他，蔣純祖，也會在他底生活里。有時候，他扶着木杖走到附近的美國人底住宅旁去，痴痴地站在樹木底濃蔭里，聽着里面的活潑的笑聲，或甜美的、熱情的鋼琴聲，這使他，一個音樂

家，感到中國底僵硬和荒涼，他多麼渴望不顧一切地走進去，推開那些胡鬧的美國人，坐在鋼琴底面前。有時，他艱難地走到江邊的巖石上去，望着對岸的密集的房屋，煙霧、熱鬧的人羣，望着奔騰的長江，羣集的船隻，以及在船隻上飛揚着的破爛的旗幟。船隻底繁密的來往，因江流聲而顯得遙遠的城市底囂鬧，使他感到熱烈的印象，有時他突然覺得人類是在發瘋，但在他理解了每一個人，並且愛他們的時候，他爲這一切而覺得喜悅。五月的輝煌的陽光，在江流、船隻、城市、山峰上面奪目地閃耀着。天氣是那樣的輝煌，視野是那樣的熱鬧、廣闊，以致於蔣純祖看見馬匹便想跳上去向曠野奔馳。

但他心里一直有着一個冷靜的、荒涼的東西。未滿足的青春，未滿足的他相信是神聖的渴望，往昔的痛苦，以及生活里面的各樣的侮辱，各樣的迫害——他明白，他不久便不再能和它們鬥爭了——造成了他心里的這種荒涼。他隱隱地覺得這個社會殺害了他，雖然蔣純祖驕傲的心不願意承認這個。他很懂得，目前的一般的生活，是怎樣的低沉、黑暗，以及爲什麼如此的低沉、黑暗。他所盼待的光明的時日，是隱藏在不可思議的未來；他用他底心達到了這個未來，但他底永不安寧的、青春的軀體，却將在黑暗和荒涼中悄悄地埋葬。他很想知道，在不久之後埋葬他的，究竟是誰；假如他底姐姐埋葬他，假如他將在這種陰暗的、低沉的、封建的、迫害的空氣里死去，他將不能忍受，雖然他已經正直地面對着死亡。

他強烈地擁抱了這個時代底痛苦、歡樂、光明，他更強烈地擁抱了這個國家底荒涼。在一些深夜里，他掙扎着坐在桌前，直到發燒、昏迷。他猛然抬起頭來，看見死亡站在他底面前。他恐懼而驕傲地笑着，站了起來，於是牠，死亡，消失了。他那樣強烈，那樣歡樂地笑着，舉起了「我們時代底熱情」，希望牠，死亡，再來。但有一次，正當他這樣的「遊戲」，或者「發瘋」的時候，他聽見了隔院人家底寂寞的胡琴聲，垂下手來，歡樂變成了荒涼，他哭了。他覺得，他能够戰勝一切，但不能夠戰勝這個國家底僵硬和荒涼。

這個時代，以及那無數的勇敢的人民，他們底鬥爭，流血、死亡、和他、蔣純祖，同在——這是一種難於描寫的、切實的感覺。誰懂得這種感覺，誰便懂得這個時代。帶着這種感覺蔣純祖站起來，和死亡遊戲，挑戰。

是深沉的、晴朗的夜，窗戶開着，一切都寂靜着。蔣純祖伏在桌上，望着蔣淑華底照片，低聲唱着歌——唱着「聖母頌」。他發燒，昏迷，唱着「Ave maria——」。他猛然抬頭，看見了「死亡」。他剛剛低頭，「死亡」便消逝了。他恐懼而驕傲地笑着，凝視着窗外：對面的山坡上，美國人底住宅有明亮的燈火。

他心里突然有純淨的歡樂，完全沒有恐怖，這種歡樂、溫柔、親切、澄淨。這種歡樂簡單而奇異。差不多不可能在這個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再出現一次。

「Ave maria……我底聖母啊！」蔣純祖站了起來，走到窗口。他咳嗽着，扶着

頭，笑着。「你，那個叫做死亡的東西。再出現一次吧，我的確願意結識你！」他說，叉着腰，驕傲而快樂地笑着，好像在和誰辯論。隨後他輕蔑地搖頭，走回桌前。「我們底親愛的克力啊，我們底認識的和不認識的朋友，我們底心愛的人啊！」——「是的，我們在這里！」蔣純祖向自己回答——「是的，你們在啊！要是我被謀害，你們就，復仇，並且——前進！」他說。「但是，無論怎樣，年青的生命，——你們中間，誰願意以歡樂的前進回答我底沉痛和淒涼？」他說，溫柔地笑着。並且伸出手去，好像在和誰握手。

但他底美麗的幻想被打斷了。從窗外傳來了淒涼的胡琴聲，這種聲音，向蔣純祖顯示了另一種生活，這種生活封鎖着這個國度，對他，蔣純祖，冷淡而嫉視；這種生活為多數人所疲乏地經營着，形成了一個可怕的海洋，使他，和他底親愛的兄弟們終生地在里面浮沉；這種生活為僵硬的機構所維繫着，形成了無數的，暗礁和陷穽，使他，和他底親愛的兄弟們跌躓，流血，暴屍曠野。這種生活隔絕了他和他底親愛的兄弟們，使他們不能夠向他伸出手來。

他垂下了他底手。他聽着胡琴聲，他聽着，他覺得是一個孤獨的瞎子在黑暗中飄了過去。這個瞎子被人遺棄，不知道方向，嫉恨人世，唱着悲歌。一瞬間他恐怖地顫慄着，然後他突然潑泣了。

「克力，克力，我們是怎樣的天真啊！」他哭着說：「我們底幻想，它是多麼，

多麼愚蠢啊！克力，我們底朋友，他們已經被殺害，被幽禁，被流放，被隔離！我們盲目像瞎子，我底心愛的啊！」

他憤怒地猛力關上窗戶，倒在床上。

他底年青的精神向別人掩藏了他底嚴重的病情。有時他故意地顯得毫不介意，因為他懼怕別人底望慮和嫌惡。他尤其懼怕姐姐底愛心和眼淚——從姐姐底愛心，眼淚里，他祇能得到歉疚和恐懼。直到他睡倒了，完全無力起來的時候，他才真的覺得可怕。但在病床上，他仍然過着幻想的、豐富的生活。好像小孩，前一個鐘點活潑地蹦跳，一點都不知道自己在發燒，隨後，被父母逗着睡倒了，但聽着同伴們底歡笑聲，仍然想起來，在病床上仍然幻想着遊戲。

睡到了，蔣純祖就重新思念着萬同華。這個思念是充滿着痛苦。他覺得他什麼都沒有做成他覺得他辜負了這個世界，辜負了萬同華。他渴望孫松鶴來臨，然後他們一路下鄉去。不管生病不生病，他要和孫松鶴一路下鄉去。但孫松鶴因事耽擱，要到六月下旬才能上來。

蔣純祖覺得現在祇剩下一件事了，那就是萬同華：他再也不能忍耐了。

孫松鶴在六月中旬來信說，因為父親底關係，中學已經辦成功了，他希望他，蔣純祖下半年一定去教書。蔣松鶴說，他又有變更，要到六月底或七月初才能上來。他

說他底父親兩個月前已經到重慶來會到了萬家底大哥，婚事已無問題。他曖昧地提到萬同華，他說萬同菁來信講，萬同華最近在生病。

蔣純祖突然有嚴重的懷疑，嚴重的渴望，嚴重的責任感，嚴重的痛苦。他永遠沒有安定，他現在又猛烈地燃燒了起來。他已經在床上躺了半個月，情形異常可慮，但現在他決定立刻就單獨下鄉。他覺得，他能够失去這個世界上的一切，甚至他底生命，不能失去萬同華。情形很急迫了。接到孫松鶴底來信的第二天清早，他給姐姐留下了一個條子，跑掉了。

在他接到孫松鶴底前一封信的第三天，在他痛苦地覺得自己再也不能忍耐，但尙未想到要單獨下鄉的時候，蔣淑珍接到了蔣秀菊從昆明發來的電報：蔣秀菊，王倫，帶着他們底孩子，已經到了昆明，正在等候飛機來重慶。接着蔣秀菊來了航空信。「你們一定要來飛機場接我們。我要看見哥哥，弟弟，都來了，而且都很健康，而且快樂地歡迎我，我要第一眼便看見我們的高貴的、快樂的家庭，我才會最快樂，最快樂。我帶了很多東西來送你們。和你們接吻，祝福。」蔣秀菊在信里說。她和他們接吻，祝福，使蔣淑珍吃驚而耽憂。蔣秀菊大概還記着蔣少祖在她訂婚的時候所給她的苦惱，所以她一定要蔣少祖來接她。她大概覺得，在這幾年的別離里，她是懂得了世界，得到了尊嚴，和哥哥完全平等了，所以她絲毫不放鬆蔣少祖。

蔣淑珍很快樂，但有些耽憂。她耽憂妹妹會穿着連胸部都露出來的衣服到來，她

乾憂妹妹已經變成洋鬼子了。她給蔣淑媛和蔣少祖寫了快信，她熱鬧地準備了起來。但蔣淑媛和蔣少祖都沒有來。蔣淑媛因為身體不大舒服：她要妹妹到她那里去。蔣少祖則根本沒有回信。

蔣純祖也沒有到飛機場去。蔣純祖覺得蔣秀菊底信是過於天真——但現在這一切都與他無關，他非常冷靜，雖然心底偶爾也因姐姐底到來而有溫柔的感情。蔣秀菊到來的那一天，他恰好接到了孫松鶴底長信。上午他還相當的有興緻，下午，接到了信，他就逃上樓去了。

到飛機場去的，祇是傅蒲生全家。傅鐘芬也去了，並且緊張地裝扮了起來。蔣秀菊底到來，使傅鐘芬緊張了好幾天。她異常妒嫉蔣秀菊，她覺得，蔣秀菊，所以會這樣幸福，並不是因為聰明美麗，而是因為選到了一個良好的丈夫。她從母親房里取出了蔣秀菊底照片來，偷偷地對着鏡子拿它和自己比較，證明了這個。她感傷、悲苦、妒嫉，憐惜自己。但正是因為這回，她更崇拜蔣秀菊，並且對蔣秀菊懷着溫柔的感情，她準備了很多話預備向蔣秀菊說，他預備向她敘述她底悲苦的命運，不幸的婚姻。她準備，假如說不清楚，就寫一封長信給她。在蔣秀菊到來的前一天，她寫成了這封長信。但她沒有提到蔣純祖。在感傷的熱情中，她簡直忘記了這個——她底最初的愛情和接吻——因為，這個，對於她，是太美麗，也太痛苦了。在她熱情地寫信的時候，她想到了童年時代的歡樂，和近三年來的悲苦，並且用巴金底小說底口吻寫下來

了，但始終沒有想到這個。在她感傷地回顧的時候，她底生命在某一個時期有着一段甜美的空白；她想不出來有什麼東西可以填補這一段甜美的空白，因為樓上的那個生病的、不可理解的蔣純祖不可能填補這一段空白。

信寫好了，悲傷的熱情滿足了，在安靜里，她突然地想起了江漢關底鐘聲，武漢底合唱隊，她和那個人底熱情的接吻、哭泣。她咬着牙齒搖頭。她嚴肅地覺得這個是無論如何不能夠向任何人提起的，因為它是可羞的；她未意識到，她覺得它不能向任何人提起，不是因為它是可羞的，而是因為它是神聖的感傷的熱情遮蓋了這個莊嚴的回憶，它從此在她心里深深地埋葬了。

蔣純祖注意到了傅鐘芬底熱情，這種熱情，他不確實知道它是什麼，使他痛苦。傅鐘芬穿了最好的衣服，並且卷起頭髮，打起口紅來去迎接幸福的蔣秀菊。早上九點鐘的時候，蔣純祖睡在房間里，聽見了飛機底吼聲。十點鐘的樣子，蔣秀菊夫婦歸來了，樓下的房間里傳來了生動的笑聲。

蔣純祖睡在床上，用疲乏的、嘲笑的声音和幼小的汪靜說故事。小孩們都去了，祇有汪靜留在家裏：蔣純祖給了他一些餅干。他站在床前，帶着一種審美的表情咬着餅干底邊緣，嚴肅地聽着蔣純祖。蔣純祖告訴他說，有一隻兔子，遇着了一匹狗。這匹狗一共有五顆牙齒……說到這里，蔣純祖突然地頹唐了起來，痴痴地望着屋頂。

蔣純祖痛苦地喘息着，使幼小的汪靜恐怖。

「五顆牙齒怎樣呢，舅舅！……舅舅，你吃餅干！」幼小的汪靜說，帶着那種豐富的表情。顯然他已經不再注意五顆牙齒，顯然他本能地企圖打破恐怖，並且安慰蔣純祖。他認為餅干可以安慰蔣純祖。

這時蔣秀菊奔上樓來了，推開門，光采奪目地站在蔣純祖底面前。

「啊，姐姐！」蔣純祖坐了起來，喊；立刻垂下頭，哭了。

他決未想到他會在這個姐姐面前啼哭，但這個姐姐底熱情的出現告訴他說，在這四年內，他是失去了什麼了。

「弟弟，可憐！」蔣秀菊說，哭起來，並且走到蔣淑華底照片面前。

幼小的汪靜壓抑地潑泣着，偷偷地走到門邊。但蔣秀菊，以一種發瘋般的熱情，把他抱了起來。

「看媽媽！認識媽媽嗎？」蔣秀菊哽咽着，說。

「姐姐！」蔣純祖嚴厲地說。

「弟弟啊，原諒我太不安靜，因為這麼多年……」蔣秀菊坐了下來，說，但幼小的汪靜仍然嚴肅地、懷疑而敬畏地看着照片。「哦，達利呀，進來！」蔣秀菊說，放下汪靜，抱進她底美麗的女孩來。

女孩活潑而伶俐，穿着鮮豔的紅衣。女孩完全不會說中國話，但懂得母親底手勢。女孩脫開母親，敏捷地跑到床前。

「Morning」女孩清脆地說。笑着。

「達利啊，這是中國，這是我們底家，這是我們底祖國，達利啊！」蔣秀菊說，流出了快樂的眼淚。

蔣純祖驚異地聽着她。

這時候蔣淑珍、王倫、傅鐘芬走了進來。王倫尊敬而快樂地問候蔣純祖，說，從此是回到祖國來了。看見了這種風度，聽見了這個，蔣純祖便明白，蔣秀菊，是如何地愛着他底丈夫了。傅鐘芬從來沒有進過蔣純祖底房間。她剛剛走進來，便變得嚴肅，逃避着蔣純祖底銳利的眼光。他們底眼睛互相吸引，接觸了，在他們兩個人底臉上，都有了嚴肅的、痛苦的表情。傅鐘芬走了出去。

大家都不懂得她爲什麼要走出去，並且也不注意，但蔣純祖懂得。

蔣純祖請大家下面去坐，他說他即刻就下樓來。

「達利啊，這是我們底家，這是我們祖國！」蔣純祖說，含着輕蔑的笑容，艱苦地穿着衣服。

「她是哪個？」幼小的汪靜走到床前，懷疑地問，指小女孩。

「她是美國人。」蔣純祖簡單地說。

幼小的汪靜思索着。

「那麼，她……」他敬畏地小聲說，指着照片。

「你長大了就知道。」蔣純祖嚴肅地說。

「小靜啊，這里不是你底家，這里不是你底祖國！」蔣純祖低語，扶着欄杆吃力地走下樓梯。

蔣秀菊，並不如蔣淑珍所担心的，穿着袒胸的衣裳到來。她是穿着鮮明的、淡藍色的布長衫，顯得年青而賢良。但大家看出來，在這種賢良里，她是有了那種為那些教會的婦女們所有的尊嚴的派頭。她在美國讀了兩年的書，現在回來，她預備到成都的一個教會女中去執教。一共有三處聘請她，她挑選了教會女中。她希望能夠重溫她底少女時代。

年青的、謙遜的、整潔的王倫，在外交部得到了一個頗為美好的位置。

沒有看到蔣少祖，王倫有些失望，蔣秀菊，是生氣了。但她毫未表現這個。她淡淡地向蔣淑珍問了一句，然後就熱烈地向大家說話。從飛機場走出來，她最初挽着古板的姐姐底手臂，向她說到她底懷念，其次挽着快樂的傅蒲生底手臂，向她說到旅途底艱難，最後挽着她丈夫地手臂，給他指出重慶底偉大和缺陷來。她沿路不停地說話，這些話，為她所感動地說出來的，都使她顯得賢明而尊榮。在姐姐憂愁地提到蔣少祖的時候，她就顯得更賢明，更尊榮。她對傅鐘芬同樣的熱誠，但取着長輩底關懷的態度，使傅鐘芬感到煩惱。

蔣秀菊現在是深思熟慮地說話，即使在快樂里也不忘記自己底母親的，妻子的，和公民的——社會的——地位，表現得溫和而莊嚴。此外，她是有了一點點實在的憂鬱，一點點實在的冷淡，煩惱；再不是從前的莫明其妙的大量憂鬱和煩惱，她理智地控制着自己。從前她總是向姐姐訴苦，求助，現在，這個偶像不存在了，她對姐姐懷着憐恤和同情，姐姐向她訴苦，求助。

她向大家說，無論別人怎樣說，她總是確定不移地喜愛中國，喜愛它底人情，風習，藝術和文化。她愉快而生動地說這個，表現了尊榮。傅鐘芬痴迷地笑着看着她，找出了她底缺點來了——傅鐘芬覺得，她有些虛偽，而且無知；她底頭髮燙得不美——但更希冀她。傅鐘芬緊張地聽着她底話，突然熱情地批評說，她覺得，中國，在有些地方，是非常的不好。蔣秀菊溫和地笑着向她點頭。傅鐘芬說，王桂英，出風頭的明星，在重慶；前幾天在什麼一個地方唱歌替傷兵募捐。

傅鐘芬帶着喜悅的、熱切的表情看着她。

「啊，她嗎？」蔣秀菊輕視地說，淡淡地笑了一笑。隨後她莊嚴地皺起眉頭來：顯然她又想到了蔣少祖。

「大姐，我們這些人，」蔣秀菊驕傲地笑着說，「對別人祇是盡心！我們這些人有一個壞脾氣，一點都不能虛偽——吃不住別人擺架子的。」她親熱地說。大家明白，她是在說蔣少祖。

蔣淑珍告訴她說，蔣秀芳，那個可憐的阿芳，逃出來了。現在在王定和底廠里做工。

蔣秀菊沉默着，想到蘇州底詩情和苦難，對蔣少祖和王定和底行爲感到悲涼，眼里有眼淚。

「大姐——一個人怎麼能够這樣沒有良心啊！」她親熱地、驕傲地說。「居然讓她做工——我們蔣家啊！我知道這不能怪你，大姐，但是有些人啊，心腸是多麼狠毒！我一定要，」她含着眼淚說。「我一定要帶阿芳到成都去唸書——但是我王定和拿出一部份錢來！」她憤恨地說。

「鐘芬，你常常過江去玩嗎？——你們都要陪我們玩一玩！」她愉快地說，改變了話題。

「我們希望知道重慶各方面的情形，這是很必要的。」王倫謙遜地向衰弱的蔣純祖說。「達利，過來……你也要認識認識戰時首都，懂嗎？ABC！」王倫快樂地說，用手指敲女孩底手心。對着女孩，王倫是那樣的快樂、靈活、自然。在大家地笑聲里，王倫揚起了眉毛，皺着嘴唇，幸福地、無聲地笑着，並且用力地搓手。他懂得，並且滿意他自己底善良、幸福，他享受別人底祝福和讚美是這樣的自然，因為他覺得別人是不得不祝福，並且讚美他的。

下午，蔣純祖又下樓來坐了一會，雖然大家都反對這個。他勉強地坐在那里，含

着愁苦的笑容，冷靜地看着別人底幸福。他覺得這一切已經與他無關。他覺得，除了萬同華，無論什麼東西都不能使他歡喜，也不能傷害他。黃昏以前，他接到了孫松鶴底來信，離開了房間。

但他無力上樓。他在樓梯上坐了下來，靠在欄杆上，抓着信，以火熱的眼睛望着前面，想着萬同華。他想到了他底一切，但這一切都不能離開萬同華。忽然他聽見樓梯下面的小房間里有說話的聲音。他從壁縫里看了進去，看見了王倫和蔣秀菊。

王倫抱吻蔣秀菊，然後快樂地搖頭，跑了出去。蔣秀菊喜悅地、幸福地笑着，在房里走動。隨後她在桌邊坐下，皺着眉頭，展開了一封信：在白紙上用鋼筆寫着密密的字。

這是傅鐘芬底信。不管現實的一切是怎樣地和她底浪漫的熱望起着衝突，她仍然交出了這封信——交出了她底心。讀着這封信，蔣秀菊有了眼淚。這封信使她難受，因為她底長輩的愛心的緣故——她現在是本能地站在這個立場上——她就更難受。

她決未想到，在她底幸福旁邊，會有這樣的悲苦存在；但她底長輩的立場使她不大願意比較這個，雖然她底心比較了這個。她寧願相信：她決未想到，在回來以後，她會在她們蔣家得到這樣的一種熱情和崇拜。她覺得幸福。但同時她歉疚，並且為傅鍾芬而悲苦。雖然她底地位使她不願承認傅鍾芬是和她一樣地在戀愛，但她底心已經承認了這個。雖然她不願相信，但她底心已經使她和傅鍾芬站在同等的地位上了：在

這人間，幸福和悲苦不可分離。

傅鐘芬推門走了進來。蔣秀菊把信壓在膝上，嚴肅地看着她。傅鐘芬，像人們在這種場合里常有的情形一樣，因自尊心而顯得冷淡。她假裝她是爲了找東西而進來的。她不看蔣秀菊。她矜持地走到桌邊，打開抽屜。

蔣純祖，因爲白天裏的一些從傅鐘芬得來的若悶的印象的緣故，本能地緊張了起來，看着傅鐘芬。

「鐘芬，你底信我看了。」蔣秀菊嚴肅地、溫和地說。

傅鐘芬茫然地看着她。

「我沒有想到……怎麼辦呢？你願意離婚嗎？」

傅鐘芬不答，茫然地看着她。

「我們大家都是一樣的……」蔣秀菊說，被自己底謙卑感動，有了眼淚；「你願意跟我一路到成都去嗎？」

傅鐘芬痛苦地、迷茫地低着頭。突然她哭了。

「小娘，我感激你啊！我覺得生活沒有趣味……我感激你……我願意跟你到成都去，你幫助我，我也願意離婚……」她哭，蒙住臉，熱情地說。

蔣秀菊站了起來，溫柔地扶住了她底肩膀。

「可是不能操切行事……要好好地商量……鐘芬，好鐘芬，不哭！」

傅鐘芬抬起了她底執烈的、悲苦的、美麗的臉來，並且。靠在蔣秀菊底肩上。

蔣純祖痛苦地站了起來。他疲弱，扶住了欄杆。他突然地想到了漢口，江漢關底宏亮的鐘聲，他們底歌唱，他們底年青而新鮮的哭泣、接吻。他好久沒有想到這個了。他重新地聽見了江漢關底鐘聲，想起了黃杏清，並且瞥見了，在五月的美麗的夜裏，寧闊的長江裏的悲涼的燈影和波濤。

「我們時代底英雄的號召！」他說，站在樓梯上。「我有錯，但我始終沒有辜負這個號召！並且我並沒有在生活裏沉沒——好！」他說，好像聽見了全世界的鼓掌聲，他流淚。

他奮力地走上樓梯。

「好！好！好！」他又腰站在房內，說。「我決定不再等待——我明天就回到石橋場！」他說。

第二天黎明時，他就跑掉了。他自己也懷疑，在這樣嚴重的衰弱裏，他究竟是憑着什麼力量走動起來的：他走動起來，而且飛奔了。他底這個行動，是怎樣地破壞了姐姐們底快樂並且從此是留給了她們以怎樣的痛苦，這個，他是一點都不希望知道的。

第十六章

一

蔣純祖動身下鄉的當天，孫松鶴和他底經商的，善良的父親一路來重慶。晚上，孫松鶴來找蔣純祖。蔣純祖底行動使孫松鶴感到情勢底緊迫，於是孫松鶴第二天早晨就動身下鄉了。他是去追趕蔣純祖。

孫松鶴在幾天前才從趙天知底信裏詳細地知道了蔣純祖底嚴重的不幸，就是，萬同華出嫁了。在這幾個月裏，由於雙方的家庭底接觸，萬家底人們知道了孫松鶴底父親很有錢，並且溫厚而古直，對孫松鶴消釋了一切懷疑。因此，萬同菁就能够自由地和孫松鶴通信了。萬同菁寄了照片，枕頭套，和別的一些愛情底標誌來，孫松鶴則煩惱地寄了一些書去。萬同菁始終沒有提到姐姐底事情。有一封信，用鋼筆寫的，但用墨筆塗去了四行，引起了孫松鶴底懷疑。孫松鶴企圖用水洗去墨跡，但把紙頭洗破了，結果祇猜出了幾個模糊不清的字，它們是：「姐姐希望蔣先生從此……」現在，

從趙天知知道了這個（趙天知悲痛地希望孫松鶴能夠安慰蔣純祖），孫松鶴就催促了他底父親提早地趕到重慶來了。父親，在暮年的寂寞裏，迫切地希望兒子結婚：希望兒子能夠從此脫離險惡的漂流。父親底熱烈的希望使孫松鶴頗爲憂鬱。下鄉的前一天晚上，孫松鶴正直地向父親說，他這次去，是爲了他底一個最好的朋友。他底意思，他是爲朋友，不是爲愛情，他對愛情，結婚已經冷淡了。父親雖然沒有能夠懂得他底意思，他感到了安慰。

父親在重慶等待他帶着他底未來的賢良的妻子歸來，他却抱着孤住一擲的、強烈而冷酷的心情去追趕他底不幸的朋友。在這幾個月里，萬同菁使他感到甜蜜、煩惱、傷痛、不滿、動搖，但現在他底心情堅定了：他完全沒有想到萬同菁，他去追趕他底不幸的朋友。他覺得，在這個悲慘、險惡、荒涼的世界，冀求幸福，是可恥的。他覺得，在這個充滿着兇殺和迫害的世界，在這個窒死天才，污蔑人類的世界上，放棄了冷酷的心願，迷失了光輝的理想，貪圖安甯、溫暖、甜蜜，是卑劣的。他覺得，他必需追隨着他底不幸的朋友，永遠在這個黑暗的人間搏擊，永遠在這個險惡的地面上漂流。

他冷酷地希望，在他到達石橋場，在他遇見他底朋友的時候，萬同菁已經死去，或者已經出嫁。他竭誠地希望，在他到達的時候，萬同菁已經和蔣純祖互相戀愛，他們已經奔向遠方去了。

於是，他爲自己底悲涼而流下了感激的眼淚。他害怕自私，他願意爲朋友犧牲，他嚴肅而單純，在這些想像裏驚動、流淚，好像小孩。

但有一個恐懼不停地襲擊着他；他恐懼蔣純祖已經在路上的什麼地方死去了。這個恐懼是這樣的強烈，以致於他在碼頭，鄉場，道路上到處尋找蔣純祖底屍骸。到了最後，他被自己底這個恐懼嚇住了，他覺得，這是一種不幸的預感，是他，孫松鶴在咀咒着他底不幸的朋友。

他比蔣純祖先到石橋場。他覺得他底預感實現了！

因爲耽心會遇見仇人的緣故，他沒有進場；他逕直地來到萬家。他覺得一切都如故。因爲他沒有看見蔣純祖，他就咀咒這如故的一切。

他咀咒萬同華。他和萬同華相見，好像仇人。

從趙天知被捕，孫松鶴和蔣純祖動身逃亡的那個晚上以來，半年過去了。在這半年以內，萬同菁經過了懷疑、畏懼、退縮，終於走進了濃郁的、迷胡的、純潔的愛情和幻夢，切實而且明確地準備了她底未來；到了現在，就在家人們中間取了理直氣壯的態度，等待着她底孫松鶴了。她底姐姐萬同華則在險惡的風波裏支撐、抗拒，墮進了悲慘的不幸。

萬家的人們，那些姐姐嫂嫂們，是被蔣純祖們底行爲所震動，對萬同華姊妹戒備了起來。她們折閱蔣純祖和孫松鶴底每一封來信。蔣純祖底狂熱的、兇惡的來信，

是全部地落進了她們底手裏。蔣純祖和萬同華之間祕密的關係，是被這些信暴露了，加上了石橋場底風波和謠言，她們便確信蔣純祖是可怕的匪徒了。石橋場底風波平靜了下來，趙天知重新出現了，同時，孫松鶴底有錢的父親和萬家底大哥在重慶見了面，她們就以愛重的、嘲諷的態度放過了孫松鶴底來信，並且告訴萬同菁說，這個人很好，於是她們就用全部的力量來對付蔣純祖。她們僅僅讓蔣純祖底那封信寫着「假如不願有所束縛，你便從此完全自由」的信到達萬同華手里。大哥回來，強迫萬同華和縣政府底一個科長訂婚。接着這個被大家所歡迎的科長出現了，沉默了兩天之後，萬同華豪爽地答應了。

萬同華一共祇接到蔣純祖底三封來信。蔣純祖在到重慶的第二天發的信，由於偶然的機遇，她是接到了的。第二封，冷淡的、懷着不滿的、簡短的信，是被萬同菁從嫂嫂底枕頭底下偷到的。再就是由姐姐交下來的那致命的一封。萬同華很有理由懷疑蔣純祖底忠實，她懂得他底可怕的熱情。最初兩個月，萬同華心里是充滿了可怕的感情，她常常深夜里開門出去，在田野里徘徊。她痛苦地懷念着她底蔣純祖，同時她痛苦地感到自己卑微。在這些日子里，那個從愛情退縮了回來的萬同菁緊緊地守護着她。在這些日子里，萬同菁對孫松鶴感到陌生，退縮了回來，覺得愛情祇是和某一個陌生的男子的某種苦惱的關係：她不可能想像她會和一個陌生的男子接近起來。她和萬同華說了這個，她覺得，祇要懂得這個，萬同華便不會再苦惱。萬同華誠懇地願意

懂得這個，因為，那個熱烈而美麗的蔣純祖，那些熱情的回憶，是已經粉碎了她底心。她願意喚回她底失去了的冷靜，從此銷沉地過活；她願意忘却這個惡夢，從此冷靜地坐在爐邊；她願意不會知道愛情，從此伴隨着她底勞苦的母親，直到最後的時日來臨。

覺得自己卑微，覺得蔣純祖是在勉強地愛着她——蔣純祖底來信是使她比先前更強烈地感覺到這個——她向蔣純祖寫了兩封簡短的回信。她熱愛蔣純祖，像一個樸素而純真的女子所能愛的那樣；她懼怕蔣純祖，像一個誠實的學生對他底光輝的導師所能懼怕的那樣。她始終為蔣純祖底心里的那種高超的、冷酷的東西而痛苦，這種東西使她迷戀他，這種東西也使她和他游離，是這種東西喚起了她底愛情來的，也是這種東西使她在某一段時間里逃開了他。她願意覺得蔣純祖是天真的、活潑的、聰明的小孩：這個小孩酣睡在她底心里。她願意這樣地向自己描寫他，她願意這樣地感覺到，因為她不願意想到那個冷酷的英雄。她能夠馴服這個小孩，正如一個母親一樣；她不能夠馴服那個英雄，他威脅着她。她底強烈的自尊心使她不再寫信給他。

在她底懸念、焦灼、回憶——在她底可怕的熱情里，這個英雄就更兇地威脅着她。她是這樣地愛着，祇要想到她底愛人是過着她底生活全然不同的生活，她就要感到痛苦；祇要想到她底愛人，由於豐富的熱情，已經獻身於她所不知道的一切，不再感覺到她了，她就要感到妒嫉。深夜里她在門前徘徊，她來往地走着好像囚籠中

的野獸，不停地想：「他現在在哪里？是不是在朋友家里？是不是在戲院里？是不是在房間里？他底感覺是怎樣？是不是忘記了我？」

「是的，他忘記了我！」她回答。她看到了城市里的燦爛的燈光，奔馳的車馬，妖冶的女人，這一切告訴她說，他忘記了她。

到了後來，大家就更緊地提防着她：大家認為她是深不可測的傢伙，會在突然之間逃走。大家警告了萬同菁，於是萬同菁就寸步不離地追隨着她。她現在無須再向她底家庭辯白什麼了，她看出來，她底事情，大家都知道。於是她就變得有些任性：在從前，她是有禮而謙遜的。當着嫂嫂底面，她向萬同菁咒罵那些偷拆私信的人，並且咒罵萬惡的石橋場。吃飯的時候，她會突然冷冷地諷刺一句，使大家都變得僵硬。但大家不敢和她爭吵，因為，她底母親底生命，是操在她底手里，就是說，假如她跑掉了的話，她底母親便必定會立刻急死的。

大家更兇地逼迫着她。大家認為她是不名譽的，醜惡的女人，但她對這個很淡漠：坐在她們中間，她，萬同菁，顯得高貴而安靜。沒有一個人知道她底內心底可怕的感情；萬同菁也不知道。她是和這種感情做着兇惡的鬥爭，她希望能夠對蔣純祖冷淡下來。整整三個月，她底情形毫無進步。她坐在房里，望着門外，忽然覺得是聽見了蔣純祖底生動的聲音，於是她跑到門邊，看着道路——整整幾個鐘點地看着道路。或者，她站在路邊，忽然覺得蔣純祖是在她底房里，於是她跑了回去。失望，帶

來了眼淚。但任何人，甚至萬同菁，都沒有看見過她底眼淚：她是這樣的頑強。

三月下旬的某天，她看到了那一封致命的信，突然地冷酷了起來。她突然地重新和母親、妹妹、說笑了。她說得非常的多，好像她很快樂，但母親、妹妹、看出來，她底這種狀況，是很可慮的。她絕望而痛苦，像人們在這種情況里常有的情形一樣，她抓住了某種冷酷的意識，覺得祇有這個可以拯救她，於是她相信自己已經變得冷酷。她向母親、妹妹，說到了石橋場的一些故事，快樂地笑着：在說話的時候，她確實感到內心底緩和，感恩的眼淚，多次地窒息了她底咽喉。說話一停，冰冷的痛苦便重新出現，於是她就說得更多、更多。晚上，大哥來家了，嚴厲地訓斥了她一頓，但她沉默着，顯得高貴而安靜。必須記着，在大哥做着這種訓斥的這間房里，是掛着姨子底照片，並且，那個姨子，是坐在旁邊的。接着大哥，較為溫和地向她提起了那個科長。最後，大哥給了她兩條路，一條是出嫁，一條是死。

她沒有去死；也沒有想到要去死。她年青、健康、懂得人生，並且喜愛它，她從來不會知道那種瘋狂的、可怕的激情。這件事情不能責怪她，她對蔣純祖再沒有權利——小兒女們底愛情啊——因此也就沒有義務。孫松鶴，因為對萬同菁懷着戒備的感情的緣故，在給萬同菁的來信里很少提到蔣純祖——有一次提到，說，蔣純祖又生病了——因此萬同菁一點都不知道蔣純祖底情形。她也想到過姐姐嫂嫂們底封鎖（姐姐嫂嫂們，是和郵政代辦所聯絡了起來），但她始終在懷疑，並畏懼蔣純祖底熱情。

到了現在，她更相信蔣純祖是毫不需要她。她愛，但她底健全的理智告訴她說，愛情不能勉強。

她輕視哥哥底爲人，輕視他底仇惡，輕視他底道德的教誨。她從哥哥房里走了出來，因痛苦而昏迷，想，她也不出嫁，也不死，她要活着等待，某一個萬惡不赦的東西底下場。她不十分知道這個萬惡不赦的東西是誰：哥哥，還是蔣純祖。她在房里睡了一會，衝了出去。她走過田野：她底兒時和青春都在這里消磨。發現妹妹在跟隨着她，她使走了回來。

她沉默着，沒有言語，沒有眼淚。第二天那個科長來了，受到了全家的歡迎。在某一個機會里，大家把他單獨地和萬同華留在一起。殷勤地笑着，向萬同華談到爲什麼，中國底教育辦不好。萬同華很知道中國底教育爲什麼辦不好：她想到了可憐的張春田。萬同華冷冷地觀察了這個科長：他有三十幾歲，老練，諂媚。萬同華啊，她怎麼能够拿這個人和她底美麗的蔣純祖比較！

晚上，大哥重新叫去了萬同華，要她回答。

「人家早就知道你不是處女了，這是我底面子！」野蠻的大哥說。

在這個侮辱下，萬同華屹然不動：她沉默着。深夜里她打開了門，像以前多次一樣，在門前徘徊。是晴朗的、溫暖的春夜。一匹狗吠叫着奔到她底面前來，認出了她，就喜悅地蹦跳着，繞着她打轉。萬同華，從人間受到創傷，因狗底友情而流了感

激的眼淚。

萬同菁，披着長衫，追了出來。

「姐姐！」她可憐地喊，站在姐姐底面前。

萬同華繼續地徘徊着。

「姐姐，我們都不出嫁，我們到廟里去——姐姐！」萬同菁可憐地說。她誠懇地願意這樣做，假如這樣做能够安慰姐姐的話。

但萬同華繼續徘徊着。於是萬同菁哭了。

「姐姐，你不理我！你看不起我，啊啊！我曉得……」

「妹妹，不哭。」萬同華說，走到她底前面來。「你寫信給孫先生，托他告訴蔣純祖，」她靜默。「告訴他說，他叫我自由，」她用急迫的聲音說，「我接受了，我也從此讓他自由。」

「你自己寫，我來抄，好不好？」萬同菁誠懇地說。

萬同菁底這種天真，使萬同華猛然感到自己底孤零。萬同華突然哭了，轉過身子去。自從脫離蒙昧的兒童時代以來——在不幸的境遇里，這是非常的早——萬同華這是第一次哭泣。她哭泣，爲了她底孤零，爲了她底殘破的青春；她哭泣，爲了她底可怖的自尊心，它阻礙了通到蔣純祖那里去的道路——又爲了那個不義的蔣純祖，並且爲了面前的這個靜靜的、溫暖的春夜。

「我，微賤的鄉下女子，我祝福你啊，蔣純祖！」她哭着說，走了兩步，靠到樹上去。

第二天晚上，萬同華驕傲而簡單地給了哥哥以肯定的答覆。

結婚以後，萬同華隨着丈夫住在縣城里。他底丈夫異常地寶貴她，她也暫時地恢復了她底冷靜。然而，一想到蔣純祖，她就對目前的生活有了厭惡的、恐懼的情緒。她懼怕蔣純祖會在妹妹結婚的時候出現——她想他做得到——因此她決定不參加妹妹底婚禮。漸漸地她相信一切都過去了，她相信，命運，是不可挽回的：她底自尊心在她底里面強烈地抬起頭來。

孫松鶴來到的時候，她恰好回到媽媽這里來。在漫長的、難耐的夏日，她幫助妹妹縫製嫁衣。孫松鶴火燄一般地衝進門來的時候，他們正面對面地坐在桌子上，堆着未完工的枕頭套，新裁的鮮豔的衣料，白布，舊的，拿來做樣子的長袍，和針線。看見了孫松鶴，萬同華站了起來。

也許是由於孫松鶴底兇猛的樣子，萬同華臉上短促地有恐怖的表情。但即刻就恢復了，在她底灰白的、憔悴的臉上，露出了勉强的笑容。

萬同菁同樣的恐怖：她是替姐姐恐怖。她難受地看着孫松鶴，她一點都不因他底突然的到來而驚動，雖然，到了現在，她底心里是充滿了新鮮的愛情。

孫松鶴走了進來，下頷打顫，以兇猛的、仇恨的眼光看着萬同華。他打顫，兇猛地盼顧。萬同華請他坐下，他冷淡地看了她一眼。

「沒有人來麼？」他問，好像火燄，看着萬同華。

萬同華戰慄了一下。她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孫松鶴說，他還有一點事，下午，或者明天，再來。他說話時不看任何人，顯然他嫌惡這里底一切。說完，他轉身衝了出去。萬同華奔到門口，孫松鶴已經跑上了通往縣城的石板路。

走了五里路的樣子，孫松鶴遇到了可怕的蔣純祖。

蔣純祖是搭船到一百里以外的一個碼頭，走到縣城，然後再從縣城下鄉的；孫松鶴則是走了另外的一條路，這條路近些，但是需要較多的步行。蔣純祖在縣城里住了一夜，今天早晨四點鐘就動身向石橋場走來了。可以說，他是掙扎着，沿路爬來的。他明白自己走不快，因此起得絕早。

蔣純祖，被可怕的激情焚燒着，被不幸的預感鎚擊着，愈來愈明白，支持着自己走這一段路，是什麼東西了。他明白，支持着他的這種熱望一離去，他便要倒下，並且從此不會起來了。對於這一段路，他是有着絕對的把握，但到達以後，他明白，那祇有聽候命運底判決了。

在這樣沉重的病勢里，在這種衰弱里，是一步都不能够走的，但他在三天之內走了一百五十里，並且坐了七十里路的汽船。現在，除了奇蹟，沒有什麼能够拯救他

了。他憎惡地在自己身上嗅到了屍體底氣味，他覺得是一具屍體，被什麼一種力畧引誘着，在行走。

他底樣子是多麼可怕！孫松鶴看到了他，歡樂而恐怖地叫了一聲，向他奔去。他露出慘痛的微笑來，昏倒在孫松鶴底手臂里。

「我完結了。」他醒轉，吃力地說，流出了感激的眼淚，並且柔弱地、幸福地微笑着。

這是這樣的明白，確實：他完結了。感激的眼淚、幸福的笑容，是這樣的明白，確實，它們證明：他完結了——他底豐富青春，他底短促的生涯。孫松鶴，不感到同情，不感到悲哀、痛苦，但感到嚴肅的尊敬。他尊敬地看着蔣純祖。

孫松鶴扶着蔣純祖走到五十碼外的一個小的寺院里去：他們都認識這個小的寺院底年老的看守。孤獨的、年老的看守人對他們有好的感情，他尤其高興善良的、矜持的、喜歡開玩笑的蔣純祖。現在這個垂死的蔣純祖出現在他底面前了。他是那樣的驚嚇。於是他緊張了起來，迅速地為蔣純祖弄好了床舖和開水。

他站在床前，痛苦地搓着手，有時嚴肅而凝神，有時愁苦地、天真地笑着。顯然他覺得他底感覺無法和目前的情況適合，他覺得，蔣純祖和孫松鶴是和他不同的人，他們用他們底思想，感情忍受苦難，這種思想，感情；於他是陌生的。是值得尊敬的、優越的。從他們底表現，他相信他們一定會良好地處理一切——突然間他覺得自

已渺小，他忘記了自己是健康的人。僅僅因為蔣純祖在微笑，他便在感情上整個地依賴着蔣純祖了。蔣純祖在微笑着，這微笑感激、柔弱、幸福。蔣純祖躺在床板上，在最初，他是沉重地、可怕地呻吟着；後來，當他說了什麼的時候，他臉上便出現了這種微笑——使痛苦的、失措的、覺得自己已有錯的別人覺得他能够拯救他們。常常的，垂危的人用他底微笑，堅定，拯救了站在他底旁邊的被罪惡的意識折磨着另外的人們。

孫松鶴想到，他遇到蔣純祖，攔住了他，是錯了。他覺得，假如他不攔住蔣純祖，蔣純祖便必定能够走完剩下的五里路——他絕對相信這個——而倒在萬同華底手臂上。他覺得，這樣，對於蔣純祖，是幸福的。他覺得自己有罪。但蔣純祖底微笑安慰了他。蔣純祖沒有想到會碰見孫松鶴；碰見孫松鶴的時候，他覺得幸福，他倒下了。他突然覺得，他底目標不是萬同華，而是孫松鶴，這個最愛他，最關切他，向他指示了理想底光明的孫松鶴。他覺得很滿足。露出那種笑容。

有了孫松鶴，萬同華便不再是他底激情，他底痛苦底對象了。一切突然變化了，覺得他能够忍受萬同華底離去——他相信她已經從此離去——，他底可怕的激情變成了他幸福的情緒。他覺得，在這個時代，他是得到了一切了。

他覺得他對萬同華有了把握。他心里有了溫暖的光明，他覺得，他愛她；這便是一切；他愛她，他已經領了一切。他向孫松鶴說到他爲什麼來，現在覺得怎樣——他

請孫松鶴不要欺騙他——他說他要見萬同華。

孫松鶴痛苦地猶豫着。

「我知道了——她從此離開了我，是不是？」蔣純祖艱難地說，笑着。

他底安靜的表現使孫松鶴不得不點頭。他看着孫松鶴，他露出了失望和痛苦。但即刻他便又笑了起來。孫松鶴不聯貫地，笨拙地向他說了一切，他聽着，有時嚴肅，有時露出溫柔的、悽涼的笑容。孫松鶴把一切都推給了萬同華，他說，他不能原諒她。他認為這樣說就可以安慰蔣純祖。但蔣純祖已經得到了安慰。從這個時代，從他自己底溫柔的謙遜，蔣純祖得到了安慰。

惡劣而可怕的激情——高貴而罪惡的激情消失了，他謙遜地愛，因此他懂得了萬同華。

「你請她來。好不好？」他說。說了這個，他便昏迷了。

孫松鶴走到外面的破舊的殿堂里去，激烈地徘徊着。然後他坐了下來，從身上找了一張紙，寫了一個字條。他請那個自覺渺小的看守人把紙條祕密地送給萬同華。他給了他一些錢，請他購買雞蛋、麵條，和其他的東西。然後他坐下來，靠在佈滿灰塵的桌上，支着頭，痛苦地望着門外。他可以看見那個他所熟悉的山坡，以及破頂上的那個古舊的石塔。這個石塔，是某一家富戶用來鎮壓另一家富戶底祖坟底風水的；因為大家相信這家祖坟底風水是財富底根源。為這個，兩家不停地起着械鬥，每次總使那

蘇和蔣純莊目睹過一場械鬥；孫松鶴記得，在械鬥最激烈的時候的、流血的人羣中間去。他記得他當時很不滿，他明白，蔣松鶴的傲。——在山坡下面，是一個美麗的、陰暗的水塘；從巖鶴記得，那個趙天知，是異常的胡鬧，那個萬同禧，是特別的笨拙，羞怯。他記得，他常常對蔣純祖底驕傲發怒，在激怒中他發誓永不饒恕他；他記得，蔣純祖快樂地輕視他底憤怒，奔上巖石，從那兩棵桐子樹中間顯出來，發出瞭亮的，美麗的歌聲；他記得，歌聲怎樣使他流淚，愛情怎樣驚動他。但願他能夠有更多的回憶，但願他發過更多的脾氣，流過更多的淚！現在，這一切是不可復返了！

六月的酷烈的陽光，在山坡、石塔、水塘、巖石、田野上面輝耀着。周圍是深沉的寂靜，門外的田地里的綠色的、茂盛的稻子在微風里擺盪着，散發着暖香。孫松鶴突然地聽到了清脆的歌聲。一個衣裳破爛的、荷着鋤頭的少年通過稻田外面的石板路。少年用激越的、清脆的聲音唱：「在石橋場底美麗的土地上，應該有美麗的生活」。孫松鶴在激動中跳了起來，奔到門口。

「不，不要喊他！他生活、工作、歌唱——不要使他知道不幸！」孫松鶴說，含着淚水激怒地抬起頭來，凝視着遠處的藍灰色的、雄偉的山峰。

「我們要前進，像兄弟一般地親愛，前進！」少年快樂地唱，走上山坡。

在昏迷里，蔣純祖有着恐怖的、厭惡的情緒。他覺得自己是被拋棄在什麼骯髒的地方，他厭惡這種骯髒。他覺得他是走在荒野里，荒野上，好像波浪或烟霧，流動着一種混濁的微光，周圍的一切都骯髒、腐臭，各處有糞便，毛髮，血腥。他懷着厭惡和恐怖，急於逃脫；但他明白，他暫時還不能逃脫，因為，將有一種無比的、純潔而歡樂的光明要昇起來，——必需這種光明照耀着他底道路，他才能逃脫。

他厭惡他底腐爛了的軀體。他不是恐懼那個抽象的、不可思議的死亡；他是恐懼他底腐爛了的肉體。他剛剛醒轉，這種黑暗的、可怕的情緒便離去；在迷胡中他聽到了少年底歌聲，他確實地知道自己是醒着，他浮上了感恩的眼淚。

隨即他又昏迷。這次，在厭惡中，他覺得他所確信的那種光明已經從地平線上昇起來了。遠處的大海底波濤——他渴望着這個——閃着美麗的燐光。他還渴望，見到另外的一些美麗的東西。但因為這些美麗的東西，他就更厭惡自己，更厭惡那些糞便，毛髮，血腥。他覺得他對大家有罪，他希望能夠說明，但隨即他知道，大家已經原諒了他。

他痛苦地思念着大家——所有的人，他希望他不致於已經不幸到不再能夠替大家

做一點事的地步。他希望他能够替蔣淑珍拿一個茶杯。他希望他能够替趙天知買一件衣服，替萬同華買一本書，替孫松鶴唱一隻歌。他希望他能够走過去，告訴那個不認識路的小女孩說，她應該向這里走。他希望他能够替那個龍鐘的老太婆提一提東西，並且把路邊的那個跌倒的小孩扶起來。他希望做這一切，希望大家原諒他。

黃昏的時候，孫松鶴點上了蠟燭，坐在他底旁邊，他醒來了。他呻喚了一聲，隨即溫和地、寬慰地笑了一笑：也許是向孫松鶴，也許是向桌上的燭光。孫松鶴，感染了他底情緒，向他笑了一笑，同時拿扇子輕輕地替他驅趕蚊虫。他嚴肅地看着門：萬同華輕輕地，迅速地走了進來。

萬同華姊妹向母親說，有一個朋友邀她們去玩，從家里跑了出來。她們迅速地跑完了這一段路程。萬同菁替姐姐恐怖，多次地站下來，想向姐姐說什麼。但姐姐沉默着，顯得堅決而嚴厲。她不能饒恕她自己，也不能饒恕蔣純祖。但在走進廟門，看見內廂底燭光的時候，她就突然感到尊敬。這種情緒鎮壓了其他的一切。萬同菁走到門邊便恐怖地站了下來，懇求地看着她。但她毫未停留，迅速地走了進去。她覺得已經不是她自己在行動，而是一個巨大的、莊嚴的東西在行動。她清楚地感覺到這個。她走到那張破爛的床前，看着蔣純祖。

先前，他們互相懷念、憤恨、一個用驕傲，一個用自尊心，互相猛烈地撐拒，覺得有無窮的話要說。他們都想說明責任不在他們自己。現在，他們不想說明責任是在

他們自己，他們覺得一切都莊嚴，確實，明白，他們不能說什麼，他們嚴肅地互相看着。

這種嚴肅的神情，在衰弱的蔣純祖底臉上停留了很久。他看着他底萬同華，希望證明自己是真正地在愛着她。證明了這個，他內心有了真正的驕傲，他柔弱地、溫和地笑了。

他抓住了萬同華底手。

「我回來了，同華。」他用柔弱的聲音說。「看到你，我很快樂。」他說。

萬同華嚴肅地看着他，企圖從混亂的情緒逃脫，企圖懂得他。萬同華無需向自己證明她是否真正地愛着蔣純祖。但覺得需要懂得他：在他底心里，是否還懷着某種可怕的感情。突然地，她懂得了他失去了什麼了，抑制地、輕輕地哭了起來。

他含着悽楚的微笑看着她：他同情她，感到了她底全部的生活，並且懂得了她底失望和悲苦。他意識到他底這種感情是純潔而高貴的，這個意識使他浮上了感激的眼淚。他從前殊死以求，而不能得到的，他現在都得到了。他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愛着自己，他所期待，所確信的那個光明在他底眼前昇了起來，給他照明道路：海水，閃着波光。

他忘却了他底腐爛的、可憎的肉體，他覺得他是在輕輕地漂盪着——他是在輕柔地、迷糊地漂盪着。他看見了他所生活的英雄的時代，並且知道感恩。

「我底克力啊，我們底冒險得到報償了！假如我還有痛苦——我確實痛苦呢——那便是在以前我浪費了那麼多的時間，沒有能够整個地奉獻給我們底理想！克力啊，我們很知道感恩呢！是的，前進！」他在心里輕輕地說。他幸福地笑着。

「純祖，純祖啊！」萬同華低聲嚶泣着，輕輕地說。

「怎樣？我在這里。」蔣純祖說，喘息着，抓緊她底手。

「你，究竟怎麼樣，對於我？」萬同華堅決地，動情地說。她準備接受一切，甚至死去，假如她底蔣純祖吩咐她這樣的話。

蔣純祖靜默很久，看了萬同菁、孫松鶴、和那個自覺卑微的老看守人。然後他憐惜地看着萬同華。

「我始終愛你？」他低聲說，意識到朋友在旁邊，他顯得有些羞怯。

來了大的靜默。蠟燭發出燃燒的聲音來。從敞開着的破窗戶里，吹進了夏夜的甜美的涼風。大家聽到田地里的嘈雜的蛙鳴，但忽然這種聲音變得遙遠，在靜默中，大家感到悲涼。蔣純祖看着他們，替他們痛苦；他明白，假如他自己站在他們底地位上，他會怎樣地經歷到複雜的感情，而感到痛苦。他希望大家原諒他底自私：他由衷地希望解救他底朋友們。但同時他想到了他所關心的這個時代，以及這荒漠的世界上的一切：這一切對他怎樣想？

「你，」他吃力地說，看着孫松鶴。孫松鶴走近來，下頷顫慄着。「有什麼事

情？」他問。

「我有什麼事情？」孫松鶴說，看了萬同菁一眼，覺得自己有罪。

「我是說，這幾天發生：發生了什麼事情？我覺得一定是發生了什麼，我一點都不知道。」蔣純祖瞭解地笑着，說。

孫松鶴突然地記起了什麼，從衣袋里掏出一份報紙來。孫松鶴在突然之間變得好像火燄，他憤怒地說，希特勒德國進攻蘇聯了。

蔣純祖顯出了輕蔑的、痛苦的表情來，看着前面：他輕蔑這個希特勒德國，並輕蔑他底一切仇敵。他底手顫抖着，使萬同華恐怖了起來。蔣純祖覺得，這個戰鬥和抵抗，正是他所等待的；好久以來他便等待着什麼，現在他明白他所等待的是什麼了。

他明白他所等待的是什麼：他在陰霾中等待暴風雨；他等待着那給他以考驗，並給他解除一切苦惱的某一件莊嚴的東西。於是他快樂地覺得他底一切問題都不存在了。

但他立刻就恐怖了起來。他長久地靜默着，含着那種痛苦的表情。「當一切正在開始的時候，我完了嗎？」他恐怖地想，「人們爲了保衛，並且發展一件偉大的東西而生存，可是我底一生都在完全的黑暗里面了，這能够嗎？」他想。「這個時代有更多，更多的生命！更大的熱情，更深的仇恨，更深，更大的肯定！可是我却忘記了，我是罪惡的，我要罪惡地死去嗎？」他想。

「讀給我聽，老孫。」他說，希望知道他是不是罪惡的。他底眼光落在萬同華底身上，於是他改變了主意。感應着這個時代，這是他底最後的惡鬥或自私了：她請萬同華讀給他聽。他底這個要求底意義是：她，萬同華，或實際的，中國的，日常的冷靜和麻木，必得在他，或這個時代底熱情。和鬥爭下面屈服，以證明他並不是罪惡的。

他要使萬同華知道，在現在讀這個，對於她，有什麼意義。他要使她知道，她是麻木，自私的：背叛了他和這個時代，而他不是罪惡的。他壓迫萬同華，重新地有了熱烈的妬嫉和驕傲。他看見萬同華已經屬於別人，屬於了那個致他死命的中國，屬於了他底死敵的那種生活，那個「胡德芳」。他看見，記憶被時日消磨，萬同華將要哺育兒女，操持家務，終於成爲「胡德芳」，而遺忘了他，和「這個時代」。

他覺得，既然他不是罪惡，或錯誤的，那麼，憑着英雄的蘇聯人民底名，憑着他底兄弟們底名，他要復仇：現在就復仇。由於他底這種熱情，生活底空氣——這種空氣和人們底熱情，意志同在——是回轉來了，使大家嚴肅地感到了希望。但同時，萬同華底恥辱的心，她底自尊，本能地起來反抗了。

蔣純祖先前希望解脫大家，解脫一切，但現在他突然覺得，他底朋友，愛人，正在希望着他底解脫：他們已經準備埋葬他，去過明天的生活了。先前他異常的謙遜，但現在，感應着這個世界底英雄的事變，他變得快樂而冷酷。他渴望着生活了。

「即使蘇聯人民失敗了，即使這樣，我，我們，也不能失敗！」他想。

萬同華接過報紙來，顯然很擾亂，她底手腕戰慄着。蔣純祖憐恤着她，但又感到快慰。她坐了下來，接近燭光——但她突然撲在報紙上，冤屈地哭了。

「請你讀，爲了我。」冷酷的，但又因悲憫而快樂的蔣純祖說。

萬同華讀斯大林底文告。

「蘇聯公民們，勞動人們，紅軍，紅海軍兄弟們，從昨天，六月二十日開始，我們底祖國受到了嚴重的威脅！」萬同華，含着眼淚，用冷淡的聲音，唸。

蔣純祖聽着她，但後來便不再聽着她，而隨着這些莊嚴的言詞走進了一個雄壯的、莊嚴的世界。他有些迷胡，他顯著地軟弱下去了，這些言詞，以及對照着這些言詞的他自己底一生的荒廢和自私震撼着他。在迷胡中他明白自己底軟弱，有着恐怖，同時他看見了無數的人們。他看見了朱谷良和石華貴，蔣少祖和汪卓倫，看見了高韻，陸積玉，萬同華和孫松鶴。他們消失了，而他在哪里見過的、無數的人們在大風暴中向前奔跑，槍枝閃耀，旗幟在陽光下飄揚。他聽見有雄壯的軍號的聲音。最初，這些人們底奔跑顯示了他底軟弱，卑怯和罪惡。他告訴自己說：他一直忘記了這些人們。這是卑怯和罪惡。他繼續聽見嘹亮的進行曲，覺得空間是無限的。

「我爲什麼不能跑過去，和他們一道奔跑，抵抗，戰鬥？」蔣純祖想，「我記得我在哪里完全見過他們，哪里？」忽然他覺得是溫柔的、憂傷的、春雨的夜，他在唱

歌。忽然更雄壯的進行曲，兵士們成單行地，冷淡地搖擺着，走進了曠野。他渴望跑上去，但他自己底罪惡和卑怯，沉在他底心里有如磐石，贅住了他。「這是動搖、罪惡、自私、我去？我不能？我看見，我恐怖！我不能從心里挖出這個來，我恐怖——他們遺棄了我！」

萬同華唸完了。蔣純祖突然想起來，在安徽底那片曠野底末尾，他見到過這些過於冷淡的、搖擺着的人們。

「悲苦的，中國啊！」蔣純祖，用他底整個的力量喊了出來，同時他哭了：他有罪，至少是有錯，他懼怕死亡。

同時萬同華憤怒地，冤屈地，傷心地哭了，她不能忘記他給她的創傷，她不能讓蔣純祖覺得她是對他不忠實的，她不能讓他帶着這樣的感覺離去。她撲倒在他底床前，激烈地抓住了他底手，讓她底頭埋在他底手腕里。

「你不能冤屈我啊！」她說，「我並不曾，從來不曾對你不忠實！並不曾忘記你！更不曾忘記，你說過的這些話！」她痛苦地，激動地說，「在這一生里，你假如是愛我的——天啊！——你就不應該到這種時候還要仇恨我！」她拼命地，抓住了蔣純祖底手，並且搖着它，「我用不着說，我怎樣一直地想念你，不能生活；我不希望生活啊！」她重新埋下頭去，哭着。「純祖，我知道人生，」她抬起頭來，堅決地說，「我也知道痛苦，我知道我們底這種生活！」她用緩慢的、沉痛的聲音看着他說。

「我知道，純祖，對你我無罪。但是我不願意虛偽的。我已經饒了你，因為……我希望你也饒了我！」

蔣純祖軟弱了，但他覺得她是對的，他點了一下頭。萬同華底聲音是顯得遙遠了，然而清楚，他突然覺得寬慰。萬同華底熱情的聲音，生活的，愛人的，他底「胡德芳」底熱情的聲音，解除了他底罪惡底負擔了。他重新看見那一羣向前奔跑的，莊嚴的人們，他拋開了他心里的那一塊沉重的盤石了。他覺得，他被那件莊嚴的東西所寬容，一切都溶在偉大的，仁慈的光輝中，他底生與死，他底一切題目都不復存在了。

「有一次，我倒是在溝里，」他說，幸福地記起了這個，含着眼淚，「因為我想到你了，聽見了你底聲音，我才又站起來向前走。」

但接着他又想起了蘇德戰爭。他想到，假如他能夠活下去，該是多麼好。「但這已經很好！」他想，沉默很久，好像生命已經離開了。但他忽然睜開眼睛來，和什麼東西吃力地掙扎了一下，向孫松鶴溫柔地笑着。

「我想到中國！這個……中國！」他說。

他清楚地意識着他所有的一切，一直到最後。痛苦的，飄浮的狀態繼續得並不久，他離開了，大家寂靜着，夏夜和曠野，一切都寂靜着，他，蔣純祖，從此不再起來了。

孫松鶴昏迷地走出了房間，站在正殿的桌旁。萬同菁，低聲地哭着，走了出來，看見了萬同菁，發現她底存在，孫松鶴感到悲苦。他幾乎是憤怒地走到門前，打開了大門。已經夜里三點鐘了。溫柔的、和平的微光照耀了進來，涼風在門前的深厚而黑暗的稻田上活潑地吹着。孫松鶴站着，看見了三里外的石橋場底殘餘的燈火。他哭了，但沒有聲音。

他發現萬同菁站在他底身邊。

「你近來好嗎？」他疲乏地問，清楚地聽着自己底聲音。他希望自己能夠安慰她：這是他今天向她說的第一句話。

萬同菁停止了啜泣，悲傷地看着他，希望能夠安慰他，並希望他能原諒姐姐；姐姐，是這樣的不幸。

他們互相看着。他們，在經過了那麼多的鬥爭和痛苦之後，愛着了。

「我願意跟你走到無論啜子地方去，無論過啜子生活！」她說，流下淚來。

孫松鶴激動地抓住了她底手。但即刻他就丟開了她，奔進房來，在黯澹的燭光下，站在悲哭着的萬同華底旁邊，站在他底死去了的朋友底床前，低下頭來。

一九四四年五月

勘誤表

- 一、「字」數，指「誤」欄所引出的第一個字算，但不計標點
- 二、（衍）是說明「誤」欄所引的字，句是多餘的
- 三、讀者頂好照本表一次把本文改正後再閱讀

頁	行	字	誤	正
六四九	八	四	朦朧地	朦朧地，
六五三	六	六	沒像	沒有像
六五七	十一	四	用盡他	用便他
六九六	十四	三十	朱谷良	朱谷良對
六九九	一	一	起	跳起
七〇一	八	十二	朱谷良	和朱谷良
七一	十二	十二	對於他們底因	對於他們底同類的無
七五五	十一	三三	敵意。丁興旺	敵意。同時，丁興旺
八四四	末	末	弟弟	弟弟一樣
八五五	十	廿七	母親	母親，
八五六	六	二十	想到	想到她
	九	一	拖着	拖着
八五七	十六	四	抱頭	抱頭坐在
八五九	一	九	在這，	在這里

- 八六六……十一……廿七……的……（衍）
- 八六七……六……廿九……那……那些
- 八六九……一……廿五……難……很難
- 八八七……二……二……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又一個階段
- ……二……卅……是苦重……有時是苦重
- 九〇二……八……廿七……在西歐存在……（衍）
- ……九……廿二……生活……生活在西歐存在
- 九〇九……四……二二……不覺……不覺得
- 九一〇……七……十九……「國家革命」……「國家與革命」
- ……八……十六……全上……全上
- 九一二……八……十五……黃杏清……黃杏清。
- 九一三……一……十四……永担……永遠承担
- 九三〇……七……一……汪精衛祇有……祇有汪精衛
- 九三八……三……二七……就起……就記起
- 九三八……十五……四……恍……（衍）
- 九四一……十一……八……感底……復興
- 九四二……一……六……不可，是……不可，於是
- 九四二……十五……十七……文化……文化中
- 九四三……五……十八……的讚美他的……的讚美使他
- 九四四……八……八……界差……界底差

- 九四四……十二……二十……卑底大……卑濕的
- 九四五……二……二……暨……就是
- 九四五……十……廿四……眼……衣服
- 九四六……八……十七……情緒……情緒使
- 九四九……一……二八……工作。他，……工作。不知他，
- 九五三……十四……十五……有意義……有有意義
- 九六九……五……二……堅定……堅定的
- 九七〇……四……二五……別對他好……別人對他好
- 九七二……九……末……莊嚴而美……莊嚴而美麗
- 九七五……六……二……這個小集團存在着……（衍）
- 九七六……十六……三……陰沉……陰沉地
- 九七九……九……二四……的……（衍）
- 九八一……二……八……是……他是
- 九八一……二……末……條件……條件的
- 九八一……十三……二……替他們便不……替他們規定了幾種快樂和痛苦，他們便不
- 九九三……八……十八……你們這些室里面……你們這些會客室里面
- 一〇〇七……八……十八……「下增加」……而蔣純祖同志，完全是個人主義者，這樣下去
- 一〇〇八……十四……十五……「痛苦地」……「他痛苦地
- 一〇一七……九……二……何……何人
- ……一二……三一……和了……和

一〇一九	……一三	……六	……們下	……們和卑劣的人們下
一〇二〇	……五	……二三	……的此	……的，此
	……八	……一五	……醉夜	……醉的夜
	……一七	……三二	……，他動	……地、動
一〇二二	……三	……二	……想，那	……想，「那
	……四	……全節	……誤排另節	……連接上節「我呢！」下面
	……一〇	……六	……「冷	……「她冷
	……一六	……一九	……真無	……真、無
一〇二三	……六	……一六	……「憤	……「他憤
	……八	……二〇	……邊汽	……邊，汽
	……九	……一九	……現他	……現出他
一〇二四	……五	……二七	……里重	……里有重
一〇二八	……一	……五	……到他	……到他
	……二七	……	……意和	……意識和
一〇一九	……六	……四	……有麼	……有什麼
一〇三一	……一	……二六	……以健	……以及健
一〇三三	……一	……三二	……的膛	……的胸膛
一〇三四	……一六	……三〇	……習一個鋼	……習鋼
一〇三五	……一七	……七	……的他	……的，他
一〇三九	……七	……八	……黑	……（衍）

.....二二.....二九.....家.....(衍)

一〇四〇.....一二.....一五.....她哀久.....她，長久

.....二二.....她嬌.....她，使她嬌

一〇四一.....一〇.....三二.....已值.....已，他自己值

一〇四二.....一五.....一六.....人遺.....人們遺

一〇四九.....八.....二.....國地.....國，地

.....一六.....一一.....却定.....却決定

一〇五一.....五.....二四.....底聲很瞭.....底聲音很瞭

一〇七四.....二.....八.....我.....我

.....三〇.....一.....(衍)

.....六.....三.....混混已.....混混而已

一〇七五.....四.....三.....青年.....年青

一〇七六.....一四.....七.....(衍)

一〇七八.....五.....一一.....再一.....再無一

.....二一.....嚇得發抖。

一〇八一.....一七.....一.....而.....單而

.....三〇.....領了.....領有了

一〇八六.....一三.....一四.....痛射.....窮

一〇八八.....九.....一一.....芳覺.....芳，覺

一〇八九.....七三.....二.....親了.....親了

……一三……一……話紗……話。紗

一〇九二……一……二七……的。後等等……的，等等

一〇九四……一……一二……有的叫聲姑……有叫聲——老姑

一一一二……一〇……二二……這他里……這里他

一一一四……一〇……二二……中小……中小

一一一七……一一……九……離的去……離去

一一一九……一六……二八……熱一切底……熱切地

一一二二……一五……三二……我可……我有可

一一二五……一……七……你怎……你，怎

一一三一……八……一……有心……有人心

……一〇……二六……的這包……的包

……一三……八……苦他……苦？他

一一三七……一六……末……華……華爲

一一三九……一五……一九……親緣……親的緣

一一四二……一二……一四……難在……難，困難在

……一四……一八……，春田純祖出……，張春田底出

……一五……一八……然看……然後看

一一四五……一五……末……媽。……媽。」

一一四九……七……一五……橋校了？……橋小學了！

一一五二……五……二五……旁。……旁邊。

一一五二……一七……喊，……喊聲，
一一五四……一二……五……榮愈……榮，愈
一一五六……一〇……一……紅他……紅，他
……一四……一三……來，滑……來，「滑
一一五九……九……一七……等等……等等。
一一六〇……末……三……棚屋大……棚屋：大
……一……一……鶴呼……鶴招呼
一一六二……二……一四……這面……這裏面
一一七四……八……六……是個……是一個
一一七八……一三……二二……樣意……樣的意
一一八〇……一三……二七……化、……化的、
一一八二……二……八……里一……黑又是一
一一八四……一三……九……有的另……有另
……一五……一六……促，……促，「
一一九三……一四……一五……族母底……族底母
一一九四……九……一七……惑詩……惑、詩
一一九五……八……四……默在……默地在
一二〇〇……一二……一四……說笑着……說，笑着，
一二〇一……四……三……己人……己，人
一二〇二……一……三〇……己在……己。在

- 一二〇六……一四……一二……現愛在……現在愛
 一二〇八……三……二八……子底生活在一起……子生活在一起，
 一二〇九……一五……一的並……的。並
 一二一〇……六……一〇……的弟……的是第
 一二一三……一……八……想了……想到了
 一二一六……九……二一……們她……們。她
 一二一八……一……四……是待……是期待
 一二二〇……六……二四……我的哥哥……我到我底哥哥
 一二三〇……八……三五……他底……（衍）
 一二三九……末……三……亂擾……擾亂
 一二四五……末……一……然充……然、充
 一二五四……六……七……遜懷……遜地懷
 一二五九……五……一八……覺得他……覺得他
 一二六〇……七……一〇……激烈，愈……激烈，愈
 一二六〇……一二……一〇……子汗……子。上有汗
 一二六一……三……二七……倒退下……倒下
 一二六一……六……一……我爲……我願意成爲
 一二六四……八……二五……祖……祖不
 一二六七……八……二五……一……一種
 一二六九……六……二二……祖。……祖喊。

一二七二……九……一……這……（衍）
一二七二……一……二……二十……她……她底
一二七五……一……四……一八……才遊……才對遊
一二八〇……一……一七……好一點環境……好一點的環境
一二八〇……二……二……當……當然，
一二八〇……十……四……離去時候……離去的時候，
一二八一……一……廿六……高地……高貴的
一二八一……六……二四……讓過去的去……讓過去的過去，
一二八八……七……十二……燈……燈的
一三〇三……一五……十四……這種亂時代……這種動亂時代
一三〇四……一四……十八……遺孿兒氣燄張。」……遺孿兒孫氣燄張。」
一三〇七……一七……二一……他們送了出去。……送了他們出去。
一三〇八……一……卅二……蔣純祖不覺得……蔣純祖不能不覺得
一三一六……四……二……他說衝到……他說，衝到
一三一九……一七……一……由蔣淑珍……由於蔣淑珍
一三二四……三……一三……向他訴這個……向他訴說這個
一三三〇……五……廿七……就沉沒並且……就沉沒；並且
一三四四……一六……廿三……哪一點上萬……哪一點上對萬
一三四八……四……九……——到城里，……——到城里來
一三八四……一五……八……感覺無法……感覺，無法

一三八五……一七……一二……領了……領有了

財主底兒女們(下)

著作人：

路翎

發行人：

屠棘

出版者：

新望社

(上海郵箱四一七六號)

代發行：

上海書版雜誌聯合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一二號)

一九四八年二月 第一部再版(一〇〇一—一三二二〇)
第二部初版(一一一一—一二二〇〇)

全兩册定價五十元正

本書由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准印行

路翎 作品：

- 青春的祝福（第一小說集）……………希望社
- 饑餓的郭素娥（單本中篇之一）……………希望社
- 蝸牛在荊棘上（單本中篇之二）……………新新出版社
- 求愛（第二小說集）……………海燕書店
- 財主底兒女們（長篇）……………希望社
- 雲雀（四幕悲劇）……………希望社
- 荒野的道路（第三小說集）……………未定
- 嘉陵江畔的傳奇（單本中篇之三）……………未定
- 平原（第四小說集）……………未定



Arthur Rockham



